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二二・史部・地理類

東林書院志二十二卷〔清〕高桂等輯……………一

新鐫海內奇觀十卷〔明〕楊爾曾撰……………三四一

湖山勝概一卷……………五一

昌平山水記二卷〔清〕顧炎武撰……………五六五

六岳登臨志六卷〔明〕龔黃撰……………五八七

15129145

東林志序

憶昔先大夫秉鐸蜀山蘭枝
年甫及壯孰傳於來新清
署知邑中有精舍名東林
係宋儒龜山楊文靖公游

序

經設臯比處也時童蒙雖
不淺所謂學而心竊向生之
嗣後時見先大夫之邑之
薦紳先生喜於釋菜誦
習論復於其間蓋知道南

之教澤實弘而東林之源流
亦遠且長也間嘗考之東林
自宋訖元頻廢於漢室後
及明之中葉端文碩之搢紳
鳩工大興講席海內學者

序

雲上集等應東林書院遂
與白鹿紫陽相影足左右
主其事集其成者忠憲
高公也公為儒者之宗情澄
雙絕不幸羅閣墜之禍

纍沈溺之迷躅時瘴小以
為魁鉗網森立以故明之季
世東林為茂州年而為民
詠忠憲之五遂以理學世
有蒙一再傳而忠憲之猶

序

三

子彙梅先生為梓輩出
力學技廣仍故趾而情葺
之設先賢木主祀亭中
歲時俎豆不替是東林之得
苗道脈於一綫者高氏力

也天佑我

國家聖之相繼正學昌明於
時撫江蘊者易潛菴湯毅
仲宗之子先張公皆昭代範
儒以主持風教為已任視學

序

四

講道必於東林五十年
之間舊業多復恭逢我
白王上聖智天縱聲名洋溢聖
人之道如日中王東林之光
燭浩，燿，炳耀宇宙無論

豪傑之士感憤激發下至屠
沽負販莫不扼掌擊拳繪聲
奪魂愕艷稱東林遺事者
嗚呼五運循環斯文不墜東
林之在今日可謂盛矣年來

序

五

余僑寓梁溪卜築東河之上
東林不過數畝在康成子家
息給伍校里見邑都人士考德
尚業於東林者皆如相銜思
以登瀛澤之堂入依庸之室

與諸君子互相砥礪而還朝
迅速自來果越明年辛亥祀
陽刁公年

簡初觀察三吳振興理學加意東
林念舊志之未備捐俸重刊

序

六

而金匱胡公留心行道共襄
善舉爰囑彙輯先生之文孫
象都君偕其子姪廷珪與陸榮
計諸君子道統源流出處存
未散在史冊者爲之彙核位

置表揚論以彙成一書俾
後之學者展卷而如在一事
以此立懦廉頑百世之下比於
親炙其真起抑不知其何如
也書成而尚序於余之受而

序

七

卒讀恍然思童時向注至今
復種之而學不加進宜有誌
君子所擯棄又焉敢忘其
彙測妄贊一詞願自惟遭際
聖明躬身文學侍從之列親見

崇儒重道之休風則於此書
之成會當星之於辰秘之
天祿為第世龜鑑在余字
實與君責爰駢如法承先
大夫之志掛名簡末竊以自

序

八

幸云

雍正十一年歲次癸丑三月
望

賜進士及第

誥授通奉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

左侍郎何華內閣學士教習
庶吉士瀨陽後學伍蘭枝
書



九

序

東林志序
從來理學在天地
間其所以紹往聖
啓來茲者必有數
偉人維持於其中

以闡發而倡明之
而其傳始真是以
後先媿美源遠流
長肅丞嘗而光俎
豆甚盛典也自東

吳篤生大儒顏涇
陽高景逸兩先生
遠紹道南一脉講
學東林一時從遊
之盛視我鸞湖鹿洞

序二

有加焉其後教澤
之所涵濡發為氣
節蔚為事功徵為
人品咸於東林有
自起焉然則東林

之道脉實弘其間
文獻所係不綦重
哉先祖蒙吉公潛
心理學著書立說
常得忠憲高公遺

序三

書讀之喟然嘆曰
此聖賢正派也置
主奉之服膺弗怠
瞻仰之餘因得神
交於彙旃高先生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2 頁

書札往來者十有
餘載是以三吳學
者羣相引重於康
熙九年與祀東林
得從高顧諸先生

序四

配食龜山先生歷
有年矣承祖童年
授業即熟識東林
之有正學為先祖
所欽崇每於庭幃

侍訓時心切景仰
奈路途脩阻隔越
河山徒有志而未
逮時塵於懷恭惟
我

序五

皇上御極之三年歲
乙巳承乏金陵上
邑因公赴蘇道過
錫城肅謁祠宇瞻
先人在天之靈慕

異地相推之雅流
連久之慨然念東
林舊志簡畧殘缺
宜增輯為正學光
數年來楚南湘北

序六

鞅掌無暇心竊懸
懸無役與力辛亥
冬十一月承祖復
奉
簡命觀察三吳得再

瞻祠下重沐前輝
而書院諸生叢集
會語釐訂遺規增
入列傳多篇朗如
星日不數月成書

序一

凡廿有二卷一展
閱閒頓覺啓迪如
新典型未遠道南
之脉始原於龜山
先生復振於高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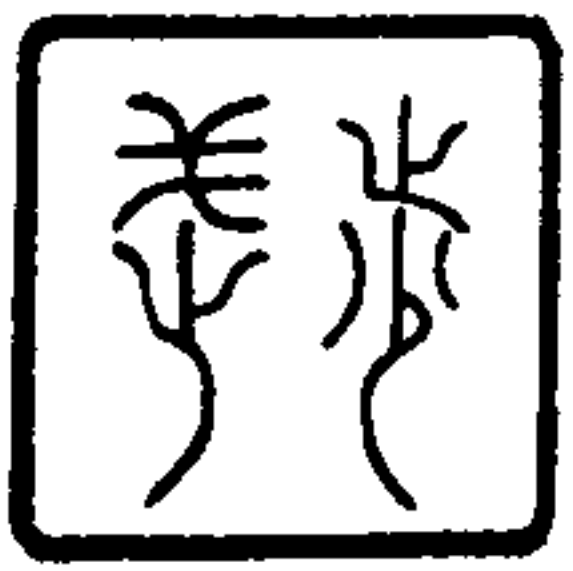
序八
兩先生者益昭然
若揭况列傳內躬
修炳如大節挺然
臚列愈詳薪傳愈
著豈非正學為浩

氣之原篤信為真
傳之本哉今承祖
又恭承
寵命陞任豫藩行將
捧遺編而惕惕誦

序九
新志而惓惓佩服
不忘奉為龜鑑後
之君子縱時地遙
遙無從得門庭以
趨聞與其庶於斯

編賴文獻之存是
為序
雍正十年歲次壬
子嘉平之月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

夫江蘇按察司今
陞河南布政使義
豐後學子乃承祖步
武氏薰沐拜題於
姑蘇官署



脩東林志序

東林書院肇始於宋之龜
山先生垂葺於明之端文
忠憲兩公自來正學不泯
則異學爭熾龜山親炙二

序
程之門為考亭開先洵乎
接列聖之心傳以正學倡
天下後世其講學梁溪一
本河洛宗旨顯示以蕩平
正直之規力點乎影响意

唐之說以書院講會所由
盛也者明顧高兩公繼起
承前而後崇正闡邪東林
書院復一大乘而忠憲高
公兼以氣節材於朝故

序

清名彪炳寰宇後公以先
幾之哲竟殉節終東林遂
為瓦礫區嗚呼東林一席
忠憲一人寔係乎明祚之
盛衰其有關於氣數豈淺

鮮哉然彼蒼雖降禍東林
終不忍楊氏之傳顧高之
學斬焉而絕復挺生學憲
彙旃先生捐講堂闢學舍
表秋釋業自是俎豆依然

序

迨
國朝定鼎以來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近復加
意師儒闡明性理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孟程朱之

道燦然如日月经天江河
 行地正學明而異學熄東
 林之或興或廢於數百年
 間者第一且獲際其盛矣
 昔先清恪公撫吳時屢謁
 道南輒於龜山先生有高
 山景行之慕而嘆息端文
 忠憲之休風猶有存者因
 敦請者宿於書院會講且
 以意授立幕諸子命師載

序

四

學名為條踪縷答後臨陞
 任還朝而東林時時在念
 恭惟我

皇上御極之九年命載奉
 命擢任江淮而觀察刁公亦

序

五

以是歲之冬駐節三吳相
 与晤於祠下學憲文孫隆
 為之譚往事念前徽慨然
 重修書院志踰一載而書
 成問序於余上於聖人之

道未有所聞願以獲聞於
庭訓者質之書代云爾謹
叙

維正十一年歲次癸丑十

月上澣管理河庫道江南

序

六

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儀封

後學張師載題



東林書院志序

自宋以來海內以書院名者
不可勝數而東林一席實為
洛閩道脉之樞其廢興之故
所係綦重矣蓋自周元公繼
孔孟之道統于千四百年之

序

後二程先生得之以倡明于
伊洛閒而龜山楊氏得其宗
其學成而棘也淳公目送之
曰吾道南矣龜山往來昆陵
梁溪閒講學于東林者十有
八年于是由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傳至考亭夫子遂集群
傳之大成為萬世理學宗主
是繼洛而開閩者東林也顧
朱子之學歷元世百年間雖
有何王金許以次相傳綿緜
延延不絕如綫至明弘正之

序三

世則姚江之學大行而伊洛
之傳幾晦東林亦廢為邱墟
至萬曆之季始有端文顧子
忠憲高子振興東林修復道
南之祀倣白鹿洞規為講學
會力闡性善之旨以闢無善

無惡之說海內翕然宗之伊
洛之統復昌明于世而龜山
承前啓後之功至是益大淳
公道南之語固先為之兆矣
然而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
為之後雖盛弗傳東林盛衰

序三

之故係于道統者如此顧使
後世有文獻無徵之歎其可
乎則東林重而東林之志亦
綦重矣先是曾有劉志稿成
而未及刊布繼有嚴志刊布
而惜未詳備今中州大方伯

初陽刁公秉憲三吳時惓惓
于東林一脉蓋公之祖明大
儒蒙吉先生為高子私泚第
一人得洛閩正學嫡傳久配
龜山之祀故公每臨下邑必
展謁釋真慮文獻之無徵惜

序四

前志之未備爰命書院諸生
考稽故籍網羅遺文班序部
居釐為若干卷慎反覆校訂
可繕寫于是方伯公暨儀封
清恪公令嗣大叅張公各捐
俸助梓以垂不朽於乎道脉

之在天地間固如日月江河
不可磨滅而其盛其衰若有
數存乎其間自孔孟後千四
百年始有周程續其統朱子
集其成又四百年而顧高振
其緒中間為之樞紐使先哲

序五

後賢若合符節者龜山一人
而已則東林文獻之傳顧不
重歟方今
聖天子接唐虞之道統明精一
之心傳憫天下之士未能深
窺性理義蘊

特頒諭旨通行訛誨勉以潛心正學誦法聖賢實踐躬行澄源端本

聖謨洋洋千載一時矣而斯志

之成適際其會誠願讀斯志者于會語而見諸賢主敬立

序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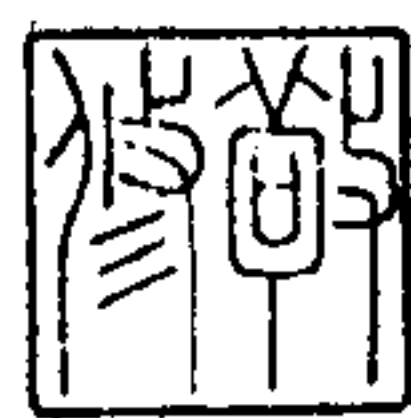
誠涵養克治之實切于傳志而見諸賢行已立朝經濟氣節之實行于規條創制而見諸賢苦心大力為世道人心計者至深且遠所謂百世之下聳風興起者端在于是然

鼎方伯公所呂翊贊休明而維持道脉者其功不亦偉與慎也末學下僚得與技讐之役以勦盛舉實厚幸焉是為序

雍正十一年歲次癸丑仲夏

序七

上浣之吉黔南後學胡慎拜題于金匱官署



東林書院志序

東林書院片壤耳而海內重之者過於嵩陽
嶽麓無他自宋元迄今先儒之道脈於是乎
在故重也重則宜志志則何以使道脈不替
徵文考獻學者可以興焉爾也今夫天下名
山之有志也必令人展卷流覽輒欲不遠千
里而命駕焉按其紀載可躡屐而徧得其勝

序

循途歷級而直造乎其巔也則志之善者也
道南之脈之起於龜山也譬則南條諸山之
起脈於青城第一峯也喻玉泉以來蜿蜒鬱
積而發爲顧高兩先生則衡嶽之鎮也其一
時應和從游之盛則廬阜諸峯之勝也徵文
考獻從卷帙得塗徑從塗徑得登躋不虛高
山仰止之思也苟但得其髣髴如三神山之

縹緲海外不可得而卽則志亦不足觀矣東

林舊有嚴氏志意主簡嚴觀者遂有精詳不
足之憾祁陽醇菴刁公係忠憲先生私淑第
一人蒙古先生文孫淵源正學驗之政績辛
亥冬奉

命觀察吳中甫下車卽惓惓東林志乘壬子二
月季方過錫猥以見屬末學淺陋於諸賢曾

序

二

未足以窺見山足而何有於其層巒疊嶽之
高且大者乎然生長於斯少頗愛讀儒先書
得藉是編纂以增發嚮往竊亦與有幸焉用
是搜採羣書參互考訂朝夕相助則高氏和
鳴季元之力也凡六閱月編成二十有二卷
其間知不無紕漏受嗤君子而徵文攷獻期
於海內志學之士一展卷而從此可興則斯

補亦未必無小補云

雍正癸丑孟夏錫山後學鄉三許獻

三

跋

東林志嚴佩之先生所編祗二卷先曾祖
學憲公復續得數卷迄今光緒六十年家君
子每有志重修適壬子春亦易 刁公秉
憲三吳展謁東林釋奠之暇過訪家君子
謂前志未脩宜增訂以廣學者觀覽蓋曰
令祖文孝先生心師先忠憲又與先學憲
往來問道切劘最深故惓惓於東林尤篤

跋

一

時即以編纂諸事委家君子曰與鄉三許
先生商酌焉且命廷珍及從弟陸臚列東
林興廢之大槩諸賢衛道之鉅功為之誌
俚記輯遺規東林之志始詳且析凡六閱
月而書成共二十有二卷而邑侯黔南
胡公反覆考核詳加訂正陳之觀察使院
嘆為大開生面正學重光癸丑春 刁公
晉秩豫藩臨行捐廉俸付劖劖氏復得儀

封 張大恭公共襄厥事而 胡公崇儒

重道捐貲經理實鼎力始終之方今

聖天子興賢育才於凡省會書院

特諭督撫酌量舉行各賜帑金若干俾文行

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以儲

國家棟樑菁莪之選然則東林之志出行

見雲蒸霞蔚皆得究心是書以求明體達

用之學斯舉所關顧不重哉憶少侍先祖

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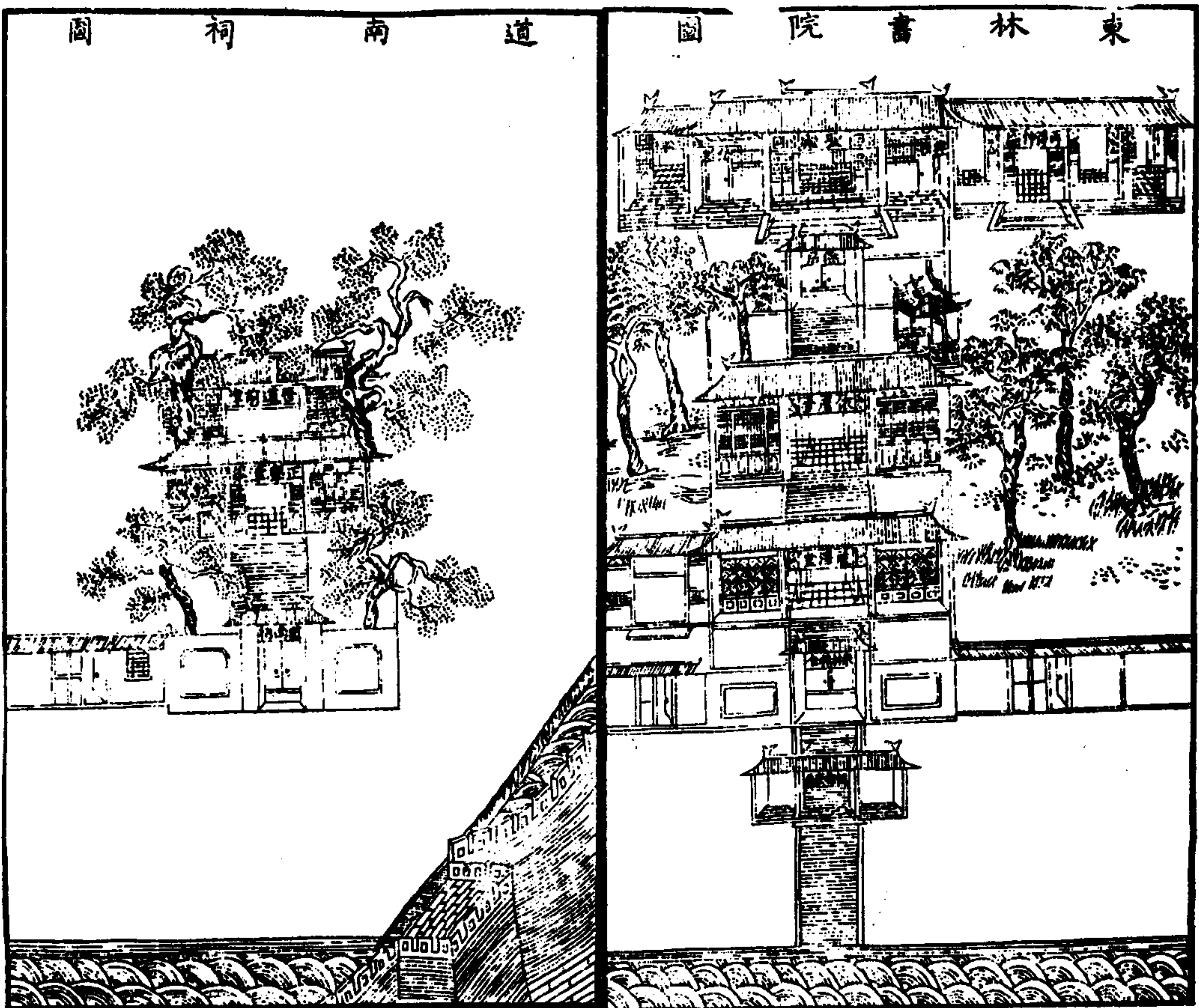
整培公見四方之索是書者多嘗以增修

補輯責在後起為屬不圖至今日而樂觀

其成也爰述數語綴之簡末以志幸云

雍正癸丑四月既望東林後裔高廷珍和

鳴氏謹跋



東林書院志總目

東林自楊龜山先生講學後四百餘年遺址賴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興復祠宇講堂而道南一脈大光嗣後更廢迭興歷可稽考志建置第一

書院之有志當以明教為主非比郡縣名山之例故諸賢會約會語確係東林者決宜備載後學一展卷間則不啻親切敬聽於弟子班中則私淑之念當有油然而生者志院規第二會語第三

祠祀鉅典劉本孺先生志草具載釋菜釋奠儀物今仍之而以諸賢從祀緣起及官祭緣起添設牲牢緣起次第詳載志祀典第四

道南諸賢俎豆一堂後學仰止不知其人可乎原志止載八人後嚴為之益以十四人蓋慎之也今據在祠從祀諸賢既經士論公舉當道允行各有本傳可采概宜訂入以備參考志列傳第五

東林建造修復俱有賢當事護持見道脈感孚無間先後彼此也志公移第六

書籍祭器向經毀滅克復舊物以俟後賢志典守第七

諸賢序記等篇具見東林源流興替之跡故於舊志所收之外復廣為蒐採增入若干首志文翰第八

諸賢生平學力具見著述其間有不能流布漸至泯滅者將使後學無從測其高深志著述第九

事蹟宜傳列傳所略彙入諸賢軼事而以東林軼事合焉志軼事第十

凡例

凡祠宇講堂新舊規模興廢年月俱敘入建置至當年任工作條佐產嚴志別載義輸今附建置內而增以修葺若後人修葺之功不繼則前賢建置之澤亦湮載此以俟續登方可歸然百世凡會語的係東林定本止錄顧高兩先生侃侃衛道諄諄淑人一段真精神尤令人百世可與也如諸文虞山商語忠憲就正錄等書不係東林不敢濫入至諸賢亦各有東林講話則俟他日當彙為東林諸賢會語以傳之

凡諸賢列傳每詳立朝大節而生平進德修業之處則畧焉蓋史傳體裁也今欲考其進道之階梯學力之究竟非有總言言之君子不能知亦道不到故既載列傳而墓文行狀之卓然可傳者謹倣伊洛淵源例并錄焉庶嚮往者從可窺尋為學工夫亦

東林書院志 凡例

有志狀詳核不更覓傳者傳亦無以復加也若欲稍更前後變為傳體採美市名則愚不般問或不及采入全文則以管窺彙

補 凡傳文稱名從史例也有稱字稱先生者緣非史傳各照作者原文未便改從一例

凡高子會語文翰軼事未見遺書者悉據未刻稿及親筆日記編入

凡嚴氏所輯院規文翰等篇意主從簡刪削過多今悉考原本正之

凡當道申詳移檄等文及士人呈請之辭並開與替載入公移而惟事涉祠祭者別以類從編入祀典

凡文翰惟關係東林而作者分體人編如欲于諸賢集中擇其有

關世教精神可誦者登八一二既恐掛一漏萬復恐美不勝收故不多載以混體例

凡舊志序跋弁之首簡累頁太多去之恐沒前人撰次之心故如劉本孺先生志稿罕傳高彙旂先生續志亦詮次未竟一書序跋謹與嚴志原序並入文翰以志不忘

凡所標諸賢姓氏例宜從一祇因置主入祠時向有或字或號之異故各照祠內某先生神位標稱

凡諸賢傳文誌狀之內所載著述從刪以另列著述一卷也倘有藏弄名山寡陋失于登載者希不吝示知以便補刻

凡諸賢無全集傳世而所著詩文之類間有如吉光片羽不可磨滅者例既不便入文翰則採入軼事以廣其傳後學從此一斑可以窺豹

東林書院志

凡例

三

雍正十年三月上浣梁溪後學許獻鄉三氏高廷珍和鳴氏高陞季元氏仝識于東林之再得草廬

東林書院志目錄

卷之一

建置

道南祠

東林書院

佐工 佐餼 佐產 佐修

卷之二

院規

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

吳觀華先生申訂東林會約

高彙旂先生申訂講會規則

歌儀

東林書院志

目錄

一

歌詩

卷之三

會語一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上

卷之四

會語二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下

卷之五

會語三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上

卷之六

會語四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下	宋史
卷之七	
列傳一	
楊龜山先生傳	宋史
羅潔章先生傳	宋史
胡德輝先生傳	毛憲
喻玉泉先生傳	宋史
尤遂初先生傳	宋史
李小山先生傳	宋史
蔣實齋先生傳	宋史
虞薇山先生傳	談籍
墓誌銘	雜性
東林書院志 目錄	
邵二泉先生傳	明史稿
顧涇陽先生傳	明史稿
行狀	高攀龍
高景逸先生傳	明史稿
行狀	葉茂才
顧涇凡先生傳	明史稿
行狀	高攀龍
卷之八	
列傳二	
錢啓新先生傳	明史稿
墓表	姚希孟
安我素先生傳	明史稿

葉岡迺先生傳	明史稿
行狀	鄒期相
陳筠塘先生傳	明史稿
薛以身先生傳	明史稿
墓誌銘	高攀龍
劉本孺先生傳	明史稿
墓誌銘	高攀龍
張玆所先生傳	高 隆
許靜餘先生傳	嚴 毅
王儉齋先生傳	錢肅潤
史玉池先生傳	明史稿
鄒南皋先生傳	明史稿
東林書院志 目錄	
馮少墟先生傳	明史稿
孫淇澳先生傳	明史稿
卷之九	
列傳三	
吳觀華先生傳	華貞元
墓誌銘	鄒期楨
華初菴先生傳	華允誼
安貧說	吳桂森
于景素先生傳	明史稿
丁慎所先生傳	明史稿
華燕超先生傳	高世泰
余振衡先生傳	高世泰

劉念臺先生傳	明史稿
秦水菴先生墓誌銘	高攀龍
宿仁寰先生傳	高世泰
姜同節先生傳	明史稿
賀亨陽先生傳	高芷生
汪鶴嶼先生傳	張夏
李元冲先生傳	陳鼎
周懷魯先生傳	高世泰
歐陽宜諸先生傳	明史稿
卷之十	
列傳四	
魏廓園先生傳	明史稿
楊大洪先生傳	明史稿
周蓼洲先生傳	明史稿
繆西溪先生傳	明史稿
陳中湛先生傳	明史稿
王軒籙先生傳	明史稿
蔡雲怡先生傳	明史稿
黃石齋先生傳	明史稿
文湛持先生傳	明史稿
金猶菴先生傳	明史稿
馬素修先生傳	明史稿
吳霞舟先生傳	張夏
陳幾亭先生傳	明史稿

華鳳超先生傳	明史稿
龔佩潛先生傳	陳鼎
卷之十一	
列傳五	
鄒經畬先生傳	錢肅潤
鄒忠餘先生傳	鄒陞
張泰巖先生傳	秦鏞
黃日齋先生傳	張夏
秦澹緣先生傳	錢肅潤
陳並漁先生傳	高崧
顧庸菴先生傳	錢肅潤
施曠如先生傳	高世泰
東林書院志 目錄	五
周仲馭先生傳	明史稿
成寶慈先生傳	明史稿
刁蒙吉先生傳	高世泰
陳子衆先生傳	高世泰
高秉旂先生傳	熊賜履
熊祈公先生傳	錢肅潤
惲遜菴先生傳	高崧
孫蘇門先生墓誌銘	湯斌
卷之十二	
列傳六	
秦大音先生傳	高崧
胡慎三先生傳	高崧

嚴佩之先生傳	龔廷歷
王敬哉先生行狀	汪琬
孫北海先生傳	錢肅潤
龔震西先生傳	高嶠
湯潛菴先生墓誌銘	汪琬
熊敬修先生傳	高正生
陸稼書先生傳	王材任
吳檉仲先生傳	施淵曾
汪默菴先生傳	陳鵬年
施虹玉先生傳	秦源寬
宋牧仲先生傳	顧棟高
許時菴先生傳	高崧
東林書院志 目錄	六
張孝先先生傳	華希閔
張菰川先生傳	秦松齡
高紫超先生傳	顧棟高
附 林平華先生傳	陳鼎
曾二雲先生傳	明史稿
卷之十三	
祀典	
釋菜儀注	
釋奠儀注	
釋菜祭物	
釋奠祭物	
官祭緣起	

配位緣起	
添設牲牢緣起	
卷之十四	
公移	
建復	
祠田	
拆毀	
修復	
錫糧	
附 錫免喻玉泉坐稅呈	
卷之十五	
文翰一記	
東林書院志 目錄	七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棟
復五賢祠記	邵寶
毘陵道南書院記	邵寶
城南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重建東林書院記	歐陽東鳳
重建道南祠記	林宰
重建道南祠記	方學漸
依庸堂記	鄒元標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	黃家舒
再得草廬記	嚴毅
重修道南祠記	嚴毅
喻玉泉先生墓立碑得碣記	胡時忠

重修東林書院記	熊賜履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宋 舉
重修東林書院記	陳 梨
卷之十六	
文翰二序 引 題跋	
東林會約序	高攀龍
東遊記小引	方學漸
點朱餘咏引	錢一本
東林原志序	劉元珍
東林原志序	高攀龍
東林景逸高夫子論學語序	周彥文
周季純記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楨
東林書院志 目錄	八
周季純述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相
眞儒一脈序	吳桂森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楨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相
復興東林書院序	儲 乾
東林原志序	嚴 毅
東林原志序	姚宗典
東林原志序	吳興祚
道南列傳序	高世泰
東林志後序	尹 玠
東林學案序	黃宗羲
東林列傳序	陳 鼎

題千里同聲卷	顧憲成
跋點朱餘咏	葉茂才
跋點朱餘咏	高攀龍
跋東林景逸高先生論學語	祝可久
跋東林景逸高先生論學語辭	吳桂森
跋東林續志	華允誼
卷之十七 書啟 揭 贊 雜著	
文翰三	
請復東林書院公啓	顧憲成
與郡侯歐陽宜諸公祖書	高攀龍
答東林諸公書	曹
東馬起莘按臺	高攀龍
東林書院志 目錄	九
答高景逸書	馬從聘
上孫柏潭少宰書	楊廷筠
與林平華父母書	高攀龍
會講東林書院公啓	顧憲成
與歐陽宜諸郡伯書	高攀龍
東東林書院諸同盟	鄒元標
簡鄒南臯先生	高攀龍
公啓沈老師龍江	高攀龍
復沈龍翁老師書	高攀龍
東馮少墟年兄	高攀龍
東吳觀華	高攀龍
東東林在會諸友	高攀龍

答朱平涵相國書

高攀龍

與東林諸友書

高攀龍

簡徐按臺

高攀龍

復張秋紹書

高世泰

論學揭

高攀龍

東林三先生贊

吳桂森

東林十先生贊

鄒期楨

告楊龜山先生文

高攀龍

祭告先師孔子文

施璜

東林或問

嚴毅

兩東林辨

嚴毅

重建東林麗澤堂上梁文

鄒期楨

東林書院志 目錄

十

修東林書院識言

江日容

卷之十八

文翰詩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楊時

憶東林精舍寄示華生雲

邵寶

東林書院占得東字

盛聲

和韻

王問

和韻

秦梁

和韻

王業

和韻

馬一龍

和韻

孫世熙

東林書院成追憶先子

盛淳

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原韻

顧允成

東林新復龜山先生祠堂會講一首

許世卿

讀東林社中齊景公有馬千駟章講義偶成

許世卿

癸丑至日麗澤堂卽事十三首

錢一本

至後七日聽啓新年兄講易奉和次韻一首

史孟麟

和錢啓新先生麗澤堂卽事十首

葉茂才

和韻

高攀龍

和韻二首

張大受

和韻一首

安希范

和韻五首

劉元珍

東林書院志 目錄

十一

和韻四首

鄒期楨

和韻一首

鄒期相

和韻一首

吳桂森

和韻

張雲鸞

和韻

華貞元

和韻四首

黃廣

和韻

錢學禮

季春既望東林聽講後用鹿游翁韻代講者述意

許世卿

東林習靜有感

劉元珍

同諸公集東林送吳叔美文北對大廷一首

高攀龍

答東林諸先生原韻一首

吳桂森

麗澤堂紀事與同志共曷之	鄒期楨
東林坐雨	鄒期楨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十首	高攀龍
過東林故墟有感次園翁葉老師韻 十首	鄒期楨
丁卯元日謁道南祠懷高景逸先生	鄒期楨
元日謁道南祠用去歲韻	鄒期楨
同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詩以嘆之	吳應箕
同次尾作	顧杲
己巳春得表章書院之旨志喜	鄒期楨
直指祁公世培興復東林 二首	鄒期楨
吳叔美重建東林麗澤堂賦此志喜	劉士彬
東林書院志 目錄	三
復麗澤堂次劉東渠韻	鄒期楨
答劉東渠原韻 二首	吳桂森
道南祠靜坐	鄒期楨
季純宿東林過歲	鄒期楨
讀廢院詩有感 十首	薛 霖
追和高忠憲公先生東林廢院詩原韻 十首	宋之普
乙未新復燕居廟成敬和忠憲先師廢院詩呈葉旂學憲 十首	秦 鏞
追和忠憲先師東林廢院十咏爲彙翁表兄復建燕居廟 賦 十首	黃家舒
東林廢院詩和韻 十首	鄭敷教
和韻 十首	周茂蘭

東林書院志 目錄	三
和韻 六首	葉光輔
和韻 十首	秦 坊
和韻 八首	華廷獻
和韻 十首	左國棟
和韻 六首	姚宗典
和韻 十首	施元徵
和韻 十首	華時亨
和韻 十首	呂自威
和韻 四首	鄒 陸
和韻 四首	顧 慄
和韻 六首	錢肅潤
和韻 六首	張 夏
東林書院志 目錄	三
和韻 十首	施 丹
和韻 十首	李遜之
再得草廬成與同志共咏 四首	高世泰
和韻 四首	張能麟
和韻 四首	汪學聖
和韻 二首	馮之圖
和韻 四首	趙玉森
和韻 四首	張 琴
和韻 四首	劉雷恒
和韻 四首	李遜之
和韻 四首	陳 瑚
題高彙旂先生再得草廬次龜山夫子韻	嚴福孫

王春彙旃先生會講東林釋菜禮成卽事賦贈

張光家

和韻

高正生

和韻

王忱高

和韻

楊慶徵

和韻

高蓮生

和韻

高芸生

丁巳二月十九日恭送彙旃高夫子神位入再得草廬禮成會講賦呈楚老先生教正

施璜

和韻

汪師純

東林講堂紀事

梁佩蘭

和韻

高大西

和韻

高崧

東林紀事

錢肅澗

和韻

任文煒

和韻

高苴生

和韻

方將

和韻

秦沂

和韻

孫繹武

和韻

張夏

和韻

吳廣培

和韻

高正生

和韻

高陽生

和韻

張光庭

和韻一首

高崧

撫憲余大中丞躬詣東林講堂致祭道南祠詩以紀之兼

誌同志

高苴生

和韻

徐永言

和韻

秦沂

和韻

高崧

辛卯歲偕弟若谷讀書東林追和先學憲公再得草廬原韻四首

韻四首

高崧

東林習靜追和先學憲公再得草廬原韻四首

東林志成詩以紀之用楊文靖公詩作起句

胡慎

東林書院志

五

附謁喻玉泉墓

和韻

邵寶

和韻

高世泰

和韻

嚴毅

和韻

錢肅澗

和韻

張夏

卷之十九

典守

祭器

古樂器

典籍

卷之二十

著述

卷之二十一

軼事一

東林軼事

卷之二十二

軼事二

諸賢軼事

東林書院志目錄終
東林書院志 目錄

夫

東林書院志卷之一

儀封張師載西銘

伊祁刁承祖醇菴鑒定

伊祁刁顯祖振菴

燕山胡廷琦敬廬

黔南胡慎敬修參訂

建置

國家建學造士士子或視為微求利達之塗聖賢修己淑人

之旨則荒焉即先賢遺址建祠宇立講堂仔肩道脈啟迪英

賢則書院者學校之輔翼也志建置

楊龜山先生祠在金邑城東隅弓河之上左距弓河右即書院門

一楹榜曰道南祠孫文介左右聯曰伊洛淵源舊梁溪俎豆新人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一

門為前堂進為祠堂皆三楹祠設几案五中奉楊龜山先生神位

左右四龕奉宋元明及 本朝諸賢之位祠與書院並建於萬曆

甲辰先是嘉靖中邑侯鄭公普即東林遺址為堂祀先生而以喻

尤李蔣四先生配不久即廢至是落成天啟丙寅東林書院盡毀

為瓦礫區而道南祠以格於邑乘得不毀前堂四楹元令刁承祖

題繼往開來邑尊李致題 正學津梁聯四道啟東南一代師

道憲張師載題 道在是矣邑尊胡慎題 道行二程無異學宗

閩四方賢哲共蒸嘗上元令刁承祖題 道行二程無異學宗

一貫百真傳邑尊李致題 道行二程無異學宗

伊洛淵源北至青承承繼繼錫山祖豆承本原原洛水薪傳

伊洛淵源北至青承承繼繼錫山祖豆承本原原洛水薪傳

伊洛淵源北至青承承繼繼錫山祖豆承本原原洛水薪傳

伊洛淵源北至青承承繼繼錫山祖豆承本原原洛水薪傳

伊洛淵源北至青承承繼繼錫山祖豆承本原原洛水薪傳

伊洛淵源北至青承承繼繼錫山祖豆承本原原洛水薪傳

伊洛淵源北至青承承繼繼錫山祖豆承本原原洛水薪傳

各上臺暨府縣佐工之費俱見公移茲不錄

佐錄

撫臺周懷魯 銀叁拾兩

按臺楊淇園 銀貳拾兩

兵尊蔡虛臺 銀貳拾兩

郡尊王鍾嵩 銀叁拾兩

鹽臺左 銀貳拾兩

兵尊蔡虛臺 銀貳拾兩

二府連 銀拾兩

四府錢 銀拾兩

縣尊許同生 銀伍兩

蘇郡四府林 銀陸兩

長洲縣尊祁夷度 銀陸兩

按臺鄧來河 銀拾兩

長洲縣尊祁夷度 銀陸兩

縣尊許同生 銀伍兩

三府萬 銀拾兩

縣尊陳石泓 銀捌兩

縣尊林平華 銀伍兩

縣尊陳石泓 銀壹百兩

撫臺周懷魯 銀貳拾兩

烏程縣尊曾 銀拾兩

撫臺周綿真 銀貳拾兩

吳虬峰 田租壹百石

安我素 田租貳拾壹石

天啓丙寅書院拆毀產隨入官易價見公移

佐修

鹽院成名其範 銀叁拾兩

學臺李名振裕 銀貳拾兩

泉臺王名燕 銀肆拾兩

大學士熊名賜履 銀拾兩

太史熊名賜瓚 銀拾兩

學臺許名時霖 銀肆拾兩

撫臺宋名犛 銀貳拾兩

邑尊徐名永言 銀貳拾兩

邑尊李名繼善 銀貳百兩

學臺鄭名任鑰 銀拾兩

邑尊李名玫 銀伍兩

邑尊徐名日炯 銀拾兩

泉臺刁名承祖

邑尊江名日容 銀貳拾兩

邑尊胡名廷琦

邑尊胡名慎

東林書院志卷之一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一

五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

院規

大匠之有規矩學者知守之吾儒之有規矩學者乃不知守之則前賢之條列者為虛設矣東林會約一宗朱子白鹿洞學規而加詳焉聖人復起無以易也相與遵守而服行之則前賢之意也志院規

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

按東林落成於萬曆甲辰之秋十月偏啓諸同人始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東林講堂涇陽先生爰作會約以誌同志而景逸先生為之序首列孔顏曾思孟統宗也次白鹿洞學規定法程也申之以防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損衛道之失尤見一時障川瀾揚明于天泉有宗旨亦每有會約而莫如此約之醇正的實者舊志頗有異同今則謹照原刻編定

愚惟孔子萬世斯文之主凡言學者必宗焉善學孔子則顏曾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一

思孟其選也是故欲觀孔子之所以學與顏曾思孟之所以善學孔子當于其渾然者矣其渾然者不可得而見也當於其燦然者矣其燦然者又不可得而悉也於是掇其要而表之謹列如左

孔子

吾道一以貫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顏子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曾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二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不可不睹恐懼乎其不可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性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愚惟古之立教者各因其質之所近而輔相之與其所偏而裁成之抑揚高下初無定法至其大本大原大綱大紀自聖人至于初學俱有不能越者則亦未嘗無定法也稽古昔述生民揆典則秩彛訓約而有章詳而有體其惟朱子白鹿洞規乎謹列

如左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為司徒教敷五教即此是已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
學之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
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正其道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
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
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
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
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
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復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

列如右而揭之相問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
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
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
也諸君其念之哉

愚惟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士希賢賢希聖舉不出此矣東
林之會惟是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又何加焉顧欲講明而服行
之必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凡皆互為維持俾明者常
明行者常行施之永永而勿弊也具列如左

四要

一曰知本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性
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釋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
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四

矣乃其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於是
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以學所以問所
以思所以辨所以行者又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能
自忠信乎行能自篤敬乎忿能自懲欲能自窒乎善能自遷過能
自改乎處事也誼孰從而正道孰從而明乎接物也有不欲孰禁
之使勿施有不得孰引之使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矣
識則無往而非性也不識則無往而非器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知之或因而知之識也饑食渴飲賢焉與禽獸並生並死于天
地之間不識也蓋亦有自以為識者矣而高之則虛無卑之則支
離其識也殆無以異于不識也究其弊又有甚于不識也此無他
其于學也以已為準而不以性為準其于性也以其所謂性為準
而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為準于是妄開蹊徑上下走作或欲躍出

人倫日用之表而不安其常也或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跡而不研其精也無為貴學矣夫然後知朱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遠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而已矣不聞有異同之說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歧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變局也今之言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于同中生異或于異中強同談淫邪道皆從此出不可不察也曰然則子何以折衷之耶曰吾將深言之參諸人生而靜之上則冲漠靡朕方為無善無惡之所影綉而未以有以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參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定所據反出無善無惡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就一善字為案而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五

亡矣天下雖欲不尊視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亦與惡無以異耳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視乎善君子好其實將日孜孜焉望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日惴惴焉而不敢肆即有非僻邪謬之子鮮不意沮而色怍矣是率天下而檢攝于善之內也卑視乎善君子且去而凌空駕虛以見奇小人且去而破規裂矩以自恣于是親義序別信皆為土苴無關神理學問思辨行皆為桎梏有碍自然從上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一切藐而不事矣是率天下而馳驚于善之外也兩言判若霄壤而究其利害亦相什伯千萬乃欲推此入彼援彼附此強而合之耶竊見邇時論學率以悞為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謂以親義別序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然思為救正諄諄揭修之一

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論性則又多篤信無善無不善之一言至以為告子直透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親義序別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其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張于天下者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據見在之跡若失之于仁究致病之源實失之于悟所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是而猶致咎于流之不澄何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密哉而卒不勉于弊何也本體工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惡矣且得為善去惡乎夫既為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功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六

矛盾耶是故無善無惡之說伸則為善去惡之說必屈為善去惡之說屈則其以親義序別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必伸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矣向可得而救正耶陽明之揭良知真足以喚醒人心一破俗學之陋而獨其所標性宗一言難于瞞心附和反覆尋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弊又甚大耳是故以性善為宗上之則義堯周孔請聖之所自出下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為宗上之則墨賈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愿之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日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旨倘亦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之于善也既妄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相盡被埋沒此之于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泯茫恍惚者當之

而善之本位竟致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于性體耳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鉢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鄭也槩而距之得無過乎曰歧無善無不善于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謂性猶在也混無善無不善于性善面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謂性亡矣歧性善于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識者類能別之告子之說猶不得重為世道之害混性善于無善無不善呂贏其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於然窺入義堯周孔之宗矣論至于此與其混也寧其歧也嗚呼此吾儒之所為經經護持力爭于毫釐抄忽之間而必不敢苟為遷就與世同其滔滔者也

一曰立志立志云何志者心之所之也莫貴于人莫靈于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傑豪傑矣心欲超豪傑而之聖賢聖賢矣有不然

者由其漫然不知自貴耳幸而知自貴矣乃或遇富貴貧賤之交

則動遇毀譽之交則動遇死生之交則動是情識可得而擾也又或惡一察挾一班語上則黜下語實則擯虛語頓則薄漸語方則左圓渾然之中強生揀擇是意見可得而擾也于是純者駁通者碍我之心且不得而有之即有所就揆之自家性命了無干涉總之浮生浪死虛擔一箇人名而已與所謂漫然者無以異矣豈不可惜昔孔子發憤至于日不食夜不寢孟子願學孔子即伊尹夷惠猶然舍之而不屑所以卒成大聖大賢由此也夫非吾師也耶是故君子立志之為要

一曰尊經尊經云何經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經程朱表章四書凡以昭往示來維世教覺人心為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諸日月焉非是則萬古晦冥譬諸雨露焉非是則萬古枯槁學者試能讀一字

便體一字讀一句便體一句心與之神明身與之印證日就月將循循不已其為才高意廣之流歟必有以抑其飛揚之氣歟然思俯而就下淫于蕩矣其為篤信謹守之流歟必有以開其拘曲之見雖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矣所謂陶冶德性變化氣質而約諸大中至正之歸其功豈淺鮮耶若厭其平淡別生新奇以見超是日穿鑿或畏其方嚴支之圓轉以自便是曰矯誣又或尋行數墨習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膠柱鼓瑟泥而不知其變是曰執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于古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一則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即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已耳然則承學將安所持循乎異端曲說紛紛藉藉將安所折衷乎其亦何所不至哉是故君子尊經之為要

一曰審幾審幾云何幾者動之微誠偽之所由分也本諸心必微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諸身本諸身必微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會願反而觀之果以人生世間不應飽食煖衣枉費歲月欲相與商求立身第一義乎抑亦樹標幟張門面而已乎果以獨學悠悠身作身軀欲相與交修互儆永無退轉乎抑亦慕虛名應故事而已乎由前則一切精神用事也由後則一切聲色用事也精神用事人亦以精神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誠矣所以長養此方之善根厥惟今日聲色用事人亦以聲色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偽矣所以斲削此方之善根亦惟今日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其斯之謂與是故君子審幾之為要

吳桂森曰先生所謂四要者一曰識性釋白鹿洞規則可以識性也一曰立志以聖人必可學為志也一曰尊經以五經四書為常道而尊之也一曰審幾審當下講學一念誠耶偽

耶為已耶為人耶四者八學最緊切關頭故提之為要云

二惑

二惑云何一曰錫故未有講學之會也一日創而有之將無高者笑卑者駭是亦不可以已乎請應之曰固也雖然龜山先生不嘗講于斯乎二泉先生不嘗講于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為笑者謂迂濶而不切耳所為駭者謂高遠而難從耳竊惟倫必惇言必信行必敬念必懲慾必窒善必遷過必改誼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得必反求學者學此者也講者講此者也凡皆日用常行須臾不可離之事曷云迂濶又皆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其能也曷云高遠此其不當惑者也一日學願躬行何如耳將焉用講試看張留侯郭汾陽韓范富歐諸公何嘗講學而德業聞望照耀百世至如邇時某某等無一日不講無一處不講無一人不與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九

之講矣乃所居見薄所至見疑往往負不韙之名于天下何也請應之曰固也雖然假令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而知學不遂為稷契皋陶乎所稱某某等之病不在講也病在所講非所行所行非所講耳夫士之于學猶農之于耕農不以耕為諱而士乃以講學為諱農不以宋人之槁苗移詬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毀行移詬于講學抑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當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協而破之是在吾黨

吳桂森曰所謂二惑者一則曰講學迂濶而不切又高遠而難從如朱子洞規皆須臾所不可離曷云迂濶夫婦所可知能曷云高遠此不當惑者也一則曰學願力行何如耳若謙之而所行則非何益不知此病在所行非所講耳豈得億逆其行而先詬講學也此不必惑者也世之病講學者靡不藉

口二端故為之破其惑云

九益

九益云何國家設學本教人為聖為賢非徒也惟是士之所習者估俾所希者科名父兄師友之間相期相督不過如是而止失其本矣今茲之會專以道義相切磨使之誠意正心修身以求馴至乎聖賢之域而設學之初意庶幾不負一也善無方與人為善亦欲其無方今茲之會近則邑之衿紳集焉遠則四方之尊宿名碩時惠臨焉其有嚮慕而來者即草野之齊民總角之童子皆得環而聽教所聯屬多矣二也嘗試驗之燕居獨處了無事事操則游思易乘也縱則情氣易乘也當會之時長者儼列于前少者森列于後耳目一新精神自奮默然相對萬慮俱澄即此反念入微便可得安身立命之處矣三也至如家庭之間妻子之與狎童僕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十

與偕煦煦耳親朋知故之往來瀾瀾耳又最易墮落也當會之時非仁義不談非禮法不動瞻聽之久漸摩之熱氣體為移肺肝為易一切凡情俗態不覺蕩然而盡矣四也學者第無志于道誠有志于道方當不遠萬里尋師覓友乃今一堂之上雍雍濟濟能彼此互相嚴憚有餘師矣能彼此互相切磋有餘友矣聲應氣求隨取隨足道孰近而事孰易焉五也一人之見聞有限眾人之見聞無限于是或參身心密切或叩詩書要義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經濟實事或究鄉井利害蓋有精研累日夕而不得反覆累歲月而不得旁搜六合之表而不得追求千古之上而不得一旦舉而質諸大眾之中投機邁會片言立契相悅以解者矣六也且是會也無謂每年僅八舉每舉僅三日每日僅數刻已也誠即是時反而追按其既往凡往者之所為揆諸目今對眾一念能悉符合否必

有惺然不容瞞昧者矣又即是時徐而預籌其將來凡來者之所為率吾目今對衆一念能不滲漏否必有凜然不容放鬆者矣然則只此數刻間即所以起舊圖新為衆身作結束而在會者務俾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常如會時亦總之了此數刻間公案耳豈非人生一大關鍵耶七也此猶就自家檢點言也而人之檢點我尤甚若曰是依庸堂中人耶庸言信乎庸行謹乎是麗澤堂中人耶願聞已過乎樂道人善乎又若曰是道南祠中所為齋明盛服肅謁入先生之前者耶異時孰當楊先生乎孰當羅先生乎孰當胡先生乎孰當喻先生尤先生李先生蔣先生邵先生平夫如是其責我也不已周乎其望我也不已厚乎其愛我也不已至乎夫如是縱欲妄自非薄即自姑息庸可得乎豈非人生一大幸事耶八也吾見世之能自樹者亦不少矣或立節或立功或立言非不足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十一

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然自道觀之猶枝葉非本根也會以明學學以明道從本根出枝葉而後其立言也聲為律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言矣其立功也日新而富有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功矣其立節也成仁取義浩然塞天地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節矣豈非人生一大究竟耶九也凡此皆致益之道協而崇之是在吾黨

取

九損

九損云何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或評有司短長或議鄉井曲直或訴自已不平浮也或談嘖味不明及瑣屑不雅怪誕不經之事妄也已有過貴在速聞速改而或惡人之言巧為文飾怙也人有過貴在委曲密移而或對衆指切致其難堪悻也問答之間意見偶殊答者宜徐察問者之指若何明白開示而或遽為沮却使之有懷而不展問者宜細釋答者之指若何從容呈請而或遽為執辨至于有激而不平滿也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聽塗說略不反求莽也凡此皆致損之道協而屏之是在吾黨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三

吳桂森曰所云九損者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浮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言人過悻也執是爭辯滿也道聽塗說莽也于此少不敬謹有不覺日入于損者故欲人知所戒愚所係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深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洛而歸也程涪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涪公之言庶幾其知命歟先生之游吾錫樂而安之至歷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巖爾東林屢廢屢興即已大半落為僧區幸其舊地可復于是得以嚴飭廟貌奉羅胡七君子左右以從而又于其旁闢講堂築學舍羣同志友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後人歟夫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識中耶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于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

一 意表章傳諸大眾大眾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嘆非夫東林之為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洛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即應不介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為維道脉繫人心俾興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焉會約儀式附列于左

會約儀式

一 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臨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啟知每月一小會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舉外二月八月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三

以仲丁之日為始餘月以十四日為始會各三日願赴者至不必遍啟

一大會之首日恭捧

聖像懸于講堂午初擊鼓三聲各具本等冠服詣

聖像前行四拜禮隨至道南祠禮亦如之禮畢入講堂東西分坐

先各郡各縣次本郡次本縣次會主各以齒為序或分不可

同班者退一席俟眾已齊集東西相對二揖申末擊磬三聲

東西相對一揖仍詣

聖像前及道南祠肅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肅揖用常

服其小會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禮餘月如第二日第三日

之禮

一大會每年推一人為主小會每月推一人為主週而復始

一大會設知賓二人願與會者先期通一刺于知賓即登入門籍會日設木柝于門客至闔者擊柝傳報知賓延入講堂

一 每會推一人為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已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

一 會日久坐之後宜歌詩一二章以為滌蕩凝滯開發性靈之助須互相倡和反覆涵咏每章至數遍庶幾心口融洽神明自通有深長之味也

一 會眾單聚惟靜乃肅須煩各約束從者令于門外聽候勿得混入以致喧擾

一 每會設門籍一以稽赴會之疎密驗現在之勤惰一以稽赴會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將來之法戒也

一 每會設茶點隨意令人傳遞不必布席

一 各郡各縣同志臨會午飯四位一桌二董一素晚飯葷素共六色酒數行第三日之晚每桌加菓四色湯點一道攢盒一具亦四位一桌酒不拘意決而止

一 同志會集宜省繁文以求實益故揖止班揖會散亦不交拜惟主會者遇遠客至即以一公帖迎謁客至會所亦止其受

一 帖其同會中有從未相識欲拜者止于會所各以單帖通名庶不至疲敝精神反生厭苦其有必不可已者俟會畢行之

吳觀華先生申訂東林會約

愚按顧先生表章朱子之規詳矣確矣無以加矣然在今日時運既移造位亦別不妨因事丁寧其期永久遵行借陳四款如

左

一篤力行以宗教宗教者奉 涇陽 啟新 景運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蓋東林之教源本程朱以窮理致知以居敬存養二先生用幾十年苦功而得之于性命之微修悟之法參究已極精辨析已極透定于一尊所以嘉惠後學者至徑至切今只須奉為法程盡力步趨實實窮理實實居敬若夫談空說玄之陋不惟當屏去聽聞即如鸞湖姚江之辯亦不必更煩擬議惟并心一意確守讀書之法以求致知然觀靜中之體以為存養于以闡先生之教于方來是為今日第一義也

一課實功以窮經于聖精神蘊于五經顯而綱常名物精而仁聖中和無不具備用世者不明經以何為經濟求志者不知經以何為抱負所以卑言功利見惑異端病皆由此先生所以揭尊經也願其書既浩博其理更淵微若非實下功夫勤以習之精以講之不能闡其藩籬何從窺其壺奧今須積年累歲立會講誦先易尚書漸次詩經麟經載記期于必遍使貫串于胸中則出必為名世處必為真儒是為今日第一先務也

一絕議論以樂時學問二字原不尚議論維昔先賢問出清議以扶持世道蓋時或使然萬非得已如吾儕閉戶人也原隔霄壤幸逢盛世聖天子當陽登用必真良宣布必惠澤何緣更有游鄉之論夫子不云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自今談經論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對一味勤修學業以期不負雍熙是為今日第一時宜也

一屏俗禁以盡分道義同堂休戚之情一邑本無不通然有道情有俗情何為俗情事涉利害勢切身家或伸抑鬱之思或抱不平

之感是也其端種種非可一二數夫布衣聚會既無黑腹之鞭居肆講求豈堪蠅營之聽故願會中一切是非曲直露凌強弱之言不以聞此席凡夫飛書揭帖說單訴辯之紙不以入此門稍近俗塵一概謝却若云將來解紛善應之方請詳規中處事接物之旨誠以此端不杜則取嫉取怨與謗與尤流弊叵測先生九損中已先點破今更宜謹愆以安素位是為今日第一禁戒也

高彙旃先生訂東林講會規則
每歲春秋上下日開講會友至仲丁日設祭
先聖之後為止凡十日依古禮三齋七戒之期為十日講習之實是日會友初到先謁

聖次謁 三公祠次謁 道南祠講畢再謁
聖俱行一揖一躬禮入座東西兩班 客東主西兩班中各以齒

序不必東西走易 供書案 班揖 撤書案 班揖 客後
至 班揖 勿亂威儀 勿私笑語 勿談時事 質疑問難
俱于聽講畢後任從枚舉 遠客相訪即于會所答拜不必至
客舟客寓通名只用單帖 每期會友必登姓氏以諭後日操
履 是日午飯後齊集座上只設一點充饑 為遠客設饌止
用四簋兩葷兩素不殺生酒只數行

按自願端文公借先忠憲講學東林歲有大會月有小會爰
作會約規制森嚴萬歷壬子願端文公捐館天啟丙寅春先
忠憲又崇難捐軀會講送廢繼得表章書院之自吳素衣先
生構麗澤堂申訂會約四款而議會復與厥後素衣先生歿
先曾祖學憲公有志修復順治癸巳秋適常郡守宋公之普
親臨講道向無學舍因就東林遺址搭蓋草棚會講會向先
學憲云此地急宜振興後死者不得辭責等語故于乙未春
捐資築地居廟及三公祠祭器典籍再得草廬復申訂講會
規則數款維時四方之來遊者雲集寓應無異履時迄今春
秋釋菜豆依然幾十年來寒家同政或替皆守先學憲之
遺訓也

歌儀

崇學習禮者充歌生每歌魚貫升堂齊立對

聖像一揖擇年長聲亮一人為倡每句倡者先歌一聲眾生齊和一聲歌畢復一揖捲班散

歌詩

東林道上兩步

楊龜山

寂寞蓮塘七百年秋溪雲庭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道萬疊松聲

自唱酬

克己

朱晦菴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

寶鑑看

獨速

陳白沙

獨速溪邊舞釣蓑月明醉影共婆娑手中握得桐江線釣破江天

不用多

咏良知

王陽明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右七言絕句

歌絕句四首為一闕或倍之每首末二句重歌

觀物

邵康節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子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臨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官都是春

秋日偶成

程明道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

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八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自豪雄

夜坐

陳白沙

半屬虛空半屬身細縷一氣似初春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神些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最得真

月夜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王陽明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霧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擾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右七言律

歌律詩二首為一闕或倍之每首末二句重歌

按舊東林考載前賢七言絕句四首律詩二十四首皆東林會中所歌之詩也原詩不能盡錄各載一闕以誌雅歌之

東林書院志卷之三

會語一

伊人往矣緒言可尋苟以藐藐聽之即耳授猶隔也只今開卷之餘將疑處作已疑問處作已問反覆相參實落體究提耳之益不是過已志會語

頤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上

甲辰計十則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人生天地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飯不是胡亂喫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這箇心極靈極妙不是胡亂丟在一邊的今有人於此羣居終日只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一

弄些開口舌關些小聰明又有人於此飽食終日更不用些心做些勾當我替他計算他意中還過得去否將來還得箇好結果否聖人不可顯言數之曰當如何當如何亦不以直言斷之曰無如之何而但曰難矣哉所以使之惕然反求而自悟也誠能惕然反求而自悟即欲須臾安之有不可得而況終日乎如其不能即以此終身猶且茫然罔覺悍然罔顧而况終日乎此聖人之意也蓋一字之間含蓄無窮似微而顯似婉而直雖千言萬語何以加之其垂警深矣

細玩此二條聖人應是重有所感而發蓋當時人見孔子與羣弟子講于杏壇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却囂然自以為俗例見孔子汲汲皇皇忘寢忘食略無休暇多嗔其勞苦至以戮

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為撇脫曾不知迂拙者極是穩當伶俐者反落險途勞苦者到底安閑撇脫者竟何謂難其見真天淵之隔也吾儕試各思之當與人羣時免得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否當不與人羣免得無所用心否如其免得幸甚如免不得其與人羣也便須斷送了一夥的性命即不與人羣也亦須斷送了一生自家的性命此聖人所以深為之危也再玩此二條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間浮游浪蕩子一般此等人聖人何須齒着他當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有作有為的學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無作無為的學問蓋學之多歧千萬不等而總其大都只有兩端高則空寂卑則功利如是而已聖人恐人失脚其中一一為之點破孟子闢楊墨比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二

之洪水夷狄猛獸本要形容他直恁地橫反覺得楊墨不是尋常人孔子只輕輕下一二語將世間種種聰明奇特各圖以其學鳴者無高無下都收入個中却把他品題得如浮游浪蕩子一般那種種聰明奇特一切掃盡更沒些兒氣焰即使兩人者聞之亦當啞然自失此真聖人距誠息淫妙手也

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學有本領有規矩繩墨無求飽無求安本領也敏事慎言就正有規矩繩墨也未知學人要看他規矩繩墨既知學人要看他本領本領不清食便要求飽居便要求安滿腔子都是俗腸何緣得有佳處縱去敏事也只是意氣上激作縱去慎言也只是唇吻上照管縱去就有道而正也只是影響上步趨其與不學者亦何以

異故聖人往往就此與人磨勘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于是見顏子之簞瓢陋巷則賢之見子路之衣敝緇袍不恥與衣狐貉者立則美之又往往以此磨勘自家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至孟子亦曰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盤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何其謹嚴如此諦觀自古及今其間懷才負智銳然以英傑自命者比肩而是究竟實能大有建立的亦寥寥可數揆厥所由大都爲安飽二字悞却然後知聖人之言直將人世間一個公共貼身病根拈出吾儕應須痛與刮除不留纖芥方可丁長孺講富與貴一章甚好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而猶妄意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三

插脚道中此正討便宜的學問也

或曰食無求飽飽焉止矣未至于食前方丈也居而求安安焉止矣未至于千門萬戶也聖人何必過爲之防曰人心如太虛纖翳稍着便爲全體之累如何論得分數况乎充一求飽之心勢不至食前方丈不屢充一求安之心勢不至千門萬戶不屢涓涓放海星星燎原自應謹其微耳曰情念百端獨舉是兩者何曰以其切于人爲日用之所不能免也是故于此無染一切無染矣于此有染一切有染矣切宜細細檢點連根去不可漫將大話駕過也論語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邵公寅出所著民之于仁章講義視子意最真切予因問在座諸君子孔子明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何云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或曰死而成仁即死猶不死耳子曰論理固然非事實也合得理合不得事聖人之言將無墮于空或曰此變耳不可以爲常也子曰常與變人世時有合得常合不得變聖人之言將無墮于偏曰然則註說非乎曰這也泥不得曰然則云何曰味孔子語氣正謂世人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也曰試舉看曰水火生生之具人之軀命所關也仁生生之理人之性命所關也論真心性命重而軀命輕論凡心性命輕而軀命重于是向軀命一邊走則熙熙而來攘攘而往無不竭蹶以趨至于犯危冒險公然以其身納諸罟獲陷穽之中略不顧惜向性命一邊走則乍而作乍而輟纔過些利害便逸巡却步千思萬算要他拈却這身子去做他如何肯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蓋深嘆人之悠悠云爾記者得其意下文即繼之曰當仁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四

不讓于師蹈仁而死言勇也當仁不讓亦言勇也內不見身之可愛天下更尙有何物足以掛礙我者以此蹈仁方纔脚跟十分牢實這條路方纔走得外不見師之可讓天下更尙有何人足以牽制我者以此當仁方纔肩頭十分堅硬這條擔方纔勝得起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此二語正與蹈仁而死同指蹈仁何必死志士何必在溝壑勇士何必喪其元只是辦得這片心便一直做去更無回頭轉腦半上半落耳象山先生云我這裏是鼎鑊刀鋸的學問即此意也乃或自命曰仁實不能不以生死繫念自命曰志實不能不以溝壑繫念自命曰勇實不能不以喪其元繫念彼其意豈非欲兩全而無害卒之時會不常事變叵測往往至于免不得死又成不得仁免不得在溝壑又成不得志免不得喪其元又成不得勇將無兩失之也故曰以金注者

昏以五注者明

矜伐

自高曰矜上人曰伐就兩字分看如此其實一也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人心中如何奪得這箇物事

又曰矜字左從矛右從人伐字左從人右從戈乃人我角立之象

其究也亦兩傷焉故自高者非特自戕賊已也人亦隨之矣上人

者非特戕賊人已也我亦隨之矣昔程伯子論忠恕二字曰充得

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充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愚于矜伐二字亦

曰克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隱

程子曰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出來

孔子透體是仁孟子透體是義

乙巳計八則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五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周聖因舉此一章為問眾請究其說予曰此文義不難曉却拈出

來作商量此意殊令人有省孔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兩下病痛一般今獨抽一邊說且以身所經歷為證心是萬

事萬物之主何所不統思是心之官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

所不了乃曰無益不如學也此在吾輩各自反而參之史際明日

古人以心為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為大戒于此參得分明當有會

處

麗澤行

東林大會自去歲甲辰十月始至今歲乙巳九月再尋盟焉吳

越之間一時諸同志翩翩駢集于是中丞懷魯周公直指洪園

湯公觀察虛臺蔡公並檄授餐邑侯平華林公復偕岸師全

初單公敬齋王公日造而臨之禮意殷洽不肖憲等相顧躍然

以喜又悚然以懼喜者喜不見擲于諸君子懼者懼無以稱塞

當路之明德也退而作麗澤行以請益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又曰兌說也兌為澤兩澤相麗互

相滋益生氣津津有說道焉此造化以自然之兌示人也君子觀

其象而以朋友講習講是研窮討論功夫習是持循佩服功夫會

子曰以文會友言講也曰以友輔仁言習也朋友講習互相滋益

生理津津有說道焉此人心本然之兌恰與造化同符也請行其

說自古未有關閉門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離羣絕

類孤立無與的學問所以然者何這道理是箇極精極細的事物

須用大家商量方可下手這學問是箇極重極大的勾當須用大

家幫扶方可得手故學者惟其無志于道則亦已耳幸而有志于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六

道定然尋幾箇好朋友并膽同心細細參求細細理會未知的要

與剖明已知的要與印證未能的要與體驗已能的要與保持如

此而講如此而習講以講乎習之學習以習乎講之理一意敦修

兩下交發緝熙庚續循環無間于是礙者通混者析故者新相推

相引不覺日進而高明矣于是怠者起斷者聯生者熟相漸相摩

不覺日進而光大矣于是羣一鄉之善士講習即一鄉之善皆收

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羣一國之善士講習即一國

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羣天下之善士講

習即天下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其悅當

何如哉有難者曰人倫有五君喜臣起是君臣相悅也父慈子孝

是父子相悅也夫唱婦隨是夫婦相悅也兄遜弟恭是兄弟相悅

也單舉朋友講習何居曰固也惟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各有專

生而朋友則無所不攝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兄弟之序
言于親中不可言于兄弟下不可言于妻子而獨可從容擬
于朋友者人情之微于態萬狀儘有上之君親莫能論中之兄
弟莫能論下之妻子莫能論而獨朋友能因機轉移者論至于此
然後知非朋友無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非講習亦無以成
其朋友也非徒然也君臣之相與也以敬勝父子夫婦兄弟之相
與也以愛勝勝則偏偏則弊亦必以朋友之道為之調燮乎其間
乃克有濟故夫都俞吁咈則君臣之朋友也義方幾諫則父子之
朋友也鷄鳴昧且則夫婦之朋友也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則兄弟
之朋友也于是以敬勝者因而有以聯之肅然相臨而不至于相
隔以愛勝者因而有以維之歡然相款而不至于相昵于是君而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七

君臣而臣父而父子而子夫而夫婦而婦兄而兄弟而弟穆穆熙
熙分願各足天壤快事信無以加于此矣不肖等目擊龜山先生
東林書院蕪廢多年有慨于中賴當道主持修復竊常僑顏其堂
曰麗澤蓋取諸兌左右題以樂道人善願聞已過兩言乃就講習
中舉其至切要者揭而標之時用觀省謂之樂必有一段踴躍鼓
舞油油不能自已之意謂之願必有一段祈求冀望喁喁不能自
已之意是又取諸兌之說也今幸諸先生長者不我遐鄙儼然賦
臨東林草木亦為欣欣生色伏乞提之命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俾不肖等得以對彝訓奉楷模講之習之永佩無斁是舉龜山先
生遺而之緒一旦煥然而復光也是舉一堂之上前後左右人人
與曰大道之要也所以功德我東林遠矣其悅當何如哉詩云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敢以為諸先生長者祝又云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敢以為諸先生長者報

高存之問子曰行已有恥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
恥之慍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宗族稱孝鄉黨
稱弟此士之上品而夫子獨以行已有恥為首恥心是人人有
的而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往往以為無妨不以為恥世人
所恥乃在惡衣惡食敝緼袍與狐貉並立等項惟夫子左丘
明獨以此為恥可見人之所恥又各不同孟子曰人不可以無
恥恥之于人大矣敢問何以為行已有恥望明教之

孔子之告門人多矣獨與子貢論士提出一恥字乃是為千萬世
人起死回生之發此一問且謂人之所恥各有不同又恐人于
生死路頭認差了也這個恥來自丹田通體透過極有精神極有
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真是無堅不入無銳不破只看所恥何在耳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八

所恥在不賢不聖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賢且聖不肯干休苟不到
賢且聖不肯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過
捺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所恥在不富不貴榮華不
如人究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苟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處心積
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
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正謂兩下所恥不容並立不賢
不聖之恥存于胸中即有不富不貴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不
富不貴之恥存于胸中即有不賢不聖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
知恥者于此辨得清楚只有不賢不聖之恥更無不富不貴之恥
也孔子嘗自言其為人也發憤憤與恥同一血脉恥者憤之根憤
者恥之用憤要發恥要知發得時一憤便成孔子之聖知得時一
恥便通孔子之憤此等精神直是十分精神此等氣力直是十分

氣力竟其分量豈僅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賢于經一頂人而已哉吾輩試各猛省還能宗族稱孝否還能鄉黨稱弟否如其能之猶為行已有恥之次如其不能去之千里矣嗟乎古之士以賢于經一頂人而已為恥今之士至求其為經而不可得有過而詰之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內以欺已外以欺人偃然自處于稱孝稱弟之上曾不少遜焉此正市井狙儻者流耳尙何所用恥耶存之曰何以行已有恥愚竊謂有恥必自知恥始知恥必自知學始吾輩今日于此相與聚頭商量相與切心理會汲汲皇皇如饑如渴實轉死回生一大機緣也珍重珍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九

人纔說詩書執禮往往以為尋常無奇忽而不察聖人何不慮天下後世厭忽不察迺區區于先民尋常之訓守而不失如此望明教之

吾夫子贊易敘書刪詩正禮修春秋總是一個脈絡而獨雅言詩書禮也豈不似乎或含或顯或洩或秘分作兩樣曰利曰命曰仁各是一個端緒而均之其罕言也曰怪曰力曰亂曰仁各是一個機緘而均之其不語也豈不似乎公私莫辨邪正莫別混作一樣且所雅言如此所罕言所不語如彼又豈不似乎株守尋常積藏妙密而于門弟子有隱也竊嘗思之矣學者之侈虛馳而忽真修也久矣寧卑無高寧淺無深寧近無遠寧庸無奇庶幾其知返乎此一說也雖然是猶有高卑淺深遠近庸奇之見也究竟即卑即高離卑無高即淺即深離淺無深即近即遠離近無遠即庸即奇

離庸無奇即之者一之也取之日用而有餘離之者二之也求之渺茫而不足此又一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以提撕天下萬世者至矣此吾夫子之意也至于記者之意又不可不察記雅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樹防且其記罕言也本欲表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于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為三其記不語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至于不語怪力亂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怪力亂來與神配列而為四意若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為為識實天人怎知恰與好言利者等語力者等其薄之甚矣于以見吾夫子之雅言乃所以為高為深為遠為奇而其言聖人之罕言語聖人之不語者反所以為卑為淺為近為庸也此記者之意也其所以發吾夫子之蘊至矣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因甚如此說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其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而其開示來學則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必由于禮樂嗚呼微矣由洙泗以來凡幾千百年玄談與論汗牛充棟求其善繼吾夫子法門者舍兩先生夫誰與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十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凡做人須于起頭處便着精彩有一生之起頭則一生之吉凶悔吝係焉有一日之起頭則一日之吉凶悔吝係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生之起頭也雞鳴而起一日之起頭也這都是

緊關所在不得草草善乎孟子之推言之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就一生起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人直直認取當初帶下的心至此曰鷄鳴而起莘莘為善舜之徒也鷄鳴而起莘莘為利蹠之徒也是就一日起頭處推出兩箇路頭并令人密密勘破後來攙上的心誠能認取原初帶下的心那攙上的自然無所掛搭誠能勘破後來攙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然無所混淆庶幾可保必為舜不為蹠矣此真吾人喫緊第一步也愚請贅以兩言一曰起處一正便無往不正縱或有時而斜亦屬偶誤容易濳除起處一斜便無往不斜縱或有時而正亦屬偶合容易消散是故趨未定者願其審幾之早也一日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未幾而壯矣壯不能復轉而少壯未幾而老矣老不能復轉而壯且未幾而晝矣晝不能復轉而旦晝未幾而夕矣夕不能復轉而晝是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七

念哉念哉

就常情看一念之善未必甚有益一念之不善未必甚有損孟子却曰這一邊便是從古來眾口贊揚的至聖那一邊便是從古來眾口唾罵的劇盜是將小處說做大有人于此驟而譽之以舜必愕然驚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舜來我何敢望他驟而詬之以蹠必憤然怒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蹠來我何至便與他一樣孟子却曰兩下所爭不多只在利與善之間是將大處說做小將大處說做小所以教人之慎其始將小處說做大所以教人之思其終讀者亦曾貼身一理會否
吉人之惟日不足正是莘莘為善凶人之惟日不足正是莘莘為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鷄鳴而起一語更覺十分警策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又就中點出一間字更覺十分細膩
人只有善惡兩路既曰莘莘為善舜之徒應曰莘莘為惡蹠之徒可也舍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棄所有而殉所無違所好而趨所惡夫豈其情只緣他起了一點利心凡是但問孰是便我者遂向前孰是不便我者遂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耳既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邊少惡一邊多久之且移其好于惡移其惡于善至于有惡而無善矣故為惡者為利之標末而為利者為惡之根本也與其禁之于標末不若禁之于根本所以舍曰惡而曰利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此孟子救正之苦心也他日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七

求在我莘莘為善之謂也求在外莘莘為利之謂也如此則有益如彼則無益以見利之不可必求也再攷梁惠王以利國問則為言利之必至于危國而繼之曰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者也宋經以不利說秦楚則為言利之必至于亡人國而繼之曰未有君臣父子兄弟仁義相接而不王者也豈不謂莘莘為善不求利而利自至莘莘為利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以見利之必不可求也大率利之一字入人最易悞人最酷故提出箇善字與利對言是將本心開發他提出箇命字與利對言是將造化攔截他提出箇害字與利對言是將禍患疎動他如是庶幾其有省乎此又孟子挽回之苦心也嗟乎一善一利我自為之舜芳躅穢我自富之吉凶禍福我自嘗之乃至費聖賢許多計慮許多說話也讀是而不動心真麻木漢

丙午計九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章乃顏子深有得于夫子而極其形容之辭通篇只是一意不
必分先後後獲看蓋仰之彌高是欲仰之而無由也鑽之彌堅是
欲鑽之而無由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欲瞻之而無由也顏子
以為這豈是夫子沒箇好方法與我博我以文一些子也不少約
我以禮一些子也不多可謂循循善誘矣又豈是我不肯着實體
會博我以文即文即我也雖欲不為之博不得約我以禮即禮即
我也雖欲不為之約不得可謂既竭吾才矣畢竟無如之何也是
所謂父不得而傳之子子不得而受之父也而教窮是所謂知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七

所不得而知能之所不得而能也而學窮越近越遠越親越疎不
亦仰之彌高乎不亦鑽之彌堅乎不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乎故
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反覆玩味分明將吾夫子
一片神無方化無體的境界信口吐出而記者特以喟然歎三字
發端又分明將顏子一片默不能言語不能洩的境界信手拈出
嗚呼微哉
博文是開拓功夫約禮是收斂功夫只此兩言括盡入道竅門
即博而約即約而博頓宗也由博而約由約而博漸宗也博自我
博約自我約時而出之了無方所圓宗也以博格約以約格博見
其合則疑分之者之為破碎見其分則疑合之者之為顛預孟子
之所謂執一也
博約二字憑人如何看看得活時千經萬典都在這裏余偶讀易

而悟耳試舉其畧乾坤一闢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
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引而伸之自一卦至
六十四卦無不具有斯理也

太極渾然何博何約自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
動于是千變萬化紛然而出錯雜不齊惟聖人全體太極由此而
下皆在紛然不齊之中或偏于陽或偏于陰偏于陽者能放而不
能收偏于陰者能收而不能放博文約禮所以燮理陰陽還歸太
極也干病萬病總之只此兩病千方萬方總之只此兩方至于對
酌先後調劑重輕存乎人之自審而已

問陽明先生博約說何如曰試舉看曰說云文也者禮之見于外
者也禮也者文之存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
之文也又曰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理根于心而一本者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七

也故曰約是故約理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然否曰
子疑之乎曰疑之曰何疑曰傳習錄言理只在此心譬之樹木心
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
枝葉然後去種根可見功夫全在根上如博約說功夫却全在枝
葉上矣蓋曰博文必在于約禮而約禮乃所以博文也其可乎曰
這疑得極是據愚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語渾成原是明白更
不須代為安排布置翻入支離去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意若曰使回而得從夫子不知又見何等境
界也所以狀夫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意若
曰使回而天假之年不知直造到何等境界也所以狀顏子之不
可測量如此也故知顏莫如孔知孔莫如顏千載而下猶可想見
其當時相與之際也

論語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曰道曰德曰仁曰藝循其名似乎有精粗
曰志曰據曰依曰游核其功似乎有深淺聖人恐人泥而不察分
而為二故于此合而言之蓋志道者自發自心銳然有以自奮是
不待詩而興者也其次習于詩而興焉即游藝亦志道矣據德者
自信自心凝然有以自守是不待禮而立者也其次習于禮而立
焉即游藝亦據德矣依仁者自得自心怡然有以自適是不待樂
而成者也其次習于樂而成焉即游藝亦依仁矣如此看來何精
何粗何深何淺總來只是一個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于海者難
為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
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

成章不達

座中問此章大指何如子曰只是八箇字眼界欲空脚跟欲實薛
仲子聞而善之一日問曰這是舊說這是新說子曰都忘之矣

東林書院志卷之三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四

會語二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下

丁未計七則

雲間張侗初太史過東林出弦歌樓記會示予予讀之有省
以億測請正

記曰丁未孟冬望夕予同年錢用章謙會講諸公于虞山弦歌樓
而令公耿侯為之主先是侯以重九會書院學道堂既別去諸
公懷侯之教也至十月乃復尋會會畢用章觴而樂之是夕也
集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四座
清爽山光在扁月影在簾觴咏恬怡譚塵霏清音自和不以
絲竹邑之士大夫喜曰美哉悅而羣君子之志于斯也已又喜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曰美哉南方之雖雖者歎樂而止和而有禮王教之盛也時予
亦觀其美焉則諗于邑士大夫曰斯樓之集也虞山之教至精
微者也賓不能以告之主令不語于堂之人今夫講學者傳聖
人之精神者也眾人執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
或于觴咏譚遊之間而傳之然而所之者鮮矣則猶之乎一堂
之講學也眾人以為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明分析在明
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于吾所講之人了不相干則聖人之精
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則既以為今日未言及克已明日
未言及主靜而自已當下之聖脈遂絕矣故吾以為不如觴咏
譚遊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已也主靜也而茲樓之
集二者靡不有焉深盃綢繆高譚浹洽樂矣賓主之間誰為束
縛而乃恂恂動乎情止乎禮也杯則盃箸則箸矣此時有操存

乎無操存乎何以一人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四方之羣而至者貌不習也坐之一室而飲之酬之遺其形骸耳目而憮然羣油然無戾焉此時爾我分別之私待克乎不待克乎若當此克之容着力乎不容着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為學道人也即奔走而趨事者誰不欣欣覩主賓之盛滿樓之歡洽而自然無厭敬矣乎此誰為操之存之而克之也故曰茲集也虞山之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知也知之則滿樓皆聖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也不待操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咏譙游皆真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著一操存克己之想舉手皆恣睢滿目皆胡越矣故曰聖人之體只此在也主賓之間能知此一段性體透露處急認取所與譙之人能認取所譙之人則一堂講學口答耳聽莫不皆是特人處處自見刻刻常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二

新已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生當下功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各人飲酒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時弦歌樓上宛然聖堂却不會減得用章瓊頭一滴酒也令公深于道而不得以傳會之人諸賓懷令公之教而不得有言以告令公非無言難言也夫與會者紀之亦幾于多言也已矣是月廿有四日記

侗初此篇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契緊為人處却在認取二字蓋必如是纔有個分曉不至草草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蓋必如是纔有個歸着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匝矣有語子曰孔子猶曰操則存茲云不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己茲云無己可克將孔顏出于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克也無乃掘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若作死語看既

不待操又何待認既無可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侗初指也曰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侗初所言是本體歎曰似也而未盡也竊以為這只是本體的影子却正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茲弦歌樓之會個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為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乎予試為我參焉曰難言哉將謂因茲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為客予語之客予能登之何以不能為主人語之且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又安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茲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孰非弦歌凡目遇之而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口得之而成味孰非用章瓊頭酒精精微微發天撒地所在狼籍不少何獨于茲樓乎津津侈之吾亦不得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是認取本體可矣若執是認取本體其與擊盤為日撚指為月者亦何以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三

故曰這只是本體的影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曰勿忘勿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養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亢厲過用其心者也予試為我再參焉諸君子之雍雍于茲會也還着得個怠惰否曰着不得怠惰曰還着得個亢厲否曰着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弦歌樓三三兩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造次猶是顛沛猶是即孟子之所謂必有事也孟子之所謂必有事即孔子之所謂操顏子之所謂克侗初之所謂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也何必曰孰為有待孰為無待作分別相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億測如斯未審着得侗初宗旨不得侗初宗旨須索更為我下一轉語方許再登弦歌樓也

附錄

高存之曰影子一語點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樣子一語提醒不
 說本體的差功夫此義甚精非億測之所能及也王龍溪問佛氏
 實相幻相之說于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
 是實有心俱是幻龍溪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
 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正可與存之所
 言參着或疑焉予曰請再證諸陽明陽明曰不觀不聞是本體戒
 慎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觀不聞是功夫未達于
 日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逸所云
 不做工夫的本體也今日戒慎恐懼是本體即不觀不聞原非是
 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功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
 有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識本體的工夫也今日不觀不聞是功
 夫即戒慎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如此看來何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分明曰然則影子之云幻相也樣子之云實相也于本體則以幻
 顯實于功夫則以實掃幻而意亦互相發也子曰然君可謂能得
 之言語之外矣假令有人于此過而詰曰既是本體的影子曷云
 功夫的樣子既是功夫的樣子曷云本體的影子即予亦何辭以
 對有友從弦歌樓來謂予曰樣子影子之說良善第意中尙未能
 盡了請為我重宣之予曰請借子為證子試想未上此樓之前與
 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子試想既下此樓之後與在此樓
 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覺得那時意思好曰覺得在此樓時意思
 好委如何初太史所言曰如此看來這意思恰是十分正當處豈
 得不謂之樣子雖然何其與前後不相應也可見這意思只是靈
 時間的事容易消散豈得不謂之影子友曰然則樣子之云專據
 見在而言也影子之云通照過去未來而言也命之矣

讀同初張太史會中語略

略曰東林會上諸先達屬不佞講不佞遜謝良久謹啓曰鄙見竊
 謂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真法法都
 活句句都靈也不佞竊見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夫
 夫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
 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
 即聞有問即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
 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乎是礙虛也若說靜俟先達之
 教以裕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于先達之口又逐于我之耳
 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思
 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
 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
 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
 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
 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真如明鏡光光
 燦燦並無夾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我胡漢
 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未影先照便于鏡上妄添
 丹彩添一分丹彩却礙一分光明也得道之人神高于聖賢而
 慮下于與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天蓋地開
 闢一人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即見
 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着所謂神高于聖賢既信得本體光
 明與皂旛養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
 印故曰舜好善而好察邇言真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

謂慮下于與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秘密會中先提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詳釋此篇恰如向各人五臟六腑中在在穿過一番把他東馳西騫諸般安排計較的妄情盡數抄破正是要為各人顯出本來面目也本來面目何在曰既云本來面目何所不在即篇中已大段說明了也予往時在會下只要看座上諸公作何舉動諸所提唱作何分付既退猶然默然追惟今日某公能覺我宿夢某公能療我沉痾復一一自參自按有時當大暑中通身凜如寒冰有時當大凍中通身熱如焦火且不知作何究結而今讀至神高于聖賢慮下于與隸二語更恍然忽自失也願大家就此切身體會透出一箇消息來庶幾實實有受用處不枉這番合并耳若逐隊而來逐隊而去漫曰如是如是回家只剩得一雙空手何益何益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六

知味

座中講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二句高存之曰此所謂當面踈過也予為之悚然因曰今日之會正是當面的箇中何味不具能不踈過否予問水潤下潤下作鹹鹹能消可以破堅火炎上炎上作苦苦能勁可以持脫木曲直曲直作酸酸能斂可以攝浮金從革從革作辛辛能爽可以滯滯土稼穡稼穡作甘甘能平可以劑于過不及之間而約之中今日之會既爾肅肅又爾彬彬既爾融融又爾洩洩一舉動莫不凝目而視也一談論莫不傾耳而聽也寧無有八焉而消可以破吾心之堅者乎寧無有八焉而勁可以持吾心之脫者乎寧無有八焉而斂可以攝吾心之浮者乎寧無有八焉而爽可以滯吾心之滯者乎寧無有八焉而平可以劑

吾心之過不及而約之中者乎在各人自味之而已予嘗一日散行至園中見園丁墾土藝菜適童子摘二李以進因命以其一勞園丁園丁仰口承之予莞爾而笑園丁曰小人何知只這果兒須下了喉入了腹方是小人的于時不覺心動命再以其一勞園丁園丁謝曰請大人留用如何只管別人不管自家于時又不覺心動今日之會倘然當面踈過得無反為園丁笑抑予亦徒言之耳又得無只管別人不管自家如園丁所云也退而追記其語以自惕

讀琴川耿明府云生死說

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註以事親言海門周公曰此章之意蓋指自養生自送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而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為事親言莊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七

子曰吾以萬物為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沒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大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近此意何初張太史曰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自夫子言生死而後之言者獨孟子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却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真要人死得一番過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若在肢體心知上認過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養四體雖件件有個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不是養其不生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此形生殺子斷送過了無一些兒倚靠方謂之了此一件大事耿明府聞而善之于是座中諸君子各以其說遞相參證明府一一條答之萃成一編緘而示予予不能更

有所加也漫題數字聊為蛇足云爾

予弱冠時遇立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
死此身安得生為之擊節稱善今讀耿明府所與諸君子往復生
死說更惺然有省敢反而廣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
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不識可作是編註脚否也

又

予既已復耿明府尋然念曰此猶是對治法非究竟法執對治為
究竟其去道也遠矣然則如之何曰須是生死二字一齊放下如
之何能一齊放下曰有個源頭在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窮理便說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且無
生死可言而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若曰那個是生那個
是死那個死的要他生那個生的要他死恰好墮生死中也異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九

尙當就明府結此一案

戊申 計十六則

讀錢漸菴先生空說請正

說曰弟子有問予曰佛氏說空宋儒闢之得否予曰夫子稱顏子
屢空豈其與佛氏之空有以異乎弟子曰空等也有闕之有稱
之弟子固不知其解第空而加之屢者曷故予曰此是顏子之
空未盡也若空盡即是太空之空何必云屢云屢者謂顏子此
時未到心癢坐忘之境猶有時而不空即所謂三月不違三月
之外不違未可必也弟子曰聖門之空與佛氏之空一乎予曰
此以語末學支離纏擾之徒誠為駭聽若細思當自得之弟子
曰佛之空老之無儒者所深病而予云云彼老氏之無亦無妨
于聖門之旨耶予曰周濂溪無極而太極朱子力辨其說云無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九

極之無與老氏之無相去千里夫周子無極之無固無議矣乃
老氏之無究其實歸于立化立者無也而化則有生之意焉
亦何嘗離有無而二之也論者不深究無之說而漫然議其無
當恐亦不足服老氏之心然則佛氏之空亦從可知已蓋佛氏
之空非果空也以空為空便是頑空即佛氏亦不取弟子曰請
聞空之旨予曰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母我空耶非空耶無可無
不可空耶非空耶無論心境靜時湛然澄然乃謂之空即應事
接物間涉而不有過而不留無纖毫渣滓得與其間豈不謂之
空中庸一書到百辟其刑天下治平終歸不顯終是篤恭不顯
篤恭非空而何蓋堯舜事業至魏煥之極若一着有心便是不
空五伯假之只是出之有意此心不空耳故曰堯舜事業一點
浮雲過太虛言其空之至也人之心體猶兩目然目中瓦礫屑
固着不得金玉屑亦着不得倘曰我力為善而以所為善事置
胸中便是金玉屑矣可乎不可乎竊見世人好為名者終日營
營了無息念固無足論乃亦有真心為善上為國下為民如漢
宋之黨豈非君子乃執着一說而不肯俯心降氣員融其間終
是其心體不空也只如韓范富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
氣果能執成說亦庶幾乎空之一節矣惜乎其他未盡然也
故夫空之說不獨可以見性且可以裨身可以蒞官可以理國
理天下此豈一子墮空者耶佛家有云終日喫飯未嘗咬着一
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掛着一絲頭得無與行所無事之說合乎
世儒不將佛氏之書反覆參究而第見空與寂滅字面遂謂與
吾儒相背力肆詆排此何以令佛氏首肯也弟子曰予之論空
然矣乃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則性體又得無是實乎予曰惟

空乃能實性體所以不實者只為私意橫據于中憧憧往來而
萬理隨之亡耳若心如太虛然太虛中形形色色何所不有故
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恕者去私之方也仁則萬物原備者無
一不備矣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虛與實一體也

竊惟空是狀吾性之不墮於有實是狀吾性之不墮於無空與實
一物而兩名者也儒者以實自居以空歸佛委非通論第當論其
所謂空者或同或異何如耳然而論至于此又非須臾可了今姑
以兩言剖之果異耶固應置之不待執我之所謂空格彼之所謂
空果同耶但明吾之所謂空而彼之所謂空自不能外矣亦不必
借彼之所謂空證我之所謂空也未審然否敢請正

翁以無善無惡為空乎愚竊惟言空莫辨于中庸矣然而始之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十一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
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
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故篇內曰明善曰擇善
曰得一善數致意焉非強人增其所本無直恐人闕其所本有耳
若曰不當以善事置胸中勿置可耳并善而株連之是懲噎而斷
喉非但廢食已也至于執着一說不肯俯心降氣竊恐真真為國
為民者當不如此此正不免墮入惡道去何善之云未審然否敢
請正

金玉瓦礫之喻驟聞之似為有見再檢之殊覺不倫然而千百年
來聰明伶俐漢都被他瞞過何也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
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
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為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為

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竊意借眼喻性即
如所云喜有喜時的眼怒有怒時的眼以此為善惡之比猶屬第
二層事等于告子湍水東西之說况今擬諸金玉瓦礫有何干涉
然則當何如曰性以善為體猶眼以明為體此體萬象咸備曰實
此體纖塵不着曰空所謂一物而兩名者也厥有崇無妄生分別
總為性體之障耳未審然否敢請正

昨翁謂孟子原未嘗直指性善只道情善耳據其言求之豈不信
然第其所以如此者正謂性微而情顯微者難見顯者易見為未
知性人設方便耳若自知性者觀之且不待取徵于情也况可認
其只道情善又可泥其未嘗直指性善別生擬議耶敢請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
愚欲于此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十一

體以知用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洛中牡丹趙曰先生洛人也
知花為甚堯夫曰洛中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
而知者次之見蒂蕾而知者下也通乎此可與言性矣未審然否
敢請正

翁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于是天下所謂善
獨不謂善天下所謂惡獨不謂惡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非但
區區議論之得失而已也未審然否敢請正

說者皆謂孔子曾問禮于老子何嘗關老子然而以德報怨一語
實出道德經其意主于平等冤親正與無善無惡之說相表裏觀
孔子之答或人一則曰何以報德一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
亦何嘗草草放過也試令老子聞此語還肯服否孔子不能服老
子而欲儒者服佛氏此必不得之數也吾儕只論道理何如耳豈

計其服不服哉且佛氏之空果與吾儒不異乃其棄家人山等三
綱五常于聲色貨利一槩而掃之何也亦還能服儒者之心否敢
請正

又

奉教而歸取所賜性學總論讀之大都翁之言性也無則并善亦
無有則并惡亦有又謂虛明湛寂者性圓活流動者亦性故遇善
即能為善遇惡亦能為惡于是愚之惑也滋甚已而讀至人心道
心之辨乃始釋然其說曰人心無定也道心有定也性道心也心
如水性即水之澄澈處凡水之渾濁者不得而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純
即鏡之明瑩處凡鏡之昏暗者不得而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純
乎善不雜乎惡道心也何也道心有定也能為善亦能為惡人心
也何也人心無定也翁而以人心為性也即告子諸人之說吾且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十一

不能奪之矣翁而以道心為性也尚何疑于孟子之所謂善哉敢
請正

再讀漸庵先生會語

會語云有問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予曰性體寂然湛然固是
無惡然善亦不可得而名故云無善無善無惡正所謂至善也
曰告子以無善無不善論性孟子便謂其率天下之言而禍仁
義今之說得無與告子同乎予曰正不與告子同告子無善無
不善云者直視性為渾然一物原無仁義在其中故有杞柳桮
棬之喻若乃陽明無善無惡之云正謂性體虛靈湛寂如太空
然太空中無一物障礙亦無一物不化生其間吾性四端萬善
測之不見其形涵之自有其理所謂天下之大本即在未發之
中此之謂也若執性捐之曰此為仁此為義此為禮智信就是

仁義禮智信而可執者為有如孝已執一孝尾生執一信便害
了多少事舜之所以不告而娶與夫堯不能舉之十六族而舉
堯不能誅之四凶而誅俱從自家一點虛明中變化出來倘執
曰娶可無告乎堯之賢否是非豈不善而我可顛倒為乎則是
便為善所礙矣故夫善不可執正謂性體虛靈原無善不具而
亦原無善可名也豈與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同乎故夫子告
子路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剛皆示以不學之蔽正恐人
之執善仁智等為善而欲學以反其虛明之初也願知道者察
之

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書曰善無常主是
以條件言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是以統體言條件之善不可執
統體之善又何嫌于執也雖然此亦就字面上擬議而云爾會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十一

時言仁即性之全體在仁言義即性之全體在義言禮即性之全
體在禮言智即性之全體在智有何利欠若認定是一偏之物孔
門不以仁為宗乎孟門不以義為宗乎程門不以敬為宗乎王門
不以良知為宗乎豈皆秘其全不以示人耶竊恐此說亦不必執
也至引孝已尾生為證蓋疑孝已為孝所害尾生為信所害據鄭
意還是孝為孝已所害信為尾生所害耳未審然否敢請正
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孔子不曰六德六蔽而曰六言六蔽極
有斟酌六言猶六字蓋所謂名目云耳好而不學只是好個名目
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實心體究于是而執正行則泥于此不執旁
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由不好學生非好德生好德非蔽徒好
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為貴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
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向來亦曾有是說仔

細推敲畢竟不免費個轉語便不自然今姑無論假如有人于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不同也揭爲我爲美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之爲我不同也翁還肯之否程伯子云凡立言無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今必援孟子之所力摺還而翻孟子之案得無犯此二病乎敢請正

又

蒙翁指示業條列以請已伏而思之古之言性也出于今之言性也出于二夫既謂之性安得有二當是各人認取處不同耳出于一純乎太極而爲言也出于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于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五

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即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縱諄諄然通人而榜示之曰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且以無言性直無到善其無也荒以有言性直有到惡其有也雜縱爲之妙其形容曰虛明湛寂還在若離若合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虛明湛寂而其爲虛明湛寂也昭昭矣之兩者宜何從焉緣此處是吾人一大頭腦又是當今論性家一大公案遂不覺其瑣瑣惟翁始終不吝裁正是荷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頃赴虞山之會座中有問誨女知之一章應之曰此言知在心不在聞見乃易簡直截最上第一義也是知也與是禮也一般全要看一是一字愈曰然至舟中覺胸中未大穩在既抵錫晤高存之復

相商確語次忽流出一機因曰昨所講似是而非正墮不知爲知之中了也存之曰何予曰聖人遇何等人便識他有何等病識他有何等病便下何等藥節宣補瀉毫髮不爽今把提醒子貢的話頭移在子路身上便不着拍試看子路與子貢行徑是一樣是兩樣存之曰恐不同予曰然子貢專在聞見上着力故聖人特以多學而識挑之爲他掃去子路却非瑣瑣要廣見聞者觀其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只是他心粗信口便說不肯沉潛理會耳竊以爲泛泛看來偏物而知則難知的曉得是知不知的曉得是知不知似易雖愚夫皆可與能細細看來知的曉得是知則易不知的曉得是知却難雖賢者亦多錯過且如子見南子必有個該見的道理在子路本不知也却便不悅又如論衛政先正名必有個該正的道理在子路亦不知也却便以爲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五

迂至于佛胥之召則曰子之往也如之何公山弗擾之往則曰未之也已豈似通達世故諳練人情胸中了了無待商量擬議然者此正不知爲知之也孔子見其每事爾爾要一一救正他如何救正得許多故特向他頂門下一針曰誨汝知之乎所謂知之云者非可憑空胡亂杜撰非可臨時造次主張須是我這裏光光淨淨一切呈出本相沒些子遮蓋在那知不知處清清楚楚一切還他本相沒些子鶻突在乃所謂知之耳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但任自家意思見以爲如此便道如此見以爲不如此便道不如此自汝視之橫說豎說何所不可何等惺惺自有識者視之都是細捏支吾也註云子路好勇蓋有強不知以爲知者因此向來俱說知之便認個知之不知便認個不知莫得自欺竊意子路是直的人恐不至強不知以爲知瞞心冒認還是那知不

知處未能一一曉然耳這等看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兩為字須貼着首句知之兩字說方有下落如註說似乎推深了一步却不曾打着子路真痛痒即子路聞之亦未必肯心服是反放鬆了一步也蓋子貢之病病在泛濫則欲其反到約處討個歸宿無泥枝葉而忘本根子路之病病在鹵莽則欲其反到實處討個端的無狗影響而迷真際症候不同用藥亦別故夫子于子貢之多學而識既非之于子路之何必讀書又伎之一操一縱各有攸當使必極枯見聞繁與破除只是個死方子如何活得人盡再徵諸不知而作章不知而作正犯了不知為知知的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便是不知而作的藥緣此等人方務作聰明好自用見謂就手拈來頭頭是道偃然以上知自處遂不免墮坑落堑去諺云扒得高跌得低此輩是也所以特特為下這一劑使之虛心平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七

做些鈍根的功夫庶幾退步處即進步處耳謂之知之次蓋對生知而言其始八門不能無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今人將這次字說得壞了以為專求諸見聞之末比于玩物喪志審爾是乃知之蠹也吾夫子安得輕以知之次與之且不觀夫子之自道乎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凡此皆吾夫子身親經歷過來特拈出示人其意蓋與不知而作章互發是則雖聖人猶然做次等事也况其他乎乃欲獨信自心舉聞見而一空之竊恐狗內遺外其弊亦與狗外遺內等究竟脫不得不知為知之五字也存之曰如此校勘這五字應是世間通病其幾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子路身上吹求乎曰善初謂是知也與是禮也皆直指本體之辭今看來又

須識得八太廟每事問乃真不知為不知者于此認取是字方悟并功夫亦攝于其中方悟這話頭極易簡又極精密極直截又極周緻極能開發人又極能磨練人展轉玩繹真覺意味無窮耳苟不求其所以但見聖人曰是亦隨聲而和之曰是夫豈特草草看了這知抑且草草看了這不知以為最上第一義吾夫子其首肯乎否也

又

或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說者以為一求諸內一求諸外兩下正相反今合而言之何也曰這裏各有個意思患人之專狗聞見也故以為兩下正相反欲其無舍心而逐物患人之專掃聞見也故合而言之欲其無私心而自用會得時實並行而不悖也看來知之次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七

次字甚活乃可上可下之辭陽明以為第二義亦是第下語覺稍重耳蓋良知無待聞而知見而知有待者安得不讓無待者為第一義究竟聞而知的即不聞而知的見而知的即不見而知的原無二物况多聞而擇便不落多聞多見而識便不落多見其亦何嘗非第一義也陽明只要人識取頭腦故于此特致抑之之意庶幾聽者因而發深省耳切莫錯認曰何謂可上可下曰識得頭腦這個知便是德性之知直透向上一層去不識得這個知只成得聞見之知而已行不免流八下一層去矣如此理會這次字何等含蓄大能陶鑄人在彼執一說以相格者或失則蕩或失則支均之未達吾夫子之圓指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四 終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上

先生曰所謂妄者亦是本心也所謂昏者亦是本心也但人不曾覺耳一覺即昏與妄便不見也譬如此掌正則本心也反則昏與妄也只是此掌也

先生曰論學則必以知性為本論性則必以復性為本

彥文問曰苟或何如人先生曰這樣人算不得帳不過曹操一謀士耳彥文曰彼不喜操加九錫而為操所殺此意何如曰這還是他知有漢處他不認得人知漢而不知操總之只是見識淺陋故失身而遭戮

先生曰聖人正脉只以窮理為先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苟不

窮理便有破綻朱子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處惡即生焉以為自

欺之主譬之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污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

先生曰上下遠近智愚之分也夫人之心念明徹則漸近于堯舜一路故曰上念念迷昧則漸近于桀紂一路故曰下又曰善不止于至善則其智猶可移于愚惡不至于極惡則其愚猶可移于智所謂不移者只上智與下愚耳

彥文曰近看二程先生語錄開口便教人讀論孟今日看論語夫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程夫子解云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彥文思之真有味也先生曰聖人之言大抵如此皆慨嘆之意也曰我愛其禮曰是禮也曰拜下禮也曰事君盡禮聖人處處見禮他人處處見物

先生曰事即是學學即是事無事外之學學外之事也然學者苟能隨事精察明辨的確處之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盡性之學若是講腐儒不通世務不諳時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國而害一國當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學之道先致知格物後必歸結于治國平天下然後始為有用之學也不然單靠言語說得何用

彥文云老師詩云本體親聞為入竅工夫戒懼是天然二句彥文思之真妙也先生曰爾看不親不聞時有何色相可是冲漠無朕否人于不親不聞時此心無所思慮便是本體即是吾人本色何等戒謹恐懼故曰天理之本然此處認得真却無差謬彥文曰如此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也夫子所云工夫戒懼是天然也又曰不是天然戒懼便有害本體所以戒謹恐懼而曰乎其不睹

不聞

與光問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述且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可用心何也著述者乃不得已之言也亦是不忍人之心吾人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筆之于書以公後世無益身心之贅言又奚著述哉

先生謂彥文曰中庸一書只是性與教兩項事說天說命說中說誠說道說聖說神都是說性說學說問說擇說執說五達道說九經都是說教惟天下至誠便是說性到其次致曲便是說教若說性工夫便一毫不可加若說教工夫便一毫不不可少

先生曰吾人自朝至暮俱在人欲中滾過日子人只有一箇心此心一刻不在則一刻是欲欲非但嗜欲之欲此心纔有所向便是欲最細要用心研究

先生曰悔者入吉之路吝者入凶之門纔悔便有吉之道纔吝便有凶之道

有友言某真可為民父母先生曰真是清慎勤但非君子也反與君子作敵參夫曰既能清慎勤何不為君子先生曰要曉得自來有清慎勤的小人君子以清慎勤做人小人以清慎勤做官王莽臣有孔光王舜者彼何等清慎勤然而不可以此藉口而忽清慎勤也

岳鍾伊問曰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功夫何如先生曰不同這要在源頭上看有箇主客之分一箇是以禮為主以己為客一箇是以己為主以禮為客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還是已為主參文曰克伐怨欲不行可是著察否先生曰能不行也是著察但著察也有不同聖人是聖人之著察顏子是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顏子之著察原憲是原憲之著察

有友問曰易之剝卦曰剝床以辨蔑貞凶何謂也先生曰辨是床脚上木也剝床及膚膚不是人之肌肉即是床上之蔑耳蔑貞不為君子言是言小人自蔑其貞性也小人之貞性既蔑是小人之凶也非為君子言所以上九剝極其廬而小人無安身之所矣參文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天德何以不可為首先先生曰乾卦文爻皆用九非惟乾卦凡六十四卦中一百九十二陽爻咸用九天德不可為首者是不以一爻為首也羣龍即六龍也六龍名雖有六其實只是一龍之變化故曰六位時成六龍即六龍之位也時成即六龍之時也時當潛而潛時當見而見時當惕而惕時當躍而躍時當飛而飛時當亢而亢聖人六龍之德咸備隨時變化若神龍然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參文問曰知言養氣是一是一先生曰知言是格物致知養氣是正心誠意都是一串工夫不是兩件不要輕看了知言即是知道即是知德淫邪遁三者皆由心蔽而生夫人之心一有所蔽便滯不知其陷邪不知其離遁不知其窮孟子之知言皆由心無所蔽先生曰直其正也何不言直其敬也而曰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內何不曰正以直內而曰敬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一箇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

參夫問曰羅整菴馮少墟兩先生學問何如先生曰都好是吾儒之極純者參夫曰某先生言兩先生俱不透何也先生曰兩先生於儒極透但關佛或未當且今之言透不透者多言禪之透不透耳參夫曰吾儒之學既透矣不透禪是欠缺否乎先生曰非欠缺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四

也禪之一宗惟濂溪明道兩先生真能知得後來關佛者總關他不服參夫曰整菴先生陽明先生俱是儒者何兩下議論大相反也先生曰學問俱有一箇脈絡即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有不同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周子太極圖通書及張子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朱子將諸書表章出來由今觀之真可續六經道便是陸子不如朱子處先生曰朱夫子嘗云子靜會說真能說得人涕泗交流某也會說只恐壞了人不敢

此便是聖人心腸先生謂參文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一箇敬懼無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無咎者善補過者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

及于物處若是本等只到了無咎便好

彥文曰近見康節先生孝弟詩有云奇哉讓瘦并懷桶一句遂知易之所言吉凶不在禍福而在仁義先生曰何爲也彥文曰讓瘦故事是漢時張信張禮兄弟二人爭死之事彥文以此知吉凶只在此處論其弟爲兄替死豈非吉道乎先生曰是昔有友問予曰朝聞夕死何以爲可乎答曰我有四字人忽以爲常不必說其友極叩之予曰當死便死彼亦不悟參夫曰先生之言雖是四字曲盡其妙當字卽是道字便字卽是可字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當其時也寂然無事一毫思慮容不得何又曰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先生曰程天子已論過此乃言衆人之齋耳衆人之心如何得湛然純一思其笑語思其居處精神併歸一處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五

彥文曰體用猶闔闔也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先生曰然彥文請于先生曰不肖今年止看得十五卦雖不能十分透徹確守定程朱兩夫子傳義爲本領解去如有不明再參訂諸家不知是否先生曰四聖二賢是易之本領諸家各自成家彥文曰觀華吳先生以天理二字發明易道真透徹先生曰然又要知吳先生說大明是甚彥文曰易之大明卽人之明德人能明其明德透徹終始便是易之大明終始也先生曰天理與明德何異彥文曰天理云者是天然一定之理明德云者是明此天理天理卽明德明德卽天理本無異也先生曰明德纔是我之天理彥文曰這等看來天理二字還是大家公其所有之理我能明此明德透徹方是我之實有諸已之德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齋戒三日極進學問所云齋者要胸中潔淨無事一念不

雜機算得齋如一念不雜之時正好體認此真體也又曰所言人心道心今日正好體認吾輩今日初坐時其心何等危而不安這道心何等微而難見既坐下漸漸體貼漸漸收斂危者便覺稍安微者亦稍漸著這就是精一底工夫精者不昏一者不散常常如是便是允執矣

先生曰惟精是格致工夫惟一是一誠正工夫精是博文之事一是約禮之事所以程朱只以居敬窮理爲教居是居其所窮之理窮是窮其所居之敬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

先生曰聖人允執其中時時未發故爲允執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六

作所爲直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不然若守定一己之獨見而不能通之于天下雖是真心爲國爲天下也行不去先生曰不能通天下而欲行一己之獨見不要說天下人不從卽同志中也不從必竟要行須是天下人無論賢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也

先生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是論造詣之深淺耳若論知之者便是知到這樂處始可言知知之而不知其樂是知箇甚麼然這樂人雖不會到此境界若不樂是人人皆有的人要知樂且于這不樂處反觀于當體之人之不樂俱有一箇緣故其病只在一箇對待心與境相對境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人與我相對人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至于聖凡相對天人相對種種懸慕皆爲不了之心皆爲不樂矣試觀聖門只是以求仁爲本仁則樂不仁則不樂凡不樂處皆是不仁仁便對待者皆一貫

矣故程子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用也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由此體之可知樂矣有友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先生曰這與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一般是為傳道而言若凡事料其不可與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雖否塞全賴正人君子之言當時夫子周流天下明知其道不行其言無益矣只此心不容已故不得不如此所以屢問亦知之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又如陳恒弑君夫子講討明知無益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輩今日所言豈能必人之聽且行亦欲存此公論耳先生謂彥文曰人有邪見積于胸中久則必洩無微不彰不容遮掩乃天理也極是可畏不可不慎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七

彥文問曰聖人時時未發是時時對越上帝無時而不敬也何至祭祀時又要三戒七齋何也先生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若至祭祀時皆謝絕收斂精神以對鬼神耳有友講掘井九仞章先生曰吾人一生止掘得一井掘之不皆九仞亦有一仞而即得泉者惟以得泉為主顧人力何如耳有歌白沙詩倒翻秦漢從頭數惟有堯夫認得真參夫曰若自秦漢惟有堯夫認得真其間周程張朱諸先生皆認不真也先生曰不然此乃二人學問氣質相近處所遇皆當盛世得以自樂者若周程張朱諸先生是為天地幹蠱之人白沙康節是享現成家當者若其最苦心竭力者又莫過朱夫子于世上無一事不理會過在吾道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先生講自行束修以上二節曰此二節舊俱隨文生解成曰誨者

誨其行束修者啓者啓其憤發者發其排復者復其三隅反是無頭緒的學問不知聖人教人只在一處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但隨人向道之志求道之切如何耳自行束修以上是有志向道者聖人未嘗無誨未嘗不接引之大道也人却不知當面蹉過了聖人亦無如之何故必須憤悱三隅反而後可啓發反復也憤悱三隅反曲盡求道者曲折憤是不得入門心憤懣也悱是見得在眼前只口說不出三隅反是觸着便動念有領會了學者總在一處求故有此三樣景象聖人總在一處教全不是只啓其憤發其排復其三隅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八

先生謂彥文曰易是現前的物事看繫辭首章可知只平鋪着看尊卑貴賤動靜剛柔吉凶變化自然而然執一件不是易遺一件不是易聖人說一部易却像不曾說一般故朱子曰易是不惹着事的不好將大話說不好將巧話說不得粗說不得細說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真知易者哉幾希者差不多也人與禽獸人看了差不多聖人看了却差不多險矣哉先生謂彥文曰此心若火光然搖搖不定初學要一眼看定不放手他東適西適久之自有妙處先生謂彥文曰五更初覺甚好體認彥文曰諾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真元之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矣先生謂彥文曰兩年來愈知虛見無用之學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不覺却是當面蹉過因曰某人見地最好與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是以知虛見無益有友問太極圖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也天地間莫非易易有

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以吾身言之吾身是易此時
下寂然無些子聲臭即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即
太極也

有友言羅整庵先生言理氣最分明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
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說也好若以本原論之
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何也以人身言之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
在萬殊上論本原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
無聚散可言

先生曰文文山公惟其義盡所以仁至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
天倫爲重皆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
干諫而死亦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道理只是一箇義盡處即
是仁除義無仁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九

有友問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彼之眞詐眞不信者我若不知反被
他欺侮如之何可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雖被他欺還好還是
君子心腸雖不能如先覺者却于自己無損若存一箇逆詐億不
信便是一箇小人心腸王霸之分正在此處

吾輩處事接物只是至誠直道行去不必添一毫算計所以孟子
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小人以方而欺君子君子寧
受其欺也若罔以非道君子必不從彥文曰罔以非道君子不從
君子非明受小人欺者若察察爲明者豈能察察到底若偶惑于
利反受其非道之罔不可知也先生曰然其友又曰譬如老師當
任薦一人其後改節有累老師將何處之先生曰昔程夫子有云
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腸或替聖賢心腸如此
彥文問曰申生可謂孝乎先生曰申生可謂純孝矣彥文曰說者

云申生不逃而自殺使父有殺子之名可謂孝乎先生曰彼已言
之矣云天下無無父之國故不可逃而自殺若不自殺父必親殺
之伯奇亦然若說伯奇申生知道未必然若論爲子道可謂純孝
矣

有友問曰術之壽假何如先生曰亦可謂盡義矣彥文曰二子之
心與伯夷叔齊同先生曰然

人之不仁只是一箇難字阻礙了必將此難字打透方可言仁難
者何仁是也天理必與人欲相逆纔去做難底事是向天理上行
然人欲隨之又要獲了既先難又後獲方純乎天理非仁而何顏
子克已若紅爐點雪不必言難天下歸仁反從獲上說若樊遲根
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有友論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箇不是兩箇人之所爲處即是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

天譬之命讀做官書必領讀做文字讀書做文是人然肯讀書
做文又是天彥文曰命之所有先天也人之肯爲後天也無先天
不起後天無後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有友言體認與揣摩先生曰體認者是實實有這件在此若人與
人相會已見其人又細認之揣摩者是未見其人而想像之所以
與體認大不同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發處即是實有這件
矣但人都觀面踉蹌是見其人不知認也

參夫曰開伊洛之源者濂溪周先生也二程先生親得其祕宜乎
大開發之何程子不言濂溪且尹川作伯淳行狀云先生之學得
之濂溪即太極圖通書直至朱子始爲表章何也先生曰二程不
過再見茂叔耳教尋孔顏樂處但指點其源頭再見之後各處做
官即太極圖通書似俱未見伯淳先生曰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體貼
出來說大學云孔氏遺書初學入德之門說中庸云孔門傳授心
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八門云
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有友問明哲保身先生曰此身是千古之身保得方成千古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皆明哲保身也若有封疆
之責便以保封疆為明哲保身矣死于其職又以死職為明哲保
身矣若不顧名節便喪其千古之身偷生幾年終歸一死何曾保
身般之三仁是三樣明哲保身楊雄者錯認了這一句綱目書莽
大夫楊雄死是真死矣

先生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之大關節處博學
審問思辨俱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
善從始至終只此一善也不是得一萬事畢性道無窮學問亦無
窮但擇得一善拳拳服膺便日新又新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一

有友問兩端用中先生曰在民為兩端在聖人即為中又一友曰
兩端譬之賞邊或云與之一或云與之三則輕三則重用中則
與之二先生曰是子莫之中也非聖人之時中也兩端是可一可
三用中是可與一則與一為中可與三則與三為中可與二則與
二為中故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先生曰惟權乃所以為經也非權則經不可用矣經營之稱也權
則稱錘也稱一定不可移權則隨輕重而定故權字即時字也
彥文問曰夫子動靜只在幾上用功否先生曰沒有甚麼只是平
常彥文曰何以謂之研幾先生曰研到極深處方知是平常若說
有箇幾可研便不是幾也

聖人書惟有論語更妙即言忠信行篤敬一段真非大聖人不能
言也其中本體工夫精粗微顯無有不盡者然忠信篤敬又非今
之人所謂老老實實之言行可算得也畢竟至立則見其參前在
與則見其倚衡纔算得

先生曰學者于理氣心性一一要分割得明白不明理性固不明
心氣不明心氣亦不明理性延平先生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默坐
澄心便明心氣體天理便明理性

彥文曰靜中充塞時或時黑暗或時若白日中天明明白白先生
曰此氣機也彥文曰都不管他何如先生曰不必管他此時正要
認真假真者無起滅假者有起滅

彥文曰即妄而求真轉妄即真也即非而求是轉非即是也先生
曰然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一

參夫曰天地位萬物育有言必是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使鳥獸
艸木魚鼈咸若方是真天地位萬物育也又一說云但真能有致
中和者便是天清地寧即是天地位萬物育矣此兩說不知何如
先生曰且看中和與天地萬物是一是二若一只中和便是位育
除中和外無位育也若以中和觀之隨處是位育有何加損但致
中和者如眼清的人真是天清地寧日月光華萬物欣欣各適其
適不中和者却如病眼的人舉目都是煩惱如何有此氣象必說
聖人居天子之位纔算得致中和却是孔子顏曾思孟俱是不中
和了即後來人言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此還在功業上論且
中和位育原非兩事得位原無加損
有友論性與氣先生曰性與氣要人自認不可分而為二亦不可
認而為一何也觀孟子口之于味也一章可知矣這章書一向看

不明白只爲看上節命字作氣數之命不知上節性是氣質之性命是天命之命衆人認爲人之性君子則認爲天之命故能轉欲而爲理下節命是氣數之命性是天地之性衆人認爲天之命君子則認爲人之性故能盡性以至命一自氣質中提出賦畀之正求一自氣數中提出稟受之全來

先生謂彥文曰近日看來學問最易簡却要多讀書朱子晚年云某自過江來只不住教人仔細讀書這道理書中俱備卽如五經便是五樣少看一經便少一樣妙理理只是一箇妙處不同所以傳說告高宗說學字便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如何可不多讀書先生問華鳳超曰丈之資質純美請言所志鳳超曰志不敢言但亦欲做些工夫還無下手處先生曰論語上有三樣志曰志于道志于學志于仁燕超曰舍弟志趣甚好嘗欲從初庵家叔同處自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主

已做些工夫被學生子耽誤先生曰動與靜原是一理學與教原非二道學所以要靜者非是閉門討箇境界之靜只要研窮得如何是道知道便知忙閒都是也應事不損精神怕應事便損精神信得本來無事應事何妨靜中體貼正要體貼此理

先生曰看來學問只是反躬二字最妙反躬卽退藏也

先生謂彥文曰人只有這本心得之爲聖爲賢失之爲禽爲獸此本心非惟聖賢卽忠臣義士節婦貞女皆得此本心者也所以他亦垂千古不朽如關雎亭張中丞岳武穆之類一點本心不昧于古常存又如露筋一女子亦遂不可磨滅此等皆如出鑛成金彥文問之悚然

先生曰朱子云一覺則義理便在有友曰甘食悅色他也知道又豈不是覺先生曰甘食悅色之時正是昧了此覺

所謂平天下章先生曰天下如許大治天下如許難得其要與簡易直截也看來亦無他只一箇性字性者孝弟慈是也孝弟慈前章已盡言之矣到此章只以孝弟慈爲矩絜此矩而放之四海無不準也其本只在忠信忠信者天然本質忠信是眞體孝弟慈是眞用天下之大眞機括只這些子透此纔是物格纔是知本舉而措之天下裕如何都爲一財字迷昧了故末專說財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眞知本者哉

先生曰富與貴兩章只是一箇凡情與正性相對耳欲惡是凡情不處不去是正性欲惡眞則轉凡情而爲正性下章是夫子拈出一箇眞欲眞惡來若眞能好仁惡不仁方純是正性無世間凡情矣

司馬仲良問于罕言利與命與仁先生曰一邊是天理微妙處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高

邊是人欲橫流處天理微妙處聖人不言人欲橫流處聖人亦不言此是記者之撮要也命與仁聖人何嘗不言但未嘗言命與仁之所以然故記者曰罕言

彥文問曰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纔算得眞率性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率性與透性何別先生曰率性是誠明透性是明誠彥文曰近世儒者皆云透性及考其行事有大差謬者果透性乎不透性乎先生曰孔子自十五志學便志于矩所以至七十纔從心不踰後世儒者儘有透的于矩則未也所以只說得透性說不得盡性聖人便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毫釐之差差于矩也

彥文問曰孔子之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辨者多矣夫子何以言之先生曰元年者乃魯隱公之元年也春天之春也王正月者是周王之正月也極明白更有何疑

先生曰朱子解大學明德連心性情俱已說盡虛靈不昧心也具眾理性也應萬事情也張橫渠云心統性情亦此謂也談一函曰性與情俱無工夫惟心有工夫性與情做不得主惟心做得主先生曰然

先生曰人每日思量計較的算不得心是情識也要識心在那澄然無事時見然而還不是性性不可見天理是也在未發時見所以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天理須是自家體貼出來說不得

先生曰口言程朱之學終身不知所學何事程朱之學主敬窮理主敬者主一之謂今人說敬與一無干胸中真無事方是一方是敬理者性也窮是窮此性故曰窮理盡性若泛泛思量道理與窮理亦無干大抵都是說以傳訛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五

和 彥文曰心中無事心氣俱和平先生曰無事時即是中中則自然

先生謂彥文曰吾人本分二字要緊聖賢不過一箇本分本分即素位也若一越分便是無忌憚如魚投網如蛾投火至死後已真是可哀

先生曰碌碌營求者本求衣食要之未必能遂其欲安分無求者但菲衣菲食亦未必因其不營求而遂凍餓以死在人志如何耳嘗見四方來此者若真心為學主人自然恭敬苟非為學而志于營求主人亦未必因其營求有厚贈也

陳良甫問曰周濂溪開伊洛之源其學直接洙泗何所自而然先生曰濂溪是讀易而然契道體所以作太極圖通書即提出太極兩字讀易者須先通太極圖通書通書曰易通俱是發明易道末

章說山下出泉靜而清靜是濂溪要訣程子又恐人認靜字不明故只言敬其實敬則自靜也

先生曰羅近溪先生之善與明心書也學者一向執著者看之甚有益但初學之士先無定見看之恐發狂其說心處極透若天理二字與程朱脈絡全不相干所以有流弊

彥文問曰顏子居陋巷不出用世是有夫子在也曾子在夫子沒後亦未見其用世何也先生曰聖賢之所為決不差顏子有顏子事曾子有曾子事即孟子真命世才救世行道之心何等緊切然

曰子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故仕止久速聖賢惟義是從

先生謂彥文曰近溪先生粹仁篤該抄錄數段一看甚好但克己復禮一說不可解易是聖人親自言者乾之九二曰閑邪曰存誠豈可不信便欲將克字當作能字然則邪不必閑乎所以明道先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六

生與韓持國云不必克乃是道也非持國分上事若持國之已還須要克此言却真確而無弊也

彥文曰不肖自與開陽習靜兩月初坐七日夜半忽起念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反之自己真有於穆不已體段彼時湛然無物直與天地上下同流彥文認為本色不知然否先生曰此是好消息是爾客處久氣清若動中亦如此便妙矣

先生問參夫曰精義入神何以言之參夫曰一向解說一事有一義必條分縷析毫無滲漏確乎不移方是先生曰此只算得精義算不得入神還有意在入神更不着絲毫意也聖人所以為聖人只毋意必固我

先生問李潤卿曰面前是何物與我此中同否潤卿曰此體原是一個何分內外人有此身便有內外之分無我纔能合一先生又

曰面前還是空的不是空的淵淵曰空與不空皆人之見也其實亦無空亦無不空若會得說空也得說實也得先生曰面前都是天天那有空不空人只有了軀殼便隔礙了天聖人形色天性全是天

先生曰易都是現前的不可泥在這部書上其實吾心即易心未必是易易方是心故曰以此洗心是易了謂之洗心不然只是憧憧往來之心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心也密是不測處密方是易矣

先生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凡忽然而覺處皆是乾知其是而行之便是坤道知其不是而行亦是坤道

李潤卿曰昔有一友因兄弟不和成仇後聞講學而歸心中只是不快直一夜不睡忽思大舜處傲弟孟子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七

仁人之子弟不藏怒不宿怨釋然大快與兄弟歡然白首無一言鄉黨皆化之彥文曰由此推之豈止弟也仁人之于入也不藏怒不宿怨則無入不可處矣先生曰然怒怨要藏宿他何用徒自苦耳

先生謂李潤卿曰吾輩學問無他只是學天性天好學至於伎倆人各有能有不能倒難學天乃自然之理無所爲而爲何等自在先生曰羅近溪所言學者假操存假工夫親切痛快今學者不知本領即愛人親人煦煦然都是一箇假仁體甚害事

有友言思先生曰憧憧往來豈是思思正思其不思者故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所以無不思若着於思便是有所

彥文問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即學者一念反觀無纖毫人欲處亦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也先生曰堯舜與人同正

同乎此處大人者與小人對言所貴乎學者只不走小人路耳天地以生生爲德人苟存生生之心即與天地合德日月以貞明爲德人能明德即是與日月合明四時以生長收藏爲序吾人一語一默一進一退不失其序則與四時合矣鬼神以福善禍淫爲吉凶夫人勸善懲惡則與鬼神合矣如此存心與大人何異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何嘗不合

先生曰佛氏謂生死事大故其徒真心究竟我夫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言何嘗不懇切吾輩何無一人真心究竟者

有友問人死時何修而可以不苦先生曰要臨死快活須生前喫苦

有友問初學何以入門先生曰人只有一箇身身只有一箇心身譬之宅心譬之宅中主人身非心譬之有宅而無人居心非身譬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六

之有人而無宅住學問入門先要究身心二字先生曰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處也

先生曰人以陸象山先生爲禪學象山何嘗看佛書其學分明是孟子一脉先立乎其長者但彼資性高當下見得如此將得手處教人言之太易不善學者無彼之天資又無彼之人力效其現成口吻故有病耳象山畢竟少了朱子窮理工夫說他不入微則可謂之爲禪非也即陽明先生分明是象山一派象山從是非之心

透入陽明從致良知得手彼之工夫真萬死一生中得來後人來雜情識發用出來都當了良知作用乃其弊也以四無立教先生之過也薛方山公有云朱子之學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學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可爲千古定案

先生謂彥文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胸中無物便是天理無物者無妄也若無事尋事又是無妄之往矣

先生謂彥文曰所謂立志者不是如世人立箇主意要做件好事孟子言志者氣之帥也先立乎其大者使物不能奪此為立志

先生曰明道先生三代後聖人也諸葛武侯三代後伊呂也彥文一日請于先生曰仲素羅先生始來貴邑從龜山先生居東

林抄學庸半載至今配享龜山不肖等從夫子亦有年矣學未成而道未闡反而思之真有可愧先生曰吾輩所修之業千秋之業也但不可時刻放過自有至處

先生謂彥文曰張南軒先生之學全以主敬為主曰事靡他及行無越思此八字乃主敬要訣

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說者皆以為未聞道則不可死子獨以為未聞道則不可生生死一道也既不可死又可生乎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九

而無失最盡敬不可為中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敬如何能無失只因強持為敬不能無失若將程子此言反看敬而無失惟中最盡敬不能無失中乃所以無失也故復性之學只復于未發乃是敬而無失

黃炯伯問曰學何以入門先生曰四書五經皆聖賢之言苟會得則一言一字皆可入門會不得雖誦讀終身汗牛充棟無益即將論語首節註細看便可知其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可見效先覺非但效其行事是效其明善復初不然效得一件兩件好事也只是行仁義非由仁義行也

炯伯問曰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其過何如先生曰聖人說假我數年明白是四十之時也聖人豈無過聖人有聖人之過賢人有賢人之過學者有學者之過聖人稍不如天便自以為過過者無心之謂吾輩而今且不好說過恐猶是惡也稍有意為之即是惡炯伯曰如何可免此先生曰過與學對有一分學力便可少一分過惡

子靜問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敢問道何以聞先生曰何莫非道聞與不聞須自知子靜曰註中一句極平常話近日體之甚有味其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可見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信到透處死亦是當然之理何不可之有先生曰然聞此言真信者便是聞道只是信難

先生曰家庭日用只好循理行去不可要像自己意思雖父子家人到說不得處宜從容消融不可動氣一動氣大有害費從人起不妨費從我起便不是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幸

參夫講子奚不為政章先生曰此所謂當下也他人言當下是虛底聖人言當下是實底入太廟每事問當下是禮故曰是禮也語默動靜當下是道故曰是丘也在家只是當下為政故曰是亦為政也

先生曰學必由格物而入又曰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彥文曰近看繫辭至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真是無思無為方能寂然不動先生曰此三句一齊來不是易何能無思無為何能寂處不動何能遂通天下之故是易方如此不然無思無為不過槁木死灰不要說吾儒釋氏亦謂闡提可救惟墮落無為廣大深

坑者救拔不得伊有受用不肯回頭也佛言剛提大惡人也
先生謂彥文曰人忽然警覺可是覺否彥文曰是覺也是乾知也
乾知若電光石火承之者坤方能久先生曰忽然警覺是迷而復
者也隨起隨滅算不得真性若是真性自無起滅學要格到無起
滅處

先生曰只將尙書天敘有典一節王道蕩蕩一節細體之便見天
理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有友問理氣先生曰欲明理先明氣氣苟不明理亦不透先儒云
論性不論氣不惜試看天地間可是一氣否無論人物同此氣卽
金石瓦礫亦同此氣也知氣之同則知理之同萬物統體一太極
也若到成形便不同無論瓦礫金石人物之不同卽人之同類者
亦有不同物物一太極也同一氣也而有春夏秋冬之異宜同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圭

理也而有仁義禮智之異用觀物有溫涼寒熱之異性則知人有
剛柔陰陽之異稟同者不妨其爲異異者不害其爲同所謂教化
川流因氣觀理更明白也

彥文問曰曹月川先生何如人先生曰是文清一派學問彥文曰
人多不知何也先生曰凡言悟者俱未知之月川文清俱是天生
聖質只依本色便是故其議論俱是實實落落躬行踐履不談悟
語儒者以爲未透更不知被無迷何必悟彥文又問曰呂涇野先
生何如先生曰涇野先生一生極喜明道與明道學問極有契合
全是仁體彥文曰涇野先生看他最嚴于規矩先生曰彼教學者
只以安貧改過四字看來學問除此四字亦無學問矣
季彭山四書私存解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云上言修道工夫本
只是循得天命之性故狀性情之德以見心體本如此而學道者

當以此爲則也先生曰過到此節從來無此語之透
先生曰除了稟受只可言天不可言性性者以受命言
先生曰除了氣化何處有道一陰一陽非氣化而何
先生曰學問不透只說得身內事不見身外事說着便以爲氣化
不知氣化與身是一是二

東林書院志卷之五終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圭

東林書院志卷之六

會語四

高景遠先生東林論學語下

先生曰人不識這箇理字只因不識性這箇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這箇軀殼內外只是這箇理程子云性即理也如今翻過來看理即性也夫人開眼天地間化生充塞無間斯理也即吾性也人只爲有了這箇軀殼便隔礙了且將吾身四體觀之譬之耳目手足隨處有傷便渾身俱痛何也以一體故也程子以醫者言手足癢癢爲不仁此最善名狀吾人與人痛癢不相關都是不仁既知萬物一體人之疾痛苛癢焉有不相關者乎只爲有了私意便與人隔絕如赤子無知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此時無私故也此處識仁方有入處

東林書院志卷之六

先生曰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句一句少不得如此方是聖人之學不然儘有能明德者若單言明德一句即佛氏亦可攙入矣若單言新民一句即五伯亦可攙入矣直到了止至善彼二家便攙入不得看來聖人文字最妙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句三句都包在其中苟非人欲淨盡天理到粹美處亦算不得明德新民也

先生曰華氏三日之會所得云何彥文曰會中諸友真懇切實甚有感激處不肖亦不容不發憤矣先生曰前者首日上午方是會之正格若往日之會止算得以文會友還算不得以友輔仁何也凡會之正格是學者煅鍊之大火候也吾人終日孤居獨處雖云學問未經煅鍊臨此大會方血戰是時大家俱有一箇收斂貼身意思其中或有所疑各呈所見商量印証方有益也不然會時單

講幾章書義只是故事而已雖有所聞亦不過長得些聞見還是會之正格彥文曰誠然

彥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其程門宗旨乎先生曰是程門教人入門法也若明道體貼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伊川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方是宗旨雖然學問不過體天理而已但天理二字要自己體貼出來實有諸己方爲自得孟子所爲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學至左右逢原方是自得

先生坐廳講堂風月明如畫謂希顏彥文曰此月與我等相貫通否月與我是一是二希顏曰不肖昏昧胸中不能坦然故不合一彥文曰不肖昏却都不昏但未免念有起伏時時覺得不爲瞞過耳先生曰只要坦然坦然無疑便內外合一人在月中如魚在水中

魚肚裏水與肚外水總是一水人身外月與身裏月總是一月人須要與天日常灌輸莫滯膩胸中若有滯膩雖有所得不過陰靈存想而已此處須要用力透出方是大明中天

先生曰人之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躑躅之食不受不屑是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也雖然須要窮理格物若不窮理格物便有謹于大而略于小也何也譬如人之稍知學問者使之爲穿窬決不肯爲若使之講分上得財則爲之矣講分上得財與爲穿窬雖不同究其非有而取則一也所謂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宮室濟窮乏而爲之者是皆失其本心也

先生曰大學始終本末四字括盡經世之術何也凡見一事即有一箇本末凡做一事便有一箇始終從本而治之末在其中審其可者爲先則知何者可後如此處事事皆不廢矣以一身之心

為本而身為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為本而家為末能修其身而家齊矣以一國言之家為本而國為末能齊其家而國治矣以天下言之國為本而天下為末能治其國而天下平矣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此之謂也

彥文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于道而自得何修而後能也先生曰聖賢所言俱是向內工夫近裏着已所謂深造于道者即退藏于密之謂此箇深字即極深研幾深字深造以道是尋原左右逢原方為自得

有友問君子素其位一句文理何以言之先生曰素其位猶言性其情所謂性者是固有之也註中猶現在現字要玩言現在之位皆是素也大舜飯糗茹草而至衿衣鼓琴常人以為驟來富貴聖人處之若固有顏子陋巷是視貧賤為固有居之何陋雖之夷狄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不可棄以夷狄為固有孔子厄于陳蔡以患難為固有如此素位豈不自得所謂素者本來如此潔白譬之一幅白紙原無一點顏色若富貴貧賤患難却如白紙上加些文彩黑白耳實到此素處有何加損添減哉

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何嘗有喜怒哀樂當喜而喜原無喜當怒而怒原無怒哀樂亦然

先生曰女為君子儒一節註子程子以為已為人分別君子小人為人者不必言矣即為已者非學力到純粹處恐已私猶未盡去謝氏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為利者不必言矣即為義者苟非精義入神恐利心猶未斷若說以道分君子小人子夏學以致道豈不是道此還是子夏之仁何也只將局面一看便見孔子之心無則不在天下故欲老安少懷友信是何等局面此方是君子儒

有友講九思章先生曰聖人說九思盡矣九思是人少不得的除了九思更無可思矣九思之思無思之思也

有友問原始反終先生曰這不是言語解說得得要解說只須周子無極而太極便是原始太極本無極便是反終這等解說不難但一件甚難周子所云無極者即是無欲也無欲到極處便是太極如今人真能無纖毫之欲方能原始方能反終不信但看天何嘗有始終天既無始終則命亦無始終命既無始終則性亦無始終性既無始終則心亦無始終天命心性既無始終則人亦無始終矣人既無始終則生死之說了然矣

有友曰文公解仁字云心之德愛之理可謂明白透快矣但要與初學解彼猶不能明白何以解之方能使之明白也先生曰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如耳聞目見未是耳目之德聰明是耳目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四

之德也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方是仁如仁民愛物是愛民吾同胞物吾與是愛之理也

有友曰耳目手足視聽持行皆天則也先生曰固然先要曉得耳目手足未有視聽持行之際原是一箇天則也有此天則方能視聽持行皆為天則也

先生謂吳心矩曰學問之道無他性而已矣無志于學問者不必言既有志學問須要復性纔是真有志復性非靜不可學之所以必要靜者只為有生以來積習既久私欲已深鋼蔽遮掩若青天之覆陰雲如止水之起波濤初學要靜中澄定此心久之如陰雲既散方見青天若波濤暫息方見止水靜後須從無意中猛提看此性本來無物何嘗鋼蔽得他真要信得過方是易簡

有友言某先生只是讀書某先生只是會友云不讀書不會友則

過不得日子先生曰讀書會友俱是養法如身是魚書與友是水讀書與會友如魚之得水李見羅先生更說得全云讀書會友靜坐三者缺一不可但人不可有看耳要隨人便切不可讀書者厭人靜坐會友者厭人讀書

先生曰人只是一个真真便做得大事業自古大人物做大事業只是一箇老實實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

先生曰生之謂性與生生之謂易何所分別觀華吳先生曰生只是一箇生告子生之謂性原不差但認食色為生便差了無怪其以人與犬馬為一生也先生曰正是繼之者善原是一箇源頭到成之者性人與物便有分別觀華先生曰成之者性也不差也是一樣人物之分別只是主宰處有些子不同物之為物俱隨造化轉人之為人便有一箇自能主宰者在可以不隨造化轉也所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五

人之性為貴

羅近溪先生云時昏時明昏明雖二此知却無兩也彥文信此只以此知為主昏明非其體也皆氣之開蔽耳與吾知體何尤先生曰亦是但知便着在用上乃心之靈非性也彥文曰正不敢冒認還想進一步先生曰也不可急如此做去自有至處至處則豁然矣學問無窮至死後已

先生曰佛氏能中而不庸庸人庸庸而不中中而不庸非真中也庸而不中非真庸也聖人之道中庸而已

諸友請于先生曰先生在京講學與鄒馮兩先生以何者為教先生曰鄒先生要人見性馮先生只教人務學余只言存心人只是這箇心思量算計的還不是乃心之用耳不識心學問便差了若撥轉這箇心正了便是存孟子說存心是以仁禮存心也仁禮存

心又不是有箇仁禮存在心上這箇仁禮非他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存心只是愛敬人能愛敬人便是存心這愛敬之心乃是吾人不易之真心聖人教人存心存此耳這愛敬二字不要看小了愛敬人便是孝弟不愛人必惡人不敬人必慢人惡人慢人即是不仁不禮不仁不禮即是不孝不弟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事天明事地察只是一箇愛敬故天子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得一國之歡心大夫士庶得一家之歡心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之謂存心

華認菴講吾嘗終日不食先生曰這箇思字要認得真夫子言思不如學者憧憧之思孟子言思則曰心之官曰思思則得之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正是睿聖之思此思字有箇解註虛靈不昧而已吾人時時虛靈不昧便是心之官在了一不虛不靈便昧了心之官變而為耳目之官矣故思者神明不測之謂也夫子云何思何慮殊途同歸一致百慮人心在同歸一致處便是心官若在殊途百慮上便是憧憧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六

先生曰孝經之作是孔子因會子是箇真孝之人故發揮孝道孝經通天徹地真六經領袖也昔日未曉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寡而所悅衆後來方知今人聞一箇孝子悌弟人人便想慕而樂道非敬寡而悅衆乎彼孝子悌弟所敬不過一人而千萬人俱悅所以為要道

先生謂其弟曰人家要昌必先有綱紀禮義方有可昌之理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若父母已亡長兄即是父也人家大小俱有一箇統率紀綱凡事稟命長上商確後行必無有差不然人倫有乖家無統率則無禮義無禮義之家鮮有不敗者

非義之財人說得之無傷不知悖出悖入之感應不爽余嘗驗之非義之得不但非義而失還要加倍用去甚者還要連身與子孫俱帶貼在裏許

韓參夫講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先生曰聖人說話俱是實實指出若曰是禮也是丘也是字最有味參夫所言天則二字極是人人有此天則天則者何也天然自有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聖人所以為聖人無他只是指點得箇天則出上蔡講論語師見章學曰一部論語俱如此看知此則謂之知道

先生答山西辛復元曰公天生聖賢如此行去即是吳康齋也吾輩當在下風第學問無窮工夫無盡昔聞白沙從康齋半年云未有得後歸陽春臺靜養十九年方云有得更不知前之半生無得是何也後之有得不知所得何得公于此究之必有說也公今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此行去正是享現成家當亦成人品第恐非天所以生公之意也先生謂許涵淳曰學者要多讀書讀書多心量便廣濶義理便昭明讀書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則心量窄矣吾人心量原是廣濶的只因讀書少見識便狹窄若讀書窮理工夫到窮得一分子理心量便開一分讀書即明心也

先生曰敬以直內適得吾體程子恐人認有敬字在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認有一字在故曰無適之謂一此心無適即是一即

是敬先生講一鄉之善士云此是孟子極尚友之量若說一鄉之善士方友一鄉之善士意思便隘了此章全在一箇友字一箇斯字心胸要濶擇善要真心胸濶則無一善之不取擇善真則無邪正之不分故到一鄉則一鄉之善皆為其友至一國則一國之善皆為

其友至天下亦然至千古亦然自古真能友善者孔子是也到一處則友一處之善到衛則友蘧伯玉史魚到晉則友叔向到鄭則友子產三千七十莫非其友等而上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為其友蓋孔子之取善真如伯樂之過冀北而馬羣遂空古今天下不過這幾人都是他取去了

先生曰人無學問真是難過有無限難處事二氏難事養心便是討便宜吾儒須事事中節攬算得所以貴乎學也

左傳文章甚好見識甚陋如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經有明文添出出境不出境營業不營業為千古之疑故看春秋者要以經正傳不可以傳疑經要知此生止有此事所以說原始反終歷名曰原始還易明反終更信不過曰原得始便反得終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是一理且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潔淨淨便是人生而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八

靜人之性也原始原此反終反此今日夕胸中膠膠擾擾便不是原始既不能原始如何反終談一函講民之乎仁章先生曰仁是人之性命水火不過養此性命耳蹈仁便不死故曰未見蹈仁而死

先生書下子靜扇云人心須常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于未發之謂息但自反炤羣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道其不行矣夫此句讀之令人有多少感慨真是人人當面蹉過緣是極平常人謂此不是道要別尋道所以蹉過譬如要尋趙甲當面見了趙甲曰此不是趙甲舍之別尋趙甲豈復有趙甲耶觀華吳先生曰昨看薛文清語錄有云人不知中庸是不知涵養性情也先生曰此言極透中庸即是人的性情不是別物人不知學險矣哉人心一時無主便愁苦無聊日間還有警省時

此苦便有解說時夜間作苦夢猶有覺時至于死矣更無解救可不懼哉

無事時寂然不動體也而用在于體有事時感而遂通用也而體在于用故曰顯諸仁藏諸用

五更睡覺時猛然自省吾性可潔潔淨淨否可完完全全否何曾有污染何嘗有遮蔽何嘗有欠闕說能何嘗不能說知何嘗不知此所謂性善所謂明善也

彥文曰敬則虛虛則靈先生曰虛便是敬敬字只是一箇警字時時警覺便是敬程子恐人着一箇敬故解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着一箇一又曰無適之謂一無適無着也着敬便不是敬

呂大臨先生有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操存久則發見深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放舍甚則日滋長學問用力全在於此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誠便是天思誠云者不是思个誠所思者誠也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所謂故者是故物也盤古至今雖千萬世只此一物先輩嘗言當下當下若果清楚一毫無雜便是此物心與氣不是兩物充塞者是氣主宰者是心主宰是氣之精靈充塞是氣之全體又曰清則為神濁則為氣

學問要時時炤顧此心一不炤顧此心便放矣心一放口便要多言動脚便要多事不可不慎

彥文問曰前承夫子指點大開眼孔請問不知何修而能開此眼孔也先生曰陸象山先生所謂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來曰宙吾人心體本如是實體得來真信得過便是大開眼孔且此心非止方寸也方寸不過是心之位耳其量充塞宇宙彥文曰近日體西銘意思覺得心境開濶苟能充之可是大開眼孔否先生曰然

先生曰剝者剝落剝而後復人自孩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旋逐剝使之剝盡而後始有復之機也然不是容易須要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力也譬如這箇橘子去皮纔見瓢去瓢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至從芽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真體

彥文問曰靜中澄然無事久之有倦意何如先生曰若真是本色何有倦怠所謂倦怠還不是真底必竟是把捉此時更要全放下所謂大休歇也又問曰沖漠無朕時何以用工夫曰要認認便是窮理愈認愈有滋味

彥文曰不肖今日偶思之不覺淚下彥文生年二十六靜追往事真無片善寸長可言上負天地之覆載中負父兄師友之教育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十

負妻兒子女之屬望追之時刻苟免禽獸足矣先生曰學問也不是要十分看難了只依自家本色今人所患者都是當面蹉過只是這一靈是吾之真主宰到捨了這現在底又要去別尋箇甚麼有友問明善先生笑曰日用所言皆明善也只看顏子之明善其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人只要自己知不善即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不是除了這箇不善又去尋箇善人只要肯去自己明便好所謂自家痛癢自家知不是人替得底師友只好說說了不肯行終是沒奈何

先生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其他皆與我没相干譬如今人之好色好財者無了財色便不悅豈惟不悅反增愁苦貴者高官大爵前呼後擁豈不悅不做官便不悅矣富貴人到死時可帶得去否嘗有一富人臨死自嘆曰吾今日始知銀子無用

至哉言也人能早知無用而急回頭便有無限意味出來釋氏每以生死事大而為堅苦之行吾儒生死一關打不破終日營營碌碌反被他笑真是可醜

有友講孝經嚴父配天曰為人子必致父配得天來方為大孝先生曰不然嚴父云者尊嚴其父如天所以警瞽這樣頑大舜只是尊嚴之如天後世之不孝者只是不知尊父如天故耳若說要孝子箇箇使父母配天即大舜不能為孝子矣瞽瞍又豈能配得天彥文曰近日親華先生講繫辭其意曰聖人作易總來只是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正是彥文問曰夫子大象是總解一卦之義乎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箇以字繫辭內又總說兩箇以字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神明其德看來讀易又只是以此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戒以此洗心耳先生謂彥文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不得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不得卦繫辭是易原若有入處便可聞道先生謂參夫曰讀書後靜坐否參夫曰未也先生曰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先生曰大舜有大焉先要知得這善與人同一句是箇頭腦果是善決是與人同若知得善真與人同便能舍己從人真能樂取于人以為善也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即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能取諸人以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者也一友問李見羅先生止修之學先生曰止是至善修是修身善是身之命脉身是善之歸宿此身乃塊然之身也止于善這身便活

此善乃無聲臭之善也修于身這善便實

先生曰一部易只是說一箇中字若不識得這箇中字看不得易彥文曰看來易中所言只是一正一反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先生曰然

彥文曰素履往無咎何也先生曰素履兩字即是率性素者原初本色彥文曰到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是動容周旋中禮也先生曰然看卦要拿定看如履先要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所以成卦履虎尾而不咥人亨虎也不要說是乾人之所履都是危機動履如履虎尾而敬畏所履自無咎而不至咥人也通卦只是一箇意只將九五一爻看九五陽爻而居君位中正不偏可云善矣還有貞厲之戒恐其忘了履虎尾之意及至上九也還要履虎尾之祥始為大吉彥文曰六三一爻朱子以秦政項羽比之何如先生曰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象六三一爻他是一卦之主又是陰柔之質而居不當之位故有許多不好便有戒辭似云若欲視目却眇若欲行足却跛眇目跛足之人一步不可輕動且卦中武人多是說陰巽之利彥文曰六三却好撰成巽先生曰武人為于大君解者皆以武人志剛而不可為君這却不象似云六三若欲自為主便似眇目跛足之人一舉便有蹶跌若不自用如武人之聽命于主帥指麾然後可免咥人之凶所云志剛者正欲其堅剛其志一心歸命而為于大君大君指九五也

有友問曰體用之說云何先生曰言體則用在體言用則體在用譬如吾人之一身體也其運動用也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原二乎哉

先生謂友曰今日坐此愁苦之心可能放下否對曰不能先生曰

正是這樣所在就要一箇究竟纔好所謂窮致事物之理譬如坐此思量愁苦是沒用處不如且放下正好偷閑快活一時若這裏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自古聖賢豪傑俱從困苦中得力者多人若從此逼迫出便可向道故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不然一生受苦也是枉了所以釋氏謂之苦緣人若遇了苦境便有入道之緣分人遇困苦而不得力便蹉過了這緣分矣

彦文問曰靜中體貼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氣即心也心之充塞為氣氣之精靈為心譬如日廣炤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又曰虛空都是氣不知道者不知耳人之在氣猶魚之在水張子所謂太和謂道太虛謂天指點人極醒

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鬪却如無事一般胸中常安靜無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圭

故思慮細密而神化不測彦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但程先生知此即是道武侯是資稟暗合道妙他如此學不知此即是道也

李見羅先生云古來人品是人品學問是學問最說得好又曰自古來若武侯郭令公狄梁公韓魏公范文正公這都是天地間氣所生都是大豪傑大人品所以他的見識與常人不同作用俱暗合道妙若此等人有大聖人指點却又是學問中大人品矣

彦文問曰董子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似這樣言語却象知道者之言後之諸儒俱說他未透性何也先生曰即其所云道之大原出于天一句便有病彦文于是恍然

先生曰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只是體貼得上身

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之道看他文集不還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開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先生曰願先生有一言至平常又至精微曰人要識得自家體驗之有無窮意味今人之不肯實心向學只是不曾識得自家體驗識得自家便要究原此身之所從始還要反此身所從終便不容不學矣

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儒者若識得這箇道理透便是舜之入元當舉而舉之四凶當誅而誅之與已何與焉所謂終日在塵而不惹塵者也

聖門言仁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惠五者行於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為仁之道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圭

先生曰人要識得自家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人原來俱是這樣底而今當下且自試看果如此否

有友言仁智劉本孺先生曰仁智原分不得未有昏昧之仁者亦未有刻薄之智者

參夫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由是觀之千古聖賢相傳止一平常中庸之道不然即若夷之清惠之和且為隘與不恭君子亦不由吾人必學孔子學方不差孔子豈不清是時而清豈不和是時而和先生曰這公孫丑上一篇是孟子天德王道其願學孔子必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來形容時中這些子略差便做到聖人也有弊

先生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人作事差後知悔知改常人往往有之聖人說已矣乎却象絕望意思何也看來此工

夫極大非有過然後悔改之謂是研幾之學也直在幾上用功過未形而潛消默奪之謂且訟之云者如兩人並爭方為訟若一人何云訟人心天理人欲之界若兩造然內自訟者非幾纔萌即見即訟即時消釋三千七十子中獨顏子能之夫子已矣乎正如未聞好學之謂若待過形于外說不得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矣有友言伊尹湯聘章先生曰要見聖人正在此處見方親切聖人不是胡亂動得必至誠到極處方能動如人求神亦必至誠到極處方能感格若衆人不因富貴動必因功名動伊尹魯驚然與舜飯糗茹草若終身同

參夫問曰明道先生說康節先生之學內聖外王據先生之學可為安且成似此言康節之學不可及矣何伊川先生每與談不合康節嘗云你說生薑樹上生也由你說是伊川不足康節之學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先生曰二程中正康節精微要知康節之學與聖人少差一線聖人便不如此康節從圖南一脈來有些仙氣嘗觀與伊川論雷從何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康節便要知其起於某方某向多此一算故明道云康節欲將傳與某某兄弟那有此閑功夫然康節之學是潔淨精微又不可以數學擬之故云數到康節纔是易之真數宣城王台文來問學先生曰孟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從那裏見得台文曰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手之所持足之所行自然而然這箇不待安排措置者即與堯舜無二先生曰這箇卻靠不得為堯的也是這箇為堯的也是這箇只看這箇為處何如台文曰告子云生之謂性何如先生曰生是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若以生為性只知人物之同處不知人物之異處故孟子以白之謂白問之而告子曰同又以羽雪玉問之而告子曰同以犬

牛與人同矣若能知其異又初不害其為同也毫釐之差如此先生曰顏子形容高堅前後苟非竭才之學真難窺測論語形容夫子其曰溫良恭儉讓其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其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若溫良恭儉讓還是從應接處形容子溫而厲還是動容處形容至于燕居乃是從聖人獨處無事時形容今日想像真是一夫子宛然在目中也鄒荆璵先生問曰天天二字何以解之先生曰就是桃之夭夭純是一團生機先生曰聖人全體是一團太和元氣顏子仰鑽瞻忽亦在此參求進進不已所以自云竭才即曾子稱其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何等氣象夫子亦形容曰如愚吾輩要會此意

參夫問曰夫婦有別何謂也先生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唱婦隨無乖陰陽之道是也參夫曰是夫夫婦婦謂之有別矣有謂各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夫其夫各婦其婦者何如先生曰亦有別之一也參夫曰不若各盡其道之為全此為有別之第一義也

彥文問曰聖人臨死順之乎收斂精神乎先生曰此處如何着得收斂

彥文問曰王龍溪之辭受不明必是良知之學誤之也先生曰良知何常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彥文曰龍溪之差恐亦陽明先生教處未加謹嚴耳弟子如此為師者恐亦不得辭其責先生曰我朝文清先生與陽明先生俱是大儒第文清先生之學嚴密無流弊陽明先生未免有放鬆處彥文曰陽明一路學問看來畢竟有

滲漏先生曰然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為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不信但首兩句是真其餘皆後儒附會之言所以朱夫子不信小序是連真者皆

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淫辭解如雞鳴正中皆思賢詩也彦文曰詩中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先生曰然

參夫曰徑野先生曰易只是一部易那裏有許多易伏羲之易即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即周公之易周公之易即孔子之易豈可分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耶觀此言却分明說朱子之說不是矣先生曰朱子之言豈有不是且觀之現前天地有自然之易觀之天尊地卑一章天地之易何常要畫及至伏羲畫出便是伏羲之易伏羲之畫已備又何消得辭說及至文王繫之以彖辭便是文王之易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又何消爻辭周公又繫之爻辭便是周公之易孔子又發揮出許多義理便是孔子之易程子之傳又是程子之易只一箇易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程子又各不同先生曰以此洗心退藏于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顯諸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即是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難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以此洗心豈不是以易洗心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懂懂往來之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先生曰費而隱即是顯諸仁微之顯即是藏諸用

先生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陳如觀云勿亡勿助可以為莘莘為善之註腳否先生曰也是嘗思明道云為飛魚躍與必有事焉意同此意要善會此是立本功

夫然立本正要致用所以伊川云必有事焉須是集義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彦文曰既言事必真有事可見先生曰心為體則身為用身為體則心為用無用便是落空學問

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樣只是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憂百姓的憂患即是聖人之憂患也若論大業盛德成象成形知來通變聖人與天地俱是一樣

彦文曰邵康節先生明道嘗許之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不提康節何也先生曰伊川言之是矣云康節乃空中樓閣看來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的意思

先生曰程朱之發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學問須要身體力行纔得不然只是空口說空話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末

吾輩相聚得一刻無妄即做了一刻聖人如此勉勉循循做去自有長進不要欲速不要忘了

彦文曰偶思日月至焉至字有主客之分先生曰張子云內外賓主者顏子是仁在內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在外為客此為內外賓主之辨

先生曰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于見南子意思同又曰有魯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生為安穩

賀伯恭薦寶君子也深服白沙白沙人品可知矣

先生曰形形色色皆用也顯諸仁也然仁即藏諸用矣程子曰大小字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彦文曰不肯近來覺得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

方虛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可也

先生曰孔子以下曰顏曾思孟孟子而後曰周程張朱却象配定一股非偶然也

孟子言養氣孔子不言養氣然二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即是養志戒即是持志也

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

先生曰夫子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非謙辭乃實語也聖人

真見得躬行君子之難故發此言躬行君子惟踐形之聖人形色

化而為天性者方是從心不踰也若只如世上所云躬行者聖人

看了還是文還算不得其大便是曾子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

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者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九

先生曰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斑

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處

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

毫釐之差在此

先生曰金一出鑛于古不變吾人學問亦如此苟能煉鑛為金始

能不變無他真而已矣

有友言名先生曰名者實也聖人言名即是實世之所謂虛名者

反被人笑罵何常有名故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沒世不稱無名可知不成

名無名可成也

有友講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心約至至盡處

即道也

先生問諸友曰夫子云德之不修章又曰出則事公卿章看這兩

段是何等謙退有不敢自居之意及過宋而曰天生德于予桓桓

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看這

數段是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

自信如此若說工夫便不敢易言之此正見得聖人與天是一個

先生曰然葉玄室先生曰正為聖人日用工夫時與天游故臨慰

難愈信得過若常人平日不會有這工夫臨患難更信不過先生

曰兩說甚然

有一立客至東林先生初不與言久之曰東林朋友俱是狂者

不知立雖然仙家惟有許旌陽最正其傳只淨明忠孝四字談玄

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真立其人默然

君子不幸為小人所薦終身之羞也若小人罵斥君子乃君子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榮也小人不知以此害君子不知其為愛君子也參夫曰看來天

下道理若非易簡便不是先生曰是便是天下至難者惟易簡不

應盡險阻不到易簡處

先生曰乾之九二一爻一部中庸盡在矣

先生曰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着如事之當做

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

咎矣

先生曰聖人是依乎中庸吾輩且莫想依但只今日也擇明日也

擇意味自然深長若顏子之服膺勿失已是依了吾輩擇到熟後

不知其然而然便是依也

彥文問曰然坐澄心體認天理可是擇乎中庸否先生曰體認處

正是擇

人知得性善便是易簡

彦文問曰一向俱忽略過孔子云朝聞道請問道何以聞先生曰道要自聞人替不得說不得有說不得無故大易不言有無若說有其實無聲臭若說無其實俱是實理道即性也性有甚物可見譬之附子大黃附子性熱必服之發熱方知是熱大黃性寒服之發寒方知是寒人性因感而發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方知有仁義禮智

先生曰伯淳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學者想此氣象是甚涵養

所貴乎聞道者是內外透體通徹無一毫凝滯方算得若主敬工夫依舊與未聞道一樣做

彦文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何也先生曰此是因操舍言是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圭

形容人心惟危也

先生曰主是工夫一是本體主則有意在主到熟後纔是一也

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既得則敬以守之敬以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先生曰性體原形容不得若着言語便隔一層了自古來聖人形容性體者無過孔子中庸二字形容得最好彦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此程子之言最有味先生曰誠然

先生問秦開陽曰一向靜坐浮思何如曰間有之曰體貼這易是甚麼的開陽默頌之謂彦文曰易不是這一本書彦文曰除了這懂懂往來者便是易這箇原無起滅原無間斷俱為這懂懂往來者攪亂耳先生曰識得易便有着落所謂知止也知止則隨處

是易

先生曰大學一書自得程朱發明後惟有王陽明致良知李見羅止修俱不可廢但陽明格物斷不是彼云極力致良知于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却是誠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若見羅物有未格則格之云云八條目譬之一盤內有八樣物任人自取却無先後矣格物是大學最初下手處也

先生曰易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曰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可見天人雖是一箇畢竟天有天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雖不可分而為二亦不可混而為一稍有偏重便非全體又曰說道理也不費辭說但看得中庸費而隱一句即可了然矣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若偏于靜便歸索隱一路上去偏于動便有半途而廢之病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圭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先生曰嘗怪學人好言虛空者其實何曾虛空惡言虛空者便以為流于二氏又不識虛空當竊反之吾人太虛之體還虛乎不虛乎喜怒哀樂之未發有物乎無物乎寂然不動至靜之中空乎不空乎伊川云整齊嚴肅上蔡云常惺惺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此時還虛乎不虛乎空乎不空乎但吾儒之所謂虛所謂空者要知與二氏不同須自研究方識得

先生曰天命之性堯舜與桀紂何嘗有添減但堯舜則兢兢業業都歸于道心桀紂則放蕩淫佚全歸了人心山是觀之所不同者

學與不學耳學則為堯為舜不學則為桀為紂可畏也哉
先生曰不思不勉者天道也必思必勉者人道也以人道而造天
道則為明誠以天道而行人道則為誠明要之明則可以誠誠則
便是明無二也在人學之生熟何如耳

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有極便不極矣人要將伎倆骨董一一掃淨
方有入道機括

先生謂用行曰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潛修若要在世
路上走必須一雙好眼睛雖殺身也要成得一箇仁纔好不然徒
死無益直如草木耳余嘗觀之三國時人才最多而成名者却少
你看孔明高臥隆中直待先主三顧方出是何等識見其他曹操
之下有荀彧等袁紹之下有田豐等孫權之下有周瑜陸遜等彼
雖云盡忠各為其主不過成就了賊做耳人生真險矣哉無他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書

要在不知春秋之大義耳由是觀之春秋綱目二書學者決不可
不讀

先生曰明道先生真亞聖也余觀彼透體于二氏中過來者至如
言語文字之間並不惹着些子若他人未免有惹着 夫曰朱

子嘗言龜山近禪何如先生曰朱子立教清本澄源防微杜漸所
以教人多指用處說龜山常于體上點龜山論道不可離是在體
上說朱子便在上分別是不是亦防微杜漸意也且程門上蔡
與游楊二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獨龜山言佛蔽處最精

開陽曰一向靜中亦是澄然無事但不貫通耳先生曰要曉得澄
然無事者是何物周季純看之何如季純曰冲漠無朕之中萬象
森羅已具此即吾之本色也若能時時如此依此本行去却無
差謬雖云前言往行未能一一識得若存得此本真便能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隨事可參求隨物可格致也先生曰說得差不
多但須曉得冲漠無朕者即性也性即理也理即善也

台文曰發與未發說者有云自開闢以來於穆不已者是無一息
之停也所為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何如先生曰所為萬古常發

萬古常不發者是言性體如此也中庸言未發不言不發所謂未
發指喜怒哀樂而言若性體說得不發說不得未發中者性體也

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是萬古常
發常不發之中也如此看來兩說皆通

按先忠憲語錄載八遺書及未刻稿中者久已膾炙人口
東林論學語二卷為世所罕觀蓋是編為先忠憲講學東林
時丹陽門人周季純彥文錄德興門人祝敬于可久輯天啟
間新安程履我夢陽會復之梓日久遺失家藏僅有次卷深
憾不得窺見全豹鄉三師復檢出抄本一帙前有周季純自
序而吳素衣都經會忠會三先生俱各有序言但校之微有
異同今參互考訂仍編次二卷與願
端文公東林書院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書

補錄未刻稿東林會語一則

吾人時刻受用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為性者善而已矣天地間
止是此件故可欲者止是此件受用者止是此件元亨利貞皆善

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
長天地一闢一闢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
生生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

堯舜者性象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
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則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有一毫不
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其與堯舜一毫對同者
不可得也由其同故人皆為由其不同故不可不為何以為之
曰堯舜所不為者斷不可為所以為堯舜也

按顧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講學宗旨全在揭出性善二字
以砥無善無惡之狂瀾此條廣大精微兩端俱備則會語之

開宗明義章矣檢未刻素得此
如獲世壁亟為補錄用著提類

東林書院志卷之六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五

東林書院志卷之七

列傳一

儒者之患莫大乎遺事而談理故無論在邦在家必有行事足徵而後人品可據東林諸賢名在天壤四海之內百世之下莫不嚮往而不知其立身行已出處操履之詳後之聞風而起者安所做焉志列傳

楊龜山先生傳

宋史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謂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一

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善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柱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感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之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問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周禮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始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書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



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務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且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設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通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浸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引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楊傳

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孳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闖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百役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尙可爲也若神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肯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楊傳

三

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禦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正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盡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



借百金以罷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輔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苑為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眾泰而不為駟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執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駟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楊傳 四

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獲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鄉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鄉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

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楊傳

五

羅豫章先生傳

宋史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驚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是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第已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羅傳

木

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

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清祐間諡文質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羅傳

北

胡德輝先生傳

毛 竈

先生名星字德輝常州晉陵人登宣和三年第嘗受學於龜山問
辨諸孟諸書究極精微故所記龜山說為多既得其傳又介龜山
書謁劉元城於南都暨歸元城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
遂以親承問答語退而筆之名道護錄自為之序所友皆一時聞
人與朱韋齋松尤善先是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以先生潤色其
書忌之遂以秘書攝他官又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
太守紹興初召試玉堂尋復原官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熙
豐元祐舊史蕪穢屬先生與同館張嶠修正趙去位張浚獨相又
以所修史命官刪定先生固求去出守嚴陵及趙再入復舉先生
與嶠依前筆削成書已而秦檜相力主和議先生與同館朱松凌
景夏常明范如圭等合辭抗疏極言不可和忤檜意引去所奏大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胡傳 八

義侃侃皆先生手筆也尤善詩文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倦為一
時表正

喻玉泉先生傳

宋 史

喻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
喻後徙嚴橋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
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橋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
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
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橋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橋見
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
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
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橋曰然則當思歸路母以賊遺君
父憂鼎曰策安出橋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為江淮
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
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喻傳 九

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
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
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橋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
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
甚人知其將並相橋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
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
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
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
而已先是橋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
橋與九成諫訕橋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
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為提舉浙
東常平以治績聞高宗七年卒初橋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

遷樞密院正兼左論德論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
關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
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
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屢給陵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議不
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
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
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勸分輸納既多
朝廷吝于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
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表斟
酌損益便于今而不戾于古當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
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
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九傳

三

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
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
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
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
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
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眾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
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工取商高宗實為有證始詔從初議建
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為儲副之位
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
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
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
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既耐然後議配

卓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眾論懼無以厭服勲臣子孫
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豫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
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表權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
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
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
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
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附廟百
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
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藹亦
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
執曰尤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九傳

三

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論大臣
也是日論表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
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册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
筵表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
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
舊人為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入階為常調橫
行十三階為要官遙郡五階為美職正任六階為貴品祖宗待邊
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
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美特立以為議已言者因
以為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
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
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

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德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勵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月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九傳

南

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表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問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尙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

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倘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樛任應辰遊樛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表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九傳

主

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眞僞相亂耳待付出戒赦之表死數年韓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匾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

李小山先生傳

宋史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鞠於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入年在外賢才不勝眾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李傳

某

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准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佛鬱黜閣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蔣實齋先生傳

宋史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為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子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嘗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倘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下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身富貴之所從來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蔣傳

七

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表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人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

祿不願貼職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
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
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
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眞德秀魏了翁
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
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
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
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稿帝稱其
平實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入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
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
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
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蔣傳

七

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
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
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
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
不聞此言關洛師大創復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
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爾來
用臺諫頗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
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
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頻嚴
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
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

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鑄斥置閑散
促觀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諡忠文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蔣傳

七

虞薇山先生傳

談 縉

有宋虞先生錫人也諱薦發字君瑞髫髻時已負穎異資讀書過目成誦致孝於親養生送死情文咸備與弟應西極友愛且訓迪之以底於成待宗族以和睦有被兵掠者為之經紀其家處約好施不以產業為意與人交和而不同故舊有過不輕棄之於貴勢未嘗挫也學成德修而不輕為世用值國步多艱科舉革錫學無師士子罔有攸歸乃強禮先生為師及事事詔士子曰文靖楊公載道而南居於常十有八年邑之東林精舍即其講學地非鄉之先師歟自時屯學弛以來其祠亦圯茲將明聖賢之道不復先師之祀可乎於是日與士子推闡經旨考論德業務求實效會於有成重建賢祠中文靖位而配以玉泉小山實齋文簡四先生春秋祀焉鄉飲禮壞矣贊邑長修之秦淮海墓沒於豪矣謀復之士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虞傳

手

田籍官俾給驛傳先生言於師若憲詎律引誼其言懇懇諸使從其請得免者甚眾先生為師垂十餘稔不受廩祿著錄弟子殆數百人皆因材而成就之以故文風之盛冠諸邑當路貽書先生將致都下而行其法於他學先生謝不往併辭錫學事又貽書曰杭學者一省之望為杭學得賢師江左之士有所式矣尋遣使賁授興國路儒學教授之敕先生皆力辭不赴自是杜門不出謝絕所交者日以著書講學自娛積文集二十卷號薇山老人以見志學者稱為薇山先生年七十有八卒於元延祐間後以子志道貴追秩丞務郎同知無錫州事時邑士大夫及羣弟子相與謀曰先生修學政於久廢扶名教於陵夷立師道而成人人才功德深且遠矣遂進先生配祀文靖閣年寢多人知仰先生之名而未必知先生之烈若是也乃謀昭揚之俾薇山之烈揭如日星庶幾學者有所

觀感而興起於無窮焉

墓誌銘

韓 性

薇山先生既葬十有八年其嗣志道使使至山陰貽性書曰先人力學勵行期見於用維卒不施抱志而沒不肖孤承乏官使蒙恩追秩丞務郎常州路同知無錫州事惟是塚木盈把矣而刻石未立懼無以追不孝願為銘詩刻之冢上以示無止性辭不獲則諾而為銘公諱薦發字君瑞虞氏遠有世緒居丹陽者尤稱大族六世祖諱申行甫其字為安定先生門人實生衢州府君諱泐以恩贈中奉大夫再世曰將仕郎諱柄娶於晉陵遂遷晉陵於公為曾祖祖諱伯夔考諱杲皆耆年隱德為善士宋德祐中公避地無錫樂其風土遂居焉幼穎悟讀書過目成誦未弱冠試鄉校輒高等買師憲為淮東闈擬試甚盛試者多為卷以幸得公笑曰是罔利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虞誌銘

手

者非耶一卷可矣已而果中前列文聲益著家公鉉翁為郡守客之郡齋屢上吏部未幾而科舉革矣公益力于學不倦性純孝事親葬祭盡禮與弟應西極友愛自為師生待宗族盡淵睦之道族人人有被掠於兵者有去從異教者公詢訪得之經理其田宅賴以不絕與人交和不苟同故舊有過不輕棄喜節義處約而好施人有急難周之惟恐後歲歉貴糴損其直與人富人稍稍效之平生口不言錢不以產業為意視貴勢不以一毫挫也無錫學廢士無所歸強起公為師招諸生坐齋中講說義理考論德業士聞風而至課試無慮數百士有田籍官俾給驛傳公言大帥若憲輒力引誼其言懇懇諸使素重公從其請得免者且百家鄉飲酒久廢贊使邑長行之再龜山先生之來南也居於常者十八年公為祠堂奠龜山于中而列鄉之先賢于左右歲時祠焉秦淮海之墓在惠

山南爲趙氏業公論趙歸其地於學爲之封植士論趙之爲鄉校
官十餘年虞祿皆辭不受而校官之所當爲者舉行無遺文風之
盛他邑莫能及聲譽聞于中外當路遺書於公將致公都下而行
其法於他學公謝不往因遂辭學事則又貽書曰杭學者一省之
望爲杭學得賢師江左之士有所式矣公又力辭卽遣使賫教授
與國路儒學教授拜命不赴自是杜門謝所往遷號薇山老人以
見志學者稱之爲薇山先生延祐甲寅初行科舉右丞相許公董
試江浙擇試官必當世師表遣使致公公曰科舉興廢吾道所係
今取士本朱文公貢舉私議吾游場屋時所願行者不意暮年見
之且所避者利祿也今幸無是遂應命試閱經疑問忠恕或引天
地忠恕以對他試官曰天地豈有忠恕耶乙其處公曉之曰此非
川流山峙之意乎他不對且轉語同列若此者黜公作色曰此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虞誌館

圭

子之說君非寡陋者豈偶忘之耶吾無書自隨君求程氏書密視
之毋令人笑其陋也他試官始愧服公因盡閱餘卷黜而復取者
數人監試終公曰非公幾誤事公之學精而守固於此亦可少見
矣素不喜佛老氏學不道禳鬼神異之事暇日惟以詩書自娛每
戒其子曰爾旣仕當以職業自見謹勿藉手書尺求知也由是志
道累任果有立文集雜著二十卷藏于家素康強少疾童顏蒼鬚
如未始衰者一日忽晨起正衣冠步入正寢顧諸子曰今日三月
十九日也顏色不異雙眸炯然拱手避足而逝嘗試論之士思於
無才有才矣患不知學學不足致用猶無學也足以致用而汲汲
焉惟用之求不得則若有缺焉者有道之士不是爲也公負穎異
之才而加之力學故其成就有過人者卓然以經術行誼爲東南
學者所宗足以致用而用之不究從容進退皆適其宜可爲賢矣

安定先生以體用之學教人公其有得於家傳者歟矧其家學久
而淵長追榮錫爵人所共羨而公之志不若是止也夫學見於用
者徵其用用之不究者尙其志志之難言也久矣公之所望於後
而後人之所當益勉者也子故反覆論著而不敢略也遂爲之銘
銘曰學成於已以用而彰譬彼導江其波洋洋行南氏虞學于安
定位不稱名以鴻厥慶其傳七世是生先生束髮登臺祖訓是承
跋彼修途有捷坐趨珮玉長裾獨行徐徐用之於鄉鄉人是憚行
於膠庠矜佩是式論議已愨操履彌堅索其緒餘可知其全采菘
於山於焉是息以順以甯繫學之力學期於成用不期售鬱彼新
阡克冒爾後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虞誌館

圭

邵二泉先生傳

明史稿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景深許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類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感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益也巫言龍骨出地中為禍福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道之躬梁與桑做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歷本部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萊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卻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使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布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邵傳

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寶至京絕不與通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使寶劾之遣校尉數輩要寶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建汝張霖曹元自內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給事中劾熊併及寶勒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稱旨尋疏請終養歸御史唐鳳儀葉忠請用之留都使養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帝許之命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為文告天願減已算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學以洛閩為的嘗曰吾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為詩文

典重和雅以東陽為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外定性書說漕政舉要諸集若干卷學者稱二泉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邵傳

三

顧涇陽先生傳

明史稿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為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實庇起鳴攻自修於是二人並罷并責御史糾起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并責大臣言官各務自反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本司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妻

不可者太子天下本預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皇土動稱祖訓祖訓所載立嫡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意援而附之為遵祖訓乎為悖祖訓乎不可一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概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不可二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為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為實不可三皇上以為宜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為太子諸子為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稱尊鈞大過所由生而始任之不可四皇上以祖訓為法子孫以皇上為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

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之大患乎不可五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即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王后為母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不斷以大義而為此區區不可六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謝天下不可七自並封命下叩闕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召正欲為國家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妻

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不可八皇上神明天縱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即臣等亦有不為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不可九伏乞令王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議遂寢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鑣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抵牾先是吏部缺尚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患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

十歲帝恐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
年卒於家天啟初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
削奪宗諱初御史部右侍郎諡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從武進薛
應旂遊以孝淳淵源錄遂有志聖學監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
一以程朱為宗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
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
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敘史孟
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
時率退處林野聞風嚮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輩敢志不
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
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
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既而淮撫李三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三

被論憲成遺書葉向高孫一揚為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
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發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
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為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光
祿丞吳炯上言御史得風聞言事然遠隔數千里豈能無訛如
史兆魁所指臣與憲成同鄉親見其行事不如御史言一日滿
有小河商舟如織東林專其稅為書院費夫關旁小河廣不踰五
尺其橋跨水非商舟所能由往來不遇小艇從不征稅其說一也
一曰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夫東林豫會
者非里居薦紳則青衿子弟皆不招自來未嘗招人何為厚餽其
訛二也一日講學所至僕從紛紜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
夫薦紳赴會大率攜僕二三棹一小舟無擾道途也會饋簡素主
者自辦敢累長吏其訛三也一日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

左必令改圖夫會中條約先講書一章後以次詰難終則童子歌
詩而退四座無譁無一語他及安得干郡邑事其訛四也黃正賓
歎人與憲成非有戚故憲成於諸生贊悉卻不納何有染指正賓
之事其訛五也惟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為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
自悔然臣今日非為憲成辨也恐憲成被誣而天下遂以講學為
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將國家正氣從此而損此臣所以不能已
於言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致攻者猶未止諸凡
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勸懲
廷弼者抗論張差挺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
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焰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
類為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
國迄明亡而後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三

行狀

高攀龍

先生諱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生而沉毅迥異常兒十歲讀
韓文諱辯遇南野公諱宛轉避之有不可避者輒鬱不樂年十五
六家貧不能延師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多至達旦書其壁曰
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年二十一為隆慶庚午補邑
諸生第一萬歷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南野公即世先生居憂當
是時先生名滿天下其於文章斟酌今古獨闢乾坤學者宗之如
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
契則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於微析窮探真知力踐自餘皆所不
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試名在二十廷對舉二甲二名主事戶部
與南樂魏崑溟允中漳浦劉初華庭蘭以道義相琢磨時稱三解
元江陵相憚其風采一日謂申相國曰貴門生有三元會公知之

耶日評臨時事居然華衣斧鉞一世矣相國曰不知江陵因舉三元者三解元某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時事日非相約貽書申公諷其匡救先生書既具及觀魏劉兩先生書嘆曰至矣余言贊矣遂止江陵病舉朝若狂為禱於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為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王午江陵死先生調吏部日孜孜人才與同僚為會以所見聞相證還方下吏巖穴潛德務於闡人所不知尋以錢太安人年且週甲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主事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辛自修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聖明英斷兩人真都御史矣當路不悅也於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弟季時適以丙戌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旦陽遵古諸景陽壽賢糾之雖各得削籍正氣為一吐及是辛公司計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顧行狀 幸

所是非皆與時俗迕當路益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即與辛偕歸公他日不失舊物何大喜遂許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辛何抑揚其語實齟齬辛而辛何果並罷去先生上言略曰起鳴之為君子為小人其許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為公為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皇上為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皇上以為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起鳴許自修則罷自修許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與自修之賢與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亦姑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為謬矣邇年以來猜忌繁興讒誹殷積幸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不問恩怨乘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為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亦見

人心之公昭昭不泯而挽回有幾矣何竟復觀是紛紛乎在起鳴既疑以宿讐蒙垢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為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即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修又何為者為今之計臣以為莫若各務自返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為眾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為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啟疑至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風厲百僚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摯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福心銳氣皎皎而負為高者亦慚悔而恍然自失矣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於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狗下則強下以狗上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臣又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必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顧行狀 幸

話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為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諱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明興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即如我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頌耳保留耳祈禱耳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輒惶恐推避莫適為首謝罪不暇竟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誠令維崧等披露情懷曠事實章晰理則篤言詞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使言官不為利誘不為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由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也夫

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況居尊顯者乎其喜能令人榮其惡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名高矣而當之者苦於不堪厭恨之廢棄之摧折之則天下皆喞然不平於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與其狂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徵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徵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為也至于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遇事發憤往往退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承望意指者又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願行狀 三

因而媒孽之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探而并賤其人假令士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為也故臣以為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為罪下何暇以言為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楊廷相欲痛懲矯激之非臣愚以為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尙異今非其時也宜尙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時王京兆麟語人曰顧勳部折衷辛何甚當自反之說按本塞源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司寇兩亭公謂王夔江曰顧勳部立論最公何以不免夔江艷然曰渠執

書生之見徇道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司寇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採勳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先生以桂陽為柳子厚蘇子瞻兩公謫居莊定山先生亦論於此大有惠德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又以柳氏文而已蘇未離乎文莊庶幾離乎文矣深愧文字外無以益桂陽多士其先行後文類此戊子司理處州府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太安人不可會季時授南康郡博季時內叔出季處乎即日乞休而先生至官專務教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為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為吾撲若弟謂其弟曰為我撲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為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願行狀 三

揖謝兩人大哭而去時蔡御史按浙不敢以吏事見先生假之差歸已丑居太安人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壬辰計羣吏先生舉公廉寡慾為天下司理第一尋擢主事考功銓司出而再入者自先生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先生倡四司上言本傳已見又自為書貽江公曰昨請教冊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洵洵何以鎮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乎人情故曰難也究竟則請期一着尙自可圖而非閣下莫能任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曰待二三年則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至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擾以為辭期既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為辭從今以往復何所據以請

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履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式靈兩宮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並封耦尊齊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藉之以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歲復一歲有何底止竊以為宜聽九卿科道仍尊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即甚遲不得越一年庶幾聖心確有所主不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費議論方歸而復定國本幾搖而復安眞閣下事矣倘一請不得當至于再至于三又至於十百至於去就可也至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瀕行狀

書

于死生可也若乃皇上懸不必然之說以蓋其立長之成命閣下又操必不然之見以成其立嫡之托辭交相爲負非所望於今日君臣也癸巳內計功即趙儕鶴先生秉至公從事執政弟弗願也執政所庇弗願也太宰錫弗願也已之姻弗願也計典出人謂二百年來未有慊於輿情若此者而先生與李公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志趙先生乘劉黃門道隆疏論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遂票旨切責降調先生與元冲公上疏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磋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於議諸虞瀆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爲誼出憐才當從吏之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頹風以報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

遠南星遺甚其迂翹惟魯又或過焉若復覩顏在列將來招擧速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于婁江公待以至誠每事必告冀轉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牴牾者公所賜諾實所陰尼先生覺其機惡值公假沐推孟公一脈王公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矣公又陽喜謂先生曰主上朕兆殊佳自此正人亟宜推用先生又覺其機惡曰幸有好朕兆正不須急激聒也無何而會推閣臣之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勳司適鄒南皋先生請去婁江曰昨文書房傳旨云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瀕行狀

書

梅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公語塞竟疏得留用又一日太宰孫公立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定宇署篆婁江屬以首推太宗伯羅廣洲萬化先生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用齋曰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嵩熟乎先生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安危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即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

冢宰與翰林共其亦頗矣故論用人之大道止當問其孰可內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為某衙門論救時大機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于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開之愕然因與先生謂少宰少宰曰業已成議且近有吳鎮許絕婚事奈何先生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其於內閣指使若奴婢至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切齒相繼免歸千思萬算出此一着吏部內閣合為一家其禍不可勝言矣昔高中玄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為分身也今內閣用其本衙門為冢宰是以分身為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竊恐日固其數中而不知耳趙悟曰如公言利害乃爾遂往言於婁江婁江曰誰為此議曰顧稔勳公無以奪而冢宰得陳公心谷矣婁江嘗一日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相與笑而罷及是推閣臣陳公心谷謂先生且勿言各疏所知各疏七人皆合而首舉舊輔王對南先生又皆合陳大喜令先生言之婁江婁江大恚曰何不舉康洲曰外論不與者牛脫言官言之將自認乎推閣下任乎推閣下任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二者皆所不敢出也婁江益恚曰前推羅君冢宰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先生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婁江復屬相國趙蘭溪言之先生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宰趙心塘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趙謂陳曰明日會推必推之陳笑曰堂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願行狀

美

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舉口而司官不舉筆作何收拾及會推王給諫彈羅疏亦至而婁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籍歸給事遂公確齋上疏極論謂憲成以直道被斥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橫謝廷來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司官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熙陟重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確齋亦黜先生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為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鄒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日上矣然中貴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為一陽施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嘆息痛恨云先生歸且以積勞成疾頭岑岑暈眩作楚乙未春幾殆諸子環泣先生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聽吟詩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箇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越丙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愈微故創記始於甲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善無惡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龜佛氏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願行狀

美

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者孰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誠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則無善無惡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願行狀

美

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爲是爲眾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界之以所樂而復擾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庵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內有徒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避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於陽明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

味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先生之說甚詳見證性篇於是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關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聞於當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甲辰冬始會吳越士友先生爲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修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恆倦倦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卻居爲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才辨之士猶可覓些奇特逞些伎倆逞些精采推倒不厭不倦處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願行狀

美

便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深慮世之學者樂趣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勸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皆先生喫緊爲人處也丁未婁江相再徵先生夢爲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鄭重叮嚀至於再三至於涕泣不覺大聲而呼室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遂述寤言貽之弗省也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先生商諸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先生曰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當從其退者遂乞骸骨而會太宰孫立亭公有不察於沈司馬繼山李司徒修吾先生曰太宰爲人所誤乙未之事可歎已今或自執所誤則前誤遂不復顧公之晚節可惜天下亦承其弊吾身在進退之間此大歎

竊可以完三賢撤一網遂為書胎公當是時司徒已見彈射白之政府然與時局忤甚遂憤茲多口朝論紛紜海宇震撓或謂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報曰讀南北諸君疏有為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善也有為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有為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有為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司徒曰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見於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真身見於世諸賢誠有功於吾輩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凡先生之為自反類此蓋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為宇宙扶植綱常魏中丞見泉公為侍御時論科道積弊侵蒲州相國落職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職自後司徒數歷中外吳浙諸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願行狀 甲

無有悅之者四明衙之獨甚及鑛稅事起豺狼彌天司徒屹然扼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恃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誠世道所賴故於朝於野惓惓為天下共惜其實誠見其大也先生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察眾惡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不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朋交情好為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嘗見其貽所知書曰竊觀近局誠若冰炭弟從旁靜察亦只是始於意見之歧成於意氣之激耳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為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就己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就獨見獨知處爭謙不就共見共知

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為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為偏執也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歧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於國家尚亦有利哉乃若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惟見瑜且併其瑕而瑜之所憎則惟見瑕且併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是舉百年有限之光陰盡用之於相爭相競而不用之於相補相救也是舉兩下有限之精神盡為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為君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先生孝友慈惠渾然天成父南野公豪傑士也不能餽其口願懷然慕范文正公為人先生為諸生有司餉膏火資公謂士不受人憐必謝去之為快先生斤斤奉以周旋高邁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公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願行狀 甲

命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治生者佐治經者故先生與季時不問生產仲公有心計多天幸著稍稍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慕范公而賁志長終也捐產以贍其族之貧區之役君子謂人有其志則天遂其事已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參之而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幸矣夫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善醜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即有緣而為利幾敗其名者夷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為提挈有一長可見者必力為表章其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以吾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

之諸子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通諸子以備採擇私情也於子則絕不爲干請嘗戒其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子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恕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一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正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于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三

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

一生眞受用也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坐臥不知其他四壁不望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做硯弄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并然辨之必悉早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嫉惡也又不以己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形常曰極論中和位育之脈吾輩一嘔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未嘗絕却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冤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而辨貨取之

介最嚴丁儀部長孺見一選司老胥屈指最廉正者曰吾目中所見陳尚書心谷孫尚書立亭顧選君涇陽孟選君雲浦而已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恪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絕人之資其於世也百家眾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伎倆不得而歧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眾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歧之故其學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嘗曰周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之用其源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三

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失真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鶩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皞皞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二十又三日以微疾恬然而逝得年六十有三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無福天下

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劄記十二卷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行於世尚存劄記三之一存稿十之三選經錄證性編桑梓錄未刻甲寅公嗣與淳等以母朱太安人命盾先生於賢關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於南阜鄒先生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之平治萬世如涇陽先生者謂天無以命之乎不宜使之與於斯道謂天有以命之乎不宜使其窮於斯世意者所命在此不在彼歟則無涯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傳耶今天下可以徵信先生使傳於後世者舍南阜先生誰與歸故敢九頓以懇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顧子狀

四

高景逸先生傳

明史稿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詆程朱章句之誤請頒天下攀龍憤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許去位朝論多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之二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會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鍾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人有為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為惡之志而愈決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會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為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驅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請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為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罷斥果以為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諛誦宜黜應宿亦疏許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鑄應宿二秩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高景逸

四

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
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啟元年進少
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挺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
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
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
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供明言
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為鄭氏腹心知先帝症虛故用
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
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用意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遺養
性還籍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
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為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
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高傳

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挺
繼以美姝之進終以交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為鄭氏
者力鋤其不為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
臣也討賊則為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為先帝隱諱則為孝此大
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
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為聖母隱諱則為孝明如聖諭曰為
假託忠如楊漣謗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
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為孝不孝也以為大孝
忠也不知其為忠不忠也以為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
為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不一按問即時從
哲輩與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
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

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
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曰導
忠賢為惡而攀龍為越南星門生並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
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為義兒遂
抵謝應祥是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違引罪去頃之南京
御史游鳳翔出為知府許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
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黨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遺提騎往
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因
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
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扇戶移時
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
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高傳

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
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
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謚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其學一
本濂洛以靜為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為當代大
儒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憲成卒攀龍專講席海內
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名更出憲成上亦稱景逸先生
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後崇禎嗣位學者更修復之文震
孟嘗語人曰攀龍事皆合道繼之者允誠然自然與勉強終有別
也時以為篤論

行狀

葉茂才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吾邑以理學名者邵文莊公而下代不乏人

而陸高以來則有顧涇陽先生於邑之東林開道南精舍以鼓舞
善類講明正學士蒸蒸向往幾與白鹿紫陽鼎立宇內維時與涇
陽先生相左右繼先生為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存之也先生
諱攀龍存之其字世稱景逸先生天啟丙寅沒於黨禍今上龍飛
卽與煥頒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廕子沉寃得白孤世儒
等將營窆安謀所以不朽者而先以狀屬余余與存之同入泮又
同舉禮部少而壯壯而老出入相友者幾四十年知存之者宜莫
如余乃勉為詮次以備采擇高之先有孟永公者始居邑東南隅
孟永生耕樂耕樂生省軒省軒生雪樓雪樓公配浦氏生二子長
靜成公材起家孝廉令浙之黃巖有循良聲居鄉以長厚聞卒祀
名宦鄉賢祠次靜逸公校無子靜成公生繼成公德徵子七人配
陸氏無出貳室邵氏出者五存之其二也方在襁褓靜成公抱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高行狀 哭

屬弟曰是兒生有佳荷之兆弟其子之遂為靜逸公後存之官光
祿少卿及晉刑部侍郎兩遇恩賜祖靜成公嗣父靜逸公如其
官祖母嗣母贈淑人生父繼成公嫡母陸生母邵援移封例贈亦
如之存之少有異稟言動不苟五六歲時嗣母授以果餌必偃僕
而受或命自取亦如所授之數而止其根器夙成已露一斑矣稍
長從文學茹澄泉先生游於孝廉許靜餘先生亦尊事之以學行
相砥礪未冠補邑諸生壬午舉於鄉年二十一耳為沈相國龍江
公徐中丞簡吾公所識拔一見以天下士期之癸未丁嗣母艱戚
易備至喪葬如禮至丙戌丁亥間邑令李元冲延江右羅止菴與
涇陽先生講學於黌宮士紳雲集存之躍然喜曰吾夙有志於學
今得縣父母為嚆矢吾學其有興乎於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
用於止敬慎修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迨己丑

成進上與薛以身王信甫歐陽千仞輩同出趙儕鶴先生門趙為
振古人豪同門皆表表英傑一時聚樂所見益遠以大所得益深
以遠交相勸勉有不詣其極不止者未幾聞嗣父訃星夜馳歸拊
踊悲號幾不欲生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
生父泊嫡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閱史為日程他無所置念也服闋
謁選授行人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以所著書獻求頒
行天下存之不勝駭愕上崇正學聞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正本疏
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
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集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
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操
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登登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疏留中不下說
者謂此兩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雖一行一不行而存之素所蓄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高行狀 哭

積已吐露於大廷矣時僚友同志者若聊城遂與權江右陳彝仲
徽郡洪平叔皆海內名士存之與上下其議論或紬繹往古或參
酌來今或講究典墳或詢訪人物或善以相長過以相規往往至
丙夜不休稱莫逆友後諸公皆蔚為名臣存之有力焉行人署中
多藏書恣意探討得其要領者手自摘錄一日讀薛文清粹言曰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
於心自後每事必求無愧三言而後已因作日省編以先儒所論
切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為初學指南又集崇正編以先儒所
論儒釋分歧處彙成一書以端學脈久之忽自念讀書雖多不其
得力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當分日之半讀書半靜坐為涵養德性
之地每出遊則於水邊石上茂林修竹處靜坐習儀則於禪扉靜
坐夜臥至平旦氣清時即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誠句

覺當下無邪渾然自誠更不須覓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踐
會友談心無非是物不自知其情之適理之親也壬辰臘月齋詔
至金陵事畢謁鄒南皋朱虞對瞿洞觀諸先生請益諸先生傾蓋
如故深更其榻各傾吐底裏互相質證以存之爲海內有數人物
定交而別抵家斯夕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往毘陵謁
錢啟新先生往姑蘇謁王少湖先生每對諸子曰錢先生謂孔門
學脈凡事只求天知此語甚確王先生謂士君子處不足善其身
達不善天下焉能爲有無須是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
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此語令人惕然深省又云吾沉雅不若涇
凡勇勵不若文石直截緊嚴不若立臺樸齋其篤信先覺之言不
難以身下人如此癸巳冬抵京會戶部郎鄭材楊應宿陰有所附
麗培擊諸賢甚力存之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伎以臻至治疏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三

有旨着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及會議疏上應宿有與援止降
級調外存之則謫尉揭陽矣赴謫所途遇東粵陸古樵聞白沙先
生主靜之學自歉於道尙未有見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虛過
一生矣途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爲涵養德性之法靜坐與讀書互
用如是者兩閱月而心氣澄清與膠膠擾擾之時大有徑庭過汀
州陸行宿旅舍對山臨澗種種悅心手持二程詩見明道先生之
言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
其實無一事猛省日原來如此實無一事存之平日深鄙學者張
皇說悟此時看作平常在揭揚三月日於衙齋課士正文體釋書
義集諸儒要語刊示之諸生彬彬顧化又得良友蕭公自麓羅念
菴先生門人也學以主敬立基與存之合轍將歸自麓贈言曰公
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前輩皆默用一番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

存之深然之擷行復爲地方除一大慙至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辨
論數日李意主明宗修身爲本學之宗也知本則心意知物各止
其所便有無所事事光景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提撕耳
存之則謂格致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卽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
者辨志定業剖爲己爲人之界別義利公私之極其所關最爲喫
緊初學下手必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
以爲自欺之主然後善必爲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修善所以純
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
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
著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籠侗說過其恪遵程朱如此然存之嘗
謂余曰李見老揭修身爲本於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
可觀其於明宗之旨蓋未嘗不心服也丙申連遭生父母喪哀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三

骨立寢苦枕由一遵古禮雖格於限制不得終三年喪而替服內
稱降服子替以外稱心喪子識者以爲得體云遺命析產爲七存
之曰兒有嗣產在不敢當盡出爲喪葬資餘置義租贍親族洎父
妾之無出者迨四喪畢遂築室湖濱爲終老計名其樓曰可樓言
無所不可也攜一二童子相羊湖上動以旬月計同志如吳子往
歸季思來訪相與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
復七規程是秋始會蘇常諸友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先生辨無
善無惡之旨親聽者踵相接至無所容於是涇陽先生倡議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吾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乃集同志數人釀金數
百卜築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相傳所謂東林者與諸友棲息其
中每月集吳越士紳會講三日遠近赴會者數百人存之與涇陽
先後主盟每一開講得聞所未聞靡不忻屢而去存之每謂學者

曰諸兄雖從事講學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療之方總以調養元氣為主大聖大賢善養浩然之氣故能收攝精神主靜立極學者神短氣浮須得數十年靜力方可變化氣質培養德性而其最受病處又在自幼以干祿為學先文後武後德行俗根入髓非頃刻可拔必理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至其自驗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至丁未方信得程子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至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至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至此覺得天地間道理只是停停當當一箇中平平常常一箇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寧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高行狀

呼存之見地至此真不負蕭自麓所謂潛養數年默而成之者矣又數年抵庚申洗心退藏其工夫愈嚴密應用愈圓融與朋友交懇懇欵欵愈深沉而和易僉謂集東林之大成者在存之矣明年天啟改元奉遺詔起謫籍諸臣臺省交薦起光祿丞意欲不行吾輩勸駕者謂義不可辭乃幡然曰義果如是且吾親未需一命脫世不我容惟不俟終日可耳於是以前東林講會屬執友吳觀華主席而單車就道至歲暮抵京隨作一偶粘座右云精白厥衷一率其不損不加真性靖共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次年二月陞少卿署寺事值上元節缺上供天鵝羣瑞恣索存之援舊例以家鵝代譁者帖然署寺數月裁無名供費發舖行物價革諸曹鋪墊積弊如洗中官見者懾服退相戒毋犯既而廣寧失陷京師貼危人無同志存之鎮以安靜疏薦孫公愷陽董公見龍李公之藻鹿

公善繼等及慎嚴內守令之選行保甲防禦之法得旨允行又見外戚勳貴中官家皆奸細窟宅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輒抗疏披瀝言之大宗伯孫公淇澳追論舊輔紅丸事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存之持論益益不少顧忌諸貴戚大臣近侍皆側目斂手思有中傷之矣尋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欲重處葉相國維持僅止罰俸復轉大理少卿晉太僕卿疏辭不允遂乞差還里舟中閱寂著周易孔義大旨謂五經註於後儒易經註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數年前與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多所闡發欲勒成一家言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易簡而精微多前人所未發云里居數月即家起刑部侍郎復疏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同舟北上時楊副院大洪疏論魏忠賢大罪二十四奉旨切責矣又有旨逮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御史杖萬工部矣中官圍首輔門索御史毆工部郎至死不問矣天下大柄駸駸盡歸宦寺無可奈何存之乃謂當事曰今日外庭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婉內閣當借用外庭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庭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和婉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故事諄諄勸化諸瑞勿與吾輩為敵庶幾搢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無何總憲員缺舉朝會推莫踰存之者存之發憤辭曰趙太宰是龍座師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資俸深受杖更慘可越次用龍乎不若用副院署事便僉曰然擬副院名上魏瑞大怒傳旨推見在者眾復強存之存之讓饒太宰亦許註饒而河南道堅執不從卒以存之名上次日得旨存之益乃膺不自安乃具疏懇辭曰都御史者古御史大夫之職也天下

事皆得言之無奈世習之漸靡久矣臣子不以直心爲國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賄賂爲固然則有難洗之習以同異起愛憎以愛憎爲臧否則別白之難無端而分畛域疑弓影則調伏之難所以難者緣人各有私故因私成隔必居此位者先無私而後可以消人之私先無隔而後可以通人之隔至御史管筆者關公論之明晦巡方者係億兆之安危必爲之長者合爲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是殉無苟營身家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不然御史之失職卽都御史之失職也其關係何如者而以臣當之如覆餗何疏上不允乃就職存之謂安民務在懲貪欲懲貪必自葷殺始一入中臺卽有禁絕書儀榜懸掛通衢明示爲人臣者不當以好貨爲貪吏的也適有兩御史回道一至廉卽今謝操臺註上考一至貪卽崔呈秀立疏糾之奉旨著吏部從重議處部覆仰承德意覆呈秀職職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誦

私著撫按會勘的實依律追戍時謂存之新入臺能舉職矣呈秀昏夜乞哀於忠賢忠賢是時加鷲鳥伏匿雖不卽爲解救而與呈秀結父子歡恨外庭實甚存之知時事不可爲惟有與吏治以安民生可少延旦夕乃復具申嚴憲約一疏大意欲責成撫按以約束司道責成司道以約束府州縣責成府州縣以安民生條列五十餘款如農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以至刑名錢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彰善癉惡剔蠹釐奸之法甚具而要以身行倡導節用愛人爲主掌憲風規大略可觀然無如羣小之構陷何也時魏南樂爲臺省交參懼不能容與呈秀共入閣藉恐嚇忠賢合謀以傾正人遂借會推巡撫一事爲一網盡羅之計首擊去夏文選魏都諫次部院次政府次及言官之忠鯁與各衙門之守正不阿者靡一子遺乙丑春夏間縱騎四出矯旨逮楊副院等六

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獲詔獄諸奸恨未已并欲生存之賊藉吳錦衣孟明以百口保始獲免至要典錄成坐遣官一案爲南道游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迫奪詔命存之欣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南臯馮少墟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兩公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欲索價萬餘濟大工及拆估入官僅得三四百金而東林遂爲瓦礫區學者無立錫之地矣當是時存之屏跡湖上玩易不輟客至斷橋以禦之丙寅復逮繆西溪周來玉兩公存之自度不免而絕不露一毫聲色至三月十六日早肅衣冠謁龜山祠歸與一二親知看花園中談笑自若忽傳有緹騎消息存之微笑曰此信果的吾視死如歸耳又數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在坐曰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講學此處看透得力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誦

不少是夕祖孫父子相聚晚酌無一言及家事第云吾有贍田二百畝售之可當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耳兒輩各歸寢吾亦安枕矣至夜半復傳前信至存之起坐問曰信的乎步入書齋取紙書數行鎖篋中復至夫人所欵語半响出兩孫趨侍論之曰吾此行未卜歸期叮嚀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而已復取篋中紙手自封固置几上曰以此付官旗勿先啟視兩孫出寢戶閉以爲復就榻矣頃之不聞聲響子若孫推戶入第見一榻榻然徧覓不可得亟發几上封視之乃遺筆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已化去矣是十七日丑時也午後府帖至縣知官旗於隔晚到府存之赴水適當其時豈其靜養一生神明默啟至誠前知耶胡其從容

暇豫不疾不徐一至此耶所最異者平立水面冠不濕履無泥擁
過竟日無滴水出口停飲數日以待長君顏色如生觀者無不驚
為神云存之之學以程朱為的以復性為主以知本為宗以居敬
為要須並進為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
錄等書次即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
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言慈悲即仁言
般若即知絕不言禮義故所謂仁知者非吾聖人之仁知也聖學
從窮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
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
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
又曰學必由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
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不至於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德行狀

五

又曰吾性本來無物不可自生經授本來具足不可自疑虧欠本
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為局促本來
光明洞達不可自為迷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為造作作氣質
說曰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性
非學不復學非變化氣質不能復性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
為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
質之性即為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
一之則不是作靜坐說曰靜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
然然靜去盡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
此靜中妄念強除不得香氣亦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妄
念既息香氣自清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靜時與動時一色動
時與靜時一色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靜無動之體云爾又曰惟

天理至靜惟喜怒哀樂未發渾是天理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主
靜之學始於慎獨終於無欲又曰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
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學無動靜其初靜
以澄之至無動無靜乃真靜也又曰有理靜氣靜之別理靜者理
明欲淨胸中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不著於物而靜也兩
者交資互益不可偏廢如但以氣而已動即失之何益哉其闡陽
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為善之體陽明以無
善無惡為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為意也故曰有善有惡
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為善事惡為惡事也此
何可言明善作洗心說曰無求飽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富我仁
彼爵我義不作富貴想仰不愧俯不作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
藏不作窮達想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為有甚動得我人知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德行狀

五

吾人不知器器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有甚惡得我江
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汚得我焉戾天魚躍淵有甚局得我識得
這箇真更有何心可洗如何識得曰退藏於密而已愈密則愈真
是謂一物不容是謂無聲無臭是謂洗心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
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
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何能無適明
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誠敬存之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
謂主一又曰主敬有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
收斂不容一物是也然惺惺與收斂難得恰好纔著意便不是惟
整齊嚴肅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不犯手也其自學
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
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畔宛若程朱家法也存之

著述頗多有二十餘種皆闢世教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尤極苦心無論長篇短述隻語單詞皆膾炙人口不可殫述嘗語同志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日人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後世尚有稱述之者真小人而無忌憚矣曰天下不患無政事患無學術學術者天下之大本也學術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講學為諱如政事何曰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言政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言財必無財曰聖人之學常用逆法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曰吾儒學脈有二孔孟微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文清文成便分兩歧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德行狀

美

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此數條者前無所因後無所襲獨見而獨言之其憂世淑人砥俗迴瀾之意溢於言表矣其持身也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手不接非禮之財足不履非禮之地門不納非禮之人其刑家也孝友天植物我生我咸得其歡五弟一兄白首無間與夫人王氏雍雍肅肅相莊如賓視猶子如子視猶子之子如孫義方之訓燕翼之謨洋洋如也下至臧獲馭之嚴而有恩與司馬之僕無二其待師友也於澄泉靜餘總角論文世締其好無論已厥後子弟之師邂逅之交亦靡不終始相歡緩急相周患難相恤如左右手者其待戚里也若外家若甥家婿家貧者助賢者獎孱弱者卵翼能文者薦拔其待鄉邑也孝義忠節力為表揚大利大害力為與除凶年饑歲力為賑濟至設為役田役米以蘇糧長之困設同善

會以恤邑中之寡孤獨者尤厚恤其貧而賢者其施益弘且遠矣評者謂其立朝也有斷斷休休閭閻侃侃氣象涉世也有不流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也有申申天天氣象誨人也有循循善誘氣象進而危言危行奮不顧身也有壁立萬仞砥柱中流氣象臨從容就義也有內省不疚不憂不懼氣象嗚呼斯真存之之實錄也夫余猶記曩者赴任滁陽存之手書偕行說贈余偕行者與時偕行也易言與時偕行者三乾也損也益也余謂乾之時行存之有其五焉其請籍家居者餘三十年遷世不悔若將終身時潛而潛也主盟東林闡發聖賢之精微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時見而見也日就月將瞬息存養而頃刻靡敢怠息皇時惕而惕也遲疑於出處進退之間自試於勳寺罔卿之際時躍而躍也至於掌憲內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美

載不朽

顧涇凡先生傳

明史稿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自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勳於奉侍冊為皇貴妃延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威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二則易簡一難圖也執政駭且志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詆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媚笑罵詈無所不至世乃有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如寰者臣等自幼讀書即知慕瑞以為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此臣等所痛心因劾其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本

款同七罪始發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譴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陳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那智孫磐張璠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為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寢復既瑞及思孝言臣為善二十年曲謹木疆無不如瑞獨崇詭備虛則不屑為其言絕狂誕我自是獲罪清議出為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

其奸貪寰亦許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寰寰與鼎思並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遂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八為國子監博士選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周立大典年來無敢再實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茲既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趨朝一見禮部尚書疑萬化儀制即于孔兼即戒之弗言慨然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即次輔趙志舉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初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成極遂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會繼之斥為民及是諫者益眾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本

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尚書孫繼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為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陞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陞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

行狀

高攀龍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即世所知涇陽先生母弟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季時父南野公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之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矣請歸東鄉墨先生大喜請於張公復之眾未信久之果如所言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曰恐傷兩大人小心先生曰此是為人根子久之業日進萬曆己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略曰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實

罰一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今賞罰之法甚具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言之矣所以風馬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臣目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一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好明以要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以内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退也夫人主崇高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爲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慶過計因而請冊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廟行狀

李

天下猶爲皇上一己之私也以私而掩公以一人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閹人侍妾又或將乘其偏而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人主雖其神聖其聰明不足以徧天下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淵魚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庭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于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爲不然善爲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

專故而公之於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尙與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爲一救之難爲力也不更倍乎且此輩之始用事適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指陳類依公義猶若未嘗久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則純出于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爲欲效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論于衆曰此生作何語耶真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時退自傷以爲不幸不達皇上卽達死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峰海公屢爲房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望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且陽諸公景陽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食穢自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廟行狀

李

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己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者夫欲天下人爲害甚易爲瑞甚難寶身享食饜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衰之詆瑞千有餘言槩不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己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衰之詆瑞吹毛求瘡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衰之陰險窺覷亦無所用其狡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衰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衰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衰之所必擯也以此仇正無恥之人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而入於詭詐臣等有裂冠寃

而去耳不與之並列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實
有好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快實雖頑鈍無恥亦何
面目一日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於實何私於瑞但恐
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瑞尚不足惜如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
子之道日消矣一寢尚不足畏如寢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
道日長矣剝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為之深慮也疏奏得
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
奏薦戊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老又
善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
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於是又與張公文石等
合疏言之已而考公即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
人當路銜而計去之於是又抗疏言之請光州判官季時無論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順行狀

奎

朝即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于君父傾注無一事不
思于世路隄防先是已丑薛玄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送揭
帖參御史王公播臣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憲之座師內閣領
陽許公輒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復望風排擊季時聞之
仰天浩嘆上書許公曰閣下憤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
舉非人自効且欲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為而正風俗
何為而消允以為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
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天下之人自將各自
矜奮更相勸勉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然則紀綱之正
風俗之消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
在於使人無可言耳近見吏科陳給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路
自任而謂出于臺省為蕩蕩平平不出于臺省為傍溪曲徑不知

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于公即蕩蕩平平出于私即
傍溪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也
其云今日為臺諫者無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
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誤擢聖怒相
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
李君懋槍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
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無他此皆擢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
者也間有一二上擢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
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為宰執臺諫重輕者耳以
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王午以
前為諱言王午以後為輕言也其云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
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操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允所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順行狀

奎

記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
允兄憲成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
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為釣名為掩過為躡位為取
捷徑夫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彼附會王反
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
不信其非壘斷之夫至于躡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
一二要亦晚節不終務為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
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未見其位之躡徑之捷也信若彼
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為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
乃為不躡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事而
喟然嘆也倘嗚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皇上不廢郊祀
則洪春不言倘何尚書起鳴不構陷辛左都自修則德新等不言

倘卻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參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詎建言者不啟螫而雷鳴不嚮晨而雞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鄒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墻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孤寒往往擯于府試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豐城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于大辟輿論冤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顧行狀

矣

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干季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季時卽復喜曰甚善並爲代具疏草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弑君種子暗布人心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他他他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爲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季時曰此弊於今尤甚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爲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爲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居恒喟喟如不能出諸口及遇可否紛紜刀斬斧截大指一依於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說有

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乎草草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論人或反世之所成敗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啟新先生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性孝友事兩尊人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欲歎且相勗曰吾父居恆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于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南宮不卽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性甚介取子纖毫不苟壬辰謫別駕光州差歸中丞景默曾公檄所司致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顧行狀

李

薪謝不受越十四年繼撫中州者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公又以二百四十金爲贖兩孤以季時志告於几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邑大稜餓芋載道季時廩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賑其業師尤公張公歿並爲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鴈礪之屬位置有常好樸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間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誰也丙申九月病不食者四旬涇陽先生以問問有痛苦否曰無之有欲言乎曰無此時惟凝神定氣以待天機且欲爲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

四或有問於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然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想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尙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為中行大率孔子所為鄉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檢點病痛是一箇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卻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不出一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于中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顧行狀

究

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予曰尙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自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廩野崇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熱處難忘可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卻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甚者且以為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誤矣余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為之即是更不必添入

較量非其平時賓主之分素明決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而攀龍則追惟曩昔季時謂余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慎諸余曰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釋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于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予之于弟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為道義中天親其切切惻惻也又為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為何如耶豈惟先生即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實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小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顧行狀

究

東林書院志卷之七 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列傳二

錢啟新先生傳

明史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
 入臺即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成已論請從
 祀曹端陳真履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
 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
 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
 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願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
 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
 請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為言
 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雒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錢傳

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
 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弊竇
 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
 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
 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
 者三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為近臣府庫又合遠近
 之臣為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為
 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弗為今閣臣
 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謙讓
 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為非有公聽並觀之正况所言公當與天
 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
 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已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做古為治部

院即分職之六卿內閣即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
 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類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為請教
 而後行也禮部尚書于慎行號有風望於題各省主考再請教於
 輔臣他可知矣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
 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傳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
 為教正是何傳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尚以多疾為辭
 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今
 又復改選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林一途謂之
 儲相累資躡級循列卿位以覲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為
 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態黷者恣憑陵侵奪之謀
 外推內引瑣閣表裏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
 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敢不止嵩之鑿不遠而居正蹈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錢傳

居正之鑿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為或甚於時行
 禍隘執拗又復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
 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貌
 孔而質虎跡尹而心莽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為奸
 為邪為浮薄必詈之為讒為謗為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
 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
 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
 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既無
 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糜
 爛於乞播登壘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
 其操切慘刻而勢燄燄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
 前之政自居正總之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也所當

論者十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為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護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感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强固矧以豔處之衰似而為善潛之驪姬狐媚既以盡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其論國本曰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戲如今日者亦未有皇言之如綸如綍乃轉展靡定反覆不一如此者匹夫無信不能自立矧在萬乘同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觀臣竊為陛下危之夫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為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為太子封皇考為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為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錢墓表

三

於母皇元子之母歷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母又觀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為信及今不斷盤惑日深一日剛斷日餒一日事體日難一日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伴為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為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為謀則甚拙也此等

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願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雷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懇直帝言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選之詞根託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為民屢被薦卒不用一本初宦江西與王時槐善及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者述滿家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啟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尅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

墓表

姚希孟

錢公之物也有奇寓適客自誌業已納壙中吉水鄒先生復系之銘矣是時顯皇帝在位諸逐臣槩不錄留為聖子神孫紹庭首事公遂以舊御史終天啟二年用鄒先生及諸公言凡以國本諸逐者存則不次擢用物者優數階於是先生得晉太僕寺少卿予祭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錢墓表

四

一壇先生之子春亦嘗以御史昌言抵權貴出參外藩近得召用亦太僕寺少卿旌忠褒直哀死榮生一門兩世載錫之光而前後閎巧相符又一奇也太僕公念主思重不可不揭之以資隧道屬我史臣書其事夫公之可書者無如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為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上嫌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褫公官為編氓則公去國之由也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匭恣入谿壑罔厯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負陛下任使則有糾舉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惡秉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逞逞駕明旨以箝眾口使嘉言路塞

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餽謁遍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
疏念邊陲孔棘動需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
材疏河西敗衄樞管之臣茫無成算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參
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墨令狼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為奸則有訪
問貪官疏其他疏不勝舉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為文毅文恭兩羅
公布衣陳真晟學正曹端尊獎明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
自蒙謫歸葺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構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
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則今大宗伯孫
公贈尚寶丞薛公在錫山則贈太常少卿贈尚寶丞兩顧公今少
司寇高公前光祿少卿劉公贈光祿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光祿
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席雲蒸擬於河汾鵝湖
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為尸盟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錢墓表 五

衷苦公持世嚴定陵末年謫誅競起羣鋒眾簇橫集於東林公出
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嶄如也於行藏誹譽之關廓
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龜龜類也取其龜勉亡息之
義則有龜記尋洙泗之脈以瀹其流而堤其泛潰則有源匯編瞻
顧宗國觸事痛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
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為多則
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
者邵堯夫總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
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寓通客自誌亦髣髴
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功也先語君實吾欲觀化一巡又題一
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營窀穸刻期八月竣
事又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遂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

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夫行應不再次且至月圓後成
行亦預曉滅獲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
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其公乎然邵子生平
不立朝惟以巢由外臣為康濟自身之計視公則異地矣公通籍
神宗之世始而始繼而蹇程伯淳朱仲晦之選遇公互有之伯淳
為監察御史裏行惟積誠感悟不欲撥拾短長其所值為王介甫
猶可以道理規諷然未嘗不面折之仲晦在外則鞠治大吏在內
則力詆時相夫豈得已公所遇固非韓平原而唐仲友王淮之徒
不乏也即伯淳處此能養其鋒稜不試哉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
而黨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於南宋惟公
能以天山之遜自免而同志諸君受齮齧者十八九矣英明嗣服
萬類維新跼伏者進竄謫者庸幸國脉醇厚同心僂力可以望太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錢墓表 六

平猶異於宋之嘉定使公在當筮得利見之爻為羣龍先路而今
已矣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為不若眾人為夫與公共為天下事者
孰如公之子今太僕公行出而大用於世公之靈尚式憑哉公生
平好獎與後進某以壬子冬侍公於經正堂負牆終日受誨孔多
即不敢言堯夫之於歐陽斐然其不見棄於有道久矣故標其大
節垂於麗牲之石使世之君子過而式焉公諱一本字國瑞別號
啟新先生常州武進人登萬曆癸未進士始為廬陵令著循吏聲
今猶俎豆學宮比桐鄉之朱邑云

安我素先生傳

明史稿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選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揚揚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敢言之士削跡於朝趙南星孟化鯉為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暨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繼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繼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媢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請攀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安傳

七

反竄炎荒輔臣謀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窮達補衮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為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為小人媚寵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遣希范疏入帝怒斥為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諸學之會喜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

葉聞通先生傳

明史稿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權稅蕪湖謀登輒縱民舟去既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既敗其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者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敬奸弊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恚借同官金汝諧牟志夔攻之不巳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既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啟初召為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還其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葉傳

八

茂才力救免之未幾卒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強半始同邑顧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並建言去國直聲震一時茂才祇以醇德稱及官太僕清流盡斥邪議益發遂奮身與抗人由是服其勇時稱東林八君子憲成允成攀龍希范元珍武進錢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行狀

鄒期相

嗚呼傷哉吾師之亡也而吾邑典型推殘極矣師之友為端文顧先生忠憲高先生暨昆陵玄臺薛先生肩弘任鉅終始相成昆陵物備端文忠憲肩之端文物備忠憲肩之忠憲以不辱身殉吾師獨肩之清風正氣皎然孤行於天壤間岱宗時而羣峯仰溟渤王而百谷趨吾黨倚焉一邑倚焉海內正人君子倚焉無何今上二年春一疾卒矣二孤繼斌光輔請師列三品例得恩卹光輔為請

於朝曰臣父茂才苦節一生竭厥以死願比李得陽例邀恩闕下
臣母先臣父七年卒并得合葬臣即死不恨天子哀憐其意錫之
祭葬制下二孤泣捧以告於靈蒼日而吉將徵文於當世鉅公元
老先期手行實暨師母華安人懿行纍纍屬期相爲之狀以期相
兄弟受業門生也固辭不獲謹按實而狀之吾師姓葉諱茂才字
參之號玄室晚更間適世稱問適先生葉之先自無名公由吳江
同里遷石幢三世爲樂善公樂善生芮芮生模模生敕封南京吏
部郎中蓉溪公聯代有隱德具世德傳蓉溪公配許安人生二子
師其長也次茂德號玄宇師生丰骨迥異稍長授讀靡弗倒快誦
封翁奇愛之過庭授一詩一掛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說到於今當
初若著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嘲之也師跪而受教又一日授
嚴先生祠堂記反覆論美之也師復跪而受教迨甲辰奉使過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葉行狀

九

七里灘咏過庭會記說嚴灘此日頽波孰障瀾知師學淵源遠矣
師爲文晨起擲管稿完纔脫手曰吾以求放心也未幾補邑諸生
尋食廩餼教授來學絡繹於錫山毘陵維陽新安每以卒歲爲期
門下士鬱然起爾時仲兄期楨從之游沐浴最深迨還母安人艱
哭不起及見封翁掩淚強爲解頤間從館歸必朝夕封翁臥起不
離左右戊子尋舉於鄉墨論刊程膾炙人口得報不調客不設筵
不赴衆宴束身靜氣專意計偕已丑聯捷洗盡世俗奔趨態曰吾
固守吾貧也於主司無所贊初異之久之服師痛母安人不獲見
也封翁會逢花甲千里而不及上壽也曰天平肯容小臣茂才緩
臨軒一對乎玄臺先生曰吾輩必非戀一官者廷試畢亟圖之師
唯唯臚傳二甲授刑部甫三月改南工部迎養師初按部於堂翁
亦無所費堂翁異之乃令一日署六篆兵刑錢穀悉令究心師曰

是其試我乃成我也寅而出西而入政事煩瑣從容應之恬不爲
難亦久之服未幾典稅蕪關竣壬辰改南吏部封蓉溪公如其官
母贈安人迎養封翁如初封翁曰吾故有戀鄉癖安能拘拘官署
爲師爲體其意乞請還里傲居於廬封翁曰吾故有厭城癖安能
碌碌塵市爲師爲體其意因不復強甲午邁封翁艱而師痛可知
也曰天平安得有吾親呼而詔告我者乎死而復甦者再嗣後孺
慕終身遇忌日一稟古禮時物不薦不忍御也讀禮餘間館穀餽
口儼如貧生其在秦彥熙氏期相始獲從之游沐浴名教不減仲
兄且盡悉師樞蕪狀師蒞關介然無所犯左右跪請曰關政例有
費某字號備某項公費某字號備某項私費師介然如故左右跪
請再四師厲聲曰不要說你們即左右列金剛撞我不動矣關政
一清去關可廿里有雙港往設界防漏稅師力創之馴僮無所容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葉行狀

七

其奸迨國賦完端坐放關不取分文放船時惟聞大聲號呼祝頌
而去任滿爲立石建祠尸祝至今猶餘額外金疏奏餉邊仍具請
往苦旱商旅不通今通而得羨非臣願也矢不敢爲例上嘉悅之
白金松布旌其廉比歸惟圖書數卷劇盜且排戶入止見此數卷
者搖手戒勿僞爲太息而去嗟乎師之節至令宵人見信乎語具
玄臺先生所撰封翁志中戊戌陞本部郎中歷轉南銓始終不狗
一毫情面人亦無敢干以私已而請告已亥補禮部郎中仍請如
故辛丑補尙書司司丞丙午陞本寺少卿戊申陞南京大理寺寺
丞屢荷國恩請告如初嘗言吾上半生受貧之益下半生受多病
之益惟貧故知節儉惟病故知養杜門卻掃不屑屑于貴游干施
至止鮮得接其顏面而亦不輕投片紙隻字壬子陞南京太僕寺
少卿搜剔利弊馬政爲肅從來未有適觸唐御史建議護奸具國

事宜參公論一疏所為捏造浮詞者發摘四明崑宜以忠於皇上者也欲箝人之口絕不言四明崑宜而後為不立門戶不起風波儼然立於四虛之大道一言齒及則為大貪大惡之小人矣噫何其敢於扶小人而抑君子護奸雄而禍天下若斯之烈也疏上不報已而具早賜褫斥以釋羣疑一疏牟金二御史相繼論職疑職有所主使然者不知職素無依傍門戶之交也昔日論四明崑宜者保無奸人竄入畢竟奸者少而忠者多後來被論之臣寧保其不借一節以概生平畢竟借者少而真者多疏上仍不報與過道長書去就語默士人立身之大節是非邪正世道理亂之大機大節者人所自立無待於外求大機者天下其公之事非與天下人共相印證恐一隅之見未合大方又曰盜木占廠之事百十年而一見科場之事三年而再見後來者見破甑可修履虎無恙人人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葉行狀

七

微倖歲歲生心其弊實可勝言哉不獨此也發盜木占廠者現在臺省其主持有人發科場之弊者強半去位其主持無人有人則三尺可以必行無人則上下易以蒙蔽書聞朝野傳誦已而作旁器說官臺諫者自為天子耳目臣曹出位建白即日之為旁器不知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何正何旁期於至當而止已又作止器說有患說而止有避咎而止有孤立無援卒遇暴客而退縮以止止則止矣非止之善也定水不波太虛無翳蟬噪逾靜鳥鳴更幽何器之有識者趨之目擊年例考選上鄭太宰末議年例兩衙門劣處也必其人素行未孚昭於人之耳目者乃可以服人心也今有人焉議論正直素無顯過而忽道外轉能令人信乎考選一事尤言路大關鍵也得其人則拔茅連茹數世受正人之利不得其人則引類呼朋數世受匪人之害甚不可輕於去取也今有人焉

律身廉介政體公平而臺省不與能令人信乎去一真品則真者畢懼雷一偽品則偽者畢進真者畢懼久亦化而為偽矣偽者畢進究且無一真品矣尚何以年例考選為太宰下其議著為令羣請告歸癸丑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點朱吟互相酬和期相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師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詩也性情調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蛙聲蟬噪豈曰能詩數墨尋行未為善易吾弗取也已而述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混為物不貳不可析而分也分則多歧一則其貫惟不言有無是名知性期相為謹受教已而感經筵久曠有遺宜侍講王昭素執易蠅頭取象拈之句時言者以門戶二字齒及東林有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占之句戊午值花甲為詠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葉行狀

三

途知已窄晚節莫教疎又曰嘉種時溫養微瑕懼放過又曰披沙須識寶揮劍定降魔幾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情見乎詞矣光廟登極喜懼交迫堪勒詩史嘉廟壬戌起太僕少卿癸亥轉太常寺卿恭遇先帝覃恩可朝請夕下師見瑞勢漸盛拂衣東還甲子陞南京工部侍郎乃謂其弟玄宇公曰一官非吾願也但南曹冷局祖父母未邀一命中實怍怍姑且一往已見權璫亂政極矣恨不及請上方時與同志總總憂形於色疏請休致拂衣如初曰從此不入春明夢矣所居陋巷門不得容軌室不能布席布衣蔬食淡淡穆穆升其堂無世俗輝煌扁額止標三世無訟四字以戒子姪薄田百畝聊供餽粥晏如也三案事發辨論不已師跋忠憲先生三案書後事有三尺童子曉然明白而聰明特達之士反眩瞽而不得自決必待日久而後論定者何也心無偏主雖愚必明心有

係累雖智必愚其勢然也神廟晚年有張差入官之事升遐後有稱遺詔立貴妃之事光廟不豫有崔文昇李可灼進藥之事及光廟晏駕今上登極之前有傳願命立選侍爲妃之事張差一案劉廷元以爲風癩科臣何士晉部臣王之案陸大受等以爲別有主謀而神廟聖斷以張差付法司以兩內侍付司禮俱置極刑而內外帖然矣然士晉卒不免外補之案禁錮大受被察而廷元獨無恙也進藥一案舊輔方從哲賞之舉朝爭之最後孫宗伯發憤極言而可灼遣戍文昇尙漏網也立后立妃之案禮臣孫如游執奏于前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等力主移宮於後皆侃侃直言與王陵汲燕爭烈而當時依違其間徘徊顧望者則從哲與諸大臣也此三案者或見於聖諭或見於章奏在朝在野無一人不耳而目之者而安所容其諱哉秉史筆者只據事直書之足矣可以人情

二字抹殺天下萬世之公論也哉當日滿廷幾成聚訟不若吾師片言足千古也矯旨拆毀東林過廢院有感詩曰世法遞興遞遞滅乾坤不毀只吾心又曰惟有靈臺須保護片時傾圮卽成愆迨忠憲先生以不辱身殉而官旂至欲洗其家師既呼天乎胡至此極也又重懼破巢之取卵也匍匐昆陵澄江得道府力護而師乃稍釋也曰吾身名違恤合罪不及其孥足矣跋忠憲先生遺表屈平之節先生之所優也先生之學之養非屈平之所望也太息伊人悲歌當哭龜山道脈今誰續痛哭同心淚眼枯至狀忠憲先生萬語千言言肝膈非師能道隻字乎今上登極日月重新諸奸竄伏追念耆碩止需大用而吾師何以摧折也哲人云亡典型頓失泰山頽而梁木壞寧第期相區區之痛也哉嘗自題小像人生宇宙間第以形論動植之物均耳惟有超乎形者在乃能參三靈

萬不死不生與造物相終始豫置生壙有云人生看破無壽夭彭錢殤子同歸老又曰方寸虛明淨如掃胸中一點無煩惱偶哭一同志曰人生有正氣有客氣客氣今安在哉惟有正氣浩然於天地間嗚呼足以占師生平矣哭師者曰薦賢公贖公所倡也公死疇爲齒牙我而噬拂我者同善廣濟公所亟也公死疇爲衣被我而骨肉我者誦師者曰昂昂若千里駒同君子羣而高立其轍冥冥若天外羽遣小人射而不攖其鋒則又有誦之者曰辨二案於簡端鑿鑿董狐直筆疏兩義於當事琅琅山甫名篇吾兄期楨贊之曰萬金一麾矢志已定歷四十年水清玉瑩履幾踐斗蕭然寒皎二泉讓列九龍讓峻同志傳述均以爲確論跡師居恒定志於恬澹得力於學問交修互砥於三益端文忠憲立臺三先生其表表者他如歐新先生借名孝廉許靜餘先生均白首一日師不狗

友友不狗師每握手輒辨折爭論如上殿狀未幾不失和氣又未幾爭執如初微有旦不休無欲而剛道氣可竇恥不與黨似皇甫規私憫人亡似郭林宗而絕跡梁碭似申屠蟠至端容整襟危坐終日似明道又似晦翁期相不敏無能領略萬分一追念音容恍恍係之矣所著有八貞女傳旁書錄三案書後葉氏宗譜見聞摘錄與至吟皆關係世道人心藏於家二孤將奉旨大葬吾師議別營宅兆而以師有自營生壙不忍離兩大人左右師素志也二孤不敢違先志遂葬師於封翁之昭而安人合焉

陳筠塘先生傳

明史稿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置黃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布政使劉澤成弟煉成助妾殺妻治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寧知府丘度慮幼學得禍言於撫按調繁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為災縣故土城卑且圯給飢民粟俾修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

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為築堤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具俱倍於確山越五年政績茂著以不通權貴當考察拾遺掌道御史擬斥之其子爭曰兒自中州來咸言中牟治行無雙今予殿何也乃已稍遷刑部主事官採御園果者怒殺園夫母棄其屍河中幼學具奏建置之法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於時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中鑊板盡毀以員外郎恤刑畿輔出矜疑三百餘人進郎中遷湖州知府甫至即撲殺豪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橫於郡中幼學將施敏置諸獄敏賂貴人囑巡撫巡撫取親鞫幼學執不發憐愈亟幼學立杖殺之敏獄詞連故尚書潘季馴子廷圭竄入都遇人輒罵幼學幼學言之御史疏劾之遂下獄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

陞畏禍歛跡置之已念已去陞必復還遂捕置之死郡中謠曰公來如砲施敏獲害公去如雷楊陞飛灰幼學疾惡嚴其於細民務安全之諸孝子節婦善人無所不旌揚一郡大治霖雨連月禾盡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飢民三十四萬有奇御史將薦之徵其治行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聞詔加按察副使仍事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備幼學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終養歸母卒不復出天啟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牟湖州並祠祀之

陳傳 卷之八 六



薛以身先生傳

明史稿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履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以給事中王學箕劾之令尚書丞諸傑貽書應旂令熱學應旂反熱傑嵩大怒應旂又熱常州知府符驗嵩合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熱郡守請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天下稱王唐瞿薛其閩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順憲成兄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為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案以崇九列塞

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自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簿罰未為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二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已尤憤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職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為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言中官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錫爵無以難

尋以救南星請光州學正省母歸處不復出敷教履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鄉人欲為非憚不敢發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請學卒贈尚書司丞

墓誌銘

高攀龍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倩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為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誠甚敏而本真應物又令人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為多一蒼頭挾一被一笈至於家不以以身為客蔬食菜羹研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身規恒十之九以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辨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蓋以身為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為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為之銘耶以身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將瞑命其孤以墓石屬余嗚呼余又何忍不為以身銘耶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敘用衰絰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玄臺字以身娠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類少不好弄五歲即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公撫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物若與締兄弟友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

而上盡是矣於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參之以身曰是欲為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略曰臣無言責性惡權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為定向而發竊以為遠臣箝口近臣煽威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必欲削一警百警為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開白動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讜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為重而視陛下為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寶醜詆尚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為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即回思抗論嚴嵩一疏有視面已大抵

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顏顏輒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戀已浮榮脇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即二三輔臣陽託飲醇陰圖登壘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列之體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憲座師穎陽許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蔣孺人卒辛卯授經玉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並封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並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為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位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允成張公納陛各具疏謂

兩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親都給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尙書孫鐘錫本部司官呂亂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為奸邪者盡黜之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官謝諸黜者何以令天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得光州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兄於子弟諸生有以口語得罪府椽椽誣生殺人罪郡守以椽故成其獄以身廉得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沈冤者胥之以身以身多全活之光人謂以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身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天生英傑決不欲其斤斤結褵自家閨閣檢押祇賢落魄爾日脚

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問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汗終歸一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託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以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又曰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之食則稍嘗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藥餌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至慈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抽油然雖至俗客不憎惡獨惡傷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賊兇人必使不得虐民後已嘗見一人毀葉參之以身從稠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後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

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
眞眞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眞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眞
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親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劇要
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
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味秉拙省
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狂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倘伴五柳
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眞必正夙所自剖寄
語同心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
思而痛之嗚呼此可觀以身之眞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於家銘
曰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點懷乎自持耶則蓬門委巷之思
渾渾乎同羣耶幾油油與偕之惠子子乎獨往耶則望望去之之
夷夫固不敢謂其即點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薛誌銘 壬

也情也和也猶歟斯人蕩滌汚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爲
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劉本橋先生傳

明史稿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
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歲省銀二萬有奇
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
夢皋等大學士沈一貫密爲地詔給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
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儉人叢聚
奸惡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使夫守法者不聊
席與者無息二百年鉅典一旦决裂而陛下願獨任其咎罔上不
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皋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
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
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皋亦詆元珍爲溫純鷹
犬疏皆不報未幾勅諭廷臣以甯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劉傳

三

方一貫佯裝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
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
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
問國之亂萌朝之疵政則曰上爲政我不知也不則曰吾謀不用
也曰吾逆知其無補不若從容以圖之也同妾婦之順從效闍寺
之曲謹眞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稱民賊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
奏請頒行勅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惡乎
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枋
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
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留者皆
自免去光宗即位起元珍光祿少卿時遼播旣沒故贊畫主事劉
國縉入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合發舟南濟議

香欲推為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籍乃李成梁義兒成梁燕封
國籍為營免遂基禍本楊鶴李如柏喪師國籍甫為贊畫即奏
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連制創議用邊人昌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
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推數萬家欲問道登萊竄
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諜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
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為事又與錢一本為同善
會表節義郵錄行義重於時

按萬歷乙巳先生抗疏論四明相庇其私人幾舉舉遂除籍
歸會歸隱先生自負其才性命之與國同休戚也先生自序後
志詩請養若之深惟求性命之與國同休戚也先生自序後
甲寅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
大開一時明善同人自願功之序其所以去而先生自序後
真剛者不為其屈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
任改術道力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
氣剛象兄黃明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
面不自見兄黃明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先生志成東林

墓誌銘

高季龍

天之為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常之事非
常人所任必生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憂替夫然後常
人之心不為檢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獨劉公者
是也當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富國校沈歸德相又以假王事
枝江夏郭宗伯其德乃為妖書中之引編批根思一網具已者會
大計諸奸多屬考功法相盛惑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

雷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略曰朝廷磨礪一世
伸正紂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膝上而藉下彰善
瘴惡佐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
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皋者夢皋為人臣無暇毛舉
廢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秉機建議壟斷如市士
林不齒迨至兩蒙留用因盛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
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棄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
野駭聽僉謂夢皋之黨陰謀巨測將異日種種倖倖之門從此開
也甚堪慮也夫使夢皋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跡胡乃恣起
風波動駕言於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皋之黨機鋒巨
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正府無私人
則奸慝寧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為戎首秉政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劉詩銘

語

來不問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扼者何人
年來比昵儉人乖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於夢皋而
故暱之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內則
假公以勝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
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無忌將來誰
肯為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
危之察會良非細故幸皇上自為社稷計疏奏神祖玩之不巳意
不忤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庭杖公議不可息
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
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罷去當是
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
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遠瀆陷沒舊贊畫劉國籍以招撫

南四衛官民爲名擁數萬衆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
船南濟公上疏極論國籍誤國上曰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
畏國籍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籍爲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
公素強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
歲庚子公爲南職方有垣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
事必理折之垣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輒唯聽命公益核軍
需之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操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乙
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錢啟新先生
行同善會於毘陵東林益暢其義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
節義之貧者有助解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公與陳志行葉參之安
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應爲蛇足者公毅然不惑
至今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漠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自知

可以稱人乎於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勤於理生而恤
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于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
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
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孚望蚩蚩氓公十六年林泉無
念不爲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爲民彰善勸兇昭雪冤抑矻矻
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
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寃也密爲雪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
公於世浩浩獨往余每謂公乙巳疏爲開曹建言法夫楚宗駢戮
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馴至考績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
敢言大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於其時晚而自視舍我其誰是
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
務建言者法也開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弘

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
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藏於家公之大節表表細行
卓卓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
人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爲人臣而敢於
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于是乎銘曰太湖三萬六千頃浴
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真精龍涎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
執圭湖波隱見如拱壁山環水廻自千古下爲光祿劉公宅形所
託今來寧茲神何方分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猶能三禩奸雄
魄

東林書院志 卷八
三

張廷所先生傳

高 崧

先生姓張氏初名大受改名夢時字伯可無錫人少穎異隨父大參澄齋公讀書貴州署為文超軼不羣侍塾師坐一書樓手題云上此樓去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儉親心此其立志已不同矣年十五以縣試第一補諸生明年行冠禮老儒姚潛坤作字說以贈之益自勵繼入太學萬曆癸卯舉于鄉甲辰下第歸適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創起東林書院左右翼以精舍約六人為築先生首任其一解囊授工與諸公切砥礪其中以參訂道德性命之與兼精書法暇則游戲筆硯日揮數幅為樂真草隨意天啟壬子謁選授安吉州知州為治大得民心劇盜葉郎生餘黨殺長與合石有恒將犯安吉先生率士一戰而寇大敗民苦解絹請上憲易為官輸民便甚羣立生祠以報德歷遷常德府同知山東鹽運使運同寬商恤匱國課無虧及沿海告警先生竭守禦之策民賴以安一時有循良之目將有殊擢竟告老歸家居講道東林刻有會講商語蒲榻笑拈二編每兒孫造膝必與評文論古或拈經書一二章合細參之次第質問移時不倦案頭惟存彭澤香山明道康節白沙陽明數編以當尚友臨卒客有以死生之故及曾孟莊周異同問者徐答曰爽然死生之故從而玩之所以為莊周者流了然死生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為曾孟者流與其玩也寧慎客曰先生真當世之曾孟與曰曾孟則吾豈敢全要看臘月三十日臘月三十日是先忠憲遺書中語因呼筆大書曰朝聞夕可千古光輝浮生如寄視死如歸落地一靈終天敢迷伯可字可自返庶幾書訖湛然坐逝

許靜餘先生傳

嚴 毅

許世卿字伯勳家貧有志操天性孝謹父早亡事大父有禮步趨無尺寸軼事母至孝為諸生有聲受知郡邑絕不干以私萬曆乙酉舉於鄉放榜日淡然自若偕同志葉茂才清談竟日人莫知其既捷也衣食居室不渝其初揭安貧戒五日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聯姻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日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出入恒指而自問曰若得無食言否或以私嘗之輒指其壁謂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偶有戚當麗法持世卿急時適鸞一婢為輪罰緩卒不為緩頰所居敝巷守令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覩其面郡守歐陽東風延世卿修郡志世卿曰公端人也欣然一出平生交游絕寡惟與顧憲成高攀龍薛敷教葉茂才輩以道義名節相觀摩每自東林歸勸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孥子乃為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水堅遂返謝去傳金自號早白老人矢終焉之志每於隙地手菘菜甲曰不如是何能無求於人襟懷灑落喜飲酒偕同志吟咏日夕不倦見俗客如目不容刺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夷所著有中解編太玄玄言露穎編諸集而特好為詩一切欣惋悲愉之感悉於詩乎發之詩成抱膝長吟輒復瞑坐自謂調變之妙疾革謂其子曰吾有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賚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之儵然而逝

王儉齋先生傳

錢肅潤

王永圖字惟懷一字新之南直宜興人父彝敘為諸生時借無錫顧端文入郡守龍岡施公龍城社名齊志合以貢仕為馬平合同邑若史孟麟吳正志張納陞皆出其門惟懷年甫十四德性醇密端文一見稱之曰此子疑道之器也許妻以女攜至涇上親自課教之爰以錫籍補諸生尋食餽越十載領萬曆庚子應天鄉試甲辰從端文興起東林書院交宇內賢豪印證學脈其為學以澹泊為宗而自信則在勿欺不爭四字故處鈍處後見者靡不化服久之選冀州學正歷國子博士戶部司務所在有積遷刑部員外郎會魏奄以冒功膺茅土封京官爭題檄諛之同列請署名惟懷笑謂曰吾若列名於是有愧元祐石工多矣堅不許後瑞敗諸署名者皆得罪獨得無坐人始服其先見崇禎初晉郎中奄黨若五虎五彪諸獄悉屬攻案為之引繩披根無所枉撓其案呈凡數千言奏下之日輿論大快至如改救關節兩案事係國體尤持論平允大司寇倚重焉出守韶州數辨冤獄敷惠政詔人畏愛交至俄罹謗類廷議得白常調以病乞假歸道卒居恆孝友廉讓事大父母死生協禮事繼母得其歡心為宗黨所稱著有儉齋文集藏於家其書法最有名

史玉池先生傳

明史稿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說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科給事中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為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皋張位言凡會議會推並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

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為害即使敗事亦非有所歸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為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為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尚書孫鑪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祭已京察孟麟實佐之

南星以讓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
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
館會觀挺擊事疏請册立皇太孫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
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
僕少卿卒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史傳

臣

鄒南皋先生傳

明史稿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
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游
即有志聖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喪父奪情元標
憤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
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
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
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太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
有今日陳有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為災民有
駕禽為巢吸水為養者而有司不以開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
深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尙未成志尙
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鄒傳

臣

固未成矣爾成聖學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
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
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
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
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
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
心則以為禽獸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
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
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
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
夕暴死謫居六年居正殺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工
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尙書徐學謨南京戶部

尙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荊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荊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萬曆中由張居正所引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尙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尙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災元標復上時政六事申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雷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譴責首輔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雜傳

重

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所司不能盡用文選缺員外郎尙書宋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纁譴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尙書石星論救亦被譴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啟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

東林書院志 卷八

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母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母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徐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徐子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造詣純粹不復形崖岸務爲和易或譏其遷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踣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卽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雜傳

重

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儻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賙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

年舟遊南中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既入都為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執政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奸人闖宮誰秉國成而使豺狼當路險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丙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借逐元標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聖

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與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與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屢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介

馮少墟先生傳

明史稿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聞人修刺謁拒卻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選偵苞首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効順海不揚波已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淪盟天變人妖疊出果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教之患如此近頌敷論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揜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笞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聖

潔已惠商奸宄欬迹既還朝適帝以軍政故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懿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尙寶卿進太僕少卿並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啟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言奪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即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

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即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為詬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遂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及為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摺摭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與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學者稱少墟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孫傳

孫

孫淇澳先生傳

明史稿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嘗學焉歷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畱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並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為侍郎時主之其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為首六人論死復錮英雉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鈞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白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孫傳

孫

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向畱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愈眾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迫羣議無策復畱王請帝畱于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銜於左而以慎行為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銜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元詩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資以金幣天啟元年四

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
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
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
春秋猶書之為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
上也合門席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其攻可
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又豈以已實忠
愛不知為罪歟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於
何處明乎臣以為從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
免弑之實實錄中即欲為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
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
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儻
非禮官執奏旨路力持幾何不貽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諛皇祖為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五

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諛曰恭而以加之
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咒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
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監何遂膽大揚言
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輪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
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趨之則
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机隄為大臣者宜爾乎
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
行私縱情殘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
數也大抵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其智力不用以奉公室而用
以趨私門其權謀不用以扞外侮而用以耗國脈春秋無將漢法
不道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讐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
援也母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

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建其言顧近習多為
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
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可據實會奏
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績佑從哲亦曲為辨慎
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
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
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
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
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
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
日夫從哲為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
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陵皇祖悖皇考而欺陛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五

下也未復力言克績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成
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並見慎行以為大
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諫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
郡王厚賄近侍遂得温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
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為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
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
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
以慎行為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諫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
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
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學既深造其操行儼
然不淄為一時搢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
之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

鈺名上帝即召之慎行已得疾既八都未及陛見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文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孫傳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

列傳三

吳觀華先生傳

華貞元

先生名桂森字叔美別號觀華延陵季子後也父給諫震華公母孺人曹氏嘉靖乙丑歲八月二十三日生先生乙亥給諫公歿先生年甫十一戊子遊庠辛卯廩諸生己亥曹孺人歿先生年三十五曰吾終日咕嗶冀得寸進以慰母耳今已矣即斷名心曰吾聞人子以不辱身為孝乃從事問學甲辰東林書院成吳越士友會集其中先生以朋友講習不可不謹約為朔會折衷於景逸高先生五經不可不講約為經會參酌於明經諸友凡相約為會者又不但以講而以心啟新錢師迺欲以易授謂先生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癸丑冬設皋比東林迎錢師講易旋與諸友約曰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傳

吾輩入東林決不可資人之勢先生蓋將人隱微俗腸抉出令轉向高明路頭耳師卒講喜甚曰吾道行於錫矣迨東林大會高先生推先生講席曰今日之會始真每赴毘陵經正堂會錢師獨以先生名點示眾友曰此真道學乙卯先生年五十一以貢舉試第一師曰觀華出司教尙有人先生曰吾從東林先生遊朝斯夕斯終身焉於斯庶幾有聞耳矣丙辰倡道鵝湖諄諄以當今此學孤立責大事難相勉丁巳仲春會錢師曰一息千秋先生迺就錢師於龜山以易正焉草像象述避作不敢居錢師歿先生借余與恕行儲先生會龜山三年廬冢之思也嗣後歲會毘陵以繼其志謂諸友曰入錢師之門方知立身行己之嚴名利心絲毫未斷勿得言學戊午舉家會會必手書詩禮兩條粘之壁曰居家而理止是性情調攝就詩禮可味也辛酉高先生北上以東林囑先生主盟

向奉教高先生者咸皈依先生高先生曰觀華善周易道其復與乎乙丑毀書院人諱講學是時堅志者數人僻遠間起容有之然無講習之所矣九日會鴻山盤旋石壁之下吟曰坐談莫畏西風急立酒斟時宇宙春兌而震也其先生之游雷乎會蓬萊會華藏會荆溪會於山之首河之干在處提醒焉當黑夜時種得星星火以待日坎而離也其先生之繼明乎憶余初交時覺先生臨下太嚴情如不能達性稍急有不可於心則發或移時不解先生曰吾近返家庭左右前後渙然各心學問不得力正在此然庶幾所以感之者曰需而已矣後乃愈和人得先生權有事喜色相商能得隱情如一二童僕若自率其天者先生以藏身之恕喻之人蓋久而徵矣親者如其親故者如其故笑語歡狎人自意適焉道雖孤高相與無異朋友各如其朋友謂講習不可久輟春和則會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二

爽則會歲暮為考德課功時則會曰草野之人自相聚樂諒無與時禁也茹淡衣素非為節省就便濟施必以義急人難不居德曲體人情不徇情無藝之征必如其令暮夜戎之不驚駭橫逆卒至則謹避之絕不向人言修形豐頤神凝氣爽格清而色榮潤意趣暢而節制自存心事顯明用意微婉無事靜坐卓然豎起如緊握然有事應酬專一無二必期了結纔了便休講論必覈又每大段發出不瑣屑聽人講忻忻如也竟其說不漏一語亦不從中斷絕橫起一見有不合曰且商量言而當輒錄之友有悟未到者或爭之急曰且從容其自認了悟者不為置辨慕名而來殊不見意趣則任其去聞一友根器善致之徐為開導後生小子念頭向上即忘年下之以致誘掖有縉紳開講而借重先生者卒不一就其為量大任人飛躍不束以繩度其為教微非細心觀察不知其意

義所在也先生曰中節者天理合縫處也自然和余故審視於容色言動處已處人之際稍得先生之和即其可見而其不可見者躍如矣余與先生相處最久親先生矣懼行己不可對先生尤懼獨知萌念處不可對先生若乃人之領取不同則又各厭所欲而去此先生風雷物物震動而異入之也先生學力大改過勇實就氣質變化又從難克處克將去勤敏讀書日用飲食皆體察實地尊師取友嚴憚切磋乃陶鑄實功理明則心靜心愈靜則理愈明兩者交資日有進益不可量也先生一日睡起結裾豁然如大寐得醒向來諸想忽爾解脫余問作何景象先生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默識乎此一可主矣東林學脈言體必於用離體無用離用亦無體言悟必於修不悟何修不修亦何悟先生蓋經二十多年切身修証而一朝聞之豈易言歟譬如虎之可畏人盡會說終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三

似曾經虎傷者出口自異為實見得也丙寅高先生歿乃叙明與以來七先生語錄合為一編復剖其異而表其同曰真儒一脈戊辰著一班錄至如禪門直指修真要訣則就心與氣之同而揭其端頭之異未見道即是博雜既見道無非窮理也其謂高先生之道一以貫之夫亦見而知之也歟向問先生睡時若何曰吾睡不便放倒須收攝此心至是而靜焉致虛動焉致察無非心矣故曰乾以居之冒天下之道學者最苦物欲之累動即撲滅之終未得力先生曰不在動念時也為胸中尚留得些子根枝看來只是心君不出頭之故心君不出頭看來又只是敬不足之故夫乾其靜也專專之為義主一之謂本體惟是一箇本體工夫須做專主工夫一非落空主不著相不落空一即是主不著相主即是一敬成片段一可得矣數年來先生舊病時發愛先生者常以藥餌勸或

謂可鍼而愈或謂某得老氏術可邀致之先生亦未直拒也微笑而不答病少間輒看書尋復會友若并其病而忘之余故謂己亥以後透過名利關乙丑以後透過災禍關此則生死關頭抑且透過二氏一大事爲了生死吾儒一大事爲了性命生死是一己生死性命是天地民物公共性命崇禎二年己巳允復書院先生即自經營先構麗澤堂不日成之與經畚忠餘兩鄒先生偕和其中諸友輾集喜觀舊時威儀先生曰冷淡莫如今日即今來者向學者也越冷淡越真切庚午賓筵尊先生於乾位詔修嘉廟實錄入先生工園傳先生嘗謂余曰凡事放得下惟放東林不下余則謂凡事放得下故放東林不下放不下者何天理民彝不容泯滅者也又語余曰當年被難諸君恁大關係御未知易學今有以易來者雖病臥床褥猶當強語之蓋以廣吾師之教也先生著乾坤否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傳

四

泰之說直是以人道挽回造化真消息而學易金鍼則引向入門而挈其要領雖不得其人面授一生學易精神已世世矣從來聖賢非通即窮文序先困後井孔序先井後困反覆原只一事辛未春先生退處僻巷懸雌雄困象也時也王申懸朱子像以歿身相遇也可知井通矣十一月朔余赴會東林先生竟於是日長逝余謂先生進道譬之山焉望而趨之一步近一步登而陟之一步超一步至頂以上已不屬山則向年豁然大悟者不容說矣天一也其下有山歟其在山中歟即上即下即內即外遯而畜也其先生之一貫歟

墓誌銘

鄒期楨

觀華先生萬歷間以明經高等薦蓋古徵君流也稱素衣何居先生志也先生早歲廩於庠膺薦時譏艾耳人謂先生厚儲遠發一

第不難而先生不屑也即不然而以明經起家當新朝破格用人之際大用不難而先生亦不屑也抱牀頭易退而從東林諸先生游波得以及老每自署東林素衣故學者稱爲素衣先生云先生氣格魁梧神采奕奕其尊人給諫公奇之期以遠大當其業舉子時便已手書周易朝夕玩味若有夙契者然會甲辰歲涇陽景進諸先生與復龜山書院會四方名公講學先生欣然偕季君揚華往焉有所得歸而書之咀嚼不倦壬子猶以賓興第一游京兆不售遂謝舉業先是庚戌謀之兩兄紹華見華二公及季君爲五經會召一邑耑門名家共相參訂每會奉

先師像於堂集一門子姓尊卑長幼數十人輪講五經闡發聖賢教人之旨言言約到身心以追琢太上不朽第一義辰集西散茶羹蔬食敝衣芒屨綽有雅趣而子弟斌斌稟業肅如雍如尋常迎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五

賓燕客之所儼然杏壇一會矣三年經會竣復復義門鄭氏家會以淑子弟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更覺斐然乙卯需次貢邑令登其堂見門閭如故異之北上時景逸先生餞於東林贈以詩曰君趨北關瞻堯日我向東林樂點春先生微笑曰吾以例不能無行聊結諸生之局此行也涉長江迺黃河望秦嶽一瞻天子宮闕即當返初服不能以東林風月獨讓先生也試畢過歸尋東林舊業時啟新先生有經正堂會啟新先生者先生尊人給諫震華公之年友也遠於易先生往會聞其易而旨之歸而謀於景逸先生曰安可當吾世而不令錢先生之道行於吾邑耶於是迎至東林授易以兩月卒業適當日至啟新先生闢閉關之義學者無不醉心而先生尤有妙契遂偕荆溪儲君恕行同邑華君始德請於先生納拜受易下帷山房日夜探索幾忘寢食每玩一卦即進

而請証啟新先生點化既有妙手而先生以過人之解發憤求之遂能直抉義文周孔之精蘊而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歸啟新先生目送之曰吾易在梁溪矣嗣後東林有會則迎啟新先生於上座經正堂有會則借一二同志往寒暑晦明無輟蓋神魂寢處樂在其中矣啟新先生歿每歲九月借同志往龜山論學或至經正堂靜坐以志築室三年之意會辛酉冬景逸先生出山則以東林無主者造先生再拜囑以主盟先生曰諾往者先生見贈二語今借以贈先生可矣先生出可令唐虞再見而鄙人亦何敢虛春風沂水之樂耶當是時羣賢蔚起朝野蒸蒸先生代景逸先生司其壇坫而景逸在都中以政暇講學於首善書院三千里外遙相應和一時大儒如少墟馮先生南皋鄒先生輩聞東林有先生羣然向往脈脈神交已而景逸先生請告歸見講堂四座春風喜吾道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六

人適先生六秩贈以詩曰龜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景逸先生亦謂借先生以東林老矣不謂景逸先生再起家少司寇晉總憲而逆瑄難作矯旨拆毀海內書院而尤注毒於東林承風者奉命恐後寸椽片瓦靡有子遺獨道南祠格於邑志所載無可誰何先生不勝扼腕無何景逸先生亦不免先生哭之慟捐白鏹以佐官旗需索之費稍定乃謀之同志講學乃諸先生一段淑世苦心不虞羣小見忌如此然平陂往復天道之常不久當復興吾輩今日但肩後死之責為吾分所能為以待時可耳於是手纂真儒一脈冠國朝從祀四先生於首而以涇陽啟新景逸三先生繼之敘述道脈淵源問步至東林憑弔荒墟集同志於道南祠班荆論學相唁也已而相慰未幾逆瑄敗聖天子照見景逸先生沈寃郵典屢下賜諡忠憲且以劉侍御言有表章書院之旨先生喜不

能寐亟請於當道議復然景逸先生後人摧殘之餘力不能辨先生曰曩者高先生見托雖力綿不敢任業許之況今日晦而復明忠憲之靈在上其敢忘諸於是同志安无咎氏小築祠旁以節守祠者而先生則獨力建麗澤堂三楹以會友構小齋三間以栖息週垣數十丈以防斧斤牛羊之入而依庸堂則俟之當仁而大有力者而書院復新當東林之毀也為丙寅五月適與京師駙馬街天變會而重建落成之日為己巳十一月又適值京師彪虎復罪之日先生所論平陂往復灼灼不爽自是學者翮然來集先生乃以往年所受錢先生易藎耳提面命開關起鑰如醍醐灌頂聞者虛往實歸而於來學不便囊殮者皆於先生平館信信宿宿友至如歸不減東林盛時光景凡歷兩寒暑上下經十翼俱徧先生之說易也謂第一要明陰陽大分蓋陰陽非一亦非兩其質則有大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七

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殊其用則剛大所以主柔小而非柔小亦不成剛大柔小所以承剛大而離剛大便不成柔小故用九用六總是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明得陰陽大分然後看八卦卦性情得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源察流條理脈絡一一分明而又有易中真血脈如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邵子天根月窟張子一神兩化子錢子卦者挂出一太極挂出一箇天地儀象於人身使戴天履地之人皆知有參天兩地之事又謂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坎乾來主坤也人心之誠也震誠之動艮誠得止也離坤順從乾也人心之明也巽以入之兌以說之自誠明自明誠非誠與明乾坤或幾乎息此皆先生獨得之秘論學則曰敬字甚不易識故先儒言主一又言無適無適之義非精心體認不得能真誠敬然後能真無事不言敬而言無事妄也故程子曰學

者須先識仁識字有無窮旨趣識仁則識敬矣曰覺一也從仁義禮智有覺真覺也此之謂性靈若曰穿衣喫飯運水搬柴此有生後之覺但形靈耳至於甘食悅色正迷而蔽此覺者曰唯聖人心即理理即心故與天爲一學者終日察識終日體驗終日保任何有已時講說云乎哉曰胸中絲毫有所爲必不足與議道曰怒最難克惟有一段生意流行則怒不期消而自消矣曰欲念難清欲而依附於理者尤難清語皆入微其論講學謂當今而有一言及學者幾於朝陽之鳴矣然言畢竟非學人第一義朱子曰處貧賤從貧賤上做工夫處富貴從富貴上做工夫此是學人第一義也又謂道學一脈於衰世大不便有三凡講學人於君身先閉逸樂門於權佞先閉威福門於一世先閉賄賂門皆人所大不便則學人之不合時宜何怪其辨王學謂致良知自是千古獨解當時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八

詮極完全無弊後人只認知字弄卻致字與本旨毫釐千里其辨禪學曰不煩深辨只一言蔽之曰舍修齊而談性命論治曰治世無奇法只要邪正分明未有人心不正而能開太平者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世道大壞其流毒皆坐利之一字以此卜今日世趨豈不可畏劉念臺先生起家大京兆有防功利一疏謂中興第一疏可也皆是救世名言先生幼有至性方七齡給諫公策仕河南彰德司理臨行繞膝哭者竟日十一齡給諫公見背哀毀若成人奉母曹孺人愉愉色養事二兄如父事無大小稟而行待季弟曲盡友于之誼遭喪從兩兄後所行一依文公禮彷彿其制爲喪舉上下山陂靈輜無少軒輊矣已遭回祿僅存屨事數椽客往唁之見其手一編不輟好行仁義每切己溺己飢之思而於親戚故舊注情尤篤或問其廢或恤其貧終身不厭聞人急難密爲解紛不令知

且助以金錢有聞先生訃而泣下沾襟者此非聲音笑貌可爲也其訓子姓多格言莊語庚午秋一家兩得雋以其步武庚午喜甚然不效世俗燕飲之樂第集子姓百餘人如向年家會然徵一二執友談說詩書及忠孝大義將別先生爲申言曰今日之會所祝者惟是不隨末俗矯矯自立大要有三字曰讓曰忍曰厚而又曰居家凡子弟有過父兄必任爲己之責即父兄有過子弟亦必任爲己之責如此交相勸戒家聲庶能不墮聞者皆爲感動晚年充養益粹粹益可挹音咳和平於來學不問賢愚傾心開導學者有一言可採必筆而書之居平自奉甚菲所食蔬一盂所衣布一縷充然有餘一二蒼頭睢睢于于了無俗態於宅旁覓小構獨居其中疎竹數竿蕭蕭有致自謂樂無踰此余嘗贈以八言先生和云家人問我樂何事踏遍空庭無處尋此其會心何如哉平日深居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九

簡出即邑令下車止投一名刺于旄在浚有踰垣閉門之風友至則啟扉酬答茗椀鑪香所談惟義理所証惟身心友退復高閣靜坐終年不惹一事獨於逆璫變起齟齬擊謂刑餘何足貴獨恨鬚眉化爲陰耳郡侯曾公力衛忠憲與緹騎抗先生不勝感激於其入覲爲詩四章攀轅而送之今上龍飛筮而得豐謂聖天子當有非常舉動已而賜環之命日下麟鳳滿朝乃舉手加額因復東林以爲鼓吹休明助謂老人從此得安衡泌歌咏太平矣其蓄心世道如此已已有建言郡邑當徵一二耆宿朔望講學費宮報可適玉峰非鳴何先生秉鐸吾邑謂此豈異人任惟吳年伯先生乎特借重賓筵先生強起應之適會纂修嘉廟實錄詔下郡邑采取時學博冠龍黃君吾弟公寅秉筆稔知先生隱德入邱園傳以待新朝幣聘隱然爲一代國史之光云先生尙論國朝儒宗於布衣

中自從祀胡敬公外至吳聘君曰此翁真以聖賢自期待古今罕見又嘗言每見陳利夫周小泉王心齋三布衣發志處令人心神躍躍其所契遠矣何必服冕乘軒以為榮哉稱曰素衣先生即以千秋可也先生之學其入門在窮經其砥礪在會友其實踐在體認入德其妙悟在直見乾元其涵養在終日乾乾一語蓋其識趣高明壯歲即能擺脫功名二字歸併一路而適遇錢高兩大儒交為夾輔故其一往深詣遂能登峯造極如此先生世受尚書而旁通諸經至於易則性命以之嘗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易之妙全在能玩愈玩愈無窮易方到得身上不徒口耳所著有像象述像象金鍼易說譚易隨問其大旨得之啟新先生而復引伸觸類闡其未悉之與他著述不下百種如真儒一脈一斑錄書經說曲禮註釋春秋大全纂四書講義皇明開泰錄息齋筆記存笥草四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十

名家二妙集不可殫述其餘天文地理醫卜星歷之類無所不通貫而非其好也先生疾在肝肺二家一日讀程子未有好學致病之語稍加頤養病良已丙寅慟高先生復作旋發旋愈講易不輟平生所見書無不讀讀無不纂纂無不手錄近年再書周易全文妙楷精工錦帙牙籤極其珍重蓋性所嗜也今年秋季喜景逸先生朱子要書散而復合手不能釋猶恐學者不知摘者之旨取朱子全書按次對記命諸子曰先生此書各宜寫一部細玩方知人要如此做功未及半覺體中作惡然猶矻矻不休真有不知老之將至者焉一日屈指謂諸子曰吾病至仲冬朔恐有別症易簣前一日午刻忽呼熱水濯足晚命易一新單盥漱至再就寢半夜作喘起坐呼蒼頭問曙星在何處蒼頭以復曰四更矣諸子環侍先生端坐如故少頃儻然而逝果以仲冬朔日此其去來抑何了了

始庶幾通晝夜而知者乎至此而先生渾身皆易矣如先生者方謂之真學謂之真儒忠憲歿先生肩後死之責先生歿誰其肩後死之責哉余益誌先生而不能無感也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十一

華認菴先生傳

華允誼

萬曆甲辰間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講明程朱絕學昆
陵錢啟新先生復說易東林直提人象曠若發蒙一時有志之士
蒸蒸興起而卒成爲真儒者惟觀華吳先生從叔認菴先生爾先
生並受易啟新師觀華力大而識敏開拓心胸勇進勤從學未易
殫究先生體約而思精深心密詣切入性體其於易殆飲食衣被
其中終身焉勿教也蓋先生至性孝友事父靜菴翁母呂孺人篤
孺子慕弗忍暫違左右二十七遊庠三十五庚寅始就城館赴觀
華五經會先生潛心大全說易每令人頤解高先生亟語曰所重
不在講先生心識焉癸丑從錢師受易丙辰館伯兄燕超所伯兄
自謁高先生不覺通身汗悚志升而習降特延先生相與晨夕討
論摩切身心季弟汝立深信不疑卽肅拜受教庚申先生赴仲冬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華傳

三

望會高先生特留靜坐徹夜旦凝神肅穆數問先生如何先生茫
無以應益奮然內省得靜坐說敬陳几上如對神明久之始知平
平常常默然靜去是性體一毫意見着不得是戒懼功夫雖難處
難忘而好惡炯然知所取舍辛酉三月赴仲丁祭祭前齋戒復借
靜座高先生事來卽應事不礙心應了復坐心無一事始知學問
要約只是此性一性瑩然靜如是動亦如是無隱之教更切爾王
戊家季既第歸泊然榮進鏡意向往亟師事高先生先生實介紹
焉癸亥館陸明遠家高先生時相約過從微叩心得先生曰雜念
不能無只覺得差早高先生首肯示立本兩字乙丑書院毀丙寅
二月赴觀華家會高先生在坐復語以擇善立本善則生生滿前
本則洗心藏密頂門下鍼不啻鄭重三月難作高先生脫然委化
痛悼深切莫可告語惟口勤教言拳拳弗失而已壬申冬觀華復

逝去先生與觀華志一道同歲數會必留相切磋商華又善用
易懲室遷改師型友澤肺腑相輸委至是益不勝德孤之感癸酉
館族弟家始祖專祠之議倡自先生家季殫心力成之祠成而肅
雍之道興焉嗣是家居者累年口手一編悅心研慮體之身驗之
家門以內誠積而感通更凜凜藏身之喻也癸未甲申復來舍下
恆半日靜坐半日送難析疑得畢商上下經易義國變後世滿置
羅先生所居幸僻遠知己靜集和風拂坐清氣洗人然不敢出門
一步矣大約先生之學三四轉手一受命高先生遠深造自得微
顯融會益信聖賢之言字字句句日用所必需用則安不用則危
用則吉不用則凶一切逆順得失落地分定略不由人添減惟旦
晝勿替分別界分清楚義理尤著殊便取用自怡悅爾故墨恥餅
整或竟日不舉火而孔顏樂意氤氳滿懷病甚羸骨支牀懇懇勿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華傳

三

敢委墮暝然後已父母喪困瘁幾不勝卒賴學力堅疑勉詳慎
無纖毫貽悔於厥心生萬曆丙子卒今壬辰年七十有七丙申春
仲邑中同志友奉主道南祠儼然與嘯昔諸君子並俎豆一堂嗚
呼先生可以無憾論曰古道衰莫甚於師友如先生於忠憲於觀
華寤寐心師形神在友占人哉一脈梯接以迄家季又何淵源昭
合不爽也憶甲子冬忠憲解職還里先生微問曰都人士有識先
生者否曰未也惜矣人在天中不見天先生則遽矣忠憲微笑曰
弟違世非遽也相視莫逆若此哲人云亡先生時同家季閉門掃
軌兀坐斗室先生收視返聽凝神不分家季整齊嚴肅澹若無思
爲者而胸次淨徹天宇如洗先生恆望而喻焉蓋一之至矣家季
之得統於忠憲也唯先生實啟之豈偶然之故歟

安貧說爲華認庵作

吳桂森

春日同志會集偶談及安貧樂道之可貴者愚曰道未易言也若貧而樂則華訥庵有焉爾騰翼君聞之欣欣向慕願得華先生之樂也囑愚請其說訥庵至則舉斯語為爾騰請訥庵笑曰夫安貧者有道可樂也吾不知道惡能樂則貧又惡能安張子有云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愚曰吾見貧者眾矣惟先生之貌愉愉然鼻端栩栩然無時不自足者豈無道而能處之若是先生曰吾不知所以處貧也而知以貧處身愚曰處身何如先生曰貧無食矣處之使有食吾惡乎能以無食處吾身而藜藿等於膏粱矣貧無衣矣處之使有衣吾惡乎能以無衣處吾身而章帶等於輕暖矣故凡吾之所需求增之不能則以自減補之既減之不足則以自勤補之是以歲不入者屢矣計吾食未能半給也吾朝得粥一溢焉午得粥一溢焉則得之於減也粥又不可繼吾場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華傳

西

瓠累累可摘庭之蔬生生可採耘之植之未嘗一日輟吾鋤者則得之於勤也愚曰減之善矣如苦而不甘何勤之善矣如勞而不逸何處貧之難正惟是勞與苦情有不可堪則何以處之先生曰吾以義處之藜藿何味曰吾義也咀之有餘味荷鋤何趣曰吾義也操之有餘趣故凡一切世味中所必不可已與必不可堪者吾以義視之而不可已者不覺自已不可堪者不覺能堪是以人於貧或超而出之吾於貧常穴而入之也尚得為善貧乎哉桂森曰噫嘻至哉言也先生自謂以貧處身實以貧處心也心得其處矣則境遇之順逆難易若浮雲之變遷而太虛常定夫安得而不樂是故人皆求出於貧之外先生能入於貧之中求出於貧者日勞而日拙能入於貧者日逸而日休是道也無入不自得之道也無入不自得道有妙於此者乎請以是為爾騰復

于景素先生傳

明史稿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為禮部主事再遷儀部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生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狗內嬖之情而搖主壘之器逐敢諫之臣天下萬世不識謂陛下何如主申生廢而晉國亂楊廣立而隋祚亡古人覆轍後代承鑒且貴妃一時之狐媚雖能惑主而陛下他年色愛既弛必與怨艾奈何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母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于傳

五

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月有詔並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待中宮產子必宮闈中有鐘鼓之樂若文王之於后妃而後益斯之慶可望陛下當自知之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羣臣誹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誘啟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

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蓋至後日而追尋禍始錫爵之兩論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遂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乎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工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于傳

六

丁慎所先生傳

明史稿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曆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飢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嘆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喪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燥論調閱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尙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爲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郡小藉以攻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忮阻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卻并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啟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訟其冤起刑部檢校歷尙寶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削其籍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躓無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郡沈淮召入閣邀一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所給事中魏大中至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遠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丁傳

七

華燕超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華氏諱允謀字汝翼號燕超無錫人年甫踰冠洗滌磨礪檢束精嚴于世俗脂韋波靡之習一毫不染萬歷庚子登賢書壯遊東林奉教於錢啟新先生與先忠憲公一見汗出浹背覺從前多俗情用事竟夕不寢盟心自誓屏習心遠習氣非濂洛關閩之書不讀非孝弟忠信之言不言尤潛心易理凡卦爻靡不體認于身心天啟壬戌振鐸于揚之寶應日與二三同志研求性命之學心誠口苦聞者莫不悚然諸生中有爭地終歲不解者至是化其教各讓不取先生即其地築堂三楹顏曰典讓率諸生有志行者講習其中立規條以約束之皆真切懇到而尤以正入心辨是非為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賞罰當賞罰當而勸懲備從善去惡返正易邪之念決矣甫蒞任即請祀劉觀靜之先生于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傳

次

學宮五選賓筵惟到學博春字翁一人餘不濫舉也先生嘗謂弟允誼曰學者稍着科第官爵一念即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君種子允誼佩服先生之教亦成名儒先忠憲嘗稱先生之為人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誠知先生所圖維者皆千秋事也年至中歲遂卒先忠憲志其墓學者稱燕超先生

余振衡先生傳

高世泰

余公諱玉節字聲子號振衡大冶人公自幼卓異博覽羣書十齡應童子試遂以答策該雅見重於有司備業詩經能通大義於匡鄭之外以自名家尤留心世務年未三十應貢入長安足跡所歷必詢其風土考其得失丁酉科登賢書辛丑捷南宮榜放日聞贈公石工翁訃慟絕而蘇馳騎就道寢苦啜粥深以不及含槨為終天恨自燕入楚奔走凡三千里無一人識其新貴也服除授戶部主事差權臨清關稅公慮脂弗潤惠商東胥僅求及額秩滿旋里囊無豐贖守先人田廬曾無少益秉清慎以訓諸子耽寂味淡者數年強起歷刑部郎時瑞焰方張刑獄多溢公引法不曲平反必寬保全善類咸有徐杜之目焉尋求補外得吉州下車之日詎採民困知吉所苦者馬驛漕艘為甚乃竭慮講求祈為畫一令甲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余傳

元

出大族無梗至今便之未幾會瑞有廢書院之議且所在議祠瑞公當政暇嘗與儒生講學鷺洲念先儒舊跡不忍毀廢力圖存之吉人攝其嚴正遂無敢以祠瑞請者及瑞敗而豫章士夫乃交口頌之蓋遇事無激烈之跡居官無苟祿之羞履諛人高張之日而能潔身守正毀譽不及可為難矣崇禎御極方期大用適妖賊狂逞嶺北撫按請以公留參藩之任時小民承晏既久聞風股栗又兵弛將懦皆目未按旌旗耳未聞金鼓者當事深以為慮議將主撫公曰如彼綠林小醜不能滅此朝食異日大敵在前何以禦之獨毅然主勦單車就道訓兵揀將清野足糧凡城守斥埃號令賞罰方略所布如宿帥然不數月而民有固志士多壯心遂屢勦賊鋒躡躡遠竄詳具所著佐度制勝諸款中捷聞特擢會都御史巡撫南贛已巳以勞得疾卒治後事惟掾吏數人畢簡敝笥中袍服

圖書以外曾無長物屬官入訣者莫不嗟嘆公牧身惟謙抑對物不揚才及決滯獄臨巨戎嘗俾人驚相遜謝向非古今機要素明於衷胡爲定變應卒若濟安流如此矣忝古名臣也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余傳

非

劉念臺先生傳

明史稿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姪甫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宗周育之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伺息望顏三年未嘗少惰宗周少端穎稍長卽志聖賢之學然體孱甚母憂念不置遂成疾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旋里爲聖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人請養祖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起補而母以節聞於朝建坊旌表光宗在東宮久輟講宗周抗疏言之帝不省時中朝有崑黨宣黨咸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竊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必不可黨人大譁御史孫光裕上疏力詆帝不問乃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抗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而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闖豎乎進忠者卽魏忠賢也帝大怒欲重譴之大學士葉向高等力救乃停俸半年等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錦李如禎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家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進李三才爲兵部尙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樸等諍臣楊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尙寶太僕少卿未幾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殆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遂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疏辭不許明年九

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稅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痲瘵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指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敵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培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之不振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煩者特嚴賊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幸

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註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謂又安得賢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有動遭譴謫已耳陛下所學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

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為內降為畱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而今猶葛藤未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謂宗周語疎闊而嘉其忠盡下所司知之未幾都城戒嚴帝不視朝章奏多畱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動上以遷幸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幸

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廟謨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閣臣唯唯而已帝用滿桂為武經略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宗周言桂不勝任而宦官典兵必悞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案雖定其遺黨猶在朝乘國家多事謀傾東林去之大臣韓爌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夙附東林亦疏詆道學宗周言熾于汴立身無玷鳳翔邦華有才世賞世守端謹以時艱註誤方亟望賜環而忌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倡黨論以肆羅織夫兵禍亟正臣子卧薪嘗膽時何暇乘機逞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罵道學無以自脫於東林而不知立論之外所關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滿桂既歿帝出馬世龍於獄命為總理任張鳳翼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宗周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祈天

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註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問閭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竊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宗子之家相也陛下夢卜求賢參大政者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驟除異已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妨寵利居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詩

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足疏不悻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輩不能難京尹爲卿貳遷轉之階無舉其職者宗周政令一新控豪家尤力聞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訐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痛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賙恤單丁下戶備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釡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釡同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

人心當先寬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則遠人自服帝舜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溫體仁迂其言命鈺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間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厥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詭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筆

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通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使生靈塗炭一旦天崩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階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懇坐辜使朝臣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改作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

而治以忠厚培國脈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
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失
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天潢改授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三
釁既除亟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民更始遣廷
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
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
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論閣臣擬嚴旨不稱令再擬每擬上帝
輒手其疏再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旨詰問謂當虛心酌慮
且獎其清直宗周感激遂陳人心道心之辨勸帝執中以出政時
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
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為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嘉
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懼亟募山陰人許瑚疏論宗周道學有餘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請不足帝以湖同邑知之真遂以其秋三疏請去至天津聞都
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
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
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文法日繁
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
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
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
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
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
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
昔為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
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

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為萬世辨奸之
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
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勳精而臣下奔
走承順以為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
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
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
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
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
將置撫按何地是真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
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
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
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
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更也而
以賊成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
鑽刺成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鄮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
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
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
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此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
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
斥為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
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
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
學以需治化疏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甚至帝優旨報之明

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趣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
部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
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
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
遂帝曰卿力行以付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慝
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薦袁
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為世大詬中書王
育民為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宗周上疏自劾二人並獲罪京師戒
嚴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
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
盡行閏十一月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採熊開元以言事下詔
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眾曰今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元

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眾皆許諾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
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
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
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為火器所破乎若望作奇巧惑主心乞放還
本土示絕異教帝曰火器乃中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宗周曰
火器終無益成敗國家大計以法紀為主大帥跋扈援師逗留奈
何反姑息為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雷宗周請先去
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
原禍始更絀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常治之道
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今善後安在宗周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
開誠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合國人為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
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

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
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
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
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張稱曰才望取
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
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
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
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
操守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救宗周起時吏部尚書鄭三俊以
病不入戶部尚書傅淑訓申救姜採熊開元帝不納宗周出奏曰
陛下方下詔求賢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
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妄寬鈇鎖詞臣黃道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元

周亦以難直復原職臣等何幸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遵法
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
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
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
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
可問乎宗周曰掌錦衣者皆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每聽寺
人役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
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宗周謝罪諸輔臣乞宥尚
書林欲楫張國維徐石麟范景文侍郎馮元飈皆申救帝曰開元
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余都御史金光宸爭之力帝益怒并命
議處五府勛臣亦出班求宥帝不聽命削宗周籍刑部議罪光宸
貶三秩調用諸輔臣持不發仍至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責其悞拗

偏迂竟斥為民廷臣先後請雷者至數十疏帝堅不聽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以鎮靜為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閭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趨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哭臨畢宗周問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對宗周知其不足有為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手

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嚮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為戒將來至於偽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為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

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圍之策卸兵權於關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問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關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為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誅闕定案前後詔書鴟突勢必處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註

中外為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炤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翮翮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將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貴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洶洶為連雞之勢至分剖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政樞或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

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遠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伴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鎮遂劾宗周請移蹕鳳陽蓋以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遣客刺之傑亦遣人行刺時宗周居丹陽佛寺危坐終日前後所遺刺者詢其生平俱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關士英以統鎮言爲信亦震恐頃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之澤清劾疏至言宗周勸往鳳陽爲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稱草莽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義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既不爲諸奸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梃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疎藩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歃血訂盟馳書約史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等謀危聖躬已見于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于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僞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通死黨宗周先剪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居別郡耳乞逮曰廣等三奸付之法司明正

其謀危君父大罪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訐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亦馳疏明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聞之卽言疏實已草而良佐等知狀可法駁議公疏臣不知其何心宗周既入都士英不使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爲言不省宗周甫視事卽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朝廷會設東廠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謫宗周復力言其冤等爭阮大鍼必不可用皆不納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傳給登極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咸晚駢闐矣讒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爲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尙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遠

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賊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
 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噴有煩言雖衛臣有不
 敢問者則厥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為急刑名
 而忘教化也一日固邦本毋以外釁釁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
 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
 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
 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
 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
 謂積外憂而釁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潞王
 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
 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
 尚有望于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
 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
 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此江萬里所
 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
 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
 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壽

秦水庵先生墓誌銘

高攀龍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
 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於家北面嚴事者為吾師
 澄泉茹先生吾同年葉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往四君子懷懷法
 度他子弟窺影匿避彥熙獨山嶽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
 哉季思子往至余水居彥熙亦時時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曰子以
 何者為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
 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尚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
 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為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
 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彥熙躍躍喜曰久
 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修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
 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稿而不生又何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壽

修彥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嗣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
 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
 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艾孺人
 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
 事必身先之誠心聞修於家庭至和溢發於眉宇秦氏世敦孝友
 彥熙真不愧其先矣自奉甚樸食不求珍衣不重粉每冬寒歲飢
 粥餒者絜凍者樵殍者以為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為善如水之
 赴於壑火之赴於薪不可使為不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
 之不可於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
 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於目如臭之不容於鼻蓋其性然也
 萬曆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逆余歸至則一息
 如縵令諸子拜床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瞑嗚呼若彥熙者全

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庵彥熙歿記其大及所
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吉人乎
翔即其窮耶載詠載觴借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
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
洋大蓋爲宇大塊爲牀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永完者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素

素

宿仁寰先生傳

高世泰

丙申仲春泰釋於東林之燕居廟同志會集迎主入道南祠者
三一爲仁寰宿先生一爲鞠庵華先生一爲幾亭陳先生三先生
皆與先忠憲交契而仁寰先生交最久忠憲命三子師事之者十
有六年砥礪相資者三十餘年瑤禍起先生從松陽挂冠隱居著
述以八十一終邑之後學皆知先生爲端人爲遠學爲循吏爲吳
中耆舊人無間然茲舉非有阿好也先生諱夢鯉字龍吉別號仁
寰少年爲名諸生丙午魁南畿先忠憲序其彙有無不讀之書無
不了之義不持一刺不取一文等語顧涇陽薛立臺先生輩俱以
畏友目之六上公車不第以親老就祿令松陽問民疾苦先郵勾
軍因上兩臺請弭三大患及平田六大議諸廢具舉浙中噴噴誦
神君時同志在朝將以卓異徵先生會織造監李實附魏忠賢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宿傳 素

疏殺六君子株連黨禍時先生亦幾爲松陽劣生所陷乃有厲鬼
奪其魄謀泄而解先生得歸歸而杜門不出惟取周易一編向與
先忠憲及啟新錢先生觀華吳先生輩所探索淵源者益朝夕覃
思博綜約歸年而易纂全書成若課兒說苑詩經春秋輯注五經
百家類纂古今類書皆生平抄記不輟食以飴口忘以爲枕者也
八十除夕夢端文先忠憲其晰不睹聞義有黃冠告以九九當
歸至八十一而逝先生之去來真有關於斯道也已

姜同節先生傳

明史稿

姜同節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衡州推官入為
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瘼死疏言狂狷之間一日斃十五人
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內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為礦
稅所維絀貂璫所攫噬含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亟為矜宥勿久
滯案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
外山為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湖廣境及既之國道中
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及既之國道中
貴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禮抗疏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
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
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
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此例以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不予則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姜傳

姜

嗚呼毛裏之親子之則將無地可給况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
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供諸藩分裂
也帝大怒貶三秩為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天啟三年由浙
江副使入為尙寶少卿尋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疏獻
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
仕已而削奪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清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
於鄉

賀亨陽先生傳

高正生

先生姓賀氏名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平時寡交遊惟與同里
郭宗伯文毅諸公同學齊名文毅貴顯立節于朝先生隱居明道
于野雖家貧日甚仍夷然自如嘗遇歲除不能具一杯羹以一母
雞豆二升易三日糧度歲賦詩自勵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善自持
陽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君文忠公尙幼風度端整屹如
莊士先生目顧而心許之自是益樂飢課子迄長君貴即大書廳
事云當年雞豆未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以故長君自釋褐及授
命成仁一惟奉先生教不敢忘先生規風矩雅素為鄉黨模楷比
于郭有道邵安樂年二十七患耳聾自念奉親遺體曷由全歸一
日見先忠憲公依庸堂取道不遠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
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辨析凡數十條先大夫視學楚中時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賀傳

賀

傳諭新生謁文廟日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一本以遵古乞言禮
歸里後又重鐫板于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所以廣先生之教也
著有思聰錄一卷首條云王陽明致良知三字道破古今次條云
有本體有工夫有效驗良知本體自家認透徹了只下致字工夫
去做效驗自在其中矣又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
一個真節婦做樣子便不難了又云若愛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
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其學其守竝可見矣嘗與山右河汾人辛
復元為性命友手書論學交最善別著三世事小錄及女箴二十
四則皆有神名教有關世道之言為四方人士所傳誦學者稱亨
陽先生

汪鶴嶼先生傳

張夏

汪康謫字淡衷南直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為宗弱冠舉於鄉
萬歷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姦翦暴不避權貴晉戶部郎監草
場甚防有功司庾臨清值白蓮煽亂為捐俸籌防禦賊知有徇從
他境去遷郎中出守漳州嘆曰是紫陽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為
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擬著為令皆實心實政數讞
積獄全活多人有汎海遭颶風者七十四人鎮將及僚佐利其金
誣坐為寇獨廉其實盡釋之漳故有洋餉上供外歲羨數萬亦纖
毫無染舉卓異第一推漳南參藩適魏崔肆焰崔為同門友嘗授
意招致詹衷不從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崔銜之大中丞周起元
坐贓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洵泣訴詹衷泣謝之乃閣其事不
累漳一人益忤璫意推陞疏上遂矯旨削奪聞命進行窘甚至鬻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汪傳

藏墨以佐行李去漳三載民思其德奉祀朱文公祠額曰新安兩
夫子崇禎改元擢福寧兵憲時閩海多事為之廣什伍集亭障嚴
接濟嘗以元旦馳師賊不及備斬賊無算且謂使功不如使過海
弁有驍勇絕人者重囚有謀勇出死力者破格用之屢奏奇功寇
平以疾告歸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精治尚書原本朱子之意
而為之註借諸兄弟立約按季出錢用資貧乏名曰借與會宗黨
賴之自初仕以至宦成從未至郡邑干謁歷官二十餘載清貧如
故見地靜定遇死生利害絕不以動其心年六十八卒所著有書
傳刪補茶游圖集聞謙漫紀行於世學者稱鶴嶼先生

李元沖先生傳

陳鼎

李復陽字宗誠江西豐城人萬歷癸未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編
役最均催科有法戊子己丑歲凶加以疫癘捐俸出錢以蘇民困
循行阡陌訪問疾苦鄉老莫不樂親焉向為江右李見羅門人傳
止修之說至是與顧憲成講學費宮時高攀龍年方二十五往聽
之躍然喜曰吾學其有與耶後乃相與開講席立文會朔望紳士
畢赴三年四境大治陞吏部與憲成同佐計事以考功郎趙南星
降調同憲成上疏略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
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
切劘惟茲內計之典始而諮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
罪臣等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
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李傳

人之心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
蒙其責不報其切直如此歷遷通政司左參議卒學者稱元沖先
生後崔魏以其疏救南星斥為黨人削奪崇禎立乃復

周懷魯先生傳

高世泰

周公諱孔教字懷魯江西南昌人也登萬曆年間進士初令臨海以循卓徵入為御史適趙考功儕鶴論時事忤當路有客諷公糾之公不應史奉常玉池應召而北公時為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少薇啟諸執政請行東宮三禮久之執政議欲先大婚而後冊立公又與王諤部瘡生力言其不可當三殿之災也諸公率捐俸佐大工有所知謂公行當及臺省矣公曰是何薄待吾君之甚也且薄待吾君以好貨則捐俸假令薄待吾君以好色將何捐所知斃然而去其立朝大節卓卓如此及巡撫江南適顧端文公與先忠憲公興復東林書院公偕督學楊公觀察蔡公過東林率諸士大夫講正心修身之學遂與顧端文先忠憲訂為石交每事咨詢疏稿多屬兩先生鑒定而公之善政亦滿江左如舉劾各屬賢否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周傳

聖

停織造止派諸疏戊申救荒請蠲諸賑疏凡此皆公一片真精神所注有不在僅僅指陳是非條畫利害間已也後晉秩總河三吳諸父老日夜北走叫閭閻乞直指鄧公特疏以請上不允特加慰勉曰大得民心久著勞績促赴河任公遂行先忠憲公乃同顧端文公輩扁舟卮酒以送之後逆璫斥為黨人削奪崇禎初乃復

歐陽宜諸先生傳

明史稿

歐陽東鳳字千仞潯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嘔血踞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賑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劾祭酒馮夢禎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進郎中稍遷平樂知府撫諭生藩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半一錢禽奸人刺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為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於家其後閩人曾櫻知常州府事復興東林無錫人合祀東鳳宰櫻曰三公祠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歐陽傳

聖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 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

列傳四

魏廓園先生傳

明史稿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為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熿帝為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為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熿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温臬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久而後定明年借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淮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魏傳

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為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為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觝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竹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恆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忤喉其同官傅櫬假汪文言發難文言者欽人初為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

刺事輸貨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

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熙之際外庭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說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與馬嘗填溢戶外大學士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櫬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為奸利疏入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為大中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縉紳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詞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中乃遵旨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魏傳

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思忠賢忽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櫬亦言中旨不宜苟出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晚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母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為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為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温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為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庭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

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切讓尙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徵結納忠賢表裏爲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徵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徵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陽示敏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徵遂奏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尙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廣以上南星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籍鏗士晉夏之令王之采標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王

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錫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比大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死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徵九疇夢環並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諡忠節

湯大洪先生傳

明史稿

湯大洪字文肅廬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連借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趨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致傳聞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言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連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無效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尙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尙躊躇宮門外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乘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附

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婉徧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即移慈寧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適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連且宣錦衣官校取謂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連引罪

連抗聲曰死即死耳連何罪及入帝温言久之數目連語外廷毋
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連連以小臣預顧
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
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
李選侍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強
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擁出乾
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連趨諸大臣
共趨乾清宮閣人持挺不容入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
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閣人卻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
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高呼駕甫至中官內豎從寢閣出
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連格而訶之曰
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五

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
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紜未定有
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適庶之
嫌父死之謂何舍斂未畢喪寃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
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出
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連悞大事唾其面
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連為棟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
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
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
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是日連遇內豎於麟趾門
內豎備言狀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為太子今則為皇帝選侍安
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

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駿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
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
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殺移宮期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
外連語從哲趨之從哲曰遲亦無害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
猶可明日為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即兩宮聖母如在
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
侍亦願命中人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
子何嘗先顧其嬖腹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
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
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
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
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六

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連與一燝嘉謨定官府危疑言
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連指連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
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連疏論其事獨持平
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連即
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
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讎既而外廷惑流言謂選
侍倘受逼迫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
立極曰孝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通逐庶
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先帝彌留之日親諭諸
臣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欲獻情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遂
不能保一姬女願委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
于是光斗先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遂降諭言選侍氣殿聖母及要

扶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噉噉官
尊敬不敢忘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
白贖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噉噉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
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既謀乃復
上書內閣言當日移宮立刻驅逐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
之未亡人雉經莫訴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通國嗟憤泣下
衣朝瑞與辨駁者再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
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
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
帝優詔褒獎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
讒詆連結王安圖封拜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
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七

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連繼春先後去移宮
論始息天啟二年起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
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憚
取正盈朝不敢大肆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
務植善類抑檢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
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連遂抗疏力攻忠賢列其
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灑掃
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搗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
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資
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伎以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
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

孫傑論去急於薊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
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
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離忠義大罪三王
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
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
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
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
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八

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
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
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驕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
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官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
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
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
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
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
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錢鳳雕龍千雲捕漢又不止
墜地借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
堂口皆孔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

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
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
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
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
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
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撓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
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
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
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
章又再襲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
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離行傾陷爲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九

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
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
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
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探藪匿奸宄
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
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整道人以爲大
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
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
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
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
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

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
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致無恥之徒
攀附枝葉依托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
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
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
始下天顏咫尺忽漫至此陛下之威靈尙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
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於庸小醜令中外大
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赦刑部嚴訊以正
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
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徵調旨切責漣先是
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十

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謂知過帝不御朝者
三日及帝出羣闈數百人裹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
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尙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
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借吏部侍郎陳于
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憾不已再與汪文言獄將羅織
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
逮文言下詔獄鞠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賄延弼賄賂文
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
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
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
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
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賊令急鄉人競出貸助之

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揚傳

七

周夢洲先生傳

明史稿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宗爪牙不少貸索激民變劫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嚼然乞假歸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讎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聞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賊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憾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為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眾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鐐於地聲琅然眾憤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遂蠶擁上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為解諭眾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亨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周傳

七

得倡亂者顏佩章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
然自是縱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忠賢嗾許顯純銀
鍊坐賊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
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噴血唾其面罵益厲遂于夜中
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即位文煥伏誅實下
吏一驚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
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究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
詔諡忠介

繆西溪先生傳

明史稿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年進士改
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爲于玉立所薦自是
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到庭元倡言風癩劉光復和之疏詆發
奸者謂不當詫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
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風癩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
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
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
卽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
啟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入小人間一燝
于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燕承魏忠賢指劾一
燝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
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
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
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質直
無他腸向高意稍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
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
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
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
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
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
昌期徐起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解
忠賢大慍向高懼思所以自解乃揚言此非我意門生繆昌期迫
我也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

韓嶺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連光斗嶺皆具揭懇
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
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
閒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憾不置明年二
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縱騎逮問踰月復入
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
備至昌期不勝刑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即位贈詹事兼侍讀學
士錄其一子詔并予諡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
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
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文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穆傳

五

陳中湛先生傳

明史稿

陳于庭字孟諤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唐山秀水
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救給事中汪若霖詆大學士朱虞基
力坐奪俸一年頃之劾職方郎中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謙為宰相
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廢及王錫爵當斥已言論德願天堦素干
清議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視嵯河東劾稅使張忠撓暨政正
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歸服除起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
而中官潘相欲親督湖口稅于庭劾其背旨虐民准府庶子常洪
作奸論寘之法改按山東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徙太常議紅丸事
極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尚書王紀被斥特疏申救再進大理卿
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尚書趙南星既逐于庭署事大學
士魏廣徵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擢于庭總憲于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陳傳

末

庭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
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斗盡斥為民文選郎張可前御史袁
化中房可壯亦坐貶黜自是清流盡逐小人日用事矣崇禎初起
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盡去諸不肖者南御史差竣例
聽北考于庭請先考於南報可名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列上
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耗羨清獄囚訪奸豪弭寇盜八
事請於回道日核實課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
文縉坐事下吏並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兩
浙巡鹽御史視微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擅撻指揮非故事事
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覈于庭等言軍官起世胄
率不循法度概列彈章將不勝擾故小過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
者盡然不自一臣始且巡按代天將命而戒飭撓於武弁何以抑

驕悍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典制實無杖指揮事乃引巡撫勅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庭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卻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福王時贈少保于庭端亮有守危延儒當國于庭其里人其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故卒獲重謫去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七

王軒錄先生傳

明史稿

王家禎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啟五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松山部長銀定歹成擾西鄙二十餘年自家禎受任三犯三卻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擢戶部右侍郎轉左崇禎元年二月攝部事邊餉不以時發至七月遼東兵鼓譟巡撫畢自肅自縊死帝大怒削家禎籍尋叙甘肅功復其冠帶九年七月京師被兵起兵部左侍郎未幾總理盧象昇入衛命家禎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陳必謙罷即命兼之中州賊為象昇必謙所蹙勢少衰及兩人去諸將左良玉陳永福羅倫等彼此觀望馬進忠等復蔓南陽家禎督將士會勦賊不敢大逞而楚人在朝者言家禎高臥汴梁置全楚度外帝下詔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亦不能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六

大創其冬家丁鼓譟燒開封西門家禎暮夜自外歸慰諭加犒賞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乃定楊四者舞陽劇盜也與其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於陳必謙既而復叛大為南陽汝寧患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諸將良玉及牟文綬等連破之四焚死馭民三海亦為參將陳永福副將龍在田守備劉洪起等所破擒土寇畧定是時流賊盡趨江北劉都震驚良玉既平四往援擊走賊湖北給事中羅志儒言家禎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以家丁之變已心輕之而給事中鍾斗亦上疏請更總理家禎遂稱病帝難其代不許至四月以總理授熊文燦令家禎專撫河南文燦未至會安慶告警詔遣良玉赴援家禎以中原方急守便宜不遣其秋劉國能等犯開封裨將李春貴等戰歿家禎拒守賊乃去敗書聞令所司議罪文燦亦已至軍乃落職閒住十七年李自

成陷京師遣兵據長垣設偽官家禎謀舉兵誅之未發為賊所覺與子元炳並自經死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王傳

九

蔡雲怡先生傳

明史稿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幼受書即志聖學篤好王守仁書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山東白蓮賊起浙中奸人亦殺長興知縣而是時調浙兵援遼兵不樂行謀為變皆賴懋德籌畫事乃定天啟五年行取入都里人顧秉謙柄國欲用為吏部懋德不與通秉謙怒部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尚書崔景榮請仍用懋德等為言官旨復不許進祠祭員外郎都城建魏忠賢祠尚書率諸司謁賀獨懋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託疾歸崇禎改元由主客郎中出為江西提學副使領守仁拔本塞源論於諸生自著管見臆說數千言發明良知之學士多興起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取千餘出沒太湖當事議勦之懋德曰此計可擒也悉召潁河豪家把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蔡傳

辛

當事以懋德為知兵尋遣內艱去服除起井陘兵備久旱懋德禱即雨他邑爭迎以禱又輒兩甫三月以遼東巡撫方一藻薦調官寧遠祖大壽久鎮遼部下頗不跋懋德諷之大壽為申約東中官高起潛倨甚懋德導以謙恭亦稍折節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敘賚會災異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二疏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為迂被旨切責楊嗣昌亦惡懋德言其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南道濟南新殘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反側恤凋瘵諸廢畢興遷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司田荒殺貴吏日急催科而賊流言先服者不輸租民日望其至懋德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鑄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十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對稱旨賜酒饌銀幣明年春抵任大盜王冕等為亂討平之總兵許定國援河南潰而歸懋德定其亂十月京師戒

敵帥兵入衛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而賊已陷河南將犯平陽
德德亟馳河上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潼關陝西盡陷自
蒲州北抵保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鄰恃黃河爲限窮冬冰合賊騎
行長德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馳赴河干合
軍中朝亦以山西爲憂廷臣請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總兵周
通吉鎮寧武僅得自顧宣大總督王繼謨奉命防河亦不至德德
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寇日奔走平陽汾州間猶屢挫之大慶
風陵吉鄉諸渡十二月尙嵐保德俱告警太原洵洵晉王手書起
德德遺德德不得已分兵守二郡以十八日去平陽越三日賊即
渡河副使李士焜知府張麟然等棄城先遁俄復還越二日李自
成至嶙然迎降平陽遂陷十七年正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德德
不待冰泮遽還太原致名城淪覆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德
德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軍德德乃與布政使趙建極
諸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
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德德哭衆皆哭聲震原野罷
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德德不可曰吾已辨一死矣景昌即至
吾亦與俱死是月晦賊游騎抵近郊自成知德德賢遣使招諭曰
撫軍若降吾且大用德德憤立火其檄斬使人頭懸城上二月五
日賊悉眾薄城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俱敗歿明日自
成具鹵簿督眾力攻城上發礮擊之賊多死又明日晝晦大風拔
木飄瓦終夜不息守者皆仆德德知不能支預草遺表時德德調
陽和兵三千協守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果叛降賊而部將
張雄者守新南門與賊通德德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謀將調雄
守大南門未幾雄縱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貯火器火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系傳 五

我下卽焚樓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德德北向再拜出遺表
付友人拔刀自剄爲麾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遂扶德德上馬
時盛持矛突殺殺數十人至放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且擁公
出西門德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汝輩可自去眾復擁德德上
馬至水西門德德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盛時
已出城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德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
祠德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諸肩乃絕時盛再拜訖卽取弓絃
自勒死建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
天朝方伯乃仕賊耶自成令曳出斬之下階連呼萬歲曰臣失守
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己也曳還問曰既呼萬歲何不受官
建極厲聲曰我呼當朝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成立殺之文炳被
執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于兆夢甫數
歲被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
有爾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墮復躍起文餘賊皆僻易
拱辰被執賊適得新刀拱辰睨視之問何睨曰欲得此所頭耳賊
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乃見殺志泰不食死
福王時議德德不守河爲失策乃諡忠襄賜祭葬建祠不予贈廕
餘賜卹有差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系傳 五

黃石齋先生傳

明史稿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為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貶三秩調他曹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為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遠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亡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注

用之以滋章法令推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繫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維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頹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愷大之時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來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

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為陛下邊疆乃為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科場乃為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古聖賢所經營不過兩事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半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鱸魚懸棧而來者必非駑馬以利祿豢士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為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論

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惡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纓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才當敦尚風節則作人之道得矣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憚責以挾私逞臆斥為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四月久早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為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鏹廢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

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濶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向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園土壘係之臣樸心純行不如李汝璈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切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鄭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倒置是非令陳狀道周回奏語復多覆護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鄭語為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至發言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為元良輔導給事中馮元飴詆至發杖至發兩疏辨道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董

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詢用人之法道周請培養人才且言勦賊當審形勢說甚具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全折以為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頓首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竟比之豸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槌心飲

血清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為子者可不父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葉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倡溢地之談飾樂天之說其才智亦可暗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為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屣履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為鄭鄭脫罪下吏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董

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鄭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談綱常為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做物遂非且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况古為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先朝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為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為人宗師乃有不如鄭鄭疏臣始歎息絕望帝曰朕正擬問此事嗣昌又言道周自謂不如鄭安知綱常帝方為嗣昌解道周即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辨不容小臣盡言者嗣昌佯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辨實非體道周清品人望所歸願納其言放臣還里帝曰道周疏亦不為奪情古時人心多無所為今則各有所主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為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御前爭辨亦非體但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復難辨久之問爾言不如鄭鄭何也對曰臣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毛

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帝曰爾言陳新甲走邪徑託捷足且其中言軟美容悅叩首折腰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言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遺凶者盡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兵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駁問久之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偽而辨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

以爾偏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曰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諂諂面諛為忠耶忠佞不別邪正不明何以致治帝曰非輕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嗣昌奏道周所持者經微臣所行者權乞賜優容帝曰此非專為卿近來人心偷薄朕欲正人心故特召而諭念卿申救令俟處分嗣昌復懇優容帝曰朕已優容多矣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素

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刑部主事張若麒者素附嗣昌謀改兵部遂言道周及其黨造設奸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善言盡出道周而凡可歸過君父者無不至倘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則背公死黨之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悉為掩沒帝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覆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讞嚴旨切責再擬論成烟瘴

帝猶以為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
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
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
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有
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觀所謂黨
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
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時楊嗣昌已死周延
儒再當國方參用公議欲為道周地也十五年八月帝召輔臣問
及故庶吉士張溥延儒因言溥與黃道周為人皆偏止因善讀書
人多惜之帝不答蔣德璟曰道周蒙戍極感聖恩但家貧子幼實
為可憫黃景昉陳演吳姓復相繼言帝頗頗霽明日傳旨復故官
道周在途疏謝因極稱解學龍葉廷秀賢請釋歸田里不許既還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无

朝尋以病歸福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道人
諷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乃
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優旨報聞其年九月拜禮部尚書協理詹
事府時朝政日非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輩皆去國道周
亦有去志明年三月乞祭告禹陵瀕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
事竣將旋里會南都覆沒唐王聿鍵至衢州遂奉表勸進及王監
國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王素重其學行禮敬備
至時召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為首輔一日賜宴鄭芝龍以
侯爵欲位其上道周與爭眾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
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捷之然是時
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選候觀望不敢出道周憤
自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啟行僅齋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

義士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
近頗響應十二月進至婺源遇我
大清兵戰敗被獲一軍盡覆執至江寧幽於別室從容著詩文數
卷聞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
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兵部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
道周學貫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講論不倦所居銅山在
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學者稱為石齋先生精天
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
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推終於丙戌年六
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云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羊

文湛持先生傳

明史稿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舉於鄉績學砥行負盛名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始以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天下多故而魏忠賢漸竊柄外庭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其年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奮然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則六部以次白事唱六科則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駕行身繡橫玉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傳

三

金者為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叙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問閭隱微深居九重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祇守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且陛下既與羣臣不洽退入內庭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中涓常侍之言帝王宏遠規模豈若輩所能解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其倫安無事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譴莫施近日舉動更可異者鄒元標去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三朝慈遺一旦以講學故不安其位空人國逐名賢有似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前鑒尙書王紀削籍策蹇出都人為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被道學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國家爵祿名號不足為榮豈平世所宜有疏

入忠賢屏不即奏俟帝內宴為偶人戲畢因進震孟疏曰所言倪

謂即偶人也見聖躬短小遂以相比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日講筵峻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鄖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向高言尤力不納震孟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牙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為兵馬司所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為妖言以震孟及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鄖皆與往還株連及之並斥為民崇禎改元召為侍讀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都城戒嚴大臣多去國忠賢遣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順天巡撫方大任遂希指力詆東林震孟抗疏極陳其謬因言永光乘朝廷倉猝謀翻欽定刑書深籌密算無非積崔魏游魂方今推抑之餘士氣已盡何忍復興黨議空人國而後已帝方眷永光不報尋進左諭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傳

三

德寧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輿援思辨雪永光為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樸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盧杞奸邪畏林甫岸谷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帝以殺名賢及年例考選無所指今再陳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純如常語人家宰不去此案必翻故承光倡邊才之說而純如辨冤疏即繼之非合謀而何承光密密結大奄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遂疑之永光辨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

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嘗請君使臣以禮章反覆規諷帝即出尙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一日進講見帝足加膝通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其講官既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歸遂不復出五年即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啟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艱澆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魏忠賢盜國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爲溫體仁王應熊所沮炳謨字仲觀無錫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三畏劾時炳謨已假歸卒於家矣崇禎初贈禮部尙書諡文安其父子義嘉靖中庶吉士萬曆中至吏部侍郎卒諡文恪父子皆以學行稱於世八年三月賊犯皇陵震孟陳致亂之源言陛下初御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淵 書

極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致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於今翹翹獻舞於離明狐鼠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廷之間克削日甚精神蹙靡騁士子嗟東瀛萬民失業商旅怨咨此又致亂之源也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有司惕功令之嚴日取鵠形鳩面之赤子笞之梏之冤痛之聲下徹於地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調將徵兵而兵無紀律淫污殺掠慘不可言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增此又致亂之源也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悞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

通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財源之濬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命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體仁慮其譏切時政或當帝意受眷知隱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大稱帝旨震孟乃兩疏辭疾不許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稟擬震孟疾不入祭酒倪元璐無疾亦不入明日命取姜逢源陳子壯張至發及震孟等九人履歷又命廷推在籍者體仁方得疾在告帝以七月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即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安從子官中書者屬震孟鄉人述其意震孟卒不往震孟既入直體仁疾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淵 書

亦入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最深胡可信震孟不謂然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請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騶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仇直諷吏部尙書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語侵震孟體仁擬殊干法紀當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不得有憤言及譽卿疏辨侵體仁體仁因述擬旨始末且言陞疏改擬時士升以陞劾故重而述吾騶震孟意謂當行勅或令回奏臣以蒙臣所糾復誰勅遂擬削籍震孟拂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陛下勸懲天下止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朝廷賞罰不足爲勸懲以股肱心膂臣爲此悖理滅法語臣不知其

何心數日以來聚謀授草欲為舉卿攻臣者實繁有徒臣身可殺心不可移也帝果怒責吾騶虞孟徇私撓亂二人疏辨不聽遂罷吾騶落職孟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召還諸邊鎮守內臣不知者遂謂震孟力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在直者止震孟及張至發忌者謂震孟為之由是有譖震孟居功者帝意遂移其在閣止兩月爾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扼於權奸不竟其用歸牛歲會錫希孟卒哭之慟未幾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二年詔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諡文肅二子秉乘俱有學行秉遺國變死於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文傳

七

金狷菴先生傳

明史稿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有大志少以聖賢自期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為吏改揚州府教授日進諸生聞源治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應國子博士工部主事中官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二部將別建公署鉉恥為屈抗疏言建署非體恐諸曹奔走承順惟交結之條崇廉恥之節忤旨不納署既成彝憲檄諸曹謁見視堂官禮鉉憤然曰是欲屬吏我耶復抗疏曰彝憲監視錢穀未嘗有堂屬相臨之體今乃違陛下勅諭乖祖宗典制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聖朝弛簡之臣子令罄折僂僂強抑刑餘下不亦輕朝廷辱一世之士耶況從此奔趨納結彼日騶此日諂干憲典壞士風弊胡可勝言臣自矢無玷生殺予奪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金傳

七

聽至尊決不敢旬旬舞憲之庭犯交結近侍律疏入益忤旨責以沽名鉉乃約兩部諸僚有私謁者厭唾其面彝憲愠甚鉉當樵稅杭州辭疾請假彝憲乃撫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杜門謝客環堵蕭然躬爨以養父母學日益遠有詢以宗旨者正色曰日用躬行未之有得何宗旨為朝士仰其賢薦章屢上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京師陷鉉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妾王弟綜並同日死福王時贈太僕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馬素脩先生傳

明史稿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座主周廷儒世奇同郡也嘗國世奇務引大義非公事不以告十一年帝以頻歲用兵海內勞苦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卻視遺還進左諭德父憂歸服除會延儒再相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及還朝進左庶子則延儒已賜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力經紀其喪時寇警日聞帝數召廷臣問計世奇言弭亂以人心為本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專刑戮人所畏闖伴不殺人附也今欲收人心在勅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為下詔申飭已賊薄都城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太息泣下曰事已不可為吾死而已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筴起問帝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馬傳

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曰吾得死所矣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拜曰臣不能報國一死謝陛下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謂曰若以我死將解我耶對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拜訖並先縊死世奇乃自縊

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本朝賜諡文肅世奇砥礪名行居館閣最有聲好推引後進不妄取與居父憂時蘇州推官倪長圩其門人也以贖鍰三千金助喪辭曰蘇大饑畱此賑民可也長圩以三百金犒從者立送所司為鄉邑修學費其疏財樂義如此

吳霞舟先生傳

張夏

吳鍾巒字巒一宇峻伯南直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悅之繼讀釋氏增經及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弱冠奉父教受業端文顧公公亟賞其文時四方來學者眾每課試必列第一載從忠憲高公游問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于正一時名碩若孫文介張清惠繆文貞馬文忠相得甚歡而李忠毅應昇偕兄應吳北面問業幾于無言不悅當忠毅獨增被遠親戚交游俱避匿不敢送繼騎自江陰過郡城巒稱乃出逆于道舍之家論學數日訂婚姻然後去比忠毅就獄慘死輯其前後詩文書札為端友集以表之其後巒稱以貢試至都門石齋黃先生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相與飲酒竟日而別巒稱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錄光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吳傳

學博連舉進士選為長興令方赴任在途述孫文介困思抄為守身法以自省在長興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浙士爭師事之獨念早潦相仍地方憔悴催餉不中額丙子分考浙闈得士錢肅樂等己卯中使崔璘以巡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巒稱矢志不肯屈膝為時人所忌遂中蜚語罷歸庚辰家居讀易朝夕不輟時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巒稱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砥礪焉荆溪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出補官巒稱笑不應辛巳詔蠲通賦滿除外任錢糧參詳各官補紹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痛絕復蘇曰馬素脩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聞南都復潰甌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間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

月二日積薪自焚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辯稱嘗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為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末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其示閑亦嚴矣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其歸者作止歸說謝之吳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遜位棄家從亡後過赦還托醫藥為業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及辯稱歸骨從葬墓側論者謂吳氏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學者稱霞舟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吳傳

三

陳幾亭先生傳

明史稿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于玉福建按察使龍正游高攀龍門崇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為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冤濫十一年五月榮惑守心下詔修省有哀懇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臯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輕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論提學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已復進特闡揆職二疏語刺執政大學士劉宇亮擬溫旨帝令改擬他輔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陳傳

四

擬嚴旨帝畱中不下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願舉龍正久之刑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真賢才太平可立致帝命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皆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電兩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黃日青泱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十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賢且云拯困甦殘不知何道龍正上言拯困甦殘以生財為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為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為財則生於地而不窮孔子言足食不言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言師行而金從孫武子言因糧於敵不言因金菽粟為本金銀為末灼然易見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聚斂之別名也民日病國奚由足臣謂宜專意墾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輔河

南山東菽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糶或拜爵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故曰生財以菽粟爲本誠要務也翌日復進用人探本疏帝皆優答焉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儒者執常理而已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壘荒議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爲祠祭員外郎不抗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門人私謚曰文潔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陳傳

聖

華鳳超先生傳

明史稿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四川參政允誠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天啟二年殿試對策極陳奄寺之害主者不敢進呈寘於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已與攀龍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乞假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叙功復加俸一年久之改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五年六月憤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三四年來天子焦勞於上羣工鞅掌於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屬精何難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華傳

聖

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和恆之世競尙利名清明之躬寢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矚微旨爲盡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回奏諫臣奔命於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簿牒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鉤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人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齟議論滋擾遂使僂勦僂撫等于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爲卽龔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錫異辟流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辜偶悞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猶

者不以捍綱為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鉄鉞無威一可愛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為賢之章非奸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嗜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滑二可愛也國家所賴以為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羣事阿諂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食競成風差惡盡喪三可愛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甘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臺

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庶幾復之私而且遏布私人脈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錯倒置四可愛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為臣下所悞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頹懦勿偏為任致名流善類永銷清時使臣言得行即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朝士共危之尤誠亦屬家人以身後事帝疑其受指他人責令回奏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言山東巡撫徐從治南京刑部尚書沈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皆洪學鄉人其錦衣世廕乃雲南冒功所得并宜追奪且曰體仁生

平矜憐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眾議用之意其悻直寡諧或可倚仗豈知一厠換路薰灼頓張又有如洪學者為羽翼必收盡天下之私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忠孝自盟豈肯受人指使帝褒體仁純忠亮節而摘其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年來政尚綜覈凡外廷一事之悞一言之訛政府無不抉摘小者引罪大者奪官乃兩月以來何獨洪學事事盡善一無可抉摘乎洪學之言每過缺員必干請不至者方登啟事也體仁之言曰門生不令推舉也乃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部考之卷滿堂掩口而哀然首拔鄧英論沈演而謫誰不知體仁私意而其劾羅喻義止以左右非人一語為所深恨遂遣斥逐此非事之彰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臺

事母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既闋未及赴京而京城陷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落官十餘日見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等悉去位即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周延儒之再召也遣人以京卿啗之拒不應及赴南都馬士英亦先詣卒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雜髮與從孫尚濂同被執至南京伏法

魏佩潛先生傳

陳鼎

魏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家貧歲獲館穀以奉二親父歿居喪盡禮事母至孝嘗游馬世奇門甚敬其為人曰吾所賞者不獨以文也崇禎癸未成進士受知於房考劉理順深器重之未幾國變聞劉公及馬公俱殉難京師廷祥設兩公位為文以祭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罷失聲哭一如謝翺祭文信國狀自以未得死所不敢死福王立補選授中書謂所親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暑不能具肥甘輕暖之奉少博老母歡奈何或答之曰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廷祥曰父母以此教子則可人子惡得為是言聞者歎服已得封差候禮部銀牌未給未出都北師渡江廷祥痛哭而言曰吾今得死所矣且曰吾不死恐負劉公及馬先生時有解之者曰子官不過中書任不過月餘子未有死責且家有老母未可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墓

死也廷祥曰有諸孫在爰手書寄其子曰此時惟捐軀以見志而已但思一見母而不得肝腸寸裂血淚滿襟汝等須善事之緘付家人越日乃具衣冠別文廟大呼劉公馬先生曰吾今得從遊於地下矣遂登武定橋投秦淮河而逝時乙酉五月某日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

墓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一

列傳五

鄒經奮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鄒名期植字公寧無錫人性至孝讀書攻苦年三十始為郡諸生屢舉不售經年矻矻揣摩制義偶於羣書中得王文成集薛文清粹言愾然曰讀書有向上路沾沾章句無為也既從顧涇陽高景逸兩公講學東林每尋格致之義頗有所得一日從高公言及靜坐先生曰調息亦頗有益高公曰不屑也先生問之惛然又一日問操存法高公曰平日功夫何如先生曰好看書高公曰此處正好用功乃從先儒操存諸法遍參之最後獨心旨高公所論觀未發功夫一觀而用寂一語大率謂觀未發之學以主靜為訣以主敬為宗以禮經之九容為把柄九容伴伴傳當身心內外

一齊收斂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是栽培本體之助至此始悟看書靜坐原非兩截無事時他念不生非復往來憧憧之擾臨事因而應之主張自在不至錯亂此真學問得力後証羅語也先生嘗云聖賢下語如化工造物一字不虛故其說善最解人願弟子日益以進當其棲息立宮問字屢滿斗室不能容復他徙徙之後又不能容乃就文昌閣下開軒二架以居之度可容百五六十人如是者歲率以為常特著為文行社約三章以繩束之諸負扶邪僻者匿影去自是春秋二榜科必有人金門玉堂聯鑣並進增玷之盛前此未有後因吳君觀華於東林廢址建麗澤堂為之左右提倡每歲聚學者設書堂中風雨寒暑無愆期故講席得以不墮其造就後學如此平生實心學問尤留心於經濟嘗察皇明洪範經世要語及名臣言行錄並鑿鑿可著廊廟為人嚴氣正性雖身列章

縫而心憂社稷天啓間三案議起不勝憤激長歌短咏以鳴不平
題曰委巷謠崇禎初政事一新有擬謠復東林疏弭亂臆言救荒
未議固人心論治井田說皆一時碩畫惜未有推而行之者御史
祈公彪佳巡按吳中式其廬不見題扁額曰理學真儒後舉賢良
方正復不出安貧樂道雖饑不繼日惟玩易一二卦或編緝見
聞一兩行以當湯飲飢食而已壬午卒年七十六學者稱經畬先
生門人嚴毅等謚曰懿長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鄉傳

二

鄒忠餘先生傳

鄒 陞

先生諱期相字公寅號忠餘吾祖懿長公諱期植胞弟也與懿長
公同濂洛關閩之學其學以無欲為宗慎獨為要邑人稱二鄒夫
子云先生弱冠郡縣試皆第一與懿長公同補博士弟子員嘗讀
書湖濱瘞巨人骨夜夢緋衣人謝曰願有以報公天啓辛酉中副
車需次將貢崇禎丙子奉旨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舉賢良方
正一人補州縣正缺先生以同邑浙江道監察御史張公繼會薦
授廣西奉議州州去交趾二百里無城郭宮室先生除荆棘蓋草
舍一二楹聚土人講鄉約立記善惡簿人知嚮化兩廣制臺張公
憐君才賢委署養利武緣所至稱仁廉庚辰升浙江都司經歷攝
雲和縣事有東陽縣生員許然率其徒數百人來雲和先生怪然
踪跡用好言遣之然去日然兄許都反金華報至先生戒城守夜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鄉傳

三

秉燭肅衣冠獨坐廳事日賊來願以身殉聞賊退乃罷其然之來
雲和也將為都內應雲陽不至糜爛先生力也甲申聞國變掛冠
歸寄居錫山睢陽廟僧舍每向人談及國事嗚咽流涕有哭國
難詩二首有句云推胸欲報無由報空使孤臣血滿巾有辨統詩
和文信國正氣歌一首作詩後絕粒數日死時甲申八月二十日
也享年七十先生未仕時設教洞虛宮弟子恒數百人與懿長公
遞主東林講席自號曰三勿居士

張泰嚴先生傳

秦鏞

先生諱雲鸞字羽臣別號泰嚴無錫人幼篤學湛於經術有聲譽序間久之以經師教授里中士出其門者甚眾顧先生之學其淑人者最優於講當其南面而施講幄所詮說與時師異考古證今精晰無遺學者羣疑滿腹衆論塞胸得其一言蹇然立解迭起問難酬答精敏四座厭心聞者以為有橫渠擁鼻比氣象故事直指文宗按部及邑令下車率詣文廟掣講學官必以先生應先期敦趨之至期歷階而升一揖就位容止肅然講畢傳會時政間及邑中利弊閭閻侃侃當事為之動容昔唐堯臣以上堂獻茶聽講得悟先生以言論風旨悚動上官賢於堯臣遠矣邑龜山祠春秋會講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狎主齊盟遠近四集先生儼然就座宣明聖學危言微論令人汗下又不減象山白鹿一會聽者揮扇時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張傳

四

也蓋先生之學得之心而述之口者如此甲寅乙卯間楚黃陳公以聞為邑令知先生最深每試必首顧弗利場屋為諸生祭酒有年乃嘆曰吾不以所學獻當世施行之乃顧數數提耳無庸也於是發憤著為經正錄一書庚午秋蹇蹇走三千里獻闕下尋奉旨下提學御史臣問狀果否言行允符學臣以賢良方正狀上聞遂特授明經之科以歸士論偉之嗟乎以先生所學如此不當如尹和靖朱晦庵為崇政殿說書耶今之經筵講官卒無踰先生者其次則當造士臨雍備五更三老之位又其次則當如胡安定教授湖州卒以其科條施行天下凡此皆先生之所優為者而區區以訓詁之學聞非所云也論者以為先生在漢世當與鄭玄諸儒等席數重夫先生固非為康成之學者萬歷之季溫陵李氏之書盛行於時溫陵之學蓋本於文成龍溪先生著論以為其說非是息

邪詎誠坐此輩耳故其書曰經正而是時東林兩先生方闡明性善力闢無善與二王相抵牾悟先生之言實與東林相表裏夫其苦心衛道彰彰如是而或以為訓詁而已者則已誣矣鏞少也蓋嘗執經侍先生云先生講論既畢必及時政得失唏吁久之或聞朝廷用一正人行一正論則欣欣喜而相告雖其身不離於鄉校而盡思已宏遠矣先生於壁經為縵門之學其於謨訓誓命之大尤盡心焉使其所施設得行於時當不令天下嘗講學之儒為無用也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張傳

五

黃日齋先生傳

張夏

黃廣原名伯英字冠龍南直無錫人先世常熟人建文朝忠臣叔楊公敏之後避居錫西胡垓代有耆儒冠龍幼敏且恪隨父塾游涇里因登顯端文尚寶兩先生之門初命題中庸何為而作也句千言立就端文奇之及長從於東林乙丑丙寅間書院毀瑄燬熾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會忠憲赴止水有司欲繫其子旋奉旨究漏洩因上臺責保狀急高氏四顧無應者慨然要華孝廉國才同署狀極陳罪不及孥之意獲免嘗奉部檄修神光憲三廟實錄綽有史法以貢除鎮江郡博合兩庠士訂三山社入我箴宣公天心書院擢令安遠甫任捐俸竣城工初邑有重囚董傳羅江譚應瑞鍾世修者獻辟候決忽流寇至斬獄釋囚脅之曰從行者賞否則誅董傳等數囚伴從之中塗給以家近挈妻子仍奔赴獄明年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黃傳

六

寇再至數囚復請願出死力守城城得不潰當事者未有以請也至是部移適下數囚在決中為力請於郵部曰囚懼法愚也不從賊志也守城功也謂罪必不可贖乎何以勸後郵部疏題得開釋其識時勢逆經權類若此居二年卒於官

秦潛絲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秦名重泰字原博別號潛絲無錫人尚書端敏公立孫少好濂洛關閩之學萬曆庚子舉于鄉得山東鄆城教諭耶當白蓮兵燹後饗序為燬先生至僑寓民間怡然甘之榜一聯於座右云祿薄而君恩寬厚毋自薄以負其厚位卑而師道宜尊毋自卑以喪其尊其志趣不苟如此居四年士子愛戴如安定先生在蘇湖時尋以臺司交薦遷福建長樂縣令長俗故多挾睚毗忿服毒草圖命者先生廉知之令鑿毒草地為渠毒賴之風以息諸如黜奸胥懲豪棍平反疑獄禁斂公費嚴緝冠賊海之濱鯨波不作境內以安一邑士民建祠祀之性素不耐擊拳曲踞時適伏謁一上臺稍稍失度竟以此忤當事論調先生欣然束裝不少顧距莅任僅三百日時論以公之長樂跡八十日之彭澤令差多三之二云及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秦傳

七

歸放懷詩酒杜跡城市縣舉賓筵不赴間共故台許公同坐放棹洞庭卜築乾元觀倘佯林壑者九年以崇禎丙子冬疾卒年六十

五

陳並漁先生傳

高 謹

先生姓陳氏諱正卿字並漁無錫人父太常筠塘公東林之儒者也先生為人敦孝讓飭廉隅有父風學亦如之中萬歷乙卯舉人屢上公車不第退而閉戶讀書深求理學之奧緣筠塘公與先忠憲公同登萬歷己丑進士素以道義相切劘先生亦嘗訪道於先忠憲與之語即大有領會先忠憲甚器重先生亟稱之曰筠塘有子又從錢公啟新學易而易理以精其所交惟馬君常先生為最深一言一動無不視做性至介剛直不撓見有不宜鄉飲而以勢相射者必攻擊之見有未當銓除而以賄僥倖者必指摘之不通私牘於公門不樹聲援於貴戚邑之人莫不敬而畏之曰此真道學家風也先生家故貧瘠田數畝僅供饘粥時值飢饉指其困語家人曰吾欲出此以贖桑梓則苦不給欲自食之則不忍獨飽奈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陳傳

八

何從此惟日噉三棗下以泉水遞減至一棗越八日卒先生既歿先生之次子禮祉以鞏幕參軍於順治戊申之歲代本郡司馬捧檄驅理西禮伏三邑三邑地磽土瘠民不聊生為繕文申請督撫具題詳豁荒糧六千五百石有奇以善繼先人之志詩云君子有孝子其先生之謂乎先生之崇祀道南也以禮祉成進士之明年歲在屠維大淵獻之春距先生歿十有六年矣余生也晚禮先生於祠考先生之行謹敘次其梗槩作傳用以俟後之君子俾讀而有感云爾

顧庸菴先生傳

錢肅澗

先生姓顧名樞字所止別號庸菴端文公長孫幼凝重步趨不苟迨就塾父夔州公延馬文肅及吳儀部霞舟錢太守疑菴輩先後授尚書以書經名家已而從高忠憲公講求性命慨然欲棄帖括從事最上特不敢重違父意俛首操觚天啓辛酉舉鄉試為書經名魁後屏居涇皋深自斂跡不問生產不事干謁亦不入城市不赴講會閉戶讀書於五經無不淹洽貫徹所極深研者周易一經反復潛玩日易之學格物知至之學也晚為易稿折衷諸家之說大約主理不主數嘗言程朱未易至矣近世若孫文介明雜義倪鴻寶兒易黃石齋易象正皆吾所不解又言吾祖於易理最精獨無著述僅仍舊解略為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於易不尚文辭蓋心體而躬行之矣先生之為學原本家庭以性善為宗以無欲為括而敦行以復性踐禮以克欲則其自主之階津也嘗論明儒獨服膺薛文清胡敬齋二公而謂白沙陽明未免一線之差又曰端文主無欲二字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忠憲主格物二字蘭絲牛毛滴水不漏並直接宋儒其議論醇正若此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顧傳

九

何從此惟日噉三棗下以泉水遞減至一棗越八日卒先生既歿先生之次子禮祉以鞏幕參軍於順治戊申之歲代本郡司馬捧檄驅理西禮伏三邑三邑地磽土瘠民不聊生為繕文申請督撫具題詳豁荒糧六千五百石有奇以善繼先人之志詩云君子有孝子其先生之謂乎先生之崇祀道南也以禮祉成進士之明年歲在屠維大淵獻之春距先生歿十有六年矣余生也晚禮先生於祠考先生之行謹敘次其梗槩作傳用以俟後之君子俾讀而有感云爾

施曠如先生傳

高世泰

憲副施公諱元徵字泰先別號曠如世為無錫人公生而不茹腥
 豐頤廣額為文章精緻沉鷲萬歷戊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年二
 十有四首謁選得台州司理台負山濱海奸民往往嘯聚公至兼
 攝郡篆調和軍民冠氛以輯移疾歸癸亥補京衛武學教授丁外
 艱服闋除南京國子助教會思宗登極崔魏伏辜而一時瑞孽未
 靖公慷慨上封事如劉公宗周文公震孟姚公希孟等皆昌言宜
 大用時論重之遷刑曹旋擢職方司協理司事員外即時都城有
 警環畿內外千里罕有損甲死綬為朝廷効力者公日夜警備兼
 攝郡捕領一十八營天子嘉厥績特旨加服俸者二賞銀幣者四
 除武選司郎中武選向多請囑公蒞事其弊一清楚寇亂當事議
 保障南服擢公湖廣按察司副使時賊已踞承天距麻城僅三百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傳

十一

里公疾驅至麻麻有虎頭關巨盜竇為賊援公督兵先擒之賊失
 其援退而走蜀三楚復寧丁內艱起補福建按察司副使兼布政
 司右參議而閩中復亂賊掠興泉漳福間公請勦於撫軍率兵駐
 仙邑以三部軍並進而復以一兵截其歸路賊不支故軍行七日
 而殺賊殆盡前後擒賊無算南歸後遂閉戶隱居飄然世外公初
 受業於本孫劉先生登第後乃遊先伯父忠憲之門忠憲一見稱
 為任道之器自此益勵進修言動必以忠憲為法研求濂洛關閩
 遺書務在躬行心得不為矯激奇特之行以釣名嘗有言曰凡事
 要高人一着即是私意未淨自流俗觀之似高按之聖賢之中道
 無當也斯言洵得師心印而亦善於自道矣當忠憲殉璫難公既
 周旋烈禍尋得追卹復為補疏請諡蔭後忠憲家日田止水方塘
 至不能守行路太息余以購復商於公公慨然倡出公議聖申大

義而余得以賞酬之卒歸舊業即池上老屋改為祠邀官祭焉通
 國莫不手額以白首門生為此昔人居場制服不尚美於前矣公
 雖托於逃禪往往入名山參古德好講出世法而未嘗暫忘東林
 先賢之教甲午乙未間督學使者及郡邑大夫有過問講席者爰
 採物望首以舉比推公公執卷登座或演舊聞或出新見能令人
 人悅服書院自拆毀後雖未獲復舊觀而仲丁釋菜歷數十年不
 廢公每祭必至登降有秩灌獻有恪遠邇少長屬目心儀禮成福
 飲公入座輒長喟穆然情深稱說古先諷切後學客無不聳聽者
 邑中同善會倡自啟新錢先生暨忠憲原以分財教善兼行當年
 有會即有講講即有刻甚鄭重也歲久不無停廢得公踵行之余
 幸從公共事按籍給散計已舉八十一會公又深釋同善之旨恒
 以此敷訓於家且親課諸孫長孫某登庚子賢書公稱鄉先生幾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傳

十一

六十年得見玄孫鉉高考終時年七十八端坐拂鬚整冠而逝

周仲馭先生傳

明史稿

周鑣字仲馭金壇人父秦時雲南布政使鑣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權稅蕪湖以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抗疏極論內臣言官二事言張彝憲用而高弘圖金鉉罷王坤用而魏呈潤罪趙東曦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問王弘祖李曰輔熊開元罪且每讀邸報半屬內侍溫綸自今銀鍊臣子委喪天言祇徇中貴之心臣不知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黃道周諸臣薦賢不效而惠世揚劉宗周勿獲進華允誠諸臣驅奸無濟而陳于廷姚希孟鄭三俊皆蒙譴且每奉嚴諭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棄忠良獎成宵小祇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為民鑣自是名聞天下初鑣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逆案鑣深恥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彼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三

放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是非不少假廷臣多論薦之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郎中為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用鑣言察典難揭陽知縣張明弼時論譏其薄而鑣權稅蕪湖時不能持廉遭物議為人奸名頗餽偽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罷歸福王立于南京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鑣及雷縝祚曾王立潞王議令朱統帥勅曰廣因言鑣縝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復指鑣惟閣事王令刑部逮治而士英劾周鍾從逆并及鑣鍾亦逮治鑣叔父維持鍾弟前蕭山知縣銓因言鑣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諸書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誣鍾為之致臣家臣已不能沈從逆各且鑣倡異謀罪在社稷詔所司并勸阮大鍼居金陵時諸名士頗呆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主之者鑣也大鍼以故恨鑣獻急屈御史陳丹衷求解於士英為緝事者所獲丹衷出為長沙知州

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鍼指上疏痛詆鑣且漏紙東林謂已與大鍼張係振有確戴功詔并下所司究問明年三月朱統帥大悲御史王儻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鑣縝祚夫真王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冒皇子明口冒皇后由二人譏訕新政故詔言繁與不立斬二人恐魚腹狐號乘間竊發木力頌統鑣大鍼及劉澤清朝士皆醜其言而光祿卿祁逢吉鑣同邑人見人輒言遂得為戶部侍郎何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鍼指鑣縝祚銀鍊周內士英大鍼益怒而鑣友人桐城左國祿蕭湖沈士佳皆嘗列名防亂公揭避大鍼各良玉所大鍼謂鑣召良玉兵王乃賜鑣縝祚自盡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三

成實慈先生傳

明史稿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啟二年會試答策極言宦官之禍被放又三年成進士同年生邀謁魏忠賢持不可授饒州推官謁鄒元標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俱郊迎勇獨不往且捕管其從人中使將愬之忠賢會敗獲免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乘城守擊敗之崇禎十年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為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為任濟地抑勇及他寡援者二十三人為部曹勇得南京吏部主事與論大譁勇恬然不數日即辭朝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論德黃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講官羣和之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濟亦得御史而勇以先赴南京不獲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楊嗣昌奪情入閣黃道周何楷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成傳

南

言之成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曰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君親而可齒於人類者也況儼然秉國之鈞天子是昆者乎嗣昌謂古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嗣昌所引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信如其言是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書詩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為禽獸不止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之鵠嗣昌豈以一身去留係社稷安危耶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境頻告流寇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先聖之訓詞萬世之是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既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則既為今日之賊子必為他日之亂臣且既不知有父矣又執猶子之誼事程國祥以

其為父同年讓行讓坐何薄於親而厚於親之友耶疏入帝大怒命削籍提訊刑官擬杖徒不許嗣昌疏救亦不納乃擬遣戍命詰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怒切責竟戍寧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皆不召最後用劉宗周張璠言命吏部覆議久之執政合詞請權用命刑部核奏請復故官帝以勇宥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後披緝為僧越十五年而終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成傳

非

刁蒙吉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刁氏名包子蒙吉別號用六居士北直祁州人貞惠先生諱克俊之子幼負異才能日讀千言有黃冠相之曰鳳目獅鼻山頂虎背亭亭岳峙非凡相也迨涵養日充剛方厚重見者有泰山巖巖氣象持身不苟見義勇為生平力學要在謹言行閑程朱一脈之傳舉天啟丁卯鄉試再詣春官不第因慨然謝公車一意聖賢之學構齋曰潛室亭曰肥遯置五經四子性理綱目濂洛關閩諸書其中讀之忘寢食遠邇慕之來學者履滿戶外著希聖學規十二條以相砥礪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服衰朝夕哭臨及偽命敦趣七發書拒斥之幾及於難會闖敗得解自後肥遯志益決日惟杜門立課考驗身心案頭置一冊名潛室劄記有得雖夜半必篝燈繼焉取古文之發明正學者彙為斯文正統以授學者嘗曰道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傳

之不明禪學害之也禪何與於吾學借禪以混於儒者害之也爰作辨道錄尚辨桃江傳習錄之非先是聞容城孫鍾元先生闢良知之學以子靜直接孟子陽明直接陸子心竊向之復乃折以羣儒析其純駁衡量謹嚴絲毫不爽歲戊戌始得先伯父忠憲遺書讀之喟然謂此聖學真派也吾尊之若天地親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順積樓一如奉貞惠禮自檢或有過差或工夫稍不精實即詣兩主前長跪自訟久之方起每推先忠憲為朱子後一人欲以遺書續近思錄朱子節要之後明備自嘉隆後統緒日歧得先生論定始有薛胡羅高之稱復上書燕山王大宗伯謂河津餘干已從祀泰和梁溪當補祀其服膺先忠憲如此事父母至孝父歿三日勺水不入口哀毀月餘鬚髮盡白治喪一倣古禮既葬廬於中庭三年不葺酒入內母年九十三

而歿先生年已六十有六號慟幾絕嘔血數升病臥猶席衰加絰不數月病革霜衣冠起凝神正坐命子濂告辭家廟母柩及忠憲主前從容而逝學者私證為文孝先生石屋遺氓曰昔孟氏未得為孔子徒竟以私淑肩尼山之統先生屹起伊祁紹衣正學述其心師先忠憲事死如事生云時地雖隔謂之梁溪見知可也先生屢曾寓書東林與余往復論道而余徒負淵源無能效麗澤之益先澤未斬願學在人世之聞先生之風者可以興矣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傳

陳子衆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陳氏諱揆字子衆浙之嘉善人也少善病絕意進取專心經史多所發明父幾亭先生故先忠憲門人方有明萬曆甲辰重建東林書院其時四方學者觀海來遊執經請業於先忠憲者背趾相錯而幾亭先生實稱入室弟子先生淵源家學晚歲研悅性理哀輯幾亭全書人之讀幾亭書者僉謂幾亭有子先生爲人謹飭端重虛已下人以余爲先忠憲從子執子姪之禮維謹其生平學問所發作而見之文字者甚多而入德齋戒二篇尤爲探天根而躡月窟備載余紫陽通志余服膺先生最切而先生亦謬以余爲知道凡函丈晤對竿牘往來所商確皆聖賢甲裏事故余以爲東林自先忠憲而後壇坫久虛若得先生口之庶幾老成典型於是乎在因欲倣朱章齋公命其子文公師事劉白水與胡籍溪劉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陳傳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陳傳

東

屏山三先生故事貽書敦請冀先生至止爲兒輩矜式而先生亦適于辛亥七月二十一日修書并詩筵見奇命其使曰爲我往別梁溪高某使不解何語比持余札歸則先生已於二十三日午刻端坐而逝嗚呼先生已矣惟是道南一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茫茫墜緒我其如先生何先生其如我何然于此可以見先生居平之得力于學問者深用是于去來之際洒脫如斯也爰以先生祀于幾亭先生之旁歔歔涕泗而爲之傳

高彙旃先生傳

熊賜履

先生姓高氏諱世泰字彙旃晚號石屋遺氓無錫人明倡道東林忠憲公諱攀龍從子也贈公諱士鶴於東林復建之歲生先生而凝重如老成人性孝友與諸兄弟讀書必雁序好學彙記贈公每於夜臥蹴呼背誦日所讀書更雜問他卷中句字輒琅琅不失一字少侍東林講席忠憲公卽以道器許之年十五爲邑弟子員崇禎丙子舉應天鄉試第六明年中會試廷對擬第一以嘗忌東林者擠之抑置二甲第一故例同年序齒錄多隱年先生曰父母生身之年可忘則何所不忘具以實書授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已卯奉命主廣東鄉試先是忠憲公以建言謫廣東揭陽縣典史途中發憤進道往返三時著有三時記先生至是攜以爲法庚辰陞本部司員外郎卽中旋有湖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之命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高傳

東

先生初拜命疏言鄉飲濫觴優劣失實請申飭有司得優旨獎勵分列遵制明道宗經習史敦行適用舉才釐弊之條廣厲學官著真偽偏全邪正三者之辨謂入門一誤途徑遂差生心害政由此而致楚人士無不悚息自新者江夏故有濂溪書院因下令修葺遴通省學者二百餘人砥礪其中立會規五則有收爾精神慎爾威儀調爾性情等語凡初入爲弟子員者必令謁賀亭陽先生家求人模樣一册以示矜式時武當山太和宮有內監司香稅者謁文廟脇諸生講書明倫堂諸生非之稅監怒誣陷諸生數十人以毀折宮坊入告奉嚴旨著學臣回奏先生疏言內監僭虐罪狀爲諸生辨理甚力得旨撤回寬諸生獄纂三楚文獻刻楚衡述風始錄南雅諸書癸未任滿回籍自是家居事父母曲盡孝養而無日不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更建燕居廟再得草廬

三公祠備俎豆飭威儀集一時同志恪遵忠憲遺規春秋會講四方學者相率造廬問道祁陽刁先生包篤信忠憲為師與先生往復論學朔南相望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休寧汪學聖參究禪宗幾二十年聞先生講道東林野服造門而請先生與言後學宗派惟程朱程朱宗派惟孔孟闡發程朱是為正宗厭薄程朱是為亂宗世之談性者既荒唐於禪宗之徒尤荒唐於援儒入禪之徒必欲堅持三教一家之說惜誤用其精神矣留語數十日而學聖遂悟從前所學之非關中李願學向姚江特造東林會講先生因語之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我註脚是陸象山之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新建之口過也願因答云陸王矯枉救弊其言如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未可概施之虛怯之人先生所慮極是退而語其從遊謂宜奉為典型新安汪知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高傳

三

默陳二典胡淵汪佑吳曰慎朱弘施璜輩講朱子之學于紫陽書院因汪學聖遊先生門相次問學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以廣薪傳又以中庸一書與紫陽諸子答問往復著中庸問答先生之學近守忠憲遠宗朱子而尤以朱子大學格物補傳為聖賢切實要領工夫謂朱子早慮後人認作空知但說靈明知覺而於事物都不能貫通故提出一理字以實知字再提出表裏精粗以實理字蓋人心之靈猶如火火必有所附麗而後見其光明物乃知之附麗處格則推致廣遠所以用而不窮之法也離物言心遂為二氏之別傳舍格物而單提良知終非聖門之正的為其與致知在格物之旨不符耳故講大學者或提致知或提修身或提誠意頭緒愈紛不如仍本聖經明文在格物為大定同邑蕪川張夏嘗贊之曰必先格物必讀補傳不雜二氏嚴辨無善於紫陽為聞知於忠

憲為親見肫肫乎孺慕之終身惓惓乎葵藿之餘戀侃侃乎効璫之勁節矯矯乎挂冠之卓撰循循乎院規之博約秩秩乎家法之詒燕皆實錄也先生主東林書院三十餘年構止水祠祀忠憲纂高子節要輯年譜踵行忠憲同善會八十六次尊孳焉守忠憲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故學者莫不知有葉旃先生其歿也上距萬厯甲辰東林之建蓋七十有三年云先生督學吾楚先公受知實最深嘗拔置濂溪書院命主講席先公感先生之教遺訓家庭必毋忘東林一脈然則先生之教思不私吾楚而吾楚之被澤亦弘且遠矣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高傳

三

熊新公先生傳

錢肅詞

熊祚廷字新公湖廣孝感人幼莊重寡言笑弱冠補博士弟子下
 帷攻苦庭廡骨立長老皆服其精進嘗曰聖門唯顏淵好學不幸
 早卒會子獨能大聖道之傳于是哀集會氏生平言行編為一帙
 曰希曾錄朝夕展玩亦步亦趨未常少違孝事父母色養兼至母
 病篤籲天請代處友重然諾見義勇為四方學者造門請益則謂
 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者求仁誠
 非弘毅不為功彼二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正坐不弘不毅耳爰
 作弘毅解示學者學者稱為弘毅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經
 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書靡不洞悉源
 委而尤究心當世之務默坐澄觀籌度會不爽毫髮居恒每自比
 管葛而顧不輕於一試故人亦莫之識也崇禎甲戌流寇大起鄉
 里震動先生避地白雲山將終老焉諸父老請於先生謂公邦人
 領袖信義素為所服若義旗一舉四方響應相與戮力保障以待
 官軍賊宜可辦也且多出眾言激之先生不得已同眾出山糾集
 義旅布部伍申約束立營寨整器械旬日之間軍事大備賊聞之
 遁去相戒勿犯熊公里如是者數年鄉人安堵如平時先是勸
 先生應制舉者先生曰子將效魯仲連蹈東海死爾何應舉為至
 庚辰辛巳間無錫高公彙旃督楚學政與復濂溪書院修明正學
 先生瞿然起曰吾聞高公係忠憲公從子為東林嫡傳安可當吾
 世而失之始攜弟祚永同出應試高公閱卷亟加嘆賞拔冠一軍
 待以殊禮遂入室考道研精高子遺書得東林先賢洛閩一脉歸
 而集眾衛鄉里如故亡何為里左豪惡所忌勾引賊眾大至為亂
 乃號召義旅若干人與賊交鋒會大風驟晝晦士卒相失先生僅

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田中田淤馬足陷竟被執因仰天嘆曰
 予老逢掖不知兵且平昔服膺會氏教臨深履薄兢兢惟隕越是
 懼不幸遭世亂竟落賊手循省生平有乖全歸之義誠無面目見
 先賢於地下既乃曰成仁取義孔孟訓也我心如皎日更復何恨
 言已罵賊不絕口遂被害時長君賜履方九齡能讀父弘毅齋諸
 書守之勿失順治戊戌成進士入翰林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兼刑
 部尚書康熙庚戌以覃恩贈其父如子官其後賜履歸里讀書下
 學堂作學統全書及閑道錄皆明先生之學也次君賜瓊丙辰進
 士官翰林院編修一堂砥行並能復先生之教云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熊傳

三

惲遜菴先生傳

高 菴

先生姓惲名日初字仲升武進人初為名諸生與復社楊維斗錢吉士諸公角藝論文即以天下為己任聞其師劉念臺先生絕粒死為位以哭甲午拜劉先生墓於下蔣其子灼彙平生著述成全書排次事蹟為年譜日初訂正并為先生作行狀其末云日初之得從先生學也以清惠張公故清惠從先生所歸命日初亟往見日劉先生今之周濂溪也後數年先生罷中執法乃始執弟子禮謁見先生於都門因侍問咨請先生既直舉原本視之又責以鞭辟近裏一日先生視以未發與發陰陽動靜一致之妙日初曰此理在心體之自見而求之書冊者不信也如中庸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何居先生曰正中庸一書歸宿也不徒曰天而曰上天之載分明有主宰是者此主宰非耳目覩聞所及故曰無聲無臭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惲傳

菴

臭吾人行止起居寤寐飲食無非此消息即至萬事萬化闔闢縱橫未嘗動著纖毫乃所謂無聲無臭也豈求之宵省冥冥莽蕩無歸者哉日初聞教也悅復進曰中庸既明道之所自出又從夫人之所大同者指出中和若曰天命之性非他也即此喜怒哀樂是也子思喫緊為人於此最切首從天命起末歸天命結中間就日用人倫天下國家章主其大用極之聖神功化而一本於天德之達不得有幾微增損夫子謂一書歸宿倪在是乎先生曰今日所言毋已太高更須自己反觀得力安在日初曰俗儒病坐不知若使知而不行與不知何與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所以慎獨為千聖傳心之要劉先生領之其為狀大略如此一日攜狀過梁溪并劉先生平日所著書示余祖學憲公且曰先生壬子起官道謁忠憲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皆儒宗關鍵劉先生之學

即忠憲公之學也因作高劉兩先生正學說略曰忠憲先生得之悟畢生祇重修持會稽先生得之修末後亟稱解悟忠憲先生以格物為宗成乎形之謂物本乎天之謂則會稽先生以慎獨為宗一於位之謂獨原於性之謂誠要以窮理主敬用各有當而進實相資孔門之博約也虞廷之精一也兩先生所由有接其傳學者惡容以偏廢也宗仰高劉窮理主敬之學契合如此學者稱遜菴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惲傳

菴

孫蘇門先生墓誌銘

湯斌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燁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嗟嘆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塋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劭真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峰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纒帛責於嚴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焉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孫傳銘

非

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皆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年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園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第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倍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証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培京師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

如掌孫公留共勦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遊閩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提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橐餗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早定其子弟僕從厥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嘗嘗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坐熊經略贓考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獻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旆擊鼓不畏聞知闕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卽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開夜繞御床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孫墓銘

非

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以時焰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各馬以家貧不能具芻秣辭致芻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峰山結茅雙峰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關兼山堂讀

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筆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來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遺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驛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遂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卽疾病未嘗有情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膏燹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俱有調理嫗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孫基銘

三

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見言已卽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敢將就冒認慎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體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離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

以亂孔聖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疑道之君子何疑歟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孫基銘

三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一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二

列傳六

秦大音先生傳

高 嶺

先生姓秦氏諱鑄字大音號弱水先忠憲公高弟也父水菴故事忠憲為入室弟子并率先生拜忠憲於講壇誠之日自今以後一言一行必以吾師為法先生遂受業焉強學力行克成父志崇禎丁丑又與余祖彙旃公同登進士文章氣誼互相砥礪旋筮仕江西清江既又補山東蓬萊後以考選擬授儀曹姜公曰廣在揆席屬言象中秦某清品真才他年公輔器也乃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居未久見國事日非遂力求去歸隱於東林之南顏曰千休館歲時朔望謁祖祠外終不一至家也先生幼有孝行事父母竭盡色養撫二弟友愛特至且以道義相劇切居官公勤仁慈所至輒有善聲去清江時上官檄催門稅甚急乃捐俸三百金應之謂父老曰以此為汝曹別已卯分校秋闈所得多名宿巴縣令王錫以殉節終者其首薦也考先生生平孝友型於家忠信播於鄉惠愛施於民靖獻著于國讀聖賢書行聖賢事與忠憲之學如符節然居千休館後一以造就人材為念錫之人士爭學焉年六十五而卒門下士私謚曰文孝先生且立祠於千休館猶祀忠憲於止水之義也繼復公請從祀道南祠附水菴先生旁父子同事一師復同祀一堂豈非古今所希觀者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秦傳

胡慎三先生傳

高 嶺

先生姓胡名時忠榜名時亨字伯昭別號慎三無錫人幼孤力學即心慕先忠憲之為人崇禎丁丑與余祖學憲公同登進士第往來問道交最厚講選授南昌府推官南昌省會繁劇民風刁訟宗室器陵先生仁明清簡具有風裁會妖賊張普微亂定策禽斬首從百餘賊遂解散悍宗五閩王等肆橫揭院題參地方以安及饒州寇叛用以益攻盜之策悉平之時民飢盜起數出方畧定進賢萬年金谿諸邑變癸未春土寇李肅十等僭號通楚獻賊巡撫張公鳳嗣會虔撫林公一柱檄行監軍道事先生出奇用間以撫為勳不越月八獻奇功悉斬元寇大書荷戈為賊荷鋤為民二語以安反側又念難民未甦發原賑濟清還子女收葬枯骨時虞更生奉新靖安安義三縣各立生祠及陞任去閩郡士民肖像祠于東

湖講堂後祀于名宦祠南都考選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江西按臣周燦追敘平寇功特加一級所奏如清言路正綱常收人心陳軍功清屯清折諸疏皆侃侃大計惜不能用先生性至孝父倖有還金隱德早喪甫釋褐即疏其母虞太夫人苦節得育旌表居官重忠節崇道義如修孫許二公旌忠祠議留滄臺子祠租復梅子真祠皆有闢風化者平時究心理學著有聖學源流錄及先忠憲續近思錄序癸巳秋常郡守宋公之普與先學憲公講道東林先生舉先忠憲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羣推正學云

高若谷曰聖學之有源流由來尚矣先生邈而窮之而源流以清至先忠憲之學得之考亭先生謂續近思錄一編可闕朱子之集成即可闕公之願學是深知考亭即深知先忠憲者也先忠憲之學于是有宗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胡傳

二

嚴佩之先生傳

龔廷歷

嚴毅字佩之無錫人別號生軒弘治壬子鄉薦仕至安吉州知州月軒公桂五世孫公負至性孝友絕倫弱冠補弟子員旋食餼受業於鄉經畝馬素修兩先生門家貧屏息偃庭邑長以其貧或分清俸亦未嘗走謝訓投生徒以資養親婚弟嫁妹高第多出其門一生篤學好古手不釋卷凡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毅曰讀書以理學為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處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學憲葉梅推為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志諸書公於功名兩字絕不真念自甲申後遂永謝試檄惟於理學是究江南學憲張能鱗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毅素杜門終不一謁其孤介高逸類如此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嚴傳

三

王敬哉先生行狀

汪琬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河間府之任北自公曾祖光祿府君始來京師養於晉故遂為宛平縣人家諸散落不知其族望所自始凡再傳而家始大錦衣府君性孝友讀書知大義寧東廠太監陳矩賢之欲援府君為理刑力辭不就布政府君舉萬曆中進士初仕潞安府推官以清節著一府人稱之曰王青天但飲路安水耳自後歷官皆有聲績歿而董文敏公其昌表其墓府君無子錦衣府君生公甫時即以子府君為之子稍長善屬文旁及詩歌古文辭皆優為之相繼受知於國子監司業張公鼎提學御史左公光斗二公素名知人每見公文輒歎曰此公輔器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六年舉進士知公者欲引之入翰林公方請假營其夫人葬未暇仕也而值流賊破京師遂挈其家播遷東南久之始歸順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王行狀

四

治三年 世祖章皇帝慎簡文學之臣以儲後用公蒙首選即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與諸詞臣一體辦事與修明實錄尋除秘書院檢討歷侍讀遷國子監祭酒入為弘文院侍讀學士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刑部右侍郎載公明說薦公可大用吏部難之 世祖素知公遂越部議而起公於家其明年以原官兼弘文院侍講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尋以 太宗皇帝配天 詔加一級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加級如故尋轉左不數月遂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保公自為諸生即肆力於學日誦記數千言自經史諸子百氏無不貫穿每考論古今治亂興廢之故輒慨然有志當世益務為經濟有用之術在弘文院 詔察明季殉難諸臣始末公即疏言在內如東閣大學士范景文以下二十有三人在外如山西巡撫都御史蔡懋

德等五人或以其身仗節死或父母兄弟婦子相隨死或家人闔門大小俱死其忠烈相同宜並賜褒揚以廣作忠之典疏既上時論悉以為允及在禮部感 上知遇益盡心於職掌會御史乞更定帝王廟祀典公疏言廟制自前明迄於 本朝曾經增定皆祀從來開創帝王功業顯著者至於守成令主槩不及與中間如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王康王其行事具見詩書漢之文帝史稱其節用愛民方內安寧家給人足宋之仁宗恭儉仁恕明之孝宗亦與仁宗相類愛動惕厲終始不渝此七君者宜百世祀不當以守成見格又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祠列張浚三命為將凡三致敗一敗於富平則關陝遂陷再敗於淮西則鄭瓊叛命三敗於符離則中原遂不可復且劾李綱殺曲端與岳飛議不合奏其積慮在於併兵雖為南渡名臣而初無灼然可見之功亦當罷其從祀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王行狀

五

詔議祭禮公疏言宜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及 太祖南向 太宗東向又 詔議大享殿合祀禮疏言 本朝所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如前明附祀例有建議請祀周公於孔子廟者公獨以為不然疏言周公制作前代比諸帝王今既配享武王於廟禮數隆重若復祀諸文廟之中於體為褻非尊崇之得也議者謂北岳恒山立廟曲陽非是公以先儒言考之曰按曲陽有二地里志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恆山北谷下曲陽屬鉅鹿郡鼓聚少陽亭晉荀吳滅鼓其處也今之曲陽既非鼓聚又不在北谷距恒山絕遠遂疏言宜從議者移祀渾源州為便是時天下大定 朝野又安 天子銳意振興禮樂公既鉅儒罔學淹洽為 上所委任而又身居禮官之長一切制度沿革必皆援古證今侃侃建白雖或 廷議糾紛亦皆俟公一言而決

上亦必從公言由是眷注日厚公有賢長子曰胥庭先生熙先與公同為學士至是亦以考績加禮部尚書父子後先同列海內榮之以為 國家異數王氏盛事晚近數百年以來所無有也顧天子方嚮用公而公且以夙疾請告矣疏凡再上優 詔皆不許會 世祖皇帝奄棄羣臣公治 大行之喪及議今 天子登極禮儀日夜辦事左翼門疾大作又再疏請解任 上不得已予告公雖里居士論益翕然推之康熙三年疾良已人或望公復用或私相告語曰 天子且旦暮召公而公於是歲亦甫年六十有三動止康寧如少壯者故事當赴補公徑不肯起遂以老乞致仕自是迄公之歿凡十有五年終不復言出矣一時有識無不為公惋惜亦無不服公進退大節以為仕宦者所難公交游滿天下少時所親密者率多文章意氣之士既躋貴顯猶汲引不少怠雖單門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王行狀

六

後進輩行澗絕每到門投謁必相與握手欵曲凡被公禮遇者人人色喜謂王先生親我也諸所獎借其後率皆成名性清慎不苟於財嘗貸前明中貴人何某金百兩何死於盜公無所歸金遂舍諸僧寺且設位為文以告曰吾用資故人冥福有同年生宋君某者寓赤金百兩白金千兩於公其家不之知也宋君歿公促其子至如數與之金其子大驚願以其半奉公為壽公笑曰如是則與乾沒有異乎竟悉予之平居無聲色博奕之尚晚歲益嗜澹泊惟潛心先儒義理之說以躬行心得為主於諸儒論難一不強為異同及其發之於文原原本本下筆輒數千言而悉根柢乎六經其論詩風雅正變則謂論正變以體不若論之以聲蓋體由聲而定也三代以上詩與樂出於一古人以聲詩奏之樂是故詩之本在聲孔子刪詩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或謂詩有正變聲何以

有正變不知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皆變也後儒補六笙詩又補肆夏詩皆未達乎聲之義者也論春王正月則謂春秋之作孔子尊王之作也因魯史之文遵周代之制槩乎無可疑者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倍王非尊王也是故孔子所書春者即周之春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也其說悉有裨於學者至其他碑銘之文尤見重當世子若孫欲榮其祖父者往往數千里惟公之歸其辭皆典核有則今翰林侍讀學士葉君方謫序公集曰色黝然而光味冲然而長蓋實錄也間召賓從子姓與之觴咏及嬰邀山水間所賦詩清新整麗見者爭傳頌之有青箱堂詩十卷續詩十二卷文集十卷家譜年譜各一卷雜著述若干卷以某年月日遺疾卒於正寢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城關外坊畏吾村之西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王行狀

七

孫北海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孫名承澤字退谷別號北海順天大興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至吏部侍郎生平博學嗜古著書甚富其有關正學者尤莫如五先生學約及考正晚年定論二書序學約云學非博不足窮理非約不足明要博而寡要則汎濫無歸聖門所不貴也宋朱子集周程張四先生書撮為近思錄近錫山景逸高公取朱子文集語類做近思錄為節要兩書精粹切實余讀之不忍釋手謹照原本十四類每類中語各集一處或語意重複及全集中有可入者間有損益名曰學約蓋天下之理約於五經四書經書之指約於五先生五先生之學約於近思錄節要二書雖卷帙不多而全體大用備焉此聖道之真傳也其序晚年定論云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或謂其一生抵牾朱子晚年作定論其悔心之萌而尊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孫傳

八

朱子乎予曰否此正陽明深詆朱子也朱子著述較周程諸子為多陽明獨摘三十條為定論又不言晚年始自何年但取偶然讓抑或隨問隨答語及早年微涉頓悟與陸子靜合者俱坐以晚年自悔目為定論予嘗考之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乃知朱子四十五始與陸氏兄弟交嗣後年愈晚闢邪愈堅寧有一字合於陸氏一言涉於自悔者此予所亟欲考正者也時先生年已八十有一矣蓋先生尊信紫陽老而彌篤如此不踰歲卒卒之後柏鄉魏公致書錫邑吳侯謂北海先生之學其得忠憲高公之統者也於是錫邑後學羣舉而入道南祠

龔震西先生傳

高 增

先生姓龔名廷應字玉臣別號震西本常之武進人自湖干徙居無錫熙春里順治壬辰成進士除湖州府推官治績見李若平謝錄時上官有以叛黨陷平人者先生不可上官怒爭之益力乃罷職歸家居好讀書早暮手不釋卷凡天文地理諸子百家靡不分類以編晚益潛心考道與先學憲公講學東林書院至老不衰著有願學編理學醇疵辨諸儒語錄諸書而自記留耕堂有云予祖業二頃比年災於澇災於曠復災於蟲予曾不介意予所憂者貧泉禍水溺心霽涼焦思燥性煽虐驕陽三彭二豎蝕根蝨賊予願以仁為穀種義為時措禮殿經界智析莠苗毋欲速而同宋人助長毋不熟而譏美神弗如遜志時敏以當終歲之勤勤德鄰仁輔以承雨露之灌滋樂道進修以為逢年之銓獲彼以耕為耕者夫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龔傳

九

子所謂飯在其中以學為耕者孟子所謂飽乎仁義也以田為田者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不過數年之計以心為田者吾耕之課吾子耕之吾孫與曾孫耕之斯為百年之計也夫為百年之計則所耕者既深所留者不亦多乎斯言也當耕而耕始終無一計功程效之心夫是之謂純心之學

湯潛菴先生墓誌銘

汪 琬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禮殮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計問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為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議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迤邐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世饒張甚忌公聲望出已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譏公於 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上神聖稔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遠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湯誌傳

十

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媧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為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闕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為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會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弼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

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了好禮普顏不花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棄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為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旁午頗驕橫不敏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盜至即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湯誌銘

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賴賴四省上游地穹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值海寇犯江寧頓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誅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其餘黨賴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陵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暹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修兩朝聖訓公在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上意超推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博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治服嬉遊山水間以為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尚拳勇用鬪毆恐傷民財事急即恃勢豪為囊橐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列以修故轡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榜伽山五通神尤盛嚴寒劇暑敲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姦巫淫尼闖入人閨鬪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眾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為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賅吏盡胥悉播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為來勸數親詣學官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湯誌銘

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邨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為分年帶徵請捐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厘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詔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闔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忌者視知之愈益憾公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阿不撓忌者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閣擬旨下部究主使上乃命九卿更議眾咸欲抵漢臣罪忌

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論公曰彼應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不暇而忽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慙且憤所以誣駁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為示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為謾言所中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居者欲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疾延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譏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 皇太子請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疾延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猶不愜忌者意羣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齋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秘之急 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與道路諱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 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此耶越數日 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與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為難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為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為先所撰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在史館出入必借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誦公以歸未

幾而公欲薦琬為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靦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泫泫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惟以直諫為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譏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遠公之身彌久益昌為 國純臣為世儒碩道稱洛閩志宗稷益維吾 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壘閭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人登侍從出拊江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邊蒙前席邁彼含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帝德 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黃罔之邱不驚不圯瘞是銘詩以俟良史

東林書院志 卷一二 湯誌銘

熊敬修先生傳

高正生

先生姓熊氏諱賜履字青岳一字敬修號愚齋楚孝感人其先南昌人也由順治戊戌進士入庶常歷官東閣大學士既歿而朝廷隆禮師傳易名褒寵賜諡文端學者則皆稱敬修先生云先生生而老成端謹垂髫時贈公弘毅先生手先忠憲遺書一編授之曰東林為道學正宗吾少幸出學憲錫山高公門高公於忠憲為猶子以得諸親炙者啟迪後學俾得粗有聞知兒曹能服膺是編便是聖賢路上人也先生受簡再拜曰謹受教嗣後歷官禁近諸所講述一本東林旨趣為宗其在閣學也 上嘗命講大學首節暨中庸性道教等義先生敷陳愷切條對曲暢每發一言 上未嘗不點首稱善後先生掌院事入直經筵首舉尚書人心道心為對其於理欲消長辨析毫芒一時感動 當宁同列咸嘆弗如曰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七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六

萬世者自有 國史在

贊曰先大夫之督學三楚也嘗建濂溪書院首拔贈公弘毅先生俾主講席歸里後不遠千里時以所學相質證後遭流寇喪亂以守正不屈死曰吾不敢負梁谿之止水也非學有源本而就義如此乎敬修先生稟承家學以相 天子論道經邦弘濟萬物可謂有體有用矣其與贈公相繼並祀於東林也雖顯晦不同而後先濟美有以也夫

陸稼書先生傳

王材任

國家重道崇儒德教殆端人正士後先輩出其粹然一出於至正為東南道學之宗者惟陸稼書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隴其唐宰相宣公後浙之平湖人生而粹清端嚴莊重不苟言笑孝友其天性也幼讀春秋傳過目不忘稍長博通經史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於四子書章句尋復不厭不啻菽粟之於口被服之於身故其生平所成就皆本諸躬行實踐而其文章政事表見於外者又為士大夫所共知宜東南學者咸以為朱子之後斷推先生也年三十七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授嘉定知縣縣瀕海難治先生潔已愛民力行節儉抑吏胥鋤豪右民俗丕變去官之日小民遮道攀號聲徹數十里不絕既不得請因刻木為主尸而祝之會左都御史蔚州魏公環極疏薦廉吏第一復原官再授靈壽縣先生力行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陸傳

七

教養條上六事請於上官民咸便之在任七年以左都御史澤州陳公說巖薦為得行取邑民之泣而送者一如去嘉定時授四川道監察御史上疏論時政敢道人之所難言直聲震天下有與先生不合者先生遂改調歸屏居湖口閉戶讀書敝廬數椽不庇風雨布衣蔬食惟以講學為務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未嘗見其厭倦也以康熙三十一年卒享年六十有三先生之學本於程朱謂不主敬無以立本不窮理無以致知又謂明之薛文清胡敬齋曹月川羅整菴朱子之正脈也此外則陽儒陰釋之學創為新說叛道離經梁溪顧涇陽高景逸起而正之為功於學者甚大嗚呼先生之於斯道也見之精故言之切造之深故辨之晰先生之為功於學者更大矣先生始罷以薦得復用數年以薦得為御史抗疏無所忌諱與會議持論侃侃未嘗少屈至有欲以深文中先生者賴

聖恩寬大曲為保全歸田之後江南學臣缺

皇上獨念先生又欲起而用之而先生已不能待矣皇上仁如天地明並日月宏開言路優容諫官扶植善類無所不至先生之遭遇可謂盛矣天不假之年未竟其施此又士君子之所共惜也昔于清端公嘗告人曰天下清官惟陸稼書蔚州魏公亦謂余曰昔陸稼書云州縣親民之吏民間瑣細當為分理若為大吏惟虛公廉靜總大綱嚴責成其於事也多不如少少不如無與民休息而已迨余巡察直隸詞訟紛如見有情罪可惡者受而理之及按其事無一字實者而文移上下耽延時日兩造之身家俱不可問然後知稼書之教我者誠至矣余在吏部澤州陳公為冢宰告同官曰今有志於學者必自羞乞墮賤壘斷始此陸稼書之言也願諸公共勉斯語耳夫三先生者海內所謂大賢也而居恒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陸傳

八

議論必稱述先生使後學知所景仰益見善與善之相感也嗚呼俱不可及也已所著有三魚堂集問學錄松陽講義困勉錄讀朱隨筆及點定四書大全等書行世今東林後學請於濬川大中丞張公從祀於無錫之道南祠此非以道南之祀重先生也亦非借先生以為東林重也特出於一時學者仰止之思不能自己而大中丞亦以為非此無以慰學者之心欲世之目為東林者皆學生之為人而後無愧於從前之祀於東林者一舉而數善備之矣先生之成進士也出吾鄉陳省齋先生之門故知先生甚悉乃次而述之且系之以論曰稼書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由先生而溯之於二程則先生其世適也東林顧高之學亦程朱之學也由顧高而溯之於道南則先生其大宗也要其有功於斯道一而已矣

吳徽仲先生傳

施剡會

吳徽仲先生諱曰慎號敬菴徽州歙縣人也生而穎異少好學未弱冠補弟子員始而從事舉子業江左文壇名望素著繼而潛心理學家貧甚壺隱金閭聞梁谿有高彙旃先生能繼顧高諸先生主壇講學於東林書院四方來歸因往遊焉從東林諸君子後虛心請益研求下學上達之旨析疑問難時出讓論載之紫陽通志後返故園益向學紫陽遺古兩書院中會講不輟時則有胡勉賡汪惕若汪默菴施虹玉諸先生共相討論悉守白鹿洞學規而喫緊則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究其得力處尤在一敬字因自號敬菴學者宗之羣稱為敬菴先生蓋先生天資高過於書無所不讀而其尋繹把玩終身不厭倦者則惟小學近思錄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諸書迄今紫陽遺古之間學者鬱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吳傳

九

起知所指歸者先生汲引之力居多大中丞考陽張公當今理學宗主也平日所傾心折服者惟先生偕汪默菴施虹玉兩先生著述且有殘編斷簡不可輕置之語嗚呼觀張公所折服於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所以為學槩可知矣予愧鈍根俗質浪游中外三十餘年未暇講求性命之學今老而歸田時與東林講會道南遺規猶在令人嚮慕之念不輟也嘗讀先生書竊嘆其義理淵深真足以分宋儒一席所著有周易粹言大學章句翼中庸章句翼已行於世其餘若周易翼四書翼周子太極圖翼西銘翼三十餘種因貧不能刻尚藏於家歲癸巳後學同人公舉先生主崇祀東林書院道南祠配宋儒楊文靖公龜山先生永饗祀典云

汪默菴先生傳

陳鵬年

文學汪先生諱璉字文儀號默菴新安之金城里人也系出周魯成公子汪侯而分派則自唐開國鐵佛公始代有聞人歷傳至文學穎悟過人十齡通經史大家然不屑事俗儒章句而倦倦於韓之原道年十六即手錄理學諸書潛心體認可謂聞道甚早矣性孝友色養其尊人鄉賓惟晦公繼志守身貽親令名丁內外艱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弟歿憂勞成咯血症越四十餘年復為其季病且歿兩發舊疾幾憊人服其至性近世希觀少遭喪亂家中落兼治生以佐甘旨瞻仲季而一燈午夜雖祁寒暑雨終其身弗稍懈中年僦居漢陰因占籍中楚文譽日噪不十年棄去淡如也惟力於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身修教成庭內肅然生平樂與善而不妄交所師友者錫山高彙旃先生吳趨徐侯齋先生及同里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汪傳

十

汪石樵葉簡崖數會友而已故高彙翁先生寄詩有曰遊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蓋紀實也於憂患中以讀易求寡過之旨故所著有質疑二十卷凡八易彙而研究愈精孝昌熊文端先生亟稱之曰足下辨志既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閩為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大有功於四聖近大中丞濬川張公序之曰力學篤行道宗孔孟理本程朱其實地發明處都從身心體驗吾知大易真詮自伊川紫陽而還汪子分一席矣其見重於有道如此又有語餘讀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典堂文錄大學章句釋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答各若干卷其他校錄評選前賢書甚富或行於世或藏於家皆可垂諸不朽者年七十四卒疾革之前數日仍手答吳門蔡九霞論格物致知之義闢異說闡正學娓娓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子

名鈞字鄰石食餼有年能世其家學

賁曰于少與鄰石同庠得拜先生于漢寓密窩儀範嚴肅望如山嶽及聆其聲咳談論如累口坐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每與子反覆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于令西安酒寓書敦勉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固已勤懇矣今先生歿名愈尊道愈顯雖未少見諸設施而著述弘多皆大有關於名教開示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醇儒之業不徒稱獨行君子云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七 汪傳

三

施虹玉先生傳

秦源寬

先生諱璜字虹玉號誠齋徽州休寧人幼凝重寡言笑塾師即心異之年舞勺已通孝經小學四子書稍長事制舉業應試過郡見紫陽書院中有講學者先生諦聽身心性命之緒論遂恍若有所得喟然曰學者當如是矣舉業非吾事也遂絕意仕進發憤潛修卒以理學著稱云其為人以古道自處而一生得力尤在誠信兩字每謂吾儒以誠守身以信應物自然內外交修而學始立其為學以宋儒程朱為的兼于濂溪橫渠及明河津餘干泰和諸子之書無不日夜精研晰其同異辨其源流而得其指歸所在其講學也在新安紫陽遺古兩書院每月會講皆首推先生主講席先生必先期齋戒肅衣冠欵容止危坐正論儼然以一身當嚴師益友而於先儒語錄尤多所發明能使聽者亶亶忘倦以故四方學者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七 施傳

三

翕然宗之其來遊錫山也以康熙壬子歲時鄉先生前楚學憲葉旃高公以忠憲公猶子主持東林書院先生負笈遊學歷吳越邇梁溪登東林講堂慨然有吾道復興之志以彙旃先生實得忠憲公家學淵源遂執贄行師事禮高公固雅重先生每會輒推為祭酒先生亦直任不辭其立法引掖後進也九容以養其外九思以養其內九德以要其誠而所尤諄切者惟以修身立誠深相策勵學者佩服景行一如在新安時其所著有思誠錄每日以存何念接何人行何事讀何書吐何語五者自勘座右大書毋自誣誣人毋自欺欺人以示警更有小學發明五子近思錄發明兩書皆行世最著者先生功在理學五十餘年而歿後十餘年諸同人公舉祀先生於東林道南祠先生之學益以大顯余雖不獲見先生而少時猶及事內祖學憲高公即耳熟先生名學憲公諸孫函三

幼卽侍東林講座習見先生輩典型最心折先生者謂先生既配食先儒矣不可無傳因縷述平生品概而屬予傳之如此抑又聞之東林故老云先生始來會講也臨別時與高公約以某年月日必赴講及期高公設榻以待或謂公曰遙隔千餘里安能必施君之果如約耶公曰不然施生篤行君子也如失期不來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竟先生果攜其子擔囊而至論者謂非高公不能信先生非先生不能取信於高公以此兩賢之至今傳爲講堂佳話嗟乎重然諾矜期許此風今已渺然矣必誠必信如先生者真古人哉真古人哉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施傳

謹

宋牧仲先生傳

顧棟高

宋公名學字牧仲自號漫堂文康公權子年十四以大臣子入宿衛從

章皇帝渡桑乾水水濶數丈公躍馬以過

帝見大喜賜雕翎箭五踰年分第諸在衛者隨其文武擢用公試第

一當改文資文康公以年小力辭又三年隨文康公歸里力學好古所切劇詩古文詞皆一時著宿洎公歿服除謁選得黃州府通

判尋擢贛關內陞刑部福建司郎中明於律例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萬石詞連本管部抵衆立斬而官免責公爭之強卒

坐衆債負而官亦奪俸時論寤之累遷山東按察司公在部久精練法比及轉外任屢平反冤獄而作奸犯科者按治嚴明不少貸

擢江蘇布政使察出前司庫空闕銀三十六萬兩揭報清刷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宋傳

謹

聖祖奇其才未踰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寧而聞

夏逢龍之亂時賊連破斬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無一人西者衆懼議緩行公曰兩省地聯一江無撫臣彈壓慮且生變

疾抵至湖口偵知會城遣撫標兩校出師托言無餉不發意頗叵測立檄稅庫銀千兩委道員往諭之省中標兵單弱人情恇怯公

至鎮以無事有告變言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聚衆應賊者公佯不省而陰授遊擊超永吉方略夜縛二渠至立斬之縣其首章

江廣潤兩門餘悉不問衆乃大定會夏逆亦殄江省素凋敝又新遭震驚公先條除病民者十數事黜貪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名

捕正法江西遂安三十一年命仍以故官調撫江蘇江南承平久士民愛尙文雅公遂弛威嚴以清靜無爲爲治吳故有蘇子美滄

浪亭公至葺其遺趾暇日招文士觴詠其中修無錫道南祠一切

細務循舊章治之無所更作而下亦莫有犯者在職十有四年歲豐人和獄盜衰息屢逢

聖祖南幸 溫語褒獎至解所御冠袍賜之屢次乞身不允最後抱小疾 命遣御醫診視隨 召為吏部尚書公少侍文康公於京邸

熟練掌故到吏部人不能欺無敢亂銓法者四十七年以衰病乞歸臨行慰勞再四并詢江南盜賊事公對愚民無知惟早具獄可免株連

聖祖是之五十二年三月

聖壽六旬公赴 闕恭賀以 先朝舊臣 誥授光祿大夫特加太子

少師公自歸田後治西陂老圃日與故人子弟分韻賦詩故晚又自號西陂居士云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宋傳

垂

許時菴先生傳

高 崖

先生諱汝霖號時菴浙之海寧人也康熙辛未先生視學江南敦士習弘文教悉以實心行實政其校士也謂國家設制義取士上以闡聖賢大義微言下以規士人立心制行歲科試牘非體認傳註精實談理者悉屏不採故事學使下車輒集諸生學宮命講五經四子雖循例奉行祇為具文而先生與子言孝與弟言弟窮經學之淵源晰諸儒之同異諄復指誨無少厭倦而大江南北沐先生之教愈以經師人師目先生焉東林之在錫也實為東南講學一大區會自先忠憲公於前明萬厯借涇陽顧端文先生昌明正學天下響應沿至先生視學棟宇之弗治久矣諸生之習禮闕如先生再臨講舍兩捐俸金新堂廡以妥先賢延耆宿以造後進慨然欲重振斯席以繼往哲而開來學尋以任滿還朝而罷士林憾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許傳

垂

之先生自為諸生即以文章學問推其鄉祭酒年四十餘登第入詞館其視學江南也以贊善出最後為大宗伯予告家居以康熙庚子冬卒於海寧之里第訃聞三吳人士皆為位哭越明年辛丑請於學憲鄭公以某年月日配食朱龜山楊先生祠成公志也陸故先生拔補博士弟子方今觀察刁公邑侯胡公增志東林謹摺拾萬一為先生傳不勝泰山梁木之感焉

張孝先生傳

華希閔

張清恪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河南儀封縣人天性樸誠少即潛心理學墨守程朱成康熙乙丑進士初授中書舍人丁外艱回籍戊寅夏大雨水泛溢募民夫囊沙築堤邑賴以安遂寧相張公督河薦公効力河工監修南岸堤工護馬家港東壩修高家堰蝦嶺溝河並著勞績再以河督疏薦授山東濟寧道漕運河導南旺水北注吏計稱最遷江寧按察司使蒞任數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

特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福建歲款斗米錢四百公至遣官買米平糶又多置社倉以備積貯米值驟減閩人咸飽公德永安大田等邑無賴鼠伏深山中煽惑愚民公設法撫其豪餘黨遂散福州向多淫祀悉除去贖貧家女髡為尼者數百人撫標舊多空糧為家眾地悉募丁壯補足之建登峰書院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張傳

三

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五子選閩士之秀者肄業其中數詣書院勗諸生以正學士子蒸蒸向風尤以褒廉吏糾貪墨為急旋移撫江蘇首葺東林書院躬詣講學剖論朱陸異同媿媿不倦江南頻歲災侵上疏請賑高郵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多所全活又請暫緩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上發帑平糶疏皆得 旨允行江南人之戴公者較閩更甚會江督噶禮與公素不相能辛卯科場事起劾總督營私壞法督勢張甚馳疏五劾遂寧相以司農奉詔質審

聖祖

盡得其情 特諭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着留任噶禮革職江南士民莫不手額相告時奉 旨會察戰艦條陳分別營哨商漁舟編立號數奸無所容尋以張令濤一案遂寧相以冢宰再至江南質訊遽解公任案成八 告衆 俞旨着公隨冢宰赴京 召見

特命署理倉場總督事務越二年奉 旨管理錢法務戶部侍郎仍兼倉場總督

今上元年以公年老准解倉場專理部務八月陞禮部尚書議

皇太后祔廟禮定耕籍禮儀追封 先聖五代諸大典多出公手乙巳

二月既望公卒

上聞軫悼 命鎮國公奠茶酒 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清恪公生

平持已極嚴待人甚恕見之者如坐春風中素慕平湖陸侍御隴

其推為敬軒整菴以後一人雍正二年廷議從祀孔廟公實主之

嘗定大學改本所著有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困學錄公既歿之

三年河督田公疏請特祠東林學子請於江撫張公從祀書院之

道南祠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張傳

三

張菰川先生傳

秦松齡

先生諱夏字秋紹常之無錫人也隱居菰川之上因自號菰川少
 有至性篤孝友力學馬文肅公見而器之遂為入室弟子焉有文
 名郡守山左未公會五邑士子於龍城書院拔置第一屢試白下
 數奇不售乃棄舉子業潛心理學學以朱子為宗自高忠憲周夢
 洲諸公並罹黨禍人人目東林為畏途而先生信道愈篤守道愈
 嚴泊乎 昭代定鼎後學憲高彙旃先生暨家弱水先生始議修
 復東林學舍四方之士來遊者雲集響應春秋釋菜畢入講堂與
 吳嶽仲汪默菴施虹玉諸君子次第講學往往推先生倡首先生
 升堂即席容止肅穆衣冠儼然每暨一議必原本六經參以心得
 往復回環極盡理趣湯潛菴撫吳至東林會講與先生上下議論
 輒首領之因延至吳郡學宮講孝經小學一時環橋觀聽者無不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三

人人感動玉峯趙公繼之復設講座以禮請折節致敬僉謂東林
 有人蓋東林自彙旃高先生即世三十餘年講席不盡廢者以先
 生為魯靈光也按先生平日束躬勵行重規疊矩篤守居敬窮理
 之學不為他歧所淆亂讀書靜坐老而不衰接引後學先經後史
 條理秩如於經尤精易詩春秋自湯中丞延講孝經旋有孝經解
 義其說一遵先儒而旁通曲暢使讀者悠然有會於訓詁之外小
 學則有論註後生羣誦習焉於十七史俱精熟而諸家記載亦博
 覽強記凡先代典章沿革前賢軼事家世譜牒歷歷道之如貫珠
 如指掌近修通省郡邑三志莫不受成焉尤究心先儒遺書於宋
 元明諸賢靡不考其師承採其要旨著洛閩源流錄有功聖學甚
 大殘編蠹簡寤寐訪求手跋親抄率多秘本邑中藏書家不逮也
 為文淵博詳贍成一家言為詩真率可喜不假粉澤四方請乞者

踵至倚侍立應未嘗厭倦嘗書座右云治此心須是刮垢磨光潔
 潔淨淨生斯世要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又云思狂思獨思中行
 最怕落他鄉愿一徑戒色戒闕戒苟得常防過此物欲三關此可
 以知先生梗概矣卒年八十有六著述甚富不能盡刻其五經四
 書述朱解孝經問業小學論註洛閩源流錄悉行世云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張傳

三

高紫超先生傳

顧棟高

先生姓高氏諱愈字紫超忠憲公諱攀龍之兄孫也父諱某先生資稟異凡兒五歲聞兩兄讀書聲即牽衣請入塾授書便成誦十歲讀忠憲遺書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年及壯補弟子員旋食餼試輒歷其曹而先生居恆絕不作帖括文字日從事聖賢遺經及程朱性理諸書五十外足不踏省門閭然以明經老邑中士大夫至不敢以字稱咸稱之曰先生云先生行完氣和充養有道內行純備其自處極潔一毫不以取于人及與之居退然而溫以和雖庸夫小童莫不自謂先生親已也先生父晉侯公性素豪豪于飲先生事之委曲承順食必具酒肉及與人飲先生遣僮使往候已則屏伏路側俟與主人拱揖別則趨迎扶攜以歸數十年不易母歿泣血三年不飲酒食肉內寢逮晉侯公年八十九以終先生年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高傳

五十餘矣執禮一如喪母時先生兩兄皆早世伯兄子宥而遨遠出數年不還先生裹糶走數百里訪得之天寒雨雪兄子單衣慄甚出衣服服之載以歸方謀為授室忽又出求之不獲先生乃析產為三授仲兄子令主其祀嫁伯兄女撫仲兄二子如子婚娶之費一皆出先生時先生體弱不踰數十畝藉脯修以養恆日闕無儲先生夷然不以屑意也歲已未旱庚申大水水流室中尺餘先生姊妹攜男女來就食先生度版為高閣令諸人坐其上雜豆為飯共食之歡然而樂先生教人不為嚴厲務以身化雖子弟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有忿爭者至先生前自慙汗愧屈而先生與語若唯恐傷之某嘗從先生遊見先生講說經義娓娓忘倦至食時則為置食間雜以酒葢雖盡歡未嘗有諱笑聲終日不欠伸跛倚即當空乏時清坐相對和氣溢眉宇退而猶有餘味也先生既

不問家有無所得輒緣手盡晚年困益甚嘗茹粥七日先生方學其子登城眺望若有所得親故有遇者見先生貌益充嗚呼先生之所養可知已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檄無錫縣延先生主東林講會先生方病瘍不時往邑令餽以參餌謝不受先生為學不尚議論惟致力於謹言慎行飭躬踐履間嘗舉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為訓謂貧士自立必從此始故其生平自少至老守此不易邑人有以道學相笑侮者至先生獨無詆訾呼曰君子君子云年七十有八卒先生和易中有嚴介信道甚篤家不用祈禱治喪不作浮屠佛事一子痘瀕于危家人咸請禱于神卒不往竟亦無恙完養極密盛暑不裸體就足與人食不越簋下箸終日晏坐一室于經書無所不窺尤深于春秋周禮儀禮周禮稿凡數十易今有周禮註及小學纂註字母諸書藏于家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高傳

三

林平華先生傳

陳鼎

林宰字德衡福建漳浦人萬曆辛丑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後適東林方興講學遂捐復講堂其後重建道南祠成又為之記其略曰宰惟吳地自讓王篳路而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更六朝五季剝蝕於談麈榛蕪於戎馬非先生正學南來五百年墜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示外金人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於三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碩畫皆熟諳情形事變深於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涉功實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為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窺二帝可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林傳

三

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奈之何阨於權奸不究其用以殉此諸君子所謂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歟自東林復振後每月主會當道憲長四方賢哲皆一軌於禮其有心衛道如此至先後試士拔馬世奇華允誠為第一稱水鑑云其加意人文又如此凡民間有事剖斷如流按律得情吏胥不得上下手去任後民思之曰安所得林青天哉其得人心又如此官歷部曹至南京兵部侍郎卒學者稱平華先生後逆璫毀書院見宰碑記遂入東林榜中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曾二雲先生傳

明史稿

曾樓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乞假歸師事鄒元標久之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啓二年稍遷常州知府諸御史巡鹽倉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劾權文牒日至樓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獨南畿奔命數巡按請一切戒飭罷鈞訪取贖諸陋習都御史熊明遇為申約束焉樓持身廉為政愷悌公平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姓名樓不應御史以危言恐之樓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劾罷巡撫周起元迨知府行屬禮樓獨如故實怒移檄以爾汝侮之樓亦報以爾汝卒不屈無錫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被逮樓助昌期應昇賞而經紀攀龍死後事出其子及僮僕於獄為文祭之宜興毛士龍坐忤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曾傳

三

魏忠賢遣成樓諷士龍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賴樓以免武進孫慎行忤忠賢當戍樓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七年遷浙江右參政用士民請詔以新秩留任崇禎元年以右參政分守漳南九蓮山賊犯上杭樓募壯士擊退之夜擄其巢殲賊殆盡士民為樓建祠母憂歸服闋起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司分巡福寧先是紅夷寇興泉樓請於巡撫鄒維璉用副總兵鄭芝龍為軍鋒果奏捷及劉香寇廣東總督熊文燦欲得芝龍為援維璉等以香與芝龍有舊疑不遣樓以百口保芝龍遂討滅香芝龍感樓次骨十年冬東廠獲一男子言為樓行賄謀遷浙江按察使詞連吏部主事林中鳳來方煒帝怒下兩人獄命撫按械樓赴京御史葉初春先為樓屬更知其廉於他死微白之有詔詰問因具言樓賢然不知賄所從至詔至聞巡撫沈猶龍巡按張肯堂閱廠檄有奸人黃四臣名

芝龍前白曰四臣我所遣我感樓恩恐還去令從都下訊之四臣
乃妄言致有此事猶龍肯堂以入告力訟樓寬芝龍亦具疏請罪
士民以樓貧為醜全辦裝者老數千人隨至闕下擊登聞鼓訟寬
帝命毋入獄俟命京邸削芝龍都督銜而令樓以故官巡視海道
未行楊嗣昌以衡永多寇奏改樓湖廣按察使兼右參政分守湖
南給以勅故事守道無勅帝特賜之時賊已殘十餘州縣而永州
知府推官咸不任職樓薦蘇州同知晏日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才
兩人方坐事罷官以樓言命日曙以同知掌知府事元吉以檢校
掌推官事樓乃調芝龍勦賊賊多降一方遂安遷山東右布政使
分守登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龍巡撫其地明年遷
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山東初被兵巡撫王永吉所部濟兗東
三府州縣盡失匿不以聞及兵退以恢復報而樓所部青登萊三

府失州縣無幾盡以實奏及論罪永吉反擢兵部侍郎總督薊遼
而樓奪官逮治下刑部獄不十日而京師陷賊盡釋諸囚樓乃微
服遁還自詣南京刑部時福王已立法司當以贖徒唐王稱號於
福州鄭芝龍專柄薦樓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
部而移吏部張肯堂於都察院樓持法不撓數有所執爭薦揚重
熙傅鼎銓等皆擢用樓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王駐延
平令樓留守福州
大兵破福州樓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二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三

祀典

流澤在人饗以俎豆禮也學者得以俎豆之事習禮于斯觀
感興起弗可替也在官之祭則於以見者令之有加隆焉志

祀典

古有釋菜釋奠之禮釋菜行于孟春而禮簡釋奠四時可行而禮
煩今制學宮之祭每歲于春秋仲月上丁日行即古釋奠也本祠
之祭酌古準今而權煩簡每歲于正月上甲日行釋菜禮春秋仲
月仲丁日行釋奠禮

釋菜儀注

前三日齋戒前一日宿院中

先師前設爵三旁二爵先酌酒簋豆各二豆在中盛著菹醢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免則以至日夙興主祭者與陪祭俱吉服通贊執事者各就位

陪祭者各就位 主祭者就位 瘞毛血 迎神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身 行獻禮引贊詣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爵 酌酒 詣

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詣讀祝位

跪通贊陪祭者俱跪引贊讀祝通贊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贊 送神 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禮畢

祝文曰惟年月日末學某等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惟

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茲當東林書院一歲

講習之初恭修釋菜之禮尚饗

同日

楊龜山先生神位前設爵二旁二爵先酌酒行籩豆各二二豆在中

籩二籩在兩

七先生神位前每位設爵一分行每案設籩豆各二通贊執事

者各就位 陪祭者就位 主祭者就位 迎神 鞠躬四拜

興 平身 行獻禮引贊請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

爵酌酒 詣

楊龜山先生神位前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跪通贊助

祭者皆跪引贊讀祝通引俯伏 興 平身 復位引贊分獻

者詣

七先生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通贊送

東林書院志

神 鞠躬四拜 興 平身 禮畢

祝文曰惟年月日末學某等敢昭告於

宋楊龜山先生之神曰惟

先生倡道東南至止錫邑十八年儀刑儼在五百歲道化如新茲

當東林書院一歲講習之初恭修釋菜之禮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遂初尤先生

小山李先生

實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配尚

後來續進高諸先生司祝文者宜于臨時一照此例宣讀

釋奠儀注

先三日齋戒前一日宿院中午後省牲用羊豕各一以全牲獻

聖廟主祭者恭揖而退毛血用盤盛待次早瘞

先師前設爵六三登一不用鹽醬二和羹汁用籩二黍

二稻籩八刑鹽菜魚棗栗豆八菜蔬切去本末取中四寸青葱

熟之和鹽酒料物魚鱸細切魚熟之和粗四前肩二猪前肩二

帛一 酒尊一

至日夙興主祭者與陪祭者俱吉服通贊執事者各司其事

陪祭者各就位 主祭者就位 瘞毛血 迎神 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身 行初獻禮引贊

詣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爵酌酒 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奠帛 俯伏 興 平身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跪通贊陪祭者皆跪引贊讀祝通引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行亞獻禮通贊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爵酌酒 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贊行終獻禮引贊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爵酌酒 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贊飲福受胙引贊詣飲福位 跪 飲福酒 受胙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通贊鞠躬拜 興 拜 興 平身 徹饌

送神 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身

讀祝者捧祝 進帛者捧帛 各詣瘞位 望瘞引贊詣望瘞

位焚祝帛通引

祝文曰某年歲次甲某月甲朔越某日甲末學某等敢昭告于

至聖先師孔子惟

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惟春謹以牲帛醴
齊柔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同日

楊龜山先生神位前設爵三 登一 釧一 簋一 簋一 籩一 盞

六刑鹽菜魚棗豆六菲菹菁菹芹菹帛一 組四二方二組盛

猪肉

七先生神位前設爵七 東西釧各一 簋各一 籩各一 盞

粟棗 豆各四菲菹芹菹各一羊蹄一猪蹄各就位 迎神 鞠躬

四拜 興 平身 奠帛 行初獻禮引贊詣盥洗所 詣酒

尊所 司尊者舉爵酌酒 詣

楊先生神位前 跪 獻爵 獻帛 俯伏 興 平身 跪

陪祭者皆跪引贊讀祝通引俯伏 興 平身 復位引贊分

獻者詣

七先生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通贊行

亞獻禮如前行終獻禮如亞獻禮通贊唱辭神 鞠躬四拜 興

平身 讀祝者捧祝 進帛者捧帛各詣瘞位望瘞引贊詣望

瘞位焚祝帛通引禮畢

祝文曰惟年月日末學某等敢昭告於

朱龜山楊先生之神曰惟

先生倡道東南至止錫邑十八年儀刑儼在五百歲道化如新茲

當仲春秋敬舉時祭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遂初尤先生

小山李先生

實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配尚

釋菜祭物

聖廟棗一觔 栗一觔 菁菹一束 魚二觔 酒一瓶 香燭

一副

道南祠棗三觔 栗三觔 菁菹一束 魚三觔 酒二瓶 香

燭三副

釋奠祭物

聖廟猪一口重若干觔 羊一羖重若干觔 帛一段 黍稷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五

稻梁 形鹽 菓魚 棗 栗 榛 菱角 芡實 柿 莖

菹 菁菹 菜菹 芹菹 笋菹 醢醢 魚醢 糗餅 粉

菴 酒一瓶 香燭一副

道南祠猪羊分用 帛 黍稷 稻梁 形鹽 菓魚 棗 栗

榛 芡實 韭菹 菁菹 芹菹 笋菹 醢醢 魚醢 酒

二瓶 香燭三副

以上係劉本瑞先生志草原文

官祭緣起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施揚會顧弘烈高肇升華燦張夏等呈為大道欣遷中天先儒再得此日公懇憲頒官祭以崇理學事竊惟吾道南矣前賢知正學之有歸斯文在茲後代卜天心之未喪豈廟貌千秋不毀而官祭一日未邀幸逢關閩之代與永勒春秋之崇祀伏觀宋朝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道南祠在無錫縣城東隅係十八載流寓之舊區為五百年講習之公所載在志書稱為古蹟自顧高兩先生繼講席而虔修灌獻得歐林諸守令因共事而敬薦蒸嘗是則當日之私祭即當日之官祭也逮魏璠拆毀書院惟此祠不改舊觀然沿至今日而官祭竟湮矣恭遇 大宗師老大人 心契西銘道隆北學三才合撰興禮樂以輔佐太平八代起衰立德功而並垂不朽所以吳風丕變窮鄉習衍義之書因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六

之宋庶再新下士識崇儒之要不愧同風千里洵稱曠代一時今有文靖十八世孫生員楊惟植德行允孚于閭里孝思彌篤于家庭捐產葺祠備員奉祀朝夕瞻依旦明對越詠世祖清芬之澤徵憲天育化之隆但念有前祠無官祭未免愴懷且謂援常郡比錫山尚為缺典伏乞 大宗師老大人表章先儒興起後學批照毘陵道南祠事例令有司春秋致祭著為令甲庶幾風高立雪國家無不舉之禮文兼且化洽橫渠草野有幸修之經術矣為此連名具呈須至呈者 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七

文靖公龜山先生流寓錫邑十有八載紹興末公之孫航以樞密院編修轉常州添差通判遂占籍錫之垂慶鄉子孫世居焉其祠于茲土宋元以來尚矣其地向為庵僧侵沒賴顧高兩賢出善價購贖而祠得復存後為魏璠搗搗幸忠憲義僕執志書力爭而祠得不毀當講學之日撫按分司頻來拜謁郡守邑侯共事趨躄此官祭之所以不待請也自哲人云亡廟貌寂寞近有文靖公系孫奉祀生員楊惟植棲止祠旁勉修講習邑中子弟莫不欣蒸固本生誦芬咏烈之思實皆憲臺一道同風之效不有官祭曷昭大公此生員施揚會等之所以公請也龜山先生之宜有官祭既不待言而錫邑道南祠係十八載講習之故宮尤千百年精氣之所聚春秋禮祭又何疑乎祠中諸從祀皆宋明以來大儒或受業于及門或私淑于後世各有羽翼之功無黍馨香之配并合陶列姓氏同祭文粘單報明

維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為大道欣遷中天等事承准本縣故牒該蒙 欽差督學道張批發本學呈詳生員施揚會顧弘烈高肇升等呈舉楊龜山先生官祭緣由奉批開道南祠應官祭以崇祀典仰縣查照典例行此繳等因到縣奉此行文牒學即便遵照憲批事理查照典例具由呈縣候覆施行等因承此該本學會集生備議得理學宗風不墜惟賴表揚先賢教澤常新敢馳報祭故周元公之祭于濂溪祭于九江與朱文公之祭于婺源祭于建陽不一而足皆地方之光而典章增重者也今東林之有楊龜山祠實與元公文公各處祠相埒宜遵照本邑崇正書院祭品禮儀兩丁奉祀擬撰祭文一篇恭候裁定施行

順治歲次 月朔 越 日丁 知無錫縣事黃之

蔚等謹致祭於

宋先儒楊文靖公龜山先生之神曰先生之學繼程啓朱先生之

文超歐軼蘇惟是東林神靈所都一十八年來誨吾徒未發氣

象無欲功夫吾道南矣其在斯乎茲當春丁敬行禱祭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遂初尤先生

小山李先生 實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 筠塘陳先生

啟新錢先生 涇陽顧先生 靜餘許先生 涇凡顧先生

立臺薛先生 閒適葉先生 弦所張先生 景逸高先生

我素安先生 覲華吳先生 經畚鄒先生 本孺劉先生

仁寰宿先生 水菴秦先生 訥菴華先生 素修馬先生

幾亭陳先生 鳳超華先生 仲馭周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八

配尚

東林後學錢肅潤高菴生願曰驥等呈為祀典遵批釐正後學永
藉生成懇賜申飭振新以復舊觀以彰文治事東林書院道南祠
崇祀肇稱夫文靖學統特著夫願高前賢倡而後賢隨講會開而
文會起月且既本大公典章悉遵舊制肅潤等上年十一月十六
日具呈憲轅蒙批與同學先達碩儒共相討辨釐正潤等感佩天
恩約同郡縣先達公同議得在祠諸賢久經祀祀難分彼此自應
一體補復位次如江右南臯鄒公為東林前輩金沙景素于公為
道南功臣並當增入以光正學已擇本年正月上元日迎進二月
十一日仲丁釋菜願高後裔相同講習如初理合報明又上年九
月先蒙大憲臺給示內開前賢絃誦之區如有師儒生徒銳志聖

賢不妨講習其中因于講會之外復聯文會勤行督課可奈書院
荒頽多就傾圮會逢大憲臺內召總憲若乘此日振新尙是千秋
盛舉伏乞憲恩批飭通屬所司及時修葺加意護持庶棟宇煥新
咸仰作人雅化規模整舊羣瞻術道洪庥將自一邑而徧三吳彬
彬開文治之盛且由一時而傳千古永永頌令德之垂先儒叨庇
實深後裔沾恩亦慶量矣為此上呈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
日呈總憲余

計呈

道南崇祀先儒位次

主位

宋文靖龜山楊先生 諱時甫 樂人

配位

仲素羅先生 諱從修 南劍人 德輝胡先生 諱此 陵人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九

玉泉喻先生 諱居 博祥人 遂初尤先生 諱重 錫人

小山李先生 諱無錫 人 實齋蔣先生 諱無錫 人

二泉邵先生 諱無錫 人 涇陽顧先生 諱無錫 人

涇凡顧先生 諱無錫 人 啟新錢先生 諱無錫 人

以薛先生 諱無錫 人 我素安先生 諱無錫 人

本孺劉先生 諱無錫 人 懷魯周先生 諱無錫 人

元冲李先生 諱無錫 人 玉池史先生 諱無錫 人

靜餘許先生 諱無錫 人 慎所丁先生 諱無錫 人

景逸高先生 諱無錫 人 少墟馮先生 諱無錫 人

閒適葉先生 諱無錫 人 筠塘陳先生 諱無錫 人

宜諸歐陽先生 諱無錫 人 淇澳孫先生 諱無錫 人

念溼劉先生 諱無錫 人 秉旂高先生 諱無錫 人

儉齋王先生	諱永興人	振衡余先生	諱玉節人
苴所張先生	諱壽時人	燕超華先生	諱允謀人
西溪繆先生	諱昌期人	大洪楊先生	諱應山人
湛持文先生	諱長洲人	廓園魏先生	諱嘉善人
觀華吳先生	諱九誠人	石齋黃先生	諱道州人
鳳超華先生	諱九誠人	經畬鄒先生	諱無錫人
素修馬先生	諱世奇人	狷菴金先生	諱武進人
霞舟吳先生	諱鍾人	寶慈成先生	諱樂安人
庸菴顧先生	諱無錫人	蘇門孫先生	諱嘉善人
大音秦先生	諱無錫人	幾亭陳先生	諱嘉善人
南阜鄒先生	諱元樞人	景素于先生	諱孔兼人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復祀			
薇山虞先生	諱居無錫人	忠餘鄒先生	諱無錫人
水菴秦先生	諱無錫人	並漁陳先生	諱無錫人
仁寰宿先生	諱無錫人	訥菴華先生	諱無錫人
仲馭周先生	諱無錫人	日齋黃先生	諱無錫人
太巖張先生	諱無錫人	蒙吉刁先生	諱無錫人
北海孫先生	諱無錫人	子眾陳先生	諱無錫人
曠如施先生	諱無錫人	澹綠秦先生	諱無錫人
遜菴惲先生	諱無錫人	震西翼先生	諱無錫人
佩之嚴先生	諱無錫人		

配位緣起	
宋喻玉泉先生	龜山門人
宋尤遂初先生	玉泉門人
宋李小山先生	遂初門人
宋蔣實齋先生	遂初門人
右喻尤李蔣四先生由龜山一脉遞傳故以之配享益元儒虞	
薦發所定而邑人稱為五賢者也	
宋羅豫章先生	龜山門人
宋胡德輝先生	龜山門人
明邵二泉先生	
右羅胡兩先生係萬曆甲辰三十二年顧涇陽先生重建道南	
祠時所補祀復增入邵二泉合前喻尤李蔣為七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明顧涇陽先生	
明顧涇凡先生	
明錢啟新先生	
明薛以身先生	
明安我素先生	
明劉本孺先生	
右六先生係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高景逸先生將殉止水而躬	
進者有告祠文	
明高景逸先生	
明葉開適先生	
明陳筠塘先生	
明許靜餘先生	

明吳素衣先生
明鄒經奮先生
右六先生崇禎年間所進
明張玆所先生
係崇禎年間所進
明馬素修先生
明華鳳超先生
右兩先生係順治六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周仲馭先生
係順治九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秦水菴先生
係順治十二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主
明宿仁寰先生
明陳幾亭先生
明華初菴先生
右三先生係順治十三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鄒忠餘先生
係順治
明陳並漁先生
係順治十六年
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黃日齋先生
係順治十七年鮑鳳來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張黍巖先生
係順治十八年鄧胤祺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孫淇澳先生
係
明憚遜菴先生
係
明刁蒙吉先生
係康熙九年高世泰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宋虞薇山先生
係康熙十一年高世泰等置主補祀
明秦澹綠先生
係康熙十年
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明史玉池先生
係康熙十二年高世泰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三
明嚴佩之先生
係康熙十二年
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明施曠如先生
係康熙十三年龔廷歷等具呈儒學
公從祀
國朝孫北海先生
係康熙十五年龔廷歷高芷生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國朝龔震西先生
係康熙十七年王仁俊等具呈邑令韓公從祀
明成寶慈先生
國朝陳子康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年張光庭高菴生高芷生等具呈邑令
曾公從祀

明余振衡先生

係康熙二十一年高莒生高芷生等具呈邑令會公從祀

明周懷魯先生

明李元冲先生

明馮少墟先生

明丁慎所先生

明歐陽宜諸先生

明劉念臺先生

明高彙旃先生

明王儉齋先生

明華燕超先生

明楊大洪先生

明繆西溪先生

明魏廓園先生

明文湛持先生

明黃石齋先生

明金羽菴先生

明吳霞舟先生

明孫蘇門先生

明顧庸菴先生

右十八位先生係康熙二十二年顧貞觀等具呈撫憲余公從祀

明秦大音先生

係康熙 十 年孫秉禾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祀

明鄒南阜先生

明于景素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三年錢肅澗等具呈撫憲余公從祀

明賀亨陽先生

明熊所公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三年高莒生錢肅澗高芷生等具呈備

學方公邑令徐公詳道憲劉公學憲趙公從祀

明汪鶴嶼先生

明胡慎三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五年施瑛等具呈邑令徐公詳道憲劉

公從祀

明蔡雲怡先生

國朝王敬哉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五年高芷生錢肅澗等具呈邑令徐公

詳道憲劉公從祀

國朝湯潛菴先生

係康熙二十六年孫繼武等具呈邑令徐公通詳各憲從祀

明龔佩潛先生

係康熙二十七年門人王列星等具呈邑令詳府轉詳學憲李

公批行從祀

明王軒籛先生

係康熙三十三年許之漸高莒生高芷生等具呈撫憲宋公學

憲許公從祀

明周夢洲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祀

國朝吳微仲先生

國朝施虹玉先生
右二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楊慶徵高正生高桂等具呈邑令
涂公詳撫憲儀封張公批允入祠

國朝熊敬修先生

國朝張孤川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高正生秦源寬高隆等具呈邑令
涂公詳撫憲儀封張公批允入祠

國朝陸稼書先生

國朝汪默菴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高正生高大酉高增等具呈邑令
涂公詳撫憲儀封張公批允入祠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木

明陳中湛先生

係康熙五十六年周朝銓吳雲棟高增等具呈學憲林公批允
入祠

國朝宋牧仲先生

國朝許時菴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六十年祝昇平高桂高隆等具呈本學李公
詳請學憲鄭公批允入祠

國朝張孝先先生

係雍正三年王雲錦高桂華希閔高隆顧滂等具呈撫憲張公
批允入祠

明姜同節先生

國朝高紫超先生

右兩先生係雍正七年孫襄仁等具呈邑令王公詳請學憲鄧
公批允入祠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七

添設牲牢緣起

江南常州府金匱縣為額詳捐設牲牢永光道南俎豆事案據紳士秦源寬杜詔王樹高桂華希閱高隆許獻高躍龍秦伯龍高廷珍鄒鳳城高文長等八呈前事內稱金匱東林書院有道南祠祀宋楊龜山先生及羅豫章以下計先賢共八十有八人生雖異代此心此理皆同道出一源其人其品無二有明萬曆之季顧高繼起大振儒宗迄今隆盛之朝熊許諸公有功講席一堂共祀千古為昭但神祠三間正中一龕係奉楊龜山先生神位旁列四龕係宋元明以至 本朝諸賢從祀之位每逢春秋二丁行祭止于龜山龕前例備猪羊一副而從祀如羅豫章以下四龕向來祭品闕如幸遇師臺學道愛人景行先哲每于文廟行香之後瞻謁無虛更集諸生文課其中薰陶有藉本年二月初十日親行致祭于從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祀四龕之前特捐設猪羊四副將辦香之蒸燕亦血食之愈隆大愜人情堪為定例伏懇備文申 憲載之祀典永垂無窮則配食益崇其儀諸賢之彤鬻倍著牲牢不缺于物道南之俎豆彌光將後學之薪傳炳于星日而先賢之道統浩若江河矣等情具呈前來據此當經具詳 各憲在案今奉 署督部院尹 批開仰蘇州布政司查明飭遵繳又奉 署撫部院喬 批開仰布政司查明議詳核奪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又奉 布政使司白 批開據詳道南祠旁祀諸賢捐備牲牢致祭足徵留心祀事既據通詳仰候 各部院批示具報繳又奉 按察司刁 批開道南祠正中一龕向備猪羊崇祀旁列四龕諸賢岳峙昌明聖學均有功于世道人心羽翼龜山咸宗主于分殊理一此誠先後同揆所宜薦敬一體者也今春秋二祀祭品闕如該縣親行致

祭於從祀四龕之前捐設辦香牲禮備所未備祀典從新諸紳士崇賢念切思隆俎豆之光而該縣重道情殷大煥蒸嘗之典詢稱盛舉尤協輿情據詳仰常州府轉飭悉如所請永著為例仍候各院憲批示繳又奉 本府正堂魏 批開先賢從祀例設祭品或編欵不敷添備以光祀典誠當永遠照行仍候 各憲批示繳各等因批行到縣奉此該卑署縣從祀先賢祀典宜備凡遇祭時捐設牲牢應請永為定例以昭祀典遵奉批飭議詳合行詳覆仰祈 憲臺俯賜轉詳為此卑署縣合行具由另備書冊謹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雍正十年六月初十日知縣胡公 各慎署江南常州府正堂李 為額詳捐設牲牢等事七月十五日蒙布政司白 憲牌內開奉 署撫部院喬 批本司呈詳該府詳覆金匱縣道南祠旁祀諸公捐設牲牢一體致祭詳請永為定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三

例緣由蒙批如詳飭遵繳等因到司奉此合行轉飭仰 府即便轉飭遵照毋違等因到府蒙批合就轉行為此仰縣官吏查照來文即便遵照毋違須至牌者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知府李公 各振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三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四

公移

會友講學求以明道諸賢退藏者事也然必藉賢當路護持誠如景逸先生云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者歟况嗣後諸賢不作遺緒莫肩當路之力其所維繫又曷可少哉志公移

請復東林書院呈辭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等呈為興復先賢遺蹟以延道脉以維士風事竊以道炳日星恒歷久而逾著學涇草莽必有藉以更新故範俗要在作人而興教務先正學茲邑有楊龜山先生書院創自政和之世葺繇嘉靖之初從游一十八年喻工部以親炙而躬承正派興起二三百載又莊緣私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淑而力障狂瀾一時明道法之宗瞻依孔孟通邑洗異端之習誦法程朱詎期習與時移教隨人息招提在望僅聞演法壇場書院久墟無復譚經皋比嗟往詰之儀形既遠恐將來之趨向漸歧久議修復未行究且榛蕪誰闢今日者斯文有幸吾道將興高山勤仰止之思倡明絕學魯國值多賢之會共冀真傳化益溥於菁莪士式歸其鼓鑄願拓昔時之遺址劍履重光更還異代之芳規宮墻不朽伏乞念士風之宜振憐習俗之久汚亟賜主持弘敷教澤俾升堂入室歸然開道術於東南而玉色金聲卓爾邇真源於洙泗下情無任懸企之至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呈

縣牒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據生員馬希尹等連名具呈前事到縣擬合牒送儒學眾議果否與論允孚即查動費

工價合用若干應否官民出辦逐一查明呈報以憑議後申詳修理施行須至帖者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知縣林宰

學錄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承准本縣取牒前事承此遵依行帖查勘去後隨據本學廩增附生員顧麟顧鍾敬俞宰等結稱會同該學查得龜山先生書院創造有年修葺未舉今欲恢昔時之遺址復異代之芳規真斯文大幸輿論允孚者但規制煩重費用不貲邑內縉紳先生已共集銀三百兩惟是加意正學興起人文以共成茲舉者尙有待焉為此連名具結前來卑學合行具錄牒呈伏乞照詳轉達施行須至牒呈者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初二日教諭單有學訓導李從謙王泉

縣申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本府信票前事仰縣查該縣原詳修造先賢龜山祠宇逐一估計明確申府覆議轉詳等因又蒙硃批查堪動錢根該縣設處若干其少者本府措處蒙此隨行上簿張守善議估間續蒙信票差吏孔光祚齎發銀一百兩零五錢五分一釐下縣收貯縣庫候發外今准張主簿牒稱遵依會同顧高二宦及原呈生員馬希尹等前詣應造祠宇處所公同酌議應用木石磚瓦釘灰等料并夫工飯米共估價銀七百七十二兩零三分只數前來准此隨該本縣細加檢查庫有一項萬曆三十年解存各衙倉米折銀五兩一錢一分八釐七毫六絲三十二年科貢項下額納進士四名每名牌坊銀二百零四兩今科止中三名存銀二百零四兩又本年許春元不受長夫銀二十九兩八錢二分八釐及有三十一年驛徒夫納差銀七十三兩七

錢四分二釐已上四項共該銀三百十二兩六錢八分八釐七毫六絲查係無礙堪以動用及蒙府發銀一百兩零五錢五分一釐原申邑內縉紳助集銀三百兩共銀七百十三兩二錢三分九釐七毫六絲餘不敷銀五十八兩七錢九分二釐四毫四絲本縣另行設處完工合無候詳九日委官辦料刻日興舉係干動支錢糧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具申伏乞照詳轉達施行萬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知縣林宰

府牌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奉巡撫曹批發本府請詳動支官銀建造無錫縣龜山書院緣奉批府縣庫貯銀俱准動支委官辦料督匠興工不敷之數聽該縣另行設處詳報又蒙巡按御史馬批開該縣庫貯無礙銀兩准照動支為修復書院之費不足之數於本院留充兵餉贖銀內支銀繳又蒙帶管營鎮兵備道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五

那批開無錫議復龜山先生書院既查有堪動官銀准照府發縣委廉幹官員飭材鳩工速完具報尙少銀數另牌行助等因奉此案查先據該縣申詳前來隨該本府看得先賢楊龜山先生寓居毘陵錫山之間凡一十八年與鄉道鄉周伯忱兄弟互相切摩以故理學一脈至今猶存其淵源有自來矣無錫舊有東林書院為龜山而創向未修葺俱已廢壞今該縣縉紳議復舊址以表揚先哲興起後學風教所關誠盛舉也估該工料銀七百七十二兩三分及各官助銀三百兩尙少銀四百七十二兩三分相應官助今據該縣查有三十一年科貢項下存剩銀二百四兩又本年許春元不受會試長夫銀二十九兩八錢二分八釐及三十一年錫山驛徒夫納差銀七十三兩七錢四分二釐俱各堪以動支連前各

官助銀共有六百七兩五錢七分仍少銀一百六十四兩四錢六分隨查本府庫貯原發放存俸糧等銀共一百兩五錢五分或係連年貯庫或係正項支存俱堪動支發縣奏修合無候詳九日准支府縣庫前項銀各官銀兩給發委官辦料督匠興工尙少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或批量助或聽該縣一併設處完工完冊報等因具由申奉批發前因擬合就行為此牌仰本縣官吏照依備奉批詳內事理即將本府原發助修銀一百兩五錢五分并該縣科貢等銀三百七兩五錢七分及各官銀三百兩照數結發廉幹官員辦料興工勒限完報完日備造某處用過工料逐項查明并取官匠結狀各五本申府以憑覆核轉報其不敷銀兩查照批示遵行毋得違悞須至牌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知府歐陽公名同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四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欽差提學御史楊批發本府呈請動支官銀建造龜山書院緣由蒙批修葺書院不敷准動本院贖銀四十兩給助之工完冊報繳蒙此案查先蒙撫按道批詳前事已經備行該縣興工建造去後今蒙批發前因擬合就行為此仰無錫縣官吏查照原今事理即便行委廉幹官員作速辦料修葺務期堅固不敷銀兩准于本院項下贖銀內支銀四十兩奏結完日用過工料細數文冊并管工官匠結狀各一樣五本申府轉報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初七日

直隸常州府為學政事蒙欽差兵備道鄒憲牌該蒙欽差督學御史楊憲牌照得無錫舊有楊龜山先生書院日久湮沒今據該府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即便轉行常州府將原批該府動支本院贖銀四十兩量助外其原詳六十四兩四錢六分尙欠二十四兩

四錢六分再于贖銀內照數支給發縣工完造冊報蒙此擬合
就行為此仰府即將本院助修龜山書院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
除批勸支贖銀四十兩給發外尙少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再于贖
銀內照數支給發縣修葺工完冊報查考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為
此仰縣官吏查照先今事理即查建造前祠不敷銀兩除本院批
助贖銀四十兩外尙少銀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再于該縣庫貯贖
銀內照數支給如該縣庫無前項贖銀即便差人赴府申請施行
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縣申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欽差蘇松兵備道
鄒憲牌仰縣即將武進縣解到本道助修龜山書院銀六十兩固
封差吏齋送鄉宦吏部郎中顧涇陽宅上交收取回帖先繳仍置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五

匾額一座令善書照式登寫完日上立具錄申報等因蒙此遵依
除將匾額做辦完日另文申報外原蒙助修銀六十兩照數固封
差吏齋送本宦收訖取具回帖現在擬合先行申繳爲此卑縣合
行具申謹申伏乞照驗施行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一日知
縣林宰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本府信牌該蒙撫
按學院道批詳勸支官銀建造龜山書院緣由前事備奉仰縣即
將本府發下助修銀一百兩五錢五分原申本縣科貢等銀共三
百七兩五錢七分及各官助銀三百兩照數給發廉幹官員辦料
興工勒限完報完日將用過工料逐項查明造冊并取工匠結狀
申府轉繳等因又續蒙兵備道鄒發助銀六十兩共銀七百六十
八兩一錢二分業此隨行主簿張守善管理間有本縣順鄉宦首

倡在內經理遵將前項銀兩照數齋送本宦估買物料建造去後
各宦又議講堂自備工本建造不費官銀將前助銀三百兩自行
支用訖其官發四百六十八兩一錢二分端爲造建祠堂之用除
造祠堂并石橋開河築岸等費共銀三百七十三兩三錢五分造
完工訖爲照祠宇鼎成春秋之俎豆宜設講堂雲集歲月之供億
頗煩本縣會同各宦所議務須置買祠田百畝計價銀二百二十
餘兩每歲除聽辦糧外餘收米麥以供前費除本縣捐助銀五十
兩外又查前項用存銀九十四兩七錢六分五釐尙少銀七十五
兩二錢四分查前蒙按院批詳不足之數准於本院留充兵餉贖
銀內支銷又蒙學院二次行助贖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查縣庫
本院項下只有贖銀五兩四錢九分五釐餘無可動另有一項歲
徵學租銀兩堪以動支本縣未經請明擅難支用合候轉詳示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六

取送本宦奏置祠田永爲久遠之計本縣查造完祠字用過物料
細數造冊先行申送伏候學按院批示至日遵行爲此卑縣合行
具由謹申伏乞照驗轉詳施行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知縣
林宰

府票

直隸常州府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巡按御史馬批發本府呈
詳勸支原批助銀建祠銀兩存剩置田緣由蒙批捐助銀准於本
院新收聽支贖銀內照數動用其留充兵餉係前院贖銀照舊存
庫此繳蒙此案照先據無錫縣議由前來該本府看得無錫縣建
造龜山祠業已落成春秋之俎豆并講堂歲月會講之供應須置
買祠田歲收米麥以供前費今據該縣議置田百畝該價二百二
十餘兩除建祠用存銀九十四兩七錢六分五釐及該縣捐助銀

五十兩外尚少銀七十五兩二錢二分五釐議請原批助銀內動支合無俯從准照在于原批助留充兵餉贖銀內動支銀三十七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給發湊買餘少銀三十七兩六錢二分零候詳學院批助找給等因具由呈詳蒙批前因擬合就行為此仰縣官吏查照批詳事理即于按院項下新收聽支贖銀內動支銀三十七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給發置買祠田其留充兵餉贖銀照舊存庫餘少銀兩候詳學院方許動找給置買完日備開田坵四址并應收米麥數目冊報查考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巡按帶理學校監察御史楊批發本府呈請動支存剩贖銀餘少支發學租銀兩湊買祠田緣由蒙批准照數支送書院繳蒙批擬合就行為此仰無錫縣官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七

吏即於原中本院贖銀五兩四錢九分五釐及學租銀內支銀三十二兩一錢一分七釐五毫照數支送書院置買祠田取領狀二紙申府以憑轉報施行毋得違錯須至票者萬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前盛公敷文請復書院原呈 按慶曆間敷文兩具呈學使因工費浩大難下舉行且成寅年即物故此亦其徒有志而未伸之事也後雖不就願則可嘉則錄原呈以彰厥善嚴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應試生員盛鑿等呈為修復書院以勵士習事竊謂士習係於風教風教由於倡率吳下士習久靡幸藉宗師倡明斯道懇啟後學凡在陶鎔敢不思奮顧吾儒之道以學而致猶百工之事居肆以成本縣東林舊有楊龜山書院業已頽廢基址尚存理宜修復為諸生約束之地伏乞宗師老大人查明來歷批發該縣鏡意興復以崇風化其一切工費諸生別當義助

為此連名具呈須至呈者隆慶元年八月具呈耿宗師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盛鑿等呈為懇加修復先賢書院以崇正學以維名教事竊念本縣人文之盛雖宣于延陵季子以來而理學大明實倡於有宋名賢攸寓今城東有東林書院遺址乃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講學故地也寓居一十八年從遊凡數百輩道南之澤不泯迄今具載縣志隆慶元年八月內鑿等具呈欽勅提督學校宗師耿老大人蒙批看得前項書院既係名賢遺軌所存義當修復况工費一切不煩官府其事無容退托者仰縣行學聽行各生修葺完日具申新院選取志行文學為眾所學者主會于中率令原日本院賞等童生朝夕觀摩毋徒文具也等因經今已越六年諸生心力不協通邑縉紳先生慨焉共議修復竊念興廢靡墜雖受成于往年而作新教化端主張于今日伏乞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八

師老大人備查來歷并查嘉靖年間欽勅提督學校宗師聞老大人興復事宜批發該縣嚴加崇闢鏡意作興恢復久湮之一隅俾存名教之樂地仍令通學廩增附生員公舉堪以主會者轉申詳奪則斯文有主盟吾道不孤托况今纂修縣志理宜釐正入刻以垂不朽先賢後學豈不兩有賴哉事關風教所係非輕為此鑿等連名具呈須至呈者萬曆元年九月具呈謝宗師批本縣查議速報

縣申拆毀書院緣絲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奉旨拆毀書院事天啟六年四月廿八日奉巡按徐憲牌前事內開昨接邸報欽奉明旨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拆毀刻期回奏欽此查得常州府無錫縣有原設書院一所擬合亟行拆毀為此牌仰該縣官吏即便督同該地方人等立

時拆毀拆下木料俱即估價以憑題解不許存留片瓦寸椽限即日具將毀過緣緣呈報等因蒙此即委本縣管糧縣丞來惟親勘拆去後隨據本官呈稱親詣東林處所喚同匠作估計拆毀牌坊牆門一座價銀六兩廳屋三間價銀十八兩川堂三間價銀十兩講堂三間價銀六十兩旁小屋六間價銀一十二兩共估價銀一百零六兩續據本官查於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該陞任林知縣吳申兩院用價二百二十兩置買公田一百畝照原價召民買訖又鄉宦吳知州助公田一百畝亦照官價二百二十兩贖回訖又本縣鄉宦原任太常寺卿顧憲成零置基地六畝園地十畝照官價三十二兩五錢召民買訖其田地畝數至今稅糧黃册以東林立戶委是二百一十六畝田屋二項通共該價銀五百八十一兩二錢俱已照數完庫并具勘估拆照講堂等處各料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九

數揭帖因錄開報前來據經備文造册于天啟六年二月十七日備文粘同收過前項口屋價銀數日中府轉報今奉憲牌遵查前項東林書院房屋牌坊匾額碑碣等項先經奉文拆毀易價貯庫記現蒙守催擬合申稟為此卑縣合行備錄具揭謹申天啟六年五月 日知縣吳大樸

修復東林書院憲票

巡按察院 仰無錫縣官吏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議今

縣票

仰喚原管拆東林書院耆民談來泰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議今應修復合該工料若干限次日内造册呈遞此係現奉按院憲票

查復立待申報母違崇禎六年七月十四日

查議修復東林書院回呈

耆民談來泰呈為修復東林書院事遵蒙俞臺鈞票喚泰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議今查得書院舊式規址坐落城東弓河前有馬頭牌坊甬道月河橋梁門道牆門明堂麗澤堂依庸堂墻門 聖殿左右藏書樓兩傍從屋週圍樹木悉嚴整壯麗天啟六年全區屋宇刻期番毀慘無一柱寸椽堪用者差役坐提易價倉卒變賣得價一百五十六兩又公田二百畝基地六畝園地十畝照原價共易銀四百七十五兩二錢二項共銀六百三十一兩二錢奉文資解蘇州府協助祠工守候批回在卷前項屋宇價值較昔建造工程十僅得一蓋緣欽毀木植殘損過多求售無主故耳今奉前因隨啟各位鄉紳會集公議以舊式修復除麗澤堂三間先年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十

貢生吳桂森捐資建造計費工料銀二百兩有奇外餘馬頭牌坊甬道月河橋梁墻門門道川堂依庸堂墻門 聖殿左右藏書樓兩旁從屋週圍樹木屋下裝摺椅桌鋪設諸項備查當年興舉設處輸助錢糧得銀一千零二十三兩有奇陸續益造完局册籍具在今蒙建復合具圖式畧節呈覽伏候詳示定奪施行崇禎六年七月十七日縣批准申憲批書院為有宋龜山先生講學之壇豈宜勒為茂草使後學仰止無地本院量捐助公費銀一百兩候另撥解貯或建堂或贖田候銀至日該縣會同諸紳酌行繳

崇禎十三年庚辰巡撫張公

院移文原志闕

請蠲書院基糧呈 無錫縣學生員高陽生高永厚高永清高蓮生高昌生高芷生等

具呈為聖學重新儒林同慶懇恩永蠲書院基糧事竊惟東林書院自經魏瑞拆毀屋材地基公田俱已變價解助大工逐字號基地稅糧十二畝零今經三十年仍在先忠憲公戶內輪納子孫貧弱力不能支竊念道南祠與東林書院雖有兩名實同一址道南祠載志書察得凡邑誌所載俱免起稅窮鄉梵宇皆然此舊例也況有別處升科 國課原額本無虧損伏乞 大宗師老公祖師臺批照免豁永為定典既異于良田美宅徒急貧室之催科庶得與梵刹琳宮均荷 國家之優卹 天臺衛道之功軫念之仁同為不朽矣為此激切上呈 本府太尊宋 批書院地基儒教攸關迺不獲與梵刹琳宮並邀 國恤良可慨歎仰縣速查別處升科急議除豁永著為例繳順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知府宋公名之普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十一

縣移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為聖學重新儒林共慶懇恩永蠲書院基糧事蒙 本府批發生員高陽生等連名呈詞前事奉批書院地基儒教攸關迺不獲與梵刹琳宮並邀 國恤良可慨歎速查別處陞科急議除豁永著為例繳等因蒙此遵查陞科一項案經于順治四年有化下二十四都六箇四九里書朱德元陳炳煥冊報丈出化字號陞漲平高低蕩四則共田八十七畝九分共算平米十一石五斗二升八合除碩玄于六年二月間告抵補使字號平田三十八畝七分八厘除去平米七石五斗二升二合餘存平米合應清出抵補道南書院基糧十二畝該平米二石三斗四升即應除豁其化下人戶錢糧即應增補至于零星各戶陸續陞科亦應一併增入區畝輸賦但查陞科抵補增減錢糧事宜係隸總書承

管擬合移付知會為此合付前去查照付文內事理即將原上高陽生等告減書院基糧十二畝將化字號陞漲田畝合算平米無虧照數抵補不得違錯責有攸歸須至付者

計開各戶陞科

周三益告陞墳塔七分八厘九毫原下通字號

寶振隆陞智字號基地一分三厘開元

劉卿陞憶豐倉基四厘

孫瑞陞邇字號基一分元下

錢錫英陞墩糧十三畝九分三厘

趙永亨陞戎字號灘蕩一畝一分元下

吳塘陞黃字號基一分景上

陸仲陞髮字號低田一分揚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十二

黃道光陞重字號一畝二分八厘舊上

高辰策陞毀字號平田五分一厘二毫揚名

周詢陞河字號一畝舊上

龔黃許惠陞身效字號河蕩六畝

王湖陞 字號埤地三分化下

右付總書准此

順治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戶房一扇承

修復書院憲牌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湯為修復先儒書院以崇正學事照得東林書院為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地明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於此倡明正學斯道如日中天遠近名賢同時相應揜拉國是維持綱常世道人心匡扶實多

本院束髮受書即切景慕今歲春初親詣道南祠瞻拜登講堂與諸生考德問業徘徊久之但見垣墉頽圯景象蕭條已而屬該縣加意整理今准 部文各直省督撫學臣查明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有傾頽者設法修葺今該地方官鼓舞儒生講習奉有

俞旨 本院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未有重於東林書院者與復自不容緩合帶飭行仰司即飭行無錫縣官親詣東林書院遍行閱視如垣墉有傾頽門窗有損壞者即設法修葺務要處處堅固輪奐一新仍約集鄉紳耆儒循做顧高兩先生講學遺規定期舉行庶幾真儒輩出正學日明仰副

聖旨崇儒重道興起斯文至意毋得視為具文自干咎戾須牌 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遵奉 部行飭修先賢祠宇府票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三
常州府正堂祖 為請 敕修先賢祠宇等事蒙 布政司信牌 開奉 督 撫部院憲票內開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准 禮部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除咨抄粘外合就飭行仰司查照抄 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 抄粘 部文行知為此仰府查照 憲行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府蒙此合就抄粘 行知為此仰縣官吏查照 憲行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即便一體欽遵施行毋得遲延速須票康熙二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行縣

縣詳 無錫縣詳覆遵奉 憲文內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抄粘史料汪 條奏歷代先儒讀書之所後人景慕前徽

建為祠宇春秋致祀有傾頽者設法修葺等因今查得無錫縣在 城東林書院及道南祠係疏內宋儒楊時十八年講習故區至明 萬曆甲辰年係疏內本邑先儒顧憲成高攀龍所同興復一時講 習最盛因并建祠以祀楊時諸賢者也天啟丙寅遇瑞難拆毀院 廢祠存厥後戊辰奉前旨修復邑士吳桂森僅於院址構麗澤堂 三楹而依庸堂燕居廟書室等處因工費浩繁未獲復建

本朝順治甲午年有高攀龍嫡姪高世泰葺祠及修麗澤堂併於堂 之後重建

燕居廟及祭器典籍二室共為屋七楹三十年內春秋釋菜會講 獨任修理亦不啻再三今逝世已十餘年嫡子高莒生芷生等雖 勤灑掃弗報講習而修葺無資祠院日就頽圯此地已於本年十 一月先奉 憲臺重道崇儒行文倡修現在興工料理再查得顧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古
憲成崇祠在惠山高攀龍前祠亦在惠山又有城內止水祠係高 攀龍表投淵之地俱奉 各憲頒行祀典理合報明其餘賢祠 非抄疏列名者槩不敢混列為此據實具覆

總憲檄文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 為顧憲給示以光盛典事據常州府學生員高莒生高芷生呈稱 切惟無錫縣東林書院建自宋儒至先忠憲公倡明正學先學憲 公 諱世泰繼修講習仔肩一綫迄今數載棟宇漸圯去夏得蒙 鹽院成捐俸修祠今秋有 閣學李躬瞻禮茲值憲節臨吳快 親斯文有主顧賜給示兼勅府縣加意護持等情到院據此為照 東林書院係有宋大儒龜山先生創始於前四百餘年而忠憲高 公端文顧公繼興於後其時海內承風各賢間作 先中丞公與

公端文顧公繼興於後其時海內承風各賢間作 先中丞公與

都憲南學鄒公講學白鶴書院質與忠憲端文兩先生遙相應和至今吳楚之地文章理學後先蔚起皆賴諸先生倡導之力楚學使葉旃先生即忠憲公之嫡姪曾著三楚文獻錄先中丞公傳載其中借傳聞異詞而與南學先生講學白鶴及力阻不建瑞祠平贛南流寇諸大事未得備載也本都院受

命撫吳駐節金閩去書院不過百餘里每思身至其地俯仰前徽得寄羨墻俎豆之思下車未久更無公便常處講席久虛流風景想聖朝首崇正學特與濂洛後裔世襲有司課績必先教化東林典型在望地方官自應加意護守據呈已經修葺台行給示為此示仰該邑士民人等知悉此係前賢紼誦之區如有師儒生徒銳志聖學不妨講習其中該府縣據實報名本都院核其實踐定行優獎至于一切無藉棍徒及主客往來兵丁不許擅入混擾倘有故違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五
該守院人赴稟地方官立行拿解本都院以憑懲究毋得泛視特示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示

整飭書院檄文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李 為書院務急與修學徒尤宜整飭事照得梁溪東林書院為 顧高兩公講學之地崇祀先儒倡明聖學大裨人心風教方今

皇上首崇教化興學右文通行直省修葺學宮清查祠宇繪音炳如日星寰宇咸知向學矧此名區勝地遺風未遠堂構依然經過徘徊景行共切現經 撫都院親臨展祀查飭興修該府縣方在經營整頓力圖修復舊規重興講席本院忝司學政樂觀厥成但恐人心不古畛域多端未覩菁莪棫樸之風先逞荆棘蕪凌之習或

競分門戶或爭長枝流意見橫生是非奮起陽借聖賢之名色陰行傾險之肺腸鑽營則無所不為排擠則不遺餘力鬪鬪于巖觸較利害于錙銖各為孔孟之徒實則市井不若全無道氣一片私心致使見者擲揄聞之恥笑二氏為之鼓掌旁人莫不寒心豈不改壞聖門貽羞講席比之當時少正卯誠為聖世之匪人講學如斯不如其已合行嚴示禁飭為此示仰地方有司矜耆庶人等知悉俟東林書院修葺告竣之日務延真誠學道之儒或任主持或輪司掌寧樸毋偽寧質毋華一應徇名隲譽之人代異黨同之輩不得逐取虛聲致滋濫舉以玷儒風凡在學徒咸宜各備實心掃除客氣但期真切為己以求不愧聖賢靜驗虛尋得孔顏開口時莫爭朱陸入孝出弟信堯舜人皆可為主敬致知在洛閩止此一脈講教粟布帛之學相與有成化異同畛域之懷惟求自得方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六
上不負
聖明重學之心下不辜吾黨切磋之力若其偽儒曲學簧鼓譎張假公濟私口堯心蹶專工指摘于語言文字之間不顧猖披恣傾陷矯誣之術倘有斯人來遊講席輕則鳴鼓而擯斥重則按律以究懲必不令學非言偽之徒得肆行于大道為公之世各宜三省勿蹈叢愆須至示者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示

整飭書院檄文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東宮日講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 為前賢書院整飭宜嚴事照得東林書院為 顧高兩公講學之地爾時道統倡明儒風振起雖樹戈矛者不乏含沙之射而勳名節者益多信道之儒羽翼聖經功堪不朽輝光史册名

豈徒傳隨以生前講席創為沒後賢祠英爽式憑神明有托近聞
載主而升者歲增月積堂廡幾盈左席右筵姓名已徧雖談經論
道兩公樂有同心而促膝摩肩一室幾難措足嗣後須切濫觴之
戒務存慎典之思或者理學文章可與匹休懿蹟功名氣節洵堪
媲美芳型輿論僉同明禋斯薦至若春秋享祀務期豐潔巨籩棟
宇懷題無使漂搖風雨庭砌荒蕪須闕院門鎖鑰宜嚴一切酒徒
豈容攢集百凡士棍無許侵陵蓋召伯之堂移時還念謝公之宅
奕世猶聞茲土者倍宜留意合行曉示為此仰該縣官吏加意
整飭示到即行張掛院門并諭司院人等小心恪守毋得玩忽須
至示者康熙三十二年 月 日示

請復行抵補書院基糧呈
無錫縣紳士楊慶徵高正生秦源寬等公具呈為尼山道脉當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七

院基免糧有例公懇照舊遵行以光理學事錫邑東林書院係
宣聖庶居廟歲時致祭傍有歐林曾三公祠俱係本郡本邑守土
之官其在有楊龜山道南祠自宋以迄

本朝凡先賢之有功於東林者俱在配享之列春秋仲丁行釋菜禮
名重天下並非泛常祠宇可比素賴當道主持近蒙 撫憲張公
重道崇儒指俸修葺臨講學觀聽環橋洵稱盛事其祠院基地
向奉免稅將新陞適字等號田糧頂補在案康熙四十一年奉憲
清查開墾荒田竟將祠院基地一併開報徵糧後因無人完納慶
徵等具呈 陞任撫憲宋公蒙批仰布政司確查報司行府府行
縣前縣李文臺詳覆照舊優免因無新陞可抵情願捐俸代完由
府詳司詳院 接任撫憲于公批允遵行前縣林父臺仍照舊代
辦註冊免徵在案恭遇 老父臺家傳錦繡學有淵源繼往開來

共仰循良之保護讀書論道羣推大雅之維持至基糧一事現今
報陞已多伏乞批着該房查將新陞田畝循舊撥補或照前任重
道美意捐俸代完在 老父臺一主裁問則先聖先賢之靈俱賴
以妥佑而觀海來遊之士咸頌明德于無涯矣為此連名上呈
本縣邑尊涂 批據呈向例應將新陞田糧頂補祠院基地之稅
可垂永久前兩縣任內因無新陞可補是以議捐已俸代完本縣
非不樂從但恐非垂久之計今既有新陞田地准循例撥補可也
該房速妥議稟覆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知縣涂公名鍾
俊

縣牌

無錫縣正堂加一級涂 為陞科抵補祠基糧額事案查東林書
院祠宇基地坐落在城東北六等街逐字號共基地一十二畝歷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六

經免糧至康熙四十一年間奉憲清查開墾荒田前任將祠院基
地一分開報徵糧在案今據紳士楊慶徵高正生秦源寬等呈詞
開列從前優免緣由前來據此合將現陞糧地頂補祠基糧額為
此仰五十二年總書李元培遵照本縣陞科田地逐號註明細數
科糧額總分發該書驗派入甲除去東林書院祠基原數毋得舛
錯仍具遵依覆縣附查施行

計開陞科細數

青下十二二劉真誠字一千六百六十四號平田四分二厘
北下五六二金時敏兄字五百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
楊上廿五十一袁弘登大字三百八十二號平田三分五毫
付上十五五朱金字字一千二百八十二號平田二分八厘
天下五三四顧允元傳字一千二百八十五號平田三分七

厘五毫

景上三七高舉甫 字一千四十二號平田二分

元上廿二六鄒忠遐字一千一百五十號平田二畝

青下八五鄧文煥劍字四百廿二號平田九厘

元下廿二八繆道生一字一千二百五十二號平田一分三厘一毫

元上廿三六王祥瑞在字四百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六毫

化下廿四八浦高商草字一百三十七號平田二分六厘一毫

景上五九二顧孖 頓字四百三十三號平田二分

萬上十一三許承寧介字九百廿八號平田三分共四分

新下三十二王以徵悲字六百九十四號平田四分三厘

天下五三三周仲超受字二百九十四號平田四分

元下廿一一吳仲常章字一千四百五十五號平田三分九厘

青上九一鄭崑字號字二千一百十八號平田二分七厘五毫

楊下西南一杜華華字一號平田一分二厘

天下五二二陸惟新唱字九百八十二號平田一分八厘九毫

景上五九二周孟侯頓字一千五百四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

景上五九二周寧侯頓字一千五百四十七號平田四分

付上十五五 沈公遠 王把壽朱 把壽字字 景上五九二周寧侯頓字一千五百四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九

共八分

景上五九二 李培生 頓字二千五百四十七號平田一分七厘八毫

懷下四四二黃餘三今字二千九百八號平田四分

懷下四七一劉仲如職字三千二百五號平田一分

楊上廿六十一毛翼貞字二百十四號平田五分二厘

化上廿九一許爾常靡字四百五十四號平田二分

化下廿八一鄒世安能字七百八十二號平田二畝

付上十六四虞智培裳字二百七十號平田四分

天下一七廉殷生洪字一千三百七十九號平田四厘

懷下五五九席城瑞兒字八百八十一號平田一分一厘

已上三十一號其平田十二畝一厘二毫

計開祠院基糧

逐字六號平田一分五厘五毫

八號平田四畝八分七厘二毫

十四號平田一畝六分一厘二毫

十五號平田六分三厘

十六號平田一畝五分一厘四毫

十七號平田九分三厘四毫

十八號平田一畝七厘二毫

二十號平田三分五厘

二十二號平田八分六厘一毫

已上九號共平田一十二畝現在楊上廿六八一甲高

忠憲公戶內完糧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三

附請蠲玉泉坐稅呈

無錫縣景雲區東北五畝民喻儒喻文喻舉喻璋喻坤成等呈為
天憐先代名臣恩免一坏坐稅事始祖玉泉公諱樛係前宋紹興
間工部尚書員外郎抗節當朝著名青史濟時難宰執稱子才之
功按敕書帝語嘉握蘭之選崇正久瞻俎豆道南聿列几筵昔日
邵文莊題碑墨汁猶新近者高學憲建碑道風丕振舊壙一正坐
落景雲區天授鄉一都三畝追溯徽載稽懿踴似當與秦龍圖
共垂封樹于懸山李忠定同表豐隆于膠嶺乃者本支彫謝墓道
榛荆野蔓荒烟淚灑夕陽翁仲長林茂草心悲日落狐狸魏相之
穹碑仆矣羊公之峴首哀哉伏遇天臺人倫師表理學朝宗封墓
旌賢修祠揚德枯骨為之再生往哲藉以不朽儒等係公十六世
孫犬馬私衷敢干龍筆伏乞 天臺電覽前朝御寶軫念始祖遺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三

撤史傳不磨論音可據所有立字六百二十一號一畝七分四厘
六毫墳粗飭諭該房恩加蠲免求將新報增漲陸科田畝頂補庶
君子之澤下秋不斬小人之墓百世邇休為此哀頌具呈須至呈
者康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呈 本縣正堂吳 批宋賢喻
公文章事業刊載史書最為明著衣冠之藏幸其儼在道德之緒
賴以長存與其履畝而藪前賢身若封墓以彰 國典所有墳粗
應予蠲免准查新報陸科抵完前課可也等因于康熙九年四月
二十七日行仰該區書照數蠲免訖

計開

將懷上四十六都四畝告陸優字一千二百六十八等號折
平田一畝七分四厘六毫頂補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四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

文翰一記

道德之著厥有英華性命之流斯為章采鴻裁與義作者自
有大觀而東林源流興替所關摺摺弗可闕也文以載道亦
以載心誦其文可以得其心矣志文翰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棟

寶祐戊午四明袁擇善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庸於學十九
年時丁元二既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洒掃
蕪穢一撤而新已而增博諭師長之員會孫君桂發居之二人者
皆鄉人也相與誼經訂禮為之言曰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無先
師則與隣國合國有人焉何庸取之其鄉我楊文靖龜山先生雖
非吾錫之人而寓居於郡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一

地是即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士崩瓦
解之勢我與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信
此而更師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
生蔣忠文實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有
餘歲今里中故宅尚有指為藏書之所非鄉之先生與玉泉遂初
實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
乎若夫廣漢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問已由此而陸從祀然猶
不敢先之繹而江西嶺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所
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
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盍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
能為是言是必有默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
復質之鄉老蔣公應新以其規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尚論人品具

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真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洛歸獨稱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凋落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士之游先生之門者甚眾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道遂初不及登其門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實齋二公固不及登龜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主紹興之正論遂初得之而為乾道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黨實齋得之而號瑞平之善類自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於位者與先生並而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峰張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二

子南軒朱子晦菴為配者而鶴山魏公了翁因其修祠嘗為之記亦深慕而樂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曷不即玉泉遂初小山實齋四先生而配我龜山先生乎謹曰然論定然後肖其貌是歲垂光大荒落卜六月乙亥展舍菜之敬周服殷冠魚雅就進枚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渙乎無萃竊幸尤氏喻氏蔣氏文獻之存輯冠者五六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救滅亡而扶壞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繪事未素棟方附疾未興虞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奈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詞以自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梁溪澤中值落其成固以請自揆愚隘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燕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即記也吾奚以文為汝其敬誦所聞告之執事者雖然棟豈終無言耶夫祭不曰望魯可以祭素

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猶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祠周公孔子亦未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置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徧祠夫子距今載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儻也儻祭非古也不於其儻而於其古則蒐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為先生之罪人

按學者宗祀楊龜山而以喻元李蔣四先生配實肇於此錄此冠東林文翰彼此互証源流瞭如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復五賢祠記 正德丁丑

邵寶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季其初四人繼或以意益至九人徽山虞薦發氏實釐而正之損五人益一人是謂五賢五賢者為龜山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喻公子才遂初先生尤公延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實齋先生蔣公良貴位則龜山中而南面四君子者東西列焉事具尤棟氏所為記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尤多且遂並列無配今考其人莫不節具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間矣君子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於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蓋猶夫薇山也然而班班如故弗革益加某少游於斯讀尤徐之文嘗謂是祠一失則泛再失則雜泛可裁也雜不可辨乎蓋亟瞻亟興嘆而莫可告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若女冠之居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四

修我學宮人或以是為言汝立乃問於某某謂之曰人之言然蓋亟圖之於是屬吾郡武守盤屋范侯汝霖擇地尊經閣後為堂四楹中龜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釐正之式復其榜曰五賢凡後所益者則於舊祠祀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節謂其實先斯議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等來請昔韓子稱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道者不當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至十有八年說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是配其將自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于是乎在書曰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裁泛以義昔之君子遠矣今之君子為其難也而以名實立辨焉亦昔之君子之志也雖

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

按五先生祠在明倫堂西此則改建于尊經閣後仍奉楊龜山主居中奠位而只以四先生配毋泛母雜厥古嚴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五

毘陵道南書院記

邵寶

道南書院易為而建也為祀宋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而建也公南劍人也常易為祀之公學於程門還自伊洛至常而留焉謂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鄉周三公又與有故故周旋延陵勾吳之間與諸生講道者十有八年其風流在士林功化在後學者博且宏矣是以沒而祀之比諸鄉先生越紹熙初郡始立祠紹定濶開繼祠益嚴至勝國時乃有龜山書院之稱而其祀也久矣國朝成化初嘗起廢焉而不像寓二賢祠者如故前郡守宜賓王侯欲改圖未果今郡守前監察御史瓊臺陳侯實乃卜吉而別建之中祠公二周既仍俯坐今又益以道鄉而下七公禮也其謂道南何侯之志也侯之志也何以昔程伯子於公之行目送而歎焉曰吾道南矣則斯人之所在實斯道之所在也斯道之所在則地因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六

重有固然者侯謂夫祠名以人不若直指其道表章標榜深切著明有以新學者之觀瞻而興其向往之心是之取耳然則於前乎易徵聖道絕塞自孟子沒至於有宋千有餘年矣南安之會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大振此斯文再啟之源天地間一大機會也伊洛之遊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因之大成此斯文再傳之委天地間又一大機會也是二機會者人耶天耶其然也孰能與之是故君子謹請南安有書院焉名之曰道源為周程志也今是院也為龜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矧道南云者實出大儒之言由今觀之於斯人斯地為切侯之命名允矣祠有位列公南而位中餘則道鄉先生鄒忠公志完教授先生周公伯忱抗治先生周公伯溫秘書先生唐公彥思並焉皆公同門同志者也外此數公則左右分列編修鄒公德久中承喻公子才皆公門

人也文簡尤公延之肅簡李公元德忠文蔣公良貴皆一再傳而私淑者也猶公門人也至於龜巢謝公子蘭則聞風而興起者也師友之分至賓之儀於是乎辨然則諸公於龜山何如道鄉尚矣二周兄弟氣質純明可與入道程叔子實嘗稱之秘書推演師說為當時重編修奏議炳炳能世家學中丞立至正論為時師表文簡立朝抗論老成典型元德方解學祭辨忠為國忠文抑惡揚善進退有守龜巢崇正闢邪扶植各教事載國史郡志皆無愧於龜山者也雖然祠而無祀可乎私祀可公祀不可公祀何為而不可也公祀在與龜山既列諸廟廷從祀矣諸賢者皆鄉賢也亦有祀於祠矣再舉則是以公祀不可也私祀何為而可也以義起禮擬之釋菜郡守至之歲春秋一舉取諸田租以供田二百畝租若干石祭之餘以充修理之用不別科率何為其不可也其費奚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七

出山某項為白金若干兩基與構居什之六田什之四是皆有司存焉不足記其記維何斯文之機會非人力所能為為天下學者告也記師友之淵源與侯之志為郡後進告并為將來繼侯者告也屬記者誰郡諸君子自太僕寺丞白君展以下凡若干人執筆書者誰南京禮部尚書詔許有疾調理後學邵寶亦郡人也

按前此郡邑已為祠祀楊龜山先生而道南之義則始開發於此祠後東林建祠因亦取義道南云

城南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學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則自述其廢興而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蹟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謂之何爰筆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敗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則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者豈遂淪入于佛老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游不無人矣使有若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八

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啟羅李晦菴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疑其晚流于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于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伯濱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

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亦不可以無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九

重修東林書院記

歐陽東鳳

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與晉陵鄒道鄉諸先生講學東林之上此東林書院所由拘也而地以人重至今歸然龜山非晉陵產也以游寓也而故所講學處存之至今豈蘇子瞻所云以天下之所共有者而獨私以為寵其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也歟而龜山者宋儒也余不佞解所窺測亦不願剿襲說鈴高談象罔以迷之乎窳繁之外竊謂修道之教無非所以綱維世道而共載於生生故學士大夫以道鳴者即其平居議論之間而端緒之引隄防之植入主於人心而釀為世道治亂否泰恒必由之蓋春秋之亂幾無世矣吾夫子曉長夜而日中之而後天有維也地有紀也故曰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然而自夫子沒一傳而得曾子再傳而得子思三傳而得孟子遂寂寂無嗣者歷秦而漢而晉以及於唐一縷之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

若存若亡蓋至有宋周程諸大儒出而後復一光也非獨大經大法章明較著即幾微纖悉亦一切稟於繩尺凜乎莫或假借焉於是禮義廉恥之閑因以斬然於世而吾夫子之道益尊顧其時又莫之能用越我太祖高皇帝實始表章朝廷里巷典則具備上以此教下以此學賢智者因而冥契於神明愚不肖者亦賴以有所持循而不至於蕩餘二百年化醇俗美莫有岐淫邪遁奸於其間無亦斬然以開先者端緒確而隄防固也然則宋儒於當代稱功臣矣彼其言曰道苟可行何須在我以俟百世何或哉乃邇年以來率好為忘筌蹄無轍迹之談而托其身於不儒不納不方不圓之地語及主敬窮理等說輒啞然笑之至顯徵於國是民生遠不逮嚮時長此以往其端益引而其防浸潰世道之憂寧無脈脈愧予氣力微薄不能有所轉動而東林書院亦日就於圯其逢適

使然惟是晉陵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二三縉紳先生共起而修復之工既成馬記於予予惟龜山者固程夫子所目為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為第一義而究其所以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至敬主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為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機欲闢宋儒之統哉余為此懼私心時時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宏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如余前所脈脈者其所補葺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書院經始於甲辰之四月十一日九月九日告成費一千二百緡有奇皆諸縉紳之所捐貲諸臺使監司暨郡邑在列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一

者各分俸錢及贖緩佐之薦紳倡始者誰顧文選憲成禮部允成高行人攀龍安封部希范劉職方元珍荆溪史奉常孟麟而陳湖州幼學葉尚寶茂才張孝廉大受同郡錢直指一本王孝廉永圖並有助焉經理其事者則涇陽仲兄光祿自成也萬曆甲辰孟冬鄧中歐陽東鳳撰

重建道南祠記

林宰

宋儒楊文靖龜山先生故閩產第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師事二程于伊洛歸載道而南至梁溪之瀕邑子除舍設學比于是先生止錫十八年為闢人欲非性之旨立儒釋之防而錫始知有程氏學先生歿書院廢為僧區四百年而邵二泉先生復之後百年復廢今選部涇陽顧公偕諸同志請當道復焉而侍御驥宇顧公實指厥址左為祠祀先生祠之右翼以講堂丙舍集四方士問業其中為規為約亡憚亡懈辨經析疑昭若發覆而伊洛淵源不啻披雲霧而耀日月矣先是講堂成則太府歐陽公記之茲復屬不佞宰記先生祠則宰長茲邑且後先生而稱其鄉人也幸惟吳地自讓王篳路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庚六朝五季剝蝕于談塵榛蕪于戎馬悠悠聖脈奄忽長夜非先生正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主

學南來五百年隆緒何以昭茲來許領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事外金虜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進襲至于二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碩畫皆熟情形諸事變深于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渺功實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為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議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于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窺二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而奈之何阨于權奸不究其用以攷此諸君子所為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與宰于諸君子無能為役第常讀東林會約諄諄以孟子性善之旨司南學者正與先生人性上不添一物之說互相符券至諸君子立朝大節煥然炳然今且幸際熙明獲展厥抱他日表旂常而勒

鐘鼎又不第如先生之偃蹇弱宋以老也學者出諸君子之言以求先生由先生以溯河洛洙泗是則所為羹牆先生矣是役也後先臺使監司守相若督撫中丞獲鹿曹公嗣山直指御史靈壽馬公起莘督學御史餘姚楊公意白備兵觀察使餘姚鄒公龍望同安蔡公虛臺太府潛江歐陽公宜諸各捐俸錢以佐春錘費金三百七十有奇其美九十有奇宰更足以金矢及毀淫之直共四百金營田二百畝供春秋祀及其學者餽經始于萬曆甲辰初夏成于是年孟冬而講堂則諸君子輸橐構焉諸君子者領選部公涇陽儀部公涇凡高大行公景逸安封部公我素劉職方公本孺張孝廉公啟新王孝廉公儉齋也經理其事者則顧光祿公涇白而侍御公啟新王孝廉公儉齋也經理其事者則顧光祿公涇白而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實始具呈以請法得書萬曆丙午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誌

春知無錫縣事後學金浦林宰記

重建道南祠記

方學漸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閩人也崇宣間來毘陵訪邵忠公遂與毘陵之士講學于東林十有八年先生去而士心不與俱去即其地建祠祀之歲久祠圯今去先生將五百年乃有顧公叔時高公存之輩諸君子興于其地修先生之業而是祠復建不敏學漸桐之下士辛亥秋浮江而下就正東林請先生之祠而禮焉諸君子因屬余記之余惟廢興之由紀綱之役載在邑侯林公記中頗悉可無贅矣無已則先生之學脈乎自周元公以至靜立極程子俊之靜觀自得遊其門者甚眾升堂入奧惟先生及游定夫謝顯道三人而程子尤器先生將別日送之曰吾道南矣已先生之學果盛著于南方若或議之祠曰道南有以哉先生沉潛篤實調官不遺杜門靜養淳涵浸人莫能窺者幾十年所自得者益遠一傳而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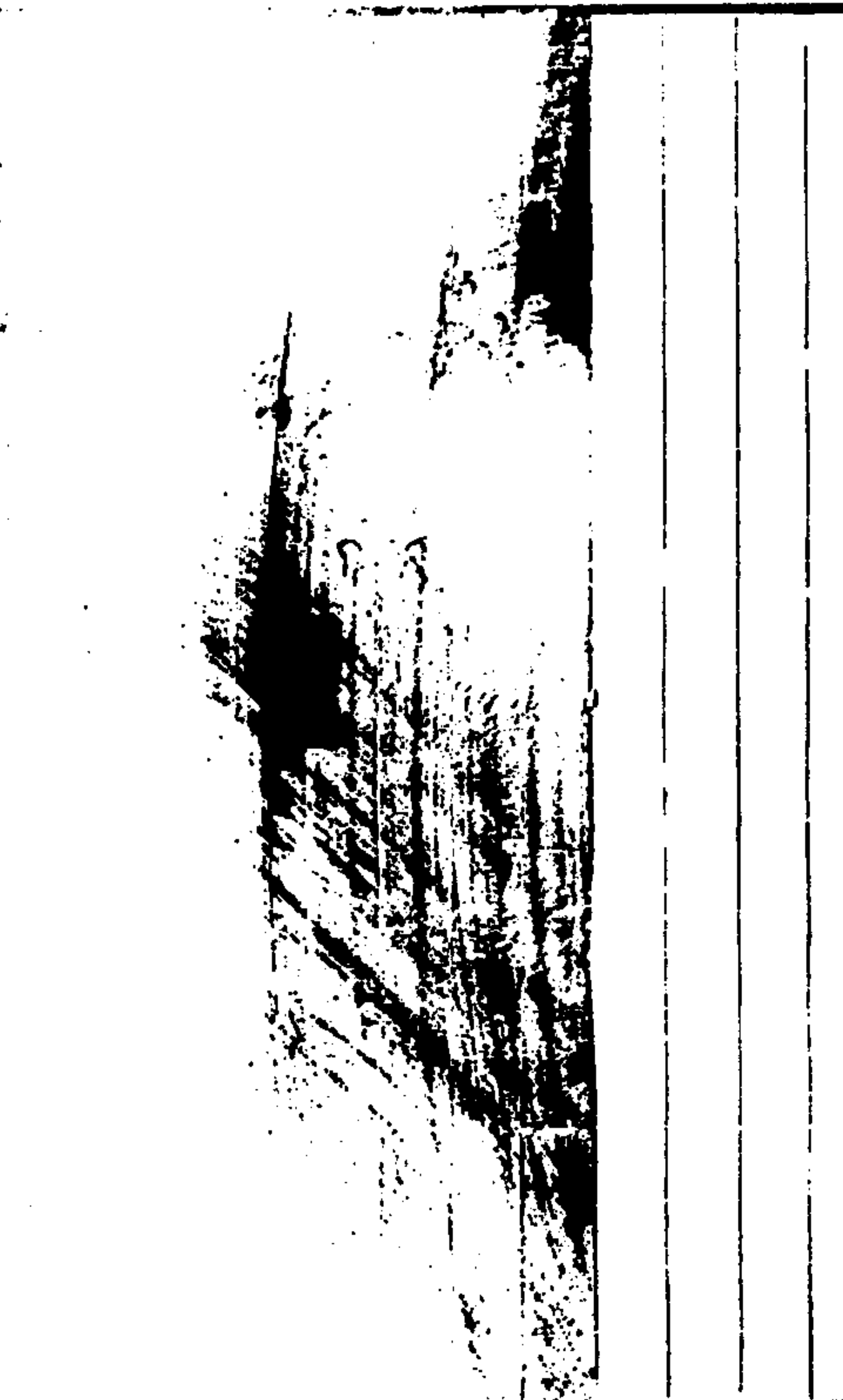
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紫陽每教學者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率由此入道稱為龜山門下指訣史氏但知先生學三縣皆有惠政入朝論列切中時弊黜安石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名聞四方取重外國以為先生之勝事不知周程之學孰守之以俟諸後而紫陽氏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閔中而肆外孰導之而游其源也夫道大矣廣矣乾之大始於專一坤之廣始於翕聚孔子之聖始于默識而顏之如愚曾之守約思之未發謂中聖賢學脈端在於此引一縷之緒而延之不窮宋儒之功不既大乎然則所謂指訣非龜山之訣而周程之訣亦非周程之訣而孔氏之遺指也或謂道無動靜恐有偏靜之虞余解之曰所謂靜者正於理也靜而至於理則中之說也天下之大本也靜而不正於理將入空虛之用之府失其本心而天理滅矣欲尋學脈當辨似是之非於

毫釐欲辨毫釐當默觀未發之本體世之逐事徇物者馳于動而不知有靜耽空守寂者又荒于靜而暗於天理其不悖聖學而流入異端者幾何吾願入斯祠者毋徒肅先生之祀而務求先生之學母徒羨學于先生而反求厥脈于自心云萬曆辛亥九日皖桐後學方學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五



依庸堂記 并銘

鄒元標

予友顧叔時歸里偕高存之諸君子偕學於是闢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構居焉堂顏曰依庸以書抵友人鄒子為記意鄒子能悉庸義鄒子謹按庸義有二庸恒也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適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淵三光包萬彙綏九有和萬邦皆是物也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於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曰常夫抱隨珠和璧終朝服朽不如菽粟之一飽也豔山龍火藻藍縷號寒不如緇袍之蔽體也千奇萬狀洞心駭目不如一庸之悠久也雖然庸依人乎亦人依庸乎有庸可依是二之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自少壯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如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友恭慈信自童稚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七

人者順性而行者也賢人者守此性不失者也庸人者則迷此性而悖亡之者也順性而行者不見庸之可依未嘗作而致其情也守性不失者有庸可依反身而誠者也悖之反覆者不著不察庸之體自在也夫子發憤忘食歸本下學上達下學庸之謂也或曰子思發揮中庸中有三達德九經三重諄諄詳摯一庸烏足概之曰庸斯智斯仁斯勇不庸烏足為達庸斯通之天下達之國家不庸烏足為九經庸斯為禮為度為文不庸烏足本之身微之庶民故守約而施博者皆庸也曰依平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今諸君子皆以遠學醇儒棲遲山林者久不可謂不邈矣悔焉亦未耶曰悔者心有所係吝悔亡者母意必固我之謂邈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邈而曰肥又曰無所疑是不以知知不以識識不以見見其指深且遠元標束髮向道而疑情隱隱老而彌篤視

無疑之域向遠敢曰不悔諸君子自信而自知之謹據愚衷為記并係之銘以論來學

銘曰關閩之學萃於龜山淵源伊洛吾道以南近接周程遠宗孔顏流風既遠隱怪是好既反中庸大道漫漫末路如斯孰當大觀繫我顧公力肩正學洎諸君子奕奕先覺東林故區罔或不慤顏曰依庸如水不樂庸之一字義包玄邈精金在鑄良玉在璞洒滯應對即聖即神知者曰知仁者曰仁日用不知是曰凡民慥慥嗚嗚厥惟聖人聖祖神伏澆樸散淳寥寥千古誰識其真憶我夫子發憤真修下學上達不怨不尤蔬食飲水曲肱忘憂浮雲富貴性外何求心通萬古教垂千秋一心一德卒歲優游繼孔學者顏氏心齋筆灑洒巷其樂無涯所立卓爾如果初茲欲從末由撒手懸崖匪言可億匪識可猜德由天運絕鮮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七

安排亦有曾氏號曰得宗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一唯之下水盡山窮豐部盡撤旭日融融遞相傳授忠恕為功忠恕匪他吾性本庸彼耽奇者絕根務華瞻彼名園千葉萬葩朝華夕悴觀者徒嗟惟此常德宜身宜家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誰其直領以障狂邪標茲正宗與眾共馳熙熙穆穆坦坦怡怡游魚煦沫棲鳥噪枝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我無君誰君無我疑勿謂無奇萬古如茲登斯堂者顧名思義人生泡影浮萍斯奇匪鐵且礪胡成偉器從茲豈立慎獨立志始信先覺呼醒羣昧勿參以三勿貳以二吾道平平真儒嘉穀精光燦燦明珠在握放之六合欲之一掬敢告同儕自求多福一陽初動天心乃復景岳無寒億萬爰勗萬曆丙午吉水鄒元標撰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 順治乙未

黃家舒

高學憲策旃旆復東林之燕居廟以奉

先師又闢再得草廬為居業地傍構一楹將祠前太守歐陽公會
公前令林公其中屬家舒為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之重有造
於東林也嘗萬曆甲辰講院肇建佐費釀醵鳩工庀材殫厥經畫
歐陽公林公實尸之既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陽公記道
南祠者林公也及天啟丙寅盜劫羣小搆扇矢集東林矯旨
拆毀符檄旁午伐屋撤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投淵時破巢取
卵懼禍者三欲繫忠憲公子上請曾公奮不顧身周旋艱險引大
義折縱騎匿公子一室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為
始終若此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舒生也晚然嘗聞之長者矣
方端文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旌旄之式廬函牘之就正月無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其

虛日兩先生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入告外此即通租
之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為守若令也不畏強禦同不受吏
胥耳語回不手一無名錢同侃侃行意雖山斗在前無所迎避歐
陽公治行第一僅擢頰上備兵竟以問寺開曹老林公應內召不
預臺省選曾公清執聞海內僂蹙藩臬尋中畫語賴天子燭其明
珠蓋以之誣以解拙宦如此此豈借汝南月旦為游光揚聲彈冠
啟事地者乎亦曰緇衣之好高山之仰內結於心耳惟東林不借
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惟三公不附東林為重而後與東林交
重於世水落石出事久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高太止道廣青
蠅貝錦固有詆執費為呈身目振衣為媒進者願終不能點及三
公由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為墟野老遺民俯仰於萬泰天崇間
國運廢與吏治盛衰之際唏噓太息痛端文忠憲為熙寧之司馬

慶元之考亭即思三公為桑枝麥穗之漁陽釜魚既塵之萊蕪
試從衣冠輿論下質衡諸巷議田夫牧豎之口碑數十年來郡邑
人今日甘棠之頌與馨宗之祭相得益彰廢墜復舉俎豆常新春
秋盼蠻雲折風馬神之格思有不樂觀其祠鄉白鹿邦大夫弟子
之賢與禮樂詩書絃歌揖讓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循
名核實人或意為輕重焉瞻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門生故吏
之推挽地隔於閩楚豫章千里之遙而典舉於人亡代易桑田滄
海市朝陵谷之後駿奔者無間言明裡者無愧色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即濂雒關閩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術是是
非非守先待後道不越此矣忠憲端文有靈實式憑之學憲此舉
為功於東林豈小乎歐陽公名東鳳楚潛江人林公名宰閩漳浦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其

人曾公名櫻江右峽江人

再得草廬記

嚴 毅

吾邑城東隅故有宋楊文靖公東林書院萬曆甲辰邑先輩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議興復其所葺講堂前曰麗澤中曰依庸而燕居廟則室之焉稱廟所以尊

先師室燕居所以別學校也蓋諸先生當日退居弓河讀書談道以爲樂其事因屬于藏修者之所爲而其所祭告之地不在軒墀黃庭之間而在淵邃之室明以示夫林下拜瞻不敢上擬於學宮之文廟而又有取於燕閒居息之義斯固隱而在下者學爲聖賢之志焉爾迨天啟之末訾爲異學矯古拆毀當是之時忠憲以喬木舊臣不特不能進而行其道於朝并其桑梓弦誦處亦已磨滅剗削蕩爲邱墟是可慨也崇禎戊辰下詔修復時吳素衣先生捐貲首建麗澤堂而燕居廢址如故越二十有八年爲今歲乙未忠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憲公之猶子學憲彙旃構而新之而又卽其地之東偏復構數楹曰再得草廬蓋咏文靖此日不再得之詩而興起者予惟廢而後復故其地爲再得而苟非乘乎不再得之日固勉於茲廬之內則亦何以副此燕閒居息之時哉昔劉公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如何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云遺乎夫今天下之處而不願出者蓋亦多矣顧率留連於山水詩酒以此耗壯心而消餘年謂之遣日則可謂之進修則不可予觀學憲自歸田來朝夕子舍甚歡比爾載丁內艱甚哀而事其太公聲野先生孝謹益篤今乃又以其愛日之誠推而續忠憲之志借其從兄季遠與羣子弟雍容習禮於燕居廟之旁嗟嗟其消遣者耶其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耶抑予於是尤有所感也乘時惜陰之學古今人豈有異焉然忠憲自端文沒後以一身繫朝野之望而羣小謫

詠卒貽顯禍斯其所處爲甚難顧其時海內賢士大夫猶磊落相望而愉愉然有倡和之樂則其所處又甚易學憲優游林阜無當世之責似較忠憲爲甚易而扶墜緒於一髮千鈞之際抑又其難學者推廢興之難與難易之故其亦可以慨然而長思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重修道南祠記

嚴 毅

竊嘗聞之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有源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於是乎有委蓋宋四子肇白濂溪至朱子始集其成而我梁溪爲入閩之門戶則濂洛之學所以昌明博碩於吳越數千里之地者實是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載道南遺之日始矣方其北學於二程而遺也純公自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渡江以來周旋於延陵勾吳之間而鄒忠公及李忠定公又皆與有故故先生遂寓茲上講性善之學者十有八年厥後先生歸南劍直至紹興五年卒夫其在錫也於一部玉泉先生親受業而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文忠實齋先生遞相師承錫人始知有程氏之學及其在閩也一傳爲羅豫章先生再傳爲李延平先生三傳則爲朱子蓋宋祚既南自閩至吳極一時聲教之盛而窮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三

竟委則先生之所以聯屬於南北之際而護破文明之統者其功實首被之吾邑學者安可忘哉八明爲邵文莊公二泉先生爰繼喻尤李蔣四先生而起然書院猶在城闌之外迨萬曆甲辰則顧端文公涇陽先生暨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直能光復故址先是嘉靖中邑侯鄭公已建龜山書院於弓河之上邑乘載之不久輒廢至是重建東林書院爲肄業之所而又因其地之東偏特祠以奉先生實榜之曰道南云蓋先生當日不遠歸南劍而久樂育於茲上者自宋政和開始也其在郡邑繼祠先生者自宋紹定清祐間始也其追封將樂伯以上接乎伊洛而補廟庭從祀之缺者自明弘治九年始也其特祀先生於吾邑以報十有八年之功德而不比諸他郡邑之通祠者則自萬曆三十有二年始也當是之後歲舉春秋釋菜之禮齋宿致敬有嚴有儀東林之盛傾動海內不意

天啟中書院尋有詔毀之厄而茲祠獨以格於邑乘所載得弗毀故修葺之役惟忠憲之從子學憲彙旃公主之既而先生之裔孫善嘉君亦慨焉任守祠之責至邇者數年之內典司宗祧弗懈益虔迄今歲己酉茲祠漸爲風雨所蝕學憲與善嘉君相復捐金輸粟而協修焉經始於三月七日不匝月訖工嗚呼學術盛衰之故難言之矣吾觀隸寧中有王氏學蓋三經新義盛行於海內以召靖康之禍先生排斥之不遺餘力至當日文士如蘇黃諸人又皆崇尚釋教未免流於異端雜說之陋而先生則惟力守師說故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傳至羅李以及於清康熙元之際蓋五十有餘年遠矣而朱子一出卒煥然有完經翼傳之盛雖時孔孟以及程朱之道雖幽沉於北而卒能丕顯於南者其誰之力也由是而觀二程之學非先生孰爲之後朱子之學非先生孰爲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三

前然則後世而有學孔孟及程朱之學者其能不推先生爲守先待後之人也與吾聞諸文莊公曰祠而不祭與無祠同祭不隸於官與不祭同計先生至今已六百有餘歲自始建祠之初至今已六十餘歲然當年闢禍之作書院毀而祠乃巋然獨存豈非有天焉以相之故彙旃公今已請於憲而爲官祭且與善嘉君修葺罔懈皆可謂善承天意者而要之學憲志賢善嘉志親親吾觀於親親賢賢之澤不衰而益知先生所得於程門之學爲至善而無弊後之人雖百世不忘可矣乃系之詩詩曰揚州之域泰伯之墟文治精華於此喻嗚嗚漢唐以降哲人有作南產北來宗濂彌雅程門領袖載道儼臨主鄒及李設絳東林人欲匪性片言木鐸教匪一傳斯文有託五峰天柱瞻望言旋自吳訖

用陰陽家言請暫避塚皆趨入旁舍中少頃忽工人報曰掘地尺許得一白圓石大如盤高二尺上有篆刻眾急往觀則橫刻玉泉二字篆法奇古迥非近代手筆見者莫不為之稱異命移置新碑前若香案然於是諸物行祭禮學者行拜禮飲福而別余聞其事而竊思之是碣初立之年與埋沒之故皆不可攷顧久埋土中得文莊詩而復出文莊詩久作陳詔得是碣出而益彰何其不相謀而巧相值也非吾張子以文莊之心為心孰發其機緘耶昔建文忠臣黃太常公子澄潛葬崑邑馬鞍山迨萬曆初有詔下訪而墓地適有訟子孫登祭之頃忽地中有聲如雷裂出一潭見有石誌前是子孫相傳冢在此尚未審至此乃審二事頗相類意者張子方振起斯道續玉泉以來授受之緒一誠所格千載同堂墓碣有靈亦應時而出乎一時同人和文莊韻者荆溪黃珍百同邑呂誠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業

之嚴佩之錢礎日嚴祺先輩得七人學憲已探入東林續志中詩皆先日成未及獲碣事余向識張子於講壇引為畏友於是役有所卜故復為之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康熙丁卯 熊賜履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溪顧涇陽高景逸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為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啟中魏瑞煽虐大誅戮海內正人特指東林為黨籍書院以燬及瑞敗有旨修復而喪亂之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頽然涼烟衰草間而已猶賴彙旃高先生繼起措持勤修釋菜增築講廳若干年即景逸先生從子也今天子隆重師儒崇獎道術近特允官請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為士子觀摩地於是彙旃公子莒生芷生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朞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時誦習不異曩時莒生芷生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為文以紀其事予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為者也夫學也者學為聖學為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為聖為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為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夸極竄之加以統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為者也粵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載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曾莫之悟是不為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並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蕕冰炭之不相入而所為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絕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業

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衡決遂不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發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爲之而畧無所顧也然則講學一事儘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

泰運方亨宇內壇席之盛蒸蒸日上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默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攻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借遊於大道爲公之世而絕無所爲怙已凌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黃我輩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美譚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溪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天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天

竣也爲之財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著爲反躬刻責之言以自勉勵且爲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以許之否是爲記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康熙甲戌

宋 肇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爲寓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溪故毘陵梁溪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南在梁溪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寶規復之王文成公爲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非故址云尋亦廢萬曆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室燕居有廟貯祭器書籍有樓齋舍庖湔有所書院之左爲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揭其楣曰道南祠歲集友士爲會至者嘗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天啟間闖禍作忠憲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者垂七十年矣

今上三十一年秋舉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天

命移撫吳瞻拜祠下慨然久之會今大家宰孝感熊公學使海寧許公適有同志各捐白金若干兩以屬邑令徐君永言經始於癸酉十月訖工於甲戌二月木石堅緻丹堊有耀崇堂修欄復厥舊觀既成以記請肇愧未聞道於諸君子無能爲役無已姑詞所聞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者何以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賢智愚不肖之人無能自外於道學而究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綫則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業盛士爭習爲記誦佔俾禪取之學而馳務於功利得喪之途當其童而就塾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懸科名爲鵠以希倖其一得者既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於是商遷次之久速計官階之崇庠管汲之脂章汨沒終其身耳矣其或老而知還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詒子孫畜歌舞伎妾以自

然其賢者亦流連觴咏翫心墨聯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蓬
道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未嘗誦習四子六經者乎有
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
猶未達也第不著目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
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聖賢以
爲規矩師友以爲新錫刀削孝弟忠信以爲材廉耻以爲繩尺而
身以爲器以漸底於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爲不虛矣嗚呼方二公
之倡學也海內清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爲歸迨鈞黨之狀興
閹賊燎原諸君子至於拷掠剝骨填牢戶者相望而不悔而明
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盡爲瓦礫惟恐摧折拉羅之不盡也
詎今六七十年茲邪之姓名詭習未絕而講席再新視二公時不
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阨塞于一時如日月之晦蝕
俄頃而復而士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學不敏竊於代興諸君子
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五

三

重修東林書院記 雍正辛亥

陳 聚

從來風土之美惡視乎人才人才之消長視乎世教前有美盛而
弗彰後欲觀感而無地司世教者必病之誠以高山景行發人向
往非苟焉而已也聚自童卯入鄉校負劍先生長者旁即聞錫山
東林書院爲名賢講學地生長山僻未獲游焉歲屆庚戌之冬丞
以學博承乏錫山見錫之人士羽儀炳蔚斧藻續紛竊嘆人文化
成之莫盛於斯也明年春仲仲丁東林之子姓以舍菜請一時薦
紳耆宿多與其禮主爾則大尹江公毅核有楚拜跪以儀聚亦幸
廁升降之班然後知先正風流不墜而錫邑人文之所從來者遠
巨大焉顧自燕居廟而下周覽四顧風雨漂搖墻屋漸壞雖從前
當事迭有修葺而須賴後人之相繼者急矣既逾月庀材鳩工棟
宇之缺者植之垣墉之缺者完之勳聖丹漆之漫漶而剝落者新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五

三

之俾來游者頰以煥之觀而增感發興起之念問誰之功則前
日之大尹舍菜而主爵者也夫吏治蒸蒸日上固
家興賢育才之地頌之制詔布之令甲每每視爲緩圖應之亦不
過文書之尙具况格令之所不及如東林書院者哉維錫邑之學
宮蓋葺於今守松江郡王公之宰金匱時公更振興東林以風厲
士習相與指聖賢之門庭入先儒之堂與而不徒飾輪轅以爲榮
利人文之盛愈莫可量其功不亞於學非誠以世教爲重者能之
乎夫鼓舞勸勵育人才以佐

天子學官責也聚方惴惴懼無以報稱故樂公之掖我於不逮抑且
垂之於後而其功爲君子之所可繼也於是乎書公名曰容字極
萬寧國府旌德縣人書之者無錫教諭石球陳聚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六

文翰二序 題跋

東林會約序

高攀龍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鼻比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於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攷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於顧涇陽先生於時中丞則嗣山曹公直指則起莘馬公督學則意白楊公兵使者則龍望鄒公邵伯則宜諸歐陽公邑侯則平華林公皆曰都時哉不可失各捐金構祠宇同邑顧侍御驥宇公則出其所有地以為祠址林侯復以其工之美買田供盞簪之餼涇陽先生而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構為講堂書舍以為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為約指示一時從遊者蓋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十

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為耶噫正以不能無事云爾夫人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去憂其憂愈大蚩蚩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即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刻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不負斯約云

東遊紀小引

方學漸

子游自魯反孔子之教及吳矣千四百年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錫山乃有東林之勝自是文明之運盛於東南浙之東江之西樹赤幟而主齋盟者踵相接今昆陵諸君子連袂而起復修東林故事余私心仰慕已踰十年頃顧涇陽先生見余心學宗一編不鄙芻蕘而采之冠以序史公玉池亦為之序梓于陽羨而余遂附神交之末然未之親炙也辛亥秋喟然嘆曰余年七十有二馬齒頽矣斗極猶未之見不以此時出遊訪吾所神交者而印正之縮縮然稿于桐川闕觀自醜人生幾何安能更俟河清乃放舟而東下安述之汪崇正吳畏之從行以八月上旬發廿有六日抵東林性時涇陽及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刻公楚繁張公莖所顧公白餘諸君子實主會事下榻館余邑中諸名賢次第相見幽討劇譚務尋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二

學脈之所在蓋東林之學以朱為宗而朱學之要領有超于傳註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而通也再越旬偕至昆陵會于經正堂錢啟新先生主之支郡名賢四集迭為敷宣各吐心得會畢遊玉池不至乃歸及玉池走書見招而舟已發矣惟是明道之錄拜而受之昔王子猷泛舟雪夜將及安道之門不見而返玉池其笑我為子猷乎十月之望歸桐川後輯問答之語置之几上一則心目間常若遊勝地侍諸君子而聆其聲欬一則若諸君子時來一默之軒而百朋我也萬曆辛亥臘日方學漸書

點朱餘咏引

錢一本

癸丑冬仲五日余赴梁溪高存之吳叔美等以易相求之約比至
輒寒沍冰堅履日存之曰此良會故天若作之緣也稍遲不得來
矣逾十日逢長至余偶效巴人一吟若諺所謂拋磚然未幾而翠
玉至遂成集題曰點朱餘咏夫易可易言乎世稱易道在蜀然僅
露于篋叟檐上未濟男之窮也一問當時伊川不能答噫嘻伊川
于易有年一答豈其不能乃無以盡人有能心矣能心易道之所
不出也以夫子之聖猶待數年之假五十之學且僅云可無大過
蓋以坎離為中大過易之前半耳坎離中處離上坎下男抑女下
是之謂窮大過云無尙在半合半離間此夫子邊邊未濟之深心
猶然窺叟之所謂窮也學者無數年五十之功而輕言易不幾如
窶人說金窮相終身未免乎或再假年一倍由無大過迄無小過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三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四

東林之有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楊先生初起於前涇陽顧先生
繼起於後胡不介以乎若是有善脈在耳夫善合古今聖凡而一
亦合順逆險夷而一一者何也善也茲脈從來遠矣自義畫剖訣
厥中傳心已揭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
善即脈也無善無脈也有宋諸儒遞衍茲脈而探河洛之源發紫
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為率性循天理是
也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即性即心是為善脈晦
翁朱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氏之學本於孟子而端緒稍
殊輒危詞鍼砭不少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苟趣方便執善不
固必至別出歧塗惟是因漸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今日而無
善無惡之說且浸淫于人心夫象山先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
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之不置况舉心體而槩之以無憑虛簸弄
何所不至於是漸決而為山陰為盱江甚而為姚安陽明先生豈
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芻狗為先生不磨之律
令名為尊教而實以陰濟其私此涇陽先生所為惕然懼也懼而
思閉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即龜山先
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為拈出顯示蕩平正直之規陰
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其識本心精求善脈以仰窺義畫厥
中之秘此書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道學之為世話也正
為其有善耳盍少貶焉以混於無噫嘻我固有之誰能去之去乎
此而道義名節為贅疣且將入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為託
宿矣人有安于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我

東林原志序

劉元珍

固有之也宋濂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者朱夫子曰
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入對首以存理遏欲爲言迨至慶元黨
碑樹矣貶竄盡矣僞學之網極於彌天而柴中行應制獨白濂司
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
校蓋前賢甯爲時貶不肯自貶如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
日家濂洛而人關閩庶幾直窮荆榛深入堂奧留此如綫一脉常
存宇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夷無在可容出
入可容委棄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志成漫爲弁首以自鞭策矢
毋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旨萬曆甲寅孟秋東林居士劉元珍
撰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五

東林原志序 萬曆甲寅

高攀龍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爲盛衰哉程氏之
學錮於紹聖間朱氏之學錮於慶元間岌岌乎身之不能保越百
有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
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奸其間卽有邪說士得執
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由
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傳之萬世無敵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
下開閩傳其棲止於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迹耳而吾郡至今
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以阿世于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
先生於梁溪棲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
生始率同志告於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于天
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不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六

合則退綽綽乎有餘裕也夫世事成毀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
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
生屬志於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諗於子曰請言所以志子曰道者
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
而洛閩夫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
夫東林之志彙矣堂堂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敞可葺也器
敞可新也圖書敞可更也人敞則漸滅矣何以使人之不敞也曰
在學學非他也人還其人之謂也如日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
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
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敞人敞而神離如呼吸之離于
體夫以千秋之神滅于一日哀哉後之君子觀于志必有不忍于

一脉之滅而不續者斯脉也即以一念續矣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七

東林景逸高夫子論學語序

周彥文

我太祖高皇帝掃除廓清重開新運而為一代文明之主開基之日首將宋諸大儒咸表章之設科取士經書傳註一尊程朱故自取士以來真儒輩出確守程朱家法而不變者若曹月川薛文清呂涇野諸先生其人也自頓悟之教熾而實修之學衰嘉隆以來學者信虛悟而卑實踐漸磨既久浸灌益深視居敬為拘囚目窮理為學究惡言工夫託之本體更不知操存涵養為何物矣斯文未喪東林代興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脉孔孟拜官之日首闢世則張子之邪說使程朱之學晦而復明未幾罷官歸里三十年與涇陽顧先生輩力扶正學尚事實修彥文不敏雖侍教有年常恨不能追隨左右故於己未春決志尚住東林就學先生每聆先生之教微言奧旨恐久而湮晦不自揣度記錄成帙請質先生而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八

親正焉彥文藏之笥不敢輕以視人後待有力者梓之以公同志彥文以為是錄也有志斯道者觀之而於學之脉絡道之源委知性復性本體工夫亦未必無小補云敬為序天啟甲子歲季冬望日丹陽門人周彥文頓首百拜書於東林心鑑齋中

周季純記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楨

吳中子弟讀書者不曰讀書而曰念夫讀口耳也而直根之乎念
念之一字最可思也至聖門之學不在口耳間明矣而仲尼以學
之不講為憂何也蓋嘗思之讀書而僅僅申其咕嗶如小生之終
歲咿唔了不會心即映孫窗之雪聚車囊之螢祇口讀非心讀也
然則講之為義其非口耳蓋可思矣雲陽周季純游於吾邑景逸
高先生之門所聞先生緒論輒筆之書連篇累牘大之包舉宇內
細之精析毫毛同志捧而觀之如侍依庸而聆先生之金聲玉振
也說者謂季純所學盡在是不知此何足以盡季純所學夫先生
性道文章無行不與季純心解而力行之以領之無言之天者寄
之有言默識真故詮述亦真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非
徒割記而已也若區區割記而已此夫讀于口不念于心去孔子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九

講學之意遠矣非季純之旨亦非先生之旨也時天啟甲子臘月
錫山友弟鄒期楨書

周季純述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相

客有叩高先生以孔孟宗旨者先生曰孔子之門以聖人所言皆
易知易能而疑隱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門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
而欲示其淺者近者此義云何蓋夫子平生只提一學字即說聖
說仁總是說學世人不識學之一字即極微妙之宗旨迺以為淺
近孟子平生只提一性字即說孝說弟總是證性世人不識性之
一字即極平常之宗旨乃以為高美此宗旨云何即所謂繩墨也
毅率也繩墨毅率云何即率吾之性窮吾之學推到至極者是也
此理亘古亘今充塞天地無人不不足無時不足信手拈來頭頭皆
是特不許人輕視耳客聞躍然而退具以告諸期相適季純周子
錄先生商語謀付梓期相更躍曰季純其以是編為繩墨毅率乎
抑以繩墨毅率公之學者乎期相不敏竊嘗讀先生之語先生之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十

講義廣大精微羽翼前聖啟發後來況有不語之語不講之講薰
人以和風凍日風世以立懦蕙頑則斯編也其遂罄先生之繩墨
毅率乎哉斯編而足以窺先生之繩墨毅率也則賴有傳習之季
純在

真儒一脈叙

吳桂森

斯文一脈所以炳耀乾坤流行今古者惟一二真儒任其統而儒宗之品騰所以繼往開來則惟於廟廷從祀定其議國朝二百六十餘年得與茲典者四公而已然議時惟薛文清胡敬公無間言陳恭公未免一二致疑至王文成則可否幾於相半蓋良知之說與紫陽氏原自立一赤幟也故議之最久乃定自是宗王學者導流揚波至有心學哩學之名而脈若分爲二矣悟門既闢一切窮理居敬之學視爲塵垢秕糠而流弊且中於人心於是東林君子起而維之言體則必合之於用言悟則必證之於修程朱之說復揭中天而於文成之書則研析精微爲之剖其異指其同而脈之分者復合所謂繼往開來以承千古之統者不在茲乎故謹以從祀四先生與涇陽啟新景逸三先生語錄前後合爲一編按而讀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十一

之淵源一一分明後有具隻眼與大廷議典者知儒宗真脈的有其派而千古常炳不容湮沒也其一時並興聲氣同而道脈合者則有關中馮恭定少墟先生云天啟丙寅孟冬朔東林素衣吳桂森謹識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植

自古權衡人物者不越言行兩端其爲聖賢之徒乎未有言而叛經常行而干名教者其爲盜跖之徒乎未有言而合經常行而依名教者譬之鳩舌其音而人以爲不祥者必鴆也噉噉噉噉而和鳴於朝陽之梧桐者必鳳也夜能撮蚤而晝不見冥山者必鶴也九苞之文而高翔千仞者必鳳也蓋言行各從人之本色而呈曾見有鴆鶴其質而能鳳其儀者乎吾邑舊有楊龜山先生東林書院自弘治中邵文莊二泉先生修復後至萬曆甲辰涇陽先生偕同志景逸先生輩尋其遺緒而再振之二十餘年風聲不變士之游其中者即面揖龜山不啻矣乃異議者嫉之而諸君子遂爲海內所共射之的喙如矢集幾不能容其弦歌誦讀之身其一時所吐爲言所見爲行幾于鳳也而鴆鶴之矣顧按其本末而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十一

論東林何以崛起于萬曆之季也則世教頹而士習壞諸君子退而藏修兢兢焉持一身以爲之砥也顧不幸權奸志得而東林摧東林摧而權奸之焰益煽而不可制迨聖天子破邪謀除逆黨於是乎東林名節忠孝之正議道德仁義之高標乃復伸于天下是其一興一廢實爲我朝二百六十年來剝復否泰轉移之一大關今諸君子往矣所遭有顯有晦有修有短有常有變轍跡不同乃其言行具在君子乎小人乎翼風化者乎傷風化者乎所不可一日無於堯舜之世者乎所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乎虛心以觀當不待有目者而自辨也余不揣韜而存諸簡其得十人涇陽先生 啟新先生 景逸先生 立臺先生 涇陽先生 靜餘先生 鈞堂先生 我素先生 本齋先生 燕超先生 日東先生諸賢言行錄皆一時同堂親炙于振趨之下所得最真者若夫聲應氣求凡宇內名卿碩士持正論行正事者不一

夫入其室其題之曰東林然臭味則孚而時地則睽不敢借公爲攀
附即三以近地稔游於斯者恐見聞未真亦姑闕焉以俟後之君
子知不免僭踰遺漏之罪幸尙論者有以教我崇禎元年戊辰冬
鋤東後學鄒期楨書於文行社之一筆軒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相

我梁谿一帶濼如錫山屹如輶軒所至未嘗不嘖嘖甲字內曰是
固乾坤之所鍾毓而名賢之所窟宅也及攷方輿徵人物明興二
百餘年名流不乏而其粹然于道德之林者邵文莊公以後指不
多屈焉抑又何也吾鄉鄉語每以螽斯之嗇爲文莊惜予獨謂其
不然春秋尸祝于龜山先生之祠實唯七賢予曾持眞子說以諭
同志同志以爲確評螽斯鬱起肇造諸賢濟濟一堂一日千古予
亦曾草東林志自龜山先生以下諸賢彙爲一書以質景逸高先
生會先生詔起東山此一重公案至今未了適公甯仲兄編東林
諸賢言行錄期相乃作而嘆曰有是哉茲編之不可無也有天地
則必有日月有日月則必有聖賢有聖賢則必有聖賢之徒諸賢
實聖賢之徒也跡其言行是不一轍或得其全段或領其一體要

以廷獻則正紀扶綱家修則闢淫詎諛蒞官則澤覃萬姓居鄉則
德庇一方處常則瑞鳳祥麟履變則孤松冽雪一時則教思足以
淑人後世則流風足以垂憲鬼神之精川岳之靈合而萃于諸君
子之一身誦其言佩其行直與文莊後先輝映近接薛胡陳王四
先生嫡脉而遠紹道南一派直傳者也若諸賢可嶼則是三光亦
可晦蝕兩儀亦可易位矣開闢來有是理乎哉或曰子之表東林
偉矣乃見不越毘陵抑又何也曰從吾耳目之所逮也其異地之
茲于斯歌于斯堪與諸君子俎豆于斯者予生晚耳聞之未及目
睹之也行俟夫後之尙論者而已矣若夫精核而約收之以備異
日廟廷從祀之議則又有吳叔美眞儒一脉在後學鄒期相敬書

復興東林書院序

儲乾

不肖乾游東林未三十年幾見書院之興而廢廢而復興矣其昔之興也興於涇陽顧先生景逸高先生與錫邑之諸君子也其所以興者天理也曷言乎天理蓋龜山之脉即濂洛之脉也濂洛之脉即洙泗之脉也此一脉之在千古無非天理不可或絕而不續故曰其所以興者天理也乃書院之方興也啟新錢先生獨憂心悄悄虞見愠于羣小而不意前知之哲信若蒼蒼遠天啟丙寅忽見書院之毀矣為黍離矣然豈天理也哉未幾而崇禎聖天子御極僅逾年而明旨煌煌允復書院此教思無窮振民育德之盛心也豈非天理也哉而三先生已往矣不覺令人且喜且嘆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繼三先生者豈容乏人於此有人焉欲肩其任未果而商言于余余曰而忘高先生之託重者乎曩昔高先生應起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五

廢之詔而北上也慮東林之擔荷無人特造而祝曰屈指東林定屬君于是重之以四拜君亦電勉承當歲不輟講不忍天理之一日晦雖狐烏妖孽剝削膚而君已為碩果矣茲逢七日來復之期正當剛反量力而經營之不必驟觀舊跡之盛雖一門一堂亦復也且成其始當必有成其終者母曰書院餼羊也夫聖人有杏壇而後三千之徒有所集倘堂構落成則四方之士向道而來者朝斯夕斯雍容講習於斯將斯文之興起殆未可量君不見龜山演脉後有考亭乎此一役也為千聖繼絕學者此也為萬世開太平者此也為聖主宣教化者此也為斯民立生命者此也厥係誠重矣特其任非一人之任宜人人各自以為任而并力一心者第寒素如不肖如華認菴無裳帛之可裂奚以助君但有此心但能助君以言耳朱子有云以其至切至急即今便當着力竊以為書

院之復在世道人心之最切最急者今聖天子聰明睿知固登見及此也即今便當對揚天子之休命而量工命日捐貲任勞敬之敬之母曠乃力所謂屈指東林定屬君者非他觀華吳先生也崇禎二年歲己巳季秋朔宜興後學儲乾快觀東林之復而來也謬辱觀華先生與認菴先生之命謹序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六

東林原志序

嚴毅

萬曆中載邑先輩顧端文公涇陽先生屬劉本孺先生撰東林志而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為之序時方屬葦未梓且謀始則備未及與廢大都也余小子穀生最晚既獲睹滄桑陵谷之變而又窮搜往牒蕭詒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祭以析因為讐訂原藁附益成書志二卷附兩東林辨暨或問凡三卷序曰嗚呼東林之所從來遠矣古今道法宗孔孟子之文取諸文王乃文王之諸父太伯實始居勾吳伯二十傳而季札來延陵此又文王之文之遺而伯與札皆孔子之所為誦至德而書碑樹墓者也然則吳地之有太伯季札不異文王孔子之在周魯固不得謂聖人多起西北而不生東南矣周衰學廢秦亡足論漢廣川董氏唐昌黎韓氏稍闕孔氏門闕迨宋二程氏首振絕學鳴於中州而未涉江以南自將樂

東林書院志

卷一六

七

楊龜山先生師事二程還始駐吾邑之東林紹明程氏學以迂績乎文王孔子而太伯季札之以文教廣東南之傳者蓋於是乎益振此東林之源而其祠所以迄今稱道南也越二百餘年國朝邵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肄業處亦名東林更百餘年則端文忠憲兩先生直能光復故址以詔來學計其時距龜山講學殆五百歲適值孔子接文王之數雖末學不敢以此苟諛其鄉先生而要之數有適叶罔可誣者豈不奇哉由是道高疑積德立謗生萬曆中蠲塘沸羹以東林為質的幾二十餘載而鉤黨之禍遂至熹廟之季而極會穀廟奮起藩服手拔巨奸東林諸舊人差次柄用即不肖者未嘗不蘗芽其間而以王鈇在御不復至有同文禁學之獄无亦皇極建而淫朋比德者屏也皇天不弔殃我聖明甲申福王既立更有一二遺孽志國辱而理私怨迺復執東林二字掘泥而揚

波者而廟祚且隨之以抵于盡或曰東林黨人之目幾與朝局相終始諸君子為天下首功能不為天下首過乎哉嗟嗟諸君子皆學龜山之學而今顧以其所學為趣亡之具耶按元豐元祐間有王學有程學從程氏者龜山也於吾邑一傳為喻玉泉再傳為尤遂初三傳為李小山蔣實齋於閩一傳為羅豫章再傳為李延平三傳為朱考亭宋雖南猶以是數公者維繫百五十有二年而亡若從王氏則章惇蔡下諸人不數十年汴京灰二帝狄死矣是則程學之效燁然可睹而謂學其學而趣亡者耶且諸君子不但無趣亡之失而其功有三昔龜山立教以無欲為宗而或者疑其流於禪王文成則謂吾邑邵文莊曰惟先生克辨及文成倡學姚江以致良知為宗而或又疑其流于禪則亦惟端文忠憲二先生克辨故端文曰小心忠憲曰真知實踐皆凜凜切於儒釋朱陸幾

東林書院志

卷一六

六

微異同之間是功在學術天啟丙丁之交豎忠竊政幾於咸莽移劉女嬰李賴東林多士爭先赴難而碩果尚存者又有汲黯制淮南之風於是九錫備物之計遲而代邸涓橋之興速此固九廟有靈亦孰非諸君子呵護之勇也是功在朝廷滕文患齊楚孟氏進效死之策龜山先生以為知命且謂言苟出於儀秦必知謀之私而非天命之正矣嗟我穀廟躬殉社稷非龜山所為天命之正者乎至于兩京淪陷忠節輩出而吾邑馬文忠公華吏部公實與其師忠憲先生步武相望使異日謂東林明教以後其君則蹈萬古未行之孝其下則奮一堂相命之忠君臣朋友知生知死是功在名教嗟夫悲夫諸君子勞苦功多如是而必欲坐以不韙之名如韓非所謂人臣以爭事而亡其國者斯亦誣矣朋黨之故歐陽氏言之甚辯余亦不必為諸君子贅今第窮源竟委輯成一編俾

天下知東林者非猶甘陵太學白馬清流之類蓋其地為吳太伯故疆而其學則由龜山以溯二程由二程以溯文王孔子所為上不得無以政下不得無以教者也庶嗷嗷之舌聞此可橋而邦之人或有聞風而興起者亦不愧生勾吳延陵之墟矣乎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光

東林原志序

梁溪之有東林書院其來舊矣在宋楊龜山先生荆之我明高麗中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重葺而新之而屬劉光祿伯先生生為之志因未壽諸梓弗傳今其鄉後學嚴子佩之慨然為詮次本末詳列典廢事蹟并請先賢傳記立朝在野不朽諸文辭粲然成大觀焉削剔既竣走吳門問序於宗典余何人也蓋自少稔於庭趨見我先文毅通籍以前一章縫後起之士翺翔於端文忠憲光祿諸名公之間以道義相期甚厚既與忠憲光祿同朝與聞國家大計尤敦莫逆後端文忠憲兩先生身名大典實擬自先文毅真死生不貳之交老成典型次第彫謝沿至今日風流盡矣記有之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嚴子知先文毅之於東林有干城好仇之誼而以析薪負荷庶幾望余余惟憶曠昔家庭間一二舊聞蓋嘗曰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序

顧高諸公原本龜山以恢堂與非徒言古人之言皆能行古人之行者也其存心必依忠孝其律身必主無欲故凡過是非邪正之際持之獨嚴不畏富路不憚權璫侃侃告君誓以七尺殉吾道是東林之楹樑柱礎皆千常之松柏為之後人不知疑且以菘蔬澗蘭臭以醯醢傲鳳皇何比擬之不倫哉又曰講學一事在先輩用心處尤不可及熹廟辛壬之間遼左淪陷京師戒嚴士大夫日夜潛發其帑南還首鼠觀望時關中馮恭定公吉水鄒忠介公特倡講社於輦轂之下一日公卿畢集互有諮叩酒三行忠介振音誦王文成人心有仲尼之詩以侑之恭定又颺言於眾曰國家多事食君之祿真知死綬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吾輩備員九列各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念為國人矜式今日講學何可已也由此觀之東林之仕學如是朋友切劘又如是設使三事大夫盡若諸公則邊

庭安危大勢豈無賴焉而今世運傾頽河決魚爛有反調數十年門戶之害肇自東林磽磽致缺禍貽宗社如厨顧俊及之足以危漢清流白馬之竟以亡唐余每不平此言夫顧高一時之東林皆馮鄩之選也諸公皆重名教植綱常之人乃所謂鬚眉特異衣冠甚偉者也謠詠竄逐皆不得竟厥用若近之羊質而虎皮妄自稱羽翼東林而究至以權賄殺其身以患得患失賣國家者原未嘗廁足於講堂一與於鱸魚鶴雀之數而可以病東林哉抑何不觀東林之鄉又有馬文忠華吏部大節炳然輝桑梓而壯山河者若而人耶生有正學死得正命前茅後勁精神在天卓哉東林斯亦翔灰桑海中之魯靈光矣故此一志也亟當懸諸日星以昭一代之冠冕俾天下萬世知真人品之在東林誠不愧關閭濂洛嚴子之功直在世道豈惟其鄉余不敏願執鞭以從事焉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主

東林原志序

吳興祚

道者天地之所以位學者聖賢之所從出也剖於義畫傲於危微衍於洪範至宣聖氏以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約之而本體工夫易簡昭灼于是乎道學之統萬古中天矣四子既遇大義日舛漢儒訓詁唐儒詞章譬諸土木被文繡全無血脉洙泗之緒斬焉無遺至宋之周程張朱始知返本先從戒慎恐懼立定脚跟而其揭以教人也則融會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旨以爲居敬窮理四言今學者試一居敬而其心有不正乎意有不誠乎試一窮理而知有不致乎心正意誠物格知至非卽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乎則是宣聖堯舜之嫡子也程朱洙泗之大宗也學者而苟志于聖賢則由程朱以求洙泗由洙泗以求堯舜亦猶之農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子孫守其祖父之傳器卽可謂之才也明也善繼述者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主

也自後世私智者出或口誦而衷離或儒名而墨行高擬生安耽由困勉考其學敬義無所夾持推諸心理欲幾于無別而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遂不能無毫釐千里之差此守先待後者所以必兢兢辨之也明之末季以道學爲諱遂有東林黨人之號嗟乎東林何罪哉稽昔宋賢楊龜山先生游寓梁溪時講學東林其名遂著同游若胡德輝喻子才二賢俱能有功宋室其後尤遂初蔣賓齋李小山諸公相繼而起悉其淵源之所漸也明儒邵二泉顧涇陽錢啟新高景逸諸公追慕前徽不泯其澤卽其地創爲書院以祀先生歲時率其徒講習于中相爲砥礪其學閑邪存誠其行反躬實踐靜則有體認動則有準繩而不敢崇虛悟驚新奇以從事于荒忽故其人心術光明操履堅卓雖擗大難不屈不撓以無忝乎天地之正理則其平居講學之功至此亦旣效矣區區禍福固君

子所不道也

皇清接統唐虞表章理學以考亭氏為正傳舉業家有不遵註者咸黜勿進向使東林諸君子生當此時豈不皆我 國家周召畢散之臣哉而惜乎其不遇也史稱考亭之學得于李延平延平之學得於羅豫章豫章之學得於龜山而龜山則親炙二程之門者也血脉潛通授受親切今東林諸公發明考亭之道以溯之於龜山爰及乎二程即是以印心于洙泗就範于唐虞躋次相及若經緯之在天也流派相從若河漢之在地也試舉象山姚江之統與為衡量其果孰正而孰闕也耶由是觀之則梁溪之在九州地止彈丸黑子無足輕重至于道學一脉嫡系繩傳文獻似續直可與濂洛關閩配五嶽而並峙于天地之間祥生也晚不得與東林諸君子同時而講道猶幸數十年後得以令於地而登其堂雖庭階蕪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三

圯講誦寂寥猶令人向往低徊留之而不能去今高彙旂先生忠憲之猶子也示余東林志所載會約及祠堂禮器班班可考苟循其舊而興起之不猶勝于岐陽之鼓石跡僅存曲阜之履約總俱化者乎予於序述之餘竊有望於後之君子時康熙己酉仲冬穀旦三韓後學吳興祚謹序

道南列傳敘

順治辛亥四月

高世泰

張子秋紹有感於道南之緒羽翼既衰而宗傳莫一也夫楊羅李朱之為大宗炳于千古矣在錫言錫則有喻允李蔣皆宋儒也考亭之後為蔡西山為黃勉齋勉齋世適則為何王金許皆產於金華為元儒入明薛胡兩先生之後惟東林居敬窮理之學守程朱而不變斯為真且正故從祀之議羣推泰和之羅梁溪之高近自浙善達至祁陽燕山北平之間久有正論而未定學者徒飲掘地之泉不識廬山之面可乎張子乃追敘文靖門庭步趨如一者得十六人為道南列傳又甄有疵癥在胸者弗與于溫良之列其意甚盛命余序余乃言曰於戲古今之道有顯有晦一堂之學有是有非顯晦者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所能及故世治固顯世亂亦顯惟莫或顯之而至于晦雖晦而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亡晦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三

固無損于顯也若乃所學一非則無所不非所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天固界之以清明純固之氣失學則散而為昏汚雜亂心志賢賢莫知所之抑亦何所不至哉甚矣道脈為一綫之微不可差也聞之文莊止氏曰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學惟楊中立載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燦然復明于斯世此為道南二字之義也然其說似衍于歸南歸北而非有遁所樂聞或又曰文莊何以不言王氏學而言蘇學竊意維時新經行世挾勢競以脅驅勢競衰歇其毒亦遂消亡不至淪肌浹髓汗漫至今而未艾然則蘇果何學乎朱子有定評矣蚤竊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斯兩言也所以為蘇氏譏尤譏夫自蘇以後非蘇而學為蘇之俗學也彼夫挾策干時或詭譎其詞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跌宕為英豪模

魯爲盡劣窮學多能爲有力先從後呼爲知權其小售而趾高小不售而喪氣者皆浮動之俗趣也有能跳越于朱子兩言之外者乎隨俗浮沉與時上下類非志士之所欣無如迷謬于趨舍權術之異顛沛乎得喪憂患之殊如扁舟下滄海遇風濤而失楫欲矯而自立也誠難故東萊呂氏曰惟不溺于俗學者始能求實學何也俗之所貴道之所賤也俗之所趨學之所恥也且夫世味移人酸鹽甘苦誰不宛轉歷嘗但以漫易之心人之多見其浸淫以謹嚴之意持之則反中藏灼而內守通達變化而外應蓋德成性安無往不得至理之所寓當年文靖立雪程門所得應不踰此而何以程學來南之日蔡京則禁挾元祐書秦檜則斥之爲僞學當其禁之斥之而學較明者道之顯也至于莫或禁之莫或斥之而文靖久缺于廟庭之祀直至弘治年間止文莊特疏補入惟吾郡邑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書

各有耑祠所以補典禮之闕失邇正學之淵源匪細故也前乎此者雖顯而猶晦也嗟乎孔子之後不應有邪說朱子之時不應有異同思其不應有者何以不能無則知歧路之羊不亡于路而亡于燭理之不明初志之不篤也爲今之俗得毋有慕蘇張而不能竊口佛老而不能醉者乎斯何足責焉獨怪夫誦習程朱而踐履不符克治不力驚虛悟矜捷獲我慢自高俗子爲甚故當揭之實則大道通行無分于南北聖學宗傳惟求一是而已

東林志後序

尹珩

珩幼孤日侍先大父惠州公先外大父胡觀察公遊江夏年家郭支毅門卽竊聞東林語迄窮經三十年閱歷四朝頻更變故益信東林有人歲庚辰珩已困頓老矜忽接治臺袁公臨侯一紙亟稱楚中學使得一正人爲高忠憲公謝玄也袁故豫章鄒忠介同鄉人生平坎軻磊落摧折不磨丙戌磔柴市者吾楚舊有濂溪書院武林葛水鑑師草初丹艸亦復廢于乙丙年間及吾師秉憲蒞楚重新講席此道方如日月經天都人欣欣躍起而珩以是科方補更鳴事舉奇特頌說寰中癸未春房座當湖倪師以門下門生儀引見馬文忠公是時同譜在座八人復有門生見門下者文忠悅獨舉手珩云此雁眉皓髮者生耶楚學憲書來稱文章德行今歲舉場獨得子因與珩及君開龔伯興兩先生商論拙選明文元問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書

及選中所紀學術事功當湖亦有矜色顧珩自疚形穢何敢廁足東林然駸乘十三年冰淵艱難苦恨誠懼以隕越先大父者重謬辱于師門也頃自吾師從滄桑陵谷後翦除荆棘恢廓道南與同人修明遺乘命之曰爾珩奉先教有年矣豈有一言乎珩拜稽首珩惟三百年綱常之重自革除衆貞創其始實東林諸君子震其後芬香似續炳明長夜近有以陽九之厄譏訶于數十年門戶比之漢唐宋朋黨誤國嗚呼蜚蜚轉糞于日月何傷夫朋黨惟牛李德裕雖才略無學術其黨無足論者若建寧元祐皆極一代端人吉士已不得與白馬明流並論何況東林范孟博云善善惡惡爲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然布衣抗憤危言詭激致使公卿側足屣履到門東林之生徒無是也甘露無謀輕召事變致使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宰相肘掣一無所施東林亮節非是比也且當

時皆以主闢國危奸人竊柄宗社從而顛覆若我殺廟在御宵旰
宸睿非如桓靈之庸懦倍昭之孽曠徽欽之昏淫屬天降割殲我
國家乃以堯舜之主蹈恨哀平千秋萬世讀史者定當掩卷涕零
而可以危亡潰敗委罪東林門戶耶且以漢唐全盛之時新莽妖
孽皆不崇朝而更制服色易天下如反掌若逆闖煽禍紛紛建立
生祠稱頌功德諸君子奮百折不回之身爭一綫不絕之鼎血肉
狼籍視死如歸卒之彼其鼠首顧畏兆祚真人逮夫燕京遶難大
行身殉社稷惜此時老成凋謝朝寧如晨星落落而碧馨濺地依
然仗此一二老為日月爭光比于秦淮枯咽易水金臺支謝寥寥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誰謂忠孝節義之維繫不于東林而誰屬哉
况忠憲溯流止水如鑿醴泉馬文忠華吏部淵源步武皆揭揭于
耳目或者以牆仞既廣指此中一二蒙面澳恣頑鈍之尤者以為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七

詬罵則同一聖人之裔也何以孔光附莽孔融見殺于瞞趙汝愚
見逐于侂冑師學偏為犬嗥是知賢則為北地王不肖則為安樂
公雖父子兄弟不能變化氣質又可玉石朱紫不分致憾于當時
設科之心以為來者不拒耶昔韓侂冑使優人王喜巽冠淵袖象
大儒戲于宋甯御前因極言紫陽迂濶不可用殊不知投匭封事
俾煌金石使當時不為權奸泥沮立朝僅四十六日豈不大有可
觀李青蓮一代人豪為永王璘所迫遂不得與杜陵齊名至今惜
其嘲魯儒一詩幾與王喜同病是可為識道學者刀圭且夫東林
合天下為席非一鄉一邑而梁溪實為濼沮發源之所肇基于楊
文靖左右于邵文莊而創復大成於端文忠憲天崇兩朝旋毀旋
復三十年來瓦礫烟銷有同禾黍今復拓廓于吾師之手是可見
芝本甘泉燈傳薪火青瑣如故徽音不容隕響也若夫道未墜地

振起在茲憲節宗風廣永江漢未能舉人所不及見聞者為阿所
好但約略中外所及知一二事如折跋尾將軍而強鎮欽容戎軍
吏無犯忤軍容兩暨以去就評震怒至尊一撤回一正法傲骨凌
霜儼是當年眾正毅昌凶鋒剛大不回厥承家學至遭逢明聖得
行其請功在三楚美歸一人則處勢得全快于忠憲有非人之所
能為者矣然珩楚臣也請得言一二楚事以為吾道不孤之一助
可乎吾鄉江夏賀文忠公分闢熹廟壬戌給事易三房每為珩言
日夕捧家封史讀書爐夙興夜寐卽一焚香上告冀感動后帝資
一貞人以事天子已而栩栩起得一卷暗中摸索此必貞人是年
元亦出文忠門為吾鄉竟陵劉士徵兄珩舉相慶恐卽指劉文忠
謂珩士徵良不愧衙門前輩而此中更有一士他日國家必當倚
賴子識之因復舉前夢中語相示余以姓名請文忠日子自有同
朝日子自曉蓋指鳳超華公也嗟乎文忠癸未成仁于楚又五年
丁亥鳳超盡義于吳而以不負吾道者不負舉主此道良不孤也
今濂院南祠光聯吳楚星霜非舊俎豆時新今日者倘亦有南歸
其人卽不必為文靖或不黍為和靖不愧程門目送者乎願以告
今之同人以俟後之君子

東林學案序

黃宗羲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竊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闖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七

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李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尊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燻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題千里同聲卷贈方本菴

顧憲成

余憲成私淑本菴方先生有年矣蓋嘗讀其會語數編揚言於弟子之末尙愧未能乃先生不遠千里駕扁舟攜二三高足儼然而臨脫東林德愈盛心愈下萬頃汪洋孰窺其際此憲成之所爲茫然自失者也憲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銷亡盡矣又不能自愛時時善病先生加憲成十年而神甚旺色若孺子行住坐臥洒洒自得非養深積厚何以臻茲晬益此憲成之所爲惕然有省者也王山陰羅盱江並以妙悟推而輿論不大滿者只爲其襲傳食故事所至潤有司其門人且往往緣而爲市耳先生至子邑且數日邑侯陳石湖聞而造謁始往報焉瀕發擬送一舟謝却之人以爲過從行狂崇正安述之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強余輩亦不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三

之強也聞者嘆曰可謂是師是弟矣此又憲成之所爲欣然中心悅而誠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憲成等朝夕侍先生則先生又時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來見者大叩大應小叩小應不少倦也已而言別又作別語剖示玄珠叮嚀反覆令人卽欲自棄而不得此又先生之心教矣憲成何幸坐而獲多益于先生爾爾因退而記之置之案頭以爲但于此一展玩焉便凜如先生之臨其上無敢戲渝并寫一通納之先生以爲先生誠不我忘但于此一寓目焉便宛如憲成之在側當源源而施鍼砭也先生許之庶幾千里惓惓始終其不虛也已于是酌卮酒爲先生壽送至毘陵赴經正堂之會而別萬曆辛亥九月顧憲成謹

跋點朱餘咏

葉茂才

昆陵錢先生受易于江右名儒而心有獨得著像象管見窮極闡
與才受讀有年矣癸丑冬會友高存之偕二三同志延至東林講
易多士雲集匝月始竟各克其量而去蓋曠舉也亦奇逢也先生
始至適當一陽始生意欲激昂晚學開拓心胸而後授以易學乃
首倡雅詩而朋輩和之輒成一編因命才題其簡末才聞張子云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
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泯為物不貳不可析而分
也分則多歧一則其質故惟不言有無是名知性耳諸子見性未
圓立言易詖卑泥名相高涉玄虛陋孰甚焉旨哉張子之善言易
也而因易以通于詩學異而理同始異而終同易不言有無而詩
可知矣才病懶廢學詩與易一無所聞惟是有無之間偶窺一斑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三

請先生裁之蓋人之生也性所同而質所異故參也魯回也庶在
聖門已不能無殊而一傳再傳愚之脈常近庶而見為有庶之脈
常崇虛而見為無則源雖一而流漸分矣而况二氏九流分道而
馳其相去不益遠乎吾夫子因性孺民循循善誘詩以興之禮以
立之至于易則以為天地鬼神之奧不可雅言直欲終身玩焉而
不厭而往日涇陽先生設教亦每先日用而後深微其于講易猶
謙讓而未遑也蓋性道難聞而不輕挾以示人意深遠矣由今日
之會慶今日之逢竊願聞先生之易學而深有得焉始則自無而
有不為實繼則自有而無不為虛終則愈有愈無愈無愈有而洗
心于太極妙契于無極極則一矣一則無所能無所不能矣而詩
于何有易不云乎天下同歸而殊途同歸云者太極也性也性無
顯微無聲臭不可以有名不可以無名故大易不言有無誠獨窺

性真高出千古而非諸子所敢望也吾以此言易可以得張子未
發之旨即以此言詩亦可觸此通彼因往知來舉一而反三矣一
斑之見如此惟先生終教之萬曆癸丑仲冬梁谿後學葉茂才參
之甫謹跋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三

跋點朱餘咏

高攀龍

啟新錢先生之於易也蓋四十年動靜食息于其中矣當其精思力踐之熟一旦豁然見夫聖人畫乾畫以象天畫坤畫以象地台乾坤畫以象人故夫卦之而八重之六十四皆天地象也皆人象也像其象焉之謂人不乾不坤不震不巽不坎不離不艮不兌之謂匪人世人知易之為象不知象之為像象是人與易二之也說易者自程朱兩夫子而後先生可謂再闢乾坤之門而發其蘊矣然像象之書行于世理深文奧學者至不能句罕有知其義者吾邑吳叔美諸君謀于攀龍曰豈可當先生而不得其道一聞于錫之士耶龍曰然于是迎先生說易東林先生欣然許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先生為詩示學者閉關之義一時從游士廣而成集先生既序而刻之攀龍復申其義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七

曰夫關心關也其紛念為商旅共真宰為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居而省方則外馳闢乾坤之門而為關斯闢乾坤之戶而為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直一畫縉之而先生閉關之義固像象之扇鑰也癸丑十一月二十四日教下高攀龍敬跋

跋東林景逸高先生論學語

祝可久

余自乙卯春三月問學宜興史玉池先生始得會先生登其堂清淡無華丰範皆古遵守朱夫子家法額曰居敬曰三畏而聯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每領教時見客問及他務僅一兩言而止惟談學即諄諄然余初會間僅識先生之品高先生之學正未識先生之如何下手如何得力戊午秋復來東林久住求學先生示之曰學以復性為主入門最直截者莫若敬但人不識敬耳不識敬則敬只是敬識敬則敬即是性此所以貴窮理也余參求不通月夜全會中任希顏周季純二君辨動靜合一之旨師云天在人身春在木人居天內木涵春之詩余默思之獨坐時目視耳聽皆動也靜何常不動自用問子臣弟友皆靜也動何嘗不靜理無動靜敬無動靜此所以蓋性乎抑鬱數時忽於先生至教纔有八門今甲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七

子春聞先生北上敬候行期就坐商先生之學會周季純蔣的侯與余談甚歡遂以數年記錄示余余閱而輯之過新安適覺我程君一見心賞遂授梓人余敢謂得力有年要亦不忍虛先生之教也因述其顛末如此謹跋德興門生徵于祝可久百拜書於來喜閣

高景逸先生論學語題辭

吳桂森

儒家之有語錄助于程門皆授業諸賢所錄耳授語也迄今而程氏遺書昭垂日星與六經並重使後之學者得邇伊洛之源以授洙泗之脉在此書也則諸賢之記錄力不易矣天之未喪東林代興啟新錢先生涇陽顧先生真儒輩出而天又鍾其脉于景逸高先生斯編也則雲陽季純周子所錄耳授語也先生之書又將與遺書並重矣季純亦知書中之宗旨乎先生之學本于復性而以居敬為立本以靜存為入門夫惟以靜而入故讀書窮理步步有實證夫惟以敬為本故致知默識步步臻實諸此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為性命真宗旨也是以東林之教標庸言庸行之矩而談契悟者未嘗不厥心洽志于微言片語間景逸先生宛然程伯子爾將後之學者由東林之脉以邇伊洛之源在此書也則今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書

日季純之錄其為力洵不易也夫洵不易也夫

跋東林續志

華九誼

天下學人少而不學人多學矣知信正學者少而敢異趨者多故儒宗一脈孤行每有厄運宋僖昭之季往往已然若吾邑之有東林書院宋龜山先生始也龜山學於程氏學成而歸涪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既歸恆寓梁溪紹明程氏之學於是有東林書院書院左祠祀先生曰道南志宗也書院久且廢國朝邵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議修復不果嘉隆以降則學術蓋多歧矣姚江掃除格致單揭良知其說深入人心髓而程朱正脈幾處闕位於是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闡釋而救正之高先生之言曰止至善之學必緣格物入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辯性學心學幾微異同一一究晰端委專以居敬窮理兩言軌一學者使不得逃於虛詭於似浸淫於無忌憚之歸功于後學甚鉅然而側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書

目東林者自端文時已蘖芽其間蘊積日深浸成水火乃至羣不學之人詆誹學者乘奸闖竊國任走趨附鈞黨羅織禍始烈當是時書院毀廟貌圯先賢絃誦之席至蕩為飛塵鞠為茂草同文之狴海內憤鬱而忠憲以蚤炳先幾取義汨羅之汜東林厄運至此而極矣毅廟嗣興不動聲色而誅夷大憝旋下明詔修復天下書院吳素衣先生首捐貲構麗澤堂三楹為之兆中西禍移宗社鼎湖載泣望帝魂消何所復措思慮學憲高彙旃先生既歸田始修舉墜緒復建立燕居廟旁築精舍數楹額再得草廬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將茂明先業光復吾宇後火前薪似續一線在此日矣嚮者滅没于烟墟梗莽杳不可得而幸乃得之設復悠悠忽忽此日其可再乎嗟乎彙旃之志勤矣彙旃事其尊人聲野先生誠敬懇至念忠憲先生一體手足之愛雍雍愉愉言容晬益無時不感接

神明而斯志斯事又烏可已然而今昔之時義則殊矣在昔徵道廣而今似虞德孤在昔則知章而今自宜用晦聲氣之違合勿間也形迹之異同勿論也藏修一室之中自審樞機自嚴師克學好爵而利斷金豈異日事而得毋劫甚否耶抑余於是重有感也忠憲之蒙難也在丙寅三月遺表外一不違他及唯東致家季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蓋明以朝聞夕可之一事親挈而付之戊子四月家季直請事斯語懸隔二十餘載而師弟傳接不謀而合不介而孚要之各成其是程子云學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錢啟新先生云易始乾終未濟不見是不失為乾龍失是則為未狐是非存去之介辨之早嚴之獨斯庶幾戒慎恐懼君子之中庸噫東林之為東林依於是焉已爾實見得是夷險以之死生以之君臣師友大義噉于星日世俗誹毀爭攘如蝗螟聚喧於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六

七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六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七

文翰三書啟 揭 贊 雜著

請復東林書院公啟

顧憲成

敬啟有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載道而南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為正宗考錫乘先生常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歲久旁落為東林菴而書院廢矣距今五百餘年俯仰顧盼莫不喟然嘆息某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興復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則道脈繫焉書院以廣友朋之麗澤則學脈繫焉所關重大若此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也會庠友馬希尹等合呈上請乃敢拜首颺言曰先生之道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為喻工部再傳而為尤文簡三傳而為李簡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一

肅將忠文無墜道南之一線者乎是惟先生之賜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劔南一傳而為羅豫章再傳而為李延平三傳而為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其大有造於吾錫何如也台臺為斯文主盟凡在瞻聽靡不喁喁屬耳目焉幸亟允希尹等之請上之表章正學煥發幽光儼爾儀刑之如在下的開示周行振起來學昭然向往之有歸不腆九峰二泉之間行將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于吾錫又當何如也此某等之所以仰追明德特為台臺懇也謹布腹心惟執事者裁命臨緘無任懸企之至

與郡侯歐陽宜諸公祖書

高攀龍

按先忠憲年譜具列此啟未刻稿中亦見焉其為先忠憲作明矣而嚴志則繫之涇陽先生蓋東林興復涇陽先生為之倡而先忠憲與之此公啟所以首列涇陽先生諱也

東林書院見於王文成公之記者不論矣嗣後督學者三議興復一見於聞人公名詮一見於耿公名定向一見於謝公名廷傑檄文具在而皆不果雖曾葺有祠堂三楹後竟毀為他構良以其規制蕪陋始未嘗為久遠之計也今藉老公祖在事以其時則可矣故倡之自涇陽先生二三同志和之已集三百餘金可為堂構計而必上聞于老公祖且欲求轉申兩院及學臺者蓋以此舉為多士所願因其願而重之以當途主持便可成風風則動未必不為流俗變化之機云耳公啟所未及敢私布之

答東林諸公書

曹

龜山先生講學貴邑成就多賢遺訓相承於今為烈則其英靈精爽必有洋洋此地者建祠俎豆以酬功德實天理人情之至縱微舊址尚存而禮以義起獨不宜規舉於今日耶呈辭一至當即允行先此附復百惟照亮是荷

東馬起莘按臺

高攀龍

東林之舉具如公啟所陳是役也涇陽先生倡之弟輩一二同志和之其公用篋具可以不煩官府所以上聞於老公祖者念此事風化所關老公祖風化所自出非仰承明德則其事不重其傳不承即如嘉靖中曾修復祠堂三楹不數十年毀為他用今欲大其規制因以為講習切磋之地不得不鑒於此公啟所未及弟敢私布之

答高景逸書

馬從聘

三吳夙稱文獻之邦然經術氣節為一時海內所推服者獨毘陵為最甚則賴有二三名德居高而為之倡也辱論修復東林之舉以紹明往哲啟迪後學其意甚盛不佞叨事地方欣逢盛事敢不

祇從倘完工之日不腆姓名得附紀石之末藉光不朽為幸大矣肅此奉覆統惟台照

上孫柏潭少宰書

楊廷筠

近聞顧涇老修葺楊龜山祠院此舉闡道興文真不朽盛事也門生初到據府詳工資七百兩除士民釀舉外尚欠六十兩有奇即批助本院項下銀四十兩尋又加助二十兩有奇以足前數但此止據府詳大較恐土木浩繁未必七百即能告竣其間細委老師知之必詳果前估不敷不妨再酌門生鄙陋表章先儒得與其事實遠有耀況老師主盟於上而門生敢少不從與焉揣此奉懇統惟台照幸幸

與林平華父母書

高攀龍

東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微寵於各位老公祖儼然賜命重之弘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施煌煌斯文實式臨焉然而揆之鄙衷尚有不能嘿嘿而安者昔聞邑先達文莊邵二泉先生嘗建尚德書院祀李忠定矣比部華補菴先生嘗建崇正書院祀七賢矣還按東林故事二泉先生嘗屬補菴先生重行改葺矣並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惟是惠山尊賢祠二泉先生實倡諸紳共新之則亦謀諸一邑而已卒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典刑具在龍等何敢有違已而反覆思之祠堂之設主以龜山先生配以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先生崇往厲來於是乎繫是一邑之公也至於會所之設廣麗澤也乃龍等之自求助耳書屋之設備藏修也乃龍等之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為一邑之公也請得奉揚明德庶幾翕然興其仰止之思以無負表章至誼其為二三同志之私也請得退而守固陋之分無容藉口談道之名視顏非格之賜

以致處非其據貽誚伐檀懇乞特賜鑿裁轉達於各位老公祖幸蒙許可鑲刻有百倍于恒情者矣

會講東林書院公啟

顧憲成

東林之役幸邀靈竣事遠惟子輿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其樂聚莫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駕臨臨主盟伏蒙惠然夫豈惟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于月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聞

與歐陽宜諸郡伯書

高攀龍

伏聞台旌將發某等扳轅無計去思何極東林之舉仰藉主持得以報成願非名賢椽筆不足以昭宣其事而垂永久某等不揣敢以記文為請伏望台臺上念前賢之微緒寄遺跡而如存下念末學之向往鼓舞而始奮慨賜雄文以資茲士譬如雷震而百發

東林書院志

四

具興鐘發而翠夢皆醒所以提撕斯人之徒者豈渺小哉謹藹石以待

東東林書院諸同盟

鄒元標

不肖西江腐儒東髮有志于道從事諸先達長者遊今老矣屏跡水田之坳與樵牧為伍忽承涇兄及諸老先生委作依庸堂記不肖不知學妄以鄙見請正道公道也學公學也倘有未當老先生不妨直教元標剝心以受文發後偶得依庸堂二楹聯其一云坐間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即性即天又一云光天下做箇人須尋着規矩矩落地來有場事要識得箇箇巍巍之唱囉連者人雖不佳其言可采有心者聞之亦悚然有起色乎貴地四方之表從此普天皆鄰魯矣吾黨皆見逐於清時者不肖常自體德薄算積不能見用於世即用於世亦無可用徒生歎端吾黨肯

從青山白石良朋勝地尋繹千古真脈方幸錮之不蚤不怨不尤下學上達是吾輩今日事故凡為人所錮必其自錮者也

簡鄒南阜先生

高攀龍

敝邑東林之建發於顧涇陽先生明道淑人之盛心伏蒙先生不鄙賜之堂顏賜之堂記又賜之右左格言觸目警心莫非至教某等何幸四方之士來斯堂者何幸先生明德光被於茲土矣夫道者道也行處便是在人之知不知何如耳知之即人即天即凡即聖於此不疑者乃真悟也而真悟者鮮矣於此不違者乃真修也而真修者又鮮矣然而古之聖人真悟真修者不少而孟子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何也其的有在也故學者寧力之不至而正鵠不敢不設而不失于正鵠者抑又鮮矣當今之世于此三者非先生誰與歸耶某等既得涇陽先生為之仰歸又得先生指示周行

東林書院志

五

將日孜孜焉真如明教所謂惟恐錮之不固矣稍有入處尚當振趨仙里就正謹此復謝

公啟沈老師龍江

高攀龍

茲啟敝邑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講學處也歲久廢為僧舍先達文莊公邵二泉先生嘗復之葺有祠堂三楹歲久又廢近者某與二三同志請於當道而復之於左建祠堂祀龜山先生其費則出於當道有司所捐於右建講堂友朋講習之所其費則出於同志所捐名曰東林書院某等竊惟東林之廢也久矣幸邑乘之文在故文莊公得以尋其緒而續之文莊之葺廢也久矣幸陽明先生之文在故某輩得以尋其緒而續之然則所謂不朽之盛事豈虛也哉今老師一身關于聖未墜之統一言開千秋不喪之文表章先哲嘉與後進非老師其誰與歸伏乞賜之如椽垂記其

事豈惟某輩將奉之為圖書琬琰惟老師之鄉一程夫子之靈謂
老師之文南而道南矣謹奉啟上懇不勝倦切之至別以東林始
末及二記文一會約奉覽備考

復沈龍翁老師

高攀龍

懷老師峻德丰神時時在目一舉念一舉事恐辱老師輒自悚惕
此某林居功課也得來使訊知老師起居清勝為手額自慶東林
記出老師手裁此方奉以為矩庶幾實講實修一不敢假借自便
為聖人門牆蓋皆老師化雨所被也拜師命謹再商求一二字以
聽削正顧涇陽先生出一書明李司徒保障東南之功而東林遂
為時局大懟然丈夫言動總屬千秋豈在自睫間論世情順逆也
諸不敢詳及

按先忠憲與沈龍江先生師弟相契最篤故堂成而必求之
記但原記為嚴志所不載暨于先忠憲未刻彙中得此二啟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六

詳前錄之其記則侯
搜採補入

東馮少城年兄

高攀龍

鄙見蒙老年文印可何幸如之吾性天然完全具足無少缺欠無
少汚染識得後於時保之而已弟雖辨得路徑稍知向往第苦少
年缺蒙養之功壯年缺靜定之力至今學未成章年來幸時局側
目東林弟得藉以入山屏跡天假數年未知得不負明教否耳向
從張雞老處得大集日奉左右以為嚴師今辱瑤函再頒適東林
藏經閣成已珍藏其中令君子之至于斯者共相紉繹如在講席
矣感荷感荷弟之愚拙即有筆劄屬未定之見未敢出之尚無以
就正

東吳覲華

高攀龍

東林之事仰賴道丈甚大諸賢知濟濟如昨也第一路受鳳超之

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安此天成道器吾道之幸也王
成弟至都有治安之象無危亂之事今日反是在此殊無好況救
之不能棄之不可且忍耐以觀之未敢下着也

東東林在會諸友

高攀龍

別來道況何如想東林之會益津津有味也僕在此可喜者惟海
內羣賢一時畢集僕介於其間所謂蓬在麻中也連日會馮少城
云我輩除卻鍛鍊心體更無別事其言簡而盡矣以天下之大知
此事者甚不多此周子所以謂至尊至貴吾輩可不勉與此間無
他惟以用賢人壯元陽為事若得同朝諸公一年在此必有可觀
若決不可為便見幾而作耳

答朱平涵相國

高攀龍

年丈得旨超然于風波之外何樂如之世事壞矣他無足論可惜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七

福清相公被門戶二字壓倒竟令全局折而入於小人嗟乎此是
何等事一代安危千秋名實擲而不顧乃區區顧一時贊譏得失
耶要之氣運如此尚何言哉東林今年不敢以大會累人但從同
邑相知作小學主現行矩步他邑同心者有便則過之恐是時義
當然老丈以為何如

與東林諸友書

高攀龍

有人問我東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對曰只是這等大聖大賢也增
不得些子愚夫愚婦也減不得些子莫輕看了這一拱手從前不
知費幾許鑽研方討得這箇模樣從後不知費幾許兢業方保得
這箇模樣且莫說要看臘月三十日

簡徐按臺

高攀龍

東林書院拆毀事恭讀老公祖明文所以保護斯文一脈者至矣

以某輩私擬東林者明旨所首及也重在拆毀變價又重在土田變價二項并解助工而老公祖俱未之及仰見台臺苦心深惟心惟有鐫銘肺腑而已然某輩則何敢以此區區幻泡之物上累祖臺乎書院變價當聽本縣公估時值土田變價則有府縣原申官價當一一照價輸納仍煩老公祖細入覆疏內明書院之價及土田之數皆有當日公文及黃冊可據庶幾諸公之意解而某輩庖雞釜魚或可稍延殘息也專此露封本縣公文中上陳不一

復張秋紹書

高世泰

昨奉業師命謂告聖文內當去慎獨二字而易居敬獨有疑而未敢問繼得台教謂居敬便兼靜存動察而慎獨似尚偏言之益沉疑於衷敢抒臆以請教正昔朱子立三樣主敬法一伊川之整齊嚴肅一上蔡之常惺惺一和靖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並未嘗分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八

動靜而言之亦正不必合動靜而言之蓋其三項工夫不可缺一主意則在乎邊欲存理故程子又云主一無適主一者主於理也無適者無適於欲也忠憲嘗曰惟天理至靜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亦並不以時候不以境界為言至於慎獨之義謂偏屬動者此乃時文講章以慎獨之慎無以異于戒慎恐懼之慎特拈註中幾則已動之動字強為立說以別於上文使八股之業有靠傍耳豈知幾之動者為潛滋暗長離道之欲平昔康恕問此兩節果是一為靜存一為動察否徑野先生云只是一箇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暗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是動了如大易閑邪存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箇更分不得蔣道林云聖賢之學心事內外合一異於二氏者在此惟其不落靜不落動故敬直義方進德修業一齊

俱到徑野又云慎獨只是無作好無作惡無纖毫私欲便是楊誠齋云所謂慎者非警懼也有功用焉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修省者恐懼之功用也修其身首其過其所謂慎者如此由是言之兩節之要在註中兩箇所以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此兩句乃中庸一篇之要領即于聖相傳之心法未有理欲不分而可談道者也未有理欲混雜而可言性者也朱子又云先且就賅問處做了然後就不暗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察如今人每每跳過一層做事賅處與聞處原不會用功卻便去不暗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且如屋漏暗室中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十手處做起方得忠憲與觀華書云近來體驗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慎獨也獨者本體慎者工夫本體天道工夫人道道下學天道上達然則慎獨之義尚偏乎哉何以大學慎獨中庸慎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九

獨參思無異詞也若曰偏也得毋居敬之義必合窮理而始全乎凡此皆時俗之所不講敢先布於台翁而後敢請正於吾師也且此告聖之文是泰之罪言也非得己也泰生於萬曆甲辰是為東林書院肇造之年惟時止有配位七先生今何其濟濟也固樂其多也尤虞其靡也靡則可以意為之為人情體面之事而不顧道南之一脈也道南之脈雖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白沙不得與也故自戊申之秋走兩函於南北為博訪未于道統自黃勉齋後當誰掛線為嫡支北則崇老之復音不可得矣南則楊老尚未見復已酉秋又寄楊老云道統一圖為五百餘年莫理之荒緒豈一人一日所能整頓然欲合天下而言之則難就鄉國而言之則易只宜就近理其脈絡如金華四先生未聞借評於異地如越學如關學支派各自井井東林諸賢亦只就在祠之位而尚論之嚴其至正

尊其至真崇禮其至純自告聖之後將奉宋儒六位於東席之上
肩奉明儒九位於西席之上層其餘羣賢則依年分爲叙庶幾宗
統不淆趣向有定同人以爲宜然乎則點首而是之母徒曰唯唯
以爲不宜然乎則搖首而非之母腹誹曰否否敬屏息以俟命

論學揭

高攀龍

近者黃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啟門戶
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
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即不言及於
職何忍坐守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懷奏
以啟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
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
年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曰爲別黨而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容於世乎一曰慨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
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脈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
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
相及之人苟出於正曰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
幸而受天下之羣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即如郭明
龍正誠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
林即此而觀他可例推夫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
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
於人口依然遷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中涵
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巖所亮也既入相之後首參之者
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
敗害國脈率由於此此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

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參論人平昔程伊川先生講
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
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諸人爲
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
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
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
忍人之親而面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即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
黃門曰孰是往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
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
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况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
之謂也非督學膠鬲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
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之黨不能無是羣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
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
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己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
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
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
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東林三先生贊

吳桂森

涇陽先生之學以識仁爲主故其萬物一體之懷真有視天下一
家中國一人者而其皇皇於後學引掖陶成惟日不足自東林
倡道專揭庸庸庸行爲矩以盡矯當世重悟輕修之弊然先生
天資超卓穎悟神異當衆言紛雜之際徐出片詞隻語無不抉
微破的人人心厭悅懌也至其虛懷樂取與人爲善之意溢於

容色使人樂就啟新先生嘗曰濶陽之虛景逸之公人所不能及至末年充養益粹景逸先生曰顧先生進德更在晚年蓋天挺之豪獨邁之勇故其含弘光大不啻汪汪千頃莫測涯涘宜其領袖羣賢冠冕一世者也至其文章名世特餘事耳

贊曰濶洛關閩脈遠中涇揚精表微日月重新大心體物小心繼統任重東林仁者有勇

啟新先生於書無所不覽終日矻矻一編而於易則動靜語默起居食息無非是也其精蘊見於人象編高景逸先生曰啟新先生以乾道坤道明人道其大有功於易乎又曰昔與先生談易數年來不覺其異忽一日乾元透露處處靈通此其功深力到之候也其教以考心為先一念之萌察其非幾則克之論行之嚴則名利之私一毫未斷以為勿得輕言學也其于出處之際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尤嚴輕出之介嘗曰此關已閉自矢終身不開故一時朝野共仰如泰山喬嶽壁立萬仞云至末年較講入山惟玩心高明木石鹿豕直與物穆同遊神而明之遂能前知去來世以此稱神奇觀先生詩曰識得坎離升降義幽明何事不通知則所自得於已者蓋有素矣

贊曰先天一書聖傳心人像之篇開闢乾坤潛龍不拔離照常開通乎晝夜儻然去來

景逸先生之學其用功從小學入手而宗旨從大學得力修則實修證則寔證故凡所剖析闡明以開示後學如心性格物未發諸疑義皆能發前賢之蘊而折羣言之淆蓋其精微妙旨皆從身心得力處實實體貼出來故趣味不同而人心懣服也其應事接物無不從容中節雖極煩瑣紛劇而常自裕如人以爲先

生目無全牛故揮霍有餘而先生自以為皆吾用功實地也其教專以存養為主每對學者則言復性而以為必從靜坐入遠主教東林諄諄懇懇開導親切無非指點性體真所謂滿目行生活潑潑地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者也蓋先生資稟純粹貨色兩關自幼不染而用功最早獨遵文公心法要訣故所造粹然如此洵天成道器而真儒的脈啟新先生曰聖賢生知安行只是能知學能力行如高景逸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知安行之質乎錢師極慎許可其推服如此則見重于諸名碩者更可知已

贊曰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格物精義以身殉道義盡仁至

又總跋云顧先生見地如周元公超超獨上而其倡道東南一段同人襟度則儼然楊龜山學者但見其高明廣大氣象不觀其貼地工夫以為顧先生得之天者獨多也錢老師方嚴峻潔矩度出程正公而精思力研銳往特詣則似張橫渠每言人生而具離目坎耳兌口震足視聽不以天便負天聰天明言動不以天便負天澤天動凡此皆謂之乾不首出而坤不作成所謂終日乾乾形生無一息不為天用也老師門庭既峻而功夫嚴密若此不知者疑苦而不甘焉高先生氣度雍容如程伯子而步趨立教一準文公先生其接引後學全用迎機引掖故其春風和氣不覺賢愚咸被而淺深同受者要之三先生一時並興真天為斯文鼎峙而得高先生為之集其成也未學儒之未能知百世論定當知其言不虛耳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東林十先生贊

鄒期楨

顧涇陽先生 文燭斗牛氣凌霜雪 為道德金和王節近沿關

閩遠邇沫泗正學中興為斯文幟

錢啟新先生 易像人象匪徒以畫惟心體之渾身是易知語知

默知存知亡其庶幾乎寤寐羲皇

高景逸先生 名世真儒出類拔萃九龍人物古未有二修悟兩

到誕登於岸泰山其頽百世所嘆

薛立臺先生 錚錚者金温温者玉道德為劑聖賢為鵠一簾明

月兩袖清風廉頑立懦百世之宗

顧涇凡先生 涇臯片地崛起二難龍躍平津氣紫芒寒貞靡邪

熾力扶其衰吾道之衛士風之維

許靜餘先生 士習茅靡始於發解天挺清標不受世械左高右

薛終身臭味陋巷一瓢聖門所貴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古

陳筠堂先生 檐帷所駐人歌來暮壹稟經術以經世務雪霜嚴

肅雨露昭蘇漢之渤海宋之龍圖

安我素先生 玉樹臨風丰神映帶出入經史能見其大直道不

容掛冠早歲眉拂烟霞裝携薜荔

劉本孺先生 天生屈軼有佞必指狂瀾滔滔如柱斯砥剛腸鐵

面嚴於清霜藩衛吾道固若金湯

華燕超先生 身不勝衣言不出口義路禮門出入無苟為名孝

廉為真士夫一積雖冷晚進師模

告楊龜山先生文 天啟丙寅

高攀龍

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闢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

參和不偏故在宋室既培養羣哲在我鄉亦興起多賢如毘陵一

郡涇陽顧子涇凡顧子啟新錢子立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

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
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真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
教也今日講堂既毀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配享神靈於以明天
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尙
饗

祭告 先師孔子文

施 璜

自道之南有此東林群賢踵接循宋迄今高忠憲氏再造功深猶
子世泰國寶家琛致曾五孝佩程四箴持衡粵楚萬里聞琴布席
勾吳四方盍簪嚴辨學脈以正人心著書萬言扶陽抑陰重道
祠春秋展欽三十餘年獨力支任孜孜矻矻墜緒是尋今其逝矣
功不可沉林有艸廬夙坐披襟顏曰再得楊氏所吟為位於斯靈
爽應歆用沖餘慕且最嗣音敬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古

告

東林或問

嚴 毅

或曰諸先輩之在東林講座者多矣乃吳素衣真儒一脈序獨推
涇陽顧公景逸高公啟新錢公何也曰涇陽景逸為開宗明教之
首而啟新則素衣之師也推三公志所本也曰東林屬吳地而素
衣乃以關中馮少墟繫之東林何也曰講壇有領袖之人因有某
地之目自萬厯甲辰顧高倡學梁溪於是前乎此而講學者以東
林為應求後乎此而講學者以東林為宗主蓋不啻濂洛關閩之
齊壹眾心矣况馮公師事涇陽尤所謂聲氣同而道脈合者不繫
之東林而誰繫焉曰鄒南阜亦與梁溪倡和而必舍鄒而從馮何
也曰此素衣之定識也按從祀四先生薛文清公胡敬公朱派也
陳恭公陸派之漸王文成公則陸派之深者也自文成有無善無

惡之說學者相率而趨於禪蓋朱派蕩然矣時宜以無弊者救之救之以南學不如其以少墟也觀南學太平山房續集有善念可掃及不墮分別想不落揀擇障之言其旨居然與無善無惡等故忠憲批其簡端曰不可訓曰甚好卻有弊是則聲弊與東林同而道脈猶藉以東林救者南學也若少墟疑思辨學等集則曰吾儒論學只有一善字曰儒佛如薰蕕水炭之不相入儒以理為宗佛氏以了生死為宗曰邪固不能兼正亦不能兼邪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見其大此蓋言言可以藥文成之弊而與東林性善之旨不啻如匙之勘鑰璽之印塗者吾黨以息邪放淫為事烏能不慎之又慎而惟少墟之從乎是故西北有關中之恭定山左之文清東南有梁溪之端文忠憲皆頌然為天柱地維而獨是馮與薛則步武相後先不若顧高之百里並興為尤盛耳曰如是則辨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六

之精而擇之審宜壹軌於中行而毋少偏矣乃其流則變而為李膺范滂之徒至于朋黨禍成而衣冠塗炭卒以亡國是宗文成者固有弊宗東林者亦不為無弊何也曰朋黨之故予所謂歐陽氏言之甚辨者是已今觀其論朋黨及唐六臣傳皆言亡國之禍由於小人挾朋黨之說譬君子以欺其君而非由君子所致斯言蓋今古一轍奚待余言哉若謂李膺范滂輩為東林之學之弊余又何能以無辨也夫性善不可見而四端可見如忠君愛國為惻隱以忠愛故而不能側足小人之門呈身非類之族為羞惡辭讓是非若無善無惡則有統同而無廉隅即顏山農所為專致力于仁體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山農以其術惑天下究且無羞惡無辭讓無是非而其所為仁體者亦且立虛渺茫頑鈍麻木正以成其大不仁而無復忠君愛國怵惕惻隱之真性是其于文成猶鬼谷

門下之蘇荀卿門下之李斯也即文成孰料其至於是而無善無惡之說既倡雖欲不至是而不可得夫然後知東林性善之旨為無弊也性善發於孟子孰不謂老生常談然自無善無惡之說熾行之後忽拈此二字以正告天下遂登乎有迴瀾障川之功所以薰而習之者知夫忠孝名節之為善而毀閑裂檢之為不善善者之為性而不善者之非性於是威不怵利不誘生死不顧而期以直達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斯膺滂之徒所以接迹而起也然忠憲臨難貽書華鳳超曰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或謂此謙詞耳烏有性學若忠憲而區區負氣尚節如元禮孟博云爾者愚則謂狂狷之視中行學問品格有二而性善無二為胡廣馮道即竊附于中行而實墮為小人為元禮孟博即不得為中行而不失為狂狷安見忠憲之中行為性學膺滂之為狂狷而不為小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七

人者偏非性學乎是故東林之中有以涵養兼氣節者有純任氣節者而均之其為性善為無弊明矣曰如是則東林宜有君子而無小人乃胡廣馮道之徒亦或不免何也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語性善之同即古今之遙可以收之於同聲同氣之列語氣稟習俗之異即家庭之近而不無舛錯不齊之倫如卞壺之二子一門殉節父子同也異則有父擊韓嫣而子降匈奴如李椒李陵者矣江萬里之弟萬頃以罵賊支解兄弟同也異則有兄歸漢室而弟仕偽朝如諸葛亮諸葛瑾者矣魏徵之後有魏謩祖孫之直諫同也異則荀淑之後有荀彧韓琦之後有侂冑裔祖其能逆料之乎陳瓚之家有文龍叔姪之精忠同也異則王導之家有王敦柳玘之家有柳璨宗族其能預制之乎抑非獨此蘇蕙或變而為茅百鍊或化而為柔如伍被諫淮南而卒與反謀沈文阿抗霸先而終

投陳室其人蓋往往不乏是一人之身且前後改觀一事之跡亦初終各異乃必欲盡千百里外之交游徒黨惟我是聽而無一二之敗羣不亦難歟且今之致疑於君子小人之雜者謂假道學之貽詬士林耳夫假道學不待攻東林者言東林先已慮之甚久而防之甚嚴也邵文莊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端文嘆其深遠而涇凡先生則謂今人講學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蓋道高尺者魔高丈入我門者壞我法諸君子方且累唏三嘆蹙於勢之無可如何而急欲以登壇提命者願天下之盡為真而無事乎假人乃因東林之不幸有假而概議其真豈所謂有過中求無過耶如必求其過則熱腸輕信所謂不知人之蔽諸君子亦誠有之然古之號知人者無如蘇老泉之於王荆公要亦荆公蓬首垢面不近人情故因其太矯而卜其險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九

若欺誑東林之輩則言論動作必求似乎東林之所為我忠信彼亦忠信我廉潔彼亦廉潔我謙何事彼亦謙何事我讀何書彼亦讀何書此雖絕識如眉山亦恐墮其雲霧中而況識蓋遜此一等有不至如歐陽之延譽荆公趙鼎之游楊逆檜者哉而亦可以株連移坐否耶故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曰如是則東林信無可訾而或又疑其空言而無用與拘俗而可厭何也曰觀林公平華道南祠記及愚序謂東林有三大功則非無用明已而今且申言之如昔人議南來道學之腐嘗謂金人入寇正不知楊龜山坐在何處愚謂天心之悔禍不早朝廷之信任不篤即李綱趙鼎坐在何書帥府卒不能清蠻帳以還二帝之車而獨責龜山可乎且學未有不講而能致用者如綱於七十餘日間為中興名相而彼則嘗以易春秋疑義與吳元中許崧老輩反覆辨難其亦以是而唯綱

為無用可乎至拘俗之說愚尤見其不然夫手容恭足容重之類乃孟子踐形之教非道學創為之而可厭也如不喫茶不觀畫昔人已辨程子無是言抑學者亦未有沾沾從事於喫茶觀畫之間便以為雅人深致而不可厭也凡人之足厭者為其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耳若講學諸公在萬泰天崇之間皆侃侃嶽嶽不滅魏徵張九齡之儔而識者延望丰采方謂鄭公之斌媚復出曲江之風度如生譬之論詩正如古人所云遠猶辰告更韻於楊柳依依之什而今乃等之為厭棄之物斯何說也夫人情之與厭反者愛敬感頌而已可愛莫若晉人風流而陶靖節曰疑義相與析則講學之詩也可敬莫若方孝孺十族之誅楊椒山見殺鄒南阜廷杖而三公則皆以講學起家也可感莫若王陽明之功一奮而撲寧庶人之變俾宗社易危為安生靈轉戚為喜貽福孰甚而陽明則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九

身講學人也可頌莫若李崆峒之文孫文介稱其掃塵習追古道山泉激發刁斗精明品格在韓柳間而崆峒則又常與吾邑邵文莊公講學許下嗚呼吾孔子講學一言醴醴千百世魁奇倣儻之人物亦復何限而或者以可厭相譏此非無所用心之昏愚即閒居為不善之桀黠而已矣雖然厭道學之拘俗以為不便於任情恣臆而逃之其弊猶易知也厭道學之平常以為無關於了生死徹性命而逃之其弊則難知也今天下此弊亦披猖矣夫顧高諸先生嚴心學性學之辨又常與管公東溟錢公漸庵輩力排佛學之非而今日吾黨之士必望而羣附焉則何為者況其弊又有不止於此昔人問羅盱江曰何為異端盱江曰今日秀才們便是孔子之異端今日和尚們便是佛之異端試問吾黨之逃孺歸佛者果能斷緣息想六根圓通以證性耶果能平等無諍忍辱行持以

待人耶果能六度萬行隨順無礙以濟眾生果能體取無生了本無速以究生死耶能如是庶不負此一逃若猶未也則是以和尚易秀才既為孔子之異端以假禪學易假道學恐又將為佛氏之異端嗟嗟何如亟反初服以守吾東林之教之為愈乎

兩東林辨

嚴毅

吾邑兩東林其可徵有三東林據遺曰龜山先生書院久廢隆萬間有庠長盛君盤銳圖興復具呈請之耿宗師宗師嘉允下其事於諸生僉謂以僧區言則保安本也東林支也馮擇賢錫山志大各有所隸故城內東林菴名保以書院言則城東之東林本也保安寺下院以為保安之所統也一徵也孫少宰柏潭先生東林菴紀略曰考邑志龜山講誦故在東林禪院右偏而王文成所記東林書院在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此則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與弓河之東林相去遼絕二徵也高先生撰顧端文公行狀略曰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為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曰不果則文莊講學止在保安東林矣三徵也由是觀之兩東林不可得而混也然歷觀諸序記中在文莊之東林而或援龜山以為重在端文修復之東林而或援文莊以為重毋乃近於誣歟曰非也援龜山者示嚮往也援文莊者推先志也地固不可混而同道尤不可析而異也然則道不擇地今夫保安之東林其亦可以初為初而旅春秋釋菜之儀歟曰非也營洛告豐祭川先河典有訓矣苟支與本並建譬支子不祭之謂何是故子欲明兩東林之辨正以表此一東林之為重也

重建東林書院麗澤堂上梁文

鄒期楨

伏以往哲匪遐關宮牆而勤仰止後學有待啟壇宇以示周行朝誦夕莛只了師儒本分吟風弄月豈沾朝市穢塵惟知植名教之防閑何意選奸邪之摧折緬懷涇里痛惜城南嗣前人幾泯之音實後人莫諉之責幸明主表章為亟旨煥中天而當事振舉惟勤風行遐壤茲有書儒吳某及諸賢後裔某等或接先賢之衣鉢起其墜而維其衰或承先世之箕裘繼其志而述其事萃同方合志之伍首倡於前因得聲應氣求之羣協助於後撫東林荒址尋書院遺規未議依庸先圖麗澤文筆千尋聳長虹而朝拱春城百堦帶吉水以迴環箭流引二泉而儲秀源源活水之逢錫麓擁九峰以呈祥隱隱東山之望睇無鳥革翬飛之雄構以壯巨觀亦有土階茨蓋之微規聊存舊貫是蓋道不墜地文未喪天以故復見天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心泰旋地軸道南祠香火幾冷仍看裊裊春風燕居廟磬嚮久沉再聽鏗鏗明月杏樹存寸餘萌蘖他年應復成林碑文理萬丈光芒今日還驚射斗禮為門義為路往來三益之朋左於圖右於史俯仰千秋之友羹牆寤寐先賢精爽如存切嗟琢磨未學依歸有託敬抒拙咏以寄遐悵

東 雲旌擁日麗晴空從今掃盡人心翳萬里乾坤一鏡中
南 天光雲影一溪涵離明照徹無今古鼎立三才許獨參
西 塔高直與斗山齊危微介處嚴毫末咫尺虞廷永不迷
北 遙望祥雲拱斗極化日悠悠帝力忘春風沂水從游息
上 數仞宮牆今古仰懸崖直上如等閒當仁由己無庸讓
下 潛底一聲聽半夜春來生意滿乾坤瞬息無皇暇
伏願上梁之後德自成鄰文常會友聞已過道人善勿虛講習之

功謹庸行信庸言直致中和之極此日今還再乃益信之當年道
果南良非虛語近則嗣本朝諸先輩之血脈遠則追有宋五大儒
之淵源蒲團淬困勉勤修務欲及泉成掘井節杖肩聖神重擔令
無虧實借為山函丈無慮定來作者朱絃未絕必遇知音慶聖道
大明於熙朝快儒風丕振於奕世

修東林書院識言 雍正辛亥

江日容

東林書院創於宋盛於明修復於我

朝歷攷前記廢興之故詳矣顧自康熙甲戌迄今幾四十年其間
雖累次續修而不久輒壞余乃捐俸鳩工為葺新之知自茲以往
既修者不能久而不壞而既壞者亦必有人繼起而修之東林庶
渙然不朽也然東林之不朽有朽乎東林者在耳昔龜山先生
之學源本程氏直衍洙泗之傳故道南祠俎豆千秋而嗣後如顧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端文公高忠憲公大開講會固皆能以其身步武前賢羽翼聖道
者也是以遺變構難東林遺址蕩然而曠世相感卒使規制復如
其舊於此見人心人性之同而實則顧高諸公之精神命脈百世
不磨滅者默有以啟之蓋思其人不忍泯其澤故諸公不以東林
重東林乃以諸公永也今者望門而入堂構秩然幸東林之不朽
必追續其所以不朽者而後為無負於東林余愧鈍拙搜於世故
未獲仰企前賢萬一而樸誠自守恒不敢為欺已欺人之事讀院
規讀高子遺書恍然教我而深望都人士之來遊於此者弘麗澤
之功釋依庸之義以東林之學為其學將東林之人即其人後先
輝映余今日之修葺其為之嗚矢平故於工竣之日敢識數言為
他日券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七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八

文翰四詩

波東林信和詩不下五百首珠玉陸離幾有美不勝收之憾
陸因追憶先子若谷公潛心詩學所著可與詩吟瑣珍賞
當手批東林信和詩示陸輩曰諸公詩或詞華典勝或氣體
高古洋平一明之然以簡澹清而嫌其少苦或志乘太
宜其繁蓋志者志諸賢之理學氣節也故詩之有調理學者
可無錄焉汝曹誌之可以俟後之君子陸詞華典勝氣體高古均
訂之并識先子此誠可以編次東林諸什矣爰依此例而添
之語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楊時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颺颺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
其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
舜趾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減貧賤豈吾羞
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十一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
駕焉勿徬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
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游
異趨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
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
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憶東林精舍寄示華生雲

邵寶

東林寺裏舊書堂三十年來野草荒百疇未忘初鳥韻一枝猶剩
晚柑香山懷龍阜神俱遠水問梅村脈故長寄語雲生為磨石客
中新記已成章

東林書院占得東字

盛肇

吾道南來只在東山居徙倚水雲中雲開青嶂峰當筆水落銀河

月是弓揚子談經還有地生公說法總歸空江門慰藉天臺諸子
載斯文感興同

和韻

王問

蓮蓉湖上錫城東舊是先生講學宮性善已聞推孟子道明端爲
闡中庸春生絳幄橫經坐寒壓橋門立雪從遺址久蕪今復振令
人千載仰高風

和韻

秦梁

龜山講學郭門東野蔓荒烟鬱歆宮卻怪空門崇異教祇令吾輩
想高風濂溪水淨蓮花茂伊洛春生雪色融興復斯文在今日精
廬先葺樾林中

和韻

王業

道在南兮亦在東萬方民物性相同修文德易銷羣敵主敬功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九

二

格九重十八年來虛夜月二三門下領春風周流孔轍原無定俎
豆於今只學宮

和韻

馬一龍

渺兮乾坤孰異同祇將吾道問窮通地靈人傑逢時起奎璧圖書
在此中谿徑百年歸幻迹門墻今日振家風叢林賸復儒林舊雲
樹森森箭水東

和韻

孫世熙

昔年遺址在江東千載猶存伊洛風魚躍鳶飛常日在行雲流水
總心融天花散雨霏林外壇杏含春入坐中選勝是誰能繼往斯
文興起屬羣公

東林書院成追憶先子

盛淳

先子敷玄門下士追稱文玄子好古博學文章行誼卓然

於時爲四方名公所器重會耿宗師倡明斯道先子黽勉
以從因念吾錫東林爲楊龜山先生講學處遂圖修復於
隆慶丁卯萬曆癸酉兩具呈學院蒙批允行將會同志鳩
工聚材斲竣厥業不幸於戊寅之三月先子卽世修復雅
意竟成虛願能無埃後之君子乎垂三十年甲辰顧涇陽
高景逸諸縉紳先生迺緣未就之緒經紀其成左復道南
祠右建堂羣賢時至遠近交集而龜山講學之風復振一
如先子所志焉九原有知良足慰已聊次東字韻以叙今
昔廢興之感云

道南遺澤在茲東先子殷勤覓往蹤遠控江門盟主定近邀朋輩
衆心同文壇尙爾疑殘雪講席依然振古風莫謂數奇功未就倡
之必和在羣公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三

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原韻 萬曆甲辰 顧允成

此日今還得重明耀扶桑厥初赤子心懸象並穹蒼無端浮雲過
翳卻杲杲光努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陽理欲判危微規矩成圓方
塵埃去復集真氣消鍼芒日新又日新何用而不臧性非猶杞柳
仁義寧賊戕無爲彼教惑吾道擲樵樵大哉義孔易洗心密退藏
不效淺薄子爭妍等羣芳天地人鼎立至大亦至剛欲仁斯仁至
安所庸徬徨先生旣南來道脈東林長守先與待後涉此如康莊
念我踰五十徒慙闇然章從前所縈絆不脫名利場何當一奮躍
藩決失羸羊日知其所亡月能幸無忘果能此道矣愚柔必明強
浩渺重溟波一葦自堪航流光不相貸迅速轉無常朝聞夕死可
仁者壽不亡苟非及時勉老至空悲傷中行未易幾必也猶與狂

東林新復龜山先生祠堂會講二首

許世卿

宋世儒風舊明時祠廟新虛堂開講席廣坐集名人見徹玄機洩
談深道脈真淺衷慙妙悟空負彼諄諄

道以多言晦知從無障新試看傾耳者豈盡會心人口說都成假
躬行却是真未能諳道味藐藐聽諄諄

讀東林社中齊景公有馬千駟章講義偶成 許世卿

古來曾見幾賢豪獨有夷齊一餓高扣馬孟津披胆諫辭封孤竹
潔身逃一時生死窺探破萬古綱常整頓牢誰羨景公千駟富秦
山應不比鴻毛

癸丑至日麗澤堂卽事 十三首

錢一本

吳叔美邀予講易東林匝月始竟予以十一月六日至又
四月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之因為詩示學者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四

關之義

切憫曾不畏霜嚴況復長隨一線添涉世未虛都是坎礙躬無柄
復何謙蒙泉涓滴貞初筮孚鶴和鳴慎考占千載後先今券合閉
關時義好常拈

卽心卽學懷師嚴毫髮無容自外添遇雨獨行爲夫夫逢川必涉
是謙謙同人有笑俱蘭臭觀我無生盡瞽占七日天行唯當念雷
聲夜夜爲人拈

子夜先幾甚有嚴深根那畏雪交添一陽此日初來復千古同然
更好謙人道自兼天地道易占久混郭京占篋翁檐上原無得聊
爲伊川戲一拈

寒極陽生輒解嚴化工生意若爲添復關有閉方成豫剝宅能安
亦用謙荆棘芝蘭俱自樹禎祥妖孽不著占一堂和氣爲真易爻

象無勞屑屑拈

義畫無文示象嚴文周爻象並非添天如浸水由衷訟地亦旋山
向裏謙興至互賡刪後韻靜餘全露畫前占人間醬詎知多少覆
不成功便枉拈

一園獨義敢無嚴子半回生法不添莫向天行觀剝復當於己意
燭欺謙深心步步開貞卜快口言言入妄占此日得來真不再一
番新在一番拈

理欲天人介甚嚴消來是滅長非添澤唯辨下爲知履山必忘高
始到謙動變滿前都得象居安無在不成占盤旋註脚何時了我
欲忘言盡弗拈

舞雩三兩豈弛嚴定性何人受滅添學不顏兮俱遠復狂如點也
是知謙請研屯馬離牛變更考需雲睽而占到不省方纔入手任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五

從拈與不爲拈

伯誠温克叔尤嚴樂玩精神似日添兄弟氣求孚兩兌游揚雪立
服三謙地雷合順天雷動伊洛同符河洛占宋教獨隆今亦盛一
班恭爲大明拈

冥爻默象靜莊嚴舊見捐除新意添無首羣龍更出震不盈大地
盡流謙足常步目隨時合主必還家至日占十八變成歸五十能
無大過始真拈

門戶譏呵厲禁嚴箴規藥石願加添玄黃酣戰故多剝好惡難平
亦少謙無妄每驚牛膏兆中孚永喜鶴鳴占只將此事終吾老任
有花枝不再拈

四聖精神針芥嚴不容滲漏不容添家人咸履同人益小畜恒需
大畜謙隘陋終非爲腹訣退藏纔是洗心占圓圈生意無窮已夢

裏惺惺也自拈

六合瀾漫一息嚴卷時似減放時添一天星斗名真賈萬古心胸
號至謙立象原成君子務生耆那為小人占鏡花水月非無在脚
未能撩手莫拈

至後七日聽啟新年兄講易奉和次韻二首 史孟麟

霜威慄慄怯冬嚴律轉寒灰煖氣添動不以天終用妄止無實地
豈成謙眼明自識著前象心密寧須變後占誰是太和三十六宮
宮春色待君拈

聲臭都無指視嚴行生在在幾會添化成觀愧人文賈善世勞慚
君子謙元達乾坤寧俟畫形知上下始能占往來消息還誰識且
向韋編信手拈

和錢啟新先生麗澤堂卽事十首 葉茂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木

談經不覺曉霜嚴濟濟朋來樂事添教闡先天蒙自解功開來學
履彌謙乾坤開卷深深玩既未從頭細細占况遇閉關元始復願
隨陽長及時拈及時二字本易文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時于時于
不再來願與同志者易之自註
學易須知獨體嚴性中無減亦無添一私未淨還宜損萬有兼收
又貴謙屋漏有虧非實際影袞無愧是心占從今悟得閑邪法靜
閉玄關自在拈
陰老祁寒不久嚴微陽脈脈漸加添天行既滿難更益神理陰培
定屬謙泰華不辭拳石小藟蕘亦備聖人占量如滄海常虛納萬
壑爭歸任汝拈
密密重陰令正嚴一陽生意暗中添人心消長須休復造化推移
亦用謙庭草未春還歛翠野梅逢臘已堪占床頭一卷先天易閒
與涪翁對雪拈

酒力驅寒漸解嚴一般春意滿懷添折梅見鬼堪觀象野老村童
尚識謙河上有圖勤把玩畫前無事杏難占相期說到忘言處日
擊曇花帶笑拈

獨坐虛齋內省嚴本來無物強加添常愁涉世多遭蹇不道持盈
貴守謙逐逐徒勞休咎想憧憧在問吉凶占不如拋卻還無極嚴
子灘頭把釣拈

寒宵默坐漏聲嚴活潑真機靜裏添四聖併參方備易六爻全吉
獨歸謙道窺元始天心見管測飛灰地脈占俯仰兩問求不愧須
將爻象反身拈

舜跖初分一髮嚴利根芟去善苗添學顏苦卓憂方解似旦多才
禮更謙莫放緊關開別寶只從丹府覓靈占乾坤鼎立非容易百
尺竿頭努力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七

講席初開冷乍嚴笑將春服傍冬添圖書共闡人文賈童冠相隨
禮數謙竟日欣霑時雨化一時遙應德星占清朝林下真堪賞漫
把金鑪寶象拈
動物惟誠最緊嚴如消冰雪水平添常懷掛劔交徐信莫假温恭
下士謙鶴在陰鳴聲自和豚從孚格理宜占心真感應如影響好
把中文仔細拈謙中孚卦有感 自註
按先生和麗澤堂卽事凡三刻此則最後改定存為十首者
故與點朱餘咏所刻小異詳獻謹誌
和韻 高攀龍
風懷寒空天地嚴雷聲半夜一陽添相期勝友為休復更矢虛中
受益謙百慮已從歸處盡一元只在動中占人人自有圓圍在此
日先生為一拈
和韻三首 張大受

伊席高談立雪嚴紅爐點後若為添六陰盡處堪觀復一線生時
得益謙妙脫陳筌非墨守直探玄奧是心占先生象像惺千古好
其吾儕細細拈

師無常住得心嚴腔子寧容一物添嘿握三才機在震微參四聖
柄由謙持危履虎防川涉體健乾龍動吉占學易數年無大過憑
君五十為人拈

易簡功夫屋漏嚴滿前爻畫更何添天時無往而不復人道惡盈
而好謙爐扇忘年心上易筠簾垂肆象先占雨花滿却阜比座且
自焚香任意拈

和韻二首

安希范

寒衝孤棹氣方嚴入坐陽和頓覺添誼重師資真聚萃年忘少長
各鳴謙乾坤欲發千秋秘亥子先開七日占自恨阜比泰侍晚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八

前妙義乞重拈

潔淨精微易教嚴紛紛未免畫蛇添童蒙初筮真求益先覺無勞
過白謙一念慊欺應有辨六爻凶吉莫徒占不知未畫羲皇意當
下何如信手拈

和韻五首

劉元珍

宇宙堅寧氣自嚴一陽來復本無添澄心无妄還須震受益同人
利用謙未悟畫前原有易誰知言下吉先占庖犧秘訣今全剖到
處圖書信手拈

閉關明訓慄霜嚴獨復何須管氣添霹靂一聲來自巽豪雄萬事
總歸謙當風勁節尤防晚入土靈根好自占靜對哲人餘愧作六
爻符義為誰拈

陰陽消長界長嚴亥子先天不用添迷復有災輸未濟得輿攸往

更崇謙從來庚甲隨時轉到底乾坤有吉占造化不尸傾否力微
茫一線任人拈剝復吟

地撼山搖戒烟嚴返觀無事復何添已從羨里尋遺跡更向韋編
筮福謙折盡老梅春自到射餘雛鳥氣先占紛紛過眼吾何有碩
果甘來喜自拈

聞道明夷入室嚴卻從睽處得朋添閑家那得成如吉遇巷猶疑
枉道謙矢口嘻嘻毋失節懸弧張說自相占離中兌巽從高下有
物交關不二拈合詠家人

和韻四首

鄒期楨

從來易旨最精嚴俗學難將臆見添久悔斯文應有復直擔吾道
可容謙庖犧須向畫前晤凶吉還於念裏占試取諸家相較勘先
天玄奧屬誰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九

動幾活潑靜方嚴動靜交修學日添三月不違非遠復數年無過
見真謙誰言善易休論易須識心占是玩占領略先生觀象訣乾
坤何處不堪拈

阜比講論正冬嚴環聽橋門日日添白簡舊持曾蹇蹇先生以抗
云韋編新絕尚謙謙語爻默象時時易修吉違凶事事占認得乾
坤真面目天根月窟任君拈

朝來感發令方嚴聽得潛雷線已添始信天開真在子亦知陽進
本由謙文周孔義皆義畫悔吝凶爻盡吉占三十六宮搬弄熟超
超玄筮目前拈

和韻二首

鄒期相

潛底雷聲一震嚴俄傳畫漏線旋添吉先始信幾由動益處還知
道本謙圖書以前原有易卦爻之外豈無占千言萬語縱橫說觀

着天根匪浪拈

身心體段向來嚴講易功夫今更添易理須臾當龜龜斯文千古
在謙謙吉凶悔吝皆由動象象爻辭總示占透得先天消息後乾

坤只當一丸拈

和韻二首

吳桂森

消長機緘既孔嚴箇中着力更須添天心可見惟來復地道能行
只一謙指出畫前元有象會來言下盡成占從今得扶義皇秘易
簡工夫處處拈

讀易三更夜氣嚴星星活火地爐添望洋海若驚師有仰止山高
得友謙月色中庭言外象梅香一點眼前占義皇意思憑君看莫
負天花滿座拈

和韻

張雲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十

四聖圖書示象嚴紛紛蛇足不須添剝終乾果從根復艮止坤輿
豈貌謙商不出途羣動息后無遠省只心占常將此意從容玩未
畫玄機恍惚拈

和韻

華貞元

丈夫何日不霜嚴但怕今朝負綫添既得介心成地豫還將實意
證山謙斯文一脉憑誰續吾道千年就此占舉比塵揮霏玉屑赴
緣早向箇中拈

和韻四首

黃廣

歲晏談經雪色嚴喜逢長至日初添一陽葭管天還復三絕韋編
聖亦謙鳴和鶴陰言下合飛潛龍德象中占聲聞轉覺如河漢那
得泰前自在拈

語泰太極自精嚴千古憂心一畫添開國有功唯蹇蹇持身無咎

是謙謙貞元每向先天覓剝復還從子夜占愧我閉關疑未質且
將根窟靜中拈

羨畫無文一字嚴天心欲洩衆爻添崇謙氣脈剛成復克復工夫
總是謙河洛有靈憑世解竊龍無意任人占管窺不及千秋訣敢
乞筮蹄日日拈

誰人識得自心嚴名義津津問學添半世綸巾唯好避三冬杏席
見鳴謙朝懸秘笈由心悟夕啟藏書與衆占大道古來無捉摸從
今指點可常拈

和韻

錢學禮

今人寬處古人嚴一日工夫一日添原始閉關方有復要終伐邑
乃成謙爻爻會變還非易念念先幾纔得占洗到退藏真是密却
將何義向人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十一

季春既望東林聽講後用鹿游翁韻代講者述意

許世卿

後生懵懵未聞道先覺應須一傾倒大學規模極治平小學工夫
筆灑掃講壇講帳非潦草同盟同社言歸好楊柳風來梧月皓高
談細吐胸中抱朋來遠方投鑄造誨行不倦何知老指與真心令
自保揭出倫常令自討大公一念達旻昊矻矻孜孜嫌未早聚樂
能無求友生人當試聽嚶鳴鳥

東林習靜有感

劉元珍

三窟經營計獨周誰知身世一浮鷗蒼桑迭換須臾景舜跡初分
萬古憂看到盡頭機自息證通來脈體全休人人共有真歸宿何
事紛紜角斗牛

同諸公集東林送吳叔美丈北對大廷二首

高攀龍

從入新年飛雪頻東林今日酒堪親未舒柳葉須經月欲放梅花更淡句我向白雲尋孔樂君趨丹陛紀王春渭城一曲勤相勸落日寒風此味真

同心樂聚豈嫌頻信有人間道義親散步吟詩會累夜閉關讀易動彌旬君趨北關瞻堯日我向東林樂點春把酒莫辭今夕醉寒風淒雪此情真

答東林諸先生原韻 一首

吳桂森

數載追隨未覺頻無端暫別憶常親遙天孤影歸何日故苑嘔嗚隔幾句半粒難忘真率味三盃自醉太和春他鄉此去時回首為望東林一脈真

濁酒時呼莫怪頻天涯分手暫相親韶華轉眼難今日歲序催人近隔旬席上清吟風雅意燈前細語畫中春殷勤密訂千秋約此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三

際交情味更真

麗澤堂紀事與同志共勗之

鄒期楨

萬古弦歌地良朋快盞簪交從淡處久義向靜中參風煖鳥聲悅晴曛草色酣吾徒名教樂雅不在雙柑

東林坐雨

鄒期楨

一番涼雨過四野響蟲聲天際火雲薄樓頭秋思深忽驚薈飲冷頓覺葛衣輕夜讀久疎矣呼童拭短檠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十首

高攀龍

東林廿載各成翁興廢存亡似夢中惟有門前楊柳月清光無恙轉春風

相看種木已成林愈歷水霜氣愈沈屈指同遊二 三子各須自種不測心

滿目蒿萊三徑荒秋豈吟處舊升堂黨人未死傾葵藿一飯君恩不可忘

擬栽杞菊廣除中修竹寒梅也不窮試問詩人堪涕處何如杜甫玉華宮

有成有毀是真詮大運誰能免聖賢倏忽古今成幻迹現前不動只青天

幽人生計是雲烟蕩掃樂樂屏俗緣大道甚夷無一事凡心着處總成愆

浩蕩乾坤到處安孰為私舍孰為官但教安宅能無曠秩秩斯干本自完

竹徑茅齋此日居簾梢刺欲教祛白雲片片溪流靜黃鳥聲聲樹影疎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三

城頭曾築小方臺四望長空萬象恢今日荒墟惟草色春風依舊有情來

蕞爾東林萬古心道南祠畔白雲深縱令伐盡林間木一片平蕪也號林

按葉問適先生廢院詩嚴志未載而註云補刻至先生命屬誦耕先生和韻內有自註云詩亡則原倡之不可復得明矣延珍閣經畬先生撰先生行狀內亦止有世法遠與遺澤誠乾坤不毀只吾心之句又有惟有臺臺須保護片時傾圮即成愆之句噫先生之情見乎詞矣今先忠憲公諱先

過東林故墟有感次園翁葉老師韻 十首

鄒期楨

五湖烟艇遜思翁麟閣無心問畫工怪殺鴟鴞妬鸞鳳冥冥霄漢也難容

乾坤開闢此東林多少昏蒙起陸沉成毀不須悲倏忽當空皓月在人心

龜山舊址百年荒千聖精靈隔此堂徑里城南尋墜緒遺音在耳豈能忘

與廢都歸氣數中國匡厄蔡未為窮但須護得光明地海濶天空盡是宮

登壇第一戒言詮鐘磬聲中接古賢講席不須爭作報昭昭旭日麗青天

城隅片地絕風烟傍柳隨花借半椽試問世人皆欲殺菜根三寸有何愆

肉食誰扶廟社安暗維名義佐當官無端難起桓司馬不使宮牆寸瓦完

纔蒙訪落上徵車旋點青蠅一旦祛壇宇不妨誅削盡吾心原自有安居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古

使者承風毀講臺如逢兵燹修成灰祠前一杏依然好在好護遺根待後來

一過荒墟一愴心先賢遺澤繫思深喜逢日月重開霽紫氣西來照此林祠之毀月乙丑至丁卯林推魏成

丁卯元日謁道南祠懷高景逸先生

鄒期楨

每逢元日坐春風筮得行藏共折衷底事舍中來鵬鳥忽驚天外墮冥鴻董狐正論三朝憤孟博遺忠一網空謁罷先賢重惆悵友朋相對思何窮

元旦謁道南祠用去歲韻

鄒期楨

平地何人起颶風風恬白日見民衷從天霹靂驅饑虎徧野玄纁會隱鴻廣廈優游僑彥接淫祠蕩掃佞臣空古來問學皇王業遞衍淵源定未窮

同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詩以嘆之 吳應箕

同展道南祠而傷東林址東林何負國草色已及紀不見崔魏時金碧連雲起巍巍九千歲蓬蒿安所倚萬古此東林子無忘所始

同次尾作

顧 杲

秋陽暴東林巍然道南峙先帝重賢者折毀不及此講堂遂荒蕪斯道亦已矣小人素忠奸君子雜怒喜朝野學漸絕吾汝乃奮起

一二同心人往往隔千里春秋偶相過必求是非理庶幾化黨同他日能不倚悲風自南來衰草滿基址垣墉昔誰勤何以爲後死

已巳春得表章書院之旨志喜

鄒期楨

中天旭日照荒林洗盡乾坤一片陰千古斯文原不墜六經遺訓豈容侵春風恍惚當年鐸夜月重聽此日琴鼓吹休明在吾黨登壇須見聖賢心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古

直指祁公世培興復東林 二首 鄒期楨

勾吳片地峙乾坤飽食風霜道轉尊天上忽逢驄使至人問如見馬圖存堂開麗澤延三益壇表依庸示一源旭日中天紅鶴舞螭螭寂寂敢誰喧

桑田滄海事何常只有斯文萬古光三載表章膺特旨一朝興復荷巡方青天標出一輪月未學成瞻數仞牆無限教思須共飲可容奔逐利名場

吳叔美重建東林麗澤堂賦此志喜

劉士彬

葺廬仍葺舊青毡麗澤輝輝湛露鮮鳥革一朝欣向曉斯文千載復經天時過秦火經求壁道沐春風卦講乾爲問東林蒙卹者何如元祐洛中賢

復麗澤堂次劉東渠韻

鄒期楨

龜山傳下舊青毡千載依然日月鮮道喪五經遭烈火教明六字見光天羣居叅取惟敦復密地藏修在惕乾此是吾儕第一義可虞削伐遜前賢

答劉東渠韻一首

吳桂森

茹搆新成設舊毡昔年桃李色猶鮮寒灰再活絃歌地旭日重開禮樂天講習要尋言外意靜觀須復畫前乾羣飛鳥革無從睹寤寐羹墻見昔賢
色借青荷一葉毡南來遺意久逾鮮六虛解轉調元軸方寸能開不夜天長處默消回泰否闔中基關互坤乾千秋樞紐生豚莫把行藏判聖賢

道南祠靜坐

鄒期楨

薰風南至雨初收時有鶯聲隔院流閉戶焚香成獨坐了無一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五

到心頭

季純宿東林過歲

鄒期楨

爆竹聲催歲事忙那知閑處味偏長憐子垂老還多累羨爾隨緣不戀鄉兩袖春風新道宇半簾晴旭舊書窓祇因夙昔依歸在信宿相安一敝牀

讀廢院詩有感十首

薛采

天啟乙丑東林進六君子木主不肖隨高忠憲葉司空後肅衣冠拜奠未幾而書院毀彙旃世丈示所鐫廢院詩屈指往事愴焉追和

當時落落幾衰翁已愴斜陽不載中拜罷六賢旋削跡城隅畫角咽悲風
鳳不高岡鶴在林立朝丰骨戒浮沉試尋百折趨東力印取千秋

未死心

誰遣芳蘭九畹荒美人留影照空堂范金無術吟長句已觸危機莫肯忘是夏余有叟忠憲長歌曰甲相暴忌者欲贊之奄丁卯秋大病間猶海海不已未幾先帝登臺矣自註後同舞象龍城講院中鬚眉儼雅思無窮興亡百里悲同運數點寒烟半畝宮子十歲從郡會議各先正時丁未八月也丑寅間龍城幾議毀幸而不果

拈來一晒不堪詮漸愧餘波又後賢半壁長江弱於髮居然獨坐與回天弘光偏安區區猶修生部

黨碑屹屹比凌烟伊雜風流別有緣較昔龜山超一格皎然出處總無愆東林先輩始終無受要人牢籠者

鷗鳥機忘也不安盡憑羅織博高官東林已作危巢破羽族何心問卯完當時合下見得如是

一片空明映水居菜蔬發倩誰祛同文柴市吾師語廿載盟心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七

兩不疎張本蓋師直以柴市自矢即甲申讞也撒手人人萬仞臺胸襟端自講壇恢如今拾礫存先德髣髴逍遙曳杖來

孔林傳得易前心勿畏投林苦不深萬壑千巖拱吳地迥從霄漢辨瑤林

追和高忠憲公先生東林廢院詩原韻十首 宋之普

寤寐生平仰若翁於今問道正吳中如何壇坫遺墟落誰砥流風入道風

蕞爾荒祠道德林飛甍畫棟並銷沉雖然滿目榛蕪淚無限斯人萬古心

道南祠下暮雲荒三十年前舊講堂祭器威儀猶彷彿率由何以不愆忘

不愆忘

重尋講事羽書中兕虎猶疑吾道窮雲構初成新氣象嚴瞻何減
舊時宮

忠憲遺書著道詮聿新梁木仗高賢阿咸不僻竹林興衛道精心
可問天

日觀練影見江烟符剖道鄉真勝緣何若修明方不負踰臨對面
節過愆

漢家黨錮沸長安書院戈矛到宦官在昔平蕪心寄久於今翰
報粗完

歸然廟貌又燕居平旦齋心鄙吝祛相對光天多靜侶微雲河漢
樹烟疎

道岸先登百尺臺維時天地自恢恢只今數畝荒烟裏日有儒流
結駟來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六

陽回七日見天心絳席重開麗澤深門外擬栽桃李樹東風花發
又春林

乙未新復燕居廟成敬和忠憲先師廢院詩呈高學憲十首
秦鏞

龜山嫡派紫陽翁脈演梁溪日再中三十年來興廢事道南祠畔
轉春風道統

昔年朝士惡東林世道凌夷遂陸沉一畝故宮今尚在誰人認取
不凋心朝局

憶昔門牆廣八荒先人舊學早升堂自從點瑟音中絕遺訓書紳
未忍忘師傳

一片蒿萊廢院中傳來薪火正無窮得其門入如觀海不可階升
此宮廢院

麗澤堂中演聖詮歸然遺構仰前賢劫灰未燼看來復消息無多
只問天志喜

四郊多警足烽烟一卷義文好作緣再得草廬逢此日願相糾纏
與繩愆交勉

浮海居夷到處安只緣主宰是心官要知名教無成毀破碎乾坤
節自完諸賢

儒門淡泊自堪居異學紛紜且未祛絕愛比鄰禪院靜門前車馬
到來疎異學

燕居不日擬靈臺惟有依庸尙未恢千古同心應不少但能繼往
自開來頌美 總往開 來頌學憲也

喜看新構轉傷心試望城頭草色深遺老並隨風月盡只今誰是
舊東林志慨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七

追和忠憲先師東林廢院十咏為彙翁表兄復建燕居廟賦
十首 黃家舒

得失何須問塞翁斯文興廢轉輪中誰知滄海揚塵後復見當年
俎豆風

封章朝奏夕投林臯比區區挽陸沉豈為清流爭月旦一絲九鼎
障瀾心

負笈登龍半八荒天家麟鳳早升堂傷心柴市啼鴉血獨向傳衣
記不忘

偽禁刊除日再中立黃龍戰已途窮草深白鹿猶留祠禾黍蕭條
畏故宮

寶錄難將救劫詮黨碑稽首禮名賢景仁君實如無恙應柱東南
半壁天

靈光石室化飛烟魚腹君恩托後緣急難還憑豫章守破巢危卵
幸無愆

升階肅肅步趨安舊日威儀嘆漢官領取同游後獨句九原翹首
紀天完忠憲未刻遺書有天完集
皆錄歷代能義士自注

清波古堞映幽居道服橫經好攬祛不借春風種桃李數竿修竹
伴蕭疎

厥祠行宮盡廢臺始知天網本恢恢道南遺築今如昔彪虎兒孫
掩面來

開來繼往孰同心家學淵源佩服深步兵不死阿威在肯但風流
比竹林

東林廢院詩和韻 十首 鄭敷教
端居識得主人翁未墜斯文慘愴中不為等閒耽唱和一般拈出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辛
舊家風
裴裴冠劍蹈山林文獻中州未陸沉祖禰不祧千載位兒孫猶識

九原心
忍見苗裔是處荒唯陽嶽麓一空堂從教剗削門庭限定性書中

說兩忘
十二樓頭明月中瓣香片片未應窮應知風雨黃昏後收拾塵心

到故宮
石鼓無聲妙不詮相逢班草坐諸賢高山流水遺魂在辜負西風

立雪天
一線清流一縷烟書麟絕筆悟因緣黨人死去留元氣不怨君王

禮數愆
此心危處向誰安役役行休物亂官大好樓臺圖畫裏先生薪木

未全完

猶有聞知近聖居苦碑荒溼蓑衣祛尋嘗樂地塵緣外歌咏春風
次第疎

冷寂三簷舊講臺網羅今古尚恢恢實亡名在知與復此道人圓
無去來

今日方知上古心星源直接見遷深千秋興廢渾閒事莫漫新詩
把入林

和韻 十首 周茂蘭
身經離亂忽成翁不負平生只此中人物衣冠都改舊猶存廢院

仰高風
淵源理學著東林北面清池身不沉歷盡繁霜風雪後方知勁節

歲寒心忠憲被逐投池氣絕
不作自註後同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三
著處烽烟學業荒何如舊址肯斯堂人趨熱艷遺風遠二百年來

恩竟忘
輿廢存亡在塚中蕭然四壁不愁窮雞鳴漏盡披衣起猶憶先朝

待學宮余在都門得
與幸學大典
空談忠孝豈言詮身荷綱常賴大賢自古丹心留汗史長隨旭日

麗中天
悠悠獨坐對蒼烟瘴境消融近道緣但教子孫能率舊總然干祿

也無愆
閒看車馬逐長安巖穴何曾見棄官壯士每從名利失古來貞操

幾人完
市廛宜避卜山居竹望高人共執祛戴笠荷鋤今日事詩書筆硯

自生疎

當年會講聚樓臺前折規模何日恢荒草殘林堪涕泣山間惟有
白雲來
復來七日見天心陰盡陽回氣自深一旦鳳凰香漢舞梧桐生意
鬱成林

和韻六首

葉光輔

鳳拔龍超羨此翁清標熟讀父書中忠憲行狀爲先可空自慚不
手筆自註後同
及門前柳曾侍先生列下風余生晚未
識忠憲
盛衰興廢一寰中痛哭岐途處處窮碑橫人去後傳言是處
有深宮

平林分得一溪烟不向塵埃締世緣心地孤明如皎月也無功績
也無愆
年來無夢到長安肯羨吳儂作熱官寂寂草堂深閉後一編玄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圭

註初完
塵勞應不到山居鳥弄庭花草自祛風過松吟濤勢起雨餘竹靜
鳳來疎
從來不死是人心十首騷詞唱和深麟院詩爲先可寄語斯文後
空借韻今亡矣
死者良知不昧卽東林

和韻十首

秦坊

講堂遺址儼文翁廿載荒荆細雨中悵望關河非往蹟欣逢俎豆
舊清風
燕居初建擬儒林百代威儀嘆陸沉何幸再扶梁木起兩楹餘奠
唱同心
泱紀經營一旦荒高山企仰僅空堂魯恭廢宅聞絲竹冠劍依稀
敢盡忘

午過難言日再中狂飈吹影逝無窮一絲倘得扶輪轉日觀依然
聳岱宮

六經風雨失真詮講席橫開俟後賢誰寄典型誰祭酒重瞻麗日
載經天

石壇零亂古松烟時見山猿向木緣元祐碑豐臣罪小自知名姓
勒無愆

痛哭長沙策治安一時雷電自中官湘沉七尺悲忠憲最喜溪流
節愈完

古堞清池有道居百年塵土此中祛東南一畝開離黍莫謂興亡
料理疎

樽俎何煩更築臺幽人掃地白雲恢酌泉自薦斯文主誰抱商家
祭器來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圭

結構依然萬古心鳳麟巖伏寄愁深梁溪不盡淵源水力砥狂波
在此林

和韻八首

華廷獻

垂髫負笈此門中幾度滄桑嘆路窮黨籍已隨炎祚散瓣烟猶逐
漢離宮

興亡根蒂平蕪外人物殊途落照中翻幸劫灰飛得早絳幘不受
幕雨風

力不逢年也不荒枯藤爲座草爲堂三都此日誰堪賦底是寒灰
未可忘

師弟君臣沒處安殘碑何日續稗官桑田不爲賢好蓋若個彫零
若個完

蒿萊能指佞人心一代玄黃血未沉賣國修書多曲筆大端興廢

屬東林

廬山白鹿已忘詮
薪盡燈傳在後賢
縱使幾番風雨夜
朝來仍是舊蒼天

織兒已壞大家居
隻手荆榛儘自祛
留得箇中方寸地
鋤風犁雨莫教疎

一線東林是孔林
海天聲氣水雲深
晨鐘隱隱荒烟裏
喚醒千年學士心

和韻十首

左國棟

端文忠憲暨吾翁
力罪死生在此中
訪舊偶來尋故址
萋萋荒草起悲風

當時詔獄盡東林
惟有汨羅先自沉
草就蓬天三路表
空留向日百年心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詩

誰創闢祠講院荒
先皇有詔復書堂
諸臣雖死應含笑
聖主深恩不可忘

坎壤悲吟九辨中
豈知天運竟終窮
龍蛇正擬與遺殿
麥秀那堪問故宮

完明何能救劫餘
在原猶幸有高賢
為修石室藏書處
但見靈光夜燭天

抱城水氣萬家烟
倘得登堂便息緣
議毀上書諸賊子
至今清夜可無愆

難言廿載舊長安
為借東林博好官
試問兩京失守日
幾篇忠孝幾人完

茅齋蔬圃儘堪居
三徑蓬蒿盡掃祛
獨有竹梧供鳳食
新栽一院影疎疎

時雨春風覆舊臺
荒涼為待後人恢
欲留一線於今日
霜雪難禁撲面來

滄桑至此莫傷心
回首草堂歲月深
笑殺桃花溘朝露
何如松節得芳林

和韻六首

桃宗典

寥寥後死又皆翁
偃仰無慚溝壑中
縱有元規塵撲面
一亭涼月自清風

把臂同聲易八林
莫因桑海恨浮沉
吾儕弱植支風雨
今日猶懷松柏心

由來簞笠啟山荒
何況師模舊講堂
忠孝豈隨陵谷變
瓣香一縷自難忘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詩

自撐天 出處窮通安不安
只須清夜問心官
請看致命高忠憲
七尺身名萬古完

先生大節凜羣心
猶子遵時雲臥深
仰止觀型看世世
干城何患不如林

和韻十首

施元徵

數載歸家田舍翁
興思往事悶填中
幸爾斯文天未喪
中流有柱砥狂風

從來治亂已如林
不堪回首訝升沉
相看莫道乾坤改
萬古常然一片心

吾道南來喜不荒
往時先哲競升堂
當年遺範猶如在
孰謂今朝大雅忘

天地還生大道中一開一闔轉無窮運會雖經剝落盡誰知倏忽已遷宮

此事原來不落詮凡心掃淨即真賢休嗟請席塵凝久無言轉足

契先天 燼香一縷篆清烟稽首前賢誰再緣闔洛淵源危似綫欣傳家學

得無愆 干戈紛起地無安不問山林不問官泗水風光依舊好千秋樽俎

復能完 草萊初翦落新居程門雪滿有人社坐得春風羣共醉數竿修竹

喜扶疎 昔年整榻並登臺唱和雍容笑語恢幾載靈光空寂寂風清蕊詠

響重來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三

聖賢講學只閉心心正纔於道脈深爾吁我佛稱攻玉益暢玄宗

振士林 和韻十首 華時亨

彷彿當年曳杖翁白雲來往有無中月明閒照興亡跡都付漁樵

一笛風 斧柯纔盡復成林樛樛芊芊氣轉沉似續迄今猶未墜卻從人事

見天心 俯仰乾坤百事荒衣冠何日攝齋堂莫言一鏡艱難甚牖戶於心

正勿忘 消息於言問此中興衰層遞轉無窮血飛紫蓋天應慟淚向東郊

數畝宮 出來入室是真詮堂構依然想昔賢三十年來興廢蹟半由人事

半由天 桃花含雨柳含烟青草池塘了俗緣閒笑謔夫無久計空餘遺蹟

掛前愆 往時有御使建毀 東林願 自註

一節不得蓋頭安中旨多傳出縣官 時瑞捏旨 多云中旨剝後故知徐有復

只今草創喜垣完 行人指點聖人居滿目風塵志欲祛為問當年禁學者伐檀應恨

計謀疎 兀然孤望一荒臺今日丕基已漸恢肩最轉從眠石起一陽原是

五陰來 每從講易見天心柳色池塘帶雨深松柏耐寒霜雪後依然頭木

又成林 和韻十首 呂自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三

十五來遊今作翁萋萋香草舊庭中兩賢 忠憲 瑞文隔世風常在曾拜

清風坐惠風 此地探玄欲易林伊人竟作汨羅沉遙知憑弔千年後遺表三行

最痛心 宇內干戈四院荒東林尚掃讀書堂偶來訪舊捫苔石過午徘徊

饑渴忘 少入高賢月日中當年不信一生窮而今識得窮偏好做現浮雲

半畝宮 無隱門風化自詮何須捉麈折羣賢招尋幾到林中坐莫負晴光

二月天 域中何日靖烽烟老望昇平尚有緣私祀陶潛配王績頻頻勸飲

釋菜空堂詎敢安青蔬猶見送園官道南祠左鄰僧舍龍象鐘魚也自完

荒院猶堪靜者居神遊太古百家社每持玄酒酬三益竹外人來

月影疎

小構茅堂未築臺先賢留與後賢恢燕居依舊陳樽俎講席重逢

有道來

結構如斯易恠心此中山水自高深燕來遮莫巢新屋鳳隱能無

寄舊林

和韻四首

鄒陸

閒閒十畝舊池林鐘鼓聲傳教未沉此日再新堂構遠從君講易

見天心

蕭條竹石景都荒兔雀平分舊講堂珍重貽謀留世澤前賢鼓吹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美

未能忘

汨羅抱石此身安浩氣何曾繫一官脩竹茂林仍足戀先生原付

後人完

曾從吾祖謁亭臺坐聽談經旨味恢懿長若知三徑改夜深應向

月明來

先大父經翁公同學私

和韻四首

顧榛

蓬蓬蕭艾任渠荒休論依庸麗澤堂三徑有人心似水清冷滋味

獨難忘

祠畔蕭疎雨禱烟冥心堪共白雲緣求羊續舊盟何日且學從先

頌不愆

散步寒虛問月居閒塔如水習塵祛春犁好雨堪驅犢偏覺書生

計轉疎

出世依然八世心尙留遺跡没音深東林有地還栽樹栖鳥將思返舊林

和韻六首

錢肅潤

千年堂構大開翁古木蕭森萬象中孰料重游講學地兔葵燕麥

動春風

滿朝蕭艾已如林蘭芷雖芳氣自沉試看白雲吹散處悠然獨抱

歲寒心

江漢長流日再中此間講道復何窮總然林木都刊盡猶有靈光

不夜宮

人世如同弱草烟唯公矯矯卻塵緣好修自古多爲害東漢諸君

各負愆

離騷經豈其有他故乎莫好修之爲也自註

正氣曾懸御史臺誰知天網亦恢恢魏崔死後真儒見斯道千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完

任去來

後先同道亦同心芝草根長體澤深昔日廢興今自復東林依舊

說東林

時東林學憲適有與復故蹟之舉自註

和韻六首

張夏

偶拈興廢對閒翁千載修名唱和中止水淵源今有屬轉移道運

亦家風

宮牆再開乍鋤荒釋菜行香有此堂曾汎沅湘採蘭芷泰山梁木

倍難忘

先天理數起環中剝復相因道未窮不但逆瑞香火院立明無地

弔殘宮

遺書百卷見心詮是處絃歌及象賢世忝師門私叔早城南分與

一方天

戶外高峰九點烟齋中靜坐七朝綠春來伐木支風雨棟宇新成
象不愆

吾道常南天地心君家世業益高深藉成便是真名教賦否無須
到竹林

和韻十首

施丹

再三珍重主人翁劉禹錫萬古銷沉在此中杜牧欲奠忠魂何處問

許渾 野花黃蝶領春風王建

玉露凋傷風樹林杜甫高原禾黍影沉沉溫庭前朝舊物東流在

佳塗 香漢常懸捧日心錢起

三徑無人已自荒皇甫冉烏衣依舊語華堂岑參殘經窗下居然在

劉長 此世惟君性亦忘姚合

坐指浮生一夢中劉伶吳山楚澤意無窮清江漢朝冠蓋皆陵墓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辛

唐彦 重疊青山繞故宮王建

一官如幻底須詮趙嘏鄉里衣冠不乏賢杜甫今日亂離俱是夢

韋莊 何人倚劍白雲天李益

忽看庭樹換風烟劉滄弱水蓬萊付一緣謝宗自是海邊鷗伴侶

陸龜 天青水碧本無愆無名

教人氣盡憶長安王翰北闕威儀讓漢官皇甫冉牢落故園征戰後

鄭谷 幾人缺陷幾人完張翥

每見青山憶舊居張籍高人應執化人祛宋子柴門流水依然在

韓翃 白社驚秋草木疎黃滔

百年多病獨登臺杜甫浩氣常扶宇宙恢樓穎後學未嘗忘教化

李郢 門前修刺孔融來劉禹

不勞金偈更降心陸龜天外山惟玉壘深皇甫冉欲弔靈均能賦否

許渾 淡烟疎磬散空林劉滄

和韻十首

李遜之

當年血碧痛吾翁同志捐軀一網中幾欲登堂談舊事忝離滿眼
起悲風

宵人指目是東林黨籍寧隨世陸沉今日顧瞻遺址在是非不昧
卽良心

先人遺澤未全荒風雨漂搖舊講堂漫道東林傳護法當時朝議
詎能忘中旨稱先忠教爲東林護法見

聖道原如日正中一時明晦理難窮碑成元祐羣賢盡猶幸薪傳
半畝宮

玄黃舊案不須詮珍重遺書付後賢濂洛傳心千古事好留正論
麗青天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夕陽四望滿寒烟獨向林中結道緣著得書成模樣在羹墻寤寐
永無愆彙翁新刊有

那堪回憶舊長安國學會間祀宦官此日磨碑看姓氏何人志節
獨全完天啓丙寅毀書院後卽祀

再得廬成好隱居門前荆棘盡教祛傳家只此箕裘在莫笑趨時
生計疎彙翁新築名再得

爲尋往蹟一登臺後學心胸到此恢仰止敢忘先輩矩好從良會
樂朋來

每於弔古見人心賢聖芳規感倍深回首不禁興廢嘆門前修竹
又成林

再得草廬成與同志共咏四首 高世泰

素王宮畔綴吾廬左屬賢祠樾蔭餘雖聽嘒鳴終日靜待裁修竹

一庭虛王維別業多臨水楊子立亭只著書却笑緇塵猶宛及潛龍無悶竟何如

春林釋菜集城東雨溼青草自叢俎豆猶存三代制兒童俱誦

四朝風冷洽琴瑟生柯韻隱隱鐘魚出梵宮道南祠後有東林寺自註後同

道廢興天已定舞雩沂水樂何窮

詰人何處可追隨心放能求即是師與鹿偕遊常落落聞雞而起

醒時時此中山澤林交翠昨夜風雷奔出籬閉戶十年忘得喪前

賢靜力繫吾思謂龜山先生

由他龍戰自清寧一室圖書左右銘老圃隔牆時抱甕諸兒侍側

每溫經昔年立雪傳河洛此日聞風感性靈家學有源探未得盼

來三益啟吾扇

再得草廬和韻有序 四首

張能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七

冀旃高先生家學世德棲隱工園樂道著書裹足城市有

東發之操而兼其學似淵明之傲而欽其才仰止風標肅

誠造謁幸不我棄倒屣歡迎一夕真十年矣讀先生草廬

四咏感而和之

由來天地一穹廬誰信勳名身外餘吾黨有心忠孝古當年何事

殿廷虛良知未許空禪悟格物非緣舊註書瞻仰龍山深慨慕漫

迴舟楫問何如

久欲尋源泗水東龜山未闕尚蒙叢道南方啟君家派學北欣觀

大國風甘載孤蓬誰漢節千秋衰草盡吳宮雖嗟一線如絲縷私

淑幾希正未窮

喜君槃澗不阿隨別有幽居自得師挹水洗心常汲汲傍山瞻帖

更時時素風五夜推蘭碗疑露三秋護菊籬看到物情咸若此達

人何慮復何思

半生鹿鹿幾曾寧手自箴規口自銘洛蜀未分曉見道嘉隆以後

亦譚經冀親舉比閩宗匠敢肅干旌訪巨靈猶幸東林喬木在盡

芟蕪莽復誰屬

再得草廬和韻有序 四首

汪學聖

曩辛壬間梁溪高大宗師督學三楚本性命以衡文章崇

大雅而正風始期與楚人士共秉忠憲之芳模重新濂溪

之廢址學聖於時方焚棄帖括舉志經傳謬荷甄錄改復

初名每念今日長林豐草不掛藩籠深快當年仰斗瞻嵩

得歸陶治聞吾師重墾燕居近築潛室岱宗在望滌濯欲

前因病遲行具函先報手書立答家刻惠頌學聖日置案

頭時勤誦服讀再得草廬詩春風春水恍移窮壑之情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七

戰龍潛益振觀海之氣謹依原韻勉和四章雖村儉鄙言

未能廣揚宗廟之美富或芳林弘構不敢峻視夫子之宮

牆云爾

春風浩蕩想高廬匡坐鳴琴講習餘得喪有幾心自審廢興靡定

念常虛龍潛不拔時占易鳳隱誰歌獨著書自昔在茲天可問伐

檀削迹總無如

無心世用卜周東林靜鶯啼花滿叢錫水遠通濂洛脈草堂重振

魯鄒風詩書幸不遭奏賦制度何須表漢宮吾愛吾廬三徑逸泉

甘蔬潔憶陳窮

願學生平孟是隨而今仰止賴吾師廬成人醉春風裏草綻予慚

夜雨時白雪難廣蘭在室師居母夫人憂悽倍至忽庭蘭白華故遠邇頌其孝感如天章雲錦爛然

帙愧難為和絳帷不設竹為籬此間得失何從問龍戰水堅慎自

也自註

思

乾坤誰不快清寧敬義須參尙父銘
驅伏馬沉窓有草絲鳴石響
壁藏經斯文未墜天心定吾道常
昭孔鐸靈寤寐十年觀海志喫
歌此日出柴局

和韻二首

馮之圖

望古伊人結草廬
蹊桃徑柳惜殘餘
談經屐滿微言在
抗疏名垂
往事虛竹石無多
矜別業風雲所護
只牀書悠悠泮水
成今昔
鐸鐸聲聞尙儼如

發願當年不苟隨
敢因代降歎無師
翰軒古路經行處
趙山先生
屬歸化承乏監司
曾經過此字句天
心入夢時
庚辰八月官署
將宇句
蕭天心七字聲
應感成人
次屋後山容留
翠綠南來堂與
日一孝廉持
龜山先生刻集
見贈
孰藩籬祠前不斷
傳衣者魯壁秦餘
最可思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詩

和韻四首

趙玉森

依然雲樹繞精廬
此日能忘立雪餘
花覆舊苔紅雨潤
竹添新籜
綠天虛轉戈再見
方中日秦火猶留
未燼書自是聖恩
深似海來
遊觀感竟何如

君公經畫寄牆東
手闢堂階枳棘叢
魯壁又新君子澤
南天重被
聖人風規模夜協
三三象指顧春回
六六宮珍重分陰
莫輕度隙
駒不再意何窮

纔說逃名名已隨
一犁吾友釣吾師
直將高臥隆中意
悟卻超然
蓮社時
匡廬有東林
慧遠結
社處淵明獨不
入社
學海淵源非借
復盪雲胸次肯
編籬
知君久適行窩
趣月窟天心好
耐思

誦到清芬逾澹寧
况看芳韻集貞銘
義熙處士心成史
元祐完人
語作經日暖園
橋懷漢澤月明
樽俎弔湘靈
千秋堂闕從今
闕一

任登龍莫漫局

和韻四首

張琴

乾坤何處是吾廬
重過柴桑思有餘
芹藻乍舒春漸永
淵源仍續
道無虛高齋擬扣
新青簡古壁應尋
舊漆書四十年前
掘立地支
筇又欲證眞如

幽徑重開惠水東
先賢俎豆秬秠叢
網維既立三才極
禮樂原隆
百代風岫嶼書探
明禹穴雲亭草覆
陋秦宮須知觀海
來遊客見
道南歸樂不窮

久淹滄海少相隨
故向河汾訪贅師
正是文章方盛日
又當風雅
復興時山蹊更用
今成路桃李須栽
舊透籬會見六朝
懷至德門
牆安得弗追思

立黃胸戰未能寧
懷刺還箴几杖銘
學海一方開講席
心舟千里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詩

何傳經况瞻揮洒
毫常舞獨愧傷殘
手不靈聊借半枝
山水畔提
撕尚感到柴局

和韻四首

劉雷恒

當年講得結衡廬
肯構於今意有餘
數畝荒畦供隱逸
一聲幽磬
稱清虛干雲初種
堦前樹避俗惟翻
架上書門外勞勞
名利者此
中相望竟何如

先民遺則在江東
講席依然桂樹叢
論道乍開天際月
談經直接
古人風非同綿叢
矜虛禮已異銅駝
委故宮漫憶通家
孔李並如
君繼述信無窮

不爲沽名名自隨
百年儒雅幾吾師
縱然湖海烽烟日
猶是春秋
俎豆時共許孤忠
懸北闕幸餘荒逕
在東籬來遊見此
新輪奐駿
烈清芬重有思

阜嶠峨峨似管寧移文不待北山銘掃除勃土開精舍簡點晴窓
寫道經心在江湖成逸老地依祠廟肅遺靈何緣得比羊求侶三
徑逢君不掩扇

彙旃內叔新構再得草廬謹次原韻 四首 李遜之

百年傳說道南廬此日重經劫火餘時有古今分日墓道無同異
礙空虛鱣堂舊列文公訓燕室今懸楊子書好向葵墻勤晤對不
須獻賦學相如

開門窈窕水西東三徑幽花遶砌叢日月猶存君子澤衣冠無恙
古人風況留詩史和空谷休悵荆榛滿故宮我欲登堂期問道卻
忘逢世術先窮

典型在望共追隨仰止宮牆得所師前哲遺規傳奕世後賢繼美
重當時陸朱異派須分祖儒釋岐途好護籬悟得個中消息在更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隸

於何處寄遐思
世自波翻心自寧問來開卷見箴銘只今論友惟三益夙昔傳家
有一經陶令田園居可樂馬融絳帳教尤靈堂前玉筍成林早獨
倚虛窗啟復扇

次和再得草廬詩奉贈彙翁先生 四首 陳瑚

違俗優游此一廬獨留絕業劫灰餘帝皇王霸無千古雪月風花
有太虛白虎觀中同異席紫陽洞裏討論書十年去得惟矜字自
領玄談嘆不如

閒尋精舍到牆東坐竹看花踏草叢靜挹徵君千頃水春生茂叔
一堂風走西荆棘吳遺館直北塵沙晉故宮幸有道南存俎豆可
知吾道不終窮

半生踪跡效天隨茶竈書牀自得師浩劫正逢天寶日惠風難見

永和時問奇寂寞先生宅送酒蕭條處士籬誰道此存蝌蚪字壁
間絲竹繫人思

世事無言學管寧但看座右有崔銘雨滋薛徑迎三益月上松窗
注六經道脈龜山如授受家風止水識精靈鶴書不到潛龍地岫
峴雲閣底用扇

題高彙旃先生再得草廬次龜山夫子韻 嚴福孫

此日還再得緬然懷滄桑方悲我生晚已驚雙鬢蒼側聞明盛時
東林道同光諸賢振絕學戮力志扶陽窮理崇實功居敬依直方
行尊物自疑豈在吐焰芒廢典固有時人謀良未臧煨煉及清流
禍國乃自戕大道昭日月寧終擲批懷往復運相循賢達不復藏
學憲起家靈修嗣前芳幸逢明聖君赫焉奮乾剛奉職典三禮
夙夜嘗徬徨二楚及百粵軍教澤長拂衣返故林志業馳康莊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隸

支獻猶足徵願言循舊章豈期文物區復為戎馬場微桑戒既雨
補牢鑿亡羊斯文誠在茲任重安可忘先哲有遺訓及時貴自強
致道先居肆來學藉梯航顯約理一轍汚隆道有常匪勉俟河清
大雅詎云亡再得志草廬中心還自傷短言述所聞敢辭小子狂
王春彙翁高先生會講東林釋菜禮成即事賦贈

張光家

重開十日講壇新愧我遲來祇浹晨下榻對談娛永夕環橋觀禮
樂偕春反身規矩從先聖論世權衡起古人最喜象賢型範在一
門師友屬天親

和韻 高芷生

講席須從故得親何修不負此嘉辰交求勝已師兼友會訂將來
秋復春禮樂無非根自性聖賢祇是學為人還思屋漏加乾惕兄

弟相期無忝親

和韻

王光高

林木欣欣化雨新
羣英來集鼓鐘晨
孔庭常鎮千秋月
馬帳重開十日春
山水知音寧屬我
烟霞會意且隨人
濂溪風範今相遇
草色當窓道倍親

和韻

楊慶徵

南來道派孰圖新
闢徹心源暮可晨
禮獻仲丁求在野
會連上巳氣全春
家庭進問斯成教
模樣留看是禮人
多少鳶魚呈上下
當前指點性情親

和韻

高蓮生

重提無欲旨彌新
夜氣常存在及晨
去盡已私還自性
融成天理即同春
儒珍滿席須求友
家學探源敢讓
人俎豆林間度對
越尼東林書院志

山一脈覺堪親

和韻

高芸生

欣聞訪道客來新
為效趨庭侍十辰
南學再逢楊子日
西堂還夢謝家春
此心此理原通聖
庸庸言不遠人願
得執經當受益一
身修處合賢親

和韻

施璜

道南祠畔草廬新
位置天然祀哲人
手築當年開戶牖
神存此日薦繁蘋
追思模範今何在
幸與趨踰儼若親
再得光陰應重惜
林間花鳥不勝春

和韻

錢肅澗

丁巳二月十九日
恭送彙旃高大老
師神位八再得草
廬禮畢會講麗澤
堂借施子虹玉賦
詩紀盛呈楚翁世
叔先生

教政

汪師純

勝日林間氣象新
濟蹕對越集同人
書詒再得光珠玉
廟奕千秋潔藻頌
振羽鴻儀懷觀止
學飛燕子幸來親
堂前並坐揚徽緒
滿目行生次第春

按東林當先忠憲殉難後講會久輟先學憲復講燕居陽學舍續先忠憲未遂之緒一時學者咸得所依歸迨丙辰捐館先師設主專祀于廟旁之再得草廬并為詩以紀其事陞發錄之告聖文見前卷

東林講堂紀事

梁佩蘭

其望鳧車度碧澗
綠城花柳萬枝垂
經譚東觀人文萃
瑟鼓南風月令隨
七子爐香傳道案
謂楊羅胡喻九李蔣
三公祠火報功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美

和韻

高大西

頻年訪道對清澗
師友相資麗澤垂
何處絃歌雜試割
使君車到雉偏隨
尋常便欲觀神化
分寸還當惜日時
祖視積塵需拂拭
過庭吾愧舊聞詩

和韻

高程

宋代儒風箭水涓
先人繼業此中垂
當年立德真堪久
術道同心誓不隨
一體樽卣修廟享
又逢烏府禮賢時
趨陪灌獻神人悅
欲述奇逢一詠詩

東林紀事

錢肅澗

乙丑三月十有四日
撫憲湯大中丞經臨
錫邑特詣學宮旋蒞
東林書院謁燕居廟
及道南祠諄諭官師
宜勤講習越三日高
子節培楚培敬約邑
侯徐公旌兩學博會
講再

得草廬同人咸集肅澗不揣鄙陋爰賦俚言一律用紀盛事

纔見鸞旂泮水回俄傳紫氣向東來中丞訪道崇先哲百職承風
忝後陪境內絃歌由倡率林間桃李倚栽培野人扶杖羣觀化為
有賢星映上台

講道亭空址漸溼朝來講席喜重新門前遙立千年雪座上相逢
一月春已嘆灰寒還遇劫誰知火盡復傳薪老成邈矣遺型在記
得歸天正此辰是日為忠憲公朔

和韻二首 任文煒
道南佳氣昔昭回從邁於今賦肯來俎豆春秋豐廟食趨踰先後
愧追陪我候戾止薰風煖多士殷盈化雨培聽得講而真妙諦歸
家何必說天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單
舊德從來原未湮欣逢後起已增新環門侍聽看花雨講幄弘開
正富春狂海波烈吾有道儒燈灰燼此添薪傳衣幾度於焉覓莫
笑烟蘿負景辰

和韻一首 高莒生
千里熊幡帶月回殷勤訪道迺南來載瞻檜柳經營寓歷指樽由
灌飲陪在兩先儒一評先集恭呈希鑒定先學憲纂有五朝三
東林書院志中肅家廟後人子立藉扶培親承色笑聆猷訓此會
同答止水年譜等編

文光燭上台
昆劫餘灰得未湮其承節敏道彌新琴堂暇日同人樂絳帳開時
滿座春南北回歸車一轍淵源有舊火傳薪卻懷止水剛週甲空
奠椒漿嘆不辰是日先伯祖忠憲公全歸之日

和韻

方將

童天雲漢共昭回為有人文觀化來穆穆魯侯歌戾止我我髦士
樂趨陪已將繞殿薰風拂更取隨車甘雨培一望東臯饒氣象中
階此日麗三台

和韻二首 秦 沂
一城傳遍紫駟回籍籍中丞問道來理雜是非嚴辨析人兼長幼
各追陪雲山盡有儒風被桃李無須春雨培屋圯榱崩方再建講堂正
在修葺人文浮動接三台

莫愁千載講堂湮借古思今往事新偃以得人兼學道點非三子
獨遊春愧難出類龍稱馬漫道成材琴即薪先正流風翊後輩無
違航樂及思辰

和韻 孫繹武
龍峰已靚五雲回鹿洞還聞千乘來夙與羹牆通寤寐不妨韋布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單
效趨陪風承禮讓官同恪道寄絃歌士益培歡動草茅思進賦忽
瞻霞氣似天台

和韻 張 夏
自是傳庭澤未湮仍聞載酒綠陰新周公禮樂光昭代新旨下部
野氏曾點沂雪適莫春冠蓋集時都偃草品題經處孰翹薪臨風
莫悼靈均則道運占與歲逼辰忠憲先師以丙寅年是日赴止水
應甲辰建以崇禮成

和韻 吳廣培
麗澤堂危先跡湮神君戾止慶更新室為先素衣公所建生當斯
世逢堯日幸得餘閒樂點春四座清言霏似玉千年寶炬孰為薪
元臣倡始行羣吏吾道昌明在此辰

和韻二首

高正生

寒谷年年春未回忽驚淑氣自南來
光生泮水方成禮道重龜山
得與陪講席弦開宣與義師儒
羣集荷栽培斯文千載真榮遇
大道尤天燭上台

千秋道脈不終湮喜遇中丞節鉞
新共說巡方來問俗正因訪道
及深春昌言諄切傳高座家學淵
源愧析薪敢望熊旛時戾止潛
龍一脈振斯辰

和韻一首

高陽生

形牙萬里省方回百職惟時訪道來
座接荀香談論集庭懸馬帳
後先陪菁莪幸得春風長桃李
能資化雨培一路福星臨慶院好
憑清昊照三台

狂瀾既倒水難涇竚望中流砥柱
新何日屬言抒夙夜惟知講習
感陽春藤梢橘刺悲陳迹前乙丑年樓書院先忠憲有藤梢橘刺句自註
竹徑茅齋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聖

積薪追想當年堪涕處白雲黯黯逝斯辰

和韻一首

張光庭

林問道運其春回快觀中丞命駕來
嵩少兩峰神特降洛閩千載
席重陪絃歌匝地聞風起松竹參
天得露培從此熊幡期數至天
闕逼近朗公台

道南識在幾曾湮此日朋來砥切
新沂水詠歸知大意蘭亭補稊
惜餘春窮經只似昏求燭答賦何
妨老負薪講罷咨嗟同弔屈年
年風雨應靈辰

和韻一首

高 嶸

天上星軺一瞬回旌旄拂拂向東來
其推論道經邦主羸得光風
霽月陪春夏絃歌循舊典宮牆霖
雨荷新培由來正學宗伊洛憲
節依然陟岵台

絕學於今豈易運風規如舊望更新
箕裘遠紹踰三世俎豆常延
歷萬春寥落荒郊欣御李表微
弱息愧傳薪年年釋菜朋來集
何似前修肇甲辰

撫憲余大中丞躬詣東林講堂致祭
道南祠詩以紀之兼誌

同志

高莒生

台星經歲照林隅忽報千旄入邑
郭俎豆千秋瞻祖德羹牆一氣
效庭趨升歌肅肅神靈格賜問
雍雍老幼扶自是陽回風雨後滿
天和霽應洪鐘

和韻

徐永言

東林講幄傍城隅車蓋遙臨動四
郭親聽橋門依鷲序駿奔左右
效鳧趨隨波世道憑誰砥起後
斯文杖力扶一自高山勤仰止不
教頑治躍洪鐘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聖

和韻

秦 沂

道風籍甚滿天隅堂奧堅深鄙郭
郭麟定旌旄謁廟肅綱羹拜跪
戴星趨文章光被中台動鐘鼓
聲聞南極扶雲霧寒梅迷一老
烏皮破處擁寒爐

和韻

高 峴

斯文丕振在林隅憲節欣瞻駐一
郭灌獻虔修歌世烈駿奔肅穆
儼繩趨風高全楚餘輝映澤偏
三吳藉鼎扶此日河汾多蔚起
童蒙何敢外紅爐

辛卯歲偕弟若谷讀書東林追和
先學憲公再得草廬原韻

四首

高 隆

楊子談經誓結廬尼山絕業闌無
餘千秋道脈欣看續一寸光陰
未敢虛廟貌何憑成在蹟門牆
重振檢遺書可知賢聖傳心處
夕

揚朝乾恐不如

潛龍一去水流東數畝荒祠付草叢已為斯文開益徑更傳絕學
振家風悠悠函丈尋顏樂穆穆居傍聖宮此外榮枯何足戀高
歌一室意無窮

一束圖書每自隨窮年相對只求師天人有辨能精別得喪無心
正學時抱膝詩成垂短幙避喧村僻護疎籬典刑未遠餘風在俯
仰晨昏有所思

敢謂潛修似管寧弟兄師友即箴銘幸邀祖澤容雙膝不負家傳
抱一經但肅衣冠瞻俎豆每從篇什識精靈由來後學津梁地再
得廬成豈用局

東林習靜讀先學憲再得草廬四詠愴焉追和

高嶠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詩

乾坤何處是吾廬棲息東臯意有餘蔬圃繞基蓬戶靜松楸映月
夜窓虛壯行未振冲霄翮幼學聊憑揮架書今日據梧函丈裏青
毡不負定何如

古祠寥落錫城東遺烈難忘闕草叢今日一廬留勝地當年絕學
續高風衣冠俯仰思前哲帳座追嚴列故宮從此道南綿道脈開
來繼往正無窮

孤懷肯與世相隨屏跡衡門古是師榮辱無心觀幻化詠歌有地
樂當時城邊翠色圍青草屋角青陰護短籬俯仰此間聊自得潛
龍無悶有遐思

一室端居即泰寧高歌不讓古時銘十年靜力閒中得曠代聯吟
此日經政謂箕裘能繼業好憑書卷答先靈由他門外荆榛滿努
力韶華且固局

東林志成詩以紀之用楊文靖公詩作起句 胡慎

欲為君子儒至道在講習東林數弓地倫常賴以立綱維文靖公
成物本成已伊洛得正傳道南從此始羅李及紫陽綿綿衍宗派
天未喪斯文賴有東林在顧高兩先生東林稱中興學者盛一時
於今猶昌明恭逢

聖明世千載際昌期祁陽觀察公本屬東林支大儒振文教已見風
俗移先人久從祀俎豆千秋垂是以按臨日下車必展謁方謀廟
貌新又惜前志闕爰以命諸生博考稽故籍遺文廣搜羅部序盡
秩秩上下千百載吾道欣維持既多觀察功又辱觀察知不敢辭
固陋簡東書蕪詞

附謁喻玉泉墓

邵賈

四十年來弔古心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工壠嗟誰掃地近版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聖

幸不侵百世簪纓遺牒遠五賢俎豆古祠深玉泉兩字還須碼一
東生芻有嗣音 高世泰

和韻 二泉能見玉泉心遺蹟曾從馬鬣尋伊洛有源師自得江淮可障
議難侵勅書零落藏猶在著作搜窮窟最深片石墓旁今再勒敢
云末學是知音

按康熙先生之墓并刻碑詩於碑陰借同志往立之據土大夫王
泉諭先生之墓并刻碑詩於碑陰借同志往立之據土大夫王
祭禮成飲福於村舍因託善提庵僧及里耆以寸墓贈全而
返步而於文莊原韻賦詩以紀其事廷珍思此詩雖不為東林
而作而於文莊未述之志先學憲實襄成之矣爰附載於
此

和韻

嚴毅

野步廻溪共素心前賢墓道尙堪尋東林地近神應戀南渡年遙

風雨侵南渡出師籌策遠東郊
歲年深從前虛碼今朝補來
學誰云解嗣音

和韻

錢肅潤

弔古相傳祗此心前人尋處後人尋
始知荆棘終難沒且喜風霜
未易侵兩字玉泉碑已立于年
伊洛水逾深朝來墓下羣羅拜空
谷驚聞有足音

和韻

張夏

野步烟溪共素心前賢墓道尙堪尋
東林地近神應戀南渡年遙
牧豈侵邑志吳墟遺跡古家藏
宋勅舊恩深邵公詩意今纔合干
敢看碑最賞音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八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九

典守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況詩書禮樂之具乎
籩豆琴瑟典籍之類器也不離乎器而道存焉
欲習禮樂而無其器有志好古而不得經史子集之富以恣搜討將孰從而求之志典守

祭器

籩叁拾貳箇 豆叁拾貳箇 簋陸箇 簠陸箇

古樂器

琴壹張 瑟壹張 塤壹枚 篪壹枚 簫壹枚 笙壹枚 鐘拾陸口 磬拾陸面 搏拊壹面架一座 祝壹件 敔壹件 鐘架壹座 磬架壹架 瑟柱貳拾伍箇絃全 瑟軫七箇絃全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九

十

琴足貳箇

典籍

文公家禮壹部計壹套陸冊 朱子冊議壹部計壹套捌冊 朱子年譜壹部計壹套陸冊 朱子註解楚詞壹部計壹套陸冊 朱子註釋韓文全集壹部計壹套陸冊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九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

著述

歐陽子所見唐四庫書目散亡唐滅百不一二存焉營之艸木榮華之飄風若儒先之造道而有德者其所著述自與日星並垂然數有幸不幸焉作者亦不能保其必存也臚列其目可按而稽志著述

楊龜山先生著 文集 語錄 三經義辨 目錄辨 字說辨

羅仲素先生著 春秋解 毛詩解 語孟解 中庸說 春秋

指歸 台衡錄 遵堯錄 議論要語

胡德輝先生著 道護錄

喻玉泉先生著 易義 玉泉講解語孟大學 四書性理窟

玉泉語錄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

尤遂初先生著 遂初小稿六十卷 梁溪集五十卷 周禮辨

義 內外制三十卷 全唐詩話 老子音訓 遂初堂書目

一卷

李小山先生著 小山文集 小山奏議

蔣實齋先生著

虞薇山先生著 薇山文集二十卷

邵二泉先生著 容春堂前後續別四集 簡端錄 日格子

定性書說 左鐫 勿藥集 漕政舉要錄 杜詩集註

顧涇陽先生著 涇泉賦稿 大學通考 大學質言 遺經錄

桑梓錄 虞山商語 小心齋劄記 東林會約 東林商

語 證性編 當下釋 南岳商語 仁文書院商語 經正

堂商語 毘陵商語 荆溪商語 志矩堂商語

高景逸先生著 高子遺書 周易孔義 春秋集註 毛詩集

註 古本大學 正義集註 朱子節要 四子要言 就正

錄 東林論學語 高子藏稿 邵文莊公年譜 高子詩稿

天完錄

顧涇凡先生著 小辨齋偶存 朱子一大辨 俳言

錢啟新先生著 儼象管見 象抄 續抄 範衍 源編 滙

編 匪記 邱抄

安我素先生著 養心日劄 讀書日箋 荒政撮要 武備私

考 瞻族錄 名山記 文獻通考副

葉開道先生著 興至吟 旁觀止器錄 見聞摘錄 八貞女

傳

陳筠塘先生著 四書正刪正 四書罪罪知 禮樂考 欽恤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

題葉 治湖實政 三方臆斷 救荒全書 中牟水利 芸

堂日錄 續錄 百將傳摘抄

薛以身先生著 浮弋集 續憲章錄 泉上雜語

劉本孺先生著 依庸絮語 湖畔逸農遺稿 三畏堂素業

東林志稿 從先文訣 文衡

張劬所先生著 東林商語 蒲榻笑拈 庭學愛日 索居小

咏

許靜餘先生著 露穎編 中解編 太玄玄言 詩集

王儉齋先生著 儉齋文集

史玉池先生著 亦為堂集 明道附言 語錄 奏疏

鄒南皋先生著 宋儒語略 存真集 願學集 奏議

馮少墟先生著 文集二十一卷 元儒考略 關學編 辨學

錄 疑思錄 會約 語錄 訂士編	孫洪漢先生著 困思抄 立曼齋詩集 周易明雜義 慎獨義	吳觀華先生著 周易像象述 像象金針 易說 談易隨問	書經說 曲禮說 註釋春秋大全 眞儒一脉 皇明開泰錄 息齋筆記 一班錄 東林或問	華詒菴先生著 易意四書 聞見抄筆記	于景素先生著 願學齋述語 願學齋憶語 文集 春曹書疏	丁慎所先生著	華燕超先生著	余振衡先生著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	劉念臺先生著 劉子全書 語錄 奏議 文集 雜著 儀禮經傳 古學經 家語考次 古易鈔義 讀易圖說 論語學案 曾子章句 十三子 古小學集記 古小學通記 人譜 孔孟合璧 五子聯珠 聖學宗要 明儒道統錄 人譜雜記 中興金鑑錄 保民訓要 鄉約小相編 劉氏祀典 劉氏族譜 年譜	秦水菴先生著	宿仁寰先生著 易纂全書 課兒說苑	姜同節先生著	賀亨陽先生著 思聰錄 人模樣 女箴 三世事小錄	汪鶴嶼先生著 書傳刪補 萃漪園集 閩謙漫紀	李元冲先生著
-----------------	----------------------------	---------------------------	---	-------------------	----------------------------	--------	--------	--------	------------	--	--------	------------------	--------	-------------------------	-----------------------	--------

周懷魯先生著 待旦堂談	歐陽宜諸先生著 晉陵先賢傳	魏廓園先生著	楊大洪先生著	周蓼洲先生著 燼餘集 年譜	繆西溪先生著 從野堂集	陳中湛先生著	王軒錄先生著 遺稿 疏集 退居瑣言	蔡雲怡先生著	黃石齋先生著 洪範明義 月令明義 緇衣集傳 儒行集傳 三易洞璣 易像正 孝經百種 大滌函書 格檀問業 奏疏 文集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文湛持先生著 文集	金狷菴先生著 狷菴語錄	馬素修先生著 澹寧居詩集 忠鏡錄 澹寧居文集	吳霞舟先生著 周易卦說 大學衍註 霞舟隨筆 十願齋文集	陳幾亭先生著 幾亭全書 皇明儒統 程子詳本朱子語類	朱子經說高子遺書陽明要書俱出先生手纂	華鳳超先生著 高忠憲公年譜初編 四書大全叅補 春秋說	龔佩潛先生著	鄒經畬先生著 一簞軒文集 經畬先生遺集 易蒙 尙書揆一 學庸解略 孝經纂 二程全書摘要 朱子節要補
-------------	---------------	--------	--------	---------------	-------------	--------	-------------------	--------	--	-------------	-----------	-------------	------------------------	-----------------------------	---------------------------	--------------------	----------------------------	--------	---

朱子全書偶摘 小學偶箋 宋名臣言行錄纂 國朝名臣言行錄纂 東林諸賢言行錄 一筆軒劄記 誦詩隨筆 皇明洪範 經世要話 居官寶鑑 弭亂臆言 救荒末議擬疏 一筆軒隨筆 字義偶箋 見聞偶述 國朝文章 正宗 養蒙詩 錫山近事紀實 醒夢吟 委巷謠 鶴湖小咏 詩稿

鄒忠餘先生著 四書筆旨 孝經筆旨

張泰岩先生著 四書經正錄 東林講義 小學講義 孝經講義 尚書說統 五經總類 四書說統刪補

黃齋先生著 禮樂合編 續史五編 承天紀世覽 玉磬齋詩集 錫山史逸

秦澹綠先生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五

陳並漁先生著

顧庸菴先生著 西疇日抄 悅心錄 明盛編 做近思錄 纂端文要語 高子語要

施曠如先生著 東林講義

周仲馭先生著

成寶慈先生著 程易發 春秋五傳釋疑 十三經註略 西銘解 崑崙洞語錄

刁蒙吉先生著 潛室劄記二卷 易酌十四卷 麟酌 四書註十六卷 斯文正統十二卷 用六集十二卷 辨道錄 六卷

陳子眾先生著 省心日記二編

高彙旃先生著 紫陽通志 東林書院續志 中庸問答 三

楚文獻錄 纂高子節要 易悟 東林講義

熊祈公先生著 弘毅齋集

憚遜菴先生著 纂劉子節要

孫蘇門先生著 理學宗傳

秦大音先生著 易敘圖說 周子通書半解 參全閣文集 清江縣志 奏疏 先儒四編 皇極內篇小衍 講錄二卷 淮海年譜

胡慎三先生著 懷古堂文集 聖學源流錄 歷代廢興說 鑑斷集要 冷香齋集 洪李乘略

嚴佩之先生著 生軒易說 屬比直書 東林書院志 生軒存稿 易同

王敬哉先生著 冬夜箋記 青箱堂詩十卷 續詩十二卷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六

孫北海先生著 五先生學約 四先生學約 道統明辨錄 考正晚年定論 益智錄

龔震西先生著 理學醇疵辨 李荅平謙錄

湯潛菴先生著 湯子遺書 洛學編 補睢州志

張菰川先生著 菰川文集 洛閩源流錄 小學論註

熊敬修先生著 兩朝國史 政治典訓 北征方略 孝經行義 明史 朱子全書 學統 閑道錄 下學堂劄記 學辨 學餘 下學堂學規 歸潔園偶筆 樸園邇語辨 剩語五緯 陣圖解 些餘集 經義齋集 燥修堂集 閑道堂集 蘭臺節錄 悔園存稿 古文拔 古詩拔 明文拔 明詩拔 十家文拔 三尺堂文集 困勉錄 纂輯四子

大金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 問學錄 松陽講義 困勉錄

讀朱隨筆 增刪舊本四書大全

吳徽仲先生著

汪默菴先生著

施虹玉先生著

宋牧仲先生著

許時菴先生著

張孝先先生著

高紫超先生著

老子解 字母

曾二雲先生著

林平華先生著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七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軼事一

列傳既衰次成編而講壇諸賢言行之不載于傳者往往而遇也彙而觀之愈知所法矣至東林軼事原本舊志而十增其八焉要亦期于文獻有闕云爾志軼事

東林軼事

楊龜山先生東林道上閉步詩有寂寞蓮塘七百秋之句蓋咏廬山東林也先生或愛廬山東林之勝而移以名吾邑講學處亦未可知

國初王耐軒在東林廡一夕成梅花百咏或者稱其才艷而錢塘徐一夔氏則曰非寡慾之士不能至此知言哉抑耐軒又有筆嘯及天游集二書姚江孫立峰先生謂其折衷於聖廟東陸之箕氏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一

又謂其為濂洛關閩之流按是時高皇帝文治聿興而耐軒心精學問乃爾即東林講堂猶未闢然異日者羣公並起以結國朝三百年文明光大之局未必不兆於茲而或疑靖難禪位詔出耐軒手故不秩祀典則王守溪吳匏菴二先生已辨其無事久矣

隆慶元年督學耿公定向萬曆元年督學謝公廷傑曾允別立盛公盤之請累議修復不果前此嘉靖十三年督學聞人公詮已有光復故址之議

東林之復實馬文忠公父涵虛先生希尹也先生孝友廉讓與高景逸薛立臺葉開道三公為忘形交比黨禍起則偕葉公挫名用晦跡踰林下耳已核其品當在管甯茅容之間而其初又勇於任事如此

萬曆八年庚辰張江陵柄國議毀天下書院無不趨命者即賢守

令保護勿毀而必更其名如白鷺洲書院改為胡西公署之類是也
山陰時盛公敏立輩已議復東林因未舉行故幸免此劫若二泉書院在九龍山麓夙為海內所矜式不知何以察相令下猶得歸然獨存豈前賢有靈不欲使不祥之徵形乎盛世故於吾邑留饋羊之遺耶

萬曆乙巳丙午間講席方盛每月三日大會之外復有一小會高先生門人秦彥熙氏爾載主之約同志數人每於月之十一日起院講論有所得輒疏記以就正先生平生著述甚富惟朱子節要一書尤為有功後學彥熙刊之以行又並刊近思錄先生為之序曰於今之時有能讀小學近思錄而斤斤修日用彝倫之間以為學者吾必謂之曰聖人之徒矣未幾秦以疾夭先生哭之慟曰吾未見好學如某者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二

邑令吳受監毀東林之役書院拆已并欲及道南祠時有大學沈君翼明淵同忠憲公僕執錫山志祠廟一册力爭曰講堂為鄉紳所建或不得不毀若楊龜山祠乃數百年遺蹟現載邑志是獨不可免乎役遂寢

高忠憲公自潯邑令吳繫公長子世儒至昆陵郡伯曾公櫻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為豺虎所魚肉耶遂匿世儒不使見越數日官旗受吳門義士顏佩章等之厄蹊少衰自是過梁溪遂不敢大恣需索而去皆公力也已而奉旨勘問漏洩根因撫院道勘皆有琴龍與上年被逮諸臣同惡相濟之句府詳獨以同朝共事四字易之已而石公萬桂繼任蓋守撤郡時避瑤辱而掛冠者甫下車即允吳素衣之請與復書院此兩郡伯不可謂忤閣之強吏衛道之功臣哉

崇禎二年己巳麗澤堂初復有二白雀集伏庸堂基萬雀隨之飛鳴良久而去

以上九條本嚴氏舊志

政和元年楊龜山先生年五十九歲三月四日初寓毘陵之龜巢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毘陵至建炎三年先生年七十六歲乃自毘陵還南劍之將樂前後共留十有八載有講舍在錫邑城東隅弓河之上地名東林見龜山年譜鏡湖尤公錫志補遺謂倪靜奇先生名峻遣使占城歸講學東林黃日齋錫山史逸亦載先生講伊洛之學於東林十餘年邵二泉序先生文集亦稱其以正學教後進者凡十餘年蓋錫山東林有宋五賢而後明初當絕續之介其得中延一綫者非無由也萬曆癸卯願涇陽與高景逸議復東林書院因商諸同志經營規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三

度併集來歲鳩工庀材之費至冬局始定先是一江右人善談堪輿主邑東吳三畏家每日味爽潛起望氣指東林地謂三畏曰後數年天下名賢當聚於此其語果驗見願涇年譜

甲辰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舊奉喻尤李蔣四先生配享涇陽先生以羅豫章為聖學大宗胡德輝曾留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道南世嫡也增入配位稱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見涇陽年譜

東林每會設先師繪像行禮至萬曆庚戌正月始建燕居廟奉先師神位廟止一楹顏曰燕居書院不敢擬學宮也見願涇年譜涇陽先生兄弟皆鄉居每入城即止書院院內書室多為學人分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為之歲有增益今蘇家巷有數椽即涇凡小講堂也萬曆乙巳涇陽先生移涇里同人堂社於麗澤堂月課多

士未進者得拔第一文譽立著輒青其矜故士皆爭自奮起所獎
成孤寒甚眾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間請自為會弁自為
約公益喜示黃伯英曰友不厭少貴其精會不厭多貴其真示姚
元升曰諸友之會為舉業設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惟恐少有
愆戾以辱東林此即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如馬希尹
鄒斯植吳桂森張雲鸞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伯英
後更名廣見顧涇陽年譜

已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林社時涇陽先生為會主而
高劉諸公翼之子與子往及一方外楚人為客列東西坐坐定涇
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析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難及盡心天命諸
義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揖出所書魏莊渠先生勵學語讀
一過聞者悚然罷會設雞黍供客酒數巡各散去微言久絕此會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四

為東南領袖風動四方真千古一事矣武林胡嘉胤見顧涇陽年譜
桐城方本菴先生學漸倡道桐川築崇實之館以待四方全志之
來會者所著心學宗性善釋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為之序萬曆
辛亥命舟東遊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二以九月朔會講東林著有
東林會言與涇陽景逸輩問答語凡三十三條九月既望先生將
辭歸復作東林別語一篇涇陽爰有讀會語讀別語兩跋復題千
里全聲卷以送之

按本卷親與東林講壇且為顧高兩先生推重而蘇川洛閩
源流錄所載方本菴傳不及此事想未見東遊記耳顧家藏
此書凡三卷發篋展讀疑欲建議補祀道南既而復念顧高
當年師友之間所進位次已定今若例以現在則本卷豈不
當在南學念臺之列而接之先正所守毋以母難之古則諸
賢不必以東林重亦不必援諸賢以重東林也遂不敢效顰
字請而止至於此段事實不宜湮沒用聞
齊湖學尚友君子有考云爾請讀謹識
東林聚首諸賢當年曾共圖一小像未知雲散何處今惟葉閒適

自著小像箴併序文一首有可徵其文云人生宇宙間第以形論
與動植之物均耳惟有超乎形者在乃能參三靈萬不死不生與
造物相終始然形可像超乎形者不可像區區委蛇聽其自來自
去可也奚以像為乃社友高存之謂吾黨聚首數十年所講習者
六籍之遺言所紹明者錢顧兩先生之遺緒非尋常微逐交也宜
乘松柏之未凋各圖形影之彷彿以俟將來者肖像於無窮其意
良厚會有持先賢遺像至者遂命工倣而圖之予懼鬚眉徒具至
道罔闕軀殼如存性靈靡著異日無面目對諸友於東林也爰系
之箴以自勗焉箴曰爾貌甚臞爾性易蔽志在破愚業因病廢甲
子既週望洋未至何以圖終夙夜自艾日暮問途難容緩饑食
渴飲勿等兒戲龜山一脉法門不二俗學浮靡人趨爾避思過省
魯涵泳道味友朋切劘日新月異造次顛沛必止於是壽考福澤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五

惟天所畀恭敬溫文惟爾自治形匪委形天性乃備庶其全歸無
忝厥志
景逸先生作洪平仲傳贊有云余與平仲同稱東林人東林人行
輩不一如遂確齋中立陳思岡嘉訓丁慎所元薦劉本瑞元珍與
公為一輩此六人者絕不相類而相權何也朋友同於道也
高景逸先生與馬君常手扎云承示忠鏡錄已作小序但恐不足
以光大刻耳君常忠孝著今世事如此僕已矣桑榆晚景舍君
常其誰收之前見大作挽涇臯句有先生真士夫僕即以真士夫
望君常也吾雜著十五本煩收藏之後日一展玩間如與僕相對
談心耳書不盡言統祈心照

按人知先忠意有高橋別語送魏嘉園有垂絕手書貽華鳳
超師弟三人先後殉節而不知其臨難前更有與馬君常一
札也師弟三人先後殉節而不知其臨難前更有與馬君常一
之可見一時師弟以理學為淵源而即以忠義為衣鉢蓋

然以復死之責子
文肅矣

倪鴻寶先生元璐論東林疏畧云臣從邸報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對案曰邪黨夫東林人為邪黨將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邪黨矣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故夫以臣虛衷論之東林亦天下之才數也其人大都稟清勁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多氣魄之傑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耳而其中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靡其如脫付黜步於不聞此尤純於君子者也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於廉隅自後人以假借矯激坐之於是虎彪之徒公然起而背名義毀廉隅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而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以忠厚之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木

心曲原若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見其悖也
逆瑤魏忠賢東林黨人榜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丁乾學 吳裕中 萬 燦 吳懷賢 劉 鐸 周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揚 賀 烜 蔡懋德 惠世揚 李 亥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龍 劉 懋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言揚 陳于廷 朱國楨 孫 繼 王 紀 黃公輔 徐世業 季希孔 湯北京 章嘉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慎行

房可壯 曾 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榮 劉 應龍 程正己 余一棟 方震儒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 馮從吉 鄭三俊 文震孟 鄭 鄞 毛士龍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 淑 劉思海 許譽卿 熊奮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揚 歐陽調律 劉 璞 張 慎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 芳 薛敷 教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燦 翟學程 韓 爌 楊惟休 蔡毅中 宋 榮 張拱宸 沈正宗 王 洽 王心一 李宗廷 倪思 張鵬雲 程 註 趙世用 方員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 姜 蕭 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永順 麻 信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良輔 李喬崙 翁 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弘業 孫紹統 洪如鐘 歐陽 東鳳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壽 楊棟朝 王振奇 趙 彥 唐紹堯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解 張問達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 珍 段 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師 眾 畢佐周 李 承恩 王之采 鄧 漢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 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長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 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古 程國祥 朱光祚 徐 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 策 汪先岸 郭正 域 孫丕揚 胡 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 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言 李玄 王祚昌 霍鏞 楊新期 談
 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
 讓 李思誠 方六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寵
 戴忠 馮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恪 韓霖 易
 應昌 江東之 宋燕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
 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叔作 滿朝薦 沈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興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謠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宰 張永順 劉起庸 陳新芝 朱
 顯 劉憲章 韓鍾勳 周孔教 黃毓祺 賀王醇 趙德
 遜 孟稱光 劉斯陞 戴垣 陳仁錫 劉弘化 吳道坤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水

張道潛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麗 公鼎 吳弘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遵陽 侯恂 徐培芳 蕭近 彭
 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清衡 何吾騶

按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逆奄魏忠賢矯旨以東林黨人
 榜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絕削奪者禁錮凡三百
 有九人不過魏借東林名目為羅織耳實則其人與東
 林毫不相涉者有托足東林而人品不類者有與東
 林學脈終隔者其間相去奚啻倍蓰要之既與諸君子同禍
 則此重公系不可沒已其幸得與諸君子同禍而善卒不著
 不善卒莫得而掩焉則後人之見此榜
 也益悚然思所以自立哉

天啟元年九月高景逸先生別東林諸友啟行至京以會講事屬
 葉開道吳觀華主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弟此行原
 殉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艸深也蓋前此涇陽先生未歿
 涇陽主之涇陽既歿景逸先生主之景逸之出開道觀華兩先生
 主之厥後東林再復觀華主之觀華之繼景逸猶子葉旃先生主

之云

按觀華吳先生歿于崇禎五年壬申東林遂無主盟嗣後
 澤堂會講亦輟先學憲于崇禎癸未歸田乃復建燕居廟出
 先忠憲所藏先聖木主祀之次構再得草廬三公祠而講會
 復興自是主盟東林者歷三十有四年而後施虹玉先生
 即祀先學憲于再得草廬故告聖文內有三十餘年為力支
 任今其逝矣功不可沉等語繼又奉先忠憲為主位而先學
 憲配食其間後乃奉主從祀道南祠蓋東林當有
 明之季先學憲可謂仔肩一縷者矣

景逸先生應起廢之詔將北上上年適吳觀華先生甲子六喪先
 生特造而祝為賦詩一律云同樣乾坤同氣分就中何者號超羣
 心通大極無形理目晰義皇有象文一片虛靈昭白日六旬塵跡
 等浮雲龜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

按此先忠憲壽吳素友先生詩也陸閱復與東林書院儲序
 中有屈指東林定屬君之句檢之遺稿不得偶於勞氏家展
 所藏先世壽軸為先忠憲真蹟即書是詩至錄錄錄
 入該事於此可見兩先生一時擔荷之重矣

鄒經畬先生講院紀實云東林書院在無錫縣城東隅宋楊龜山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九

先生講學處也年遠頽圯止存荒基萬曆間涇陽顧先生景逸高
 先生輩俱以言事謫居林下留心學問謂不可無講習之所問邑
 志得東林遺址乃請之當道議復一時上司及府縣翕然響應合
 邑則顧高二先生外如涇凡顧公我素安公本孺劉公開適葉公
 筠塘陳公弦所張公儉齋王公各捐資建講院一所負北向陽前
 為門為璽澤堂川堂中為依席堂堂後門一座為先師燕居堂奉
 先師神位其中額為中和二字摹朱文公筆堂左右書院各廿間
 燕居左右為書樓堂中鐘一磬一前堂鼓一門前月池一架以木
 梁甬道一直至箭河石牌坊一座前額觀海來遊後額洛閩中樞
 講院左為道南祠自講院門首東至祠樹成林祠前為門為敞
 廳廳後門一座為祠上設龜山先生神主左右列羅仲素先生喻
 玉泉先生尤遂初先生胡德輝先生李小山先生蔣實齋先生邵

二泉先生有祠田百畝每歲春秋仲丁燕居堂行釋菜禮龜山祠行祭禮卽於是日講學始餘月俱於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四方來學者遠近不全而三吳士紳爲多皆諸先生遷主之蓋始於萬曆甲辰東隅片地遂成洙泗自壬子涇陽先生下世景逸先生爲政不異錢時癸丑冬特延錢啟新先生過東林講易凡兩閱月開閣啟齋人人會心壬戌景逸先生應詔起光祿以東林無主則屬之吳覲華先生而華初卷與一二同志左右之一東二先生遺訓乙丑丙寅間逆璫禍起有金沙臺中逢其意旨請毀海內書院尤注毒東林當事者奉命唯謹立爲拆毀寸椽片瓦靡有子遺只道南祠一區以志書所載原不在講院內得免此丙寅五月初旬也丁卯冬時局一翻戊辰景逸先生寃得大白卹典屢下有臺中請復書院者報可吳覲華先生與二三全志謀爲興復乃亟請之當事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十一

時郡守石公萬程守微郡時避璫焰而掛冠者也立報可于是安無咎先築祠旁以館守祠者而覲華先生則獨捐貲百餘金構麗澤堂二楹墻門一座額曰東林精舍於是來學者復得所依歸云會期亦以春秋仲丁行釋菜禮於道南祠隨開講每月只朔望上午祠中奉涇陽顧先生啟新錢先生立臺薛先生涇凡顧先生我素安先生本瑞劉先生皆景逸高先生將被逮時所奉而入者也邇則奉景逸高先生及閒適葉先生入焉癸酉復進吳覲華先生甲戌復進陳筠塘先生丁丑復進許靜餘先生已卯復進張弦所先生見鄭經鄭經會先生一筆軒隨筆記云往者雲臺先生之喪余與公寅弟往送焉邇迨啟新錢先生因念立臺先生一生清介鯁直之節不勝嘆惜請商一私謚啟新先生曰此意甚美然何必爾說者一私

字便不可矣余兄弟聞之不覺心服一日讀文莊公所題生無爵死無諡之簡言張子厚卒關中問謚於伊川伊川復書謂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復爲之諡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此至當之論然孔子有爵矣諡而無諡國之缺典也非弟子之失禮也故爲尊子厚之道公諡可私謚不可此語與啟新先生先後全符後來吳叔美卒其門人亦有以私謚商於子者引此語告之議遂定見鄭經會一

天啟乙丑八月將毀東林書院高忠憲公夜召儒學吏潘守命之曰書院毀矣惟是燕居廟孔子神位豈可俱毀吾念惟文廟復壁中可藏特以相託汝池乃呼燈躬奉神位付潘時承風指切東林者謂東林乃淮撫李三才剋剝東南脂膏所造田產無數奉旨拆毀估價入官明年公及于難其後燕居廟再建潘之子華言于衆乃迎而祀焉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十一

蓋屋李中孚先生顧童時雅慕高忠憲公每遇吳人卽訪其履歷之詳及所著書而卒無從得康熙庚戌季冬郡守駱公鍾麟迎先生至郡辛亥仲春初二日薄暮至錫次晨展謁燕居廟道南祠畢卽趨忠憲祠瞻禮遺像徘徊故池不覺泫然次日與葉旃先生會講於東林書院賢達環集得各質所疑而去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錢肅潤高菴生孫繹武等會將理學與氣節俱行前賢賴後儒繼起公請崇祀道南以翼道統以勵儒修事具呈列舉周公順昌左公光斗周公宗建姚公希孟李公應昇楊公廷樞李公若愚胡公時忠趙公立社華公允諡十人事不果行今惟周蓼洲胡慎三兩公入祠

湯潛菴先生斌為江蘇巡撫時東林後學於道南一祠議出議入各持意見聚訟紛紜先生批請續祀道南呈詞有云東林書院龜山先生講學地故當時從祀皆其門人相傳即忠定南軒象山慈湖之賢猶加釐正蓋先儒之慎如此顧高諸先生皆與復東林同堂講習其祀於東林固宜啟願以後號東林者幾遍天下其間宜節清修力排閹豎扶植綱常者皆可與顧高諸先生爭烈然此可謂之東林黨人而與書院無與也若盡舉當年號東林君子者而入之恐道南但豆無地可容而其間或有名實不相副者亦無辭以拒之矣為今日計當做前人釐正忠定諸先生遺意而為之亦紹述前賢之一端也且遊此地者要當講求龜山端文忠憲之學相見當日林下寂寞真修默澄而不必於諸先生之應入應出紛紛聚訟以啟門戶之爭可也仰縣抄送書院仍具文報查繳識者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主

以為不刊之論

見錫山志

湯潛菴先生撫吳時以大宗伯內召北上於康熙丙寅四月十七日駐節東林書院先謁道南祠懸伊洛正宗匾額香案設供行四拜禮旋登講堂拜燕居廟坐再得草廬是時官僚雲集府廳縣學及遠近紳士皆來觀禮侍講席者首引大哉聖人之道一章次引尚書全部大旨講畢先生乃徐申其說講語今載湯子遺書語錄中先生前後凡三至東林必屏呼騶緣內有燕居廟至甬道即步行而入

宋牧仲先生筠廊二筆云孫退谷先生承澤嘗言東林書院甚悉云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

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全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俱甲辰年事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職呈秀遂父事魏忠賢曰喉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瑞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黨之惡銀鑄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廢矣余撫吳重葺書院釐正祀典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主

二泉

顧涇陽高景逸錢啟新薛玄臺安我素劉本孺顧涇凡葉園適他處皆作閒適未識是一人否陳筠塘吳素衣許靜餘鄒經畚兩廡從祀姓名開列如左

元

虞薇山

明

史玉池孫洪渙余振衡張珏所華鳳超馬素修陳幾亭成寶慈秦大音周懷魯李元冲馮少墟丁慎所歐陽宜諸劉念臺王儉齋華燕超楊大洪繆西溪魏廓園文湛持黃石齋金狷菴吳霞舟鄒南臯于景素宿仁寰秦水菴華詡菴周仲馭鄒忠餘陳並

漁張泰嚴黃日齋秦澹綠賀亨陽熊所公汪鶴嶼蔡雲怡胡慎
三龔佩潛王軒錄

國朝

孫蘇門顧庸菴高葉旂陳子衆孫北海施曠如龔震西嚴佩之
刁蒙吉惲遜菴王敬哉湯潛菴

儀封張清恪公以江蘇按察赴福建巡撫之任邑侯李繼善奉百
二十金爲贖公辭之固請因命以葺東林書院可也踰二年移撫
江蘇飭令修葺開講訪實行之儒以主講席得高紫超先生名委
員詣門敦請庚寅四月躬謁東林道南祠與諸生講學依庸堂諸
生繼有疑義相質而公以意授在幕諸子令各爲條疏縷答焉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終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西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二

軼事二

諸賢軼事

楊龜山先生

伊維淵源錄云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
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
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宰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
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
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行時謝顯
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
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
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一

有謝楊二君長進 謝上蔡云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清最愛
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先生嘗言官司設
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
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
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
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
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于鞭笞者矣余在澶州瀾陽
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
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枝樂
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
余爲瀾陽日方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路于道者隨所在申縣

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于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袞裳衰足不俟履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其文此公無求于人蔡氏焉能免之引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為免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二

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 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淳澆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權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 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績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

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喑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貂緇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厦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三

呂舍人撰行狀云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為附太守輕已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奉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為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為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闕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眾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

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于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晉陵先賢傳云先生以程門高第倡道東南所最相友善則有鄒道鄉周伯忱兄弟故居毘陵最久成就獨多一傳而得鄒德久喻子才再傳而得尤延之三傳而得李元德蔣良貴迄今紹延學脈代不乏人先生之功大矣

學統云先生嘗謂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刀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人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聖賢之道畧無毫髮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四

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道今古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先生語仲素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

年譜補編云宣和五年龜山先生自婺州還毘陵時蔡京父子專國悉改元祐之政塾師張甯字柔直闖人登進士為小官師道嚴毅忽謂京子弟曰汝曹會學善走乎子弟問故甯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且夕亂賊兵必先至汝家何不學善走逃死子弟以告京乃就甯請計甯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

舊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耳京問其人甯以龜山先生對遂薦之會欽差路允迪傳墨卿使封高麗因國主問龜山先生何在答以現召赴闕二臣還具以奏聞因得旨召赴都堂審察先生以足疾辭不行六年傳墨卿再薦十月召為秘書郎仍令上殿十二月先生始自毘陵至京師入對

羅豫章先生

延平答問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又云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顏樂齋詩云山染嵐光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五

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日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挂墻壁等閒窺影自相酬還月臺詩云矮作墻垣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白雲亭詩皆忘記白雲亭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闢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延平答問後錄云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

理學宗傳云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

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學統云先生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日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于紀綱法度者沛乎大瀛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于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今皇帝悉剗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為言四方企踵望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六

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求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後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微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氏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于朝 高景逸先生語錄云羅仲素先生從龜山居東林抄學庸半載 胡德輝先生 先生本郡人建延間始以避地居無錫之甘露鄉

喻玉泉先生

毘陵正學編云先生少慕伊洛之學從楊龜山遊獨得其奧

陸放翁入蜀記云十二日早謁喻子才郎中樗子才來謝以兩

夫荷轡不持胡床手自授謁

按龜山先生與胡康侯論編錄伊川語錄書有二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其塔尋之未到近宣幹喻子才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又云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同異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也俟書成即納去則伊川語錄之得編帙傳後亦子才藏弄之功

尤遂初先生

晉陸先賢傳云當仇胄用事專詆道學有陳御史者大言于朝曰正心誠意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自謂獨能之夷考其行則不然此固小人阿附之言然亦無其實而竊其名者頂門之針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七

也使講學者人人如尤遂初亭亭正氣造造理行雖有褊心之人烏得而詆諸詆之而名愈尊榮之而道愈光所願講學人檢押宜嚴勿為小人藉口則善矣 尤氏萬柳溪邊舊話云文簡公廬于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月夜見山之陽而華之文簡公廬于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月夜見萬燈滿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與二三僮僕棲隱喬松之下空中聞曰此地發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昇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高聲應曰尤時享累世積德表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此紹興十四年秋事也文簡服闋即登上第子孫金紫不絕 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即江南已有千人郡邑後進無不遊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慶錢本祭酒肅簡公祥蔣狀元文忠公重珍丁寶謨常任皆公陶鑄

而成者也

錫山遺響載先生送朱晦菴南歸詩云二年摩手撫瘡痍恩與

廬山五老齊合侍玉皇香案側却持華節大江西鼎新白鹿諸

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戀德老翁猶作小兒啼

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

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

棄而目之以代飢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

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按萬柳溪遺著話係文簡六世孫司徒公地所遺據云陳源

姜特立召別人情驚駭公上封事極言二人之惡不聽時公

年七十遂引年歸又八年薨宋史言七十終于位誤也文集

李小山先生 毘陵正學編云先生學于尤遂初得龜山之傳葉水心銘墓謂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八

趙公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

盡又謂嘗以唐虞盛治在君臣和告孝宗又特奏五劄子為能

言言恢復事本末有序始終一志為能行有古今才難之歎

蔣實齋先生

晉陵先賢傳云自言事者前詘而後伸或一時詘而千載伸也

故賢詰之士爭自發舒依古肆言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斯

亦言事之通弊也將公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要自精誠出

之期于悟主非賈直自榮者也噫所謂有德之言非耶

無錫縣學筆記云先生年十歲而孤母顧夫人親教以書一覽

輒記家素貧為人授小學以養母已而從尤表講伊洛之學與

真德秀魏了翁最善年四十餘始擢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累遷

至秦國軍僉判召除秘書正字入對上七箴三疏語甚剴切忤

丞相史彌遠遂告歸端平初彌遠死復召為秘書郎上言五事

累遷至集賢修撰見時事日非辭不就以刑部侍郎致仕

虞薇山先生 錫山遺響載先生進士錫宴謝宰相詩云貢鄉曾是鹿鳴賓湛

露光中拜賜新要使書生耐素志幸逢賢相轉洪鈞願來御酒

勤中使藏去官花說里人被此恩榮無以報明時擇士屬元臣

咸淳丁卯登第後又有感自述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

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

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不去緣何事恐負他年首四民

邵二泉題墓碑云龜山文獻是公延百世無慚俎豆前誰起斯

入鳴教鐸漫勞今幸買碑錢宋元載籍多公論伊洛門墻有正

傳安得掃清祠宇下好香一瓣拜先賢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九

邵二泉先生

年譜二公年十九歲即門學于江浦莊定山先生定山答書有

邵君一日千里之語 在許州作守官箴以自警復作全官箴

以相勸守官箴曰何以守官曰敬與廉敬則不忽廉乃有嚴何

以守敬曰惟以畏國憲天彝罔敢或墜何以守廉曰惟以儉我

用克節我俸亦贍循是二者靜以待之可否在事喜怒易施民

曰父母君曰臣子勉焉夙夜庶幾稱此全官箴曰全官為僚伊

何其同莫非王事惟時天功王事全襄天功全亮惟私起爭惟

公生讓詩咏攻玉易質斷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事否則否事

可則可不必在人不必在我情義相孚全僚弟昆勿或有問斯

愛斯惇德業相勸全僚朋友勿或有問斯敬斯久小子作箴告

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 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義興吳

太史記之公自書碑陰謂士之品二道德其上功名次之而富貴云者宜斥不與每貢舉必歸于亭以相其志後提學西江復以名于南昌分司之亭而自為記 考績赴京以應對抗直忤冢宰王公或謂須屬李司徒釋之公謝曰行止有命見黜敢不自安司徒吾治邑人苟藉其力免黜何以復為政乎卒不從病餘嘗褻服見客或謂公力不能衣冠不能野服乎曰野服隱者服也予病者也非隱者也敢褻服不敢野服褻服情也不敢野服禮也 官京師日有憶母詩曰手線縫衣欲問寒慈顏時向夢中看世間盡道為官好天下無如別母難讀罷家音添髮白書成國事刺心丹青燈自照磚河夜回首江南路渺漫既致仕歸聞貴州巡撫之命具疏乞終養旋有戶部侍郎提督倉場之命再具疏乞終養不允供職一年復奏不允有詩云乞歸未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十

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縵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是歲五月疏乞歸省得旨准省親九月又乞終養得旨准侍養開命喜而有詩云五疏纔蒙一語俞拜扶老母望天除孤孀節操劬勞外獨苦心情喜懼餘寬處栽花占月令靜中檢藥印方書東風吹綠長春徑不羨潘家有板輿時正德七年至十四年八月除南京禮部尚書又上疏乞終養得旨准侍養遇太淑人有疾先生齋居茹素每夜具詞露禱至百拜移榻寢則躬視湯藥承候安否疾雖少間憂勤不衰世宗即位詔起公南京禮部尚書再疏懇辭得旨云朕以卿才行老成新政之初特茲起用既累乞終養孝誠懇切勉從所請着有司以禮存問待親終之日來說後太淑人病劇公筮之知不可愈憂迫惶

東林書院志 卷二二

惶百方求治無所不用其誠及卒哀慟不輟食寢俱廢或勸公老當節禮不聽凡送終之具一遵朱子家禮其所未備者更參儀禮用之 作燕居銘銘云如齋如尸天鑒在茲靈臺湛若吾得吾師勿忘勿助何慮何思彼憊與僂無或有之小子不敏請事于斯 作曾侍亭于容春堂左亭中有屏作仲尼居曾子侍像以寓希曾之志每晨興必謁拜 堂寢灾姻友餽助巡按御史許公檄縣饋銀助修宮室皆辭之揭后山貧不受人憐之句于座且為辭以對唁者云某病且老矣而乃罹此灾變是天以警我抑以進吾德也德莫大于義利之辨辨莫先于辭受之際苟辭受以義而不以利視平生無改焉則吾德之進于是乎在若曰吾無室矣無衣服矣無器用矣不問可否至則受之不亦愧吾平生乎是天以成吾而吾自敗之也某雖衰病且老矣敢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十一

不自勵哉敢不自勵哉 晨起謁先聖及家廟步履如常退坐存一齋方與客談論忽舊疾復作瞑目不言至亥刻而終年六十有八訃聞于朝諭祭一壇官為營塋禮部議公節行著于朝廷孝友聞于鄉里化人有道傳後有書擬贈太子少保賜諡文莊 鄒經畬一筆軒隨筆云容春堂集有官家天下論細釋其指乃是折衷大禮議論極正當而渾然不露其所著學史皆取前言行往行有大關係者以己意為之論斷鑿鑿不刊取而讀之凡國朝二百六十餘年以來大變故大危疑大是非無不可借為定案昔王昶戒子云徐偉長生平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文莊之意其在斯乎此可奉為立言法

按先生簡端學史二書俱觀學西江時所著日記而投諸櫥月啓而藏之簡以是為君子格物之義也日有所格因自號

日格于說者以為意在王文成而無一語及良知之謬獻考
先生江西之行陽明為刑部主事作時兩賦送焉時弘治庚
申先生年四十有一矣而陽明方二十九歲越六年謫龍場
始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又八年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致
良知訓學者則先生是書初不為陽明起義也正德庚寅始
序而出之陽明古本大學與朱子晚年定論亦於是歲始出
似對學者而先生固不以講學分門戶也一味真修實證
格守程朱之嫡傳豫防新學之演決功則懋矣
按先生未第時嘗聚徒講學于保安寺後之東林不久北荒
迨晚退門人華雲即其地重構東林書院屬王公守仁為之
記其地非龜山先生講學故址而萬曆甲辰顧涇陽先生與
先忠憲公復建書院及道南祠于城東弓河上厥後東林之
教盈天下實自此始

顧涇陽先生

年譜云初習舉業鄉先達雲浦陳公過而試之擊節嘆賞曾語
公曰子貌大似歐陽文忠遺像異日驗之 補邑諸生時邑令
周公名邦傑手周元公太極圖說程濬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
授焉退而習之至忘寢食是歲借弟涇凡受業于薛方山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三

方山喜呼兩孫敬教政出締交親持考亭淵源錄以授曰洙
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異日無忘老夫也 丙申春公病
門人史孟麟來省至榻前公曰余病百藥不愈奈何孟麟因及
謝上蔡習忘可以已疾之語後數日復召孟麟謂曰吾輩素輕
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孟麟曰此以無心為忘也龜山先
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歸此不忘之忘也公頷之病
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 公造就
英才教育不倦最先得史孟麟諸人以後四方從遊者多留涇
肄業萬曆甲申先生以選司給假旋里丁長儒嘗云薦是歲讀
書涇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留涇弟子視卯辰間
尤盛宜與王永圖時年十四公攜歸教之妻以長女永圖即世
所稱儉齋先生丁酉家居弟子雲集鄰居梵宇儼寓都過至無

所容先生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構書室數十楹居之省其
動資其乏絕萃四方學者課之同人堂擇其中之可語上者
列及談瀛期於有成時則如繆昌期當時馬世奇君常輩並留
之家塾 一夕夢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
述五經垂訓萬世獨禮記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
孔緒何不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已釐正矣曰何不傳先生曰
何嘗不傳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覺而語涇凡公且曰
大學中庸還為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
小學竊以為可羽翼論孟配為四書涇凡公曰此真千古不易
之案也次年創復東林實文靖講學故地 高存之講選請教
公曰足下行矣無以為足下贈涉世之難譬諸行路者然東西
南北俄而易面不自覺也惟善學者能于不自覺之時嘗喚醒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三

耳高錄其語于小榻敬佩之 公抱恙聞劉永澄靜之至欣然
倒屣靜之寶應人與吳門文文起山陰劉起東皆公所以世道
寄之者也後起東誅靜之曰兄嘗邀余謁顧涇陽子余以病不
果後託兄介紹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涇陽亦卒此一設師友
淵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負知己梁溪
山陰學脈靜之寶聯合焉
一簞軒隨筆記云偶與一友談程門立雪光景予曰此游楊二
子之敬而伊川先生閉目端坐如泥塑至門外雪深一尺此是
何等氣象友云生平惟見涇陽先生有此一日某與先生同舟
舟甚小中設小提床二矮几一某坐一提床憑几先生懸空坐
一提床時河冰初破舟行不甚穩先生閉目端坐舟應應動先
生亦應應動然終無倦態偶有所問先生開眼答之答已復閉

目自城至溪里終日如是予曰此一個活伊川也君亦可謂善狀先生矣

丁慎所傳先生云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庚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爲阱于域中先生冲然穆然不競不沮身歿而精光更徹

高景逸傳先生云先生闕東林精舍偕同志講明性善之旨以濂溪無欲爲宗表裏始終峭然不滓與之處者聞其卓見竝議如發蒙就其坦衷雅度如飲醇

高景逸先生

年譜云乙酉先生年二十四歲每日嚴立課程自臥榻至日逐經行處壁間悉粘一圈期于觸目警心無令此心放逸 壬辰謁選到部寄繼成公書云稍酬生平惟守令耳乘此年力做一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齒

出頭以後便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爲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亦自量力能爲之邑中先達雖多兒意所取法者邵文莊王繼山二公皆自州官起脚風志如此未審得遂願否既而得行人司司中藏書甚多因恣意涉獵 冬至朝天堂習儀僧寮靜坐錄二程夫子語錄 癸巳謫揭陽縣典史先是御史吳公弘濟有疏論列至是降補吳亦削籍先生遺吳公書曰凡人行義非難所安爲難人心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何處着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尤矣了此便鳳凰翔于千仞官舍優暇編集朱子要語先生自記連日編書稍覺忙迫心便不定應事便有昏處以此知放教虛閒養心發慮之本也先生與吳子往等靜坐水居日記云口逐只是顧諟明命爲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膈稍滯思調息最微若有若無誤認

氣爲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却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爲着些子不得也 先生爲光祿少卿嘗粘一聯于室云得閒

且閒今今莫思明日事當做便做一年可作百年人初間尙有中官聒擾先生事事不已甚遂帖服不敢動 先生在京一年汲引後進之賢充滿朝堂言路中賢者稍動爭端便力止之不使玄黃之戰再見于起廢之後嘗謂然然融化乃是道理煦然調停即屬世情二者天壤不侔并調停之意一切泯之 乙丑東林既毀有爲先生危者以居易俟命謝之曰吾輩今日一切聽天一切靠天一日無禍即一日享福而已屏跡湖干自稱湖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談一時事謂大臣見廢時義當然東相知曰弟在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

朱平涵撰墓誌謂先生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五

是誠又覺得覓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 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爲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更于何處索本即身即心會歸于一道不遠人于斯可見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在燕都適南臯鄒先生少墟馮先生開首善書院講學每會先生必往焉餘日則習靜于雙塔寺之僧舍翛然自得嘗有詩云朝市得閒成大隱風塵何處不林泉可以觀先生矣 先生謂學從格物而入其與涇陽先生闢無善無惡之說謂樹此說者惡其着于善耳此亦坐物之未格若物格而理明則有善而無着片言居要破盡言無善者又云語之以善千夫隄之而不足語之以無善一夫決之而有餘可謂

痛切矣 啓新錢先生謂聖賢生知安行只是能知學能力行如景逸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知安行之質乎

金沙于孝尼說伊弟曾附高景逸先生舟北上途中設飲招過見先生端坐于上几設一爐焚線香一注四書一部而已

日記云靜坐得誠神幾之意復體驗得天性與知覺運動若判為二物必使知覺運動皆自天性中出方是學問

按先忠憲每年日記家藏有親筆原本記日用動靜酬酢往來與日間為學工夫甚詳自檢嚴密不遺毫末其每日以倦業之微息養欲分注于天時人事之下則自丁酉年始是年為先忠憲三十六歲云

顧涇凡先生

涇陽撰先弟季時述云弟性介辭受取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宮還讓里有蔡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屬少弦張師為介紹率諸子北面稟業且欲延致家塾弟欣然從之已而致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六

束金謝曰吾庶幾藉是避俗意焉收拾身心不為不受惠矣况此君非有力者其以諸君見其與相與切磨于道義非顯顯為攻舉子業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利害乎 予兄行中居三僅長弟四年而弟事予甚恭不減于事兩兄當歲乙未予病甚且瀕於危屢矣弟憂之寢食為廢予一夕夢弟手捧書一卷視之則金滕篇也覺而異之頃之復夢吾弟誦聲朗朗伏而聽之即金滕篇語益異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答而察其色甚喜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連夕私禱于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算即內人不知也今既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而許之矣所以喜也惟是天機忌泄願兄念之予曰有是哉已而余果無恙至于今且一紀而餘矣每默自循省何以承此于弟哉 吾弟端毅清栗不以私徇人人亦不敢以私徇之對客

不作套語與朋友交表裡洞徹遠不狎遠不忘往來竿屨不作寒暄語高存之曰吾篋中藏有季時手裁數十幅即寂寥數字必有關係他如上許相國及與羅布衣等書一段正氣凜凜逼人足令頑夫廉懦夫立至今讀之猶有生色又曰季時真降魔手今何處更得此人記得二十年前魏想權嘗謂予曰君家季公涇凡大是不凡自其來都數相通訊雖復聊且游戲率有趣味可諷觀人必于其微吾以此得季公矣 楊龜山先生寓吾錫建有東林書院歲久圯壞高存之一日檢邑乘見之謂弟曰叔時嘗欲構一讀書處羣二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留以待叔時也弟喜而告予時予方臥病聞之蹶然而起遂借安劉諸君子請於當道而修復之

錢啓新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七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自幼穎異受句讀時輒潛出而聽里中之說經者欣然有會庚午薦于鄉獨湛玩諸儒語錄五上春官始第筮仕廬陵以廬陵為王文成公過化地建祠講學其中林居杜門掃軌謂身已不列衣冠而跡或溷公府是不安庶民分即委君命于草莽故雖干旄在浚非迫不輕為延接即報謁亦復刺及門而止如是者三十年如一日 郡守歐陽宜諸建毘陵先賢祠有傳是堂興起後學推先生主其教而梁溪適修復東林書院先生亦往會焉一時四方同志雲集景從未幾朝亡間與東林為難然先生不以是生退心日不見是而無聞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亦吾輩受益處往來講習如故 謂敬老可以興孝則同壽有會埋齒可以興仁則同善有會皆與二三同志為之每歲數舉無倦 年七十有二自營一兆

北左構數椽名曰寄窩自號寄窩通客作寄通長言數十首有云楊柄屬人不屬天小子一丘躬自兆又有云委運自來真實事即今了也信從容果于是年九月下世情真有通乎晝夜而知者矣

安我素先生

高景逸撰先生行狀云公父愈憲膠峯公江南世富公幼不爲嫡母所容育于周涇敗屋顏垣母子相弔成進士始歸膠山絕口不言膠峯公遺著膠峯成進士曰父桂坡給腴田三百膠峯拓其畝千疇以別墅記以碑曰吾子孫仕者與之養廉毋以贖辱吾家聲而姪亦竟不與田而公待兩姪歡甚力持其門戶教掖其後人無纖芥焉 公豐準秀目玉標霞舉恬夷坦蕩質任自然生平無皺眉之事世上無切齒之人 東林精舍成公別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六

掃一室欄竹砌花讀書會友于中庚申九月東林會中聞光宗皇帝之變公驚迷痛憤搥手頓足者終日作詩有執簡定應書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恒之句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第時年甫弱冠耳官行人有偉望當入臺省而格于年有諷以稍增其年者先生曰安生不以給事御史重也竟從選人授儀部主事人又以銓部推先生先生念母請南言者曰盍少俟先生曰安生不以銓部重也竟得南司封諸老惋惜之曰都門一席地竟不能屈安生耶其高如此 又云先生與諸君子周旋靡間而其天資近道類于陳仲弓郭林宗其人人以此少寬之然先生亦以薦剡將及而先瞑耳令其不即死而從諸賢以起則先生之正色危言其不從高陽周烈諸君子之後也者幾希

葉開道先生

華鳳超撰先生行狀云先生篤孝人也封翁性狎其野一被章服卽解去思從田間游先生仰體其意去官而家去城而鄉徘徊山水間專視壹聽如恐傷之封翁歿喪之毀撫其弟立字公友愛備至 先生之學以洛閩爲正宗以守己爲切務非分所得爲者不以萌諸心非躬所允勉者不以宣諸口自其爲諸生壁立矩趨防閑甚嚴若處子至敷歷內外卒爲名公卿猶然故吾也與同邑顧端文先生高忠憲先師一德相成終始無間要於各期信心不阿所好或此唱而彼和或以否而濟可辨析爭論不能出一違心之語亦或終日危坐寂不妄發而一片真精神融洽一堂映徹匹座無不足今後學興起者毘陵錢啓新先師講易東林先生聞而旨之有得于心二三知己往復廣和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七

甚樂也亡何諸同志相繼淪亡先生竦然孤峙于羣疑衆撼之日操心益危省身顧益密每與吳觀華先生觀面切磋繩責過動不少自寬假 自營生曠補封翁左傍有詩曰父兮母兮同一堡猶然赤子依懷抱開來收拾行囊好遲速修短憑穹吳可謂歿壽不貳修身以俟者矣

姚現聞撰先生神道碑云庚戌春希孟過錫山謁高忠憲聞有事于東林偕馬世奇兄弟往觀焉羣公皆盛服公衣一緋衣舊矣猶修潔不甚鶻結解盛服緣布袍撲而整襖袂楚楚迺知公之布素者行乎寔不得不約終不以弊惡自標其貧真至行也 希孟以人都道過錫山開道葉公相顧舟中扼腕時事撻子而別曰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卹出閣講學此今日本計也希孟謹識之老成憂國片言扼要若此

錢謙益撰先生墓誌銘云先生面目清削不苟善笑體骨稜嶒
活山衣表自為諸生見者已改容異焉

與至吟有論學詩三首其一漸學初學安能徹本源且從規矩
定方圓休將一握無星秤信作低昂萬物權其二頓學本體從
來只一源散為千萬顆珠圓須從一處參詳透萬變推移任我
權其三通學弄得山中活水源規涵方也矩涵圓憑君頓漸分
途進稱物原來只一權 續靜坐吟一首宗門跌坐僧出定還
入定寂滅歸虛無其樂無與並誰知孔顏樂處酒尤最勝春風
杏壇邊疏水單瓢境坦蕩全乎天行藏付之命浮雲任去來止
水心常淨達觀無窮通所安在率性性定情弗遷居然有榻柄
大聖與大賢千古可印證唐虞開心宗欽哉勅以敬元公繼絕
學立極惟主靜敬握道之樞靜養心之正匪敬靜則弛匪靜敬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辛

亦病敬與靜異名其歸全入聖吾儒慎斯傳勿向葱嶺仗 自
跋戒仗佛詩云世人仗佛者祇求福田利益爾于身心何有藕
嘗妄謂吾儕自幼習儒用以修身以齊家以經世不可一日離
而學佛者多半路出家驟窺真諦其入門工夫儒易而釋難釋
欲斷緣離塵普渡無量而儒惟隨遇盡力順事恕施其入室工
夫亦儒易而釋難如其同也吾為其易者而難者自該藉其異
也吾舍其難者而專精易者庶幾違道不遠耳惟是儒門悠悠
載胥及溺釋子刻勵彼岸立登無怪乎左儒右釋良可悼也

陳鈞塘先生

朱平涵撰先生誌銘云戊申湖州大水公跪雨中泣禱數日設
官謂何回天救民正在今日 少遇異人授有秘訣加之學問
沉潛一味以真為主性定神清施于有政氣韻甚和精神甚旺

力量大而不踈措置濶而不漏擊斷猛而不苛斌媚加于善良
鐵冷行于鬼瑣不識苞直為何物趨承為何事一意為民為國
而至于審度時勢操縱奸諛又有微權自信可以用兵權大敵
世亦不得而窺也 自少家貧一日貸米僅得三斗過雪橋上
墮水幾死收會金冠來劫掠而逐之幾死移居陋巷狐鬼縱橫
至即絕跡確山遇豪宦幾黜兩政七年當行取不能博臺省一
圈幾黜而湖州機尤險勢尤劇奪其卓異非元揆福唐公保持
行且削秩 母老謝事羣憾狎和燎火日熾而公談道講學狗
義急公孜孜常若不及

于正卿述先生云為孝廉時名家爭延致師塾獨江陵相欲致
之堅却不行 始成進士告假出都以討勘合告先生不欲以
新進擾驛遞乘驟轎上冒簷庇行酷日中返里短衣古貌不知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壬

為貴人也 守湖州日題其堂云受一文枉法錢幽有鬼神明
有禁行半點虧心事遠在兒孫近在身 晚年好讀易啓新錢
公觀華吳公所詮易刻日翻几上客至應酬不克輒讀輒呼一
觴于背人處玩味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公生而奇穎十歲能文章喜讀綱目至忠
臣孝子之際必掩卷太息

葉開適撰先生墓表云公生平以學問為經濟以真心為實事
未第時靜修東膠攻苦茹淡有言之酸鼻者贈公課甚嚴公並
不偷安所居湫窄取片布障口晝夜讀其中俯首舉業至一歲
得千義它可知已惟忍人所不能忍故擔人所不能擔世見公
掀髯之昂霹靂之手多畏不敢近不知公遇事四顧本之以理
酌之以情上下之以見聞議論然後信心而行非持偏見矜容

氣也

按先生嘗自云成進士日觀政之暇即屏居講寺習玄宗小
定經一七日氣聚於頂有甘露自顛門滴下甘芳之氣達於
肅理為同年議一俗事直排闥入生中驚起以後遂不可復
得幸先生之學兼得力於立宗至乞養歸里乃與顧澤陽先
生輩同復東林講壇而正躬行進不及東林但云邑中諸老
相善有紛論社吾父响响不出口而性命精微經濟皆繫於
有領會諸老云不言躬行吾父有之則以時當乙丑丙寅之
間禍如鼎沸故不斥言東林也

薛以身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嘗於省試時諭同志曰人當勵志時
冲靜可挹一旦紛華在目不覺炫心最是不開名節處人以爲
無傷而不知所傷實方所以硬脊梁立定脚跟在于初念先
生出入不假肩輿一履一老蒼頭或有所避望望而去并蒼頭
亦失之

高忠憲公日記云二月十七日雨雪與立臺靜坐僧房玄臺云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三

吾輩修行譬如六字在教場中寂然無諱點名即應方好今日
但云不以一善成爲只是一個空營

劉本孺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明足燭奸剛能疾惡營新錢先生嘗
言吾輩不乏有心人至跟尖膽決必推本孺識者以爲水鑑
先生生而廣類鳳眸額有異骨頂迨稍長風度凝遠見者肅
然起敬甫受句讀即嗜學如成人七齡喪母哀痛泣不下粒
者幾晝夜先生持身以嚴處身亦以嚴閨門之內肅若公庭
謂嗃嗃終吉嘻嘻終吝故必以整齊家規爲第一着先生自
號湖畔逸農居恒嘗以子路自任故爲東林術道甚力先生
嘗言人品懸殊止爭真偽懸殊止爭於險處過得過不得
凡人素積于隱微衷曲之際必勃發于危疑震撼之衝故觀人

必于險處着眼平地清談濟得恁事 又嘗論學術之弊弊于

空言空言之弊弊于滅理夫既以學自命矣却視理字如桎梏
務脫落之爲快何也其中情誠有大不便者在也所以不便者
何也溺於所便而離却本心之安于是跳越湯檢更捏造一種
無準繩無把柄荒唐謬悠之說以濟其放浪不羈之爲百般病
痛皆從此出故有事學問者必欲察識本心體認天理務期抑
情歸性自痛自知自飯自吃並不從他人喉邊討氣息又安肯
任自己身上斷生機也 又嘗語知己曰吾鞭策之念毋敢少
弛恐行住坐卧悉成墮落近來掃盡塵氛杜門檢點靜中意思
覺與平時差別也

先生有春日閑關咏意詩云塵緣種種去眉峯高枕長吟學臥
龍千古眞儒留靜脈一川明月與君逢芝蘭已結義皇侶韞鎖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三

庸羈康鹿蹤斗室蕭然吾自足箇中滋味幾人同

張荻所先生

先生偶述自序云性緩者佩絃因號荻所從父教也 甲辰下
第歸同邑顧端文創書院于宋楊龜山講堂故址故所謂東林
也左右翼以精舍六人爲築子其一也偃息其中以參訂道德
性命之奧暇則游戲筆硯真草隨意 知安吉州州山多于田
疇甚歲輸不如額主計者遂殷子課當調父老安子不擾爭赴
上官請留疏聞得不調 賦歸以後却塵掩闥栖心澹漠行且
四年自維生平無他長然語及鮮衣怒馬窮奢極欲弗羨也天
幸予我以淡素心性喜讀書自舉業家言古今名家詩文外酷
愛先賢語錄若神官小史淫詞艷典鮮所涉獵天幸予我以專
一心襟開自娛惟書畫兩者若琴棋蹴鞠諸戲素所不解天幸

子我以拙樸心遇快意能止遇拂意能忍終身無疾言遠色天
幸子我以鎮定心持論寧寬無刻施予寧濫毋吝事涉貨財出
入寧滿毋密天幸子我以忠厚心自半面以及新知舊好終身
無絕交者天幸子我以耐久心登降周旋即後生小子無敢或
倨天幸子我以謙抑心性不樂鞭笞無論僕隸即公庭研鞠亦
鮮用束濕天幸子我以慈愛心見可欲不作垂涎染指想家則
獨債獨租官則獨羨獨罰緩天幸子我以廉節心

許靜餘先生

高景逸祭先生文云先生績學三十有四年始獲一舉于鄉亦
既堅苦備嘗世俗悠悠之談謂人生得科目貴適意耳何不昂
首而翱翔先生曰吁嗟人心如洪流如奔馬橫決從此始矣力
控其轡而堅其防不以一事非禮自縱不以一介非義自戕人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誨

皆揚揚我獨戢戢人皆綽綽我獨涼涼內不顧室家之交謫外
不顧流俗之否臧五十六年若處子之弗越于房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清苦自甘晚而益窘客有持橐金謂
曰此物易公片楮耳公直視曰當謁客竟出門去不顧薛玄臺
先生謂友人中伯勳與顧季時最為亮直然皆折節問學尤為
難得世徒見伯勳與俗多忤不知其心胸一塵不染見地一物
不膠目光炯炯籌人情世故不爽毫髮惜乎其不用耳

先生有篤親交友二箴篤親箴云俗事勿與俗言勿聽彼與勿
取彼取勿爭強邀勿赴強干勿徇汲汲而來閒閒而應却彼紛
爭守我寧靜泊然澹然何德何恨持此篤親永世無競交友箴
云勿苟而合勿博而憂勿利而誘勿勢而媚勿暫而暱勿久而
怠直諫者親邪妄者退局我蓬華謝彼冠蓋不伎不求何猜何

害持此交友終身無累

高景逸書靜餘說後云先生病大漸攀龍往視之謂曰向者吾
子作靜餘說非吾意也吾所謂靜餘者凡吾父所以教我我幼
知讀書長知修檢以至今日皆吾祖效靜公之餘故也往吾祖
下帷問江吳氏挈吾往冬日衣無絮祖孫共一絮背子耳吾曠
日中則衣吾祖吾祖飲酒則以衣吾夜寒衣薄衾未嘗煖相抱
持貼貼不敢動辛苦中吾祖策我自立語語若滲入吾肺腑歲
饑吾家三日不舉火得一炊吾祖母見隣媪餒甚分哺之吾祖
從外入不得粥夷然曰矣吾熟于貧故熟于居貧今子孫得一
飽飯君之餘也子為我志之以示我後人

史玉池先生

顧涇陽年譜云萬曆六年戊寅宜興史孟麟來問學于諸門人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誨

中取親嘗言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橋李問余時以諸生從余
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魯鄒濂洛諸書商榷
究竟蓋期許于驪黃之外云

先生記沈龍岡言行錄中有云萬曆癸未舉南宮時同郡周文
恪公知貢舉余僅一二投刺未及面也已余選讀中秘書座師
沈文端公師會文恪于館中言余公曰向未識師退謂余曰同
郡先輩知貢舉豈可不面謁亟往見之余曰諾及往候則文恪
公館師命下矣又不果次日師復問文恪公曰某人見未公曰
未也師復問余何故余曰昨命往候適見館師命下念當與同
館候見不敢私謁耳師曰不謂君乃若此此心是做人根基嗣
後不可忘此一念不佞心切記之
先生自記云余以萬曆己亥起奉常少卿時各衙門入京官率

先洞俸余謂此殊非陳善閉邪之意獨不捐

先生題時習會約云余以今上戊申立講會于明道書院從同志請也邇寒暑則輟講歲凡四閱月用東林之約而吳生肩之復舉時習會以補其輟條規如明善書院云

先生撰宜興縣儒學碑記有云世之宗朱氏者專言窮理達文成之學興而宗之者遂專言致良知言窮理而不知窮者何因認理在物而外之言致良知而不知致者何物認知在心而內之門戶分而外者流于俗內者逃于禪均之差毫釐而謬千里矣余嘗謂朱子之窮理乃以致良知於物而文成之致知正欲人窮理于心合內外而一之者也堯以執中投舜非指理乎舜以道心明中非指心乎豈堯舜而有二乎離心言理不得離理言心不得子臣弟友種種是物孝弟忠信種種是心心緣物而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朱

見物理即是天理理緣心而生天則即是物則是堯舜禹以一中開脈而湯之恒性文之天則孔之矩會思之獨孟之同然總之有異名無別旨也無善無不善第其寂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第其感有善有不善第其習寂而觀其則感而觀其情習而反其自然之才則一線之脈寂無而不能無感有而不能有習移而不能移即理即心而性善之原豁如矣

鄂南學先生

孫北海先生益智錄云先生居南阜之野談道自樂從遊日衆建仁文書院學者稱爲南阜先生 先生嘗言人只說要收斂須是有箇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直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外面是箇實裡面是包草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諱皮都勻衛徒就道數濱死抵戍所

進勺士講學從者日衆巡按御史至衛閱兵必軍裝持戟雜伍中御史亟遣人謝對曰此君命也何謝爲 十二年春慈寧宮災元標痛言修省有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拔幽滯寬罪宗放宮女六事忤旨朝士故揚言上怒欲杖殺鄒給事元標令妻檢髮所服布袍白蠟藥云余筋骨雖病然精神尚可杖五六十若從騎來即徑去第毋令老母知之會大學士申時行數請曲貸請南刑部照磨 初爲吏部時迎母之官過彭澤舟夫不集厲聲讓縣尉既而悔之曰此亦吾父母國也奈何以尉忘敬心卒好言謝過不違云

黃梨洲傳先生云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朱

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部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偬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呶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借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箬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

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大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詰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問道即位極人臣勲勳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 先生自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矚自以爲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畧有所入而流于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入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于調停不無以神識爲家舍視先覺尙遠淨几明牕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亥

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于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于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即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卽催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馮少墟先生

翟鳳翥撰先生傳云先生己丑成進士觀禮部政調士君子卽釋褐不可忘做秀才時書壁自警朝會多飯中貴家先生獨攜茶餅不與往也 遷左都御史與同官鄒南臯鍾龍源曹真子

會講都城隍廟紳士庶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釐數講讀誦之四也國家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學其已乎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學抱頭鼠竄者踵相接也親上死長之義非講奚明鄒忠介曰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夫願與共之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人言至矣先生與南臯後先去溫旨慰留五請乃報 先生自講學而外惟工書法不營產業不畜妾媵不赴宴會不喜飲奕卽園亭園畫之玩亦弗涉也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九歲時父保定郡丞友手書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且命學其爲人先生卽知向往服膺弱冠以恩選入太學比歸許敬菴督學關中延八正學書院與藍田王秦關論學有契登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應館課不規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亥

規詞章曰文人何若聖人若何人說二篇惟與徐鏡源焦漪園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 命巡按宣太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蕭茂才輩講學于寶慶寺著疑思錄六卷起巡鹽長蘆清課革弊行部所至必進諸生講學著訂士篇輒與要人左用他言官株累削籍歸道宿村寺屬吏供帳以候者不處也抵里日事講學著學會約若干條期于求益規過又著士戒以勉諸生著論俗以曉衆人讀者莫不感發未幾以怔忡處一斗室足不至問戒客刺無得通規知無得入益精思默證辨疑似析異同因養疴力學者又九年而體漸復然後出乃會講寶慶執經問業者日益衆當道于寺東築關中書院以居之先生爰開天中閣詠關中國先生詩 呂涇野村馬鑿田 關學從是復振先生雖重講學而慮空言不足以倡率每刻厲闡修躬示之鵠嘗簡所知

曰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務躬行妄欲以身挽之而力未逮自歸山一切時事不敢問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答其餘現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假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併日而食室人交詢而不敢以貧告人也 素衣吳氏著真儒一脈叙顧高錢為東林三先生而馮先生附焉聞者遂以涇陽景逸啓新少墟為東林四大君子蓋論道不論地也

先生題善利圖云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蹠路人

孫洪澳先生

黃黎洲傳先生云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于是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事

上傳改期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拚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鄉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進達于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為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于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 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為得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間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功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于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數端云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以禮部侍郎署部事請祀羅豫章李延平于文廟于秋曠典一朝得補先生初喜誦佛氏書既而曰儒衣破綻不可以袈裟補也遂一意宗儒日以五事自課一靜坐二玩易三文藝四書史五不廢臨池晚乃一切屏去求之反躬一路歸于知止因以止躬顏其齋

吳觀華先生

先生一班錄云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宜啓爭端也吾則曰有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格物知善無惡是致知

于景素先生

高景逸序先生願學齋劄記云于景素先生既以言事謫官歸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事

杜門讀書津津樂也其言曰士君子植節大難非有禮義維持之人心甚危浸淫潰決而不自覺故其讀書取足以治心砥行自諸經諸儒諸史外一切弗好曰勿以歧吾意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調安吉州判一赴浙即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士友講肄其中而時過荆溪至錫山與於東林講席其論學一軌程朱諸新說與舊相整者塞耳不欲聞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譏眾詆時立得腳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于淡泊寂冷時無欲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識之

丁慎所先生

先生以萬曆己卯問學涇陽時甫弱冠故撰涇陽祭文有薦遊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等語先生萬曆丙戌成進士涇陽與書云閱南宮之報甚慰近來士風茅靡亡論患得患失如鄙夫之爲也者卽如應對唯諾問以方之諸生之時大徑庭矣始而以爲不得不爲賢者勸破耳久而不覺與之俱化進身之始不得不爲賢者勸破耳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墓

忠憲撰丁長孺壽序云先生爲涇陽先生高第先生惡世之人以理學名節市富貴利達謂不若昏夜乞哀者猶不做理學名節也乃凜凜自持師死而不倍者惟長孺

華燕超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嘗謂今之學者稍着科第官爵一念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蓋此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而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君無父種子其言痛切如此先生之學務勉然不妄希自然常謂人知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而不知心不妄動易身不妄動難也人知靜坐之以心簡身而不知靜坐之以身涵心也人知一暴十寒而不知焦芽腐種之不受暴也皆先生獨得之語先儒所未發 景逸先生謂先生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千萬人而不憚人所憚而驚之者先生深愧之人所昧昧而違之者先生深嗜之人嘲先生以爲迂以爲腐而不知先生

所圖維皆千秋之事也君子以爲確論

劉念菴先生

湯潛菴序戲山文集云先生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學以慎獨爲宗于天人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懈其詳而終以靜存爲要擇取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于寂寞凝一中發其聰明智慮通籍四十年做帷穿榻蕭然布素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進易退自曹邸以至總憲前後章數十上大約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預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寧人見爲迂濶而不敢貶道以從時寧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默以阿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墓

也觀其語門人曰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通微達性之學至是始得所歸宿焉植天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與鄉愿僞學依違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爲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在由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于孔孟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

劉子全書云丙寅以後先生壹意養晦屏居韓山草堂大抵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頓見浩然天地氣象半日嚴密功夫一旦冰釋喟然曰三十年嚮外走今日始知道不遠人憚日初序劉子節要云先生學先存遠恥空文而務實踐凜凜以真儒自命矣後講于高忠憲馮恭定兩先生益研習聖學之關鍵逆奄難作動忍之餘一日豁然卓見不惑自此先生壹以

慎獨爲功久之動靜語默皆與獨位不相畔援敬立而誠盡誠
蓋而天通而先生之學進于知天矣

劉子節要云明年正月請旌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明道學
無負于人國因極言東林諸君子其畧曰萬曆之季先臣有願
憲成高攀龍者卽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
名憲成旣前卒攀龍晚年一出卒遭逆奄之禍以死陛下正位
已蒙首表遺忠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入攀龍之黨
以爲世詬厲攷攀龍當日以道自重未嘗輕進一人惟躬修力
踐發明君父大倫以衛世道而獨不便于小人指爲黨魁必殺
之而後快更誰爲之黨者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講明
聖學如馮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
乎亦有紀綱是司討君側之奸如楊繼者乎亦有昌言封駁以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書

澄清自任如魏大中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
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
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
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爲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
于假理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于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
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居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
于至誠爲惡而後已足率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攀龍之學陛下
業賜表章請弗更以其地里名號設阱于天下使後之爲攀龍
者不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

姜同節先生

先生由泉州府入覲例得薦舉人材所薦延陵六人則錢一本
于孔謙劉元珍高攀龍薛敷教陳敏中也疏畧云錢一本埋輪

發風憲之貪汚而官邪有傲隨自掃徑讀易見義文孔子之心
而灑落從容卓有自得是名御史又將爲眞理學矣于孔兼閱
卷摘權貴之倖竇而場弊以別後論判官捐貲置安吉州學之
田而俸無入已義舉獨高是有功場屋又有功庠序矣劉元珍
憂國奉公憤計典之壞而以危言發相國之庇奸忠肝義膽不
與日月爭光耶高攀龍崇正闢邪析支離之說而以會講鼓同
志之興起月將日就不已涵養純粹耶水玉貞操非他人必薛
敷教何也一介不苟取與也廉頑立懦所關世道遠矣菽水承
歡非他人必陳敏中何也以善養不以祿養也守身事親于陳
博士見之矣延陵爲臣生長之地人才甲天下而臣所舉僅此
蓋亦舉爾所知之意

賀亨陽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書

先生專功理學闡明人道一日見高忠憲公依庸堂取道不遠
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約
數十條允堪做法湖廣提學葉梅公奉爲矜式時錄省郡新生
傳示謁文廟日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書一本以遵古乞言之
禮又重鐫板于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

周懷魯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立朝疏言甚多其疏稿多屬顧涇陽高
景逸兩先生鑒定詳見端文公集及高子遺書

歐陽宜諸先生

高子遺書紀畧云公以萬曆辛丑守常郡故事新守到任五縣
飾供帳所值千金公至盡撤還之自製布帷瓦器泊如也日費
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爲先賢祠祀一郡

鄉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著為傳頒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邑紳矜于祠祠旁有傳是堂左傳又有取斯講學問政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究而于激濁揚清抑強扶弱尤倦倦焉公既致其穎州兵使者而歸奉朝命再辟堅卧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濱而穴之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于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于某

魏廓園先生

先生自序高橋別語云乙丑被逮以午日抵錫山厥明景翁先生艤別于高橋之澣申以謫言詩諄諄憂爰次其畧用比韋絃別語見高子遺書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至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淚漉然下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美

顏色不變曰死于王事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金百金先生堅却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日偶動一念便屬失節

楊大洪先生

涇臯藏稿常熟修學記畧云琴川楊侯之為令也持已以廉牧民以慈接士以誠懲暴以法不愧古之循良一日詣學目擊燕莽退而捐俸金散餼金修尊經閣釐復祀典創置學田虞人士詣余屬予為記予惟世之為令者上之清筦庫勤聽斷規規簿書期會之間以見能下之盛厨傳都筐篚務稱貴人意以博一時之譽其于民之疾痛痲猶然不暇問而又何有于教化之事哉乃侯孜孜汲汲顧不在彼而在此耶是必其卓越之識有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片精神周流灌注有以通聖人吾

人而為一體通千百世之上下而為一息始有此作用耳侯於是乎過人遠矣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令常熟時東林大興每遇講會必至無錫與顧憲成高攀龍諸君子探性理之要詢治道之原政暇即與邑之士子相勉勵講道論德無虛日每問民疾苦徒行阡陌間以是徧知閭里利病

周夢洲先生

殷獻臣撰年譜云公號夢洲益痛祿養之不逮志藜藿之永感也故題其書屋曰藜菴而綴一聯曰咬菜留先澤焚香問白心弱冠補弟子員贈公家酷貧公藉館穀養曰吾輩今日為諸生束脩外即無可取設他日為宰官俸資外即無可取贈公暨母夫人相繼即世哀毀骨立幾成死孝歷六年所未嘗見其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美

一開口而笑也偶借予訪友館中其家出歌舞侑酒酒未三行忽念二尊人涕泗交下握手予促同歸得福州司李便道還家予兄弟從德升虛王侯之許聞其容有感訊之則曰適思二人方在舟中痛哭一場耳已謂兩尊人樞前拜不能起悲感行路時東林諸各公布列當途公皆與之膠漆予嘗訊公兄後進何緣遠人東林公曰曩吾司李福州其人之與吾同調者皆東林一脈蓋臭味所投自有不謀之合豈真揭揭焉若建鼓而求亡子以互相標榜乎哉 縱騎至時夫人諸孤皆相繼問絕公徐令喚醒正色論之徑入書齋親知咸憤慨泣下公意色愈閒日間為僧書小雲棲三字命小奚磨墨濡毫寫竟 盛餘集載先生與文湛持書云朔日已渡江回首聞關不勝黯然而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為伍亦覺無入不自得

與鹿乾嶽書云弟忽罹此久在意中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只應
歡喜順受生死平常事不亂胸懷也 又字付大兒茂蘭云四
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
攀車垂涕者即焦頭爛額如狼如虎輩亦皆感泣乃知忠信篤
敬之果可行于蠻貊也時先生已被逮

黃石齋撰神道碑云在鄉五載日惟市一蔬既乘銓歸四壁蕭
然人稱之日水條先生

繆西溪先生

從野堂集先生自叙云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為金
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始矣金沙者于如菴玉立也時
方為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了不為動且曰顧涇陽先生
知我以小友進我我與東林也初試閣實首取福唐公惕予前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議

議移置第二 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官府可異事不勝憤惋
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于其
執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啻為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
城寶贊決之而示幾微于我我管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
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承外無文襄可幾幸乎
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
也皆天也時先生已被逮 入檻詩云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
車檻衰始悟風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
我實固陰 又與高景逸先生書云知有今日久矣與李膺范
滂同遊地下亦復何憾幸留翁丈在是不肖弟子孫之幸也弟
不過一死然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緊要語為弟臨去策
進者乎所諄切示之至望至望

按先生內無承外無文襄之語極是審幾明確他日過福唐
相公福唐曰恐大誤疏行難再得此小也謹慎之人存左
右先生曰誰為此說以欺老儒可斬也福唐色變福唐先生
座師也則先生之不激不隨不借明哲保身之智以避禍正
先生台義處至被逮後從容賦詩字字從性體中流出而
高子手札尤見一時同志不以忠難懷心只求學問進步
謂氣節不由學問
中來哉許獻謀誌

王軒錄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協院應山楊公以忤璫被逮先生遺書獄中
謂大丈夫獨行其志但要拿得定做得成利害禍福可置弗問
也 上內閣魏公瑤海書云秦晉情形台臺所必聞也河北今
又陷矣吾鄉有剝床以膚之勢奈何台臺高見熟慮當必奇謀
密策出尋常測識之外者區區愚見不能揅難定宜殉難未卜
台臺何途之出也讀是書公已早辦一死矣

蔡雲怡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議

汪堯峯傳先生云方公為舉子得文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
淵源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為根
要以至誠為歸宿以知及仁守莊莊禮動為階級以發憤疑問
深造自得為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溯朱陸
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死期
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君父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
是也
魏叔子傳先生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為二百年一
人迺北宋以來儒者之恥又百數十年而崑山蔡忠襄公起其
學以姚江為宗尚紫陽之實踐是以所履高明而學者不至于
流蕩而無簡 公七歲讀大學便立志學為聖賢 公生平交
最篤陳龍正山西將陷公家幼女未聘陳在京師走書貽公曰

吾知公必死欲得忠臣女為孫婦公許之而龍正亦于乙酉夏不食八日死

黃石齋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在翰林時翰林多雍容養望乃作矯輕警情文以諷之同列皆欽重焉

黃梨洲傳先生云先生補編修即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夜丙舍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以抗節死于金陵之苴橋有中書賴雍蔡繼謨從死未死前閉一室中絕粒不食有求其筆者輒書孝經一兩章予之人甚珍之

先生在獄中發願手書孝經一千卷每日止寫一卷出以售人定價二兩人爭欲得之渠受價止從中取用七八分為一日供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單

給餘盡散與獄內無食諸囚方寫未及六百皇上知而放出

文湛持先生

汪堯峯傳先生云先生弱冠登賢書居母喪哀毀廬墓竹塢三年未嘗見齒有真孝廉之目

金狷菴先生

先生答陳幾亭書云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途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帖又米鹽瑣屑之務弟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醒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改過遷善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因悟千聖之學咸本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千變萬化無不始終于此此亦是學問常談而弟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鈍也意欲從此加功

日積月累將來可望有的實見處明眼導師尚何以為之鞭策也

孫蘇門傳先生云劉宗周為少司空嘗就公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公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公絕不問誦讀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已父卒于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即葬于武進祖塋 又云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中行之神骨未有不狂不狷而得成為中行者也節義者理學之神骨未有不忠不孝而得成為理學者也但理學不以一節成名而時至事起則一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初于甲戌識公公被放里居時也公每事思退嘗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閉戶十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單

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即以致命遂志人遂以為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

馬素修先生

黃家舒傳先生云宣諭諸王行萬里歷二十藩府啓辭賜金三千餘以風扇有位黃巾綠林帕首腰刃出沒輪蹄間從者驚顧無人色公為言天子聖明開論禍福往往往羅拜去 已卯出典江右開問學博先生計一慟幾絕哀毀骨立鬚髮頓白服除牽毛孺人衣涕下交頤謂此行乞差不得當恣思親病苦真情入告永賦遂初至都冠冕逼幾輔遂不敢以私請甲申聞變望闕再拜復南向遙拜太夫人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因泣下朱李二孺人與諸僕哭失聲公止曰無亂人意 自登賢書至移

省守四知戒如諸生時列詞林十餘年囊無贏財污萊不滿頃助餉輸銅銷帶質杯應之家居角巾綿衣繩床竹架室不置鼎

嚴佩之傳先生云先生分較禮闈復典江西鄉試所鑿拔皆當世知名上或以金帛贊見輒峻拒曰進身之初安得以筐篚爲禮願他日作第一流人則受賦多矣

吳霞舟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一時名彥如繆昌期馬世奇輩相得甚歡而李應昇則從先生學者也迨應昇謁選先生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隨決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著干霄玉幹夏風金聲中以虛貴節以方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聖

其珍寵賂不入毀譽不聞澹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劫哉維寅後應昇被逮抵郡寓先生家乃與議論今昔又以讀易袖本眎之曰毋亂方寸既以貢試八都門黃道周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霞舟如見仲達矣相與講論竟日而別

呂高培云先大父言吳儀部遊東林時年甚少端文忠憲兩先生亟相引重而孫少宰柏潭公讀其文以其甥女劉氏妻之亦具眼也哉至吳氏之門多節義先死瑞禍者爲江陰李侍御仲達同死海外者爲浙東錢員外希聲未仕而守死善道者爲吾錫顧孝廉所止固不愧一脈也

先生初守峻伯嘗手一扇請景逸先生教言先生爲書峻伯扇云今之讀書者未有志于求道者也以爲非是不得工文詞取

科第而致富貴人生貧賤戚戚靡所樂則生不如死故不可已也至于道得之不見其得失之不見其失凡世之讀聖賢書鮮有求爲聖賢者往往以此固未嘗思百年有盡之身一旦而盡無論天下之物無一非吾所有即吾之形軀且如朽株塊壤與吾無與而吾之所以爲吾者何物乎不知吾之所以爲吾迺所謂道也夫道非一日可獲而取也以聖人之資十五志之至七十始獲焉故種植不時耕耨無法至于日至之時無獲矣然則將舍吾今日所事者求之與曰非也無之非道如其道則道矣非其道則俗矣道與俗之相去如天淵而間不容髮然則何憚不爲曰不知也苟知之當見其甚于水火飲食雖欲已烏得而已之

陳幾亭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聖

孫蘇門傳先生云先生從同邑吳志遠遊遂及梁溪高忠憲之門好研經濟已而覺無所本反求諸身心曰學在是矣再過梁溪見得着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庚午元旦聞鷄鳴胸中曠然無一事自是悟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 又云予初識幾亭于魏廓園坐上衆指爲一時名士登第後人稱其學術甚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以萬物一體爲宗其言曰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物之變曹允大亦云先儒好學莫不以爲己立則至於專學人物爲己專學愛人爲己幾亭有心得焉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少師事梁溪高忠憲先生而與同里魏忠節大中同學天啓辛酉舉京闈第三人乙丑瑞禍作忠節首被逮送之至錫山因謁忠憲證學者累日時瑞燭日張有疑其

不支烏可以今日之偶羸定前後之浮縉乎乃以羨金給修城上高塚及城外遞舖餘悉封貯司署 先生官兵部時擬上崇祀真儒疏云帝王之致治本于道人臣之事君本于學學術之邪正關係治亂甚大特懇聖明蚤祀真儒以明正學以醒人心事臣聞天下治亂始于人心人心邪正由于學術學者天地之心生人之命人心之所以不死綱常之所以不墜忠臣義士之一綫所以常昭揭于宇宙而不為亂臣賊子所磨滅者恃此學以維之爾三代以前人君學道以出治三代以後人臣學道以事君自孔孟闡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開來學遂尊為萬世帝王之師孔孟而後則有宋之周程張朱為世大儒歷代崇祀而我朝若曹端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茲數儒者皆孔孟真脈也于今則臣師故左都御史高攀龍焉臣師之學遠宗孔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崇

孟近法程朱其大旨以復性為宗以知本為要以立志為基以敬義夾持為功以天人一貫為至居家盡孝所紹明者千古之學術立朝竭忠所挺持者千古之綱維至其一 段愛君愛國之誠寤寐不忘終始無間皆其生平學問得力天下所共仰也觀其聞遠之日齋焚香告天告君告祖宗從容詳審無異平時遺表數言義盡仁至迄今凜凜有生氣也人知其首効奸樞崔呈秀獨炳幾先見以為功在社稷而不知其四十年講求于孔孟程朱之學實踐于綱常名義之大成仁取義至死不二此等學術實賴聖祖神宗培養以至于茲方之本朝崇祀諸儒如薛瑄輩可謂後先輝映而世道人心匡扶不小往時論者多以講學為諱甚至以東林為阱乃逆璫魏忠賢竊權專政以向來之攻東林者胥入于稱功頌德而後先死義若楊漣魏大中周順

昌李應昇左光斗縵昌期諸臣皆臣師平日相與切磋砥礪其肩此學者也由此觀之東林何負于朝廷而講學之功顧可泯與蓋講學一事似迂而無當實至切而不容已自天子至庶人無一人不成于學自修身至平天下無一事不根于學皇上以堯舜之資樂堯舜之道工藝芻蕘無不喜納典謨經傳無不博覽而所日夕水兢者則又不在詩書政令之末而在幽獨隱微之地一則曰清心寡欲一則曰虛中無我即此兩言而臣有以窺皇上之深于學也斯用人行政之本也雖然欲幾易萌已見難化戒懼稍弛未必無竊發之竇聰明過用或反為偏蔽之端忠邪之介未清或以混淆為公普上下之情微隔或以猜貳為精明虛公二字殆難乎其言之而臣竊仰見皇上之心方乾乾焉日進而無疆也且皇皇焉若有求而弗得也嗟嗟使臣師而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崇

在今日知必為皇上啓心沃心以孔孟之學而佐唐虞之治當有無難者而惜乎其不遇也臣竊歎學問如臣師品識如臣師忠貞雖露其一端而經綸未顯其大用徒令為成仁之逢比而不能為應運之舉夔此臣之所深痛也而亦海內人心之所共痛頃者蒙恩優恤備至且特褒曰孤忠遠學秉節正終天誥煌煌若揭日月臣師之身雖死而臣師之道亦幸不泯矣乃臣更比例薛瑄等以從祀請者竊謂國朝文明最盛而理學一脈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攀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並祀孔子廟廷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以破除功利激發秉彝其有補于風教有光于聖治豈其微哉至東林及各處書院亦宜盡行修復蓋書院之來舊矣向毀于權相今毀于權璫既以毀之為非自當以復之為是苟不復于聖明之世恐留為千載

遺議如必曰學宮自足以講道明倫試問今之學官果何如也
模不模範不範所講者何道所明者何倫而謂書院無功于學
宮乎而謂有學官遂可無書院乎功利之習中于人心舉天下
不知有聖人之學天下不知有聖人之學則羣聚于學宮者祇
區區章句之習以之梯榮階進則可以之輔君治世則毫無補
也于是先覺者出焉建為書院相與講習而倡明之而世道入
心卒以喚醒則書院之設與學宮正相表裏以贊襄聖化何可
一日偏廢也伏乞皇上敕下廷臣會議如果臣言不謬眾論僉
同即將攀龍從祀孔廟并將東林書院及時修復俾後來俊髦
相與講習其中以無負聖明之作養以無替先儒之準繩則學
術可明人心可正教化可興太平可臻此皇上中興第一根本
之要計也風厲世俗昭垂謨烈媲美唐虞端在此舉伏望皇上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果

曠然遠覽採擇追崇臣愚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疏既具會杜
掌科先言之而未允龍超先生胎書云從祀一疏斷非今日所
宜言無論側目者必以門戶相詆卽在同志中有灼然確見以
為當然者幾人哉區區之意以為吾弟既身任之宜察二三同
志中深知先生之學者相與極意表章使先生之學大明于世
而後可議及此比之目前一疏為力更難擔子尤重非畏首畏
尾之言也先生得書曰先生之學已煥如日星從祀不在今日
必在異日所爭蚤晚間耳所以汲汲者以為當聖明之世何可
以此等盛舉讓之後人然而表章一說自是某身上事且留此
稿徐觀機會耳乃不果上 先生分守德勝門一中涓突如造
焉忽皇車臨輶般般其雷中消起曰皇爺過眾面色若土而先
生無驚色明日同舍郎來方共飯忽輟尉奉賀帖鉗鈇同舍郎

出走靡不股票而先生無攝色既奉旨德勝門差可觀頗賞銀
僉手頌賀而先生無喜色 族姪某與荆溪相親故遊于都荆
溪謂曰汝家員外倘得銓司吾力易耳族某因來謁署門清可
羅雀先生方整編危坐起相見問太宜人無恙外同步步後庭指
示隙地菜畦此吾署中常膳豐則一腐肉經月不市因微笑
曰姪來當市半劬復指几上羣書謂余肅清諸務晨夕對此較
家居時學力頗進詰所主知由荆溪飯頃告以京師令嚴射影
生禍貧富有命不宜離親遠出妾有所冀姪某留署越月而荆
溪所囑竟不敢吐遂分俸六金遣歸 先生上直陳三大可惜
四大可憂疏有兩僕隨京邸歸述先生草疏時秉燭獨坐披疏
對勘中有一字不着落者即抹去以根據實之始奏上預知聖
明必責令回話因卽草第二疏而溫閱辨疏進隨復草第三疏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果

疏次第上呼兩僕曰天威莫測廷杖受刑是意中事治棺十二
金足矣棺停錫山勿令太太風聞俟太太百年後扶我柩送墓
過方掩子骨于壤土汝歸語小主不可有違先生以小臣指斥
閣部自分無生理而忠義所發披肝瀝血有之死靡悔者執政
雖銜之卒蒙聖恩寬宥焉 先生課子要令知敬憚飭行止履
繩墨躬行以率不嚴而威嘗曰教子只宜盡心不宜着相朱子
云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必欲其如何則非也 太宜人
年七十有七忽患心痛甚則一息若斷先生跪榻前以氣噓
之調其呼吸漸乃來復恒臥床下伺臥起廿夜不交睫且未辨
色輒露禱于天祈以身代如是者三閱月一夕太宜人語先生
曰吾夢過危橋汝負我行遂得過太宜人果瘳 妹屬疾貧不
能療先生素精岐黃書診脈定方解所佩銀帶銷數金付藥市

疾以瘳里中有危症雖下賤得請按脈處方投劑多効 日借
認菴先生兀坐一室或收視返聽靜對竟日或送難析疑疊疊
不倦時進諸子講學庸書義季子衷慊精神素弱謂當以半日
讀書半日靜坐循循不已交資互益工夫緊則筋骸自束精神
漸旺養心養身莫要于此 甲甲五月哀詔至入邑哭靈不進
膳解帶者五晝夜 先生有志感詩三首其一云緬思古則企
賢蒙海上孤臣燕雪毛眼底干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噤
無一事陰逾惜愁有多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數
却勞勞 又有與仲兄訣別詩云振衣千仞碧雲端歿壽由來
不貳看日月光華宵又且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毛髮留詩禮
肯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期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 臨難
謂廉曰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三

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

張光家云光家夙聞華夫子得高子之傳丁亥正月十五日借
弟光庭過鷺湖奉家伯父書請執弟子禮夫子謙讓久之止齊
受四揖仰見夫子肩背竦直口不妄瞬發冠修髮袍袖雍然真
偉人也坐定首問靜坐之法夫子曰以定心氣耳勿思效驗純
閉目則游思易生只用垂簾爲是次問爲學之方曰高子遺書
盡之矣問經學曰大易是聖人之體春秋是聖人之用近時易
解惟管見說得親切因論時事曰逆案之定朝廷最爲失着既
知其逆即當誅而不赦矣赦而不誅又存其案則國法未伸徒
以毒小人之心而翻後日之案甚無謂也留飯用五盞酒止三
行情甚和洽時方率子姪輩節錄春秋傳義多主公羊說傍晚
告歸夫子曰遺書管見二帙即當簡出爲贈明晨將發則二書

已送至舟中矣其樂于引掖後進如此

按先生自諸生時聽講東林得先志憲心性靜坐諸說即于
心學性學之辨氣靜理靜之殊深信不疑登第後受學于先
忠憲之門造詣益進天啓甲子二月謁選從行赴京途中師
弟相對真同孔顏之樂先忠憲曾寓書與吳素衣先生云弟
一路受恩起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此天成道器吾道之
幸也既而先忠憲屏跡湖干先生日從講求性命之學心悅
誠服身體力行厥後拜疏自沉復貽書于先生明以後死絕
學之系屬焉道經擬疏請祀編輯年譜復極意表章則先生
于先忠憲誠不可以泛常師弟論宜學者推爲高子後一人
也

龔佩潛先生

黃家舒南忠記詠有詩云窮巷蕭然奉母身酒闌燈地倍酸辛
迺傳采石騎鯨語猶記文忠絳帳人公爲諸生食貧甘旨不繼
酒後言及母氏輒流涕嗚邑最爲馬文忠所器重臨難告人吾
不死恐負馬老師遂自沉

胡慎三年譜云先生殉節金陵歸櫬故里家貧無以爲葬至順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三

治辛卯戚友歛資公子法孝等始克葬孔山之陽胡慎三爲賦
輓詩三章其一云忠孝寰間不兩酬求忠于孝是公優情牽陟
吧迴腸絕身托騎箕正氣格說義文章真不愧成仁本分復何
憂淵源預造兒名孝代養能溫祖母劉其二云浩浩恒依日月
光平生悲嘯此歸藏致身甯論得君久殉社敢將母邊碧血
滿應鮫室淚靈氣五月洞庭霜昆明池上誰攜手道有南朝李
侍郎其三云誰云慷慨具如麻觸念難離國爾家夙許英靈朝
止水非關心事怨懷沙山河慘結波間絮身世銷亡雨後花應
有秦淮堤上月千秋照徹壁無瑕

鄒經餘先生

先生自記學問一則云余自二十八歲時得文清文成二先生
書稍發尙友之志至辛丑年于龍山間涇陽景逸諸先生講學

更覺有動甲辰諸老先生闢東林書院時借家季往以館在膠山不能恒嗣後啓新先生講易吳氏五經會皆問一與焉癸丑以後設教宮中課文講書之外有隙日即過東林則時時領景真先生之教一日談及靜坐子曰調息亦頗有益先生曰不屑也予聞之瞿然爾時不敢問而先生亦不指示心訣也又一日問先生操存之方先生曰平日何如用功子曰平日好看書若看書心有所寄否則便不免昏散矣先生曰此處正好用功子因舉在川之嘆以問先生曰這箇不啻晝夜他本來如是不是着省察念頭用功去不舍也意言高遠予時恍若有會然未盡領也退而從先儒操存諸法參之亦畧有入然爾時尚專功于舉業且館課亦多不能盡情擺脫密下一段苦功作輟半之間有所見轉盼而迷自知于箇中全未有得時抱悔恨白丁卯以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三

來謝去青衿累心之物已去十之七八取景逸先生諸說細尋門路則于先生所論未發調一觀而用寂矣一語大有入頭從來亦曾下觀未發功夫然謂觀其本體耳不知這觀即是本體此纔得程門主靜心訣若不觀此心向茫茫蕩蕩也于主敬二字則禮記九容最好九容條件停當便是身心內外一齊收歛舍此別無主敬之法此處畧有把柄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是栽培本體之助看書與靜坐不分爲兩截矣在無事時他念不生覺非復向者往來憧憧之體而臨事時因而應之縱有粹然之感主張自在不至大錯景逸先生云當下無邪渾然是誠不須另覓誠此段光景時見之而特未能一片安敢自足也抑程子有云有造道之言有見理之言造道之言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見理之言只是參訂得極透于實踐尚隔了自講

學以來聖賢義理無所不研窮當會講時言心性言敬言未發非不體認而靜中默念還是口耳龜山先生云學者但求忠信愿懃不爲非義之事古今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不可爲開道道之未聞與不學全然則學必聞道纔不虛生一世非徒口耳之謂也敢不勉哉

鄒忠餘輯先生言行錄云公初受業于閒適葉師下帷橫林師一見器之忘其新婚暮而始還已而處世舉目機械純以誠心應之嘗云任汝覆雨翻雲我只爾爾人亦漸爲所化 辛丑學期相赴端文忠憲兩先生龍山會兩先生一見器之無殊橫林見葉師時

鄒忠餘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從涇陽顧公得讀書法從景逸高公得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三

養性法復與葉閒適薛玄臺諸公參論弗輟而學始成

張泰巖先生

先生久與東林講會爲高景逸吳素衣諸先生推重天啓乙丑景逸有小札貽先生云楊左魏之不免也的矣卽弟輩彼亦不放過此不足爲異天下事要硬脊梁漢擔者正在此一本好戲文文試憑几觀之手札如此可見兩先生心膽間有契合處施曠如先生

子瑞曾述先生云少就塾卽端坐朗誦若成人塾師驚異年十二罷回祿家人呼號奔走先大夫獨入書舍收書籍數冊就廡下讀不輟親知問候者大奇之 官樞曹時悉業至公一介不苟嘗曰古人兩袖清風吾且渾身是債及官藩憲水藥自矢楚則有清激寒潭之實錄聞則有只守三錢之民謠蓋衙門舊例

俸薪外有供銀三錢也

先生上遺賢當起兼請謚廕疏畧云臣惟人才自魏廣微啓其
毒魏忠賢崔呈秀等恣其克煇摧殘極矣臣以爲丙寅丁卯之
廢臣當起補而甲子乙丑所摧折尤急當起補若磊落名賢如
文震孟姚希孟等已後先啓事其未起補者尚多則有恬雅無
營繪繖不及如鄭以偉莖茂才者盡急用以砥迴瀾則有難進
易退孤介絕塵如劉宗周程國祥者盡急用以振頑懦至四朝
耆碩百代名儒之高攀龍爲崔呈秀反噬抗志自裁臣曾讀其
絕命之筆從容就義中一何忠愛慘切求之古名臣正未易縲
指項蒙贈賂殊慊公議然千秋大節未荷特表厥子世儒無辜
城且則易名與雪銘又褒直旌忠所未竟者至魏大中忠肝似
鐵勁節如霜與楊燁周順昌等均爲亘古奇男子而大中未錄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書

其嗣人情尚多悒鬱臣在南言南目擊心憤不得不爲皇上一
剖陳也

按先生初受業于劉本齋先生登第後復遊先忠憲之門關
性命之學天啓中先忠憲殉難先生居避先忠憲之門關
造宗禱祠在魏伏辜而徐黨尙踞要津以是忠賢未起國是
未定先忠憲雖得追恤尙未甚易名大典忠節尙未錄其
嗣先生湧躍建言請謚請廕請祭廟功德矣先生之孫台孫先
生出家繼踵見示陸清之淋漓憤激浩氣猶存而先忠憲沉
忠憲九力至云從容就義中一何忠愛慘切直將先忠憲沉
瀾時慘慘宗社之苦衷一語道出誠闕微之論也

周仲馭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嘗作十四哀詩首楊忠烈次魏忠節次

高忠憲又次周忠介忠毅繆文貞李忠毅左忠毅黃忠端諸公

按先生嘗修名節士持世道人心于東林諸君子固素所欽
崇及官築部時又有請卹建交死節諸忠一疏中有云逆璫
之亂在廷之臣莫敢發一語其所爲假子孫孫則皆神冠冠
帶戴爲士大夫所足嘆矣陸先生之所惡者在彼則所好者
其在東林諸君子

成寶慈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幼穎異七歲日記萬言讀太極易通欣
然有會祖若父私相慶曰理學之興其在斯乎八歲塾師授以
應試文卽對曰願習濂洛之學他非所好也師大奇之嘗聞無
錫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請學東林時相過從且願受教 天
啓乙丑成進士是時魏闖勢甚熾新進有諷之同謁者先生曰
進身之始與巧成甯拙敗竟不往先生爲饒州推官時至則首
謁鄒南阜先生及江右諸上官爭爲闖頌美建祠先生獨不可
中使承闖意往淨梁寄治場治器過饒太守以下咸郊迎獨堅
執不從中使索供具復捕諸舍役督之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書

刁蒙吉先生

德州孫紫微傳先生云先生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
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
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
乎

常山張起鴻傳先生云晨盥畢卽背誦易經一遍嘗讀易傳有
得曰天地間有一部易經合當有一部程傳 先生論學者曰
舉子業白不妨道顧諸生立志何如耳如仁義禮智天理也富
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以富貴功名意雜之天理亦卽
人欲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意行之人欲何非天理早作
夜思人每欲博一第以奉承此身而不知進而奉承此心官室

妻妾衣服飲食器用玩好皆所以奉承此身也至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凜凜焉如對帝天如臨師保則皆所以奉承此心者奉承心至則不宮室而美不妻妾而歡不膏粱而腴不文繡而華不彝鼎金玉而隨取輒給願諸生立志何如耳 先生尤心服梁溪嘆曰不讀高子遺書幾虛度一生即宅後隙地構樓三楹曰順積五公山人題其室曰行寸設忠憲神主其上每朔望展拜報德祠畢即登拜忠憲垂簾靜坐遵其復七規諸功課行之先是嚴立課程黏白紙壁上每日所讀何書所接何人所言何言所行何事必一一實書紙上八夜詳視覺心下過不去者用墨圈志之以自戒每臨臥必自問曰刁包汝今年望六矣德加進乎業加修乎今日書是如何讀話是如何說事是如何應心是如何求逐端靜考一端或差或不精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五

實詰朝即詣貞惠忠憲兩主前扣罪自新 平生未嘗作一誑語作一媚態人有過正色讓之不少諱居恒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或利害關桑梓者則議論風生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為斷 流寇之變兵臨城下毀家糾眾千餘人誓同固守人皆感泣力戰城得不破時有二瑞鳴張諸所設施多不近情每起而沮抑之有偵役田青所者馳報張皇二瑞還律以攝威軍心將行泉示動色力爭至脫幘厲聲曰必欲殺無知乎請先殺刁包二瑞氣索乃止州每行燕二瑞直據上坐無不人人希冀眉睫唯諾惟謹而目不一視不交一語二瑞睥睨謂若使居官亦楊左續耳故眾方狎語比至則一座寂然其剛直起人畏憚如此 嘗值敵退流民載道于西關設屋數區貯養之有疾病刀傷者給以醫藥後先近千人有山

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六人往送之方啓行八拜以重其托家人皆感激泣誓盡歷六府無一婦不得所者山左人緣是尸祝之 居恒與北平退谷孫承澤蔚州庸齋魏象樞締為神交各以所得遙相質正每有疑義必往復辨論不苟雷同 先生將革眼目端坐二子再瀦再洛及姪再雍侍側問後事曰諸所藏板宜守也問以田產搖首不答徐曰覺得胸中無一事 榜亭張光家傳先生云先生為人剛方厚重見理明決胸無凝滯不寬假于己不苟同于人其學原本六經尤精于易春秋尙論諸儒皆有以洞其本末衡量謹嚴錙銖不爽折衷高子以定其指歸寓書東林與高子之猶子葉旃先生往來問答者垂數年而先生之子梁溪不啻親炙矣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五

易叢之日囑子再瀦曰我于忠憲受問極恩生不得親炙死當配食我死可設主侍忠憲主傍不必另龕也

高彙旃先生

汪啓我傳先生云居父母喪築石屋山間用寓廬墓之意凡虞謝祥禱禱蒸時薦一遵家禮不事佛家紙錢荒唐 荆溪史貞龍撰碑陰記云公敦門內之行 天性之誠大翁年暮狀頭籠長鳴鷄初鳴即整衣冠抱火煮參必精戒翁方覺啓寢扉而公已捧參既問安榻下不爽時刻十年如一日 湖廣監察御史汪諱承詔特舉盡職學臣疏內有云高某每評臨試卷必焚香禱天日非私門桃李是樹實為皇上甄拔真才仰酬知遇也又云修復岳麓書院石鼓書院與瀦溪書院並行 諱理學文章卓然為一時文衡之冠

按先學志觀學全楚一意爲務本教行之教惟正土風校閱
尤爲詳慎兩考擬稱得人而焚香禱天至云非私門桃李是
樹勸破俗情一片公忠爲國至今猶可想見宜游

先生六十五歲之年作豫告一首云世泰人間事完了死選了
又嘗自念言兼告遠方諸同志曰吾得洗心一妙訣譬如我已
滅我生無補于時死不求人誌增一諛詞增一恥然則墳可無
石石可無銘乎曰何可無也所重者王言所重者故君之命抱
制詞以長臥於幽日月所不照霜露猶濡之我生不奉二氏教
死不求僧道度銘旌止書字不許稱舊街墓前禍報訃音俱做
此墓日不許用喪儀但遵家禮墓勿開於官亦勿聞于遠祭只
二簋不用紙錢金銀錠尊親長賜弔卽以此刻敬送代誌右只
完我送終之事若所期於爾子若孫者甯無一言乎迺發嘆而
言曰惟說苑有之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灾此爲人謀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美

大業於戲汝締思之汝永圖之

熊所公先生

先生與弟祚承同志好道於崇禎庚辛年間登高學憲之門入
濂溪書院爲多士冠因研精高子遺書得東林先賢洛陽一脈
之傳

孫蘇門先生

錢礎曰傳先生云先生南移中州道遇一客騎而北客謂其下
曰車中老人類有道從者亦非市井兒可往問之門人稱容城
孫徵君客驚而自喜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奇逢曰失家將之蘇
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山十餘里願奉先生奇
逢固辭已而副使馬光裕與之宅宅一區有田十餘頃四方來
學者悉歸之

秦大音先生

張有譽奉祀千休館記畧云館故公隱居講學處自乙酉歸林
卽棲止于斯非歲時朔望有事于先祠足迹不踐家門廿年如
一日及疾革家人請歸公正色語曰吾經經素志汝輩豈忘之
乎逾夕而終今及門之祀文孝於千休猶祀忠憲于止水云余
惟公之學得高子之傳信矣然公之同于高子者人能知之公
之稍異于高子而究同于高子者人未必能知之昔人論爲政
寬猛當如循環學問虛實亦然姚江以還學者一掃階級無復
紀綱故高子以實救之及東林而後記誦詞章之錮復深學者
徒襲門庭罔窺宗旨故公以虛濟之因時修教各有攸當人徒
見公之出入于二氏與折衷于陳王以爲不能峻辨乃其衣冠
言動終其身一遵古禮抑何其斤斤然不失尺寸也非夫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者其孰能之千休者白沙有千休千處得之語
高子嘗旨之故公取以顏其館也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美

孫北海先生

李安溪撰考正晚年定論序畧云余始讀書翰林問舊人舊事
于師友間或告之曰此地北海孫先生前朝遺獻也年八十矣
而論道著書不息于其見之乎于是修後輩禮從環極魏公謁
見望其神氣清健如五六十歲獨兩耳偏塞然有所問輒酬酢
如應響蓋所謂能以目聽者古之真人歟先生在前代遍友天
下士所與深契則劉念臺黃石齋蔣八公數人爾顧明之季年
學無師法橫齋別驅議論大駭其宗指皆與程朱相舛排雖劉
黃諸君子不免先生獨斷然以洛閩爲宗尋其厲階戎首以爲
異學蓋與姚江倡之也故于伯安學術言行摘抉批繩無所假

借晚于諸經皆有著述而斷斷然朱子是翼曰吾翼朱者所以翼孔也畿內學者其後如魏柏鄉張武承皆確守朱學柏鄉善讀宋人書而武承攘斥餘姚不遺餘力其端皆自先生發之

胡慎三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重忠節崇道義修孫許二公旌忠詞議留澹臺子祠租復梅子祠皆有闢風化先生究心理學上溯考亭下參忠憲癸巳秋常郡守宋公之普講道東林先生舉忠憲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羣推正學

嚴佩之先生

錫山志云先生始爲名諸生中歲落拓無榮進意嘗讀高子遺書歎曰吾舍是將誰與歸富江南立主時將上書陳時政會聞有禁不果旣而窺跡湖山問東林修復之後時推講席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二

本

東林書院志卷二十二終

海內奇觀引



海內奇觀引
卷之二
新鐫海內奇觀引

近代名山有紀始於吳郡

敬而備於括蒼何振卿增補

何自命撮勝者吳興慎氏也每

攬三家之帙幾括寓內之奇然

雅文中而畫而目前無山賞心

者猶遺恨焉武林楊子博雅多

奇神情散逸雖生長湖山之會

而尤抗志天游之表妙抒心靈

先窮目界寄興盪礪假技丹青

首標華夷之巨吟指掌五嶽之

真形靈山異境略存髣髴福地

洞天盡入形容萬象縮之豪端

千嶂疊之尺幅丹崖翠壁依稀

若觀猿啼宦戾惴恍如聞又不

必誦長篇而色飛哦短詠而解

頌者矣比諸三家得未曾有命

曰奇觀信不誣耳昔宗少文自

嘆足跡未遍名山遂因四壁以

供卧遊每為之援棊動楸歎今

衆山皆響揚子之去實倣古人
然波僅豁之己目此以傳之同
好趣尚雖均廣狹迥矣夫置身
與于巖石僅愜幽棲卑向平之
婚嫁難俟遐舉然則夷猶一室

海內奇觀

三

三

而汗漫九垓策杖歛前長嘯未
果其於神賞能廢是編乎比於
馭風騎氣與造物者為徒然則
揚子之業亦偉矣
高安陳邦瞻德遠書



海內奇觀敘

蓋山川曰任陵谷遙遷瀛山塵
飛崑嶙水淺幾能駐朱顏於不
老踏雲履以長遊是以穆王以駿
四應未周秦隋六龍臨幸難編
况乎神呵鬼護五丁推鑿尤銀

海內奇觀

叙

黃白生

電擊電驅俗子車騎且心或心
惴於鼂宮較室瞻落於帟穴鷹
巖或目斷於腐棧殘梯且縮於
晚蘿枯葛又或時序迭更神情
委頓機心輟擾逸致消磨互論
尋山問水不能寄興陶情即越



几席通階上且超超隔絕以是
 為觀奇於何有余生長湖山之
 會留連花鳥之區雖曠懷逸趣
 不忘嘯月酌雲而短屐扁舟未
 得討松論桂迺楊君聖魯奇標
 夙抱異幟獨持心織筆耕鸞停
 鵠峙養性靈於鄴架謝氣垢於
 玄居鉛槧餘閒寸陰不廢稽寰
 宇之分合採山水之幽奇數道
 里之險夷汲古今之興廢共縮
 而游于几上一觀而奇在目前
 將是不編層巒疊嶂間而身若

海內奇觀

叙

二

張白雲

在丹崖翠壁間矣彼冠蓋貴人
 蓬藁逸士与夫泥於年窮於遇
 慟哭于危巢白浪而不得暢互
 壑之情者詎不一指頷而欣然
 哉命曰奇觀作非浪語

錢塘葛寅亮題

海內奇觀

叙

三

張白雲



海內奇觀題語

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其臭味然矣
願以極遠邈非控絕塵之駿誰能周遍
友人楊君博雅士也性喜探奇嘗宏
搜天下山川圖說彙為一帙每於閒軒
靜室時一披玩以觸道機會心處則仁智
互收之多余素馳山水與君玄同間正

海內奇觀

題語

一

張白堂

一泉一石望不吐哺終日已西北開落
蓋知高貴功名即自以之無加亦性分况
有造物陰陽之与生豈慕人之光榮執若
半肩以李班適名區以勃蕪至性靈乎
爰是東望泰岱及于左川上愛渡海大
登海內諸山而揚之表從蒼山為軸通
存五嶽以畢生平方僕此一圖攷以為

先驅遠至玄林之揚君之刻本相訝事有
偶合因楊君屬余校讐一役余舉生平
不目擊者相印證彼卧遊者漫勞車馬
觀據果于掌握之中不出戶庭暢出情
於画圖之外即才遊者可按圖窮致而
山川之奇不至湮沒於當局多是集也
謂與名山大川同壽可也 寄

海內奇觀

題語

二

張白堂

萬曆三十八年歲次庚戌六月穀旦

新島遊五嶽人方夢未善先

氏題



叙刻海內奇觀

昔人謂男兒生有脚，至今踏九州，則扶節訪異躡履，掠奇詭，不足涉恒河沙界，滌大地，激塵哉。願勾漏荷花望蒼夫，以卜稔武。

海內奇觀

叙

與白雲

陵表辨恣，漁父之問津，彼迫劫而性，僂僂而歸者，不過歷覽山川之采採，河事物之奇，諸凡足跡不能到耳，而不及聞目所不及睹者，將何以披其迹，紀其神。

即面孔骨節，祇為空虛，亦傳氣。於見醜山靈，生人能不自醜乎。呂東萊做宗少文意，作卧遊錄，窮極天地上下，今古遂令黃童白叟，照然得山水之趣，夫此心。

海內奇觀

叙

二

與白雲

性之神，滌羅洞天福地，亦骨中注，林色泉聲，於眼界也。耶余幼愛山水，鬢亂從先大夫遊于筠。蕉間每經行，名勝輒低回，不忍去。先大夫形余曰：會心愛政不。

在遠考竊有峯三竺不似濡足
褰裳便使人有凌雲意余性
不得覺適之且一經株守環堵
蕭然又望浙以縮地飛身從流
覽着意遊履故自萬寂以至

詩內詩觀

八

三

與白雲

蒼渚山皆繪圖又幅筆記左方
俾名山練境問捷徑於樵夫弱
水蓬壺瀾通途於車馬正以畢
鯨生未了之願耳若夫名標海
內大

天子一統規模焉以奇觀拓世
人一朝耳目當有鼓琴動操衆
山皆著者矣

寄

第曆已酉菊月

詩內詩觀

八

四

與白雲

錢唐卧遊道人楊爾曾字

聖魯撰并書



新鑄海內奇觀凡例



計十三條

一我

太祖驅逐胡元平定僭竊溥海內外皆入版圖而是

刻獨云海內者以四海至廣華裔區分內則足

點可到外則舟楫難通即或傳

天言於朝鮮哈密販方物於日本暹羅摠為名利牽

海內奇觀

凡例

凡例

攘無暇窮奇搜異故觀以海內之奇為主

一四大部州摠趨眼界形色狀貌何所不奇而是

刻云奇觀者以青天白日有變幻之雲霧風雷

恒河沙界有怪異之人物草木彼山川之奇詭

信覆載之鍾靈故特標而出之以拓耳目所未

及

一山水雖盡屬版圖而省會殊方郡縣異地有近

在眉睫或遠在日邊誰能以有畫之天年窮

涯之勝地故倣意臥遊以當欣賞

一圖摹名筆說自臆裁其間詩詞祇借華名公揮

灑前人佳製恐蹈指名之譏槩不直書姓字

一是刻考證志書蒐羅文集手自採績雖屬不工

然不敢以杜撰訛傳貽笑大方

海內奇觀

凡例

凡例

畿內故附五嶽卷中孔林係 先師遺跡故列二卷

之首其他名山俱依省郡先兩直隸而浙江

福滇蜀等地次第條列至于太和玄嶽雖隸楚

中另為一卷

一山不在高何山不奇水不在深何水不異第耳

不熟聞目不習見及諸名公不亟稱許者終為

僻境荒山無管轄人鑒賞不敢以已意混載

一繪圖係今時名士鐫刻皆字內奇工筆、傳神
刀、得法覽者當具隻眼

一歷叙諸山標置似應簡短以便觀覽茅點綴形
容差強人意故不惜續貂之嫌以免效顰之誦

一作字具有體澆山水自有定名不宜增減寬易
以亂舊章是刻間有減去點畫寬易字眼者因
忌諱故事勿以魯魚亥豕見識

海內奇觀 卷之四 三

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卷中已難盡載况三

島十渚又非海內之奇何能逐一繪圖以塗耳

目茅華昏槐國摠是黃梁蝴蝶莊周無殊物類

矧斯靈境可不尋求故附之卷末以備以遊名

考

一三才真位界域攸分黃帝疆理南北堯命禹平

水土舜分州為十二政置郡有四十漢承秦制

合郡一百有五今道二十有六晉十九道一百
七十二郡國唐十五道三百五十八州府宋樞
四京二十三路元立三臺一十二省惟我

大明提封宸廣奇秀全收故作華夷一統圖以置卷
首

一家藏典籍極少聞見極陋故名山勝境採摘者

十僅二三遺漏者十餘五六尚缺異日續刻以

海內奇觀 卷之四 四

成全書

雄衡山臥遊道人楊爾曾識於表

白堂

殘塘陳一貫繪
新安汪忠信鐫

第一卷

序文

目錄

凡例計十三條

皇朝華夷一統圖說

嵩嶽圖說

一名中嶽在河南河南府宜陽縣

岱宗圖說

一名東嶽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

華嶽圖說

一名西嶽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

衡嶽圖說

一名南嶽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

恒嶽圖說

一名北嶽在山西大同府朔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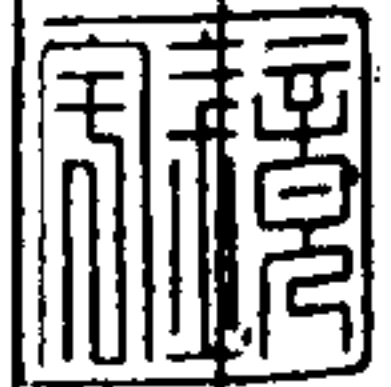
白嶽圖說

一名齊雲巖在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

第二卷

孔林圖說

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西山圖說

在北直隸順天府

金陵圖說

今南直隸應天府 采石磯青山金在太平府

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 錫山慧泉在無錫縣附

茅山圖說

一名句曲山在南直隸應天府句容縣

黃山圖說

一名黟山在寧國府太平縣

浮山圖說

在南直隸安慶府桐城縣

金山焦山北固山圖說

在南直隸鎮江府丹徒縣

虎丘圖說

一名海湧山在南直隸蘇州府吳縣 上方靈石

光福荷花蕩說附

第三卷

西湖圖說

一名明聖湖在浙江杭州府錢塘縣

詠西湖十景

海內奇觀

目錄

頁白堂

海內奇觀

目錄

二

頁白堂

蘇堤春曉 花港觀魚 柳浪聞鶯 鞠院秋香
雷峰夕照 平湖秋月 三潭印月 段橋殘雪
南屏晚鐘 兩峰插雲

第四卷

吳山圖說

在浙江杭州府城內 烟雨樓在嘉興府說附

詠錢唐十勝

六橋烟柳 冷泉猿嘯 虎跑泉湧 蘇堤曲院

西湖放生 九甲亂松 孤山放鶴 浙江秋濤

東海朝暉 北閩夜市

海內奇觀

目錄

三

題詞

詠五雲六景

禪堂夜月 龍池祈雨 靜軒對雪 仙塢樵歌

鹿岩看雲 閑亭候潮

天目山圖說

一名浮玉山東目在杭州府臨安縣西目在於潛

縣 徑山 說附

第五卷

兩越名山圖說

新昌南明山 奉化雪竇 餘姚四明山

鄞東湖

會稽禹穴

諸暨五泄

嚴陵釣臺 金華金華山 緇雲仙都
麗水南明 青田石門 永嘉江心寺
平陽南雁宕 樂清玉甌峰
補陀洛伽山圖說

第六卷

天台山圖說

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

鴈宕山圖說

在浙江温州府樂清縣

海內奇觀

目錄

四

題詞

鴈宕山題詠

寶冠寺 能仁寺 本覺寺 凌雲寺 古塔寺

飛泉寺 會門寺 羅漢寺 石門寺 瑞慶寺

華嚴寺 天柱寺 靈峰寺 真濟寺 淨明寺

靈巖寺 石梁寺 雙峰寺 剪刀峰 大龍湫

第七卷

武夷山圖說

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

九鯉湖圖說

在福建興化府仙遊縣

滕王閣圖說

在江西南昌府南昌縣

麻姑山從姑山圖說

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 龍虎山葛仙山峯山說

附

第八卷

匡廬山圖說

在江西南康府星子縣

黃鶴樓圖說

在湖廣武昌府武昌縣

海內奇觀

目錄

五

吳白堂

岳陽樓圖說

在湖廣岳州府巴陵縣

赤壁圖說

一在湖廣黃州府黃岡縣為蘇東坡賦處

一在武昌府嘉魚縣為周瑜破曹操處

詠瀟湘八景

平沙落雁 遠浦歸帆 洞庭秋月 山寺晴嵐

江天暮雪 漁村夕照 山寺晚鐘 瀟湘夜雨

峨嵋山圖說

在四川資州彭山縣

三峽圖說

在四川重慶府巴縣

棧道圖說

由陝西鳳縣至涌縣共計一百二十里

兩河圖說

今河南河北故稱兩河

第九卷

太和山圖說

一名武當山在湖廣襄陽府均州

第十卷

五臺山圖說

一名清涼山在山西太原府崞嵐州

桂海圖說

今廣西

七星岩圖說

在廣東肇慶府

鷄足山圖說

在雲南大理府鄧川州

九鼎山圖說

在雲南

海內奇觀

目錄

六

吳白堂

點蒼山圖說

在雲南大理府太和縣

附

十大洞天名考

三十六洞天名考

七十二福地名考

海上仙山名考

海上十渚名考

海內奇觀

目錄

七

夷白堂

大明一統圖賦

長子部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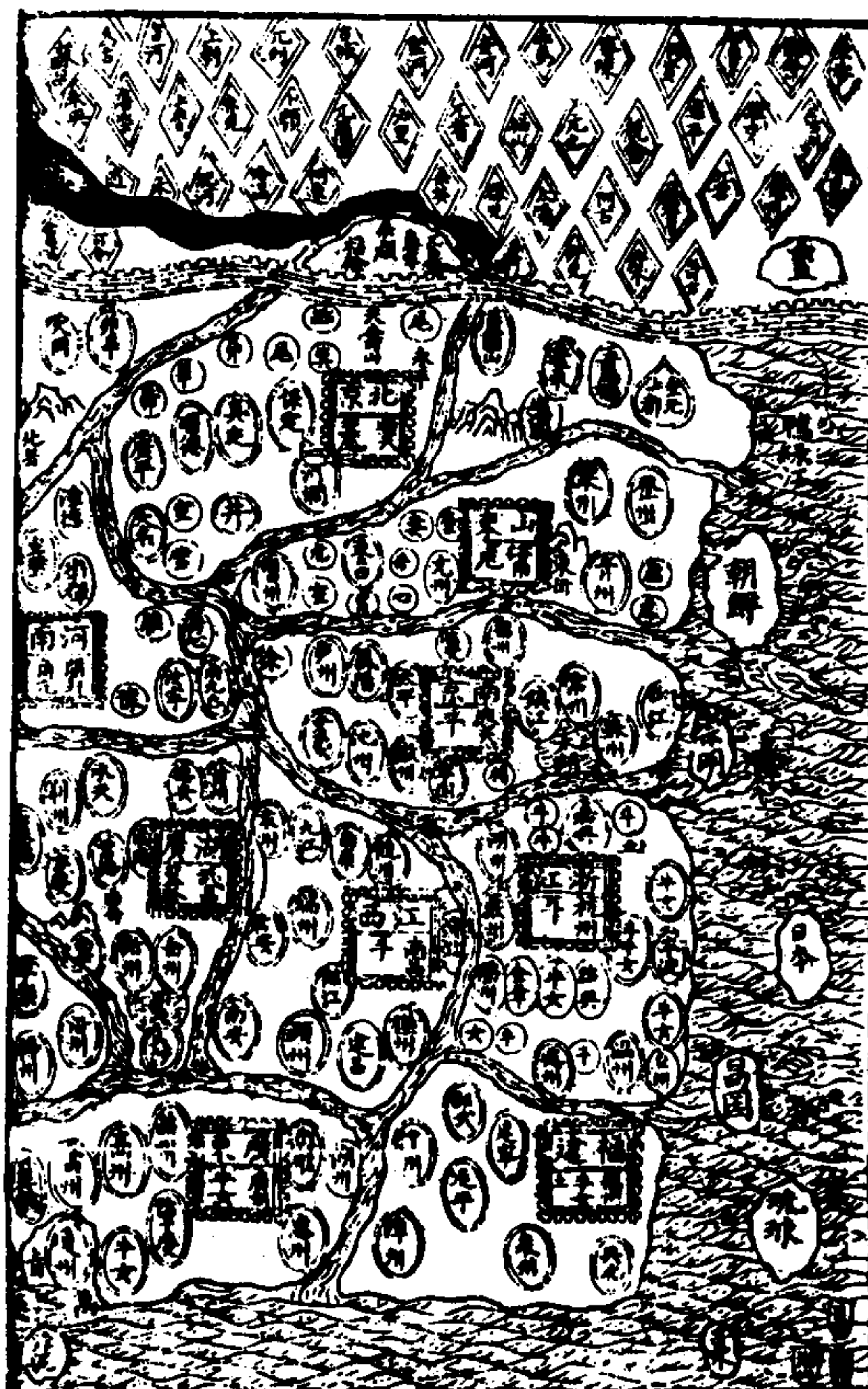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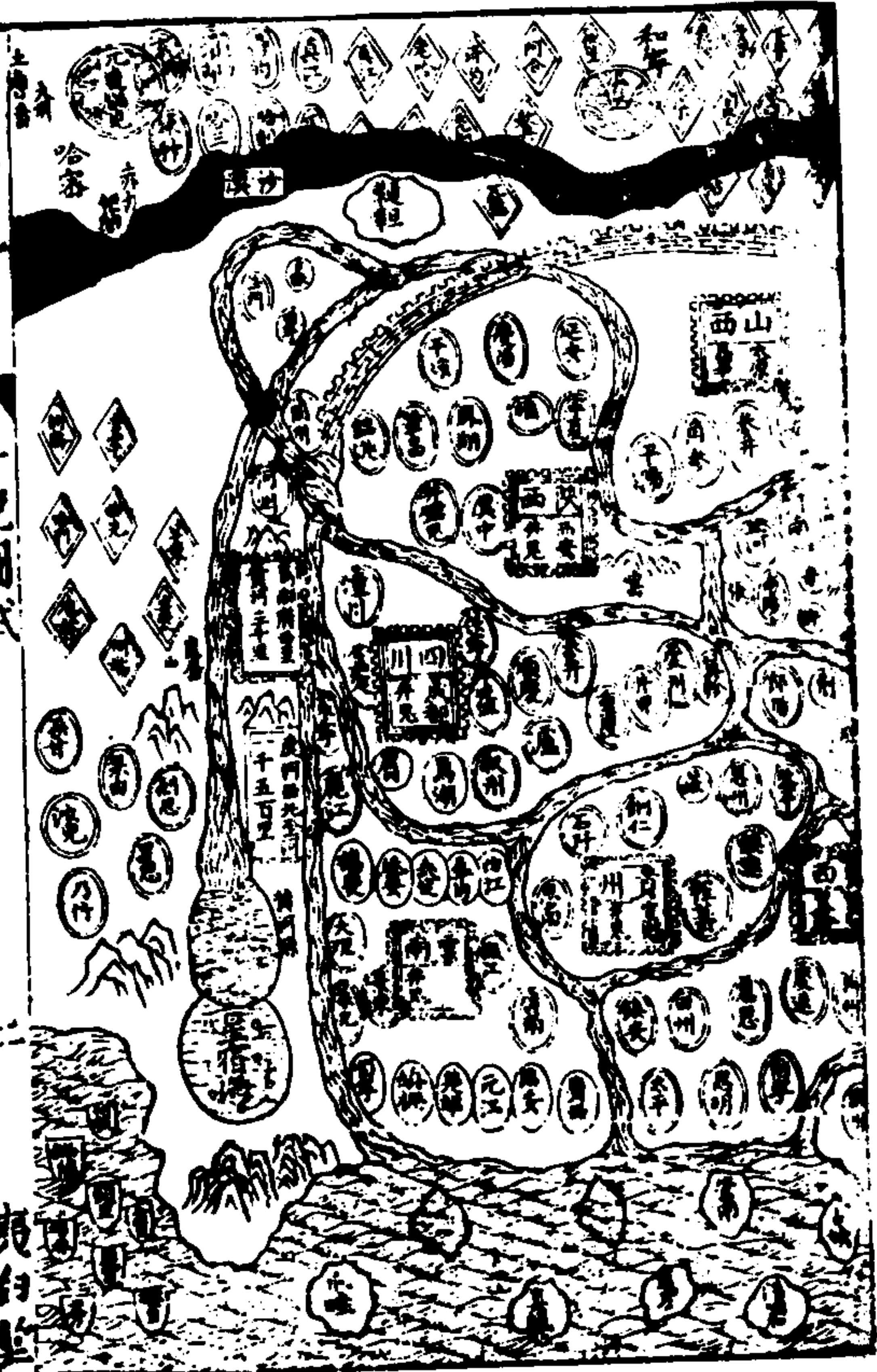
昔者宋社既屋胡元乃興長子部教弛三不庭干戈擾攘盜賊縱橫彌勒鼓亂妖言煽驚或扞香軍為號或假前宋為名或以白蓮會或以紅巾稱楚有陳而吳有張毫有韓而蜀有珍大豪小猾僭主假君蛾屯蟻聚鴟張鏡鳴是倉衣垢敝而叢虱肉腐敗而多蠅嗟哉元元困于爭戰威重命輕今嚴膽戰血流漂杵屍積擗箭鬼神夜哭慧孛晝見海溢山崩天鳴地震賦此夷狄亂華群雄裂土者蓋九十矣誠天地古今之大變也於是天生真主奮跡田里兆應瑞雲符乘王氣虎嘯而風龍興而雨將相協心弔伐斯舉左黃鉞而右白旄前兵車

海內奇觀

一統圖賦

現白堂





而後甲士六丁五神之呵護九宮八門之形勢策全龍良天時
 地利攻殺擊刺兮雷轟而電掣坐作進退兮山搖而海沸東征
 西怨若大旱之望雲霓食壺漿若赤子之思慈母叶美故其起
 濠穎戰淝和拔采石定京都殪強漢殲偽吳平制寇降魚是取
 兩廣收八閩叶謨江南壤地盡入版圖然後肆伐中原為捲列郡
 下魯擊秦攻汴克晉兵震幽燕元軍北遁醜類皆空胡風盡淨
 僅我一衣不血寸刃疆域至是而混一天人以之而協應遂乃
 勉狗輿精金陵定鼎 尊居九重一 君臨萬姓大明建號以開
 天洪武紀元而表正於是討雲南以除餘孽征番部以拓邊境
 四夷來王萬方平定所以鴻圖大業傳萬世而無疆 聖德神

新鑄海內奇觀 圖賦

功冠百王而莫今此 聖祖得天下之正所以成一統之盛也
 猗歟休哉真人曰余嘗誦九丘考八索訂經史驗圖籍究治亂
 之源求興廢之跡惟唐虞今三代國天下今千百各子其民今
 為君共宗天王今迷職猶萬水之朝東海眾星之拱北極熙然
 太和是謂混一然禹跡雖廣而開粵未通用服雖大而遼廣未
 入厥後蒼姬訖錄亂從而出大小相吞強弱為敵於是析為十
 二併為六七秦今無道隋今滅德兩晉東西九廟南北三國備
 安五代角立其間惟漢嘗一統而侵于匈奴移于莽賊唐亦一
 統而離為列鎮改為周國宋雖一統而割裂于遼金元雖一統
 而不免于夷狄得縱者失橫有南者無北所以光霽之時常少
 而晦暝之時常多混一之世每疎而分裂之世常密譬如月滿
 則虧日中則昃花方豔而風顛果將甘而蟻蝕是皆本乎天運
 蓋不由乎人力自古一統其難如此今先生之一統其信然耶
 名浮于實耶真人之言未終不虛生勃然改容曰惡是何言也
 先輩謂人胷中無幾個國子監做不得大儒又謂人不讀書萬
 卷不行地千里看不得杜詩蓋言人必足跡廣而見聞多然後
 可以言遠大而超等夷也子不見夫井底之蛙乎兀兀窮年惡
 知天地之為大又不見燭前之蛾乎營營終夜焉知日月之明
 子為此言益由學問不得其傳授足跡未常出戶庭無怪乎出
 言之不謹燭理之未精吾今語子以一統之所以為大以開子

海內奇觀 六一統圖賦
 吳伯生

之聳直真人曰願安承教不虛生日茫茫九州焚焚八極上應
 天文下歷禹跡大梁玄枵今冀青星紀鷄尾今揚州降婁壽星
 今徐究析木詠訾今幽并大火實沈今梁豫鷄首鷄火今雍營
 於是四方之所延表道理之所紀極霜露之所霑被日月之所
 出沒寸天尺地皆入版籍此天下一統之分野也分野既明疆
 域乃奠順天應天兩京畿甸鳳陽承天龍飛豹變餘則蘇松常
 鎮徽池廬平揚淮和廣滁徐慶寧保和真順廣永隆名南京以
 東是為江浙分東西嘉湖及杭金衢嚴處寧紹台溫浙南濱
 海是為福建福邵興漳汀泉延建南京西南則江西境昌饒康
 建撫袁臨信贛吉九江南安及瑞順由江更西湖廣一方則武
 昌為首漢德荆襄長黃岳慶辰永衡常承天起聖梯靖鄖陽轉
 而東南則為廣東廣州為首潮肇韶雄高雷廉惠瓊居海中廣
 之又西桂柳潯寧梧田樂慶恩太鎮明泗利奉向都龍江陵廣
 西之西貴州雲南則銅黎思鎮石晉寧安大雲臨景楚廣潯沅
 軍民有府數莫可殫貴州西北則四川地保馬重成順夔及叙
 此九藩者南方也由南以北踰淮涉洪則河懷南汝彰衛開封
 是河南為天地之中京師東南海岱蒼蒼曰濟曰兗東青魯萊
 則是山東為鄒魯之邦山東西北大同宣府太原平陽遼汾澤
 潞是山西倚于京左京之西南西嶽巍然則西臨漢鳳慶華平
 延是陝西隣于四川此四藩者北方也其餘州百縣千郡萬里

億億員之廣不可紀極此天下一統之郡縣也高山廣水后土
 是載神封作鎮以為限界故麒麟獅子今擁鐘山于天中龍虎
 鳳凰今拱天壽于雲外祝 萬歲今太平望 諸陵今朝拜餘
 則天台天目日觀月精玉笥玉溜金庭金城大伾大別太白太
 行崑崙匡廬賀蘭白登麻姑天姥今虎丘雁蕩首陽少陽今內
 方西傾武夷蒙羽今岷嶓王屋八公三竺九嶷四明余獨尋夫
 五嶽五鎮之山今何高大而神靈饗祀與于無窮今出雲雨而
 化生吾欲效夫尼父之登臨今小天下于雙睛水則五湖五溪
 三泖三湘七澤七渡九河九江伊洛瀍澗今涇渭漢沔滌沮汶
 泗今沱潛衛漳大野彭澤今雷夏荷澤滹沱鴨綠今巫峽滄浪
 海內奇觀 八一統圖賦 江 應

弱水流沙今真池錢塘黑水混同今高郵吳淞余獨重夫四海
 四瀆之水今何源遠而流長浮天地而浴日月今泄尾閘而濫
 觴吾乘長風而破巨浪今蓋有似乎遊聖門而望洋其他疊障
 層峰千流萬派或崇或卑或大 國志所書禹貢所載莫
 得其詳姑述其槩此天下一統之山河也

新鐫海內奇觀卷一

錢唐 臥遊道人 楊爾曾 輯

新安 遊五岳人 方慶來 校

嵩嶽圖說 一名中嶽

嵩山巨數百里兀立登封城之北而少室從西峙大都巖石蒼翠相間峭壁環崖列抱如芙蓉城而三十六峰則叢叢如吐蕊遠望之共成一山寺皆隋唐以前建而泐王一剎則建于漢永平佛泐初入時在達磨四百年之先碑刻穹窿數十百道多古今名賢手跡而唐碑則刻佛像于上與今製異樹多檜柏即秦五品漢三將軍外古木蘸天亦多與寺俱起經千百年此宜他

海內奇觀

卷一

嵩岳圖



海內奇觀

卷一

寺所不得伯仲也楊用修云山高為崧詩稱岳之崧高非嵩嶽之高也白虎通云嶽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入登封界步騎上下山坡繇鳥道中出江北多土山童時有河瀆而無澗溪獨此石棧峽持而劍立草木離披縈溪水其下恍惚如行天姥道亦高山首途一勝也遙望疊巘如蹲虎豹名御寨即少室東三里據山陽為崇福官其後為萬歲山漢武帝臨幸聞呼萬歲者三因即其地建萬歲觀唐更名太乙宋于此奉安真宗御容役提舉管勾以祝釐官後有奕棋檮蒲泛觴三亭今惟存泛觴石官稍東為啓母石石正方三十尺而厚稱之轉西二里入嵩陽宮外立唐鉅碑碑後漢封三柏膚殺皆脫去獨

有肉理色蒼白大者圍六人次四次三人計千幾百羊物矣其
 最大者南枝一節瘡甚復西五里法王寺寺前石池文許紫金
 蓮開中秋一月云神光說法時從地涌也土人往往移去即焚
 又二里會善寺寺為岳神受戒于珪禪師處後立為戒壇今亦
 廢惟餘四天王石在門外樹元學士李溥光茶榜筆陳如列戟
 復西二十里少林寺寺桓楹礙日龍象如山長夏無暑碑刻種
 種宋蘇子瞻趙孟頫輩其尤者殿前檜栢入霄漢寺東一槐高
 十丈圍三十尺亦可數百年寺四百餘僧自唐太宗退王世充
 賜臺崇官僧至今以武勇聞寺為跋陀所創後四十年而達磨
 來自西竺左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卒

海內奇觀

卷一

三

東山

嗣其法稱二祖云西廊為跋陀翻經處有甘露臺行里許初祖
 庵祖白誓修眉鳳目乃太子東渡像也後居東土嘗六毒面遂
 稍赤然非今所傳巨眼胡僧云庵前三花樹蓋凌霄藤附檜而
 生者色深紅可愛達磨未至時有之左一栢高與花樹並云盧
 能鉢盂中帶至也明王士性書六祖手植栢五字庵後一小亭
 為達磨面壁影宋蔡汴書達磨面壁之庵六大字石頑高可三
 尺隱隱一僧坐石中王士性書偈曰活人做死事難向一切說
 打破這片石方許見如來五乳峰形為飛鳳若五乳然火龍洞
 在右乳入洞則寒冽粟起不可禁傍階一隙無底下山轉而南
 上十里為二祖庵庵前岩壁繡綴井四為祖卓錫而成者相去

大許味各異南上一里為祖煉磨亭伊洛二河環遶其下河外
 印山橫亘山外復為黃河一線西來河北有中條諸山逶迤不
 絕此去少室絕頂陡無別道下山轉而東十數里至中岳廟廟
 亞少林壁畫申甫二像歲久剝落大樹林立多糾纏東轉如手
 執之者或云此即岳神為珪師一夜移而來也廟在黃蓋峰下
 東峰凹處稱嵩門盧岩瀑布不啻龍湫此去岳頂不數里

海內奇觀

卷一

東山

岱宗圖說

齊州山咸起西北而岱為中龍之委蓋黃河昔挾濟流直注入海云隋室引河入汴南行不遠說者謂不無斷地脉哉而岱宗屹立自雄孕猶千年木少替豈帝自出震無所假靈于西北耶然則五岳通言岳而岱獨稱宗蓋訪于有虞氏之書爾道藏稱神為天帝之孫群靈之府主世界人民生歿貴賤所以焚香灸額呼聖號以邀靈者士女闐駢于海內云

太安州岳廟鉅如王官以堞構城其四角為六門門內九石玲瓏乃南海人輦而來者墀列一檜二松三栢咸形怪色秀可餐栢則漢武東封時植也右為環翠亭石壁嵌古今詩多宋歐陽

海內奇觀

卷一

其



岱宗圖

丈人峰

月觀峰

仙人影

黃地

馬棚



海內奇觀

卷一

六

其

韓范諸名賢手澤出登封城三里山麓有朱甍者一天門也左更衣亭岳皆石山入門尚土石錯澗道石累累水涓涓流其中五里有平橋際崖以度者高老橋也過短橋左嵯嶇立兩石脰相加水從天神岩來駕石如明珠而射者水簾洞也自洞轉數里右崖屏立穹窿足覆馬脊者馬棚崖也越崖上路僅一綫從此兩山夾道謝土而石石磴益峻嶒無馬足置處游人咸脫騎扱衽而前者迴馬嶺也迴馬而上僧童多擊鼓彈箏于道以邀遊人之賞游者倦偃不喘息亦時時為側耳則弗覺忽而登其巔既登而立內外望則遙見三天門尚在雲霄之表此為正岳之外邪所謂黃峴嶺也進嶺西行折東北上而下復下復上者

三乃得地夷曠三里快活三也東地窮復嶺崖上視上益一
絕所謂穴中望天窓者其下六石相啗作建甌聲枕石嗽之仰
見鉄障青壁真可萬尋是為二天門也入門二里許即御帳宋
真宗東封所露宿處帳前雙松老幹拳曲勢欲飛舞人神之為
秦時五大夫松更二百餘步曰百丈崖崖石如屋可容十餘人
道扇紫蔓青蘿搖綴蒙絡傍有石洞給訝而黑莫測深廣為朝
陽洞也大小龍峪石罅吐水如龍咳口然自此上盤道十八折
兩峰對插峭削如壁輿者至此前人與後人頂踵相摩應劭所
謂畫累重人者三天門也入天門左折馳道如砥廬而市者可
三十家廬窮而綽楔立金鋪朱祀焜燿人目樹以貝闕承以文

海內奇觀 卷一 七 夷白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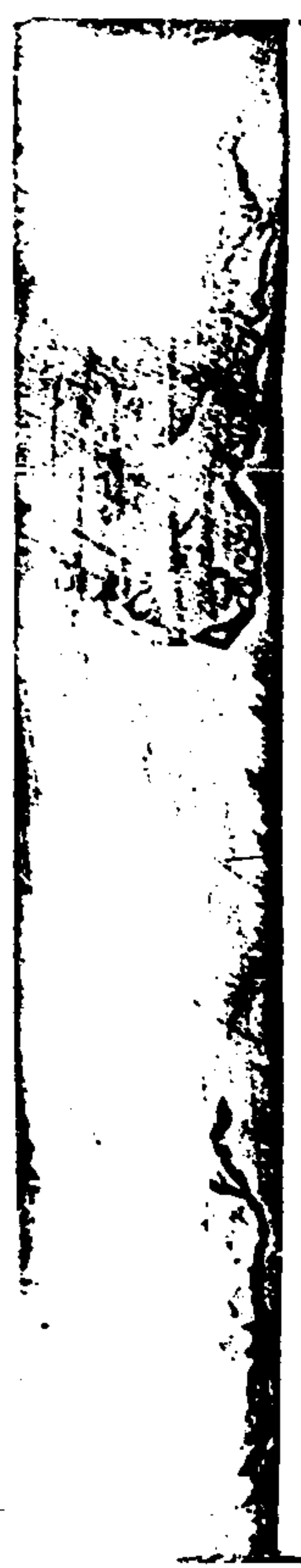
石前為楮池廣畝而四時之火不絕者碧霞元君也元君即天
孫或云華山玉女每歲春月四方謁者踵至心弗度立致奇報
故所入香縉以萬計北上為青帝宮三觀臺三觀者秦觀以望
長安周觀以望雒陽越觀以望吳門練也宮後峭壁十仞刻唐
玄宗紀太山銘字大于掌其下漸就銷泐者唐磨崖碑也右為
闔人林焯刻以忠孝廉節四字籠其上者蘇頌東封頌也又右
為孔子崖復升為玉皇殿殿前磐石輪囷擊突如戴切雲之崔
嵬者岳頂也虛其頂四望無所不際天為築甃半覆之白雲東
來群峰盡失非烟非霧隱隱蕩瀟在雲下者大海影也西南渚
鄰如縷乍明乍滅者汶流諸水也徂徠素稱質于岱至此亦拱

伏如兒孫其宅壑敦滿地烟火聚落目力所不能竭者龜蒙是
嶧諸山也頂前立石如圭麓理而玉質或云內有碑田之或云
止建標為識然非太山石意當時驅鐸致之則秦無字碑也殿
後有桃花洞其石蒼顏屹立千尺不動者丈人峰也又東北黃
華洞即玉女修真處與仙人石間咸杳渺不可見復轉而前左
右二峰若為岳頂之輔者東日觀西月觀也觀右一臺顏秦封
禪臺葛天氏以下封泰山者七十二君蓋洪荒半矣非秦漢始
志稱秦碑梁父漢封石間黃帝禪亭亭云云今秦臺石日觀存
其名非故址也轉過一崖巨石屹屹下視無底吹萬撼谷中而
起者捨身崖也又過一壑四石如累丸支撐兩崖間懸空不落

海內奇觀 卷一 八 夷白堂

者仙人橋也玉女池頭立石高五尺餘止有臣斯以下二十九
字則秦李斯斷碑也天門側逕有呂仙像傍樹雨天下三字石
碣者白雲洞也輿人咸自此縋而下復過高老橋入一峪平石
百丈隸金剛經字大如斗萬侍郎恭刻水簾二字于垂流間則
石峪也出峪一山張拱當前如不欲為太山下者徂徠也山雖
純石其石巨而奇者惟岳頂與朝陽洞也此山上而視之則奇
為仰石峽而登如出天關也下而視之則大為野曠俯東諸侯
一目而盡也山麓有仙人影王母池呂公洞岱之陽則曲阜其
陰為靈岩沿澗而入夾道皆土檀脫膚而乳節入山門紅鶴滿
林為開山師法定雙鶴之瑞定師佛圖澄于石趙間叙寺無泉

見雙鶴棲山麓遂卓錫而視鶴立與錫卓處湧成一池為雙鶴
 卓錫二泉殿制三層二十八角中須彌南觀音北藥師東釋迦
 西阿彌各以其方鎮之為寺正殿殿右一古栢不知種于何年
 折栢西有石竇于地下門扁不開為魯班洞北數十武浮圖高
 十三級下與洞通為辟支塔繇龍藏折而北過千佛閣片鐵高
 七尺作水田狀或古佛所遺衣身也為鐵袈裟香積厨東石龜
 高六尺空其中以盛甘露泉脉近塞而龜遂裂好事者引別
 流以存故實為甘露亭又北攝而上後倚獅子岩前對鷄鳴山
 鐵嶂正方如削下藏一洞洞下標一亭環四山而立夕陽之景
 收一寺盡矣為抱靈亭遠望東岩縹緲有石如人立為朗公山
 海內奇觀 卷一 庚白堂



華岳圖說 卷一
 說者謂華山高五千仞大都自青柯坪至頂二十里彈鳥遂絕
 木惟松始生路僅徑尺臨萬仞絕處則鑿石度以木棧欲上
 令善導者以繩曳之下則留繩于後名為懸汲遇險甚則如猿
 升木手足相禪不能全用足行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之水
 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劈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為
 兩以通河流其指掌之形在華山上而腳跡在首陽山下似未
 必然

出城南三峰在望插天寒碧映入脾肺七八里至雲臺觀周武
 帝時焦道廣居雲臺峰築此延之道中多頽垣人穴其中云古
 海內奇觀 卷一 庚白堂





海內奇觀 卷一 十一 吳白雲

長城也秦始皇陵華為城意此十里則玉泉院院有石洞貌希夷睡像如生右為山蒸亭據磐石上前對三古樹繞以藤蘿幽陰可人南行兩山對澗嵐光交墮上下宛轉纏纏無絕五里至第一關過關曰桃花坪數折曰希夷峽山勢壁立澗水經其中澗作小池從石室扇下之如琴如筑鳴聲悅耳云希夷羽化于此半壁有穴飛石掩之是第二關也又數里為莎蘿坪東面石壁可數十丈鳴瀑挂壁而下有坎兩兩直上僅容足趾為上方峰石罅為西玄門唐金仙公主修真于此駕鶴飛去白雲宮細辛坪兩鐵鎖下垂一石池仰出其巔北山有石如柱曰紫馬峰西山桃花石罅開不知絕壁何緣着種或云風吹花片粘之

轉生山山有之花間有物去來謂為山羊善走險巖嶽奇中入利其龜伺而取之南有回峰青柯所從之路也四山高起間冢中泉聲更自清迥雲雷與炊烟冉冉出谷峰頭積翠浮浮欲流十八盤者山最陡望前峰已如路絕十有八折乃得上故名盤盡峰已垣屋鱗鱗綴前巘則青柯坪矣坪之祠廟神像俱經地震傾圮間已茸治數楹獨地勢愈高天然之景爭獻秀爽視莎蘿又進之有泉掛山腰如練為水簾洞直下三千尺自蓮花峰來度石橋左徑異詩為同心石上千尺撞撞三折幾三百步石裂成罅穴罅傍成坎斷樹枝橫接之以承足枝枝相離尺許凡千尺云拔巨石而過為百尺峽峽似撞而裂在峽之內出峽為

海內奇觀 卷一 十二 吳白雲

望仙臺方丈平石可佇立遠眺片雲至此欲墮不墮作懶態風吹斷之如人乘鶴背來者轉二石磴而百尺盡為二仙橋突石橫三丈為半規形下瞰無底絕處則布石為橋度橋曰雲臺石取石作蓮花雲作臺之句又盤旋詰曲而上為車箱崖崖如車箱人緣輪以行益數折為白鹿龕石窠處舊有白鹿臥其下再折為老君犁溝則片石直倚插天中裂一縫如犁而成溝也好事者易犁溝為離垢如撞如峽而險更甚明劉元承書登天二字溝絕處當轉身以片木度二步最危又數百步為擦耳岩岩絕與溝稱而壁峭直又過之步僅濶四寸許右數十步仰攀折旋出石穴而上曰蜘蛛愁有鐵索懸崖畔所謂猿猴欲度愁

攀援者自撞至此皆南登也又南為登岳正道旋而北一山如鹿頸長里許名白雲峰有石簷覆山頂明王士性書礙空二字又數十步曰倚雲亭則峰之巔也自此而南為閭王邊遊者惡其名易以仙人砭不徑臨險如二仙橋復北數十武一崖岷然視翠溝更險第稍短春時溝崖一切垂鎖可攀徂夏道士收其鏤崖頭一洞雷擊其半欲墮洞門紅白二圈名日月岷又南數里為蒼龍嶺嶺中起扇殺蜿蜒入雲人從龍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轉圓千仞石平處暫得休伏視下方松頂若蓬蘽在蒼烟中濤聲萬里疑泛巨海罡風時時捲人衣覆面兩傍穴石施鐵柱有什有立云舊嘗有欄乃漢武帝登山御道也又里許至五將

海內奇觀

卷一

十三

庚申

軍樹樹怪松也自青柯以上無他樹樹多青松白楊山高風銳振撼無定枝幹盤曲獨此二松挺然離立復數折為上馬石云有風道人遊行山巔一日天馬下之風道人就石跨馬行空而去石傍有老松倒挂若虬龍下雲端忽昂首攫拳奇奇怪怪丹青所不能貌過此入通天門為雲山崖崖有宗土祠謂華為群山之宗也已傾圮有四仙庵為譚紫霄馬丹陽劉海蟾丘長春修煉之所路分兩岐西入鎮岳祠上西峰東入玉女峰上東峰大石如龜玉女殿正坐龜上甍瓦皆鐵云陶瓦則山風能颺之去也腹下空曠道人界二石室居之舊有楊妓師事韓姑姑于此韓肉身猶在稿而不腐楊壽百餘歲不知所去由殿前踰石

巔為玉女洗頭盆蓋石上一負坎爾水結碧不乾其前石裂裂可五寸以石投之食頃猶有聲云下通芒河唐玄宗禱雨投簡于此南為三清洞道人結庵其左所積松房長尺過細辛坪一里而儉上東峰有三茅洞前為小殿殿左有岩道人依岩置扉架椽為屋可爨可坐客臨崖遠眺則中條首陽諸山疑隔數里黃河近紫山足如綫千里之內村落比比可見雲起如飄綿飛絮平鋪萬里僅山尖上出時有晴雲冉冉孤飛入谷忽已失之蓋歸雲也東下半里為衛叔卿下基處石山突起籠以鐵亭基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子鐵為之重不可舉循崖而北曰仙掌巖巖壁黑色石膏自壘中流出隨膏凝結黃白相間遠望之見其大者五岐如指後人好奇遂謂巨靈擘山掌跡猶存左折為迎陽洞以華當少陰故顏迎陽以妃合之東南石室藏安真人肉身僅頭顱骨髀耳上之為雷神洞八仙坑坑右折為朝元洞洞之下有賀元希避靜處穴石垂雙鏤而下鏤盡乃板道以銅杖插之峻壁而板載之銅杖之上復綴壁以鏤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絕壁松林隨山麓起伏翠濤彌望賀所棲室憑于突崖煬竈猶在室傍有巖高十餘丈遙覆其室朱書全真岩三大字不知當時插杖運筆時足踏何所真神仙留此異蹟復北轉環石脊路斷又以橫木附之一岩昂首欲飛壁下成峽其巔一穴空明若洞天狀室其甍其傍見天如井則希夷避詔岩也希夷表九

海內奇觀

卷一

十四

庚申

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蓋此巖上覆如屋多怪狀與分寧之清水岩畧等有仰天池池邊有摘星石吳伯與舊書太華絕頂四字王士性題縹緲巔三字西上為嶽殿下為老君煉丹之所石爐徑丈餘高可六尺蓋托聃以增勝耳北為西峰石鑿二尺直下相傳陳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跡或曰巨靈足也又北上為西嶽大殿殿之北為捨身崖崖東稍折而下為鎮嶽宮玉井在焉深可十丈圓徑半之味最甘冽無所謂千葉白蓮也又北上為蓮花峰視諸峰更高幾許峰之半頭陀玄鉢石洞在焉王士性為題石蓮房三字通下有石窰如曰凡二十有八上應列宿自南而北如貫珠水經其中由崖端掛下山腹水簾洞洩之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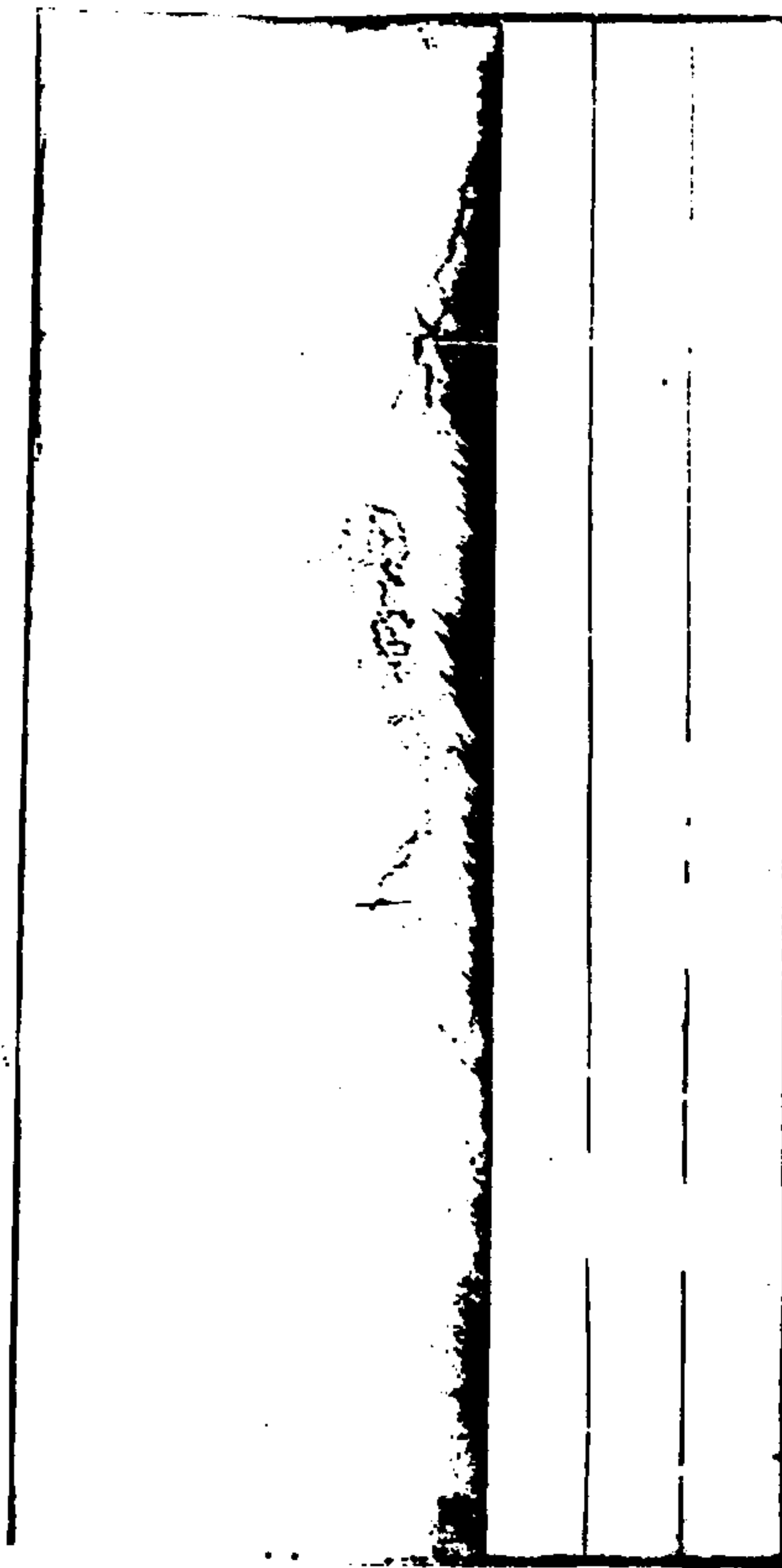
海內奇觀

卷一

十五

與白雲

松檜峰後有落鴈峰東有毛女峰王刀三洞西有北斗坪下有東華帝君祠皆青柯坪所見者也



衡岳圖說

衡岳周廻八百里高四千一十丈大小七十二峰首起于衡陽之回鴈而尾長沙之岳麓餘則滿地皆堆阜如田塍方就耒耜故湖南郡國山皆稱衡也七十二峰非連峰也八百里非盡高山巨崖也縱衡提攬登祝融則一目盡之大約自岳廟後拔地而起二萬丈前後兩疊左右中三支環抱而下者為正岳為古今遊觀秩祀之地記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惟登衡岳祝融循地平視南海丹穴見南極老人星為前無障礙也

沅洞庭沅沅湘登衡山之陸有古松三十里虬枝龍鱗蔽虧天日昔放千百年物大風時鼓濤震山谷樹窮而岳市見入天門

衡岳圖說

卷一

十六

與白雲



衡岳圖



海內奇觀 卷一 十七 馬田

下南岳道為岳祠祠立七十二楹象峰數神像就石衝出地刻之雲屋皓軒與岱稱轉西橋出廟後山麓東向為胡文定公書院增城湛原明復卜舍其左各有像過小嶺為絡絲潭潭水激徹見底溪流從亂石中跳躍而來注之如瀑布如絡絲者聲固有然形亦似之玉板橋有亭翼然為寶善山房從山房上十餘里為半山寺又十五里左翼一高峰籠烟霧如隔絳紗為芙蓉峰東南一峰新翠欲滴為紫蓋峰右翼一峰屹立無雲為烟霞峰西南一峰高與紫蓋並為天柱峰四峰據前山為半山四隅半山前一峰造寺勝為香爐峰西南孤石矗天如倉困然為石廬傍為赤帝跡半山後為湘南寺此皆前山也度橫嶺為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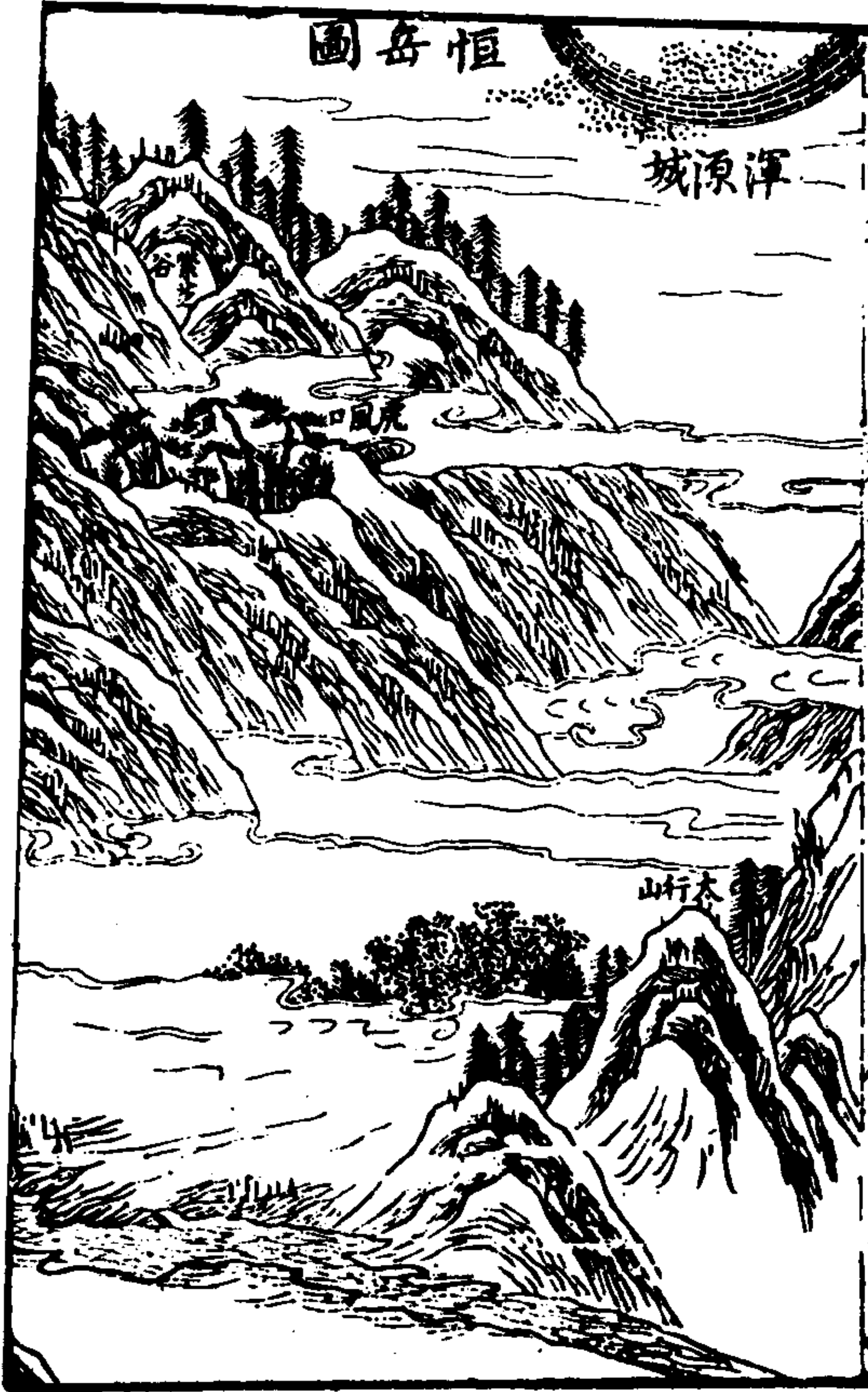
後山有飛來船一石自空而至如船形上封寺右轉三里許上山之巔則祝融峰平望千里瀟湘如一髮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瀘于洞庭洞庭在山北蒼茫縹緲間一石室祠赤帝乃西北向峰頭有石闌干礫石面正南望岫嶼與岱宗頂石鬪奇循崖畔下三里許石崖屹立千尺造石為飛橋橫度之以非仙人不能故名會仙橋北崖插漢凌厲欲飛隱隱腰間有綫路若趾跡然名捨身崖此南岳第一險絕處南臺有紫虛閣黃庭觀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為方廣寺寺在蓮花峰下重巖如瓣而寺居其中有響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青蓋衡山之奇勝也而礪道險絕岩壑幽邃人罕至馬東轉十餘里則朱陵洞云朱陵大帝之所有瀑泉洒落水簾數疊挂于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散雪縈洒衣裾岩畔有冲退石大可運丈坐可數人



恒岳圖說

水經稱玄岳高三千九百丈福地著其周百三十里為總玄之
天五岳圖云恒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廣袤三千里
輿地圖云河北有兩恒岳在曲陽老廟規城而半之夸慶作關
有巨石肺覆說自岳頂飛來其上有玄石塚即飲中山千日酒
者在渾源者左大行右洪河翼以霍山五臺當其案有虞氏北
巡狩所馮也揔之在渾源者近是然 國家秩祀不干渾源而
正望燎于茲宮馬端蕭王渾源祀倪文毅猶然非之夫豈別有
見耶

岳踞州之南二十里入山仰視傾崎殷疊星漢凡與八拾級



海內奇觀 卷一 二十 夷日堂
循山東北麓而上高或岫岫盤則紆鬱上下通相啣于七里為
虎風口樹木多輪菌戟幹披蒙茸行似虎豹向人欲攫又三里
為岳廟廟貌不甚張廟之上為飛石窟兩崖削立豁然中虛相
傳飛于曲陽縣明喬宇孫旭題名于懸崖更數十武為聚仙臺
上有石坪可坐舉首一望北則大漠重壤東北則盧龍范陽諸
塞南目五臺隱隱在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峰畫錦封龍諸山皆
俛首伏脊于其下東遶大行如屏滹沱桑乾清濁漳貫之西黃
河稍前則漢文祝謂慎夫人北忝邯鄲道也又有通玄谷集仙
洞白雲堂紫芝峪石脂圖白龍洞崖容當前峻嶒如削鬼工天
巧種種眩目真偉觀也

白岳圖說 一名齊雲巖

岷山自天目以來偏江南矣其高岷大阪盤礴際空者唯紫雲
 間為勝環點紫皆山矣其坻嶸鱗峒如世所稱玄都隩區者唯
 白岳黃山最勝二山並峙爭雄黃山稱介丘矣而帝疇神靈為
 時俗所夸詡而趨焉者惟白岳尤勝山高不及武當十之二而
 黃冠羽士埒黃金以雲集乎四方之士女者同表不及雁宕十
 之三而奇峰怪石種種刻畫肖形以甲勝于宇內者同曲不及
 武夷十之五而凭高臨水艤棹看山既無舟輿復如傳舍如青
 樓臨廣陌以邀賞于往來之游者同說者謂真武自擇取之
 緣以上昇故奔奔海內如市

海內奇觀

卷一

廿一

長白堂



岐山



海內奇觀

卷一

廿二

真白堂











白嶽峰



海內奇觀

卷一

三十一

真白室

出休寧西三十里至岳脚西南五里至桃源嶺重崖夾峙上結
 小屋以臨風雨曰中和亭亭十二巨石蹲伏色黧黑中有白質
 成突晴曰石鱉塢塢深壑于灌莽間聽水聲泠泠曰桃花壩
 循壩而南或高或下且十里峭壁橫截為獨聳岩路幾窮矣近
 西一竇如剗刻作捲篷大橋狀高員侷闕一石楠扶疎如蓋植
 闕前曰東天門入門東南聯巖如城懸石四覆勢欲飛墜曰道
 德巖圓通巖巖前石色正綠昂啄而躡尾曰鷄鳴石二石龍循
 洞門游鬣如石蹇然雜塑釋道應真于中曰羅漢洞深二十餘
 里東炬東出可抵縣之藍溪渡然愈入愈狹無敢為導者稍西
 曰龍王巖巖脊有飛泉洒下碧蓮池亢旱不竭瀑不成布濺乃

如珠曰珍珠簾崖西石壁上有虎跡如印泥淖中者曰黑虎岑
 西行折南里餘為天梯嶺其峻視白嶽倍之崩有石竇俯瞰絕
 徑構結其中曰真真石室又里餘為玄武觀綵旂甲帳題構枋
 振中坐玄君塑像道流稱百鳥啣泥以成或謂神其說也觀門
 內有小池池內隱隱有大石如龜蛇狀左峰為石鼓右峰為石
 鐘夾觀兩峰為輦路皆以其形名觀前溪水如帶委蛇而東為
 石橋以度觀後高峰千仞白雲封之曰齊雲岩直觀才立而上
 頂齊觀趾鑄鐵亭籠之曰香爐峰觀西踰橋斗崖中斷一小峰
 離立澗下曰捨身崖踰浮雲嶺層巒刺天左龍右虎至天門即
 見其巔曰素玉屏後西里餘峰側有石如虹臥泉一縷扇注為
 洗藥池者曰鵲橋峰橋左巨壁巖起橫列如障穹然而樓閣其
 下曰紫霄崖崖半空刻有萬峰晴雪及第一蓬萊數大字馴伏
 峰前昂首封鞍似欲長鳴而起者曰橐駝峰丹楹榭礎礪基繡
 闥架駝脊而築者曰無量壽佛之宮西北石儂儂人立象岫如
 螺髻者曰三姑岩矯矯類力士之取金牛者曰五丁岩五峰比
 肩相倚蒼顏鴈色向文昌閣如矯首欲語者曰五老峰南一石
 卓立曰天柱峰又有天獨障障之巔夷曠可坐數百人一澗自
 西北逶迤以來幽漠澗汨而為潭者三散而為井者九井視潭
 加小而深為龍所宅澗口飛瀑砂激若晴雪滿山清沁肌骨止
 三里一石洞屏榻整然殆異人隱處又北一里五峰金峙而中

海內奇觀

卷一

三十一

真白室



孔林圖二

梅阿青報 卷二 二 吳曰
謂舊富城心為魯魯魏孔廟且闌中高垣豐厦廊廡翼翼金
鋪作闕場石為基不下王者宮大成殿塑聖賢像以次來見坐
殿前為杏壇殿陛至門檜栢多漢唐植種種奇貌其倚門左紋
左紐牙立者為手植檜高不踰簷枯無寸幹如石笋爪之青理
生意蟄焉聖人出則發茂一枝我 太祖生時一枝茂發有碑
門外桓碑最古者一首紐製一尖製蔡中郎陳思王書左片石
書五鳳二年六月四日成字為西漢人筆跡次顏廟親亞之廟
前為陋巷遺址出城一廟荒落獨神路檜栢佳行其下翠色欲
滴衣袂者千步為祀周文公處文公之後尚遺東野氏百室有
司復其家第世無章縫者出次西五里八林門內一枯植立五

十八未什為子貢檜路斜百餘武封高隱車為文宣墓石溝三
楹為子貢築室處左為泗水侯鯉墓墓前為沂國公及墓三墓
皆東南向對防山而豐碑南向立林園十里樹萬種不能盡識
然無棘茨無鳥獸聲後辰泗水前拱洙流是為孔林林外崇墉
如兩觀起者為魯北舊城

孔林圖

西山圖說

西山首太行尾居庸而朝于京師山水所會既非偶然且也逼
近都城中貴人富而黠者往往散貨造寺倚為樂丘動以十數
萬計故香山碧雲巨麗甲于海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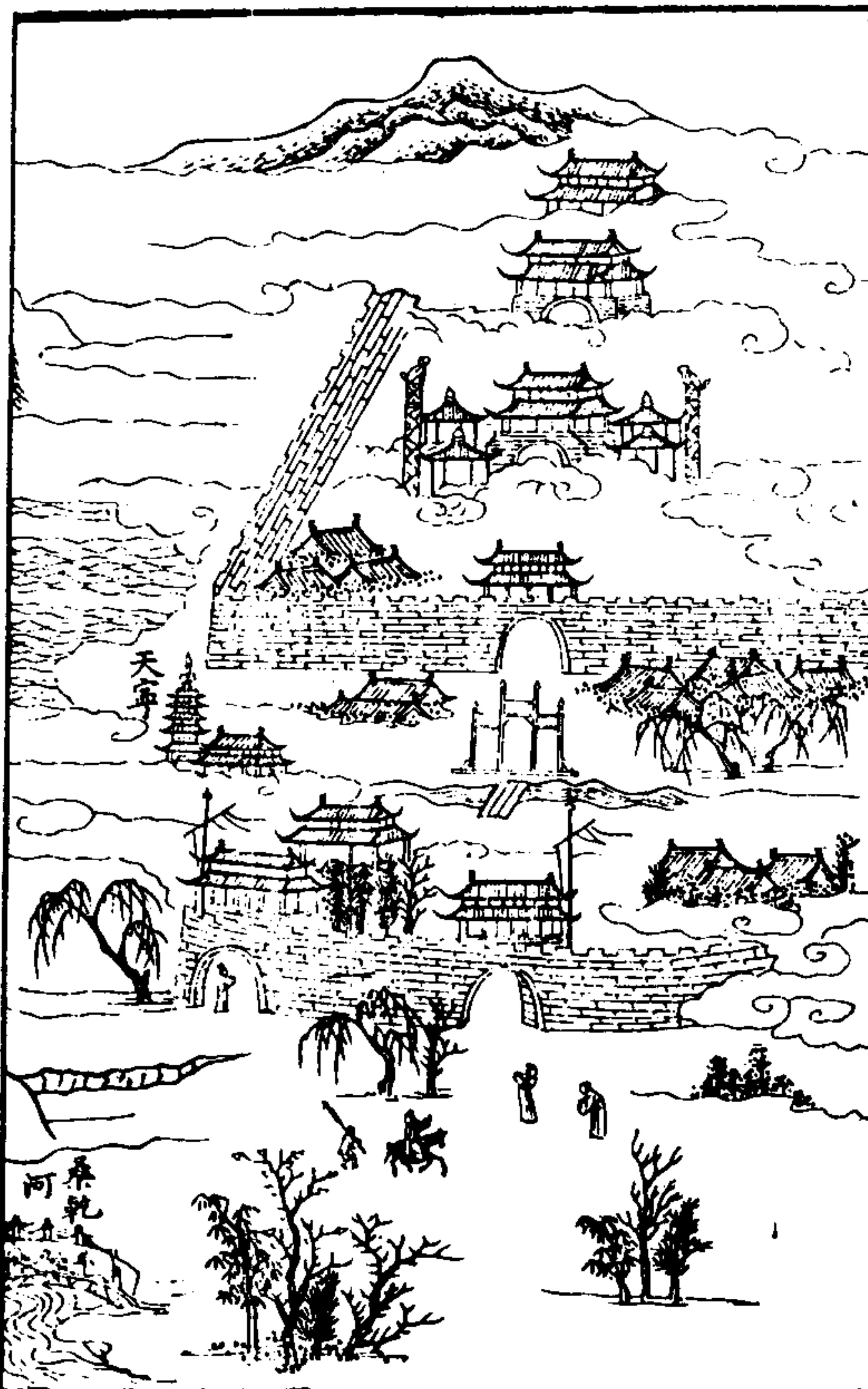
沿河二十里峰巒轉盼明滅長堤遠浸是為西湖夾堤種荷芡
夏時錦雲爛熳香氣襲人金湖有山曰甕山寺曰圓靜左俯綠
疇右蘸碧浸又去湖三里西為功德寺寺基啟王宮楹柱咸錐
金髹彩今殿毀廡宇多墮陟 駕幸亦時時為浮宮蔽之折而
益西三里為玉泉山山北麓鑿石為鵝頭口出泉滂而為池即
所謂玉泉其形如規瑩澈深靚其味甚甘上有亭宏敞可憩故

海內奇觀

卷二

四

吳曰堂



海內奇觀

卷二

五

吳曰堂

宣廟所常駐蹕地也其東石梁橫跨泉出其下纍纍如貫珠浮
湧水面微波動處見遊魚如針伏石底妮妮不能隱形西南里
許為華嚴寺寺在玉泉山半門內有五洞呂公洞其一也廣僅
丈許深倍之云呂洞窟嘗遊此寺右有望湖亭峰巒圍拱湖水
巨其前儼如匹練下洞東壁刻元耶律楚材詩剔蘚可讀其墓
在甕山之陽從山腰逶迤數里是為香山寺寺峻峭無夷址凭
危嵌空作大叢林殿深五層迴廊步欄垂于兩翅悉成樓閣丹
甍金卮欲飛而起入門有泉自石渠流墮錫然紺碧不減玉泉
寺舊名甘露以此也石橋下為方池正統間嘗遣中官以金魚
數十投其中今巨者盈尺間履聲輒潛不見金剛殿後有古椿

六離立若人殆前朝物慈恩殿右為香爐岡岡之上有石肖爐岡下二石突出曰瞻餘石皆其形似得名也又下有丹井二相距丈許相傳鑿井時得丹砂故名今寺僧皆取汲于此宗林房前有夢感泉蓋金童宗嘗至其地夢矢發泉迸且起掘地果得美泉後僧以泉淺浚之遂隱由崖西上曲折數百步則虹光寺寺據山頂短垣遶門地悉甃以石寬平可坐寺有千佛殿形製圓巧成化初創于中官中官高麗人也見其國金剛山有圓殿故倣其製于此觀音閣左有軒顏以來青坐軒中見平蕪蒼莽飛鳥出沒其下面其前者金童宗登星臺也山椒轉處繙林寶刹與金山園陵錯出千百緹朱厓白狀如簇錦 神京九門

海內新觀

卷二

六

與白

巖然起于五雲下山而東岡隴相望長松夾道隱以綠垣復有寺曰碧雲修除連櫺與香山稱左曲逕有卓錫泉環庭際灑灑鳴中為廣亭平甃之右壁崖律綴以文石得趣之最幽者真都邑之偉觀也

金陵圖記

古稱岷峨之山度大庾包彭蠡以北盡于楚康謂天府之國山水之會故漢以後多都焉蓋鐘山以東北迤邐于西南大江以西南環抱于東北秦淮以中出而橫貫于三山石城之間故由鐘山左攝山臨沂武崗石塊聚寶天闕東舉南嚮以亘于西南三山而止于大江則龍蟠之勢石覆舟鷄籠直瀆盧龍北垂以達于西石頭而止于江則虎踞之形彼漢唐郡堞六朝官城淮北淮南依麗互異因山距淮以盡四極其在今日于制為善故宸居華蓋雙闕雲浮百司庶府基布星列回廊步櫺九達若水大哉

海內新觀

卷二

六

與白





聖祖之烈所穆上而定九鼎也

鷄鳴山北拱神京丹朱其麓十廟壇土為容冕俎豆以祀古帝
勳臣觀象臺範金為璣衡以步分至憑虛閣倚闌以眺官闕衝
街山川遠近閱江樓臨流以受江漢朝宗都人士之所擊擊而
肩摩也朝天宮修明九曲亭其西阜為治城亦為謝公墩高臺
迂徑闐闐山林謝太傅王右軍之所登以遐思下忠貞之所覽
骨也石頭削石為池金湯而天塹之乃清涼寺胭脂井城臺之
崗咸左右望馬六和聖之所傳舍而朝夕也它如鎮淮為朱雀橋
出水關中街水環白鷺州州之上曾惠寺為李白酒樓繞南
巖角高處為瓦棺山少北高阜為鳳凰臺聚寶門外為長干稍

南為秣陵城中橋東畔為白下亭小教場西門為上林苑皆
古今之嘒雍門周之所鼓琴而悲者也出東門為鐘山纒垣絳
闕翠栢萬樹鬱葱王氣隱隱起萬綠間山一名蔣亦名紫金出
太平門行太平堤上清樾陰人中抱碧流百頃一小城架樓作
東西牖以收初暘夕照辟蠹魚靈谷在鐘陵東麓有五里松虬
枝蔽虧天日鹿呦呦千百為群狎客而過無梁殿皆饒饒作三
券不設椽桷景陽鐘製朴而平層望之有古色殿右一啞鐘初
置于風日之下前朝選入為禁鐘不鳴歸之則鳴于寺中僧云
爾也下殿為響墀左為琵琶街拍手試之如彈絲或云其下多
疊雍乃梁昭明太子讀書處廊皆吳偉畫壁已蝕不存塔藏誌
公肉身左立一異香如鳳目倚以錫杖八功德水者乃法喜禪
求西域阿耨池以七日得之者梁以前嘗取以給御案故在峭
壁寺東自遷誌塔水從之而湧其地途涸亦僧云爾爾聚寶門
外有人報恩浮圖高三百六十尺璣臺縹瓦雖毀于火其遺者
尚能焜耀天日即石刻龍神人獸精工若生雨花臺在高座寺
後一荒阜耳南行三十里為牛首山牛首者兩峰相峙而名也
又名天闕諸山俱朝鐘陵惟牛首外向從山背東折而南則浮
圖虛閣據山之高處從麓西行而北則弘覺寺白雲梯梯上一
銀杏陰覆畝餘左折數十級為觀音閣閣之後有小石名捨身
臺閣之下倚空如壘為堯率岩從岩微徑入一石窟為文殊洞

河西有塔則辟支佛藏舍利所也下塔有禪堂石室闔門一隙如錢大入塔影倒掛佛案明晦皆然五里為獻花岩右奇詭欲墮僧傾融昔居之百鳥啣花而獻故名岩之南曰屯雲亭又南曰芙蓉閣自此回顧牛首更如繡壁可愛也出觀音門循磴道為觀音岩岩逼霄漢怪石矗垂大江南來帆檣僅在扉屢間昔達磨于此折蘆而渡寺負山橫起垣檻如塗然閣在其西亦傍岩懸構下築江厝為基上交九柱置平首馬凭之可瞰江岩西數百武乃燕子磯飛崖掠江如燕尾然亦岩之分脉也江水抱其三而鐵鎖曳磯趾上植丘亭標之江上陰風怒號勢欲飛動若其晴光靜練江豚吹浪上下或月上東山視瓜步群峰杳渺如落雁真偉哉觀矣

附

采石磯

采石一名牛渚磯躡石成山居大江中以日受漂射故石懸磻巒嵒稱別鵠之奇也磯上為謫仙祠樓中有李太白像樓頽曰南北奇逢壁多名人詩贊祠左為真武祠右為蛾眉亭捉月亭樓前古柏參天江濤沸嚙風狂雪霽心目爽然真令人兩腋欲飛昔晉伐吳王濬舟過三山王渾邀濟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即此地也

青山

從牛渚入為姑孰山草樹翳蒼遙望若空翠飛落再數十里則為青山謝玄暉守宣城時于窓中見遠岫樂之故人以名其山山南亦有玄暉故宅俯覽平川烟林如織題構遠矣流泉怪石尚得與閒雲往來頂有謝公亭西北十五里山之支麓有李太白墓前為白祠白才情寧渠在宣城下乎而生歎景謝不衰古之高致如此疊嶂樓在今宣城郡署中百尺倚山四際無所不盼亦謝舊北樓址此地為姑孰今更郡為太平六朝名宣城

九華山

九華山原名九子山自池州東南行三十里過玩華溪六十里至山下陟嶺踰天橋十里則化城寺絕頂為金池藏寶塔李白詩

青堂九峰秀色峭拔如青蓮花開故李白易九子而名之峰之左右可以峰舉者更九十有九嵐烟森列紫翠萬狀當其返照

入山月出東方殿用上氣清籟寂呼吸真與帝座通古人如杜荀鶴羅隱葛洪杯渡咸負笈往而獨稱白者山白所居且志願也池緣翠微堤三里為齊山山高不及九華然秀壑多奇石如妙空岩石鼓洞仙人橋皆都人不絕游故其名與九華埒

錫山慧泉

錫山出郭外十里為九龍山山之麓有泉鳥名慧山泉即以名其寺石竇方丈唐令敬深源鑿而廣之陸鴻漸品以為江南第一水者石無坎鑄當是狀流滲漉而出淳泓清冽勝于虎丘十

大夫壘石爲山鑿地爲沼深篔簹樹掩映樓臺咸在寺左右而
 假泉爲勝又沿流一葦可航故游者亦引輿于泉而盤桓于諸
 園亭水石之內倏忽數十處真如登闌苑瑤池

茅山圖說

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山後因
 茅君得道于此更今名道書爲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山有三峰
 三茅君各占一峰最高者爲大茅峰上山二里爲崇禧萬壽宮
 其東有東西楚王澗自華陽洞西三水合流趨宮之前相傳楚
 威王游憇于此蓋陶貞白華陽下館也入門有崇臺三級甃石
 堅緻名拜章臺宋徽宗時物又有陶貞白王遠知祠出宮東行
 折而南約五里道始石級躋陟頗艱里許經朝山亭復上有半
 山土地祠緣崖而行道益峻險金壇諸山遠列雲霧一里許爲
 聖祐觀據峰之巔大茅君升仙處也觀北稍上平石爲天市壇

海內奇觀

卷二

圭

張白堂



茅山圖



海內奇觀

入卷二

十五

魏白堂

永樂中於此埋玉簡五左稍下則龍池池不甚廣小黑龍十數
游其中長僅三寸昂首四足目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牝牡蓋
蜥蜴類歲旱禱雨輒應今重午日祀山神而龍則以鷺鷥下東
北半里有喜客泉圓徑丈深半尋鼓掌即湧沸津津如散珠山
復有撫掌泉在昭明讀書臺下與此泉同涉澗東折數百步至
華陽洞道書謂三十六洞天之一周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
天巨巖如削上有華陽洞三大字外兩石相距狀如欲辱後人
累壁為垣以防失足而復亭其上以俟游者自其左循石級俯
首而入巖泉點滴下多積水益洞有五門此南面之西便門也
洞右東下數百步有石柱洞口偏仄容僅一人東北道多亂石

經仙人洞西折歷馬迎街度石梁為元符萬壽宮乃陶貞白故
宅中亦有拜章臺堅緻不逮崇禧宮崇禧有宋徽宗賜元符宗
師玉印方三寸許其色蒼潤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篆刻精妙有
法劍一亦徽宗賜皆鎮山之寶也出山一里為崇禧觀其石王
法王墓北折幾二里古松千株有官祠二茅君道祖北折五里
為陶貞白墓又一里為玉晨觀即所謂金陵地肺天下第一福
地者也東晉陽羨許長史父子並于此得道其前池曰雷平昔
雷氏養龍之所池南為伏龍岡上有唐玄靜先生李含光墓觀
門列古檜十四傳許長史手植大逾合抱紋皆左紐檜下有許
真人丹井兩廡及庭古碑二十有五登白馬老君殿前有周真
人池老君像後龕仙人展上公像稱高辛時人法堂東有陰陽
井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煖故名云許長史舊跡飲之
可以愈疾

海內奇觀

卷二

十五

魏白堂

黃山圖說

黃山舊名黟山唐天寶六年六月十七日勅改黃山當宣歙二郡界高二千一百七十丈東南屬歙之歙縣西南屬休寧縣各一百二十里東北屬宣之太平縣八十里相傳黃帝與浮丘翁鍊丹之地山有三十六峰三十六源二十四溪十二洞八大品山之西麓田土廣衍曰焦村逢峰丹碧峭拔攢威由焦村二十五里至湯嶺岡阜蟠結鑿石開逕巖欹危瀑布聲如雷怪石林立又十里為祥符寺寺前深流走萬石間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翳愛龍茸有靈泉自朱砂峰來依岩通二小池上池瑩澈毫髮可鑒泉出石底累累如貫珠氣醱醇若湯酌之甘芳非海內奇觀



海內奇觀







海內奇觀

卷二

二十

他硫磺泉比也相傳沉疴者漂雪立差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
 奔流噴薄瀉石潭中亭午照燭五色璀璨有山樂鳥啼聲甚異
 若歌若谷節奏疾徐下山則無有傍近數峰凌空為天都芙蓉
 硃砂峰其尤高者天都峰也上多名藥採者裹糗以上鳥道如
 線三日可至峰頂逾焦村三十里為翠微寺古松修篁石澗橫
 道寺庭有井云麻衣師卓錫處不溢不涸一峰卓峙東南隅曰
 翠微條支回互寺居盤中故諸峰俱隱不見十五里過白沙嶺
 往往攀崖壁牽蘿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容武傍臨絕
 壑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倍尋環視數百里岡巒墟落歷歷可
 數村北十里有仙源觀林阜周容南列翠峰踰巖嶺而南所謂

三十六峰者駢列舒張盡在一覽循岩曲折抵白龍潭巨石
 研洶湧衝激深不可測歲旱民謁款雨立至又度板橋有小庵
 自興嶺抵此四十五里人迹遼遠可屏塵事云

第一鍊丹峰高八百七十仞浮丘翁于峰頂煉丹經八甲子乃
 成故上有丹竈下有丹源源中有鍊丹水洗藥溪搗藥石白石
 杵儼然尚存

第二天都峰與鍊丹相並為群仙之所都高九百仞下有香谷
 源常聞異香又有香泉溪水味香美

第三青鸞峰連天都峰高八百五十仞狀如青鸞之蹲下有採
 藥源黃帝于此採藥也

海內奇觀

卷三

廿一

與白堂

第四紫石峰連青鸞峰高六百仞純是紫石下有湯泉源水流
 下湯泉溪歙州圖經云黟山東峰下香泉溪中有湯泉泉口如
 椀大出于石間熱可點茗仙經云山石出硫黃朱砂其水即熱
 此名朱砂湯春時即紅氣味香美唐大曆中歙州刺史薛邕遣
 人就立舍宇大設盆斛病無輕重浴者皆愈宋大中五年刺史
 李敬方患風疾至湯池浸浴感白龍現風疾遂瘥乃造白龍堂
 勒銘于石因號湯院請僧住持保大二年勅為靈泉院又賜名
 祥符院更歷朝代殿宇傾圮正統十一年住持全寧重修
 第五鉢盂峰連煉丹峰高八百五十仞如覆鉢之狀下有新羅
 庵劉宋時東國有一僧人來山修禪定絕色味三十餘年不出

溪口嘗于峰脚平石上以錫杖卓出一泉鍊丹而服忽一日彩雲仙樂來迎遂乘龍上昇梁大同中有人于煉丹處見一匹并石龜藤蘿纏鎖因名仙僧洞陰暗之夜洞口有一燈現明如明星人謂之聖燈又有擲鉢源其僧常擲鉢于空中久而始下錫杖泉至今猶存

第六桃花峰連鉢孟峰高八百仞下有桃花源桃花溪世傳黃帝所種至今遍峰源溪洞前純是桃花三月方盛開謝時滿溪皆花片流入湯泉溪即名桃花湯

第七朱砂峰高九百仞宛如削成峰半壁有朱砂巖巖中有朱砂望之如崩頽猿猴亦不能到唯飛鳥方及下有朱砂洞朱砂

石朱砂源朱砂溪溪水東流入湯泉溪

第八獅子峰在朱砂西南高五百仞宛如獅子蹲踞下有錦霞洞時見錦霞彌布又有香林源林中異香馥郁

第九蓮花峰在朱砂北高九百仞狀如蓮花正開下有蓮花洞蓮花源水從朱砂溪與桃花溪合流

第十石人峰在蓮花北高七百仞宛如人形下有白鹿源曾有白鹿為人所獵又有駕鶴洞浮丘公在此駕鶴也

第十一雲際峰在石人西南高八百八十仞峰頂入雲際下有藏雲洞收斂白雲又有乳水源味甘如乳有布水向東流入桃花溪

第十二疊嶂峰在雲際西高八百仞其形如嶂下有石乳巖四季常滴石乳其白如雪俗呼滴水巖又有陰坑源陰陰不見日色源水東流入白雲溪溪中一潭如盆下有一大潭名白龍潭水流入朱砂溪後有松谷祖師結庵潭外二里許基址猶存松谷有石誌云橫也三十六豎也三十六再過三十六却來問松谷近有道人亦棲止于此

第十三浮丘峰連疊嶂峰西南高九百仞陰劓源南頂有浮丘仙壇彩雲靈禽棲止其上下有浮丘廟浮丘觀唐會昌中拆毀廟址猶存每年州縣水旱祈禱立應又有五雲源浮丘于此乘五色雲去浮丘溪俗呼浮溪水東南流入曹公溪昔人姓曹于

海上奇觀 卷二 廿三 吳白堂

此上昇今呼曹溪嘗有人至浮丘壇見樓臺宛然前有白蓮池左右有鹽積米積歸而邀人再入不知其處宣德間歛道人鮑興道募新安衛千戶趙安等重創廟宇修砌道路

第十四容成峰在浮丘東高九百仞容成子遊息之地故有容成溪俗呼容溪下有紫烟源常有紫烟籠蓋又有容成洞中存容成子遺址

第十五軒轅峰東連容成峰高八百九十仞下有紫芝源黃帝曾于源中採紫芝今亦有紫芝生峰頂有仙石座為軒轅坐處下有仙人洞紫雲溪紫雲時不散又有仙石室乃軒轅遊息之所石壁石砧刻藥刀痕猶存相傳樵翁入室中見一道士隱

設一孟翁云天性不飲至夜又彈瑟說之翁借宿道士曰此宿不得送出洞口忽到朱砂溪復迷入朱砂洞香林源出遂不得出變成毛人今有毛人巖

第十六仙人峰在軒轅東北高八百六十仞頂有二石人宛然對坐信神仙之聖跡相傳黃帝與浮丘上昇雙石并化成峰南向者為軒轅背倚一石屏迥如玉巖北向者為浮丘其下石壁高五百餘仞猿猴亦不能到遊者上紫石峰望之下有仙人洞

第十七上昇峰連仙人峰高八百仞昔人姓阮于此上昇故名下有阮公源阮公巖阮公溪俗呼阮溪峰上往往有仙樂聲

第十八清潭峰連登嶂峰北高八百仞清潭流水傾瀉可高百餘仞下有布水源錦魚溪時見錦鱗遊泳

第十九翠微峰連清潭峰北高八百五十仞下有翠微源翠微洞又有翠微寺青牛溪昔人見一青牛走入水中尋覓不見峰畔有布水源此峰屬宣之太平縣界

第二十仙都峰連翠微峰東高八百仞下有仙都源仙都觀此峰亦屬太平縣界

第二十一望僊峰在山上連仙都峰高八百五十仞黃帝乘龍飛昇群臣拔髯墮地故下有龍鬚巖至今長生龍鬚草又有望仙鄉昔人望見空中三仙上昇聞彩雲中有絃歌聲峰西有絃歌鄉絃歌洞絃歌溪俱屬太平縣

海內奇觀 卷二 一 姑 夷白堂

第二十二九龍峰連望仙峰東南高八百仞九朵合成如九龍相纏下有九龍岩九龍源九龍洞九龍溪九龍觀今改為僧院天尊像猶存

第二十三聖泉峰在九龍西南桃花峰東北高八百七十仞上下大中間小狀如腰鼓頂有湯池人不能到于隣峰頂上望見池水騰沸耳從池湧出一布水向峰頂東南而下入湯泉源甘泉溪昔浮丘公謂黃帝曰黔山中峰之頂有湯池味甘美可以鍊丹煮石蓋此處也

第二十四石門峰即黔山之中峰高八百八十仞下有石門兩山相通山之半壁有一大石橫架其上兩畔各有大石牀如龜形長數丈通人行當中有一大石塔正圓如月有四層址圍二丈高三丈上下小狀如刻成然非人力能及蓋靈仙所建也

半壁有一石澡瓶引甬狀如杓柄中有流泉出焉山下有石門源石門溪猿猴巖狼豹洞

第二十五碁石峰在石門峰畔高八百仞浮丘與黃帝圍碁之所唐天寶中有人見一石碁局布子分明遂撥開取之去却回見復如初后人尋之莫知其處下有碁石源

第二十六石柱峰在碁石峰西北高七百九十仞如柱之削成下有石壁號石壁源

第二十七雲門峰在石柱南高八百八十仞兩峰相銜如門雲

海內奇觀 卷二 廿五 夷白堂

氣常從門中過下有雲門源雲門溪水從二峰中流向東南而去

第二十八布水峰在雲門西高七百八十仞下有百藥源中生百種藥下有紅泉溪水成紅色布水長十餘丈

第二十九石牀峰在布水東北高八百五十仞頂上有石床長一丈二尺濶五尺如白玉琢成上有碧石枕三枚紫石牀三張下有石室源石室如屋深十餘丈

第三十丹霞峰在石床西南高八百九十仞時有丹霞龍之下有紅木源遍源生紅木有丹霞溪時見流霞隨水而出

第三十一雲外峰在丹霞西北高九百仞勢出雲外頂有杜鵑

海內奇觀 八卷二 廿六 泉由堂

花下有杏桃源杏樹莫知其數又有瀑布泉飛流數十丈

第三十二松林峰在雲外峰西高七百仞下有松林溪遍峰松木又有黃連源石榴巖巖上有石榴樹

第三十三紫雲峰在松林西北高八百九十仞頂上常有紫雲覆之下有栢木源中多栢木又有榆花溪水入湯泉溪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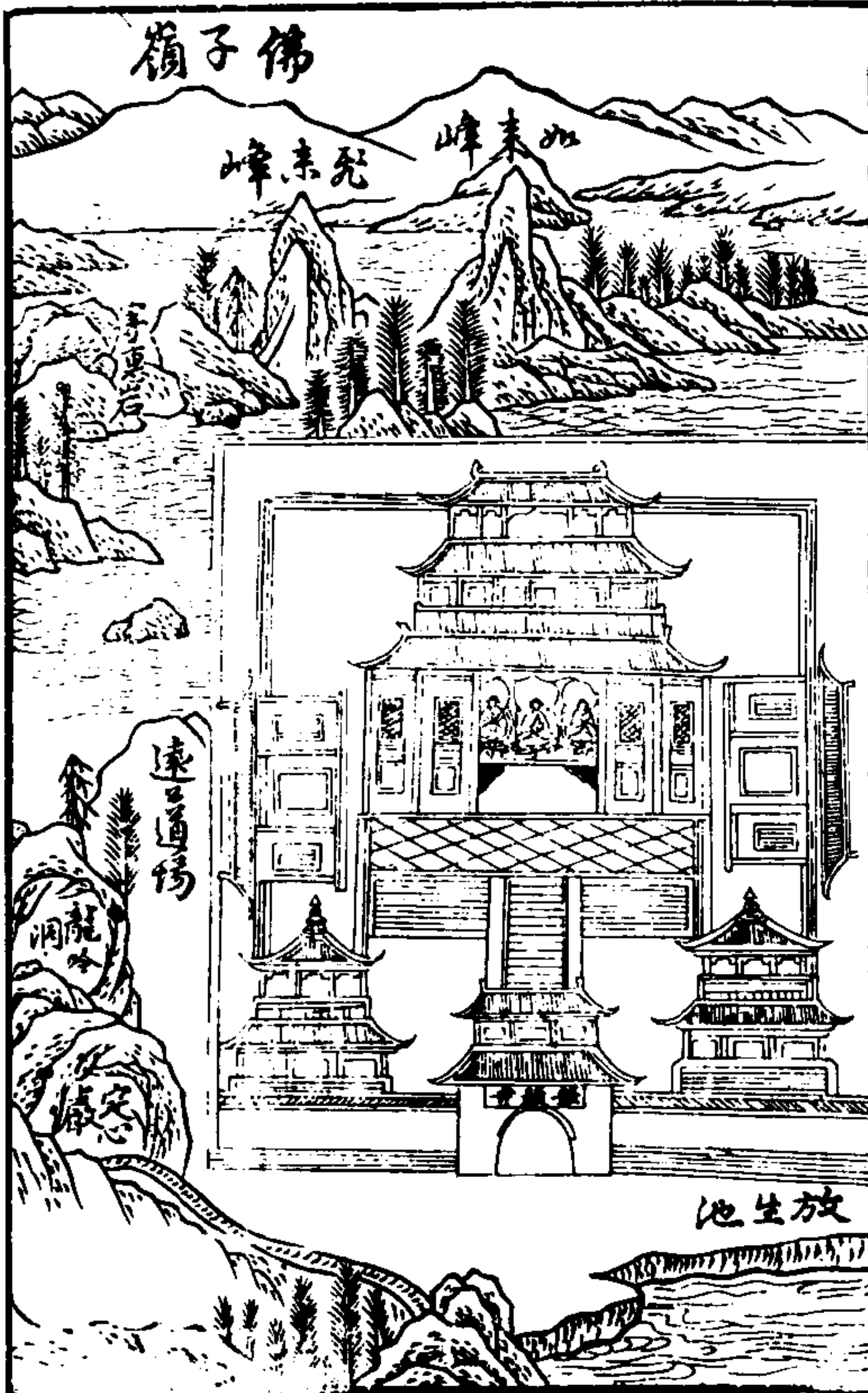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芙蓉峰在松林西高七百五十仞下有白馬源即黃帝遊行之地隔溪南面有馬跡石上有蹄跡二三十深者尺許淺者二三寸宛如泥印

第三十五飛龍峰連芙蓉峰高八百七十仞峰勢峭拔如飛龍下有百河源百花洞又有布水流入湯泉溪

第三十六采石峰連飛龍峰西高六百仞下有白龍岩白龍源白石如玉色陰晴之夜即見布水流下

浮山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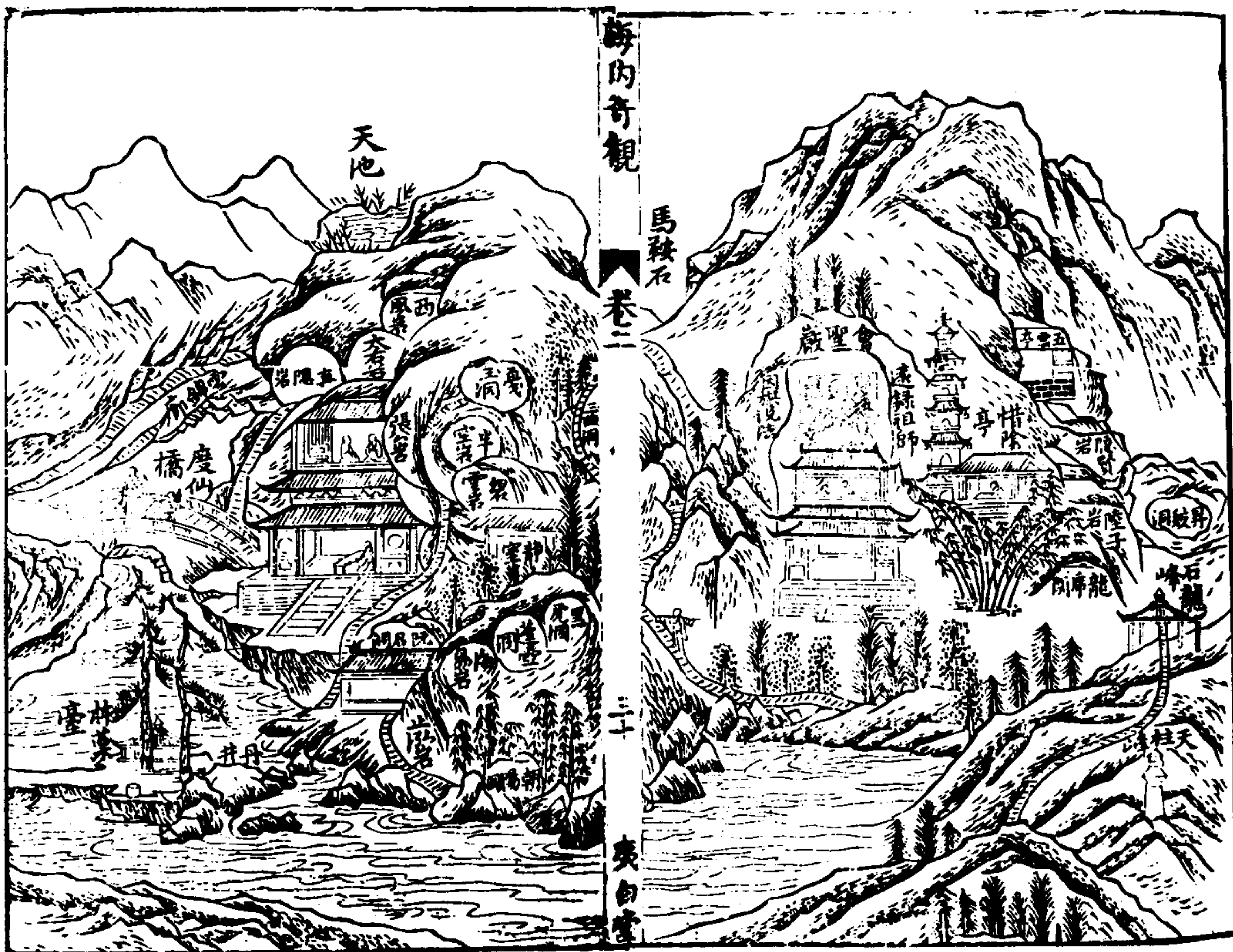
山在安慶府桐城縣東九十里又名浮渡山周迴五里高三里
 餘自地視之如瀟自江視之如浮不峻不麗其巖三百五十最
 著者三十有六其峰七十有二稍南為石龍峰蛇蜒如龍人行
 龍脊上東為六子諸巖蟬聯如千步廊謂之廊岩南為會聖石
 幽邃環翕可棲可屋東有穿心巖空洞可數百武遊者出入焉
 又東下為石門東南為金谷巖上有屋有塔西南一峰千仞巖
 然俯江上有兌巖西上為大通巖視諸岩尤勝有古砦有龍潭
 人謂之天池其水淵洄不溢不涸內積浮直而生草木西下為
 張公岩有井甘冽西為西峰滴水巖有穴如盆僅可望天日坐
 海內奇觀 卷二 吳 明白堂



海內奇觀 卷二 吳 明白堂

妙高峰 抱龍峰 鸚鵡石 獅雲 鎖鑰 高株巖 金谷巖 穿心巖 龍潭 石門 兌巖 大通巖 張公岩 西峰 滴水巖 佛子嶺 死未峰 放生池 遠通場





海內奇觀 卷二 三十一 庚白雲

海內奇觀 八卷二 三十一 庚白雲
 其中冷然生寒毛髮栗起南下斬平有浮山寺今廢
 金谷巖在翠微峰下橫十三丈縱五丈巍然若倚空中左有樹
 龍峰首楞巖九曲洞浮空巖紫霞關望星臺臺下為茶庵右有
 大通巖垂虹井支機飛來等石如來羅漢文殊諸峰峰下為綠
 蘿庵巖頂有石筍高掛峭然側有懸泉雨則瀑瀉如龍趨九曲
 澗湖水下通九曲塞前則縈帶湖水屏列衆山路通紫霞關出
 會聖岩前則古木凌霄綠蘿浦地木蓮二株春秋花開清香滿
 谷滴珠岩原名大通岩又名滴水岩在金谷岩右門高狹而曲
 內深廣而圓弁然倒懸如螺狀可容數百人當頂一竅見天下
 有穿心閣二層頂有龍池有池無水雖暴雨涓滴不留其水自



海內奇觀 八卷二 三十一 庚白雲

石窠穿閣流下若珠飛玉韻下有石池溢則入洞口石厓莫知所出四壁崆峒擊之如鼓吹彈歌舞響應如雷右有瑣雲石怪石嶙峋高插霄漢常有雲霧迷其巔遊人至此頓覺風塵永釋身世兩忘昔大通禪師棲息于此四壁石刻甚多浮空岩在九曲洞左翠微峰側石寂虛大若廓無然綿亘數丈山僧傍岩添茅以居明朱吾弼題曰仙凡此隔首楞岩在獅子口登其巔則湖山一目左翼有泉四時不竭明邑人阮自華刻首楞巖三字于壁會聖岩在翠蓋峰山深廣可容數百人俗稱會勝岩左右有石龍峰龍虎關枕流翠華五雲慶雲樓真諸巖石逕石廊委曲約里許右有大石如砥萬曆二十年間上有出水荷葉紅黃間

海內奇觀 卷二 巖白堂

襟如繪名蓮花石又有洗藥池圓徑二丈和風岩三曲洞靜極洞約半里許下為潛龍峽峽壁有半開負蒼朝陽諸洞前則天柱恒鎮峰層巒疊翠竹樹交錯為此山最勝樓真岩在會聖左巖石刻云開山和尚卵塔和風岩深廣約二丈許前有石池一泓慶雲岩寬深遠倍于樓真無冬夏常陰翠華岩一名君子岩以岩前竹得名枕流岩石壁嵯峨境界如畫穿心岩在胡麻溪發源處天然石板聯屬左右如橋故名仙人橋傍有杆臼爐榻藏春仙隱招隱三巖深廣可容十計人間寂清幽真若仙窟談玄巖在金鷄洞上曲阿深廣人所稀到前壁刻慶曆六年中秋遠公談玄於此碧桃岩形似箕股巖畔舊有桃每熟時猿猴

摘獻遠公故名張公巖在玄元峰下昔宋部使張同之隱此內有天然石閣縱橫各二丈許後壁龍井甘冽異常前有夕陽樓杵藥臺方石特聳上有玄霜曰下有鼎爐洞爛柯亭有棋盤石方石如枰桃澗每春時花發兩岸相映紅景最佳跨澗為棧華橋左有遶雲梯石磴盤空旋繞梯上為遊仙逕塵凡迥隔右有渡仙橋遊龍峽峽北岸為雲錦廊石壁斜亘數百仞高十餘仞文浪層層似風捲江濤觀音岩一名嘯月岩在翠屏峰下背陰面陽山水環遶內供觀音大士像峭壁巔有觀音岩三大字多景岩高深可丈餘四壁石窟有若缶者杯者丸者縱橫交錯計百有八蓋會三十六岩七十二洞之景聚于卷石故名西風岩

海內奇觀 卷二 巖白堂

在遊龍峽南渡仙橋側太古岩縱橫丈許境極幽邃真隱岩深廣各一丈窩員奇異丹丘岩前對屯兵峰下則丘壠環拱後有石泉頂有小天池昔人鑿石規數十丈引水入巖以供汲飲嘯雲岩橫一丈深七尺倚天岩深二丈長三丈背東西兩水護田橫遶其麓半空岩前臨爛柯石右傍遶雲梯碧雲岩門廣三丈深二丈高丈餘壁有泉常津津流止泓岩在連雲峽內海島岩四壁石孔累累若蜂房若浮漚以千百計上有蓬壺洞怪石若老叟控猿頂紋蒼翠雲樓岩石廊軒豁綿亘數丈靜定岩在抱龍峰後伏虎岩陡峻難登普陀岩在山西隅巔有石筍竦立昔歐陽公與客飛觴于此亦名醉翁巖摘星岩高數百仞前有

夾梳石兩石金聳中裂一線狀如夾梳左有斷虹峽若斷虹斜掛應真臺方石高聳上刻應真二字晚翠岩橫開一穴前仰後

頰中隔石壁夕照生光

朝陽洞濶四丈深三丈俯潛龍峽面枕流岩壁刻王陽明詩負

鰲洞狀如鰲負石黑虎洞在石峽中三曲洞石廊屈曲潛龍洞

凌霄洞圓大如箕雷公洞有毛知遇曾同塔石刻後有石井二

雷鯉題為丹井前有石池一形如硯扇刻硯池二字亦鯉所書

金鷄洞圓大如輪可望不可往趙孟頫題下有胡麻溪七曲之

水合流一派兩岩奇景不亞桃源有仙橋橫跨溪上鐵笛洞在

大虛峰削壁數十仞上內圓外方望之如雙門半闔奇峻甚易

海內奇觀 卷七 峭四 爽白堂

屨結洞有怪石疊疊如懸水簾洞懸岩瀑布飛沫如珠阮君洞

舊名太乙洞阮叔文鑄阮君洞三字于壁流霞洞上有石痕貫

頂若霞垂碧落梅花洞圓大如箕深不可測洞口有古梅開時

清香滿峽叫雲洞形圓不大休休洞竹木陰翳懸梭洞峭壁直

裂一隙頭銳中廣宛然一掛壁梭太極洞形圓大如太極圖曼

玉洞水自頂流下聲若曼玉峨嵋洞形如偃月彩霞洞門濶三

丈有石倒懸如仰盂形內曲深二丈高三之一有石臺一座一

覽洞又名飛燕洞形如燕窠人不可至橫雲洞形如梭深二丈

餘龍女洞內有小洞二景象多異天機洞石壁上峙下開一洞

橫一丈高半之鳳石洞形如鳳冠芝洞圓大如芝玄冥洞深

廣數丈側有鷹嘴石銳如鷹喙退休洞陰幽北向後天洞曲屈

深窈一線洞兩石對聳中分一隙通天扇有赤壁石本山石色

皆蒼翠唯此石壁如丹海天洞下與海通寶藏洞一穴直裂龍

隱洞泉自石竅中出下有石井門有泉眼遠大師所鑿定心洞

宛如雙目九曲洞外殿內幽入其洞者冬煖夏慄小華洞形直

而扁待春洞幽僻險峻涵蒼洞直裂二丈中廣兩銳華嚴洞相

傳昔人以石匣藏華嚴經于此旋螺洞方石如屏洞如旋螺幽

谷洞橫裂一廊倒懸一洞流水滲內形如箕股龍湫洞在滴珠

岩頂長虹洞在如來峰下道路洞聽谷洞無為洞相連圓大如

盤石象洞巨石如象下開一孔石屋洞深二丈餘甘泉洞大旱

海內奇觀 卷二 峭五 爽白堂

不涸石峽洞長廣二丈寶鑑洞形圓如鏡碧雲洞睡虎洞峭不

可陟蓬壺洞形如望月臥龍洞蜿蜒如龍昇蛟洞在蛾眉洞側

舊有巨石砥門忽迅雷破石水湧蛟騰今遺跡昭然

望仙石在山南高聳如人跂立玉兔石在華嚴寺窪后壁一石

盤坐宛然如兔麒麟石鳳凰石並以形名羅漢石在抱龍峰下

遠視之儼然一僧披伽黎而坐靈異石在天池側每霧起輒用

虎牢石在盤谷開捍關石高石挺若武夫鸚鵡石在獅子洞狀

若鸚鵡垂翅引啄欲鳴角端石一角獨聳勢如欲觸苓芝石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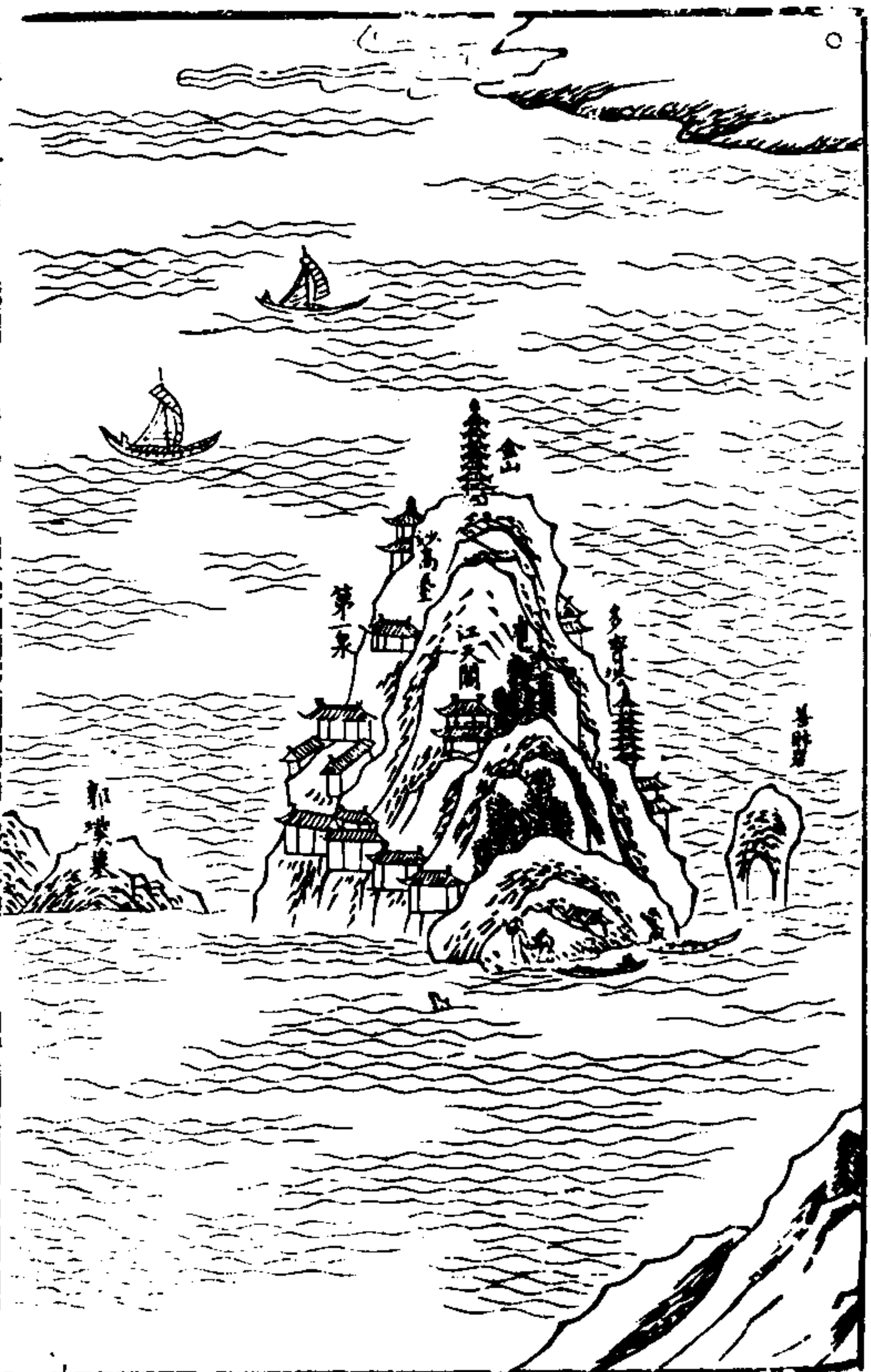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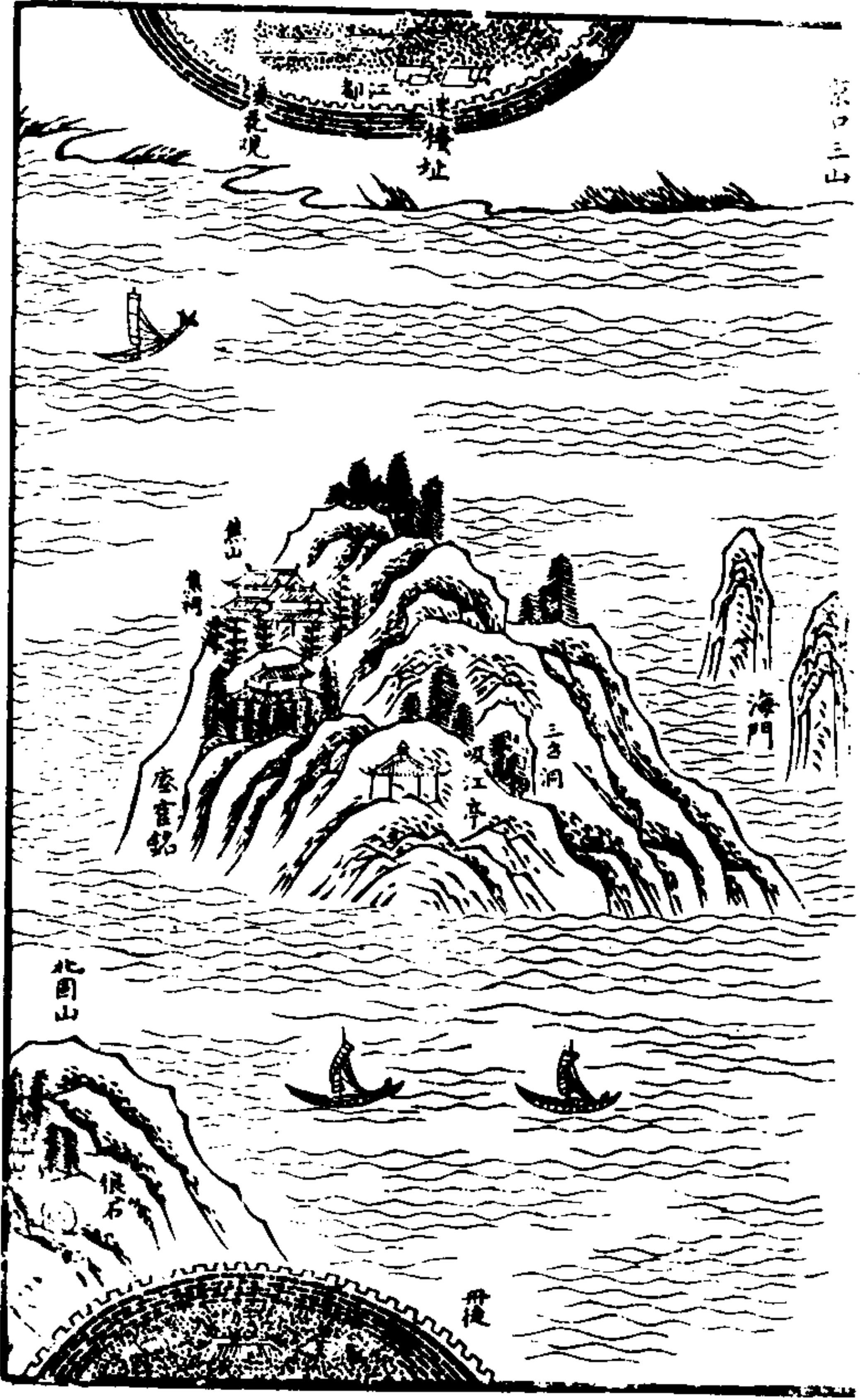
秀奇聳儼若苓芝道人石三台石撒珠石披翠石雙龍石具在

妙高峰左右壁間

金山焦山北固山圖說

金山者以唐裴頭陀掘地得金而名也山為大江孤島起漲截洞波濤日夕撼之如砥柱寺前小島儼立左為栖鶴右為白雲白雲即郭璞墓也環島盤渦轉較舟近之則階入窅彷彿所稱三神山可望而不可濟云島壯龍宮水府昔人立石華表使舟不得近烟雲暝而誤入者山頂則擊鐘聲招之門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閣額舊為宋仁宗御書飛白張之則波濤洶湧蛟龍出沒故藏而不張今不復存寺右有龍井陸羽品為江南第一泉或以山在江心稱中瀟水或云源與中冷水府通半山左上為江天閣凭欄則怒濤百里千櫓在足下丹徒飛

海內奇觀 八卷上 廿五 鮑白堂



海內奇觀 六卷二 廿六 鮑白堂

鳥遠不能度港翼于行檣上息之山頂留雲亭即妙高臺也瞻維揚一片白高樹如薺海門隱見在其東方亭南有石刻妙高臺玉鑑堂六大字玉鑑取蘇儀甫詩僧于玉鑑光中坐句北有善財樓今俱廢北下一石出水為善財石近頭陀空滿構觀音閣當之築多寶浮圖其扇被繡不減山前也祖師岩有裴頭陀像巖之右有洞深黑不可入觀龍池左有龍王祠著祠典每歲有司祀以特豕又有江山一覽烟雨奇觀二亭泊舟處舊有老龜僧呼之輒起今不復來矣山負秀色從京口視之正如蓬萊方丈立弱水中

焦山亦江中浮嶼視金山表過之然不及其峭削登其巔水天

萬頃四望在目回金山一拳石耳山後沙嘴長四十里始自隋唐中二小石山峙為海門山麓禪房丹室飛朱列聖其名焦者以漢焦先隱于此三詔不起故人以姓名山以三詔名洞焦又名光寺為普濟禪寺門有徐武功書榜曰諸山第一峰前楹有佛禪師十六詠詩石及沈尚書固祀記出寺西上二百步巖刻浮玉石屏四大字相對江山壯觀亭有徐武功亭記三召洞中有隱士像石矸研可容數人循石級而登則觀音閣修篁叢立其右僧房據江之勝而金山雄峙于前東折二百餘步則吸江亭相傳其址舊為浮圖洪武初燬于火後遂易以亭下則水晶庵右軍所書瘞鶴銘為雷擊覆于水濱須臥而觀之江波浩渺極目無際風帆雲樹隱映遐邇誠奇觀也

海內新編

卷二

世

夷白堂

北固山在京口城北下臨長江元和郡縣志謂其勢臨險固故名梁大同十年武帝幸此山易名北顧出城自山岡里許則甘露寺寺之得名以創于吳甘露元年或云因甘露降名寺非也門榜曰天下第一江山宋延陵吳琚書益梁武舊書而琚補之也門內稍右有鐵浮圖十級迺唐李德裕觀察浙西時所鑄奉舍利以資穆宗冥福後燬于火今浮圖宋元豐間鑄非復唐之舊矣殿側崖下有龜月潭潭之右為馬澗其水已涸庭下有鐵鑊二云梁武帝植蓮其中以供佛者山巔有多景樓今廢僅存其址多景北下山足有石室深可丈餘名觀音洞岬峻草滑人

罕得至真武祠在山之半狼石在演武場演武之左有小水渾泓深碧名鳳凰池其上山石壁立可玩天津泉在山南麓降于僧室洪武初高廟駐蹕此山見僧汲于江賦詩有甘露生泉天降津之句僧後掘地得泉因以天津名之

山影新觀

卷二

世

夷白堂

虎丘圖說 上方靈岩光福荷花蕩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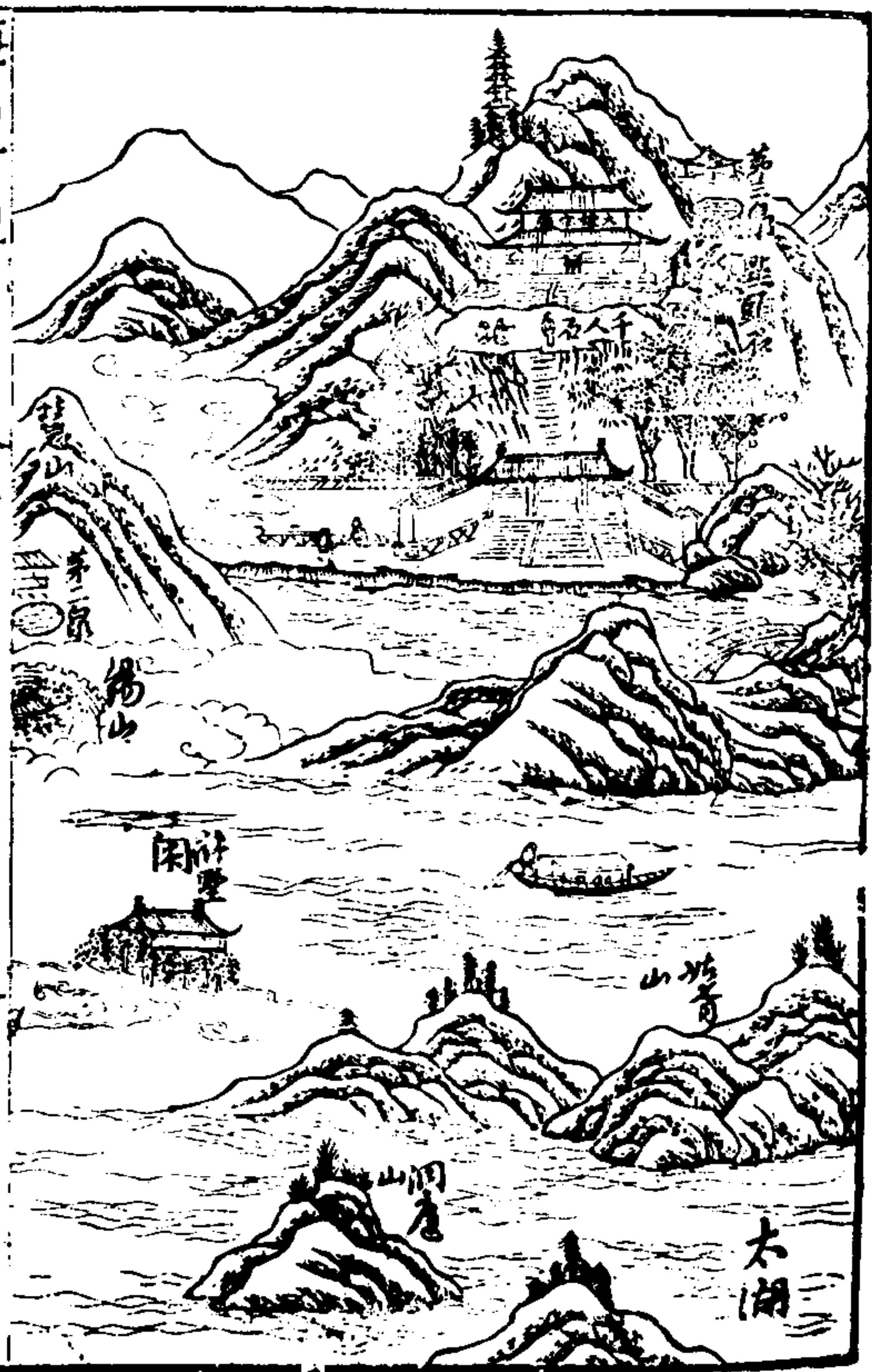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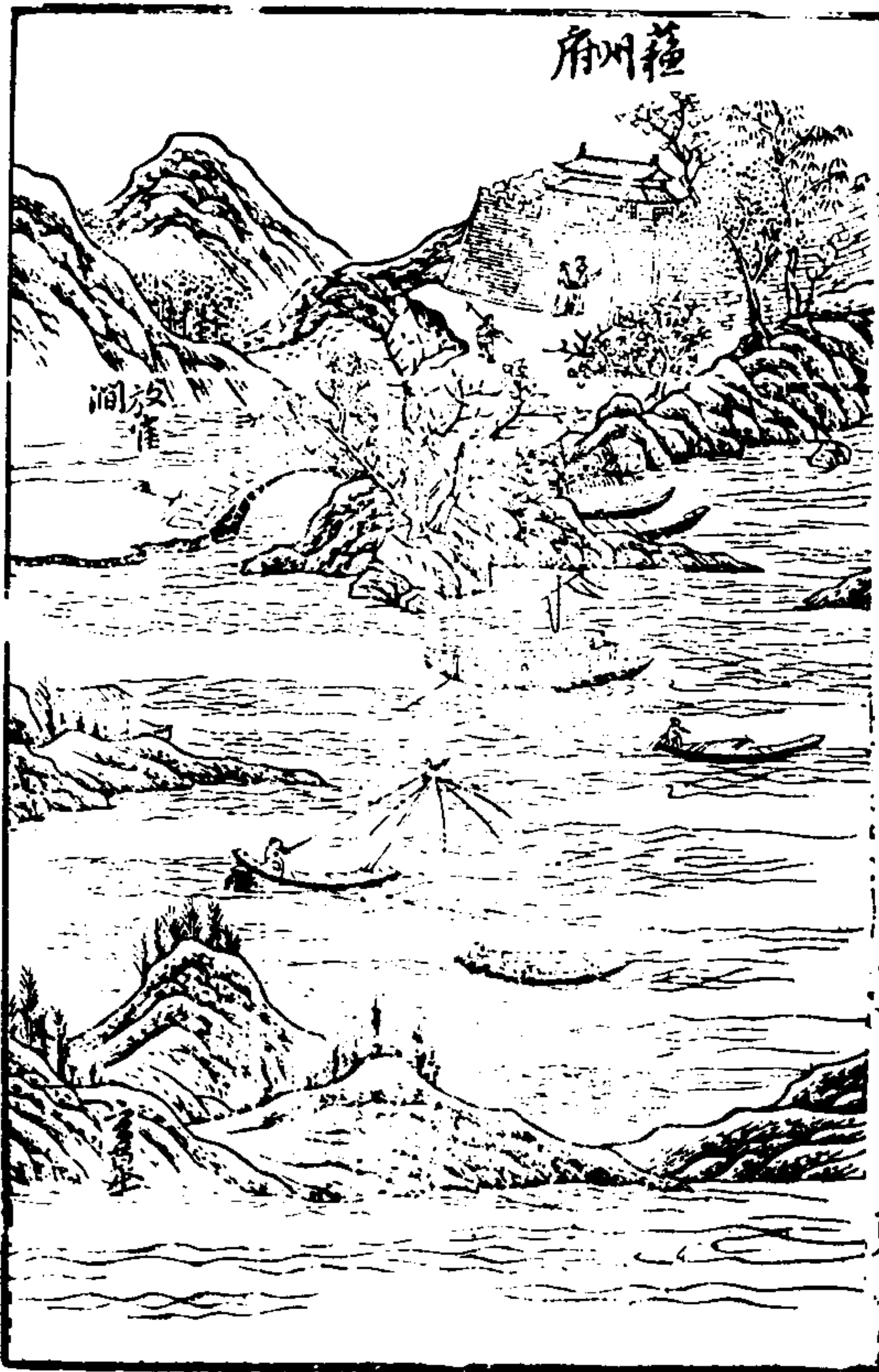
虎丘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部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壘雲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輶雷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鬪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搥手頰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金停聲屬而和者纒三四輩一簫一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

海內奇觀

卷二

四十

吳白雲



海內奇觀

卷二

十

吳白雲

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交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嶼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觸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初尤可觀向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

上方說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于虎丘豈非以太湖故耶至于峰巒嶺簇層波疊翠則虎丘亦自佳徙倚孤亭令人轉憶千頃雲耳大約上方比諸山為高而虎丘獨卑高者四

顧皆伏無復波瀾卑者遠翠稠疊為屏為障千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揮所以入目尤易六兩山去城皆近而遊人趨舍在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俗者易誦哉袁石公謂上方山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治女豔粧掩映簾箔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優劣定矣

靈岩說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于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為何物其間挈車持瓶鉢而至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艸寒烟之中而已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即甌華池也登翠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屨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塵至聲若飛濤石上有西施履跡碧縵細鈎宛然石髮中雖鐵石作肝能不魂銷心灰山又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麗醜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其下窪處為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徑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為硯其色深紫佳者不減歛溪米氏硯史云嶼村石理麓發墨不糝即此石也山之得名以此

光福說

光福一名鄧蔚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為虎山橋兩峽一溪畫巖四匝有湖在其中名西崦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湖水作騰脂浪畫船簫鼓往來湖中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武林西湖寺僧言董氏創此堤費不下百萬錢時羊飢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相屏離擘在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巖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袁石公曰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哉奈何層巒疊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荷花蕩說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船雲集漁舫小艇催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蝟旋舫上者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簇烏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襍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輶濤趨蘇人遊冶之感至是日極矣

蘇州府志

西湖圖說

長子郭 孫若中 孫若中

錢唐

臥遊

楊爾曾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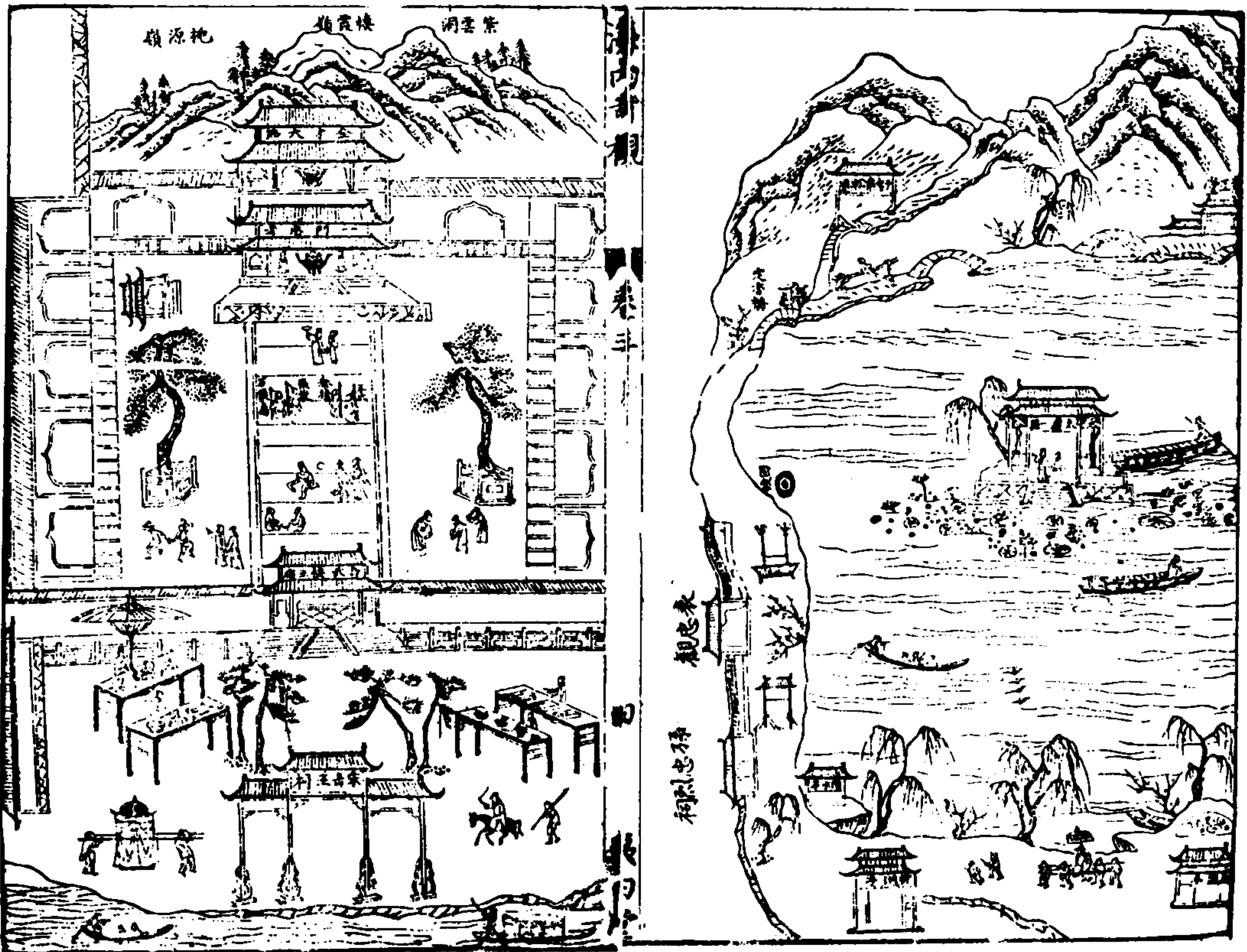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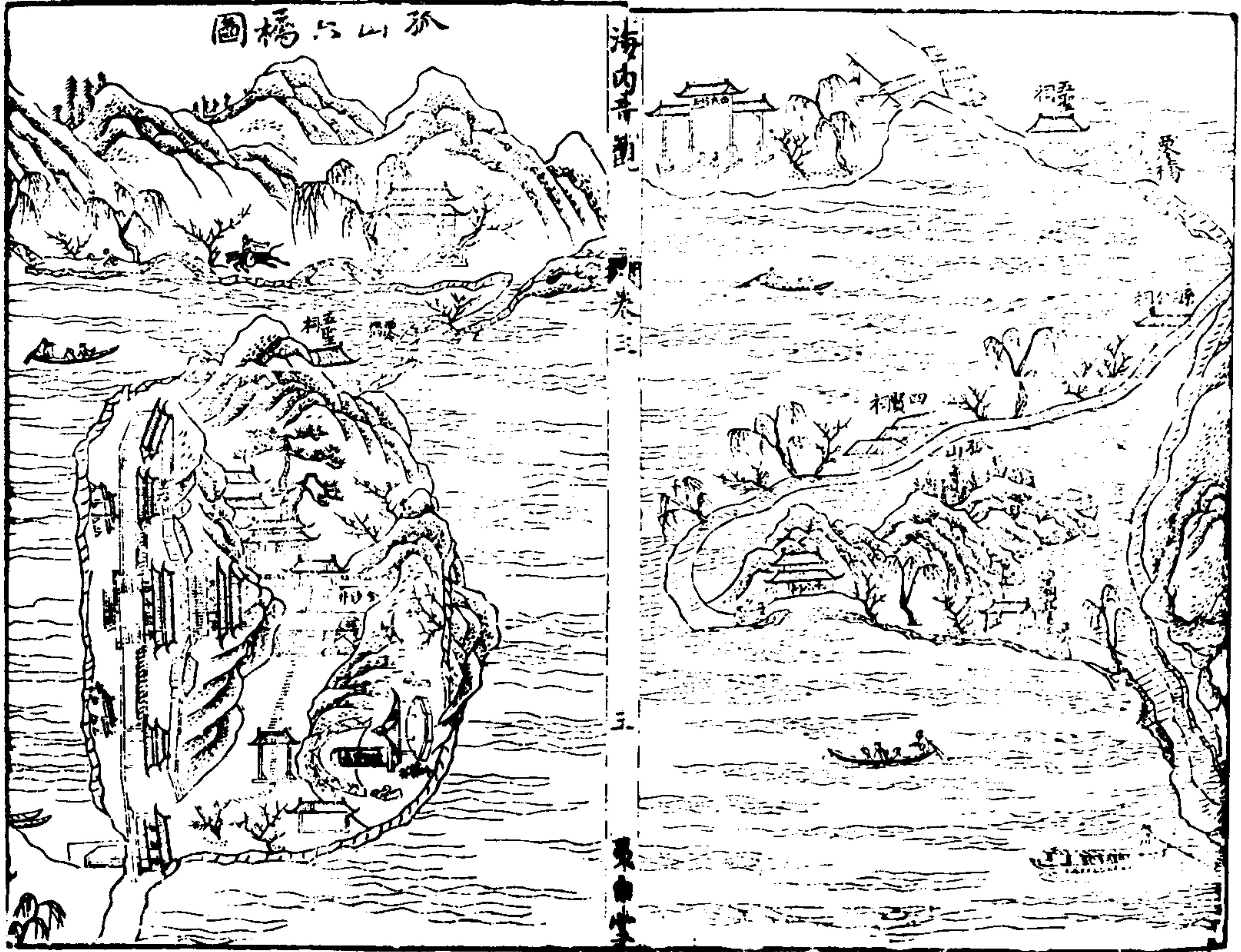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滲而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唐也又稱錢塘湖以其輪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蜒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錢唐而嶠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為龍井為大慈為玉岑為積慶為南屏為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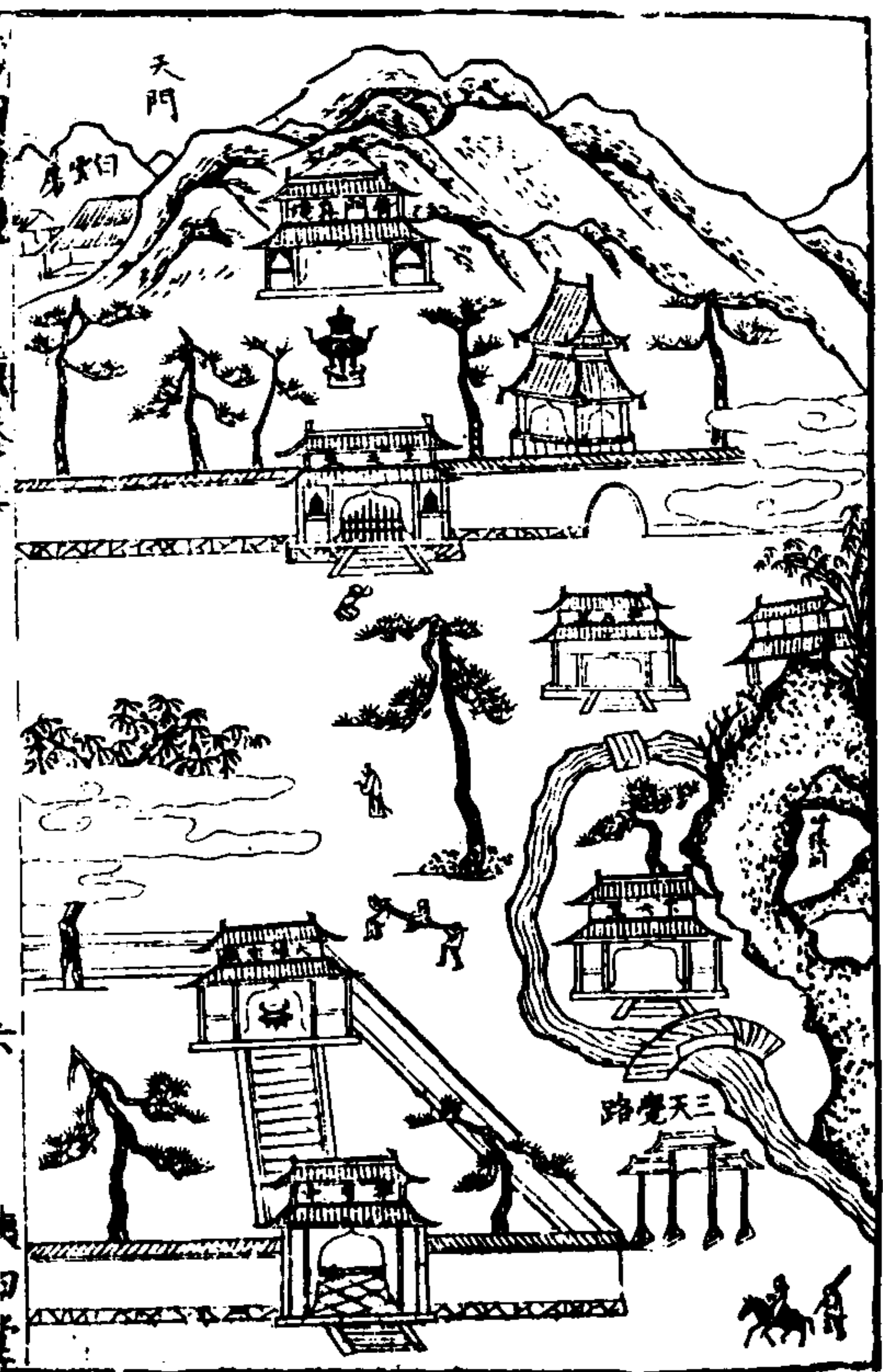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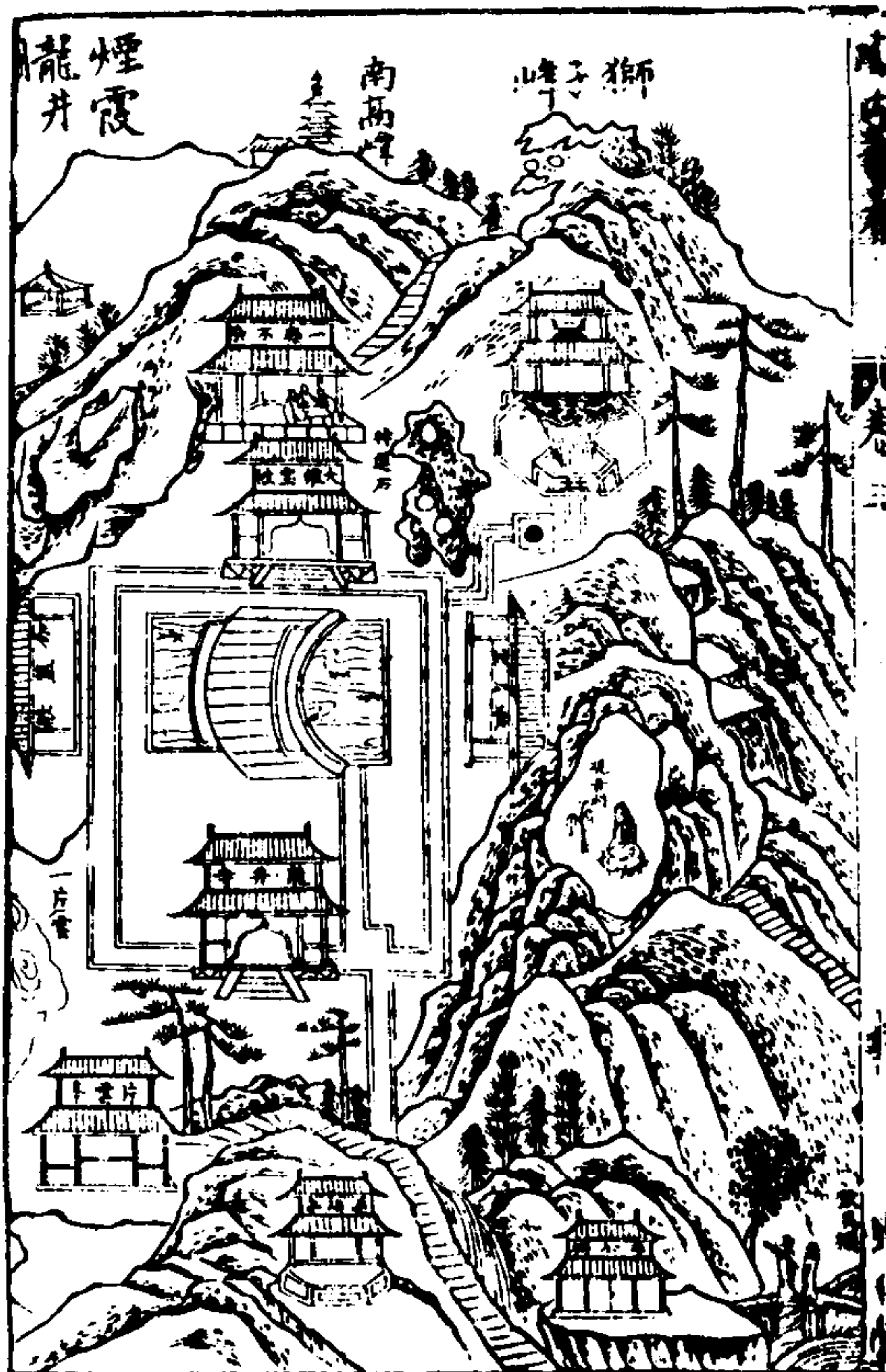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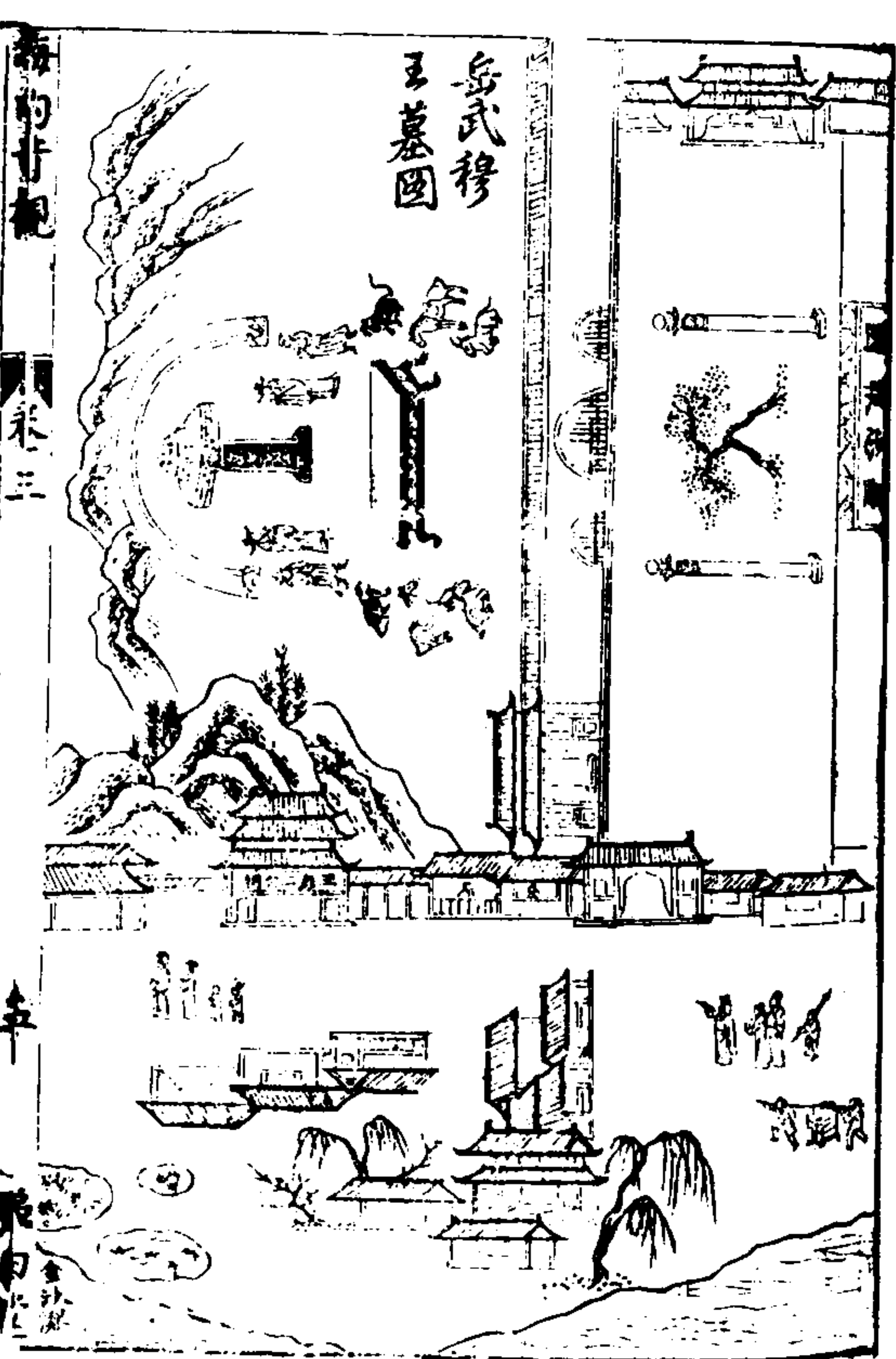
湖山一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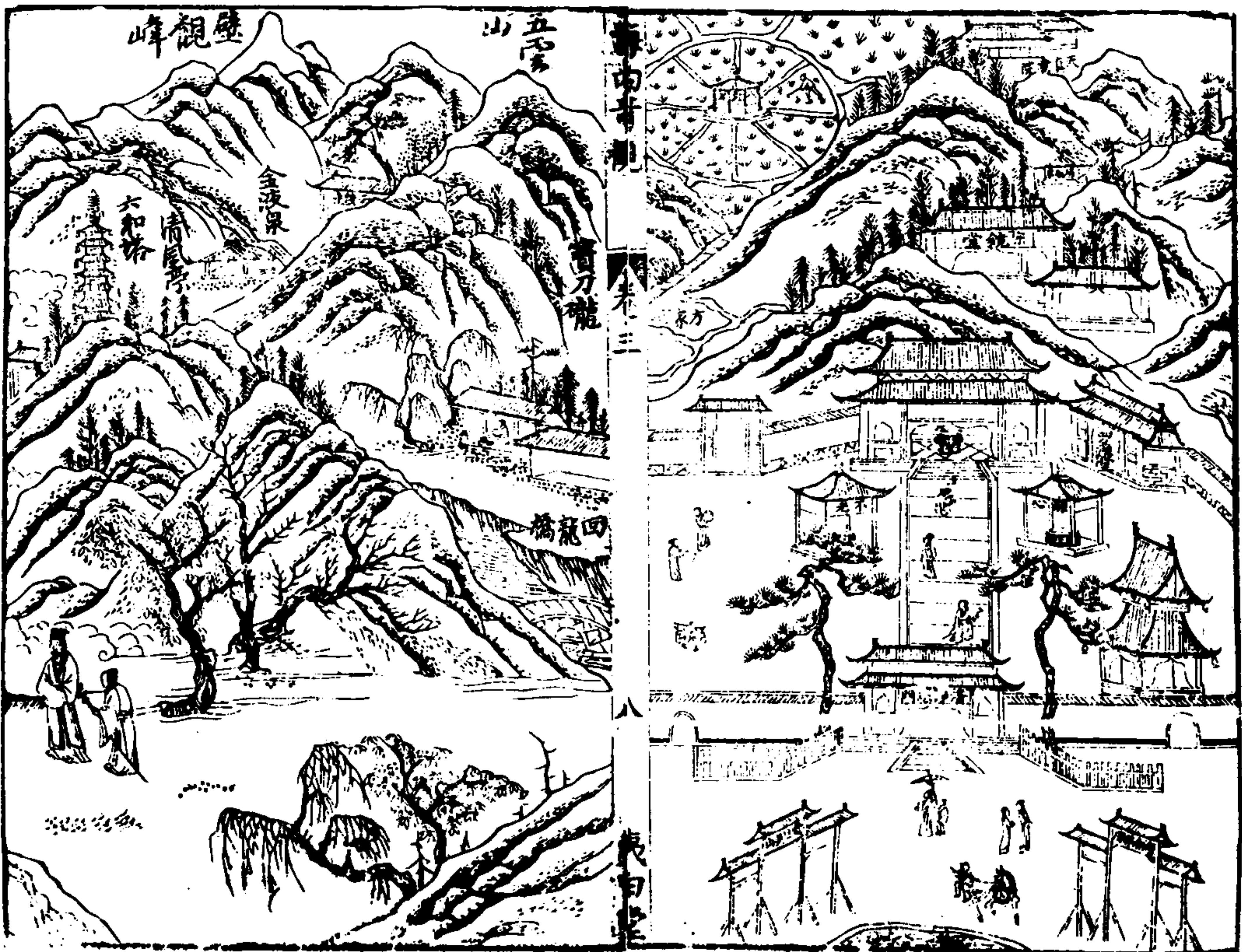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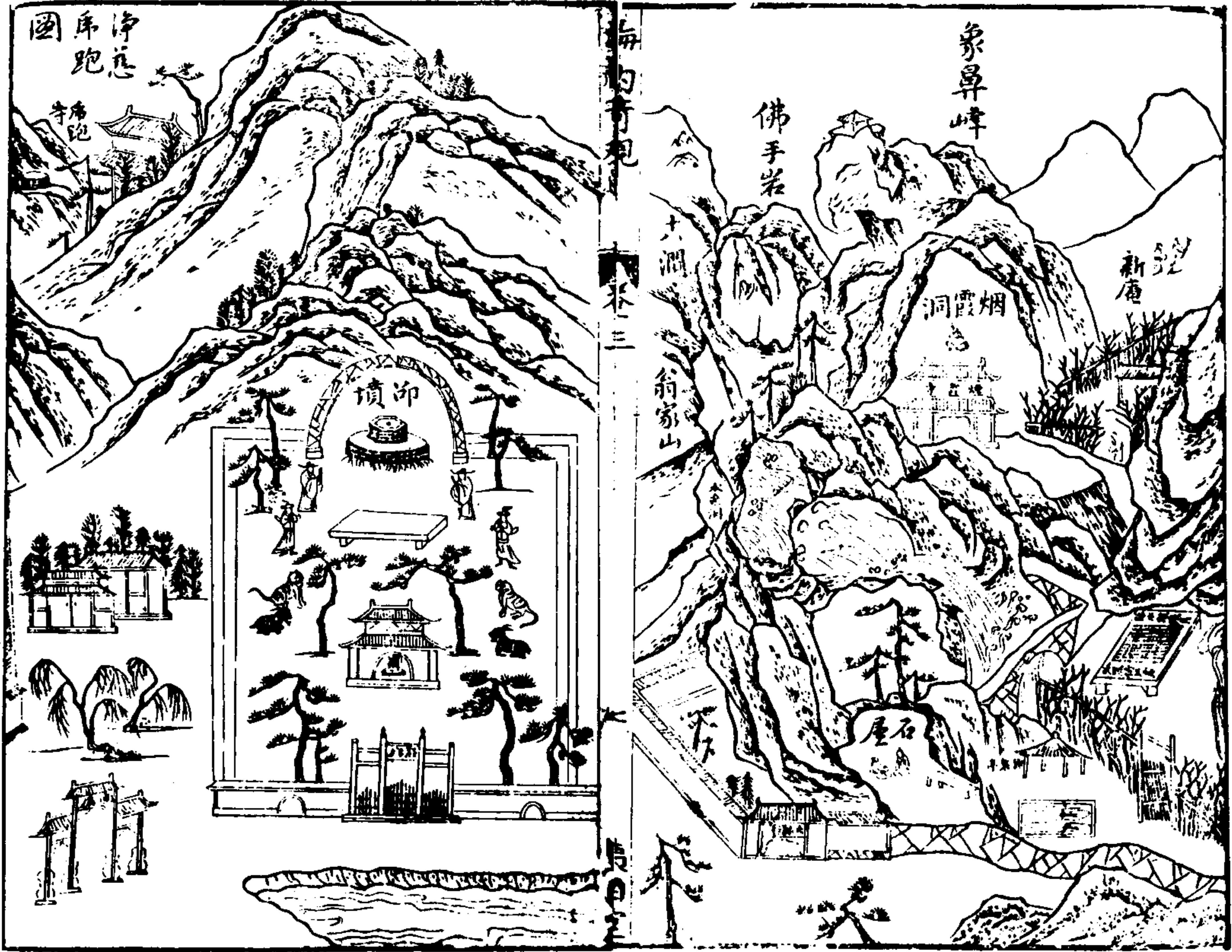


昭慶大佛圖









錢塘江圖



海內奇觀

卷三

九

錢塘江

為鳳為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為靈隱為仙姑為極
 泰為寶雲為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脉分為數道貫于城中
 則巡臺慈道帥閩府治運司營舍諸署清河文錦壽安彌教東
 園鹽橋禱堂諸市在宋則為大內德壽宗陽佑聖諸宮隱隱眼
 脈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
 露骨于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脉分為數道貫于城中
 則泉臺分司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為開元景靈太乙龍
 翔諸宮隱隱脈脈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霍山繞湖市半
 道紅衝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聯絡周匝鈎綿秀
 絕鬱葱扶輿之氣盤結暈厚潑發光華體魄閑矣潮擊海門而

上者晝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脉不解故東
 南雄藩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塘者也南北諸山崢嶸
 迴繞滙為西湖洩惡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
 領下夜明之珠懸抱不釋若蓮華層敷拊瓣莊嚴而馥郁花心
 含灑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
 畢景留戀信蓬閣之別墅宇內所希觀者也

錢塘門瀕湖為玉蓮堂折而北為來鵲樓折而西為溜水橋湖
 波注其下作瀑布聲過橋為昭慶律寺迴廊曲檻金碧輝煌折
 西叢林第一寺北為慶忌塔前有石池相傳有怪物出水若鐵
 棺然寺西為石函橋放生亭橋有水閘洩湖水以入下湖沿東

海內奇觀

卷三

十

錢塘江

西馬塋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亭在寶石山麓有碑記禁民
 採捕橋西曰寶石山本名巨石山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巔
 有崇壽禪寺寶所塔亦稱保叔塔樓閣憑空軒窓來月塔門傳
 有張卽之書湖山勝槩四字今移置淨慈寺閣壽星石一在塔
 後一在看松臺下各大數十圍塊然無根望之如斲石屏風獅
 子峰皆以形似名之屯霞石色赭如霞介立崖畔看松臺去寺
 左百步俯臨巨壑凌駕松杪松下有石圓如隕星曰落星石乳
 泉井去看松臺百步泉白而甘一勺泉在崇壽寺右壁天然圖
 畫在寺右一勺泉之陽山麓為大佛禪寺一峯數仞僅刻半面
 飾以黃金射水如月傳為始皇纜艇石傍有心雪泉深廣可二

尺大旱不枯黃塵赤日之困到此盡消緣岡被磴水竹叢叢丘
 丹谷翠人家如棋布鷄鳴犬吠皆在雲中矣又西為智果寺寺
 舊在孤山宋紹興間徙築于此參寥泉者蘇子瞻守杭州與智
 果僧參寥子善名其所居泉曰參寥泉寺徙北山泉適出寺後
 好事者仍名參寥以志舊蹟西為顯功廟祀宋布衣岳瑀又西
 為錦鳩在寶雲山東宋時花卉燦然若錦故名初陽臺在山巔
 清曉烟消日出海底登巔一眺炯然奇觀紫陽書院祀朱紫陽
 先生也葛翁井在智果寺西南上方下圓相傳葛稚川投丹之
 所又西為寶雲山瑪瑙講寺寺故在孤山名瑪瑙寶勝院紹興
 間徙築于此後僕夫泉者祥符間僧智圓居孤山有僕夫藝竹
 得泉名僕夫泉後徙寺茲山元僧芳州鑿地得泉遂名後僕夫
 泉又西為葛嶺嶺上有葛仙墓其前為四聖延祥觀又西為虎
 頭巖山形突出若虎頭望氣者謂杭州有王氣藝祖命鑿之今
 斷落矣又西為鳳林寺俗名喜鵲寺葛嶺之西為履泰山樓霞
 嶺嶺上桃花爛燦色如凝霞北有古劍閣蓋左寶雲右仙姑兩
 山夾峙若劍門然有水名桃溪經岳墳前入湖嶺西為烏石塢
 棲霞洞一名紫雲洞在嶺巔牛鼻墓在劍門關畔嶺北有金鼓
 洞昔人伐石其間聞金鼓下作乃止嶺下為岳武穆王墓青塚
 一坏金甲葬其下無復有象祁連山色者範金作獄囚三反接
 五木雁行跪其前中為秦檜一是其妻王氏一即万侯萬崑煨

海內奇觀 卷三 十一 輿地

獄得大理卿王氏東窓下共謀者遊人無不切齒揮擊以洩英
 雄之情當路有分屍檜乃 英廟時郡丞馬偉鋸檜中開下離
 上合以當商君車裂至今不凋前有石壁書盡忠報國四字每
 字方五尺餘萬曆間司禮東瀛孫隆復捐貲買地斥馳道于湖
 濱廟貌頓然改觀隆真中官之傑也翊忠祠以祀建州布衣劉
 允升殿前司小校施全臨安義士隗順流芳亭在墓西有石刻
 王像墓之後為掃帚塢護國仁王禪寺自寺址斗折而上為黃
 龍洞又西為淨性禪寺傍有青衣橋履泰山之西為仙姑山山
 之西東山街口可通古蕩西溪靈隱山脉至此少伏若斷而連
 傍有桃花術張憲墓又西為青芝塢其前為佛牙塢玉泉講寺
 原名淨空院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蓄五色魚數十頭遊泳如
 畫其後為雲峰禪寺原名鷲峰禪院又北為法華山去靈隱山
 後可里許去北十里為西溪秦亭山則法華之分脉也俗訛為
 蜻蜓山方井在桃源嶺下徑六尺深一仞許亭其上又有佛慈
 禪寺智勝庵東嶽廟廟前有聯云善報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
 報天知地知神知鬼知孰謂無知乃楊爾曾題書也青芝塢西
 南為慶化山水竹塢神霄雷院院宋羽士陳崇真所居每六月
 二十四日郡人雲集設醮捨貲至今不廢仙姑山之西南為駝
 嶽嶺行春橋故宋左軍教場一名橫衝橋又西有小行春橋
 乃九里松徑其南為黃泥嶺可達南山九里松路廣且夷益深

海內奇觀 卷三 十二 輿地

真參閣古松鳴泉四顧響答喞聾人籟雜以成趣傍有麴院即
十景中麴院風荷也折而南為仙芝嶺俗稱胭脂嶺自北而南
可達小麥嶺有晉福講寺穹殿傑閣諸刹罕倫 國初猶盛今
已寥落葛翁井亦稚川遺跡有無尾螺螄四為黑觀音堂在集
慶寺之東又西為集慶寺又西南為合澗橋橋在飛來峰路口
北澗自靈隱而下南澗自天竺而下合流于此號曰錢源飛來
峰即雲鷲峰界靈隱三竺兩山之間蓋支龍之秀演者高不踰
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衡從偃
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
丹葩翠蕤蒙翬聯絡冬夏常青其下巖石肺覆巧而空中壁間

海內奇觀

卷三

一五

張白雲

鑄布佛像皆元僧楊璉真珞所為也龍泓洞一名通天洞壁間
有蔣之奇篆書賈似道廖瑩中等題名青林洞一名理公巖戶
扉深杳寒栗侵肌暑遊最快玉乳射旭二洞宛轉通明懸泉新
浙乳溜若凝肪然有徑可陟山頂壁間題刻甚多苔蘚侵蝕漣
漫不可辨識奇石纍纍若鏤若刻信天巧所為非人力也靈鷲
塔一名理公塔在龍泓洞口蓋慧理遺蹟回龍橋在龍泓洞之
左石門澗即冷泉所經一名靈隱浦先時澗浦深廣可以通舟
紹興間有堪輿家言靈隱火山得水可以禳災乃建石閘以儲
澗水弘治十三年山水橫發閘崩而澗澁寺遂頽圯近得司禮
東瀛孫隆莊嚴葺治便覺祇林方丈不減淨慈澗有舊有連巖

橫伏虎棧皆為楊髡鑿成佛像醜怪刺目無復天成之趣冷泉
亭依澗而立飲其流水齒扁為盱江左贊隸書靈隱山去城西
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仙居曰武林俗稱西山
其山起欹出跬跨富春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于錢唐如引
兩臂南垂臙脂嶺北垂駝嶽嶺北高峰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
六灣上有華光廟以奉五顯之神山半有馬明主廟春日祈禱
者咸往馬頂有浮圖登高一望則群山屏列湖水鏡淨雲光倒
垂萬象在下漁舟歌舫若鷗鳧出沒烟波遠而益微僅覩其影
西望羅刹江若匹練新濯暹接海邑茫茫無際郡城正值江湖
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草木雲翁鬱鬱葱蔥悉歸

海內奇觀

卷三

十四

張白雲

舟曉靈隱禪寺晉咸和僧慧理建山門扁曰絕勝覺場相傳葛
洪書或云宋之問書殿中有拜石長丈餘有自然花卉鱗甲文
工巧如畫轉輪經藏一座往來者無不推移云免輪迴之苦山
半為石笋峰一名皂筆峰高數十丈圓峭特立茯苓泉在寺後
山古松婆娑泉極甘冽韜光庵者韜光禪師所建內有金蓮池
烹茗井門扁曰小有洞天又西為粟山山高六十二丈石人嶺
一名馮公嶺形如人狀雙髻聳然下有洞府名玉女巖西北有
珍珠塢東墓嶺飛泉二道吳大帝石杵存焉上刻黃武二年歲
在戊午八月三日凡十二字過嶺為西溪居民數百家聚為村
市俗稱留下相傳宋高宗初至杭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

鳳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後人遂以為名湖山至此幽邃極矣
 出錢塘門山色層層如芙蓉千片從昭慶寺折而西為斷橋湖
 光如鏡峰岫寫影其中橋故名寶祐唐時呼為斷橋又有段家
 橋之稱十錦塘本名樂天堤因湖水潑削日久傾圮萬曆間司
 禮東瀛孫隆捐貲修築延袤三里橫湖三丈四圍石砌中路鋪
 沙襍植桃柳花卉中為錦帶橋烟梭霞繡芳藹羊綿遙望如裙
 帶而長望湖亭四面玲瓏夏飲最快孤山歸介湖中碧波環遠
 勝絕諸山四賢祠王德間郡守楊孟瑛建以祀唐郭侯李泌舍
 人白居易宋學士蘇軾處士林逋三人皆刺杭州有惠政而林
 以逸民俎豆其間信縷縷之不足貴也山之陰即處士墓野梅
 海內奇觀 卷三 五 與白筆
 數株偃其傍北為放鶴亭其巔有歲寒岩石壁陡絕蒼翠潤
 中隱見篆書三大字下疏郭冷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
 崆峒萬八千年相傳為東坡題其上平夷四曠可眺全湖即林
 和靖四照閣故基也下有處士橋瑪瑙坡在孤山之東碎石文
 瑩若瑪瑙然三賢祠在望湖亭西吳山登翠如畫屏列于几前
 一鏡平湖澄波千頃樓臺迥出林木翳然得孤山之秀脈為兩
 湖之大觀陸宣公祠規制宏敞吞吐湖山臺榭之盛為一時冠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西泠橋一名西林橋又名西陵橋從此可
 往北山蘇公堤自南新路屬之北新路橫截兩湖如長虹臥湖
 中宋蘇子瞻守郡濬湖而築之夾植花柳中為六橋春府花飛

紫落楸以為茵擁麗人馳寶馬而至者更相枕馬彼嘆此談此
 賞彼態互相點為景醉則鬪鷄走械六博蹴鞠無日無之盡
 穿捲蓬下時時倚棹聽堤上人歌舞真忘其身之非我矣堤南
 第一橋曰映波與西岼第六橋對第二橋曰鎖瀾與西岼第五
 橋對第三橋曰望山與西岼第四橋對第四橋曰壓堤與西岼
 第三橋對第五橋曰東浦與西岼第二橋對第六橋曰跨虹與
 西岼第一橋斜對稍北則為西陵橋趙公堤宋京尹趙興自
 北新路第二橋至麴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履泰將軍廟在裏
 湖之金沙灘將軍姓孫名顯忠錢唐人任吳越為名將楊公堤
 裏湖西岼是也知府楊孟瑛所建俗稱裏六橋然通北三橋東
 海內奇觀 卷三 六 與白筆
 時已有之楊公所築特南山三橋耳湖心亭舊為湖心寺鴿立
 湖中三塔峙峙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所謂三潭印月是
 也弘治間燬嘉靖間建亭其址尋圯萬曆間重建然湖濤日夜
 啣之又幾崩壞得司禮東瀛孫隆重修四砌改建樓閣一時玳
 瑁金椽琉璃玉照風簷簷鈴月移花影登樓者不無羽化之想
 其上對懸椒夥搥不如蓮石散人鄭燁一聯云亭立湖心傲西
 子載扁舟雅稱雨奇晴好席開水面恍東坡遊赤壁偏宜月白
 風清句佳切耳
 湧金門舊名豐豫門省城各門俱有重城獨湧金無重城以其
 傍城故也稍西北為柳州亭豐樂樓間水亭折而南為孫忠烈

祠公名越字克弘餘姚人正德間巡撫江西適遭宸濠之變公抗節而外嘉靖間御史龐公建祠以祀之又南爲靈芝出福律寺表忠觀祀錢王繆者也

清波門宋稱暗門又南有錢湖門今塞流福水橋瀕湖而引水入城經府前者學士橋當宋聚景園前蓋城中鐵冶嶺諸山之水舊出錢湖門輸委于西湖者必經橋下大小岐派若夾字然故稱夾字港港長九十六丈後人訛爲學士港者然則學士橋者豈卽夾字橋之誤歟折而南爲茶坊嶺宋時有茶坊在焉又西南過長橋爲南屏山淨慈禪寺萬工池南屏山峰巒秀怪石玲瓏峻壁橫披穿若屏障凌空而中峙者爲慧日峰今以寺

海內奇觀

卷十

七

長日

後卷石刻慧日峰三字謬矣傍有石壁刻家人卦中庸集記篇相傳爲唐人八分書而後人刻司馬溫公書六字亦謬也又有米元章書琴臺二字今皆不存淨慈禪寺周顯德元年錢王俶建宋建隆初禪師延壽以佛祖大意經綸正宗撰宗鏡錄一百卷遂作宗鏡堂寺西南隅有圓照井寺衆千餘飲之不竭東廊應真堂卽田字殿貯五百尊者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閱勝甲于湖山故程翰林琰記文有濕紅映地飛翠侵霄巖轉鸞翎塔排雁齒星垂珠網寶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題金椽登乎玳瑁之語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爲南北兩山之最寺有鐵鍋重數千斤款云梁貞明二年鑄茲寺之建在吳

越時而鑑識貞明或從他寺移來未可考也殿前有雙井井址有四眼井萬工池在寺門外僧宗本募化與力者萬人故名寺後有蓮花洞巧石層敷若芙蓉之燦爛有居然亭在洞口登茲

則湖山風景揚映無遺矣寺前爲雷峰塔雷峰者南屏山之支脈也穹隆迴映舊名中峰亦曰迴峰宋道士徐立之居此號廻峰或云有雷就者居之故名雷峰吳越王妃于此建塔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尋以財力未充始建七級復以風水言止存五級相傳湖中有白蛇青魚兩怪鎮壓塔下藕花居者洪武中僧廣衍所建今爲高文端公諭築墓塔畔有東退居者亦併別業也南屏山之西爲九曜山山與赤山聯屬舊有九曜星君殿又

海內奇觀

卷十

八

長日

有發祥寺以祀昌化伯邵林又西南過太子灣宋時莊文景獻二太子墳園折而南爲石屋嶺石屋洞洞高厥虛朗衍迤三丈六尺狀如軒榭可布筵几其底邃窄通幽間然密室周鑄羅漢五十六身蝙蝠洞在石屋洞側內產蝙蝠大者如鴉亦有純白者其糞卽夜明砂大仁禪寺俗稱石屋寺其對山名瑞峰又南過煙霞嶺爲水樂洞洞在煙霞嶺下岩石盤峙洞壑虛幻泉味清甘聲如金石煙霞洞有象鼻石佛手巖石羅漢東坡留題尚存陟磴曲折而上爲南高峰峰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詰曲松篁葱蒨非芒屨布襪策筇杖不可陟也塔居峰頂舊七級今五級塔中四望則東瞰平蕪烟消日出盡湖山之景南瀕大江

波濤洄洑舟楫隱見查竈間西接巖巖怪石翔舞洞穴遠窺其側有瑞應像巧若鬼工北矚陵阜陂陀曼衍前樞業出巒奕連雲山椒巨石屹如栽冠者先照壇相傳道者鎮魔之所峰頂有鉢孟潭頴川泉大旱不涸大雨不盈榮國禪寺即塔院又有五顯祠今寺廢而祠存

自太子灣而西為玉岑山相傳其山產玉故潤媚異常孤峰秀拔層巒繚繞中有古木倒植森翠凌冬岿上玉岑二字許采書山門玉岑二字宋理宗書也赤山其土赤植故名由湖而陟此者進定香橋為赤山埠其水曲為浴鵲灣張伯雨構水軒于此自此而南過大慈山出江干商旅不絕惠因澗出自赤山經惠

海內奇觀

卷三

十九

典日堂

因寺前以入湖有蛟居澗中故洞口鑄鐵為牖橋嵌石以拒之高數尺因名鐵牖橋洞惠因寺俗稱高麗寺礎石精工藏輪宏偉兩山所無自此而北為法相律寺俗稱長耳相後唐時高僧法真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乾祐四年跌逝高足漆其真身存焉寺西有定光庵錫杖泉首蒲缸久為豪家所據適得郡司理胡來朝錢塘令聶心湯守正不阿遂復故蹟輿論騰歡六通律寺有辟塵爐非木非石扣之錚然藏塵不染背其泉在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澗赤山之北為三台山有旌功祠于忠肅公墓公名諱字廷益錢唐人 英廟北符時公任國事外攘內撫有社稷功 英廟復辟公以冤歿其

子冕奉奠于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遣行人馬曉諭祭之其詞畧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以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七年賜諡曰肅愍建祠曰旌功萬曆十八年浙江撫辜傳孟春題奏改諡即遣傳孟春諭祭之其詞畧曰赤手扶天不及介推之祿丹心炳日寧甘武穆之冤更諡曰忠肅三台山之前為栗山八盤嶺嶺有周真人墓真人名思得仁和人精五雷法揣測休咎輒驗

論奠于此自三台山而北為小麥嶺其地宜麥故名西有支徑可通大麥嶺蓋積慶山之陂陁迤邐者有東岳行宮靈應廟永福橋俗稱飲馬橋吳越宋時皆牧馬于此又西為大麥嶺嶺當

海內奇觀

卷三

二十

典日堂

南北兩山之界又西北過仙芝嶺出九里松其傍為花家山一名蛇山湖湖而登為茅家埠自永福橋折而西北為靈石山亦名積慶山林壑中時有景光蜿蜒扶輿狀若異物山畔有平頂永清馬鞍延壽等山又西北為鷄籠山風篁嶺多蒼復條蕩風韻凄清至此林壑深沉迥出塵表流宗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下為沙盆塢一片雲石在風篁嶺上高可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鑲刻松磴盤屈草莽間有石洞堆砌工緻巉巖可賞片雲亭司禮孫隆所構前設石枰上鐫興來臨水敲殘月談罷吟風倚片雲之句楊梅塢近瑞峰塢獅子峰高出群岫可瞰江滸北望天竺諸峰叠秀如畫延恩衍慶寺俗稱龍井寺有歸隱橋

方員庵寂室昭閣開堂訖齋音堂藤心沼薩埵石冲泉諸天
閣諸勝龍井本名龍泓葛稚川煉丹于此林樾幽古石鑑平開
寒翠甘澄深不可測疏澗流淙冷然不啻晝夜閒花寂草延
綠其傍或隱或見蒼山圍繞杳非人間時聞鳥韻樵歌響谷虛
谷井中相傳有龍居焉禱雨多應水經飲馬橋合黃泥嶺東出
茅家埠入湖神運石高可六尺許奇怪兀突特立簷下有木香
一架穿繞巖竇宛若蛇蟠正統間中貴李德駐龍井屬旱以八
十人搜出此石又疏其傍池三日插劍曰浣花曰浴麟萬曆間
司禮孫隆構與衆亭于浣花池前以復古蹟嶺畔舊有崇恩演
福寺俗稱南天竺今廢側有靈石峰巒峰仙人基臺金沙井
海內奇觀 六卷三 二十一 興白生

環抱東崗而上有壁觀峰峰下出泉名青龍泉中峰之傍有聖
義泉西崗之麓有金液泉三泉見引涓涓潔冽甘芳汲灌不竭
四大十方慕師而來者禮拜蓮臺座下日有千齋而供奉不乏
允爲一代高僧宏俗姓沈號蓮池浙之望族也
自南屏山而南爲錢糧司嶺吳越王建司于此以徵山課由嶺
而西有荆山沅相傳沅發于楚泉極清徹四時不涸折廣澤禪
寺舊名甘露有泉一泓甘澄可啜若甘露然故以名寺又西南
爲大慈山定慧禪寺山去城可十里在龍山西其址有樵歌嶺
戒定岩定慧禪寺俗稱虎跑寺中有虎跑泉甘冽勝常又西南
爲崇先襲慶禪寺俗呼真珠寺舊名薦福院泉自地迸出寺僧
海內奇觀 卷三 二十一 興白生

之所也臺側有靈化洞武肅王勒壁存焉洞深百步濶十餘丈和靖東坡題名勳賢祠舊名天真精舍在天龍寺之左祀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者也中為祠堂後為文明閣藏書室傳經樓望海亭又有凝道堂諸處置膳田以待四方學者萬曆間毀天下書院而精舍亦混為里甲所佃得督撫蕭廩侍御范鳴謙請于朝始復祠與田有司春秋致祭如禮云天龍寺堂扁曰山舟寶雲石所書中有疑翠井天華寺舊名千春龍冊有順軒妙音樓化生池勝相寺舊名龍興千佛庵錢氏時有西竺僧轉智者附海舶歸風鳴浪湧智誦如意輪呪見如意珠王相高十丈風息得濟智謀建高塔以答佛施建炎兵燬止存五丈觀音諺傳

海內奇觀

下卷三

三十三

東白堂

人有意度則云轉智者以此也龍華寺舊名龍華寶勝宋藉田在天龍寺下中阜規圓環以溝塍作八卦狀俗稱九宮八卦田至今不紊稍南為妙因山吳越國文穆王忠獻王墓稍北為玉厨山善慧禪寺

自清波門折而東南為鳳凰山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滸右掠江濱形若飛鳳一郡王氣皆藉此山自唐以來肇造州治益鳳凰山之右翅也錢氏因之遽加拓飾逮南宋建都而茲山東麓環入禁苑張閱華麗秀比蓬嶼佳氣扶輿萃于一脉開署布政駐輦宅中民吏之所憑依帝王之所臨蒞隱隱賑賑者六七百年可謂盛矣元時納胡僧之說即故宮建五寺築鎮南塔以厭之

而茲山到今落寞乃即開元宮建省治面對吳山蓋鳳凰山之左翅也我朝因之而官司位署皆列左方為東南雄會豈非王氣移易發洩有時也山據江湖之勝立而環眺則凌虛驚遠環異絕特之觀舉歸眉睫其麓為萬松嶺夾道多巨松在唐時已有之宋時密邇大內碧瓦紅簷鱗次櫛比今夷為大塗而松亦無幾矣萬松書院本報恩寺故址弘治間大叅周木燬寺而建書院中設先師及四配像為大成殿明道堂居仁由義二齋顏樂曾唯一亭南北楔緯二曰德侔天地道貫古今以孔氏子孫世守之嘉靖間侍御潘倣建毓秀閣翼以精舍以待四方遊學之士八蟠嶺在萬松嶺右留月玉壺二臺在書院右上方

海內奇觀

下卷三

三十四

東白堂

為月岩下為圭石中有四亭曰振衣曰可汲曰依雲曰見湖秀石巉巖蒼蒼玉削巖巖然若芙蓉之未舒隱見草莽者不可勝紀嶺上有沈婆井嶺下有郭公井鐵冶嶺亦有郭璞井又東經鳳山門折而南過萬松坊為報恩講寺坊為永樂己亥金臺王玘書報恩寺有銀杏樹其實無心內有碧梧軒舞鳳軒宋行宮即錢王故宮也又南折而西為梵天講寺名南塔有石塔二靈巖井金井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迴繞松磴為勝果禪寺松徑盤紆澗淙潺湲高軒虛閣盡得江山之勝縣月岩石壁削立有隙如鏡中秋蟾魄斜圓清輝滿隙若合璧然其傍有月榭巖之左為中峰上有亭曰天峰亦彌少師夏公謹所題峰之後為三

佛石仙姑洞郭公泉臥醉石放光石其右爲殿前可管俗稱河
校場也山頂石笋林立蒼翠玲瓏森若朝拱錢氏名爲排衙石
第二峰舊有白塔塔西小徑石壁夾道通人往來名爲石衝宋
初名公多題刻其間從此南望則長江帶繞北望則西湖鑑開
山下有金星洞通明洞柳浦皆蕪汨不可踪蹟又西爲樓雲庵
小雲石海涯別業也由門徑而西可達龍華寺又南爲包家山
多桃花宋時有闢扁曰蒸霞二月遊人最盛號小桃源山川壇
洪武元年擬建于城西北風師壇于城東北雨雷師壇于城西
南二年詔風雲雷雨各一壇尋又詔併山川共爲一壇八年又
詔併城隍合祭壇之左爲正宗庵元僧大方建右爲三一庵白

海內奇觀

卷三

三五

美句堂

玉蟾煉丹之所有像存焉又南爲大慈禪寺俗稱包山寺

自合澗橋折而南爲佛國山門舊爲鍾離權書後改張即之書
今所懸乃明涼國公署額蓋僧家托權勢以爲重未必真藍氏
手筆也下天竺寺坐靈鷲山麓三竺之勝周圍數十里而巖壑
尤美者迨聚茲區自飛來峰轉至寺後巖洞玲瓏瑩瑩拔清朗如
伏虬飛鳳層花疊翠皴殼登浪妍態怪狀不可縷陳其材木皆
自巖骨擢起蒼翠葱鬱不土而茂傳言茲山產玉故腴潤育物
如此月桂峰舊有月桂亭稽留峰相傳許由隱居茲山故名許
由峰而訛爲稽留蓮花峰在山頂孤石可四十圍闊瓣若千葉
蓮花三生石在寺後翻經臺相傳謝靈運爲兒時翻經于此香

林洞一名香桂林舊有香林亭其右爲日月巖葛塢葛井皆稚
川遺踪也神尼舍利塔在靈鷲峰頂又南爲楓木塢中天竺禪
寺寺在稽留峰北山門中天竺三字乃明魏國公署額又有于
歲巖寺對爲永清塢心庵庵之背即爲龍井庵有白雲巖玉液
泉又西南爲肅儀亭洪武間僧一如重建見心亭武弁李節建
上天竺講寺寺有白雲堂乳竇峰在天竺寺南下有空巖懸乳
如脂甘和可啗其西爲獅子峰雙桂峰其北爲白雲峰其東爲
天香巖烏石峰稍南爲中印峰重岡疊巘蒼翠輝映又西爲蛾
眉山夢泉在西坡大悲泉在講堂下流遶殿前經如意池池以
青石爲之方丈回縷如意文曲折回遶可流觴焉出寺折而東

海內奇觀

卷三

三五

長句堂

南爲幽涼嶺俗稱水出嶺病其不雅易以今名深壑冷泠嶼石
齒齒陟此者必布襪芒屨前後牽挽三步一躑五步一躑其樹
四周仰天一線至捫壁嶺則左迫峭嶂右臨深溪綠木板橋方
可舉趾活沙者流沙也滑而善崩上至天門則諸山下伏雙峰
錐立西湖鏡開遊覽至此譬諸洞開武庫珍寶橫陳從此而東
則爲龍井又南爲郎官嶺小青嶺大青嶺升降相因西湖或隱
或見又南爲五雲山矣

詞詠西湖十景

曉 蕙堤春



十里樓臺花玉動 疏直向官橋
山色龍臺曉 柏柳稍如珠 月小海
棠枝上輕吹雪 芳華能玉人初睡
覺淺可橋如畫 粉闌多少把道
君芳人 却早紫羅 嘶馬了春聲
是

花港觀魚



杜若浮香春露用 浪暖桃花錦
帳鴛鴦 渚碧藻 發深菱葉 底織
鱗 歛沫 搖朱尾 蹴把金鈎 帶綠
水却憶 雕欄翠袖人 同倚腸 斷
蕭娘書 紙想 思欲報 憑雙鯉

柳浪聞鶯



西子湖頭春過半萬縷垂楊淘似
波紋亂黃褪綠勻誰暗換俊遊來
繫卷聽慣紅喙嬌鶯啼緩韻叶
笙簧幾被風吹斷惱亂佳人停鳳
管背花偷把春纖按

麴院風荷



五月涼風來麴院芙蓉紅白都開
遍風遞花香清不斷採蓮舟過
歌聲緩醉折碧筒供笑玩翠蓋
紅綃高下翻零亂向晚新涼醒
酒面六銖衣薄停紈扇

雷峰夕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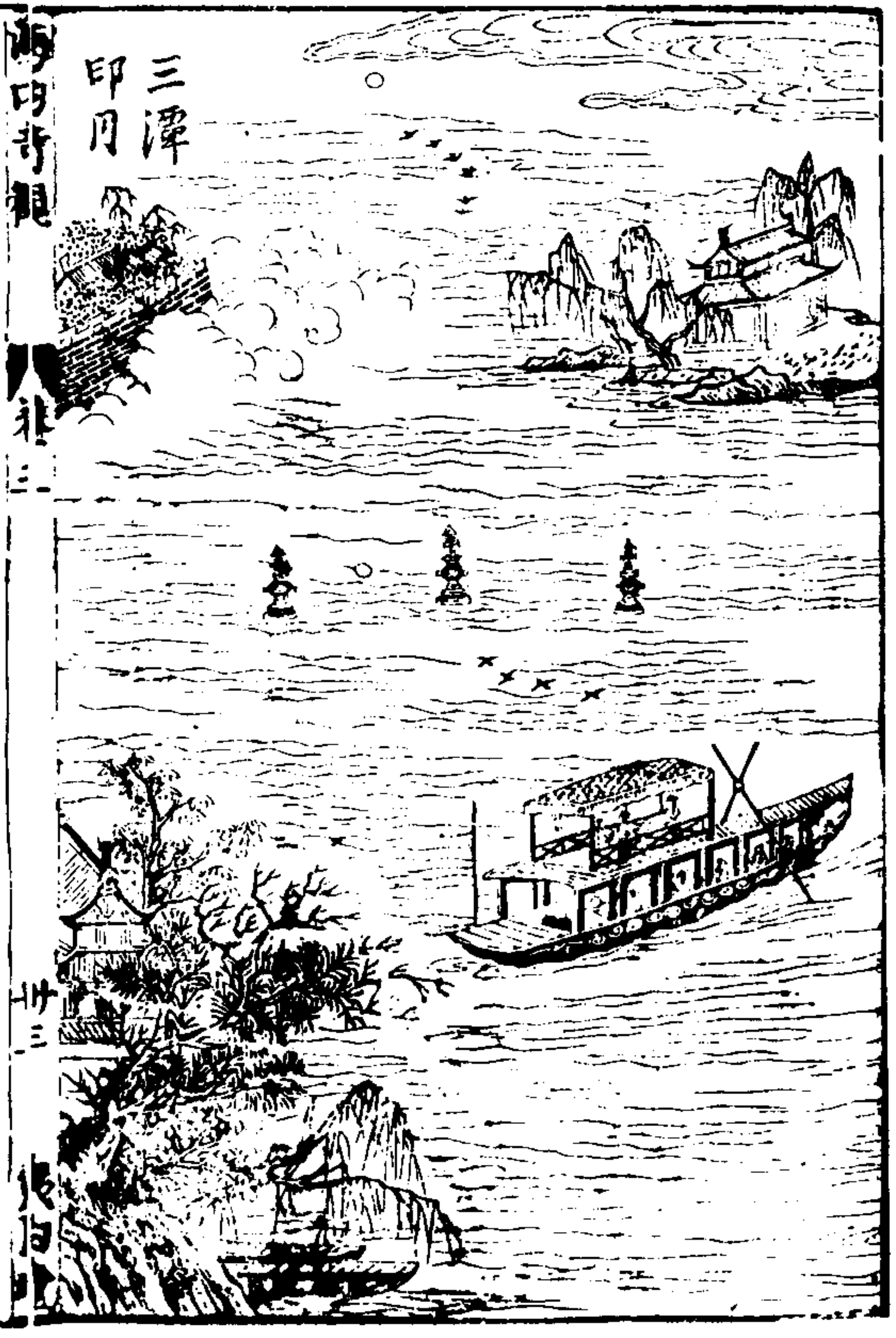


古塔斜陽江欲暝西庵人家半在桑榆
景水印殘霞如濯錦煙籠佛國非凡
境十里畫船歸欲盡漁唱菱歌別
是湖中景待月玉人樓上等珠簾半
捲闌重凭

平湖秋月



九活如畫秋氣清爽晚初輝
光似畫屏勢帶仙娥凌碧浪
不羨三山地多少遊人聽
新正歌狂出平湖上清景如樓
石如畫屏勢帶仙娥凌碧浪
不羨三山地多少遊人聽



海內詩觀
卷三
秋靜寒潭澄見底玉色鑿鯨飛
入清冷相睡熟驪龍呼不起領珠
光照水壺裏 宴賞此時能有幾
遙憶同歡今夜人千里試問龍淵
深幾許騎鯨欲共姮娥語



海內詩觀
卷三
快雪時晴寒尚溼玉屑銀沙紛滿
西湖路一道垂紅如約素素腰單色
肥前度 斷袂遺環愁日暮想傷後
波羅襪應難步欲探梅花無處
所山童指點逋仙墓

南屏晚鐘



東嶽深之深矣許佛閣為鐘
鯨吼而風裏四皇南莊日系地
際極隔斷青蓮宇家飲芳園
人散玄金籙嚴城次第僅得閑
一望長檣燈火起障紗影裏
駝歸一騎

兩峰出雲



南北峯頭雲氣繞玉削芙蓉迥出青天
表金碧浮圖瞻像縹朱堯繡檻臨黃
道 不界紅塵飛不到東望洞扉日出
扶桑曉願借謫仙希有烏瑤笙和上
蓬萊島

藏書印

新鐫海內可觀卷四

吳山圖說 烟雨樓說附

錢唐 臥遊圖人 曾輯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吳山春秋為吳南界以別于越故曰吳山或曰以伍子胥故訛
伍為吳故郡志亦稱胥山在鎮海樓之右蓋天目為杭州諸山
之宗翔舞而東結局于鳳凰山其支山左折遂為吳山派分西
北為寶月為蛾眉為竹園稍南為石佛為七寶為金地為瑞石
為寶蓮為清平總曰吳山奇峭危峰澄湖靚壑江介海門回環
拱固扶輿淑麗之氣鐘焉其陟山之徑有門曰登高覽勝石磴
斗折可數百級許元時平章荅刺罕脫歡所蓋也立而環眺則



廟浦

江塘鎮



道院僧廬晨鐘暮鼓青樓畫閣雜以笙歌升其巔則縹緲凌虛
碧天四匝山川包界脉絡縷分或昂而為首或穹而為脊或棹
而為尾若亂若聯運掌可數是以聲甲寰宇恢然一大都會也
忠清廟祀吳行人伍員者今稱伍公廟每歲以九月二十日致
祭東岳中興觀宋大觀中建觀側有聖母池圍以石欄今廢玉
樞道院俗稱神霄雷院至德觀在宋渾儀臺側十一曜太歲堂
也紹興間建理宗書額曰至德之觀俗稱星宿閣惠應廟俗呼
皮場廟神為張森相州湯陰人江東廟朗道士金一清建神姓
石名固秦時贛人廟初在崇福里繼徙貢水之東東岡因名江

東水神廟胡姚世明募建以吳山離象郭內多火故奉諸水神以鎮之時開基闢土泉水出焉因濬為池名金龍泉承天靈應廟俗稱三官堂有天開圖畫清暉亭開王廟萬曆十八年所建石佛山西縣寶山南面瑞石宋嘉熙間僧鑿石為三佛海會寺吳越王建舊名石佛智果院其下有康張廟以奉威濟善利李應昭烈康元帥東平忠靖洪濟景祐張元帥寶山東接石佛山百法寺在石龜巷宋建炎初建有大佛半身依山鑿石為之寶奎寺在寶山頂宋丞相喬行簡故第奇石峭拔東望海門如在咫尺理宗幸其第書見滄二字賜之勒之崕石遂捨宅為寺以寶奎請額詔從之明郡人茅瓚讀書寺中因號見滄嘉靖戊戌

海內新觀 卷四 三 寶山堂

狀元及第作亭覆石上玄妙觀亦在石龜巷內有真宗賜王欽若詩高宗書道德經石刻元時燬洪武始復舊後有石洞幽雅陰寒夏遊最快施公廟在石龜巷口祀宋殿司小校施全報功祠為百法寺基祀明總督胡宗憲忠節祠嘉靖時建以祀吳行人伍公員唐僕射褚公遂良宋少保岳公飛明太傅于公謙定以每歲八月十五日致祭真聖觀正統九年重建曾光庵在忠節祠北有玉壺池吳波泉七寶山在宋天慶觀後今日馬廟巷之西與寶蓮山相連通玄觀宋內侍劉敖入道修真結庵于此高宗御書通玄二字榜之賜名能真觀中修竹蔭庭赤日無暑七寶庵元道士玄谷建定水寺宋乾道建于萬松嶺嘉定間移

于清波門外元至元築城徙七寶山開寶仁王寺高宗南渡僧慧照隨駕卓錫時所建三茅寧壽觀在七寶山東北相傳三茅君長盈次固次衷秦初咸陽人得道成仙自漢以來崇祀之宋紹興賜額曰寧壽觀并昇古壘一漢鼎一唐鐘成化十年建吳天寶閣棟宇聳飛金碧騰煥環盼江湖渺歸睫底嘉靖間總督胡宗憲因平島夷奏捷建真武殿萬曆間司禮孫隆重修并建鍾翠亭開王廟內有三義堂侍御王業弘扁曰亘古三人壽春庵者掃帚和尚所居總督胡宗憲建關廟于庵之址簷下有寶蓮井

海內新觀 卷四 四 雲居聖水寺者

雲居聖水本二寺也雲居庵者宋元祐間僧了元建聖水寺者元元貞間僧明本建明本立約其徒不置恒產惟資化緣為僧家風味至大間沙門指月拓基廣之掘地四尋得管井覽覽堅好中有佛首三枚諸相具足遂塗金事之名三佛泉洪武二十四年併聖水于雲居賜額曰雲居聖水禪寺內有聽松軒了元號佛印善談諧以禪為戲明本號中峰又號幻住博涉經史洞徹法源為文操筆立就城隍廟舊名永固在皇山紹興間徙建于金地山宋元皆有封號前繪神像後繪夫人子孫之像洪武元年詔天下各府州縣城隍之神止稱本號并去其像易為木主梓潼帝君廟今稱文昌祠蜀人牟子才等請建火德廟宋以火德王故建廟于此以奉熒惑之神今郡人禳火皆就廟中蓋

一第... 冊... 頁... 7

遺俗也重陽庵在城隍廟東南青衣洞在重陽殿右中有青衣泉浙浙出石罅清鑿毛髮崖壁鑄有八分書以大字心經山頂巨石墜下有石承之若甕釘然前有石門上橫石梁壁間皆細字水波文不知何年泝水至此突韓侂胄賜弟寶蓮山下建閣古堂砌瑪瑙石為池引泉注之名閣古泉陸務觀為之記瑞石山秀石玲瓏巖竇窈窕寒泉洞漉漉為澄泓者往往而有清幽徹骨空翠撲肌湖山奧區罕與倫比橐駝峰峭削凌空雪風洞豁閉曲徑履鳥所涉栩栩然有仙風紫陽庵元道士徐洞陽棲真處其徒丁野鶴棄俗全真抱膝長逝丁妻王守素奉其辰而漆之端坐如生今在殿庭之右又有立仙睡仙二像遠視之與海內奇觀 卷四 五 東白堂

附

烟雨樓說

環嘉禾郡城皆水也其高阜向城而起者拓架其上為烟雨樓

樓之勝瑣窓飛閣四面臨湖水如坐鏡中春花秋月無不宜者若其輕烟拂渚山雨欲來夾岼亭臺乍明乍滅漁舸酒舸茫茫遙載白雲第聞櫂聲咿軋睽盼而不得其處則霽色為尤勝都本澤國婦人女子有白首不知山者鼎食之家或輦石于太湖為之次則為樓臺臨水以當之登高眺遠如斯而已

卷四

六

東白堂

詠錢唐十勝

五雲六景

六橋烟柳



蘇州府志

卷六

六

郭白堂

綠暗青濃下有無曉鶯啼一罷尚籠鳥隨風
不入五侯宅帶雨半遮西子湖舞徹細腰曾
擅楚困酣嬌眼欹傾吳蘓不舊日徑行雲
夾道低迎鶴尾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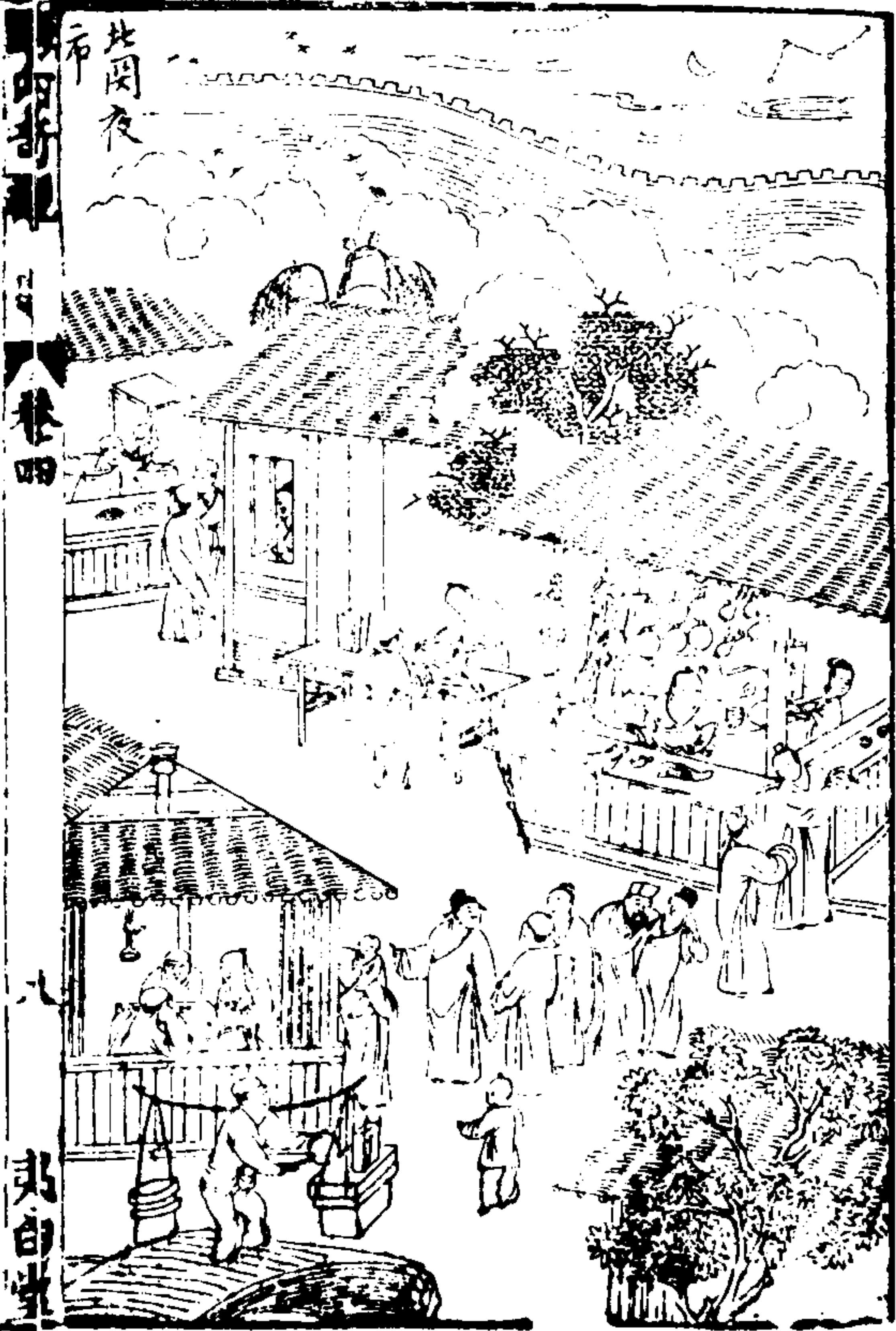
蘇州府志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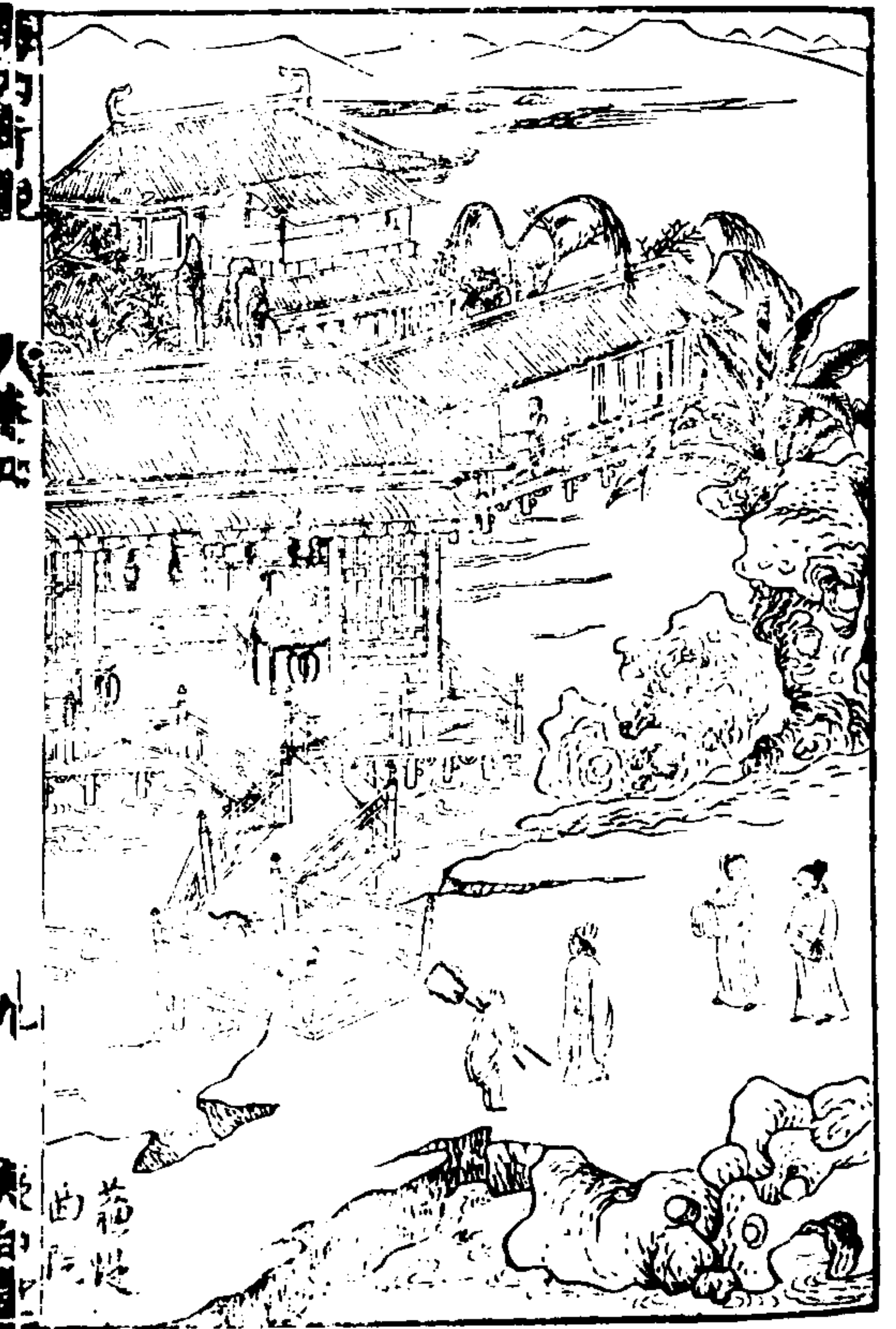
七

郭白堂

冷泉亭下北山陞曾見雌雄共引
兒慣聽山僧朝說法能隨木客夜
吟詩松坡日暖人遊後蕙帳風寒
窸怨時惆悵遺音無處覓竹溪
啼老野棠枝



北園夜市
 地意城中藝技藝依稀風意似元宵
 騎羅香色泛市市煙生光分相和
 橋以步醉觀沽酒慢遊童笑逐飛
 餉菊古牙象象古結古竹破石間
 五禧海



弄陰曲院媽宜春簾捲風
 香逗美人蘓公堤上當疆
 日涼夜月明南浦賓



東海朝暾

海內奇觀

卷四

子

北山

紺霧彤霞爛不收海門東望浪花
浮超騰渤澥三千界照耀閩浙
四百州賜各神龍同愛化鳥禽
鳴鳳自喧秋迤來惟有賓王句
法典宜空鷲嶺橋



九里松

海內奇觀

卷四

上

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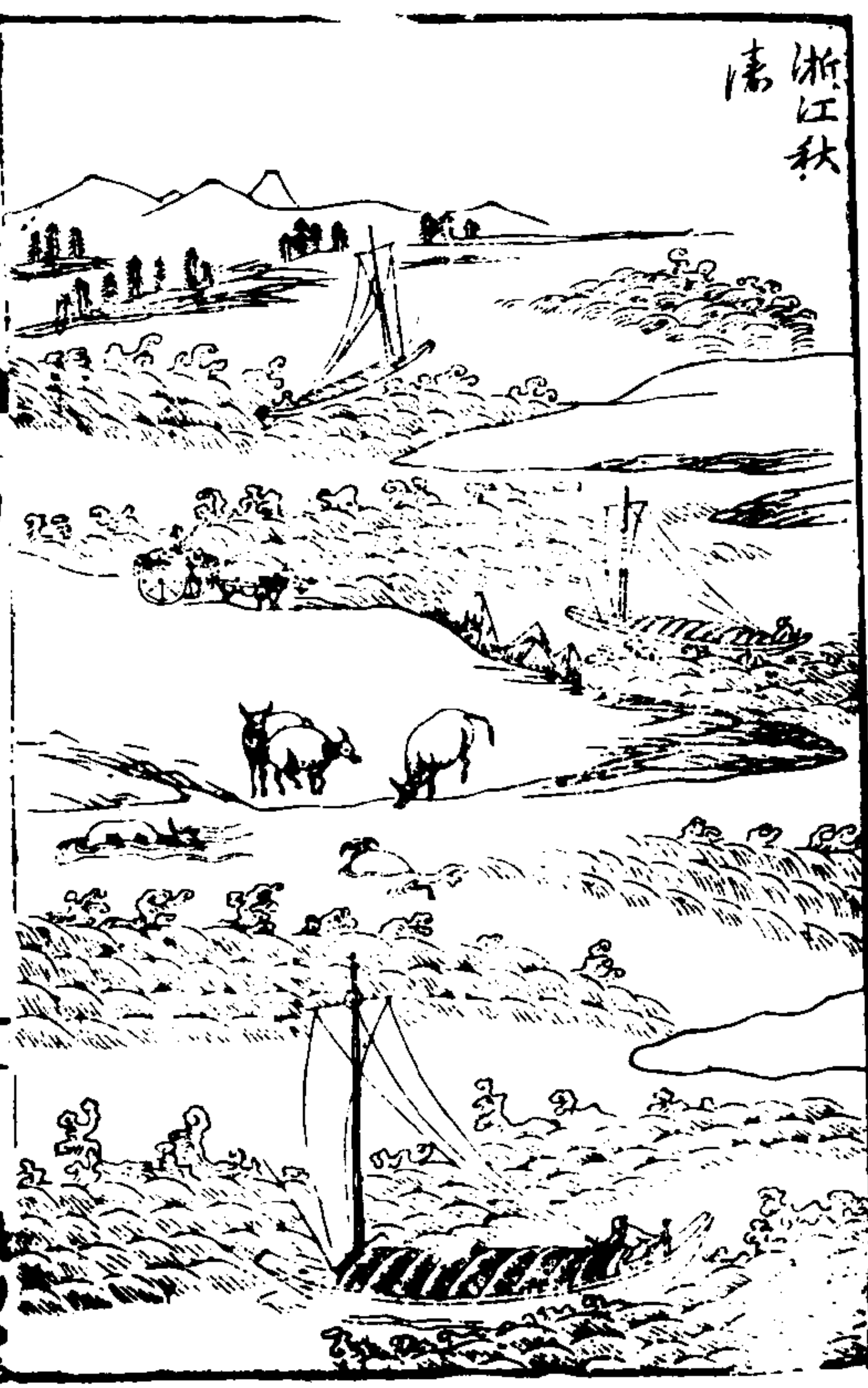
曾向人間構小宮卧看蒼翠擁
旌幢雄聲絕似聞三峡秀色何
須攬九江自與竹梅諧舊約不
隨荷桂入新腔試觀樹杪悠揚
處疑是盤空白雀雙



孤山放鶴

雪後孤山擁畫圖
天開霽色煖
冰壺三竿曉日消
殘凍一脈春
泉入鏡湖放鶴山
童籠未展觀
梅野客杖先扶
孰年風味誰能
識活火烹香付茗爐

新鐫海內奇觀 卷四 十一 表白堂



浙江秋

怒扶西風勢未休
滔々何處覓安
流青山隔岸分吳越
白浪排空
逼斗牛銜箭有靈
來昨日素車
遺恨已千秋
晚未試倚樟亭立
楓葉蘆花滿眼愁

新鐫海內奇觀 卷四 十一 表白堂

湧泉



海內奇觀

卷四

古

白雲

大士慈攝破虛空二序
南來調神功嘯如鵬
泉感沸滯化鱗溯寰
海馳

放生嘉會



海內奇觀

卷四

美

北

浮光清快倚三闌漫
松溪歌楫往來巨鱗
鱗白就飛去 編罕
入 報 以 喜



子... 巖... 看... 雲

海內奇觀

四卷四

其

數白堂

鹿岩秋雨霽五色巧雲班濃映
樹中寺橫連江上山紛紜巖勝
跡迢迢隔塵寰人在下方看分
明圖畫間



龍池初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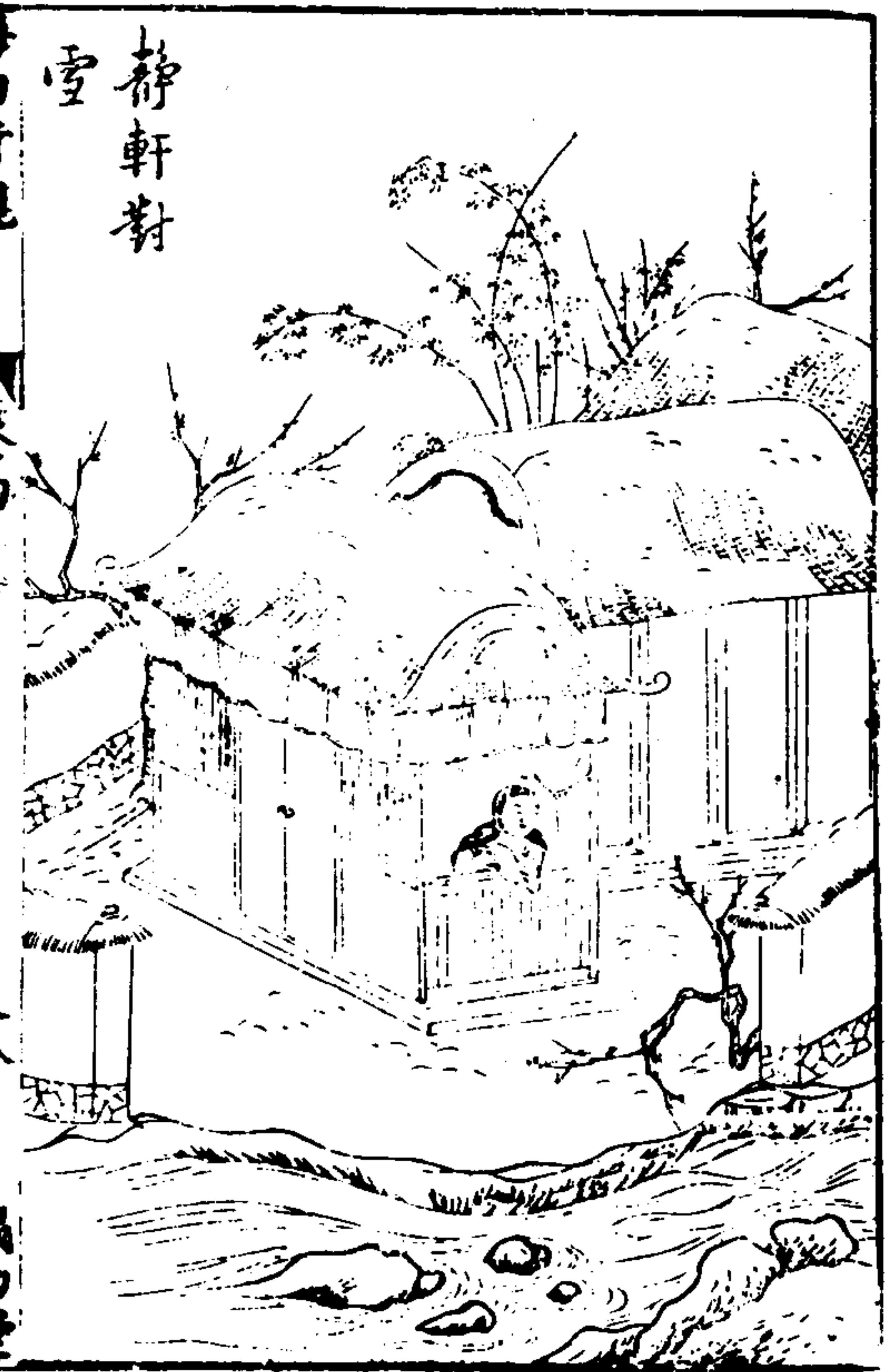
海內奇觀

四卷四

其

數白堂

山頂龍池古清泉一泓深
三秋逢亢旱頃刻作甘霖
霖氣結春雲膩光涵曉
村陰沛然祈禱驗足慰
民心



靜軒對雪

困裏開軒坐
悠然愛六花
清光照書案
香氣襲窗紗
山擁玉屏出
江橫銀漢斜
道人知意思
旋取為煎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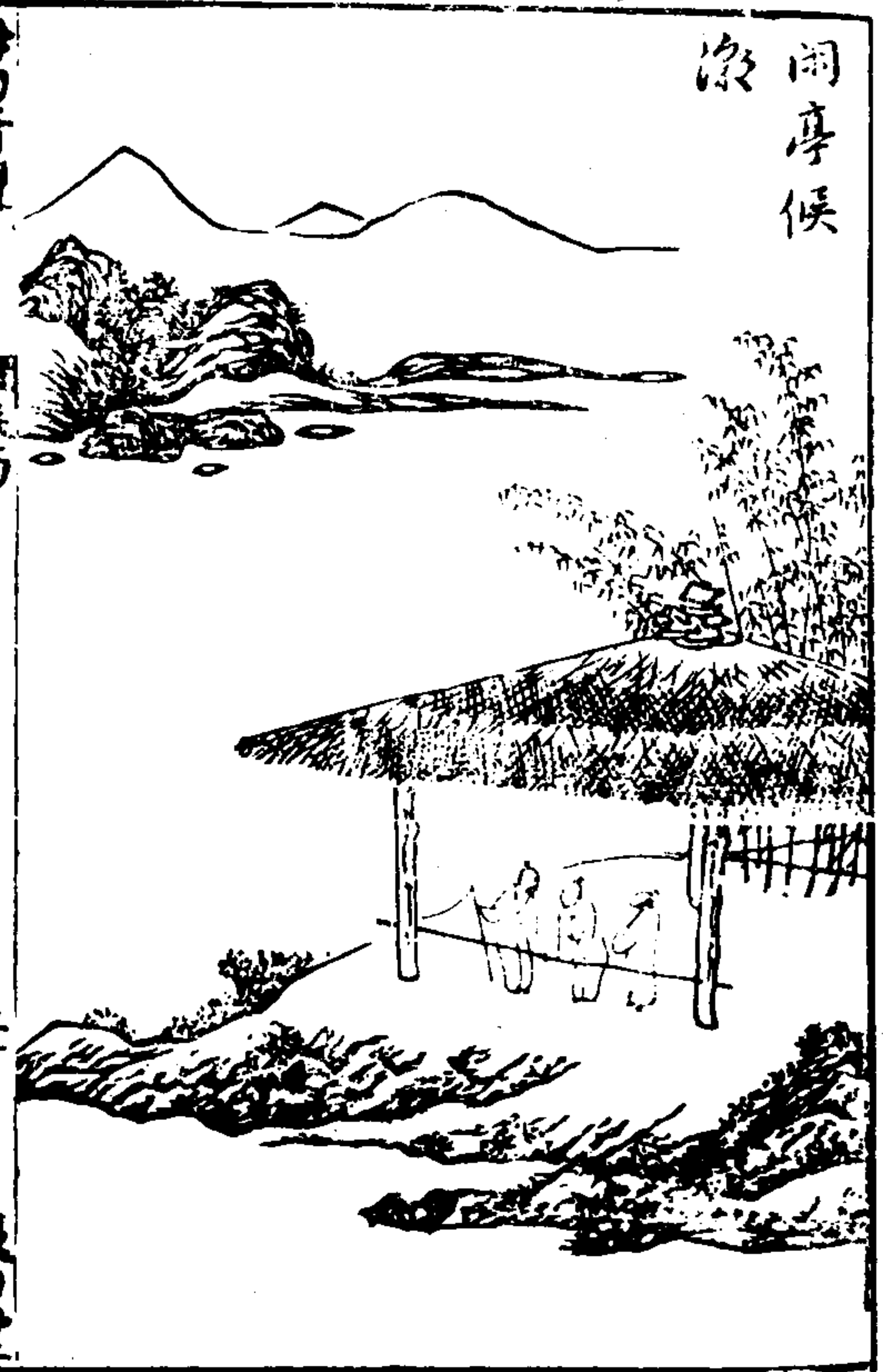


仙鳩題歌

僊子乘風去
空留仙鳩名
老樵猶自識
長日唱歌行
隱々穿雲響
丁々應谷鳴
飄然下山去
風韻有餘清

一
丹
黃
參
日
華
人
事
時
節
8
反
文
寸

閑亭候
涼



江潮猶未至亭上待多時拂石
坐看景臨窻閑和詩海門翻雪
白煙浪逐風馳頃刻至山下何
嘗負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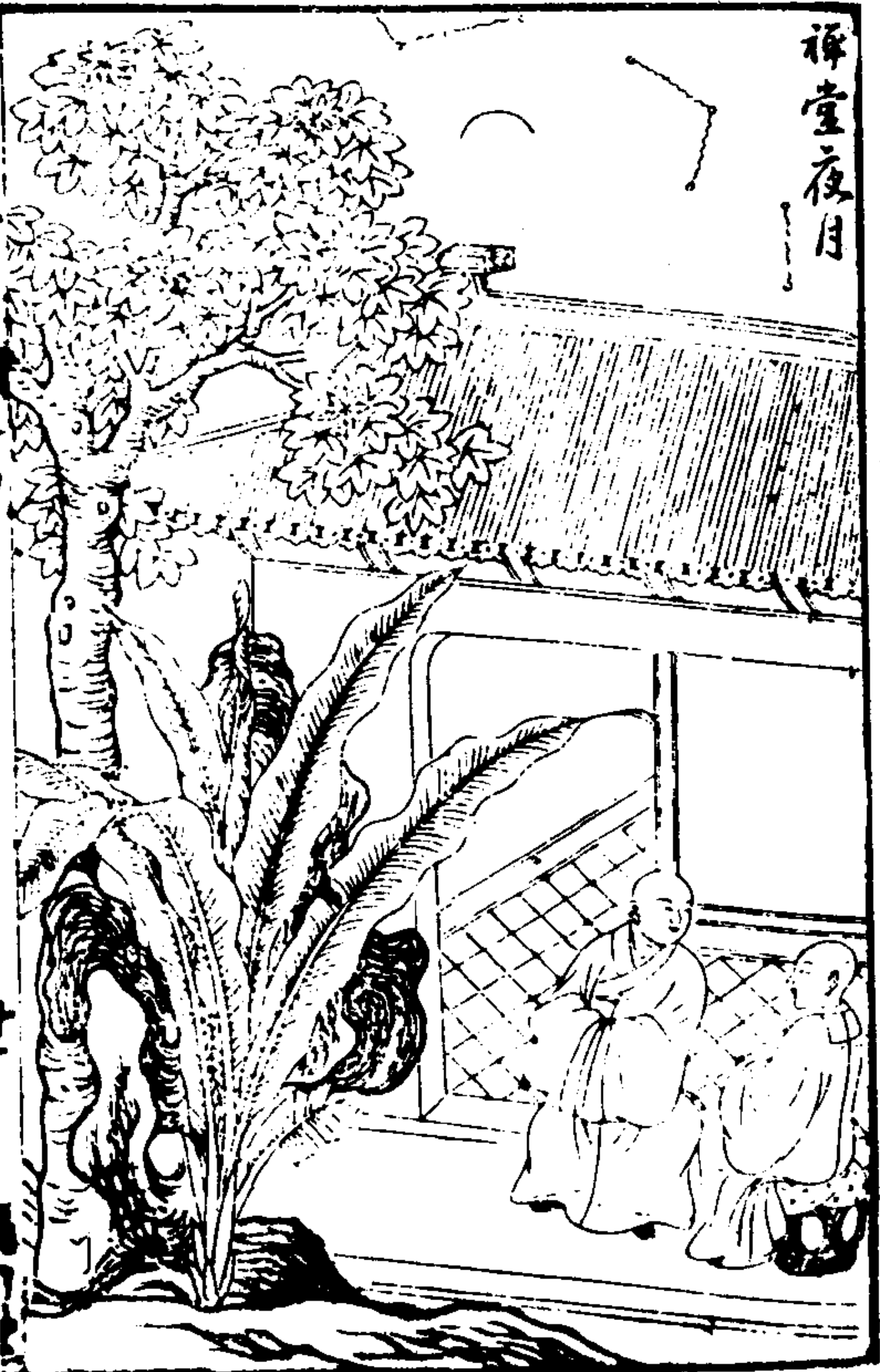
海內奇觀

卷四

二十

張即

禪堂夜月



瀟灑禪堂景正晴窗未闌月從
滄海起人倚碧峰看彩色如雲
動精光似水寒蟬嫁雁有意漏
與誦經壇

海內奇觀

卷四

廿一

張即

天目山圖說 徑山附

天目山有二東目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二千丈西目在於潛縣北四十五里高二千五百丈周迴一百里乃第三十四太微玄蓋洞天也太平寰宇志稱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水因山曲折東西巨源若兩目然故曰天目上有三十六洞為仙靈所居蓋袁目崔巍峻嶻有重岡疊嶂之奇西目起伏飛揚有龍翔鳳翥之勢分青挾翠以萃止于錢唐萬山林立環拱其下若臣伏之狀郭璞詩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是也山有銘勒在龍池東銘曰列岳震表群峰霧裏翠滴烟縹名不可紀袁石公謂山有七絕由雙清庄至顛可二十餘里盈



天目山圖說 徑山附



山皆整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與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幽谷懸巖庵宇皆精三絕也山高石峻聽雷聲若嬰兒啼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其名著圖經聲聞寰宇奇標境內雄鎮郡城詎不然哉
正等禪寺在蓮花峰上褒忠寺在天目東麓去朱陀嶺半里許舊名寶福院明空寺在山麓南十餘里重雲塔在千丈岩上舊有以開舫室今有複閣四層懸崖絕壑者凜然雲深塔為斷

崖所建法雲塔在雲深塔東又有藏雲塔會同塔髮塔

紫霞庵即水閣灣在雙清庄東山礪屈曲宇舍幽寂時有霞光映戶故名西方庵在玄通岩下活埋庵在獅子岩南後有跌座石中峰嘗于此石禪座高麗玉覓而參之曰我師活埋于此乎後人遂以名庵幻住庵在大佛殿東雲封庵即許真君隱處嘗有雲鎖窓扉紫草庵在山南麓產有紫草故名今廢眉山庵在山西麓眉山之上西池庵在山東麓以在龍池之西得名青嶺庵在山西北重雲庵一名草庵書居庵中峰讀書處今名中雲庵西禪庵即鉢盂堂今廢至道宮在山之東今為土地祠環翠堂在雙清庄中背昭明而面旭日左陽和而右紫微群峰旋繞

海內奇觀

卷四

廿

真白堂

排闥送青潔淨明爽此堂為最白雲堂竹木陰森幽邃而敞高白堂群峰拱揖心目爽然月白樓在伏龍橋下天目之水合流于後湍急滌洞清潔可愛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者是已鎮山樓在雙清庄前上奉白衣大士扁曰南海遺踪下敞清淨慈門扁曰西天淨土棟宇峻起簷阿軒翺誠一山之雄鎮也

旭日峰在雙清庄東南旭日照映紅光焜耀陽和峰在雙清庄東昭明峰在太子庵後乃昭明太子讀書之所下有洗眼池扁曰靈沼紫微峰在庄西蒼翠交加清光可掬陂角峰在東塢庵前圍圓聳拔狀如鼓閣三才峰在攢玉峰下三峰並列峭嶮參天攢玉峰在立玉亭東南上有小石峰千百森然如林

玉翠屏峰在大佛殿右壁立萬仞方正如屏上有懸泉數道秀

木千章棲雲峰在藏雲塔東半壁網緝如雲生態翔鳳峰在中峰塔後昂頭垂翼如鳳翽翽玉柱峰在塔西象鼻峰在南峰塔南與獅岩對峙四角皆絕壁中有石乳下垂狀如象鼻相傳峰下有白猿玉瓶沉香三寶香爐峰在活埋庵前狀如香爐五岳峰在圍屏石上五石並立古峭不群花石峰在東塢庵南石鐫玲瓏花紋奪目聳壑峰在立玉亭北四壁皆幽壑莫測其底而此峰卓立于中石縫中出奇松數本偃若蟠龍蔽芾如蓋西來峰在幻住垂崖下瀋王峰在真際亭後昔高麗潘王參禮中峰處悟真峰在重雲塔前下有悟真洞浮圖峰在金仙庵西巨石

海內奇觀

卷四

廿

真白堂

數層如浮圖疊砌迎仙峰在堆玉澗上聚仙峰在迎仙石鼻仙峰在聚仙下仙童峰在四仙臺左玉女峰在四仙臺右二峰排列有俊雅姝麗之態昂首峰在絕頂西天柱峰在絕頂上直豎二石若柱上鑄天下奇觀四字蓮花峰在天目西麓奇峰如出水蓮花自麓至頂約十五里上有大覺正等禪寺下有無門庵獨角龍王廟獨角龍池

獅子岩在獅子寺西岩石雄踞狀如狻猊有西來庵必關舫飛雲閣依岩締構高低凡四級下有張公洞洞西為煉丹池有四足異形之魚五六尾蟠龍岩在悟道亭下石屈曲如龍蟠伏虎岩在中峰塔右石踞踞如虎伏玄通岩在西方庵右石高數百

丈鍊丹岩天目之支峰也層崖峭壁屹立萬仞石色赭赤因以名焉岩下石室可坐數人室傍有泉出自石竇深廣約數尺泓澄瑩澈四時不竭遂名丹井井石隆起如曲突狀突上墨黑如烟所燻遂名丹竈皆好怪者狀之也響水岩在重峰之內步履者聞其中水聲泠泠不絕竟難覓其支流紫微岩在山西麓石皆玲瓏奇狀不一翠微岩在倚翠亭後上有翠竹蒼松奇枝異木芝草岩在西尖之西有采藥者見上有五色芝草接長竿採之色遂沒後數日左右有芝皆翠色遂不敢採至今隱現不常斷壠在其西南石倉亦在其西坎衆山鱗疊宛若倉廩觀音岩在半山路傍突起一石高大各百餘丈供觀音像于其上千

海內奇觀

卷四

廿七

觀音堂

岩在獅岩之前自上觀之莫測其底龍穴其大逾寸穴外回環之狀徑二寸許若有物盤旋而成欲雨則雲氣先出石城在山西尖之西南章村之隣境高數丈南北五十餘丈其外可履內深邃不可入若城之大小墜石門有二嶺東西各一高者二十餘丈小者百尺自張公舍眺之兩扉對峙一山之絕致也古記云西嶠落暉未張于錦繪東烏炎彩先布于甍甍石庵在西尖頂至為高峻上覆巨石一片非人力能舉立石遙觀心神暢悅石柱一長一丈一長二丈豎削平直宛如斷成擊之其聲清越石版亦在其上長短大小不可數計皆平淨如砥有全解至地者有解未盡者今錮痕線道猶存其解至半者用大石粘架定

信非人力所能及好事者欲挈而下輒有風雨蛇虺之變望江石在雲封庵之右隴軒然特立高約百餘丈下銳上豐須繡楹級乃可登遙望浙江如一帶海門日上紅光耀目石屋去張公舍不遠常有陰雲怪風生于白晝石鼓在西嶺外塢南下磴道盤折形如鼓周迴百餘丈擊之如鼓聲鐘樓石在半山崗高數丈望之疑烟翠黛四敞如樓絕類羅浮七星石在雙清生煎狀如北斗眠牛石在觀音岩上臥石如牛下有眠牛亭潮音洞圍屏石在斷崖塔西北羅列如屏前有三石斜倚于上長十餘丈圍丈餘一石腰有斷痕三四寸而不絕仙臺石在屏石前平正光潤如八仙臺鉢盂石在普同塔前下有真氣洞淨瓶石鶯哥

海內奇觀

卷四

廿八

觀音堂

石童子石俱在觀音岩佛面石在象鼻峰按劍石捧印石在具仙峰仙容石在石門西醉仙石在仙容石西二石斜倚若醉翁頂包募化之狀石巷去張公舍二百餘步四圍簪拔石罅一徑深三十餘丈藤木交蔭森然可畏新婦石一名望夫石在西峰半山之中道而東昂立勢高五丈天然人形與東自新郎石相對雷神庵在西尖半山間西方庵之右每天雷電但聞雲中作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張公舍在山南峭壁門濶五丈高二百餘丈即漢天師隱室房有張公小舍相去半里一名天師外室捫蘿而入可坐數人徐仙姑庵在西尖之北與深坑相隣形若

道家輪藏中有石柱至地四面環望垂石如榻可設臥具云徐
仙之妹于此飛昇又有圍棋石圍廣各數尺平坦滑潤不生苔
蘇仙壇在雲封庵之北相去十餘丈即許真君禮斗之所許遇
宮在西尖下乃修道之邃宇仙樂在西峰絕頂每陰靈欲舒久
晴欲雨是夜必聞空中絲竹具舉越日或在峰尖或響岩谷鄉
民樵者聽以為候山池仙池俱在西尖絕頂之上深廣各二尺
許久旱不乾久雨不溢每遇歲旱四方禱雨者皆請池水虔禱
即雨雨即送還池水天目之名以此洗心池在環翠堂左廣四
尺深三尺清澈如鏡可鑑鬚眉盥洗池在真際亭西冬夏不竭
洗鉢池在張公小舍上龍池有三上池中池下池俱在東北峰
海內奇觀 卷四 廿九 東白堂

徑山高三千餘丈週迴五十里乃天目之東北峰有徑通天目
故名東西二徑盤旋紆委飛登而上各高十里許層巒峭壁峰
秀環奇而長鸞偉觀豁人心目加以皇木陰森嵐霧杳幻登之
者莫不訝其非人世也七峰羅列內括一區平林坦壑靈踪其
跡不可勝紀

山在臨安縣之北距可四十里上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額
載唐崔元翰文歸登之書山之陽東西二徑松檜交錯盤鬱
海內奇觀 卷四 廿九 東白堂

醫尋丈之間語聲聞寂躋稜層披翠蔭盡十里許下視來徑青
虬蜿蜒搏岩騰霄其巔峽東洞隱幾不容並行已而內括一區
平林坦壑四面五峰如手豎指一峰南絕卓為巨擘屋蓋高下
在掌中矣其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歲率一來雷雨
暝暄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傑木綠杉翠桎千千萬萬
若神官蒼士聯幢植葆駢隣倚徙沉毅而有待者迸溜周合鏘
然璆然若鑿行珮翹而中節者西岑之北數百步屹然巨石屏
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噉石崑
金崑被谷修竹茂密東徑坎窞為池游魚曠空西經東折躡南
峰領脰之間平地砥然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陰四之

橫柯上聳如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偃松之南
一目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攀雲馭雷騫狀類互出
若古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指群山屬
聯三露罔脊矯矯剪剪咸有意氣

凌霄峰高而秀拔徑山之主也丈人峰一名天顯峰堆珠峰又
名銓五峰鉢孟池在其陰御愛峰宋高宗遊幸凝立顧愛遂名
明月池僧妙喜鑿在明月臺下洗硯池東坡洗硯處佛勝水在
石岩下又有朝陽峰鵬搏峰冥坐峰
西徑山有天掌峰驪珠峰瀉玉岩沆雲池

海內奇觀

卷四

十一

東山

新鐫海內奇觀卷五

兩越名山圖說

錢唐

臥遊

圖

楊爾曾

輯

東海之墟有二越焉於越當其北甌越當其南其始一越也皆
禹之後王句踐之所治也漢無終始自別為東甌天台以北則
於越之故都雁宕以南則東甌之別壤故紀兩越名山自南明
始

海內奇觀

卷五

馬曰堂





海內奇觀 卷五
 南明山者新昌城西南二里五代錢氏所創寶相寺也路經盤谷而入峭岩逼漢刻其中為彌勒十丈曲欄飛閣錦棚縹瓦咸自外附麗之久而化為烏有今移其寺于右偏山巔有闕中秋月正墮影于中谷口有湖築長堤植榆柳馬風和日暖柳絲垂垂蔭人谷中石氣清無留雲障霧枕流漱石良不惡也
 雪竇在奉化之西出縣城十里日嶺之坂有石馬亭亭然偃而頤銳而肖髻以類人也為夫人廟祀之又二石高與夫人肩鏘夾長石如巨鱗齒齒足玩又四十里山靄明滅翠微有亭榜雪竇馬歷峻坂數十盤乃望官曲道樹宋應夢名山碑復數百武為山門則平疇沃衍非復萬山之巔中起一石阜廣不盈畝枿



栢森蔚海鶴巢之名含珠林東西兩澗水合為閣道履之名觀
瀾閣南澗有沼石文如錦名錦鏡池又折而南兩澗合流之水
垂瀉于千丈岩下懸為瀑布虎豹吼而震雷轟也寒飈從水中
與飛沫俱起四顧戰戰不自持名龍隱潭又十里為上雪竇舊
有藤龕僧和庵巢其中日令雙虎頸掛大竹筒來寺乞齋為守
龕弟子今僧去而龕廢矣此山奇峭幽邃烟雲滿壑亦海上之
一奇也

四明者天台之委也高一萬八千丈周二百十里自鄞小溪入
曰東西明自餘姚白水入曰西四明自奉化雪竇入則直謂之
四明山山盤互竹樹葱蒨衆壑之水亂流爭趨入益深猿鳥之
海內奇觀 六卷五 三 吳口堂

聲俱絕悄然嗜嘔顯氣覺與世界殊絕道書稱第九洞天峰凡
二百八十二中有芙蓉峰古隸四明山心字山四穴如天窗隔
山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山北有潺湲洞洞下曰過雲岩
雲縹緲不絕者二十里人經行雲中故云山南曰雲南山北曰
雲北山無古剎人跡罕至大約東海之上惟天台四明群山罕
儷焉

東湖者去鄞三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灌鄞七鄉一名萬金湖
湖口有堰堰前有喬木玉几山有阿育王寺昔劉薩訶得佛舍利
于地中置塔以藏塔高不及尺四隅角起非木非石懸舍利
于金鐘下大不踰景菽色黃白焜耀動搖無定時蓋宇宙之神

奇也

禹穴在稽山之麓山之東龍隱若劍脊西嚮而下皆石也石之
中藏窆石焉其形如椎高與首齊扶之或摧曳之不起蓋異物
也俗稱禹葬衣冠于此或云禹陵在壠後展三峰而帶湖有穹
碑大禹陵者是此特以藏金簡玉字書也左二里為稽山鎮西
北五里則宛委山山有石匱穴其中為陽明洞天名在道書第
十一昔大禹發之得赤珪如日珥珪如月又得玉笥秘圖悟百
川之理賀季真則謂黃帝藏書于宛委禹得之而復藏之名焉
穴云會稽山群峰簇擁水遠鑑湖有賀季真舊宅自鑑湖至楓
橋美竹嘉樹相望十里至蘭亭亭有曲水有鵝池墨池曲水非
海內奇觀 六卷五 四 吳口堂

其舊當是溪流失其處耳昔人謂行山陰道上如行鏡中秋冬
之際殆難為懷昔矣哉苧蘿村有西施浣紗石
釣臺者漢嚴光隱處也兩崖峭立夾黟葵之水而下桐廬宛曲
如游龍者七里水漲則磯激如箭山腰一巨石對峙突兀欲傾
名以釣臺天作之矣好事者亭其上左垂綸百尺右罾鼎一絲
登臺而俯深淵水靛如綠玉山麓萬木參天其翠欲流祠顏聖
人之清然哉隔水為白雲原唐方雄飛隱居其上塚則宋謝阜
羽所勸哭而終焉者二子慕先生風如梁伯鸞覓葬于要離側
之意過嚴陵瀨入蘭溪水行二百里金華三洞之勝
金華山高千丈一名長山又名北山山巔雙巒曰金盆曰玉壺

壺水分兩派下下山之陽者由山橋以達于溪瀉山之陰者由鹿田而入于洞盆水惟一派落而為赤松洞山橋者兩岬峙百仞上有石橫跨之溪流上注焉故于諸澗為尤勝山之右為赤松山又右為知者寺寺在芙蓉峰西畔出城二十里乃至西去為三洞東行乃望紫岩石東三里則赤松宮長松茂竹澗水如環流宮傍山為皇初平叱石處石色蒼白臥立各異態宮東北兩岬間則小桃源在焉水石相搏時引出桃花數片可賜也西三里為東西鹿田俗稱王女驅鹿而耕也五里為三洞上朝真中水壺下雙龍雙龍外洞堪百榻石壁上現仙桃霞衣龍首左昂而尾右垂內一穴如奎頤水淙淙從中出即伏流洞外舊有海內奇觀 卷五 五 張白室

劉孝標所卜築者洞飛霞瀟水廣而紺碧如厦屋然道書亦以此為三十六洞天之一
仙都者鼎湖也世稱軒轅鼎成上昇而五色雲見故邑稱縉雲道書廿九洞天也山去縣二十里為桑潭為步仙橋懸崖千仞色白如抹名仙人榜上有謝康樂王龜齡朱晦翁諸刻從小蓬萊穿合掌洞為龍舌州上而登嶠百級為忘歸洞下洞里許入玉虛宮宮右一石如天柱高數百丈方圓半之巔有湖久雨則湖水溢下湖畔大木龍從如虬龍此鼎湖峰也傍有伏虎岩蒼龍峽出峽登舟則順流經練溪至群玉臺觀五老峰下渡石橋出響岩則陽谷洞洞三竅如連環其一寬敞見天東壁二竅如甕牖中有懸柱隔之初陽出時巧當其實鼎湖峰屹立于前宿霧欲收翠色尚滴澄波在下倒影半浸亦令人心目為舒然始婦仙釋諸岩皆以意名之不其肖也
南明者麗水南明也以別于新昌新昌南明登盤谷中面孤崖麗水南明踞城之南曠覽一邑初入有石梁跨壑如蛟龍蟠水中寺後兩石相倚人行石下不見日月之光名合掌岩上有高陽洞葛洪隸靈崇二字并米元章南明山三字俱刻于壁崖下二井天欲雨則井中出雲人呼為龍窟云
石門在青田境中發括倉踰石帆五十里方至洞口雙峰鵝峙巖紫入雲中是名石門迤逦而入平原若曠西南天表瀑布落

黑學夫壁而下潭掛流幾七十餘丈非烟非霧亭以噴雪潭空
洞沉碧疊石中流若砥柱當前又有歛洞在石壁下飛沫隨風
時時入洞霑人衣俱濕李白云山光水色青於藍然哉上有軒
轅丘道書以為玄鶴洞天云此地行溪澗中大都嵐氣依人曲
曲如畫不獨瀑流之奇也

江心寺者永嘉大江中孤嶼也城抱九山為九斗門嶼與之對
時海濤日夜噬其下左右造浮屠鎮之如兩龍角然當其青天
不動滄海無波春日初長晴江似鏡塔影東擲晚渡爭喧憑江
天閣而眺亦一樂也若夫隔江烟火如天星錯落則在雲陰之
夕佳海潮奔激西去有聲自顧身在嶼中如泛銀河上下則月

海內奇觀 卷五 七 辰白堂
明之夕為最

南鴈宕者以別于樂清鴈宕也北鴈踞孔道士大夫乘傳多過
之惟南鴈僻無聞焉出平陽之南舟下西塘十里為荆溪為寶
勝寺又為智覺禪林石齒挂舟陸行歷三溪則石門樓山左巨
石嵌空如琢右為屏風三疊應之宅不能盡名者如圭如笏如
芝房燕壘備極巧態有兩石十仞夾峙名石華表則石柱寺寺
有數洞游人以西洞為佳上窪下窳鐘乳自罅滴槽中云仙姑
泉也前穴石為月牖可攀望其外右行半里雙壁插天石梁橫
跨之下俯萬丈深窅不可測峰頂亦有雁湖大規視北雁為小
而峻峭拔兩宕無殊焉

玉甌峰者未至樂清二十里岐路而入夾石為門流水中貫桑
麻蒲林儼然避秦桃源也峰頂巨石成山如負甌山麓半腸盤
曲石立如人山腰有飛泉一道自空注下時有鷄聲若在人頂
乃洞中黃冠所畜啼時聲徹下界也由左陟其巔及下至洞瀨
嵌空如簷寺其中不設椽瓦塑孫真人像亦奇矣哉

五泄或作五雪去諸暨縣七十餘里一路多頑山無卷石可入
自者直至青口兩山夾天如綫山石玲瓏峭壁若疊若鏤數里
一壁潭水滑清流壁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云是沉香樹一年
一花猿猴所不到其他非奇壁則皆奇花異艸幔山而生紅白
青綠燦爛如錦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他山絕異又十餘里

海內奇觀 卷五 八 辰白堂
始至五泄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口天尤狹而奇峭率相類

山形或如爐如鐘鼓如屏障劍戟皆拔地而生溪傍天竹成林
又石壁青削似綠芙蓉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色如水浣淨插
地而生不容寸土雙瀑從巖巔奔瀉沿歷五級始下注溪壑雷
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也寶元中
僧咸潤來游嘗作五泄十題云五泄西涼夾岩龍井石鼓石屏
石門俱賦岩禱雨潭桐星岩
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濶初時若夏屋少進徑微久濶
復如前洞中形似蓮花人物之屬甚多凡三四折至一孔極小
非匍匐不能入中有嶺四五洞深處有淵隔絕不可行

補陀洛伽山圖說

神州之內有三大山為震旦佛國者西我眉以曾賢北五臺以文殊而東南洛伽以觀世音梵書稱補陀洛伽山華言小白華山蓋昔大士以耳根圓通證無漏果而紫竹梅林實善財與諸大菩薩環遶說法之地其山僻在窮島海天萬里吞吐日月出沒魚龍每一騁望則扶桑若木近在几席間洵海外之靈壤方中之奧區也今天下上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僧尼道流善信男女遠近疊疊罔不匝經捧香搏額彌足梯山航海雲谷電奔來朝大士而大士靈真玄鑒隨力大小緣厚薄誠淺深輒應之靈蹟神光金身瑞相白衣縞帶紺目翠眉五雲幢蓋七寶瓔珞香花勝鬘仙禽佛燈時時有之故姪汚者望山而水銷狡凶者瞻容而霽化慧根者頓悟而日朗迷真者立徹而霧開寶石之靈于梵衲金光睹異于王人寶冠感瑞于蓬山蓮花戢武于哈喇唐宋累朝咸知信向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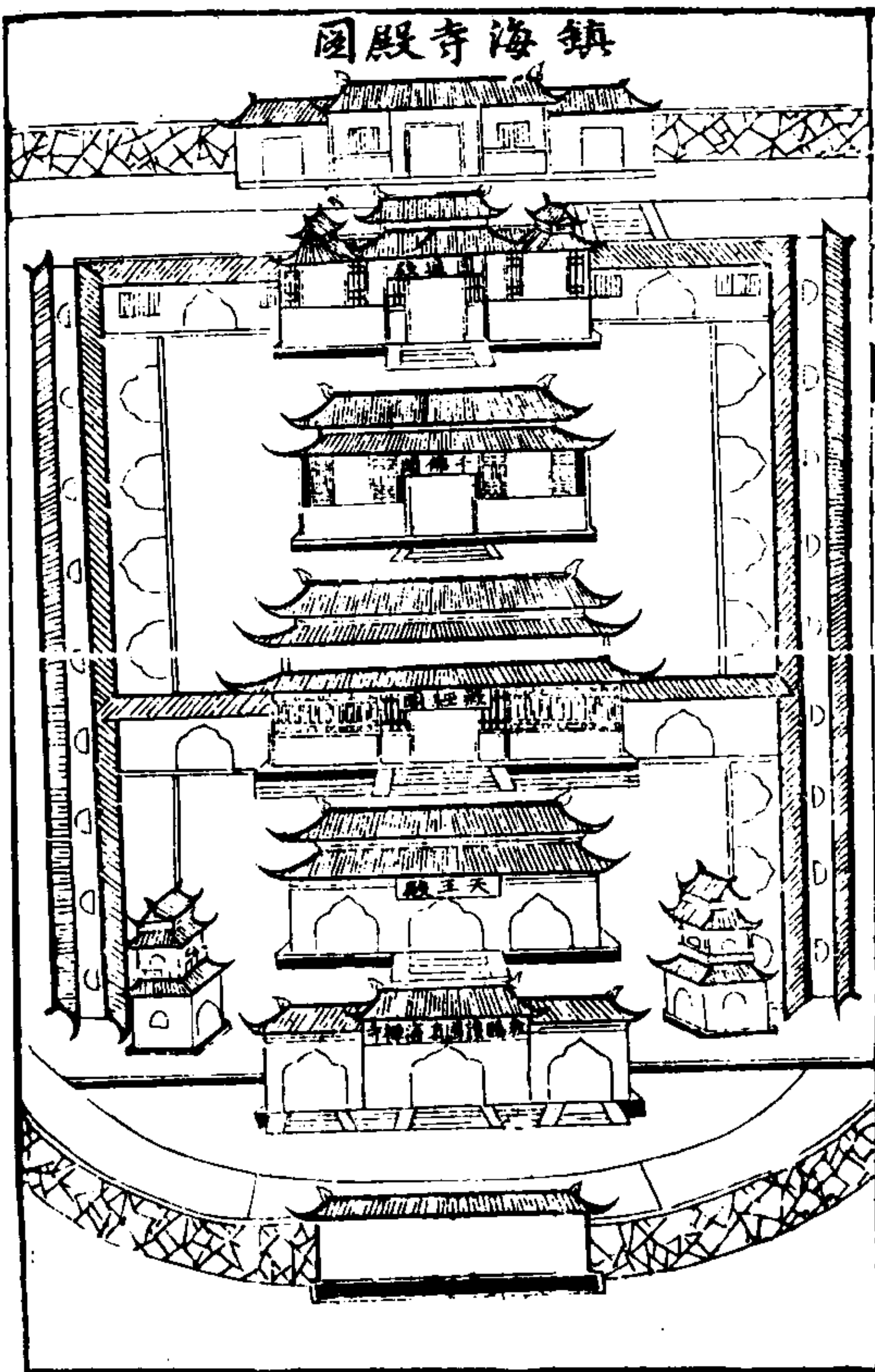
海內奇觀

卷五

九

庚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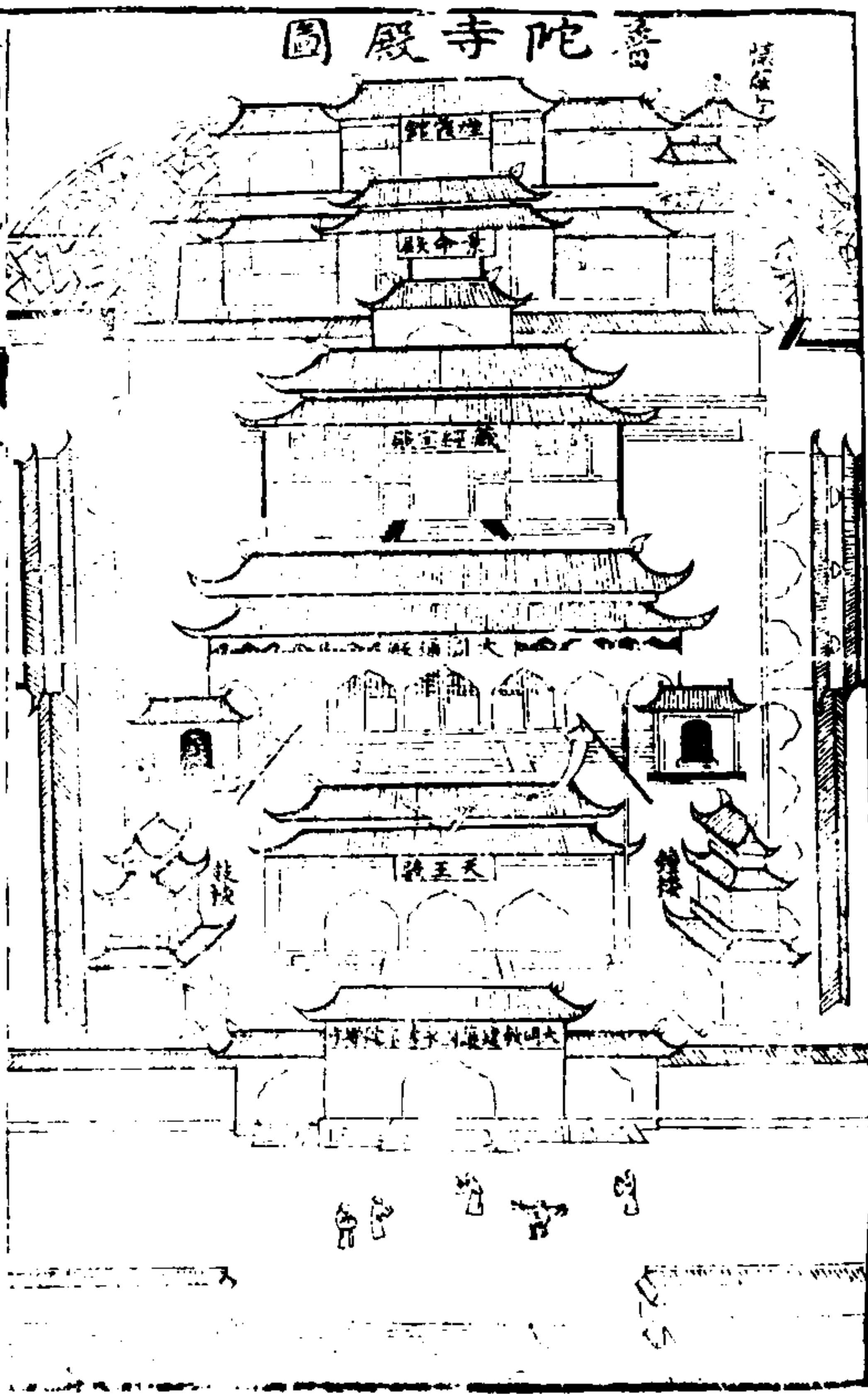
皇代益以尊崇於戲感矣哉唐王勃讚曰南海海深幽絕處碧紺岷峨連水府號名七寶洛伽山自在觀音于彼住寶陀隨意金鬘戴雲現兜羅銀世界衆玉粧成七寶臺真珠砌就千華蓋足下祥雲五色捧頂上飛仙歌萬種頻伽孔雀盡來朝諸海龍王齊獻供寶冠晃耀圓光列縷絡遍身明皎潔臉如水而瑞蓮芳眉似天邊秋夜月繡衣金縷披霞袂縹緲素服褊袒臂玳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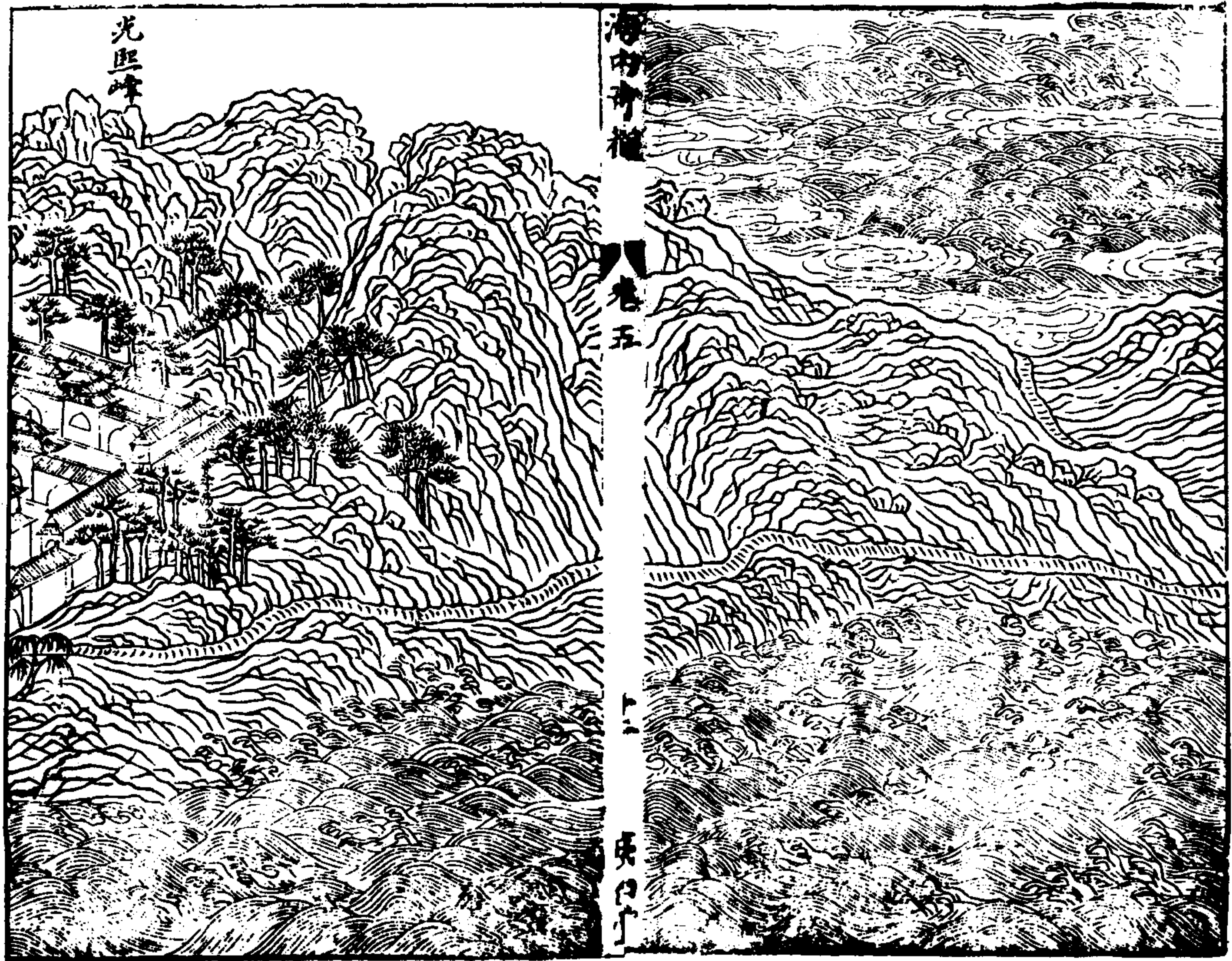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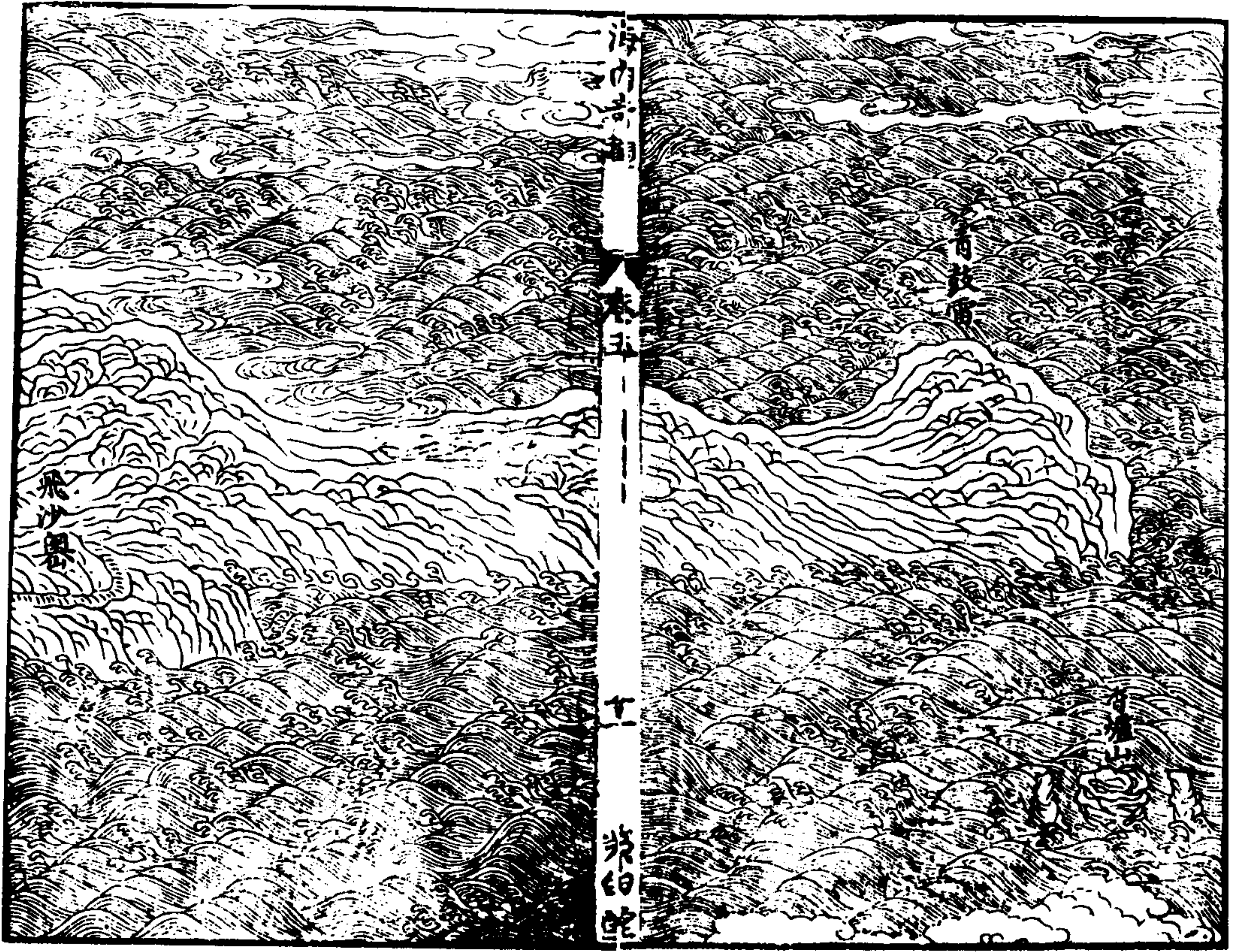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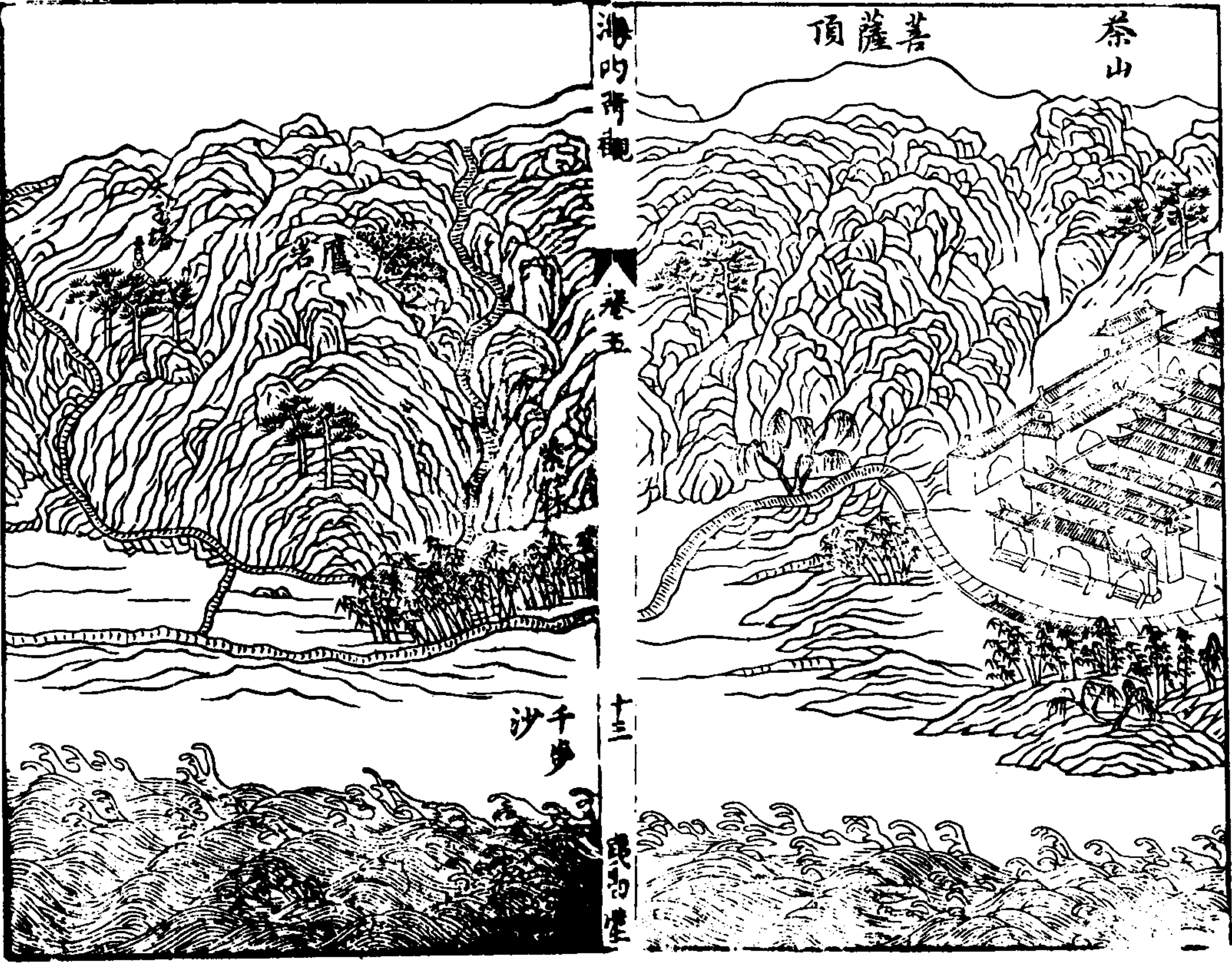
海內奇觀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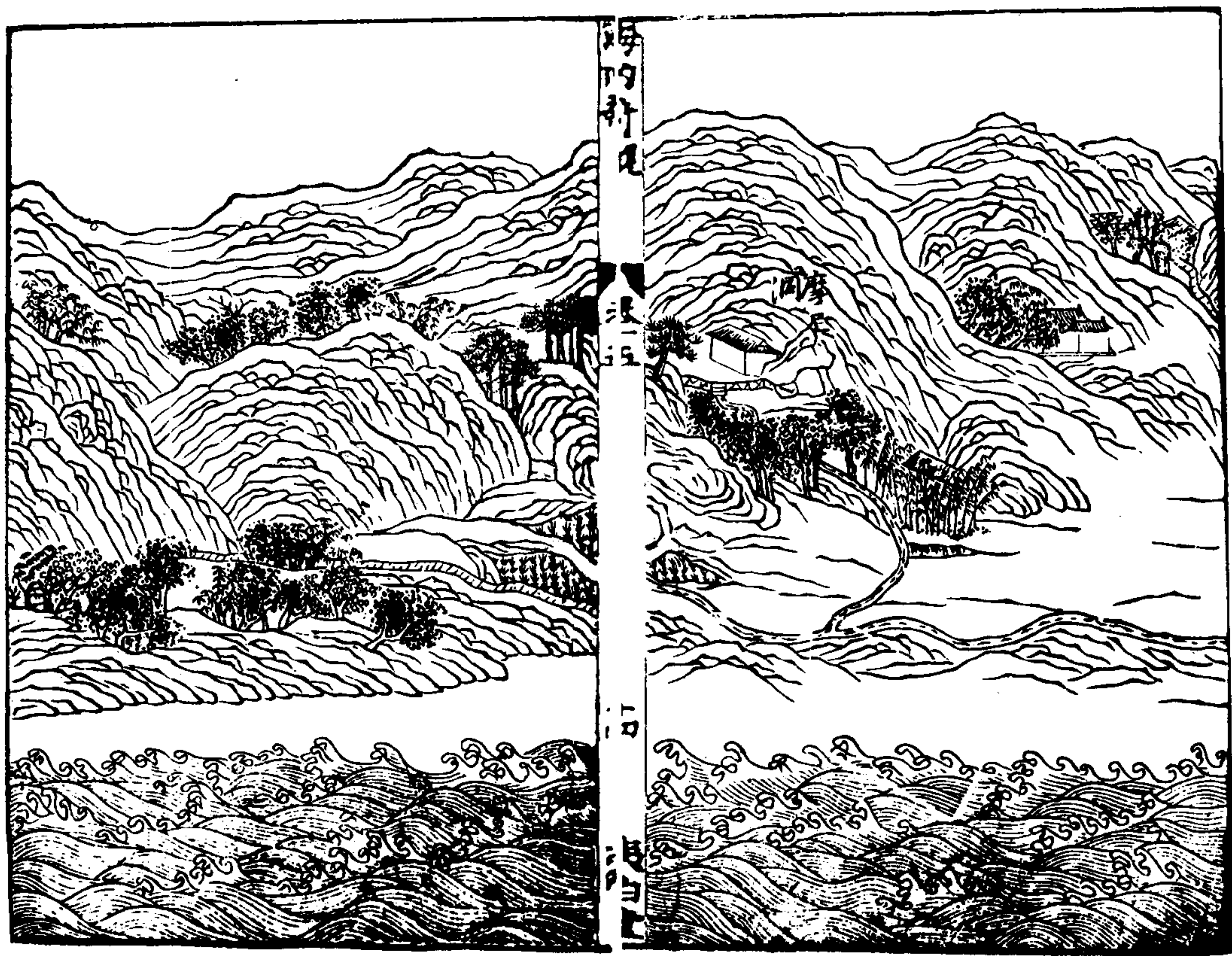
庚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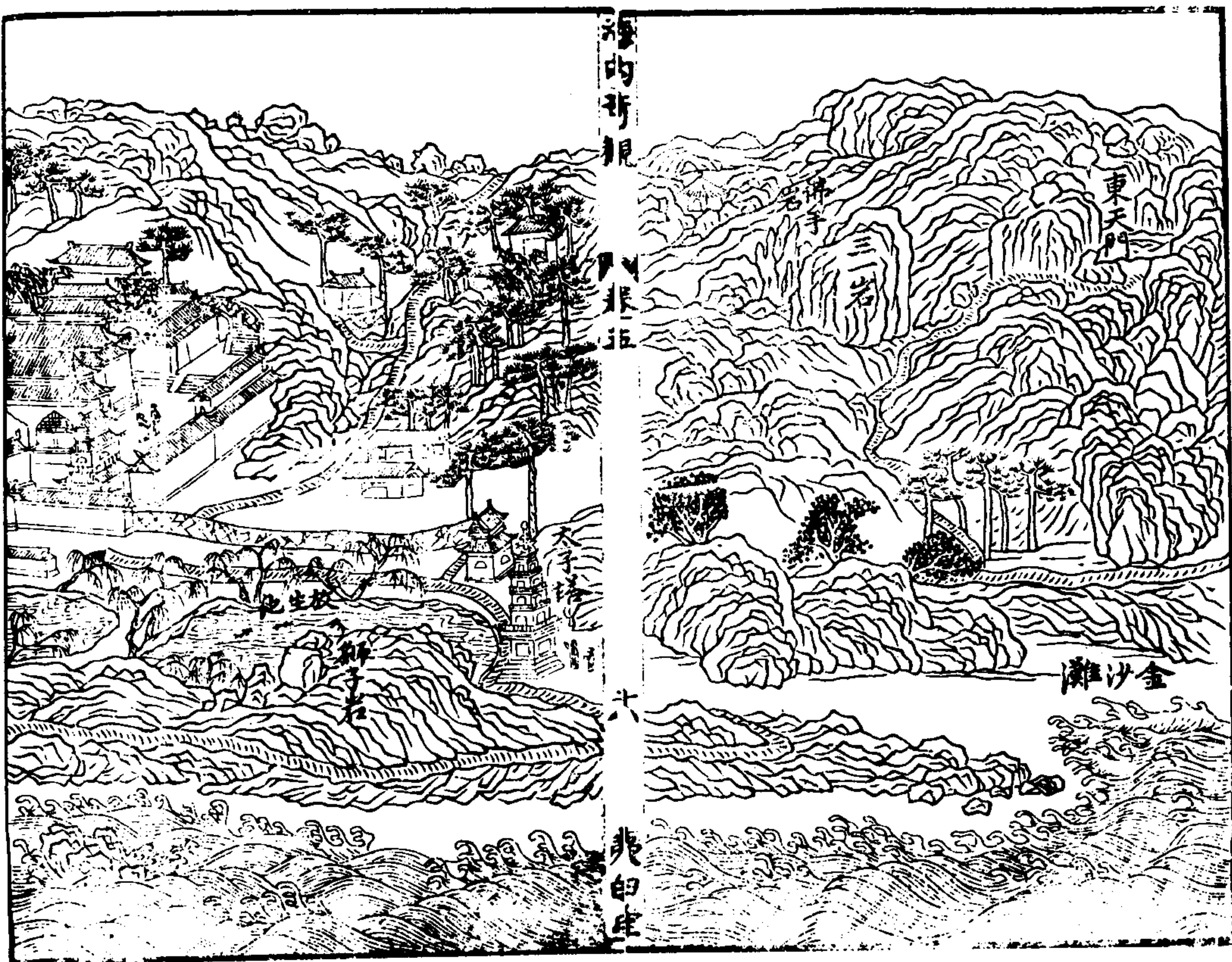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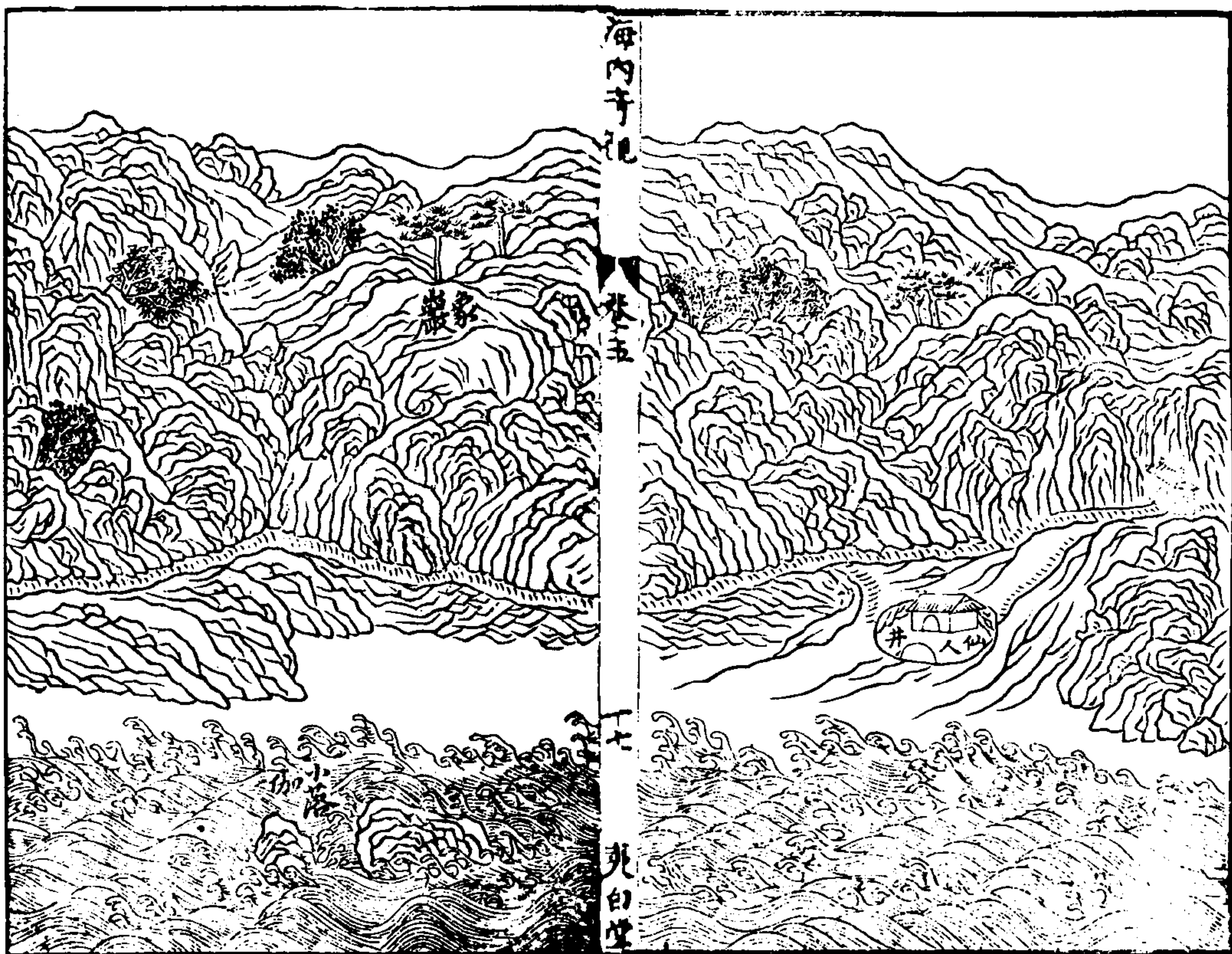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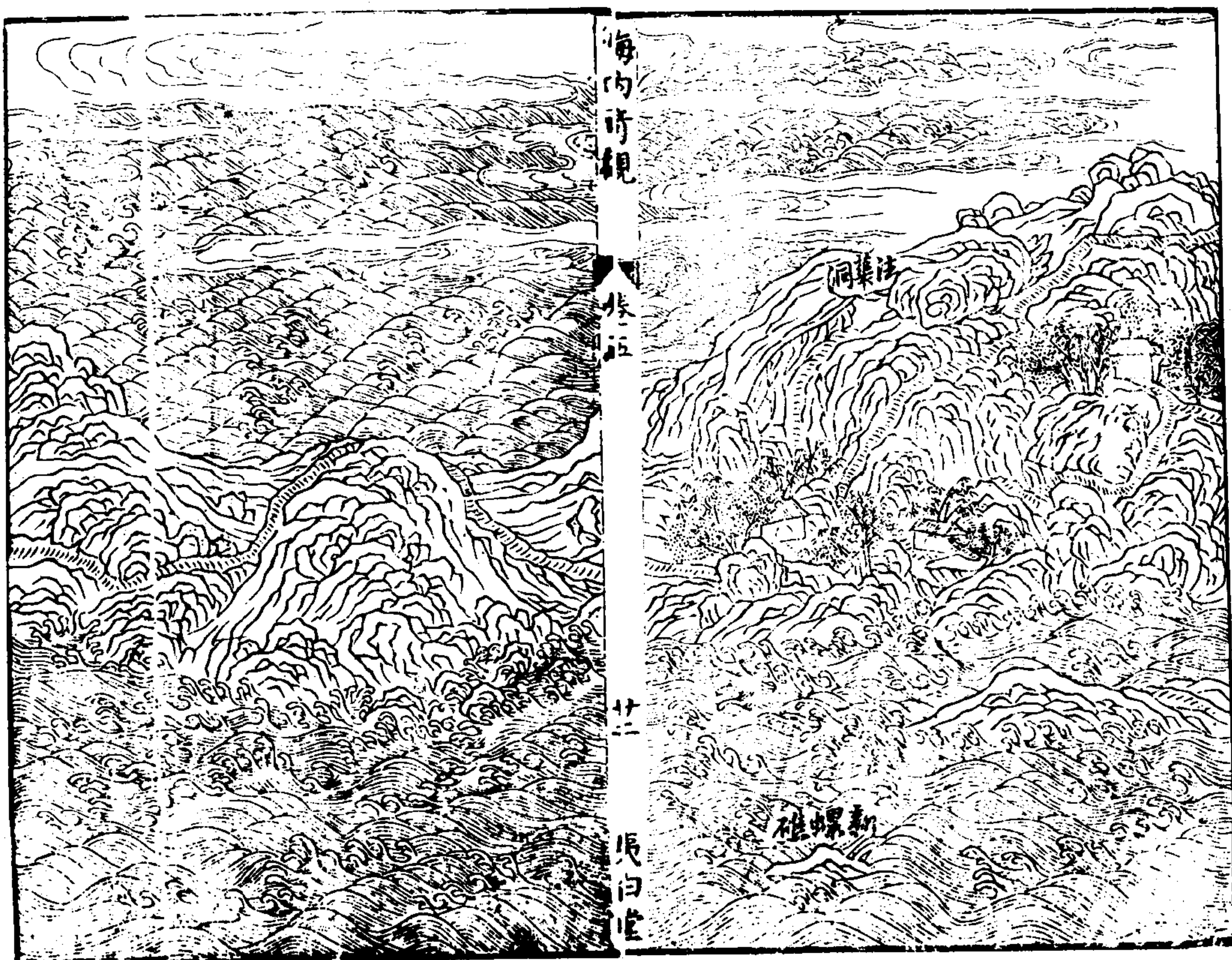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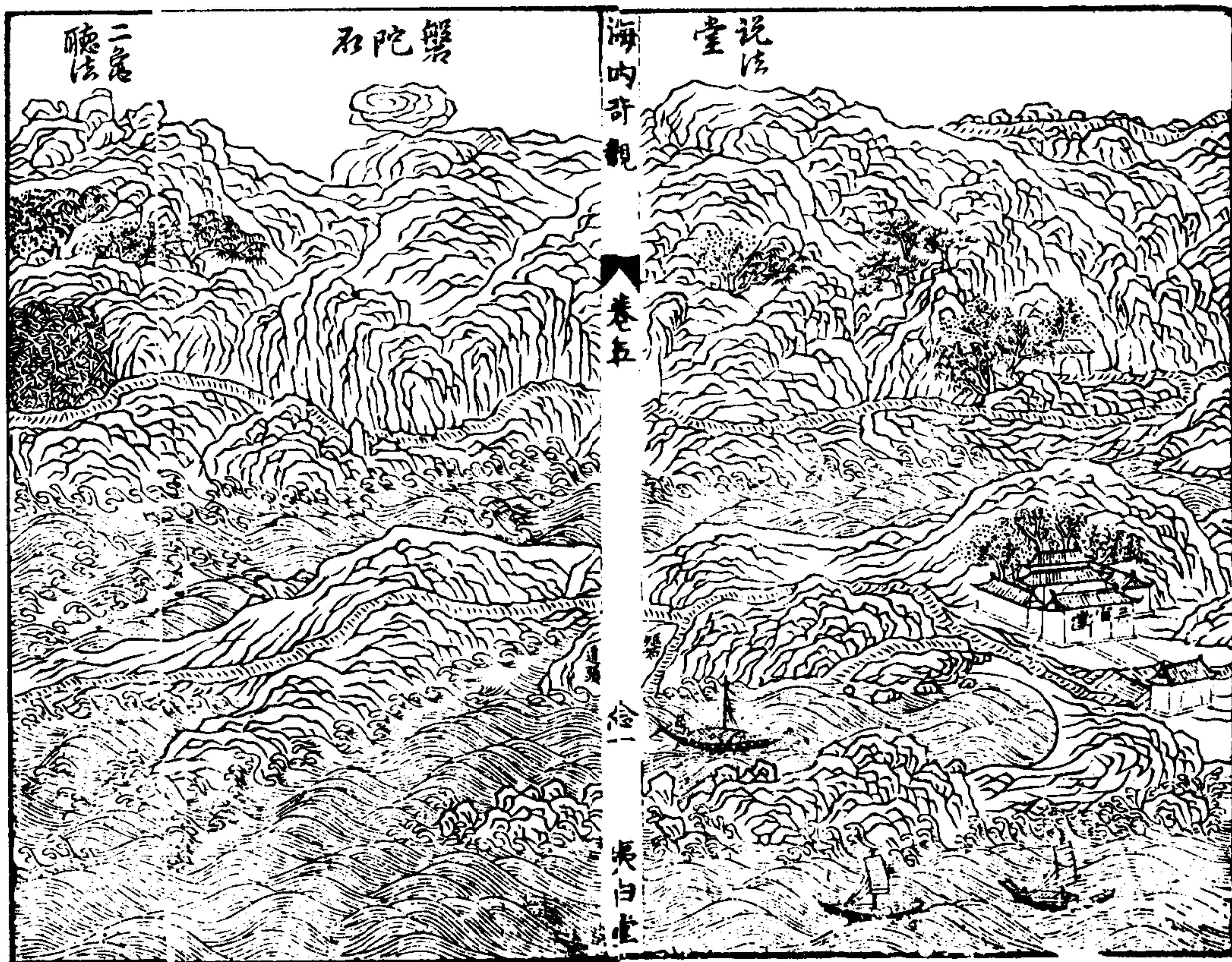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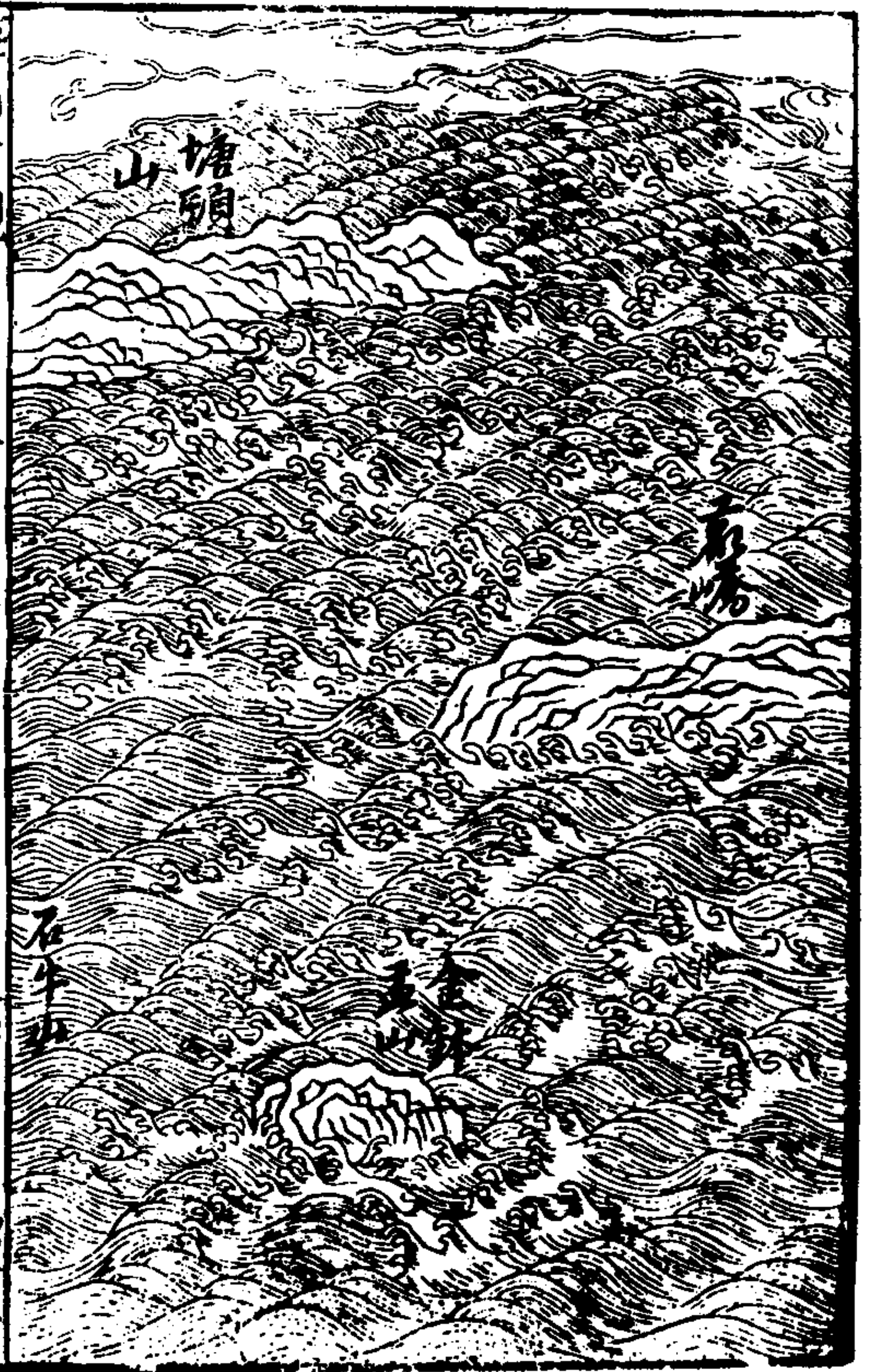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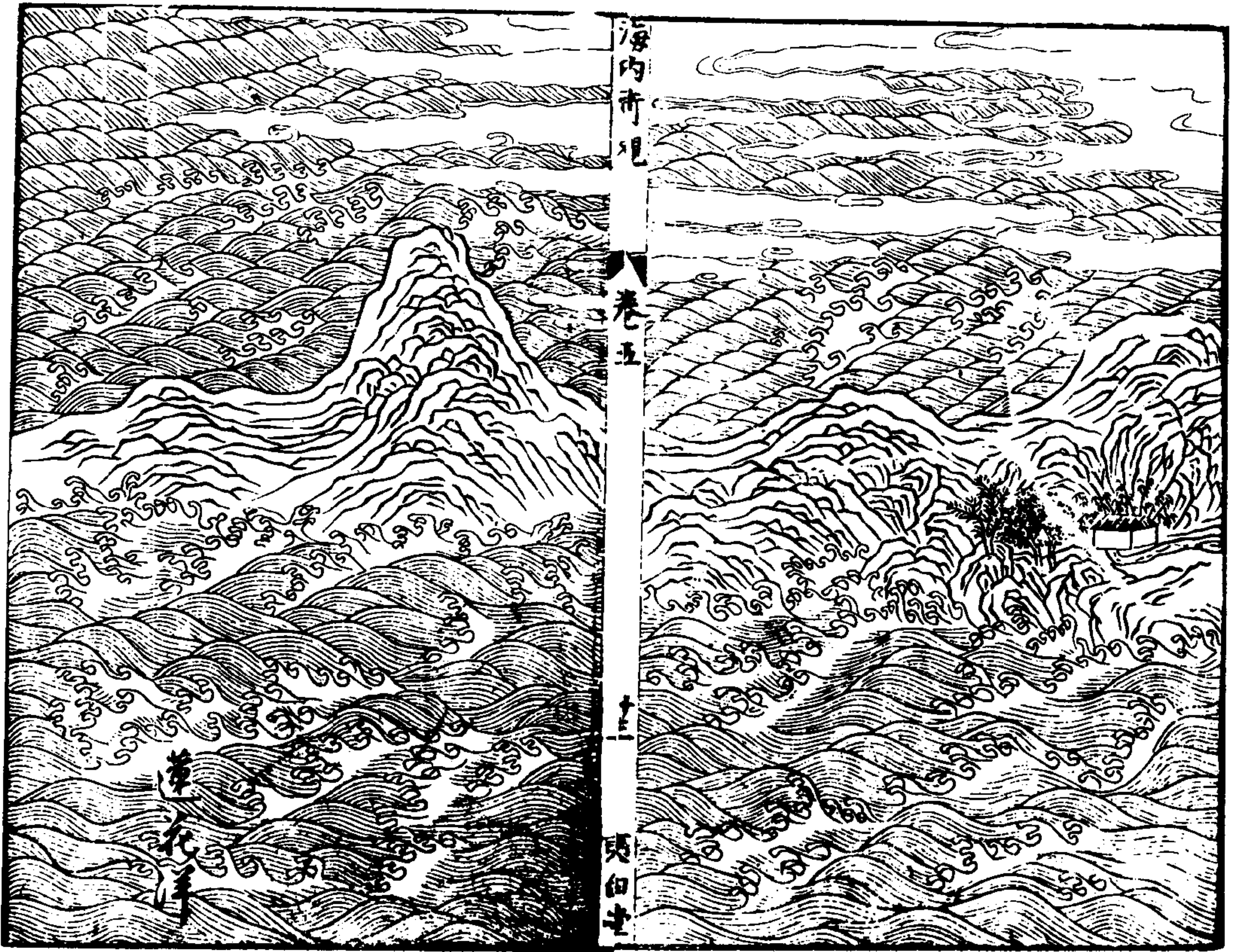
新鑄海内奇觀 卷五











海內奇觀 卷五 十四
 珂珮響珊珊雲羅綺帶真珠綴紅纖十指凝酥膩青蓮兩目秋
 波細咽頸如同玉碾成羅紋黛染青山翠朱唇豔齒排玉珂端
 坐昂昂劫幾何化身百億度衆生發願沙河救鼻阿我慚我媿
 無由到遙望觀音悲讚歌大聖大慈垂愍念願舒金手頂中摩
 觀音滿願真言曰唵阿嚕力迦娑婆訶
 由明州城出桃花津六十里至候濤山一名招寶山是為海門
 石磴岑欽隘隘且峻及其巔始得平岡城之謁大士不能渡海
 者多于此遙祝云東有望海亭望大海與天為一航海抵翁州
 洛伽山周圍百餘里四際無岸孤懸海中海船過島下僅僅一
 木葉浮漚而已自山東行西折為潮音洞乃大士示現處洞上

有穴如天窓仰窺日星俯瞰海島金沙細軟石罅深黑海濤日夜來嘯吼其下舊有石橋橫亘可以瞻禮今崩廢又西則爲善財洞以善財二十八叅得名巖巒峭嶒表及中窟崖上珠泉散滴若垂纓不斷號菩薩泉瓶罌盛貯可洗目疾前入海數尋有確突起如瓶爐狀土人云曾有老僧秉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窾有光大如盤盂側首睨之寬引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北轉得磐陀石山巖怪益高登石如控東望宵宵想像高麗日本如青螺一抹杳靄烟際乍有乍無微風不動天鏡涵空澄碧萬里海鳧鷗低飛亂鳴黃雲滿島驚濤拍天颶風吹人欲起山搖搖如欲浮去五更望日出扶桑巨若車輪赤若丹砂

海內奇觀 六卷五 挂 庚白堂

云自東霍山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立旋繞小嶼屹如千丈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山爲隣中畔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攪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扇有石龍蒼白角介鱗鬣皆具蜿蜒跨官亘三十里舟經西轉別爲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爲胸山岱山石蘭山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爲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八案于會稽之水又南則爲黃公墓黃公赤刀壓虎不行爲虎所食者也

補陀十二景詩 海內奇觀 卷五 六 庚白堂

梅灣春曉

梅尉丹爐火不溫疎枝淡月島烟昏只愁海叟吹龍笛擲落羅浮萬樹魂

茶山夙霧

龍宮蛟室霧網縕幾樹珊瑚認未真裏賴霞高十丈紅綃恐是獻珠人

古洞潮音

海濤飛雪復春雪寶殿疎鐘入夜分朝自碎鈞僧自定悟來原不是聲聞

龜潭寒碧

清江使者夢冥冥五兆空嗟朽甲靈豈是來遊蓮葉上水天涼
冷月痕青

天門清梵

野衲齊緇貝葉書聲聲遙度暮沙虛神龍聽法妖蛟舞親見如
來金脣舒

磐陀曉日

黃烟黑霧草溷溷忽破天昏五色殷誰駕火輪堆雪浪赤光如
矢射千山

千步金沙

黃如金屑軟如苔曾步空王寶襪來九品池中鋪作地祇疑赤
海內行規

脚踏蓮臺

連洋午渡

波上芙蓉盡著花香船蕩葉渡輕沙珠林只在琉璃界半塵紅
光見海霞

香爐翠靄

博山突兀海孤懸日對軍持大士前不用旃檀燃佛火曉來嵐
氣自生烟

鉢盂瀉顯

應罷東行大眾從遍施香飯說禪宗更看一酌滄溟竭此物由
來制毒龍

洛伽燈火

熒熒一點照迷津光奪須彌日月輪萬劫靈明應不滅五燈傳
後與何人

靜室茶烟

蕭蕭古寺白烟生童子烹茶煮石鐺門外不知飄急雪海天低
與涼雲平

海內行規

卷五

七

馬曰

新鐫海內奇觀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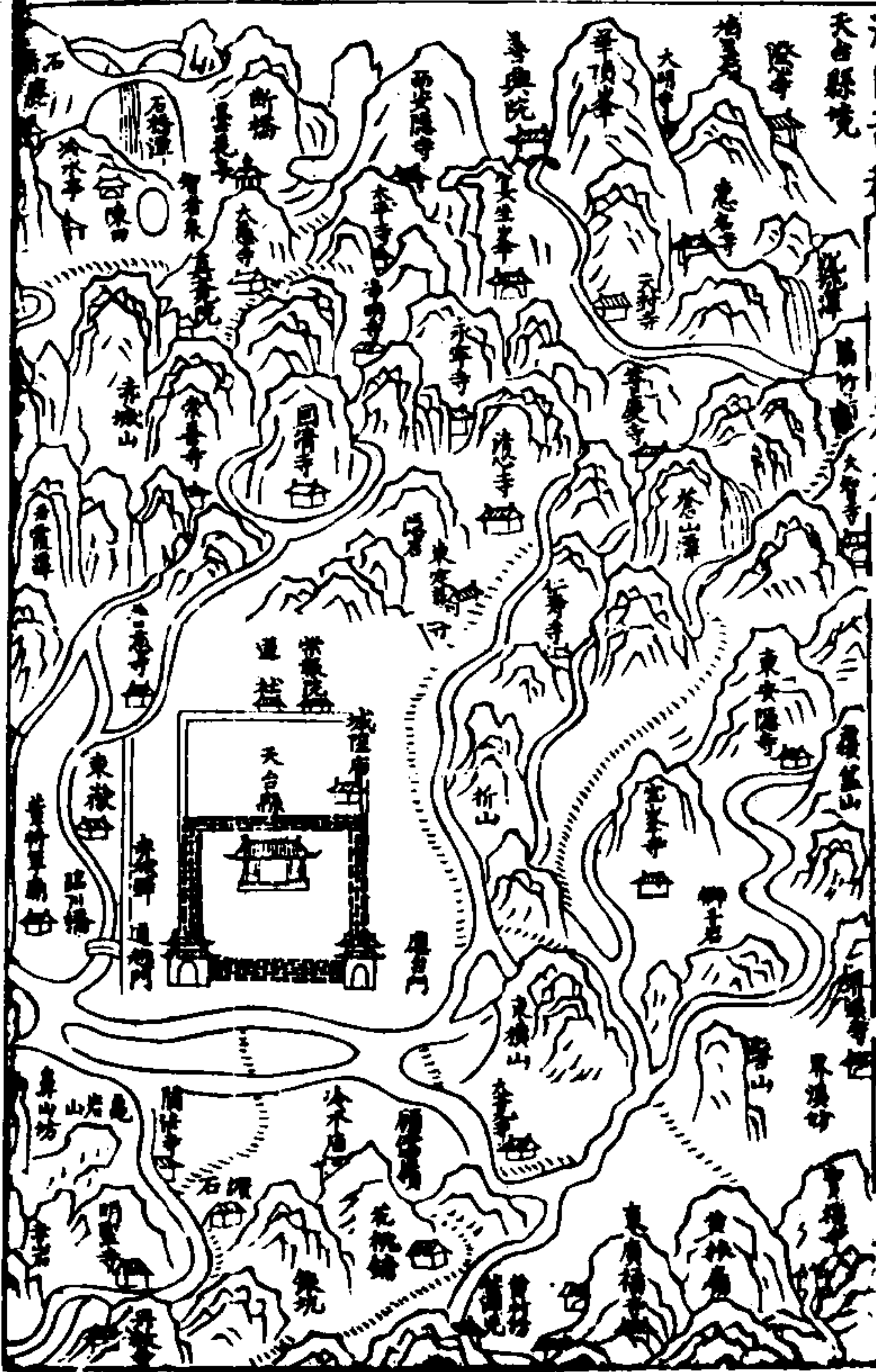
錢唐

臥龍山人 編輯

天台山圖說

志稱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山有八重如張大帆以其上應台星故名天台

赤城者道書玉京洞十大洞天之一也岩皆赤色望之如雉堞因名赤城絕頂浮屠七級飛泉沫落于中岩中岩寺嵌岩中雲歛洗腸井井邊青韭今尚生也下山東十里入國清浮屠比赤城倍之山門鑿萬松徑三字圍八尺寺負五峰如展石坎泉盈尺普明師卓錫而成左廊三石錯立則寒山拾得舊龍石也



頭建天台十八刹此為定光授記第一道場出門平橋際崖澗度盤迴嶺以入澗水自高山落與石齒啣喧呌號如幾如練如翔鸞鳳倏忽萬狀別澗而上則金地嶺定光招手石真覺寺則知大師所從脫骨雙石塔存路側有大慈寺倚大雷峰俯知者泉寺燬而唐梁肅石碑尚樹于吟壠間東灌莽中有寺在其下顏其額為高明路傍巨石僧指堂書天台山并隸教源二字近白雲峰下又有太平寺址蓋三寺相犄角焉東北為司馬晦山道書第十六福地又北為靈墟則白雲先生棲息之所亦七十二福地之一也或者以天封當之咸從金地別一岐而東踰嶺折而西北數里兩崖如闕鉅石踞其表罡風蓬蓬起驅石

如舞人行不成步即六月披裘而慄名寒風關過關數里為龍
 王堂西岐乃石梁東則華頂察嶺亂石飛翥在所成趣石有峽
 馬漢徵君高察隱居也又數里下雙溪上天柱峰磴道偃仄十
 里至竹院佛弟子真清與教源叢林精舍經聲喃喃足稱娑婆
 淨土峰左側路三里許上下二深池縮谷口淪漪破綠金魚數
 千頭最為高山之勝池中為馳道度蓮華峰下為華頂禪林左
 三里踰嶺有王右軍墨池上為太白堂堂廢池存前有二娑羅
 樹四月花開如芍藥明王土性建二楹貌二公于中顏以萬八
 千丈峰頭再上二里則絕頂也知大師于此降魔舊有塔與禮
 經臺臺上夜視天星皆大千拳動燁燁堪摘且四垂脛胫下五
 鼓視海底日上則東方大紫氣籠聚黠黠中有金縷萬文片時
 許則一赤輪如鎔銀汁蕩瀟而上前五色盡滅日輪漸高則溪
 原草木如畫東眺四明西招括蒼南望雁石北眺錢唐四方千
 里隱隱可矚群山伏地僅如田塍而此山孑然上出如懸一朵
 青蓮方開而瓣垂垂也昔人故以華頂名之翠屏西下數十里
 為寒明二岩二岩洞一山以脊相背而倚明岩道不容軌兩石
 峙如門夾之岩竇嵌空飛閣重椽半在岩間不復覆以茨瓦即
 石成簷如赤城也洞口有帽影馬跡俗稱為間丘太守胤遺云
 胤謁寒山拾得于國清竈中追及之二仙拍手笑入岩闔間丘
 峽馬崖上飛泉百丈以鐵索斜接之又北轉五里餘為寒岩石

壁高百丈如屏洞敞容數百人夏至不見日影一石正方則寒
 子宴坐處也西臨絕徑為天橋堂宇皆置岩下時有翠色入戶
 曠堪挹又北五里過清溪為護國寺為桃源繡壁夾澗岬岬而
 立水流亂石間聲如珮環者十里三折乃至其奧每折似堂皇
 扃戶不見去來中折有潭清冽沁骨名金橋潭立潭邊仰望三
 峰如畫而東峰特秀上有石如縮鬚名雙女峰昔人見雙鬚
 戲水或云其精靈所為離別岩下一室為桃花塢扁以儷仙乃
 明王土性所構也左循麓為紫凝山瀑布懸流一千丈陸羽第
 為天下十七水又數里為桐栢嶺嶺峻可十里官其上豁然夷
 曠環以九峰玉女玉泉華琳紫霄臥龍蓮華翠微也道書七十
 二福地之一謂王子晉治之又云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治栢
 栢宮今宮有二子像玉石鏗然非山所產也官有醴泉前為女
 梭溪從印山轉南水口為三井下流入瀑布中自桐栢西行五
 里曰瑤臺臺在大壑之心石山突起狀如削爪沿流南轉至雙
 關皆翠壁一抹森倚相向宋山人張無夢結跌為稱仙人座折
 而崇道觀羅漢嶺數里而萬年寺寺抱八峰晉帛道猷所振錫
 而營者門外巨杉百本其大參天又十里為慈性寺寺當山西
 北僻處徑歲無遊人良修真者所棲也東五里曰斷橋兩岬接
 棟中不合者一線飛流注岩下如簾狀成二石池有龍居焉石
 壑之最奇者也西十里曰石梁上有臺華亭楹半外垂王龜齡

碑刻存焉傍為蓋竹洞三十六洞天之一志稱石橋方廣寺五百應真示現處檜溪者歡溪也為處士顧歡而名循蒼山而西三十里為慧明禪林始入歡畧沿溪十里曰天封寺寺最鉅麗右楹有異僧以木屑縛為柱尙存寺前一杉一檜濃綠成陰天姥嶺者天台之來山也故稱姥焉天台山北水二石梁水流入剡雙溪水流入明天封水東流過寧海入海萬年水西流入黃杜入剡餘皆會青溪而下靈江

海內奇觀

卷六

五

度白



雁宕山圖說

昔謝康樂鑿山開道徧尋宇內各山川其守永嘉也乃游止斤竹澗沈存中則謂祥符中土人伐木造玉清宮始見之其前未聞有鴈宕今航海與行台溫傳道諸山巔咸歷歷可覩而當時輒云未見難以解矣志稱東西四谷然谷中刹宇廢十之九多不成遊其中可遊者有四畧區下石梁過謝公嶺從叢莽望見巨石一竅洞則風穴峰則五老翔鸞為靈峰洞者一出洞循溪過響岩入馳道峰則天柱卓筆紺珠展旗玉女雙鸞石則僧把谷則安禪洞則天聰水則龍鼻龍湫障則平霞為靈岩者二出寺過觀音岩踰馬鞍嶺峰則剪刀水則瀑布為大龍湫者三三海內奇觀 卷六 六 張白

之如長虹飲于淵龜脊莓苔廣不盈咫前臨萬仞壑上泝澗水
 二企流墮石梁下如震霆晝夜鳴謝公嶺者俗稱靈運為臨海
 嶠開山而至也然謝無詩風穴者未至靈峰左麓下一竅大如
 斗風蓬蓬出竅人近之六月皮毛粟起響巖者左右絕嶂兩磨
 相逼飛湍潺湲其下呼之應如響鐵城者巖傍一谷為淨明寺
 故址今蕪蕪無跡沿谷紫岬數里夾嶂雄巨五老峰者洞前五
 石相撐為人立而肩摩者似廬山而小翔鸞峰者兩石首相對
 峙影入照膽潭如雙鸞舞鏡前照膽潭者方可丈許不以水旱
 涸溢滄溟泓澈顧髮可數在靈峰寺右數十步雪峰洞者與靈
 崖異峰言銳岩言大也兩岩對合高百丈許欲合而中開一罅
 海內奇觀 卷六 七 庚白

數十丈若為谷之屏塞龍鼻水者由谷西折數百步盤磴而上
 中啓石龕其窪兩崖凌絕而合中劃碧石作龍狀鱗鱗咸具石
 色較兩壁迥別從洞西南峽中奔而下一瓜踞地垂首懸鼻如
 鵝鼻孔石隨時下涓滴不啻沆瀣之液能已目翳兩岩摹刻多
 唐宋書跡玉女峰者洞口端正一瘦石銳頭如髻禿蔓奇葩宛
 如花狀雙鸞峰者去玉女不遠儷立作舞勢亦如靈峰之翔
 鸞也卓筆峰者孤峰直立而銳如筆卓然獨秀峰者去洞數丈
 孑然陡立頂冠孤松掩靄陰如垂雲靈岩寺者宋太平四年建
 為東谷一刹今亦圯廢峰嶸環匝自成堂奧儼若武庫森列展
 旗者群峰聯絡于寺左橫曳之如取鄭伯蚤弧以登也天聰洞
 海內奇觀 卷六 七 庚白

一第 221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9 版 反外

山四圍中盤一谷飛瀑從天而下然不見水狀僅如烟雲搏聚
 而落落地為珠璣或朔風久盤桓不下忽逆響如震霆又谷圍
 如甕聲出則谷傳游入每二三十鼓譟或以金鼓佐之則瀑隨
 風飛過澗如暴雨灑人衣面群走避之水激石射咸膩滑不可
 立東為諾詎那尊者觀瀑亭蛻骨具焉抱膝如瞑扁其亭者云
 六龍捲海上銀漢萬馬呼風下鐵城真雁山大奇觀也能仁寺
 者西內谷利之一控丹芳嶺下僧了全于太平興國間始居山
 之淺者曰芙蓉庵則其開山始也今廢斤竹澗者謝康樂所嘗
 過有詩澗畔一古松曰萬年倒挂崖巔蒼翠駁盤覆似潛蚪
 火焰峰者能仁所見之峰族擁如火上炎也石羅漢者一閩僧
 海內奇觀 卷六 北 張曰堂

雁宕山題詠

新鐫海內奇觀 卷六

行向石闌立清寒不可云流來
 橋下水疑是洞中雲欲住逢年
 盡回吟過夜分蕩陰當絕頂一
 雁未曾閑



海內奇觀

卷六

無國事未始辨亦輕研墨年
黃香有積為之香空到俗路湫
雲在深處不一味暫及靈運後
美松都是了以我步以空世亦
風約說与山猿不用精



琅玕十畝映江渚天籟沉沉欲
下來已見鳳毛沾雨露長疑龍
氣挾風雷樹圍車蓋森陰盡月
射金銀夜色開中野白雲如白
石不辭一日到千回





所穿石在安因心卷白雲竹節探秀
 生步此處山霧輝淫包屬回野因氣
 氣似烟波非薄節石出愈般總與古
 混考世遠素分芝美候之翔羽人
 市鄉傳可至生溪雲中天



從倚秋旻宮上層仙人九節
 欲飛騰空傲邊見增遙疑寺
 谷口逢樵却問僧心吹雪鷲
 落葉暝禽啼一雨隔垂藤百
 年幾載青山外又是西風
 一度燈



西谷仍絕無人至罕不道瓊臺暗中已叢巖
屹崑崑風抱披泥性血豈冰骨中招起雲上
侶重策杖玲瓏音恍恍雲觀目搖不可窮
嶠浮積氣飛泉自長虹三巖孤絕細跡架高
比空軒力入窈窕手掬金英若如終
莫論上句是滄海系祇應事試句河漢
頓神功



丹壑雲為寺雙溪紅作梁狄眠
玄籟穿風定白蓮香窈窕竇逢靈
龍空壇夢法王好招鸞鶴侶深
梅紫芝房

羅漢古



古今三子臨巖羅漢像深住碧巖
阿難崖嵐滴香烟小石徑鐘聲
松欹多慧日晚晴邊象引慈雲結
冷傷人色業林宴交黃帝打風雨
萬言亦亦何

石門寺



晨策尋石壁夕息在山樞疏風枕高館對嶺
迴溪長林羅戶遠積石擁階基連巖巖覺路塞
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古子迷故路
夕流歌噉、猶夜啼沉真豈別理守道白石構
心界九秋翰目况三春黃屋多以待終處
排惜世同懷客昔登青雲梯



古寺空碑華素年
陰底石鏡
昔解在危瑤
燕之何左
飽飯山終
不知祥象
透何百字
湖玉柱
橋空
好勢亭
上停車
取了病
兒可借
白
晴園
隱几
晚



長嶽風高白雁飛
招賢谷口攬
秋衣恠猿啼
去青山在
怖鶴重
來紺宇
非千葉
寒光餘
闐寂
四
花雨色
轉霏微
游人來
解華嚴
偈獨把
松枝詠
落暉



千崖綠如子
 注空忠積
 巖窈白
 灑灑
 於此
 如寫
 玉々
 凍不
 許步
 觀一
 以交
 阮宗
 况之
 似排
 急不
 能認
 猿
 叫深
 泉
 活



幽澗冷冷
 硿壑哀靈
 峰不斷石
 門開鯨波
 直撼三山
 動鵬翼遙
 搏萬里來
 日落餘寒
 飄大野酒
 醒孤嘯
 巖層臺披
 襟擬賦青
 蘋
 色慚愧同
 遊宋玉才



絕巖松梯蹶翠盤前朝廢寺有宮壇
騰池泉湧青山動深洞龍歸碧樹寒
日暈霞先金粟影峰含雨色白蓮殘
二霄咫尺未雲鷲朶祥雲覆紫巒



水為石口溪名苑中丹峰如玉碧
步入凌雲堂石榻升堂先約焚香初
菴用明月光圓滿路掃香雪半嶺
巖杖履何未孤身坐忘回不願出山
道



一逕逶迤入翠微雲間鐘磬出
 岩扉甘泉細向芳塘落白鶴遙
 依碧障飛瑤草春風迷藥鼎曇
 花天雨散珠璣尋幽更上峰頭
 立萬疊青螺擁四圍



以景况括括名僧喜
 橫空出深林
 廣林對寺
 石梁

白雲

大龍湫

雁湖



瀑布飛不激大顏空谷泉青天
下河漢日夕奔風雷潭穩蛟龍
定歲陰鴻鴈東方巖倚天畔吾
志在崔嵬

新鐫海內奇觀卷七

武夷山圖說

錢唐

臥曉

輯

按茅君內傳仙家有三十六洞天武夷山乃十六洞天稱昇真
玄化者也在崇安縣南綿亘百二十里由西南白塔山迤邐而
來融結于此中涵一溪乍深乍淺其源發于周村之三保山鄰
鄰壑澈蛇蜒東注與層巒疊嶽迴映帶聯絡貫通遊舫從東
沂流而入約數十里西出蔣村而境始窮南麓則臨石鼓渡北
止于黃龍溪遠觀形勝則皆豐上歛下有縝潤玉削者有森銳
筍立者有端嚴拱揖如神人有峭麗娟秀如美姝者東望如樓

武夷山圖



巖寺數里長林翳日巨壑綠溪類西湖之靈隱岩阿深奧石色深紫仰睇梵宇僧居嵌空其中石壁多宋元名賢題識由陸路至鉛山有觀音岩岩洞數折而上幻出一奇峰儼若大士中天而立抵車盤雲度嶺漸入佳境過分水關閩楚疆限也二水南北分流其源出于黃山之龍井踰大安至崇安縣度五里庵三十里入武夷渡口清瀨急湍柳堤篠岸村墟歷歷遠近映帶乃九曲溪西出與大溪合處溪徑里許松翠侵衣為會真觀觀前老楓大踰數圍千百年物也左折旋而入山門榜曰天下名山第一為冲佑萬年宮新構壯麗題署繁夥中有拜童臺三清殿玉皇閣閣下列十三仙後為法堂左為方丈碑碣詩刻森立又

海內奇觀

卷七

四

庚申堂

可辨倚岩木階復數十仞峭壁虬松蒼繡可愛階窮處兩木橫閣崖鏤援之而升有石門頗隘側身以入兩岸開敞夷曠嘉樹美箭葱蒨芬芳綠橙復升迤邐漸高有石池長可七尺廣深半之瑩澈可鑑為天鑑池復躋數十步平坦幾半畝窓櫺數楹乃昇真觀也蓋廢而復興池右有投龍洞洞口小而直下垂纒百二十尺方及水以小石投之其響激越良久乃已宋嘗遣使投金龍玉簡于中山有嘉竹狀虬屈如龍蛇又有仙橘小者如彈丸其皮可食大者如雞卵味尤甘仙李如小鳥卵長而色赤味亦酸美仙荔叢生而密微類閩中者但差小耳近峰頂有磚卷城門魏子騫所築也前為修真壇乃張湛遇控鶴真人之所下

海內奇觀

卷七

五

庚申堂

千崖萬壑四字溪東為鐵板嶂嶂後仙猿岩嶂右會仙岩昇剛
 岩翰墨岩崖石隱起類墨鏡下有三口如人口俗又稱回子獻
 墨岩此二曲之觀也車鏡岩者聖姥鞭牛背代之地上有白玉
 蟾丹龜過此則馬頭岩大釣磯也水中方石如砥曰三杯石可
 停棹坐飲溪流衝激作絲竹聲謂之水樂溪西峭壁千仞為大
 藏峰崖端石室數穴亂插木板如機杼狀一穴板上度一小舟
 歲久不朽曰架壑船上刻三曲飛仙臺五字此三曲之觀也大
 藏而上為金鷄岩中有洞穴外隘中宏藏仙院數亩木條縱橫
 如鷄棲狀房有數洞嘉靖乙巳飛鐵香爐大如卓入洞中登岬
 可仰而見岩下臥龍潭扇刻四曲字上為宴仙岩左為李仙岩

海內奇觀 不卷七 末自堂

李說尚存石龕壁削不可登下為御茶園龍井龍亭在馬湖木
 從碧雲橋下出自此而上為更衣臺天柱峰蓋魏子憲更衣處
 也溪右有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相傳為控鶴仙人試劍石宋
 人題刻布滿石上蘚蝕不可讀溪中巨石介水中數折號小九
 曲舟可環遶又有上水魚石溪東一石飛簪欲墮入溪中曰釣
 魚臺石峻壁斗絕上有數竇皆橫插木板望之如棧中列陶甃
 如管如筍如爐如鼎內藏仙說二函高下歷歷可數曰真武洞
 近溪為希真石題詩若此四曲之觀也魚臺連大隱峰峰削立
 方正如屏下為紫陽精舍後為伏羲洞洞廣數丈石堆列如卦
 畫又名先天洞洞左為羅漢洞外有黑洞曰回回洞頂基平坦

鐵笛亭址也逶迤礪礪半里許為接筍峰有道人居焉石壁險
 峭鐵鎖橫綴崖腹以託足屈曲盤折數百級亦為道人所棲曰
 玉華岩岩深可丈餘高廣倍之白雲蒼霧生滅無時飛泉風樹
 聲協絲竹溪中石如龜曰茶灶石溪西為晚對峰上刻五曲高
 山仰止六字此五曲之觀也隱屏連千接筍峰玉華岩下有洞
 刻昇真洞三字從小徑偃偻而入一里許有境一匝四周皆崖
 壁立崖產茗茶洞轉至仙掌岩岬石有紋類人指掌者十數
 痕長二丈餘從登道入峪蒼松夾徑雲陰藉襟數里登天遊觀
 一覽亭前有嘯臺空曠高爽隱屏立其前仙掌巽其右千岩萬
 壑俱入指顧高下起伏若翠濤澎湃出沒烟嵐紫綵白頃刻

海內奇觀 不卷七 七 崑白堂

萬狀過此為三層峰石門岩溪中石曰曹家石溪西為響簫岩
 刻六曲二字逝者如斯四字又仙跡岩蒼屏峰疊疊而起此六
 曲之觀也蒼屏以上山形高峙長且五百餘丈曰城高君溪中
 亂石春開百花曰百花庄溪東三山聳翠若舉首企仰為三仰
 峰中有碧霄洞白玉蟾丹灶猶存下為陷石堂其地古為禪寺
 宋天聖間忽一夜雷雨陷沒今石崖交橫外成石門僅容足進
 十餘步平曠又名小桃源堂門曰北廊岩刻七曲字岩頂曰天
 壺岩左曰棋盤岩此七曲之觀也接天壺者為鼓樓岩岩前兩
 峰屹立如鼓狀曰鼓子岩岩南絕壁廣數百丈壁間裂開一穴
 可容四五十人吳公成道于此曰吳公洞下為馭子庵右連鐘

模岩獅子岩刻八曲字水中禪笠石上水龜石溪之西大小廩石下有海蚌石將湖石人面石魚磻石此八曲之觀也九曲溪頭爲靈峰白雲岩玄都觀在其下岩左爲毛竹洞次而三峰並峙曰三教峰下有香爐石貓兒石對峙爲丘公岩內有石室廣數丈丘公成道處近溪石形如磨曰磨石此九曲之觀也九曲之外登陸而遊復有換骨岩一線天水簾洞皆洞天絕境也具列于後

靈岩一線天岩從二曲行七里有兩岩相倚長數百丈中分一罅窺見天光又名一字天下爲三洞其一尤深廣風從一線中透出晝夜不絕刻風洞字谷口刻靈岩字有觀音閣葛仙館陽明祠洞石有窄徑僅容一人側足而上可至絕頂頂上平曠約數里許有泉池對峙有鼓角岩藍石五老峰下有石門如關隘然

換骨岩在觀左三里許慢亭峰之北峰腰石室廣六七丈可容百餘人內爲小閣三間祀玉皇元君房有黑穴中有泉極甘冽童子匍匐可入或溢或乾岷高數十仞峻峭難登住持者掛大繩于上登者攀繩而上左有二姑石金貓捕鼠石靈龕道者岩龍井坑

水簾洞地名赤石奇秀類武夷從換骨岩進七里馬頭岩之右赤壁高廣數百丈水從頂下如簾漠然不減雁宕龍湫之勝益

水自高岩下垂非若太山房山之水簾出于洞口也一名唐曜洞天房有清微洞真觀

雲虛洞在下梅里去觀二十里與大王峰相對又名均峰洞有上下洞幽邃不測房有龍井洞中石盆石硯皆天然自成會聖堂前朝真石甚平整迺孔莊葉三仙女修煉之所

九鯉湖圖說

莆陽之西八十里有湖曰九鯉山則奇崛峻聳兀突崔嵬雄金
崑崙險如劍閣陟其巔者若凌風若登雲若孤鶴獨號于長空
徘徊才立石則怪異瑰奇如雲如岫直若戰棹細若累卵圓如
沉瓜巨如扛鼎水從永福萬山中來所歷無慮數百里注而
為湖則異石當其衝兩峽壯其勢初到峽口有舉閘拽水之勢
又似齊軍決囊莫可禦止稍遇坦石平衍瀰漫已而兩石夾流
則奮怒悲號若迅雷之鳴聞者失色又直趨下數十丈中為平
湖方圍寬濶約百丈餘則法深澄定凝然不動若星旋而斗自
鎮草動而根不移泉則玉隆珠飛虹垂霞集千態萬狀凜清悄





海內奇觀 卷七 十

寂令人泠泠有遺世想故仙靈托之以冥栖賢達慕之以長往

云

高陽山高且百餘仞去何嶺蓋十里而遙奕奕臨湖與飛鳳山

相望鳳臺岡屹然于湖之東而脉自南發西與盤龍山會其上

灌木萬章其下鐵色萬仞居然神臯之大觀也

蓬萊石在湖之東高丈許廣倍之屹立于雷轟濤之右鄭尚書

表為第一蓬萊昔有湖光亭久而圯比更新之以鐘鼓名

雷轟濤在丹竈西湖之東水從何岩下注而為湖沸沸湯湯不

舍晝夜喧逐如雷故以雷轟名是為第一濤

丹竈在雷轟濤東石嵌空似竈無慮百餘處水漫流其上遇竈

色如澄而垂綆有至數十丈者或云與四濤通理未可測也又云水旋而成窩愈久而愈深耳其左有巨人足跡長三尺許黃鷄灘在雷轟濤東亂石縱橫水自石罅中出春夏時其聲亦雷轟之亞

茶潭一名藥潭深數丈其水亦淵泓可玩距黃鷄灘十步許

石牀在黃鷄灘之東廣八尺高六尺許四面皆如削成怪石參

差擁其側水彭彭出石罅中高阜處有石如酒尊廣圓六七尺

高丈許上有小石覆之如蓋然故名或謂仙人醉酒而臥此石

牀也自蓬萊石至此為湖之東

萬年石在水晶宮之西石壁巖巖佳植龍朕宋陳謙勒天子萬

年四字甚偉

古梅洞在湖之北石廣一丈修倍之故有梅生其中題者遂以

古梅名今無存矣洞之右地稍斥而可廬九仙閣峙焉前植老

梅亦綠洞意也

仙泉在古梅洞下數石礫何泉自石罅中出清冽甚飲之可以

已病即大旱亦不竭問夢者百十餘人皆取給于斯泉

將軍石在古梅洞西高二丈許望之桓桓如將軍故名

道家蓬萊石在適濤之道扇距將軍石步武耳高二餘仞廣丈

許奕奕偉觀

鼓石在古梅洞前高六尺廣五尺狀肖鼓扣之有聲即一人撼

之亦動又名動石

玄珠石去鼓石五尺去湖尺許圓類珠故名相傳湖水溢則浮自萬羊石至此為水晶宮之西亦湖之西也

龍擦石在古梅洞南紋縱橫如龍鱗日晃之燁燁射目循石而下又有洞深廣丈許有石棋枰及爐竈遺蹟然已失其處矣

瀑布泉在雷轟濤之西相距五十步湖水遵石而下長如匹練怒流爭汛聲若雷霆又似數部鼓吹而石澗野花時開彌益其態傷有石廣二丈許明李翱書觀瀑二字是為第二濤

珍珠簾者瀑布縈洄而下約五百步為珍珠簾夾流之石廣數丈修不啻百餘仞水上垂垂而挂可數十行綴若流蘇晶若聯

珠水激濤湧噴薄飄空細者如霧如烟粗亦如霰如雪粉珠屑玉簾外都無勺水日映之光氣紅綠成行如彩虹飲湖夾濤嘉

樹森鬱盛夏都無暑氣是為第三濤濤之右石修廣楚楚曠壁高仞餘有龕可坐四五人明王世懋勒石曰九濤中最奇處焉

枚懷構亭石畔名觀瀾亭

玉筋為第四濤視珠簾稍狹水自盤龍山來兩行下垂瑩如玉筋春夏往觀真為奇絕對視鳳臺而鬱鬱兮墜危不可陟仰而

望九鯉湖瀑布俱不可見但觀銀濤湍決皆從樹杪下令人毛骨清徹耳傍一石曰龕石高可丈許中為半龕若洗若削登龕

前望則飛鳳盤龍兩山愈親遠水蜿蜒上映刺天石壁亦一奇

也

石門湖之第五濤也自水晶宮來不知幾千丈石參差濤中而

二石脊崆壁立故以門名又里許為五星濤濤中萬石續紛獨五石屹然錯落如星故名五星左有鳥道可偃僕而進是為第六濤

飛鳳山為湖之朝山高幾百仞蓋第七濤也上多僕壘蒲蘆而無鳥聲下山里許一石名觀音龕龕外石罅如天窓然中可坐

十餘人以祀觀音大士前有深潭水自龕上過亦一奇也

棋盤石距飛鳳里許為第八濤濤中臥石宛然棋盤懸岩一石類樵子風雨中若聞棋聲或爛柯者流

將軍石為第九濤兩石現壯如武夫當關故名濤至此去湖且二十里亂石擁塞崖谷相懸其水為若溪為壽水入于海

九仙山在仙遊縣東北二十五里山之半有石穴湧泉色白而味甘昔何氏九人飲此故山以九仙名

留仙山在縣東距九仙山十里許松杉森鬱頂有石棋枰或謂霧雨中時見數人箕踞奕蓋何氏兄弟也

雞子城山在縣東十五里距九仙山里許城故越王所築越王為閩越王審知

高望山在九仙山西距何嶺數百武峰巔高聳可以遠眺風日澄霽即遙海俱在目眦上有石浮屠五層二石高數丈名笏石

南有髻山以雙峰如髻北有仙人臺以何仙登之故名
雲頂峰在仙臺北端聳秀麗下有石室十餘所名舊隱岩相傳
有眠雲閣釣月灣聞猿洞今皆蕪蕪矣

古重山在仙水廟東三峰峙立東者高五仞陡削玉立名桂巾
石其一昂首如獅以獅石名山之腰十餘石玲瓏相通其一屹
立數仞修廣十餘丈下凹為室深二丈廣四尺蕪穢不治左有
飛泉沿崖而注為瀑懸流數十丈何仙藥竈遺蹟尚存

何嶺在九鯉湖北高數千仞折而東五里為龍紀院又五里則
湖矣世傳何仙居九仙數日又踰何嶺而東入湖故名何嶺嶺
有泉出石罅中明林正夫篆仙泉井三大字于石

海內奇觀

卷七

石所山

石所山距何嶺二十里去縣治六十餘里高數千仞盤踞十里
巉岩石骨黧黑如漆其巔有石如笏高三丈許

雲居岩在石所山巔有石可坐數十人古篆百餘字皆作龍蛇
狀不可辨元世祖御書夾深書院四字石前有亭曰獅子亭相
傳有池可蓄鱖魚

紫帽山在石所山西交斜岩在紫帽山下左有兩石洞右為玉
泉岩未至岩數百步為山門門左有石高二丈修半之有朝真
福地祝聖道場八字其前方沼舊植蓮山門內有石崇廣三丈
許元世祖顏之曰樵谷山折而北則松篁夾道花卉裊烟霞
房欄亦饒木石躡磴以北舉趾浸高一巨石并立道房西為玉

泉石縱橫洞口上覆巨石泉流繞自紫帽山下瀉飲之清冷
透骨大旱不竭南為玄帝閣北為佛宮前為一樓爽峻可居群
山環拱如龍如馬如屏如縞帶鉅如斷鼉幻如結屐修如北溟
之鯨奇態萬狀東有棲雲洞兩石修廣丈許一石廣圓三丈覆
其上中可坐數十人

真如洞距棲雲丈許數石欹倚相附而為洞
滴水岩在交斜岩東水自巔下涓涓不休前為銀坑口狹而傾
如建瓴好事者乘爛蛇行以入屈曲不啻十餘丈

鳴山岩巨石削立扣之有聲

虎頭山在紫帽山東為交斜岩左巖黧石陡削高可五十丈石
昂昂如虎頭元世祖標之為鐵衣壯士

海內奇觀

卷七

蓮花峰

蓮花峰

蓮花峰距石所十里許數峰參差奇秀如蓮花下有清源庵北
卽銀岩山

蔡溪岩在縣東北六十里岩前巨石如雙闕白石門高二十餘
丈廣四之折而北洪崖峭壁奕奕摩雲飛瀑直瀉而下瀑盡處
為龍潭深不可測流為溪澗是曰蔡溪遵石門而上有巽堂有
良軒有幻遊洞藏真塢眠雲石石水涯洞前聲如雷轟瀟瀟而為
湖竹松交翠木之大者百圍長夏亦無暑氣昔陳聘君隱居于
此

羅漢洞在蔡溪石之右泉石玲瓏松杉掩靄凝神跌坐可以忘

飢

管陀岩距羅漢洞數武今在蔓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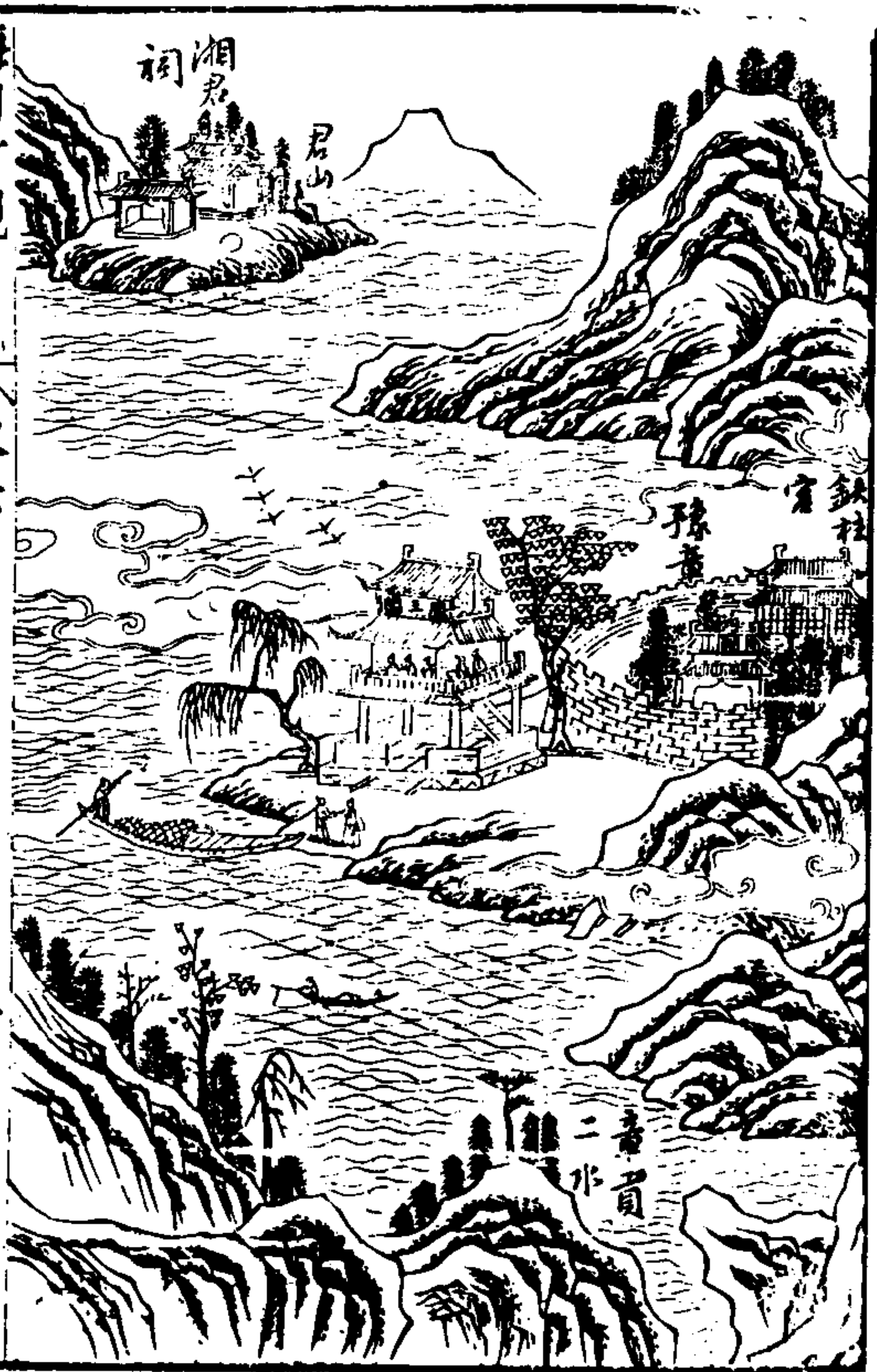
鼓山距省城三十里蓋福之鎮山也東障大海陟其巔海決決
眉睫間小琉球隱隱在望山半有古刹有靈源洞有石梁有天
風海濤亭乃朱紫陽所書

石竹山在福清縣北距孔道十里巉巖險絕其巘有觀音岩巨
石覆其上石下稍支棧棟以祀觀音左折有化龍窩紫雲洞又
左則九仙院也

滕王閣圖說

滕王為唐元嬰嘗都督洪州工書畫音律善作賦蝶時乘青雀
舫選芳汀渚建閣于章江門外名滕王閣高五十尺四周步欄
咸複陸閣道垂以簾櫳下刻三王詞與韓昌黎記童貢二水自
西南來蜿蜒右角去東北入湖凭欄浩渺無際都陽一名彭蠡
又名揚湖左蠡居南饒九江四郡之中春水方漲挂帆截洞眸
息百里足配洞庭霜降水落則長堤曲岸縱橫荒草中有徐孺
子亭蘇雲卿隱居東則康山功臣祠 高皇帝與偽漢百戰之
地也東北為古敷淺原水與豫章鐵柱宮并盈涸相上下湖止
窮處落星一島翳于鏡中是為星子縣書院有白鹿洞洞在禮





聖殿後石壁刻晦翁墨跡為多出湖口水則有江島則有大狹
 小狹大江出蜀三峽合漢沔七澤九江之水而下怒濤晴日翻
 空至湖口復會湖水二山浮水面直截狂流與鞋山相望為砥
 柱近縣又有石鐘寺弄月最佳

麻姑山圖說

麻姑山在臨川郡城之西周四百餘里中多平田可耕道書三
 丁六洞天之一上有瀑布龍岩丹霞洞碧蓮池皆奇境也仙壇
 有顏真卿記并書為一絕從姑山本為麻姑山而見稱然去城
 近搢紳先生與閭巷人過覽便其峰石磊塊多幻奇覽者目易
 視又羅近峰標置聚徒眾為此山羶行而麻源入山深歧高測
 險泉石幽曠無聲奇豔聞其無人松響雲光映徹林表故郡
 人多稱從姑奇絕而以麻姑本山為少致





峽散為珠濛濛拂拂為霧為烟可望而不可即又半里許為三
龍見其處也又幾半里有岩石下尺許為神功泉口不盈一小
孟而深深不竭味飲而重即葛稚川丹井也好事者取以釀酒
名真姑酒四扇即本山泉與較每兩即輕減錢餘其神矣坐三
峽橋上可聽泉窺澤左右山峰色俱集麻姑殿結構非唐時物
其小法身經火不壞亦靈應也山門左有古松可合圍唐所封
為大夫松者可班三竺九里中扇有詩僧基平眺四際山巖峰
頂前後平田幾數百畝所謂碧蓮池者盡阡陌矣麻姑向方手
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詎不然乎山絕頂有齊雲亭記

壞不可登殿傍為瞻忠祠祀顏魯公李忠定文信國二忠者壇
側有紫陽墓開元真人鄧紫霄瘞骨處也橋之下為避秦洞又
昔稱壇傍杉松曰七星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不可
復接惟玳瑁石距此壑中無恙

從姑山去城僅五里許從麻姑山折西北行上下山坂不甚峻
而田阡間之往往于深巖峭壁中間平為田綠野之色與碧山
青澗相錯他山未有也紆迴數里漸近雲門寺則澗水澄瀉而
奔注岩岫峰壁為躡為踞為立為臥若列幕懸帷大半似盤山
第盤山無草木為衣此山時有樹盤山一長石橫臥如虹且此
山澗灘凡數折皆綠荷可挹石文舊題識處皆殘剝模糊苔蘚

海內奇觀 卷七 吳白

中不可讀惟卷石巖為曾子固題尚在書法莊整如其文隔澗
一林望之破屋殘垣殘門荒樹則雲門寺也寺虛無僧惟雲封
苔鎖馬跡鼠踪草樹數株而已而境絕佳澗前有野店可供遊
客再上為華子崗即謝靈運所詠麻源第三谷是也無徑不便
登再上入靈谷徑其石岫一片似西湖寶石山帶以石欄杆又
數武則石岩垂為屋翳瞻陽范公來今此邑顏其巖然僅可當
武林飛來峰一竇耳又三轉石磴上道士樓居在馬四面巉岩
石俱蔽遮不令見香火客坐俱罕罕在重圍中從從姑山後上
為踟躕石可坐數百人落級而左兩岩隙深千尺有天下墮渺
渺飛一道光名一線天其上為天柱峰為步天橋遠眺則江城

野郭烟樹萬家縹緲在望從一線而度為雙玉樓羅近峰講道其間迤而右為飛鰲峰乃從姑壇場處綠崖為堂即羅近峰所共四方人揮塵談性命之地俯檻則林木掩映蒼翠在眼復轉而左為仰影庵讀書岩皆近峰所品置

龍虎山在貴溪縣一路綿亘水澄于碧上有上清宮寥陽殿昊天閣凭闌遠眺萬山拱翠三十六官雲繞宮左翠微深處修竹萬竿中有歸鶴亭亭後有白雲窩蓋淨通天師煉丹所也龜峰一名圭峰三十二峰壁立如箭其大石山與西湖寶石山相似岩內開方廣坐四面峰岩其狀為爐為甌為芝為旗為獅象為劍皆歷歷可指

海內奇觀

卷七

七

仙岩

仙岩在貴溪城南七十里距上清宮十里沿洄一溪乃得至石下岩高數十仞多奇石壘雨削壁嵌空懸虛歷石九層而上自岩脚登觀音閣級凡三清波丹洞蕩漾几案踰梯以升凡八層級高可百餘丈則劃然一竇人掉頭從此中出如出井中憑崖仰拊棟不啻踵二分在外搖搖凌雲氣起星辰可手摘而蒼茫一水在下盼如帶題閣者曰堆雲曰飛雲曰空中樓閣曰仙鶴危巖曰濯纒浸月無問其標置雅俗而此岩萃律奇幻宛然有畫此巖有二十四巖如仙桃蓮花藥岩仙床佛岩獅子幞頭紗帽履岩之類雖雅俗同稱而形俱酷肖真神工所琢也

普陀岩離鉛山二里許平地突起巒峰巒飛來峰中有一鱗

明透日影流光傍有泉滴瀝島中可布几席淅雲驟雨明處發暗

岑山在興安境境之左曳輿轉級而上可三五里周遭皆小山林木薜蘿與衣裳相鈎帶山一洞如佛獅子座洞口昂首軒鼻卷文如螺似天為之左為龍乳泉瑩色如玉微微滴溜下如乳味不澹而濃重又似美人微汗浸浸不收其右為魚峰班文片片如黃竹葉所居窈窕即白日秉燭入之乃見俗亦名仙品扇有羽修碑以木為之係天順七年其聲樸樸如古琴其文班駁斷連亦如老桐琴文又轉最上峰為禪堂堂踞岌之頂信州山水可攬取盡故吳雖小山亦足方仙品也

海內奇觀

卷七

七

葛仙山

葛仙山在鉛山山高而徑深凡二十七盤方及半山有駐鶴亭從左岡盤旋而上十里始達于巔古木數章森秀參天合抱數圍前有太極殿祀葛仙遺像又有飛仙臺後有亭翼然亭右有武劍石下有臥雲樓



武劍石

新鐫海內奇觀卷八

錢唐 臥遊錄 楊嗣昌 輯

匡廬圖說

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鄣入江彭澤西蓋謂廬山也或又云殷周際有匡績先生者隱居此山仙去唯廬存人因以命其山為匡廬匡廬無主山以高下各自雄長大漢陽最高五老次之登漢陽四望則知此山拔地無倚自高梁迤邐而來東南北三里據江湖之會其西則大陸群山所奔湊也南望鄱湖烟水蒼茫輕鷗片片落星一點明鏡之霧也北望九江盡乎滄浦風帆上下千里瞬息順流而東則石鐘大小孤山之戶錯而踞也傳



稱北山詠真之天周廻千七百里或未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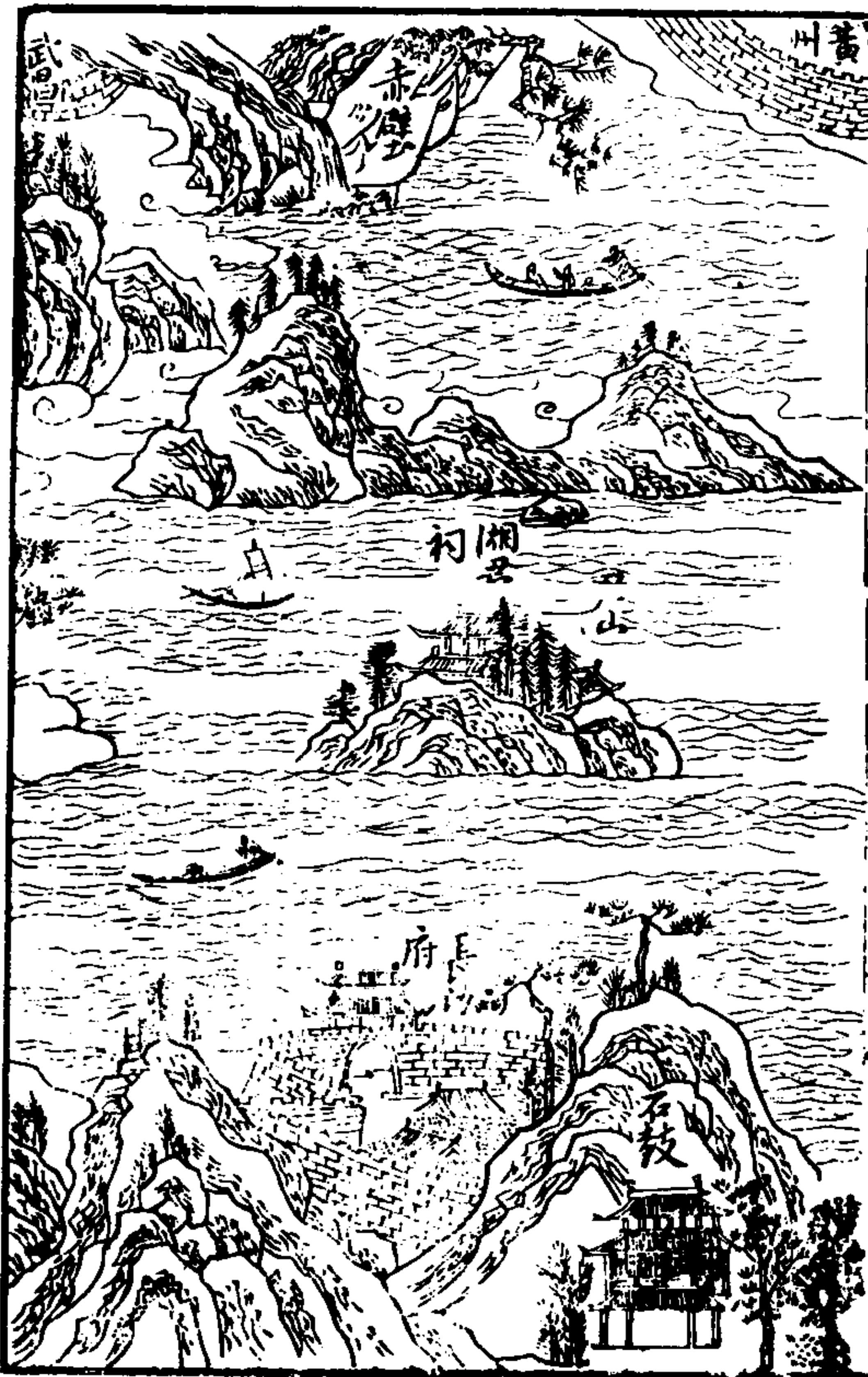
自南康行十里則開先寺寺倚鶴鳴峰下南唐李中主幼慕物外問合茲山後賜名開先寺故寺後有讀書臺臺後石壁鑿畫太史七佛偈陽明先生紀宸濠事王敬美書寶墨亭亭下雲錦樓面錦屏山而時上有瀑布倒挂石梁掣曳上下澹然天碧若機絲未緯縷縷璀璨下有洗墨池右紫氛閣西南兩石笋廉利插天為雙劍峰如蛟龍出水芙蓉插天精光射目雙劍之南一員阜矗立為香爐峰每過雨返照紫烟縷縷從香爐出若有意點綴然者鶴鳴之右水奔灑成千百縷而短曰馬尾水雙劍之左懸挂千百丈如匹練而長曰瀑布泉二流合山峽石扇綉削

中為青玉峽出峽練飛而紺漚為龍潭前有小石坎為浴仙池
從潭引水過石溜鑿為泓曰龍井上有漱玉亭今廢立小石塔
當之而亭其南崖石欄倚碧飛沫時上人衣袂最勝也李白云
銀河倒挂三石梁今無矣寺北為慶雲峰下為萬杉寺惟餘龍
虎慶風四字在遠壑一杉不復存東北廿里五老峰一山仰四
環之枕溪石窠處為白鹿洞唐李渤訓白鹿讀書其中昇元中
建廬山國學晦翁為請賜額拓而大之與嵩陽石鼓嶽麓金
禮聖殿居中左右列書屋百楹以廩餼諸來學者石鑄風雲鈞
臺枕流漱石字晦翁手跡居多洞前水自凌雲來浮萍下石峽
東為洗心橋上有獨對亭又亭獨對之上為聞泉重山若抱古
海內行規 八卷 卷之三 巽口

赤脚徐道人又西片石危之職無底谷一老松偃蓋臥前為文
殊臺漏下月明火光自空來一化為百如亂螢落臺前是為
佛燈臺前有白石巖後日射之五色隱起是為佛光石上有石
浮屠是為佛舍利塔塔南下有捨身崖崖有獅子岩岩下為錦
澗隔澗為鐵船峰東北里許石阜卓立為白鹿昇仙臺上有
高皇帝傳周顛碑又東北數百武石竅成洞洞上石縫參差如
指為佛手岩若北蒼巖巖下臨不測一徑縈紆廣不盈咫望
之畫圖然路窮處為訪仙亭亭下二石突起為鐘鼓山後綠竹
林寺二字寺隱名存風雨中時有鐘梵聲周顛蓋于此示幻云
又數里為大林寺寺有兩寶樹昔西域僧自其土攜種之鳥雀
不栖其一為兩龍挾風雷拔去今尚臥路側披霞亭甘露亭下
為竹林後門自攝雲亭錦繡亭鳥道百盤始抵山麓復二十里
則東林寺晉遠公所開山也山門外水為虎溪有三笑亭其牆
猶鬼壘故址也門內左右為康樂所鑿蓮池其右尚存遠道寺
時木自池中溢出為神運殿也今故在殿下遠公影堂後為水
壺泉十八賢像錦澗橋東有三疊泉九疊雲屏西有淵明醉石
栗里柴桑康王谷陸羽泉白雲峰紫霄峰北有太平宮五乳峰
太乙峰蓮華峰中有遷鶯谷青牛谷皆奇偉絕特確碣詭怪山
中氣候五月披裘二月桃始華大都比城市後一月其烟雲雨
霧膚寸觸石一日無慮數十變真環奇之至也

黃鶴樓岳陽樓赤壁磯圖說

黃鶴樓在武昌府鶴鶴汀其上漢水自西來數千里注其下
 雕欄畫棟阿閣翬飛祠立十二楹拓架作菱花狀山脚鑄天下
 奇觀四字每字方圍約數人坐對晴川丹青在目視滕王為過
 之巴陵縣有城陵磯有洞庭湖有岳陽樓君山島城陵為江湖
 交處風檣千樹烟火萬家古之巨鎮也夏漲則江濁而湖高以
 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湖湖盤三郡湖浩淼齊早潦而視
 彭蠡為深登岳陽樓望之江自天際杳不見四山有無日月若
 晨昏出没其中者時而長風鼓浪可高于屋風平浪恬則君山
 浮億如螺髻然故三樓望遠又以岳陽為甲觀樓前水中在爽



黃州府志 卷八 五



飯石質鬆而色如銀可療諸毒山上祠湘君夫人傍有酒香亭
 鄂穀井其二十六灣則湘流之曲也黃州府黃岡縣有赤壁磯
 亦名赤鼻磯乃蘇子瞻所賦非孫曹戰處也三百臨水平沙淺
 渚蘋蓼參差鷗鷺飛浴晴日遊之為佳

詠瀟湘八景

滿湖夜雨

每內所觀

卷八

又

表白堂



夜響起 烁竹浩二 楚
雲白曉來 看沙嘴新
水添一尺

新鐫海內奇觀 卷八

海內奇觀

卷八

上

長江浪



江天暮雪

長江浪滾 雲烟黑
花爭飛 可恠橫流
者孤舟一笠 歸

四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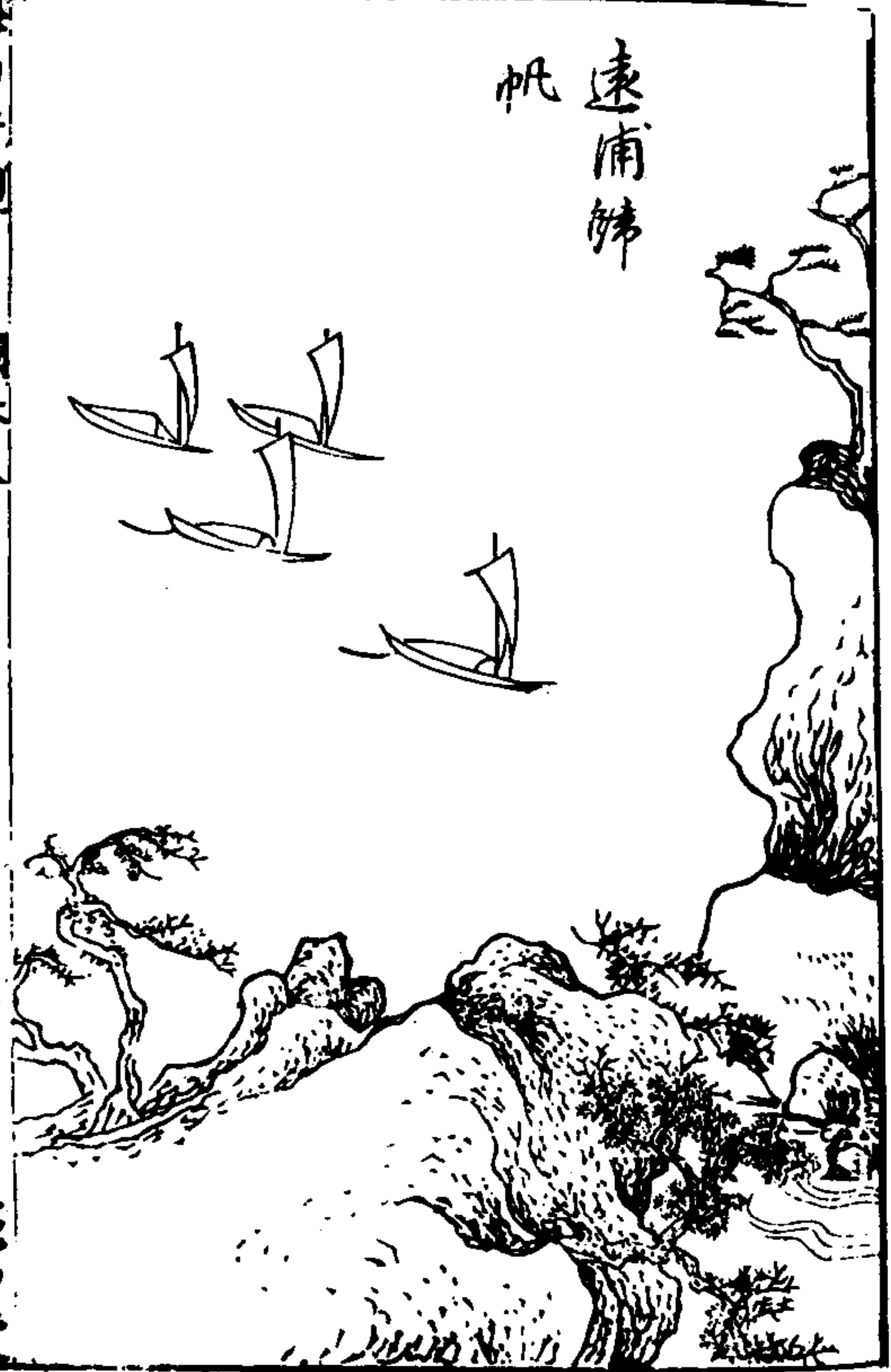


美人杳何處
 盈一
 隔秋冰遠
 雲外
 鐘日落暮山紫



天水本自空
 圓月况
 烁映晶
 起霜色于
 里一懸鏡

秋風五兩席點，聚復
 散不信小，鳥飛，連
 征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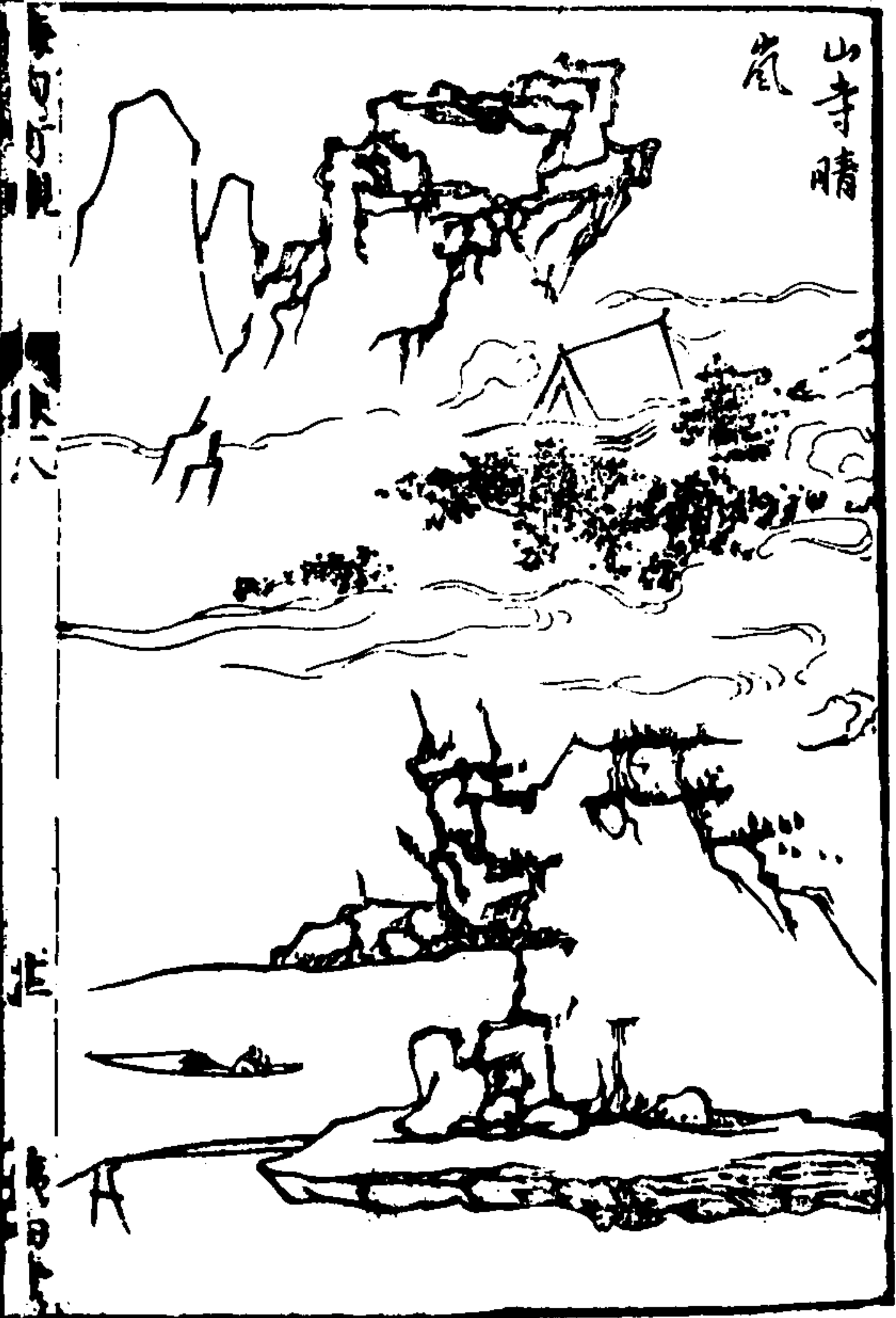


遠浦歸帆

西風萬里雁一集
 洞庭秋岸沙生
 沙軟滿浦紅葦
 浪



沙雁



早晴迨夜嵐晨炊翠
猶濕但聞山鳥鳴不見
島名入



西場下洞連網集清
潭上一丈黃金鱗可
見不可網

自眉州十五里過蘇稽鎮為彭山縣西行五里為聖積寺左重
 廊翼然為老寶樓署魏鶴山峩山真境四字則登峩第一山門
 也又有龍神堂涼風橋數里為解脫坡高山大岷深林巨澗度
 溪橋為華嚴禪寺寺北為青竹橋木坪上五十三步一平臺
 可坐數人覆以翠竹為歌鳳臺云接輿隱處前有一石遠伏山
 口如舳舻為晉賢船又前片石踞之路側為大叢石後有石龕
 峙下深成井水自石井灑灑出為玉液泉石鐫陳圖南福壽二
 字西數里為呼應臺則茂真尊者與孫真人精舍也北數里倚
 白雲峰為中峰寺上大坂凡三望乃至三望坡下坡抵壑雙溪

卷八

蠟眉

與白堂



蠟眉山圖



海內奇觀

卷八

十五

長江

合流障以石山如葫蘆出物極其奇為牛心寺寺後綠陰護抱
 蔽虧天日景幽絕不類人間右過十二峰為九老仙人洞寺左
 右為雙飛橋橋流合處怪石礫礫怒瀑出其間一石懸峙為牛
 心石兩石崖夾飛濤而去乃峩山最佳處再歷危磴為白龍洞
 洞兩翼樹楠千本空翠欲滴上四會亭為白水寺有宋興國鑄
 會賢騎白象相傍有二千鈇廊廊廡鱗集此皆山之北麓從寺
 後南上一千步為頂心坡以心者足行與心相着也又一千五
 百步為息心所左右俱瞰空壁有大小深坑坑窮無磴道板綠
 嶮巖而上五里許為長老坪偏山左行為鷲店下深谷如井為
 九嶺岡既下又起為蛇倒退又下至谷乃上仰孫梯路絕則倚

木棧懸接之十里餘至一坪為初歡喜亦稱錯歡喜也千年木臥路側古苔茸挂又升高餘八里為木皮店以此地十日九霜雪陶瓦龜拆覆屋皆以木皮故名再下石壁橫亘數十丈為梅子坡坡長與木皮等至高處稍平為白雲殿殿陡崖萬丈崖為雷洞坪崖石臥路盡青碧膩理玲瓏如琢與古楂老樹相盤錯虬龍虎豹兩欲鬪巧崖斷處下窺無際杳然深黑世傳雷神居之聞人語聲則風雨暴至舊樹一禁語鐵牌下有十二丈洞穴人不得至也過雷神洞而上長十數里險視徇梯過之為八十四盤盤盡則一石穿雲而立為觀音岩岩前樹抱石而生藤蘿髮髮為管賢線岩傍巨石如門又數折為莎蘿坪為大

海內奇觀

卷八

十六

美山

歡喜過歡喜亭無復崎嶇南為通天堂又南為老僧樹樹兩岐直立枯而空中一游僧來定焉復榮抱為一右折二石轟天開一罅為天門石轉而為七天橋蓋瓦屋九天也三殿先錫瓦次銅瓦絕頂為鐵瓦皆像管賢名光相寺前一山衣白巖巖僅在咫尺為西域大雪山浩劫積雪不消去此蓋數千里初陽射雪色更熒熒照人如沁肝膽月明之夕有聖燈自一峩來如亂螢數百撲之皆木葉山前時現佛光狀如寶鏡紅黃紫綠暈其週春夏時有鳥稱佛現食人掌中寒即不來一黑貂盤桓欄楯見人不怖山後岷山萬重近瓦屋遠晒經側為青城玉壘縹緲中為火燄葱嶺餘山皆望壘秋陰通天觀有大藏寶幢臥雲庵有

三大師所傳西竺像文殊管賢虬鬚觀音大士則頭陀而與入中國變相異山有放光石色如水晶而六稜從日隙照之虹光四射

三峽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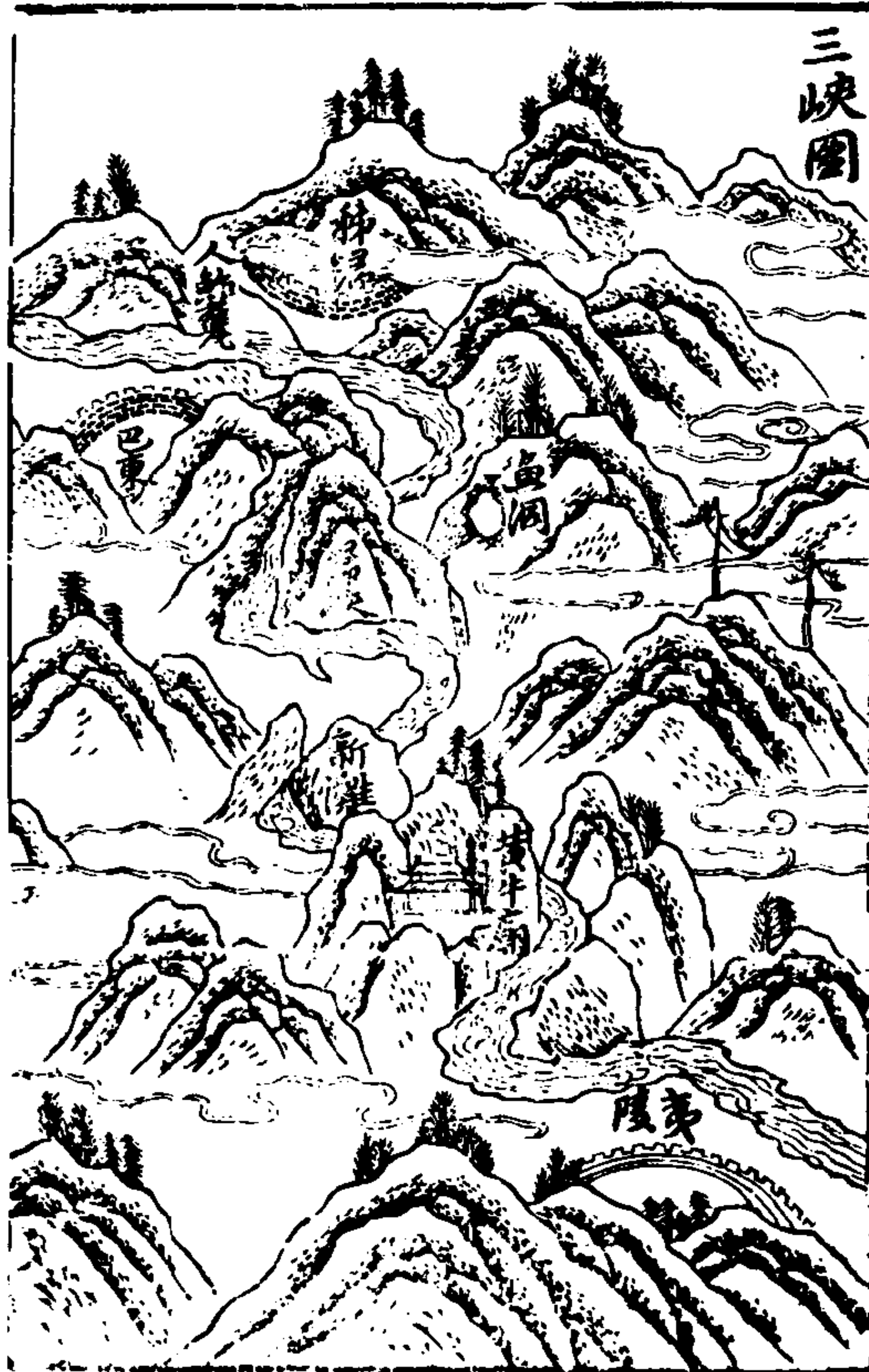
重慶府石城天險依岩而立巴縣明月峽石壁圓孔形如明月
高四十餘丈溫湯峽懸崖湧下騰沸如湯鄆都縣平都山道書
第十八福地山橫縹緲邑後唐斷碑五段書洞天道山字置山
門漢王方平陰長生于此上昇亭塑二仙圍棋像如生忠州石
寶寺有石躡山頂高十數丈濶倍之遠望如天柱巴陽峽長二
十里夔府八陣石在魚腹上左右八積其一尚在明滅閣謂六
十四蕪者非左復壘石為城形城東一水為左瀼數里為杜公
岬堂又數里有城跨二山古白帝城也左山昂據為赤甲對江
為白鹽江水奔流如在石罅中出下白帝一石堆巖然踞巔塘

梅內新觀

卷八

六

長白堂



梅內新觀

卷八

六

長白堂

口為瀘瀘盛夏雪消水沒瀘瀘頂如象馬則峽封舟峽人以此
為水候漸入削壁仰天一線昔人謂非亭午不見日景固然數
里石到成窟見箱形俗稱風箱峽即瞿唐峽也兩崖對峙中貫
一江二十里出峽為巫山中峰屏立兩真如刀戟成巫字與江
水稱巴同高唐觀在山頂上二十里復八峽中峽更奇峭石末
遠見明星迫視之隙光也土人呼為彈穿峽出峽為神女廟正
對巫山其他崖壁方者銳者什者蹲者傾欲墮者爭相獻奇巴
東縣締構據山勢亦宏壯歸州即古秭歸也以屈原姊女嬃而
名州前石銘利矛立水滙成盤渦舟入不出名渦那吒灘亦名
人鮪獲黃魯直請浩云命輕人鮪覽頭船行近鬼門關外天是

也今改為瞿門開在巫山路上去州二里為蓮花灘又為石門灘又十五里為香溪相傳昭君滌粧處溪中魚洞生成幢幡日月禽獸之類天下岩竇巧莫過之自此為空舸峽即兵書峽長十餘里絕崖峭立飛鳥不能棲出峽口為新灘嘉靖間山崩而成故名二灘上下浪激如飛震雷晝夜鳴每一舟下灘後舟始發恐卒遇石鏗難解也再一峽為馬肝峽出峽為黃陵廟廟後山數疊如屏中疊有丈夫牽牛道水影則黃牛神也孔明會誌其事于廟廟左右石壁環江排列數十里如芙蓉城記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黃金藏在石碑峽中過南井關為夷陵州以險至此而平也大約行川江三千里都如石峴出三峽中視之更顯

湖西詩觀 卷八 卅 夷白堂

四川棧道圖說

寶鷄古陳倉縣也出縣南門度渭水十五里至鎮關尹喜故宅在馬沿溪直入白石壘上可挹又十里為棧道高坪插雲顏以陳寶重關即大散關也關下水北流入渭南流入漢堪輿家謂為中龍過脉云下平坂虎豹晝夜伏道傍二十餘步則起獨樓雜以楹竅即二三烟突聚落亦斫木為城環避之自東新店過偏橋路絕處插杖崖壁間偏山架木下臨白水江源始直棧也自寶鷄至此覆屋成以板真西戎俗矣又上下鳳嶺五十里至三岔三岔者一去鳳一去棗一去郿也郿道在叢山枯壑中昔孔明出斜谷即此嶺南北水各入白水江陳倉路險巖僅容單



棧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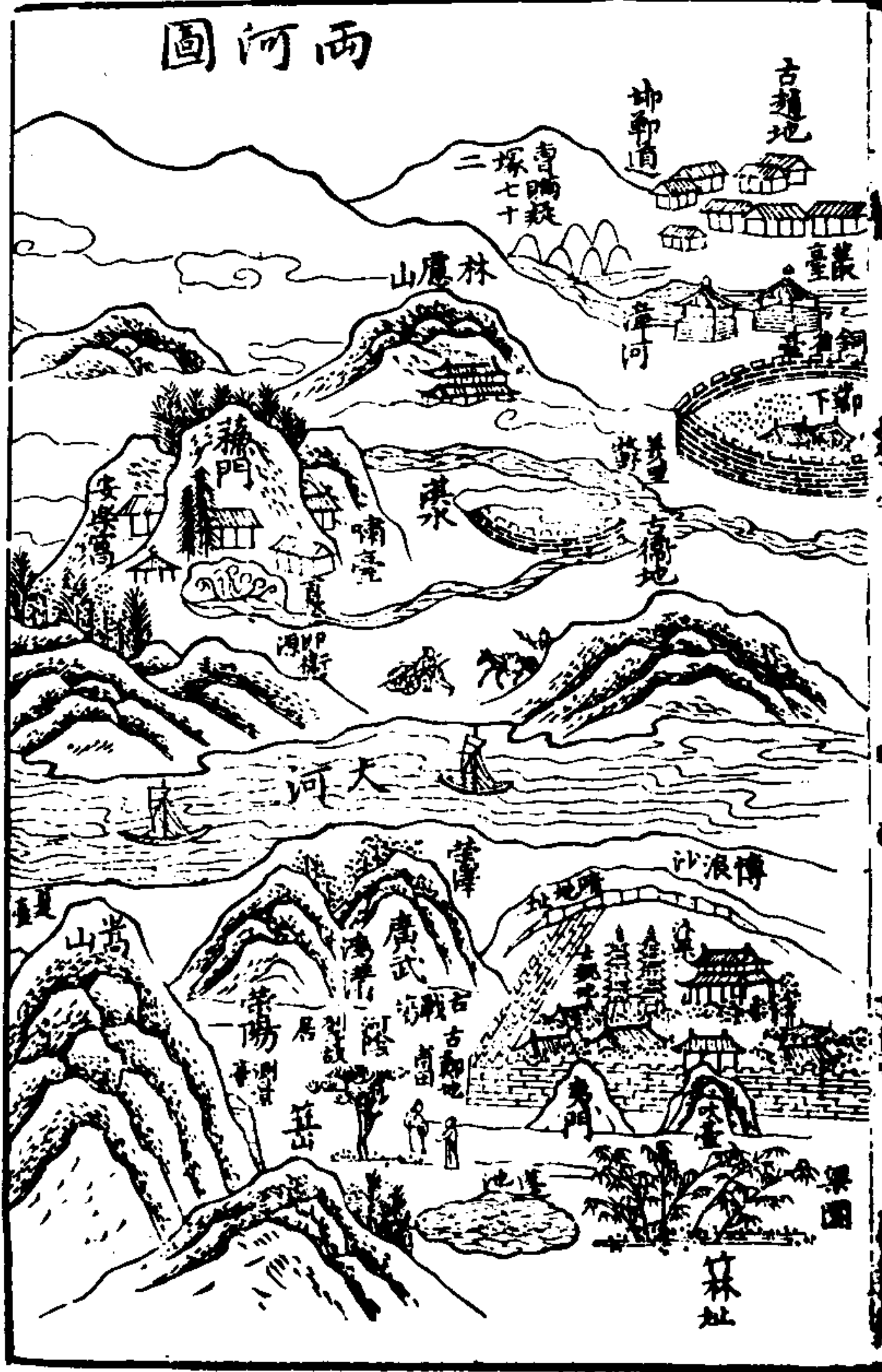
傳內折觀 卷八 卅 張曰



人西行二百里為河之百丈波韓淮陰剛修棧是暗度陳倉者
 是三十里為松林驛十里上柴關復下十里為紫柏署前刻
 峰左山深處有寺樹石蒼翠錯落棧中第一勝地也出暑平沙
 如砥晴雨皆可人此地青山夾馳綠水中貫豐林前擁疊巖後
 隨去來杳無其跡黑龍江深處約二丈餘皆巨石激湍時有小
 鷗鷄千百為群飛立水際盤石上青橋岌岌難步又三十里上
 七盤盤盡為鷄頭關一石如鷄冠起逼漢下俯江水出玉石盆
 兩崖突兀為出棧最奇處鄭子真耕馬稱鄭谷也

兩河圖說

由桑朝水過涿州為華陽臺過安肅保定入慶都多馳道中起
 夾以女墻高栢參天綠陰成巷歸鞍去馬六月無暑自真定渡
 漳沱河為灤城灤武子故邑城不三里而儉未至栢鄉十五里
 有先武廟三石人斷臥荆棘中云光武渡漳沱時夜行問道以
 為人也手刃之次日皆石當是高帝斬蛇故智內丘有國士門
 豫讓橋臨洺關有冉子祠洺漳咸出晉地穿大行而東為邯鄲
 道故盧生夢黃梁處邯鄲城有蘭相如回車巷城外古叢臺曹
 操七十二疑塚過漳河為銅雀臺臺下漳流如故湯陰即古湯
 陰不十里為文王爰里廟演易臺出湯陰五里道樹扁鵲墓碑



而塚其下今陵土尚巋然規千畝前峙二丘抑其墓門也始皇
答李斯云鑿之不入燒之不難須扇行三百丈宜牧羊兒火一
月不燼矣西行十里溫泉出焉山壁立臨潼之南門下為二竅
水正溫倒可浴亦可溉灑橋即灑陵水名灑以秦旌童霸功李
廣屏亭尉項王屯灑上皆此二十里乃長安城東門十里乃阿
房未央舊址又五十里為咸陽城山南水北咸在城之陽故曰
咸陽地多漢陵不可識城後高原橫亘二百餘里與平即古廢
丘道左有太真墓墓前白石如菽名楊妃粉人言墮粧所化也
得之可除面班目翳鳳翔城東南隅為三良墓四十里為汧陽
此汧入渭處名底甸前對南山三十里為官則長春真人煉丹
海內奇觀 卷八 十六

井泉飛涌清沁人齒牙旱潦不變通即昆陽城乃巨無霸鬪虎
豹戰敗地葉城西為孔子問津處後有嚴光祠明王士性謂當
祠沮溺于中與光為三隱寶豐香山寺云大士示現之所亦為
白司馬九老會地由汝州取道登封轉轅轅嶺則東行則為
虎牢關今為古嶠關即成臯敖山乃秦所置太倉酈生所為據
其粟處益而東則為鴻溝尚有址焉一山平列為廣武山山東
西二城其下即楚漢提兵百戰相拒地名古戰場古陽城有周
公測景觀星二臺臺後石製量天尺刻周尺一百廿尺登臺視
天心猶之乎燕粵間臺面箕山上有許由塚歲飢諸惡少發之
石柳發輒合密東有軒轅三女墓一白松三岐長百尺色如傳
粉而綠膚葉勁如鐵亦數千年矣墓前土蓬厚尺許水如提壺
注下縣道官石皆蒼質白理不亞太湖中牟五十里為甫田藪
昔周宣王會東都講武地今高者居低者田窪者瀦湖不復成
藪矣中有列子故居在焉大梁夷門今止夷山一阜漢梁孝王
修竹園鴈鷺池無一存者考之志云苑園正隸歸德乃汴東南
城外又有孝王平臺亦名繁臺又為師曠吹臺日落登之情風
泠泠如絲竹至臺有大禹廟第制狹不稱所以報禹者廟有李
子碑又祠李白杜甫高適三君子今益以李何二君從其地也
地東南則隋煬帝引河入汴故道城東北為壽山長岳宋徽宗
以花石綱糜天下力供之而株木片石俱廢城北為周王府因

十里作大堤環護之周八十里樹陰夾道行堤上不論晴雨皆可人城址有蓬池或云尉氏亦有蓬池竹林七賢僅有碑在而黃公墟不知何地未至尉氏四十里則朱仙鎮有祠祀岳鄂王許昌一祠為雲長舊宅蓋降操秉燭達旦處鄆城為桓公盟召陵故城今亦廢



新鐫海奇觀卷九

太和山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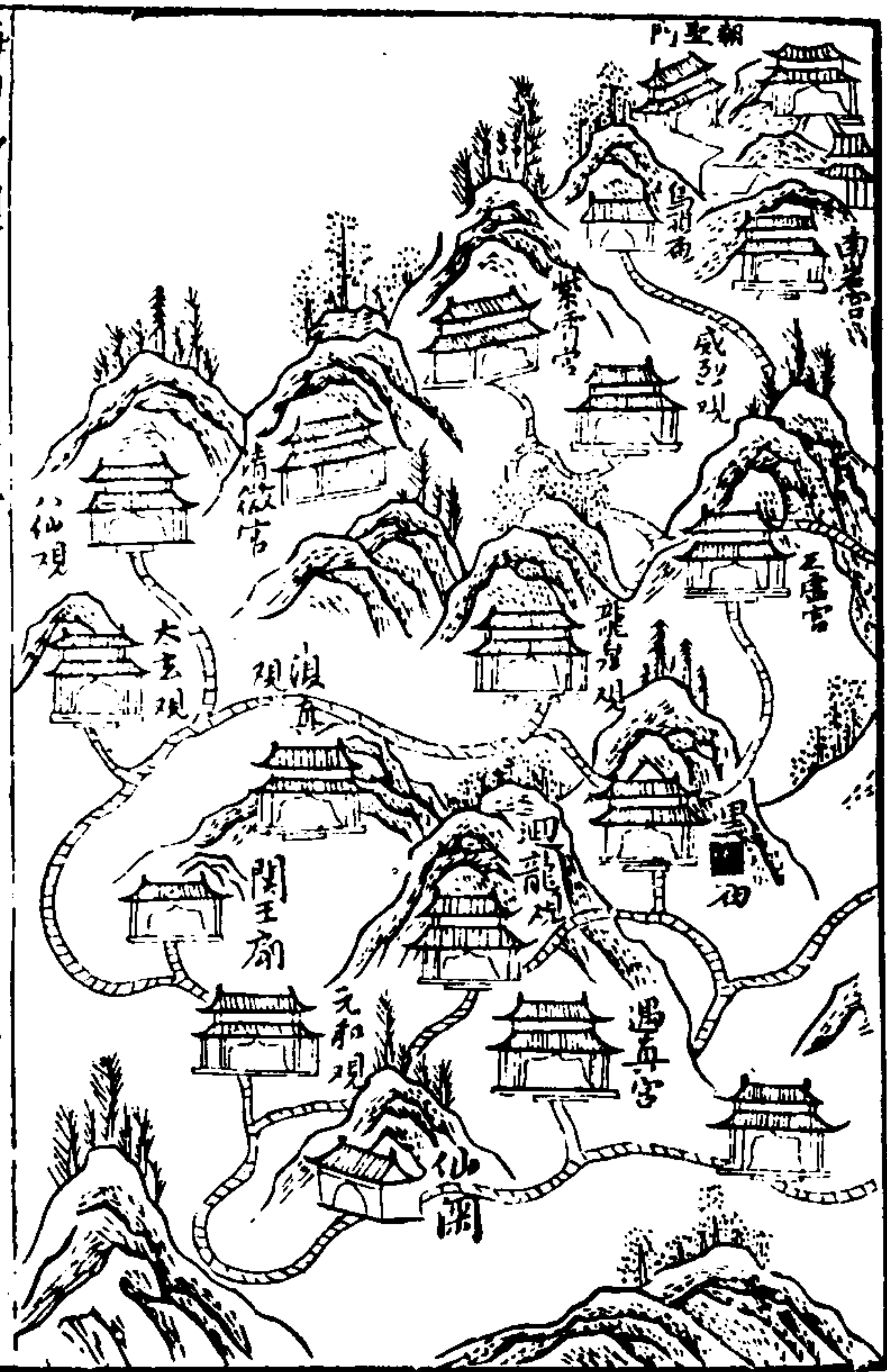
錢唐 臥道人 楊



太和山一名武當地隸均均春秋時麇國也道書稱玄君降于神農之世為淨樂國太子乃亦治麇緣是上昇我 文皇感而尊為帝時賜名太岳聚南五省之財用人二十一萬作之十四年而成 肅皇復尊稱玄岳欲以冠五岳云云武當者則水經已先之矣志稱山擁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澗周環八百餘里謂此天下名山非玄武不足以當之然哉山既以擅宇內之勝而帝又以其神顯四方士女持辦香戴聖號不遠千里號

太和山宮觀總圖





海內奇觀 卷九 拜而至者蓋肩踵相屬也

官觀總圖說

天柱峰絕頂為太和清微官朝天官黑虎廟隸焉太和下二十里值山腹為南岩太玄觀烏鴉廟榔梅祠雷神洞滴水岩仙侶岩隸焉南岩東北行五里為紫霄福地殿復真觀龍泉觀威烈觀隸焉北行三十里為五龍隸之者行宮仁威觀老姥祠自然庵隱仙岩靈應岩凌虛岩也紫霄東行四十里下平地為玉虛隸之者關王廟太上岩玉虛岩回龍觀八仙觀也玉虛之東五里為遇真元和觀修真觀隸之又北十五里為迎恩續創無所隸又北四十里為淨樂入均城中領觀曰真武則遙置于樊城

者也以山之高下言先太和次南岩以官之大小言先玉虛次淨樂棟宇之盛蓋曠古所未有也賜額治世玄嶽蓋與天而無極云

海內奇觀

卷九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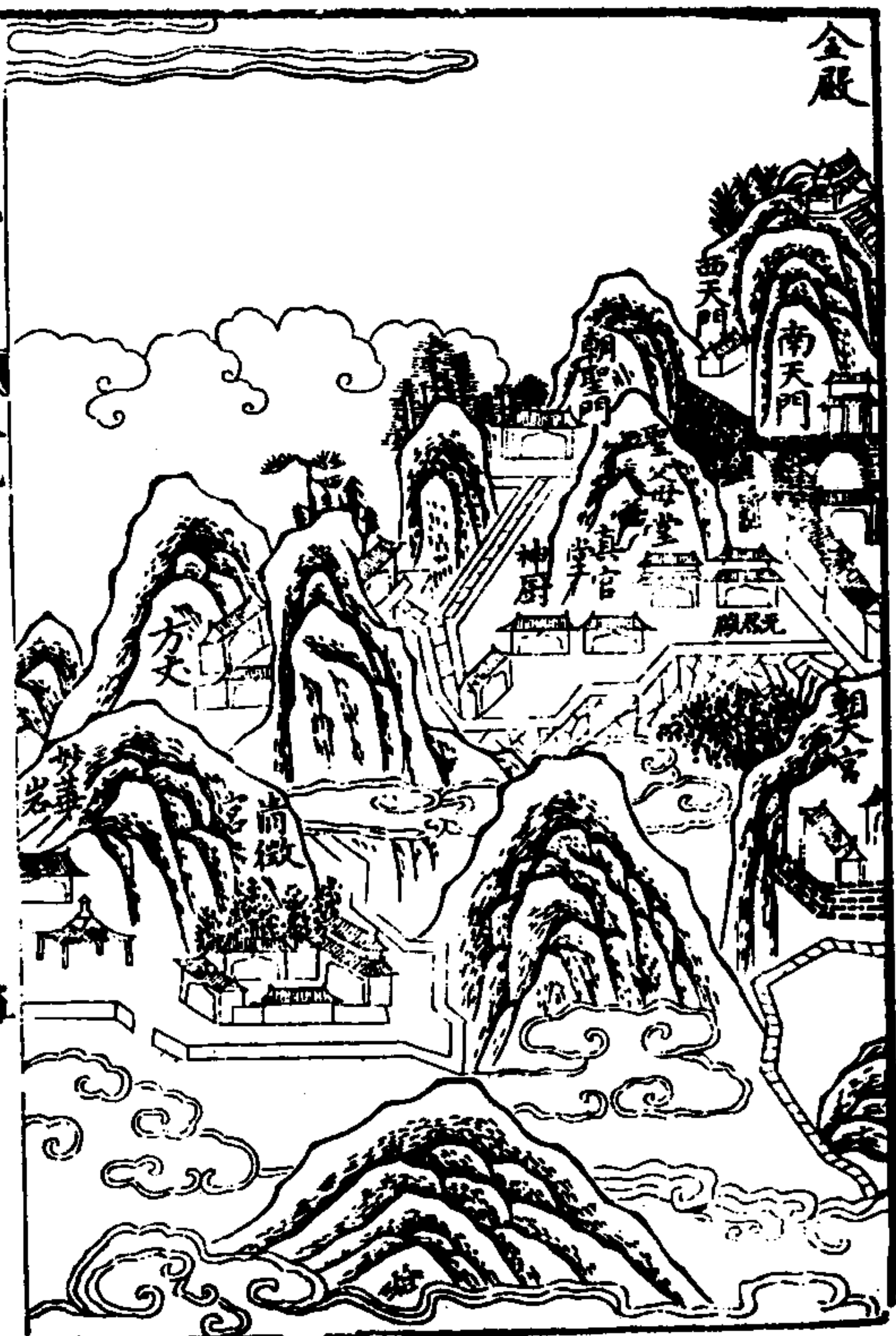
太和宮圖說

太和宮在天柱峰之極頂則宮之正殿也元時有銅殿一
成祖文皇帝創修之日以規制弗稱乃撤置于小蓮峰改治銅
殿飾以黃金復範金聖像于內殿左右益以飛棧為更衣二小
室殿外為臺臺外為檻檻外為紫金城城闕東西南北天門以
象天闕儼然上界五城十二樓也自南天宮出右折為朝聖殿
為鐘鼓樓又下為元君殿為聖父母殿為誦經堂為真官堂為
神厨為龍池為龍廟又下西折為方丈為廊廡為齋堂道房復
自故道折而北上為朝聖門既度復東折而下數十百級遶出
天柱峰後為三天門又下數十百級為二天門為摘星橋復折

太和宮圖



全殿



清微宮

卷九

而西下數十級為一天門為檻大小總五百二十永樂十四年
落成賜額太岳太和

清微宮去本宮七里即清微妙化岩張三丰修煉之所永樂上
年建為宮迤西偏別築妙化巖朝天宮去本宮東六里一天門
下黑虎廟去本宮三十里九渡澗之上相傳玄帝修道之時堂
有黑虎巡山乃北方天一之所化護國鎮山之神也廟設黑虎
神像天柱峰一名參嶺根插黃泉頂冲霄漢高出群峰萬丈居
七十二峰之中上應三天宮翼軫之次府眺豫雍之野山川之
遠無不在目晨夕見日月之升降頂西九丈南北二丈四維
皆石脊如金銀之色地產異草細葉延蔓秋冬弗凋其味頗辛

怪松數株盤桓如龍蛇之狀高不滿丈許南峭壁下有池如井
名曰天池北下石門三所曰三天門皆插空萬仞顯定峰在大
頂之北翠巘倚空人跡不及獅子峰狀如獅子即尹喜所棲處
皇嵯峰上應太安皇崖天下一岩曰皇后巖聖母善勝天后尋
真暫憩于此故名小筆峰在大頂東巖岑卓立如筆雷石峰在
大頂西北上有石土地踞虎而坐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巖貞武
曲破軍七峰俱在大頂之北若北斗拱極之象南有常春岩向
剛高廠常如陽春西有硃砂岩石爲日華所爍色如硃砂北有
北斗岩夜漏清寂惟聞鳥猿嘯月之聲中笏峰在大頂北石如
圭瓚鞠恭類進趨之勢千丈峰在大頂西群山之下超然獨出
其右萬丈峰在大頂東北大蓮峰小蓮峰在大頂西相望並秀
亭亭然如芙蓉初發隱映清波春夏之時明媚尤絕大筆峰小
筆峰相峙于蓮峰之間落帽峰在筆峰北漢時戴孟飛其落帽
于上下有石橋白雲峰在大頂西紫蓋皇崖東西互拱下有岩
曰白雲傍一石穴如星曰星牖陳希夷避召三遷于此仙人峰
隱士峰在大頂南神仙出沒人多見之或樹衣披髮或奇形異
相手足爪甲各長五寸或坐盤石或濯澗瀆真氣逼人不可相
近恍惚不知所在大剛峰在大頂西上有庵曰王母宮中鼻峰
象雲峰手扒峰竹篠峰槎牙峰俱在大頂東南一嶺南飛五峰
分布有徑曰主簿嶺當勾房往來之道石芒峭發人皆側足而

行象雲峰下一岩曰律身龜門峰在大頂東南嵐烟瘴霧清晨
如炊九卿峰在大頂南伏魔峰即大小鬼峪澗常見靈龜巨蛇
遊走上下玉筍峰群峰裂地而出有新篁未釋之象北爲鷄冠
嶺南澗之外即房縣界有碧峰岩柱笏峰端如指笏大夷峰坦
然如掌把針峰在大頂西岑小而高昔元君飛鐵杵之地丹竈
峰狀類偃月昏曉之交有清烟紫霧如丹竈然天馬峰在大頂
西百里一名馬嘶山一名西望峰即武當來山按圖記山自乾
兌發源歷關隴金房之地盤亘萬里當均房官道中有龍井深
不可測從西澗發源迤西下一岩名曰天馬岩行旅多宿于內
俗呼崖屋鷄鳴峰鷄籠峰在天馬峰北當均房官道曰大雞鳴
小雞鳴下即金鷄澗會西澗之水夏秋水漲商旅經月不可渡
諺曰上得馬嘶山四十九渡不曾乾風岩在大頂之下萬虎澗
濱石穴噫氣響震林壑武當澗在大頂東會黃崖諸峰之水北
入于紫霄洞西澗發源馬嘶山龍井北出于澗鬼谷澗在大頂
南會山南諸峰之水東入雙溪雙溪澗會東南諸水過浪河西
北入于漢參斗泉在雷石峰南石巖下有一井上應參星試劍
石在二天門內一石中分爲真武試劍處金星銀星二石出大
頂上研爲末可治心神不寧青崖在太和山北壇臺在大頂東
南其峰壁立亞于天柱天池即白龍池在大頂南削壁下摘星
橋又名會仙一天門上橋當兩山缺處上瞰天柱下臨絕谷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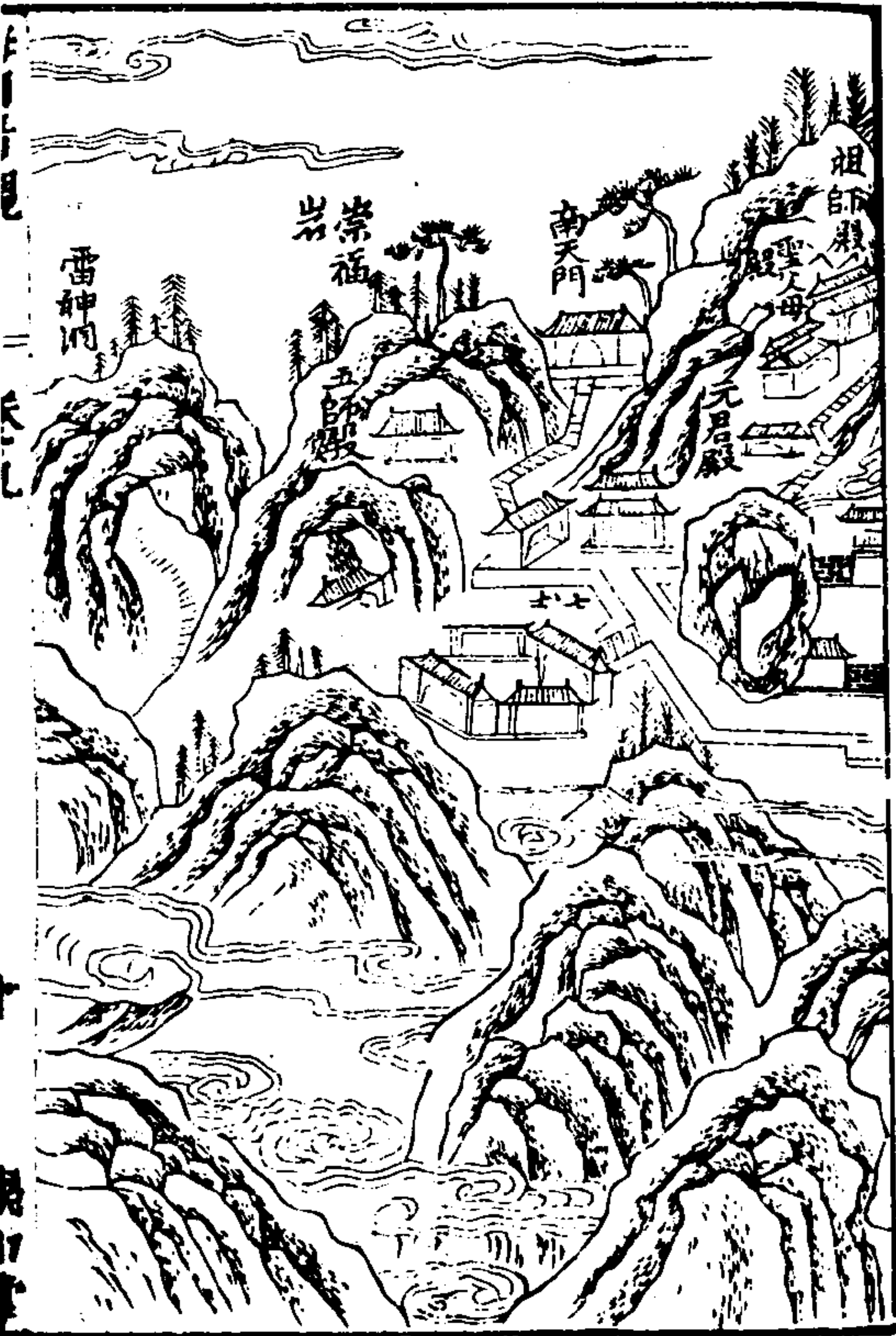
中仰見人行如在天上白雲橋在白雲岩南

南巖宮

南巖宮圖說

南巖宮即天一真慶宮故址南列天柱諸峰北瞰五龍頂由郝梅祠右行南崖百餘步度北崖升自南天門循山左支行數十步折行右支百步復折而左入小天門壘崖斗折而行過太巖下為大殿畢諸楹山復起突為小阜為圓光殿殿下則黑虎岩也從大殿後左折而東二十步折而陟崖上方轉西行過元君殿為南薰亭亭外有右枰從衡十八道類俗所彈者傳為洞窟故物復從元君殿折而下自是直東過礪室一日獨陽巖石室一日紫霄岩刻龍頭橫出欄外四五尺其傍崛起灌莽中者為禮斗臺崖上片石刻靈官像高可五寸許亂置小窠中云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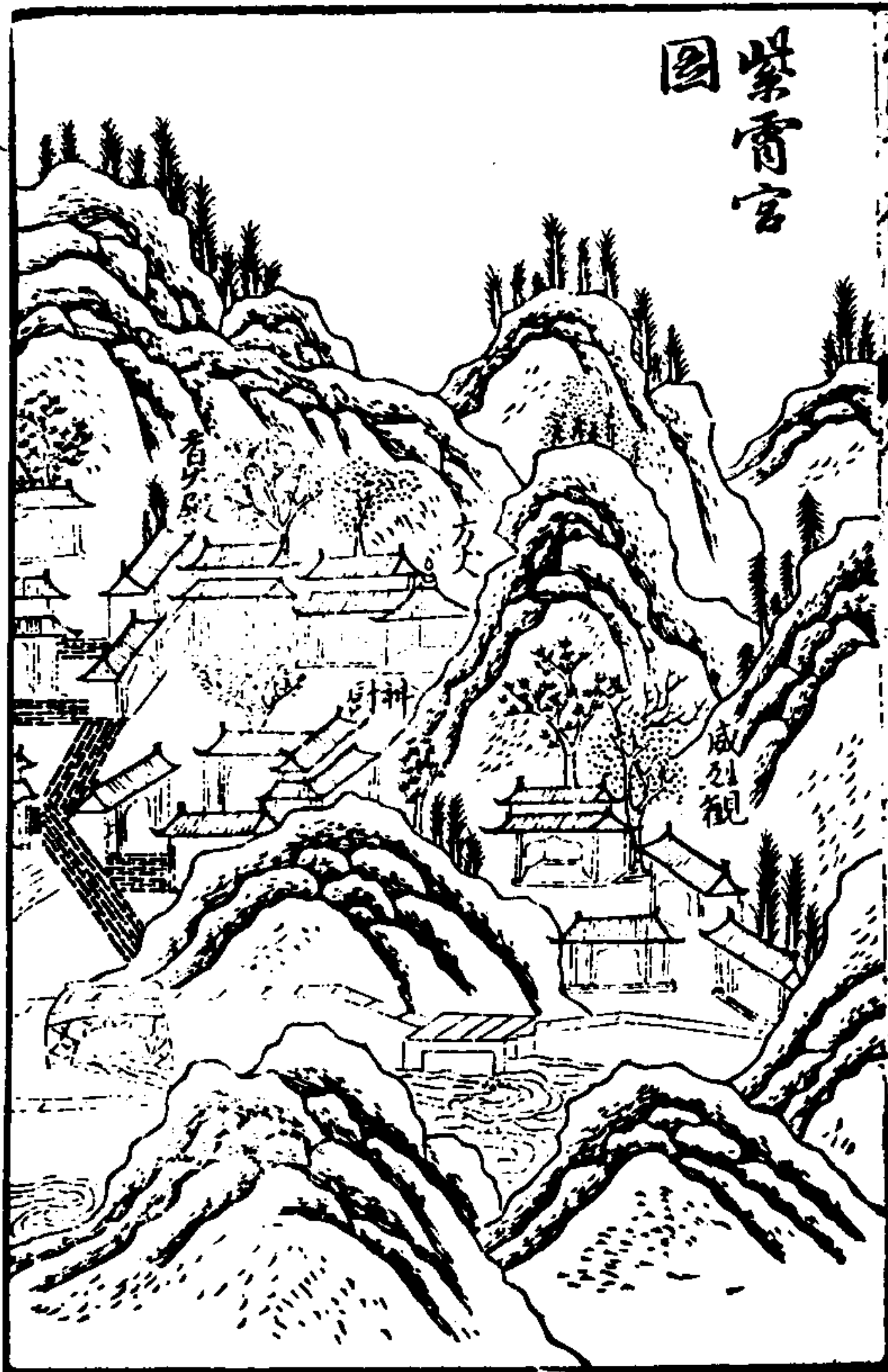


百云又東為風月雙清亭外亦石枰一復從故道抵大殿後
 西望捨身崖若垂天之翼其上為飛昇臺下為試心石又下
 為謝天地巖殿並山為楮室一神厨一碑亭二泉二曰甘泉甘
 露池二曰大天一殿之前偏右為方丈從方丈左折行堂後
 其上分為二道左為五師殿石穿道院中為圓堂浴堂滄水庫
 池池上有小間道可通鉢堂由鉢堂陟翠微折行山之後則為
 欽火巖又轉而前平行山上北折則為崇福巖為極大小總六
 百四十永樂十一年落成賜額大聖南岩
 大玄觀去本宮東北二十里古老君岩山門庵也內設大上像
 烏鴉廟去宮東北二里南天門之下相傳真武修道時有烏鴉

報曉于此故建廟以祀之榔梅祠去宮南一里玄帝嘗折梅枝
 寄榔樹誓之曰道成當結實已而如其言雷神祠一名欽火岩
 去宮百步北山之巔石如火焰樹如龍爪中有靈池水能療疾
 節鄧天君修煉處滴水岩去宮西北五里岩內鑿石為池泉水
 下滴不輟仙侶岩去宮西北六里為真武會諸仙處疊字峰在
 五龍頂南三山次列如疊字金鼎峰在疊字峰西形類鼎峙時
 噴雲烟下有岩曰藏雲徼人峰在大頂東北如天丁拱立之狀
 下有岩曰道者岩紫霄岩一名南岩在大頂北獨陽岩在紫霄
 岩右崇福岩在南天門裏黑虎岩在黑虎澗上大林巨石黑虎
 所伏之地謝天地岩在南岩西飛昇臺下百花泉在仙侶岩背
 閻幼安得道于此甘泉在本宮一名泓泉試心石在謝天地岩
 上飛昇臺即更衣臺在宮西百步禮斗臺在紫霄岩下甘露井
 在大殿前梯雲橋在榔梅祠上步雲橋在更衣臺天一橋在北
 天門外天一池太一池滄水庫池在本宮內

紫霄宮圖說

紫霄宮在展旗峰下故紫霄元聖宮今名香火殿之西宮前曰三公峰五老峰宮前之左曰日池右曰七星池宮後之左日月池右曰真一泉東方丈之北曰上善池今更曰泉從殿後右轉陟山之椒根石壁為龕者為太子巖左為蓬萊第一峰岩下為小園亭下而出道院左復北上為煉丹岩出道院右復西上為七星岩又上為三清岩絕頂不可到其下為榔梅園自榔梅園東下文轉而南上為福地殿殿兩階下丹井二北為萬松亭東為賜劍臺相距不數武左右山斷而復起如小兒擎拳之狀者為大小寶珠峰諸岩水合而東流于右脇者為金水渠渠廣八



紫霄宮圖



九尺北折過宮前抵小寶珠不得出鑿其頂以行為後景既出復東趨大寶珠溢于其趾為禹跡池池大僅一畝池上有亭北有橋舊傳神禹導水管至此故名為楹大小總八百六十承樂十一年落成賜額太玄紫霄

福地殿去本宮南八十步七十二福地此其一也上近三公峰下瞰禹跡池前擁寶珠峰後倚歛火岩威烈觀去宮北二百步中祀威烈王王為唐太守姚簡也龍泉觀去宮北一十里九渡澗天津橋之上玉虛觀之北復真觀去宮北十五里一名太子坡殿階下有聖母滴淚池紫霄峰在大頂東北曰伴金銀之色竹本交翠巨虬異蛇盤穴其間香爐峰在仙關之南浮嵐建露

千態萬狀如香烟然九渡峰一名仙關在大頂東石徑彎環白雲來去游人到此萬慮豁然展旗峰千仞如削宛然阜齋之形上有三清七星煉丹太子諸岩太師太傅太保三峰即三公岩始老真老皇老玄老元老五峰在大頂東南即五老峰五峰列居宛然筆架太子岩在宮後上倚展旗峰下瞰禹跡橋舊有鐵範聖像基址尚存黑虎岩在仙關九渡峰南龍潭之上白龍潭在飛昇臺下龍潭之南紫霄洞黑龍洞白雲洞水俱入于九渡澗九渡澗水入梅溪澗黑龍潭在仙關之上紫霄澗中二石局出下廣如屋潭深不可測大旱禱之立應真一泉在宮右紫極壇在威烈觀下萬松亭在福地太子亭在太子岩前禹跡池在禹跡橋南上善池在宮東方天禹跡橋在宮前通會橋在威烈觀南黑虎橋在黑虎廟南黑龍橋在紫極壇北天津橋在九渡復真橋在太子坡北

海內奇觀 卷九 一

五龍宮圖說

五龍宮即舊五龍靈應宮故址前列金嶺峰左遶磨針澗其宮東向逆折其門北向宮門內為道九曲十八折殿二曰玄帝曰啓聖二殿皆合九重前五重為級八十一後四重為級七十二望之如在天上真所謂上帝居也殿前天地池二水從石龍口出馬左龍井二右龍井二碑亭二日月池二殿之左為玉像殿殿內藏玉像五沉香像一殿右山坎大林下有石碑六一為崇封真武誥碑一為揭後斯所撰官碑一為揭後斯所撰瑞應碑一為戒臣下碑一什于地漚沒不可辨要皆元時所遺也官門左從曲道址折陟左山為柳梅臺下而折左出大門外為真官

海內奇觀 卷九 十五





堂為雲堂自雲堂金山西行下小谷澗水出焉即磨針澗也澗
 上有老姥祠官門右從碑亭下南折陟右山為啓聖臺折而南
 下則陳希夷誦經處直下為凌虛岩復從故道折而西上為自
 然庵內藏 文皇賜李素希青袍一衲襲裏各一呂公綵一庵
 前石作小池池上為橋其頂為靈應岩其外為長生岩為盈大
 小摠八百五十永樂十一年落成賜額興聖五龍
 五龍行宮去本宮北三十里茅阜峰下殿後有茅阜石仁威觀
 去宮東北二十里香爐峰西老姥祠去宮北百餘步磨針澗傍
 自然庵去宮西五十步東有煉丹池水中巨石下一穴有龍居
 焉人常見之隱仙巖去宮北十里竹關之上一名北岩右石

橫局一橫鋪石上云尹真人彈碁之所夜籟澄寂常聞求虛玉
 磬之聲靈應岩去宮北二百步五龍頂上凌虛岩去宮西南二
 里許紫蓋峰在宮南二十里夜有仙燈往來相傳神丹壑此松
 蘿峰在紫蓋峰西松蘿最感東北有岩曰臥龍岩桃源峰在紫
 蓋峰北西南曰桃源洞東即誦經臺舊有院今廢伏龍峰在龍
 頂峰西下有龍湫五龍峰五峰分列中有靈池石廟一區曰真
 源之殿即五炁龍君神寓之所靈應峰在官後松杉接翠上凌
 星斗隱仙峰在龍頂北前曰竹關下曰隱仙岩陽鶴峰在龍頂
 西北巨杉數株常有鶴巢其上眉稜峰在五龍頂西房陵登山
 之路復朝峰即外朝山也當房陵官道士十二峰俱拱天柱獨
 此一山飄然外向金鎖峰在展旗峰北云真武鎖鎮妖魔之地
 青羊峰在金鎖峰北下曰青羊澗七星峰在隱仙岩北竹關之
 下一逕七里百步九折下即五龍接待庵繫馬峰在接待庵西
 北登山正路一峰特起即天馬臺下有黑虎神祠會仙峰在仙
 木鋪地宋端平中曹觀妙迎三茅真君于此尹喜岩即仙岩在
 展旗峰北沈仙巖在飛昇臺西雲母岩楊仙岩在五龍官東二
 百步昔有花揚先生者居此年百餘歲人訪之即交避曰腥氣
 觸我不容坐爾後不知所在仙龜岩在金鎖峰下石如神龜含
 烟吐霧磨針澗在本宮北一里有石橫澗濱若磨痕萬虎澗在
 大頂北風雷一作如萬虎咆哮其水會于青羊澗牛漕澗自尹

喜岩西入青羊澗桃源澗自紫蓋峰發源東入青羊澗黑虎澗
 白龍頂會于白龍潭陽鶴澗自陽鶴峰穿林麓東入青羊澗金
 鎖飛雲瀑布三澗俱入青羊澗會仙澗在五龍頂北會諸峰之
 水北出高山入于葛谷澗雷澗自疊字峰雷洞之水南合于五
 龍澗白龍洞在竈門峰東有白氣如龍即大雨如注白龍潭在
 磨針澗下瀑布千丈有廟在岩內祈禱屢應又一處在飛昇臺
 下潭黑而深起聖臺在宮東南按圖經玄帝奉天詔于此五龍
 掖之上昇望仙臺在宮東北朝聖臺在飛昇臺西五龍池在宮
 頂日池月池在天寶壇南廡後五龍井在本宮大殿前歷代投
 簡之所青羊橋在山下磨針澗橋在老姥殿前聚仙橋在黑虎
 澗隱仙橋在仁威觀上會福橋在仁威觀前高口橋在五龍行
 宮前豐和橋在高口石碑東

海內奇觀

卷九

六

玉虛宮圖說

玉虛宮在展旗峰北真仙張三丰嘗庵于此語人曰此地他日
 必大興既而去焉 文皇物色之不得遂大其官以爲祝釐之
 所其中爲大殿殿之陰曰啓聖殿左曰元君殿又左曰小觀殿
 西塢西山下曰仙衣亭亭後磚室一曰張仙洞室外銅碑一左
 爲聖水池官前曰望仙樓樓外雪洞一石渠北曰齋堂石澗西
 曰浴堂官門左曰鉢堂官門右曰雲堂西塢北曰園堂鉢堂後
 亦曰園堂澗東曰東道院山西曰西道院山門外真官祠二前
 左南向爲祀真武壇前右北向爲泰山廟宮外復有東天門西
 天門北天門入仙臺仙桃觀華陽亭蓮花池于凡方丈書房宿

玉虛宮圖





所厨堂倉庫爲楹大小總二千二百永樂十一年落成賜額玄
天玉虛

關王廟去本官四十五里崇寧祠故址東有一泓泉西有飲馬
池太上岩卽大上觀去官西二十三里岩東刻天尊玄帝聖父
母聖師北極三聖三茅九仙真仙神將岩西刻鬱羅蕭臺三清
四帝雷尊南北二斗三官五師嶽鎮海瀆仙靈東西有靈石二
泉玉虛岩一名俞公岩去官西南三十二里九渡澗之上昔有
隱者俞惠哲誦經于此一老人常往聽之忽一日曰我東溟之
子誦居于是限滿當得還此岩願奉仁者居之迴龍岩去官西
南五里山巒蜿蜒狀若回顧上有益人泉四時不竭八仙觀去

官南二十六里蒿谷澗梅溪澗出爲淄河東靈石泉西靈石泉
俱在太上巖巖高峻無水宣德三年于此纂修大和山誌岩東
隴石穴下泉忽出已而巖西路傍石根下亦復出泉于是鑿砌
成池清冽可食神泉在官神厨後遇真橋在東天門裏源出九
渡澗仙都橋在北天門裏游仙橋在官左仙源橋在仙源橋裏
西天門橋在官西上有華陽亭下有蓮花池西山橋在西天門
外北山橋在北天門外東山橋在東天門外登仙橋在東天門
外南東萊橋在東山橋東

遇真宮圖說

遇真宮在仙關外去玉虛宮八里許左曰望仙臺右曰黑虎洞
山水環遶若城然故名黃土城洪武年間張三丰結庵于此名
曰會仙館官東廊下厥像存焉永樂十五年建真仙殿山門廊
廡東西方丈齋堂厨堂道房倉庫浴室爲楹大小總三百九十
六是年落成賜額遇真



遇真宮圖



元和觀去本宮南二里仙關之裏昔玄帝有元和遷校府之名
故曰元和修真觀去宮東二里鴉鵲嶺在修真觀東上有大山
廟集仙橋元和西橋元和中橋元和東橋俱在元和觀前會仙
橋在官前

迎恩宮圖說

迎恩宮在石板灘舊有關王廟蓋鄧襄官路也灘合山前諸澗之水聚為一川雨久則潰潦四出行者病涉永樂年間創修本山時始建石橋成化二年大水他橋崩啣者多而茲橋獨完或謂玄武實相之乃治宮于橋南岸以昭神功中為殿以祀玄帝殿左為堂以祀啓聖真官殿之右為廟以祀關王外為方丈為書房為倉庫舍為庖湏所為道衆房為楹大小摠二百八十七成化十七年落成乞名曰迎恩觀十九年改 賜為宮

迎恩橋在本宮北券門外尋真橋在石板灘西南絞口橋在石板灘南一里許中橋在石板灘北五里許冲和西橋冲和中橋

迎恩

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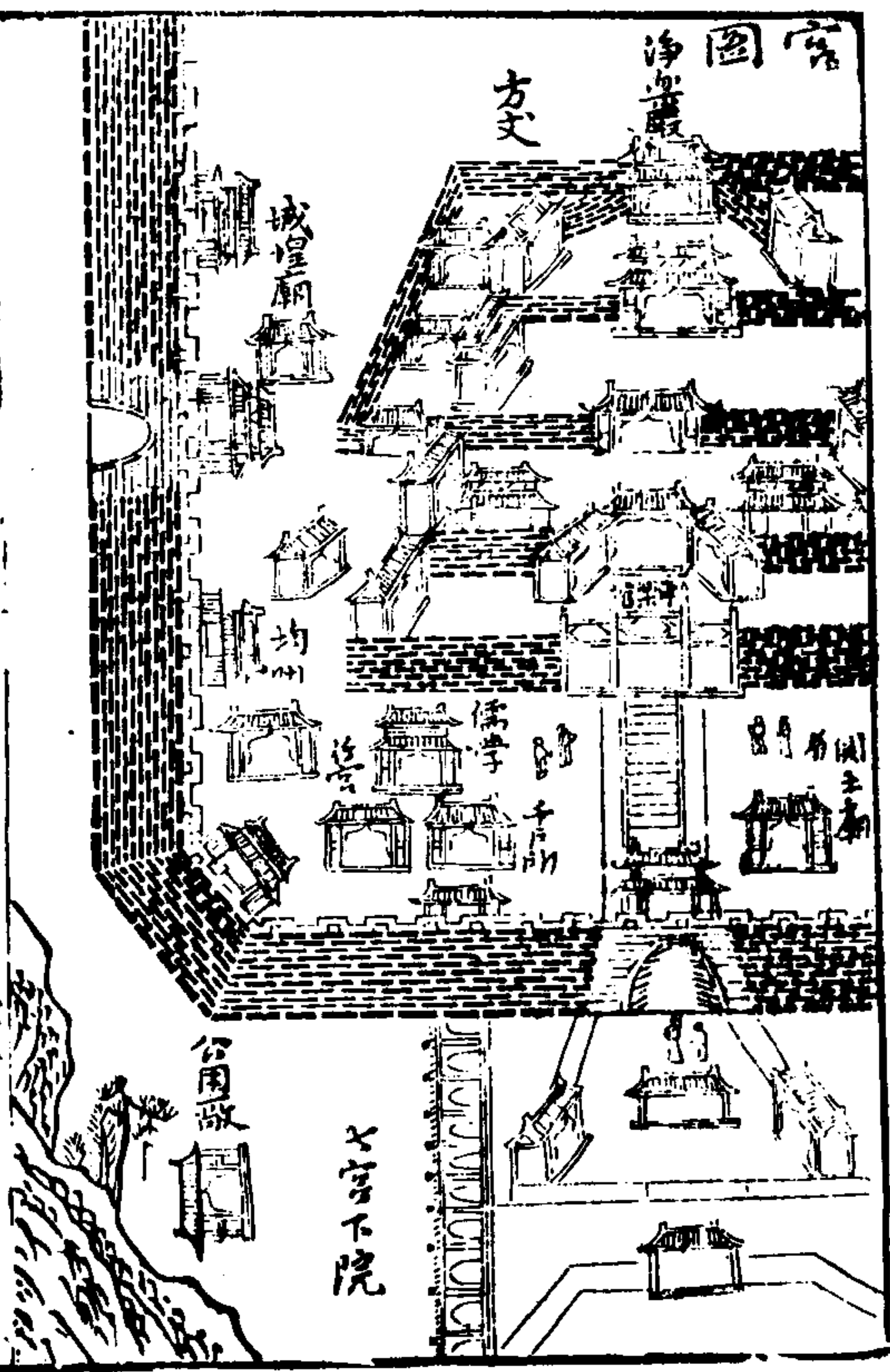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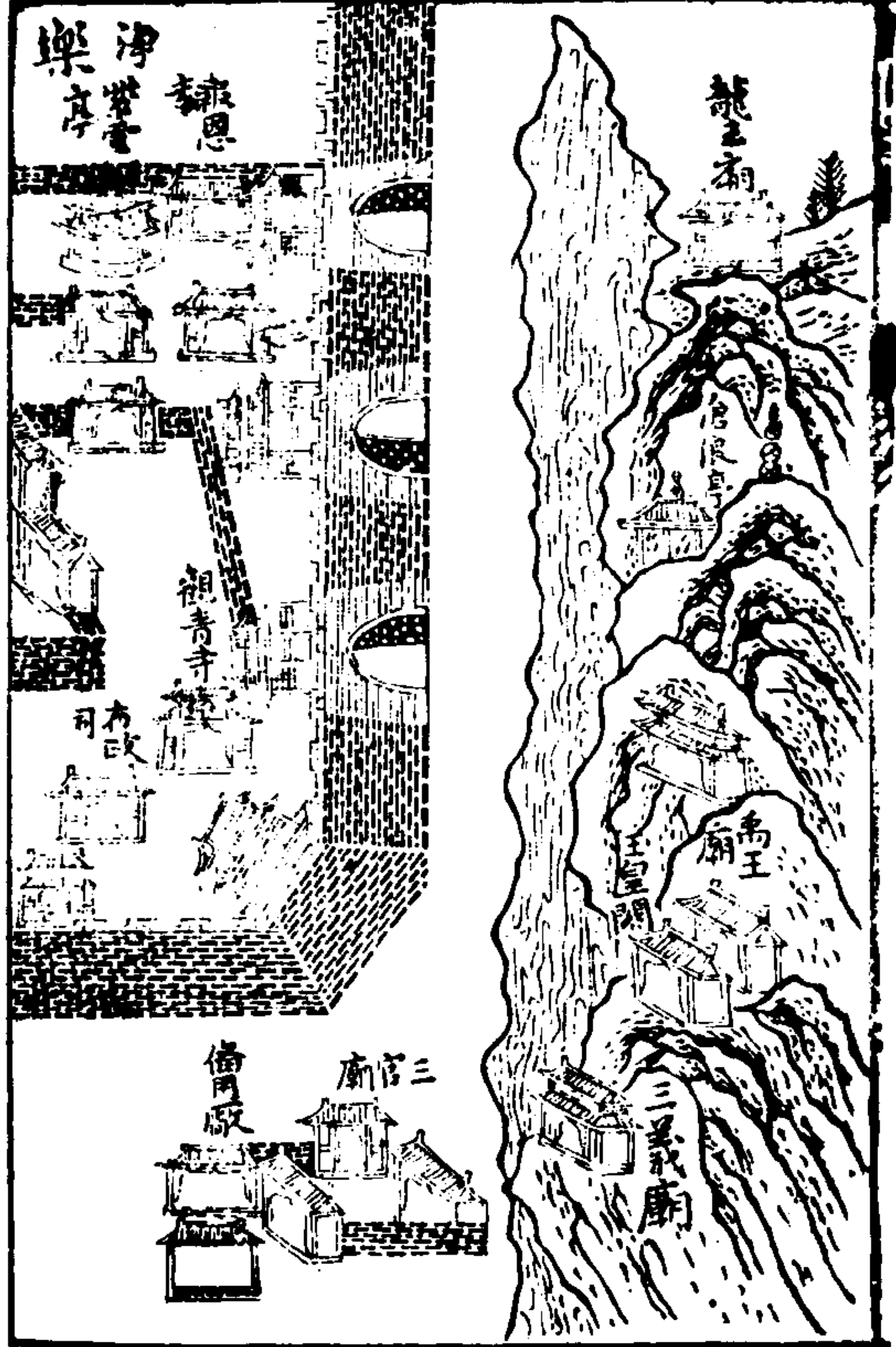


冲和東橋春和橋俱在岫巖峪

淨樂宮圖說

淨樂宮在均州城中各宮或于山于岩于谷獨此宮于市益相傳玄帝之先曾為淨樂國王淨樂治塵而虞為均地故以名官官之中為玄帝殿後為聖父母殿前為左右廊廡東為紫雲亭西為香錢庫三門外左右復創二亭以度 聖製碑右折而西為方丈齋室浴室神厨神庫道房左折而東為真官祠為預備倉三門外左為進貢殿右亦為道房為楹大小總五百二十未樂十六年落成 賜額淨樂

真武觀去本宮三百二十里襄陽府城之北樊城之西舊有祠不稱永樂十年管運武當山琉璃諸物至襄陽小舟萬計泊祠



下時風濤方作頃之祥光數見水天一色謂玄帝顯應遂崇建為紫雲亭在宮內東以玄帝降生時有紫雲彌覆故名真官祠預備倉俱在宮內東香錢庫在宮內西凡鏹楮輸于山者悉昇以入累 朝所賜鐘磬諸器皆藏焉進貢殿在二門外歲時取土物以 貢則董其役于此滄浪亭在州東門外漢江東即古孺子歌處左有觀音閣龍山在城南六里均州水口山也上有玉皇閣後有禹王廟三義廟在山下三官廟在備用殿左龍王廟在滄浪亭北濟渡處公用殿在城南備用殿在殿東半里許神惠倉在州治西南蓮花池在州城南一里許七里橋在黃沙河

由襄陽而穀城而界山草店則治世玄岳總樞在焉長岡縮穀
左右曠朗松杉滿門廊廡翼張為過真宮左廡鑄三丰真人像
豐頤發領銳目方面髭髯出如戟殊不類間雲野鶴山澤之癯
有斗篷扇杖各一皆範銅為之乃真人所自御者人仙關為馳
道為元和回龍二觀二十里為太子坡坡振波池之隘為復真
觀繚以周垣鍵以重關西行十里為龍泉觀觀對天津橋流九
渡澗其下沿澗上除道曲折行則紫霄宮宮背展旗峰若有展
石幢鐵色橫上方千仞前對龍門峰雲氣常如炊烟左右真山
拱而出岬兩負真為大小寶珠金水渠寶小寶珠滙為泓澤縹
碧名為跡池亭其上池右山為福地道書七十二之一也入宮

登百級之階池三日月七星泉二真一大善宮後山椒石巖處
名太子岩好事者為書蓬萊第一峰岩上又為三清石削不可
上其下則柳梅園歲貢實也園右萬松亭松杉翳天從此跨山
而去路甚徑杉木林分二岐從左則攀索而上天門從右十里
許至朝聖門則太和山山子立七十二峰之中即天柱峰也峰
頭南北長七丈東西半之玄武正位四神在列貯以金屋承以
蓬臺擁以石欄倚以丹梯繫以鐵垣護以金城關四門以象天
關半腸為道飛登千尺香爐熾燭三峰峙峙前席循城而下為
元君聖父母諸殿天柱峰後有尹喜岩其三天門從山頂直落
如矢欄楯糾纏約五里餘為摘星橋始可肩輿由榔梅祠抵南

岩岩壁崖之半為宮從殿後左折大石延袤百丈如飛霞其下
前絕大壑蒼葢蒙茸正黑無底為紫霄岩岩前一龍首石出闌
外瞰之膽落禮神者往往焚辦香於鼻從頸上望天柱拜以為
度東為五百靈官閣為雙清祠西為南薰亭為石坪一臺崛起
為禮斗西則捨身崖上為飛昇臺下為試心石下南岩有滴水
仙侶二崖踰青罕澗西三十里則五龍宮宮在靈應峰曲東向
而北其門以逆澗水門外遠九曲崇墉盤連如乘率然玄帝啓
聖二殿堦合九重前後百五十三級殿前天地池二龍井五右
廊陰日月二池如連環然日池色黛月池色緋左為玉像殿紫
五蒼玉黃玉碧玉各一沉香一咸肖帝像高數寸云得之地中

海內奇觀

卷九

二十九

夷白堂

去宮半里自然庵道士李素希舊隱也過磨針澗則聖姥祠過
仙隱岩則玉虛宮宮內為殿者三亭稱之望仙樓一齋堂浴堂
鉢堂雲堂圓堂五東西道院二遇真仙源游仙東萊仙都登仙
為橋者六崇簷大榭高垣馳道鉅麗不下王宮紫霄五龍未能
先之矣出玉虛三十里則迎恩宮宮在石板灘當即襄孔道又
十里則均州淨樂宮宮規城而半之然規模猶謝玉虛也山既
斗絕無尋丈夷曠之阿諸道流倚崖之半架木而栖椽枝借地
項與崖齊重樓層閣疊累以居如蜂房之結綴而纍纍也忽豈
風刺刺起吹屋離崖駢肩動搖欲墮不墮正如坐樓船蕩滄于
驚濤怒浪中然彼了不為意也蓋習之矣

新鑄海內奇觀卷十

孫錫西

錢唐 臥遊道人 楊爾曾 輯

五臺山圖說

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環五百餘里上有五峰高出雲表頂皆積土故謂之臺世傳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凉山者即此也臺分東西南北中寺宇壯麗中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頂西北有太華池取水禱雨輒應正東左畔去臺五里有雨花池前三十里有飯仙山即中臺案也東南有鷲峰西側有甘露池下有玉亭寺歡喜嶺由嶺遂至絕頂東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頂東畔有那羅延洞僅容人身側入洞

海內奇觀

卷十



中臺



海內奇觀

卷一

中風寒盛夏有冰五色光彩嘗從內出又東有樓觀谷內有觀巖西北去臺十五里有華嶺巖仙人洞東南嶺畔二十里有明月池人傳以紗帽幘目下觀或見月在水中西南有青峰一名大羅頂南連望聖臺臺下有東谷池西南石上有羅侯顯迹又有善才庵又東去臺有溫湯池溫泉寺西臺高三十五里頂平廣周二里頂上有魏文帝人馬跡北有秘魔岩洞天陰中有聲如風西嶺畔有隆唾崖祠身崖去臺西北有八功德水東北下有文殊洗鉢池又有玉華真容圓通諸寺皆清幽曠遠寺傍有三珠泉聲洌異常其沸正如珠狀去泉百步有七寶珠樹樹高二丈許下為一幹岐分七條上復拱會為一然後枝葉衍縱



疊綠山

山舊在八桂堂後八桂堂已無考惟郡城直北重門夾山東行石文橫布五色相錯故圖經以疊綠名一洞屈曲穿山之背南北兩向如提連環土人又名風洞洞左小山曰千越右小支戟立曰四望亭其上南望則獨秀當前綉閣朱甍映帶城郭北眺則堯山積翠與灘水俱來加以夕陽返照虹霞鋪石山飛動片片如上人衣真圖繪所不及也

寶積山

寶積與寶華連夾北城之西續以雉堞下開華景洞容二十餘榻前有橫塘百畝盈冬不涸朝陽夕霞浮綺在面唐元常侍亭

之日岩光石屋前張比省春龍隱上則鐵壁無際祠諸葛武侯于巔洞而東與風洞對峙祖帳折柳雲集于茲

七星岩

岩峙江東里許列岫如北斗山半有洞名栖霞入洞石倒掛峻嶒捫壁垂閣中百餘武已復大明下數十級更益宏明如堂皇仰首見鯉魚躍洞頂正視之忘其非真也已過三天門每過則石楹垂立僅度單人過已則又黝然深黑目力不能窮東炬照之房列萬形為象則捲鼻臥為獅則抱毬而弄為駱駝則長頸而鞍背為湘山佛則合掌立為布袋和尚則側坐開口而胡盧半為石乳萬古滴瀝自成巧于雕刻如水精狀半乃真石想初

海內奇觀

卷十

六

夷白堂

亦乳結也其他如床如几如晒網如奕棋如魚如馬如佛手足不得盡名風凜凜出嶮岬間雖傍烟炬尚寒慄又多岐路或云通九疑山龍潭一水測而深黑不得底業已可七八里忽復瑯瀟雪浪中立一圓阜丈許俗稱海水浴金山也怪矣近游者又得一岐里許名禪房半壁坐一菩薩像黑石隱隱可七寸房中煖氣更融融也從此又東行見白圓光乃有一洞口出山之背下慶林觀粵中多蛇虺獨洞中不栖亦若鬼神呵護之洞有玄風彈丸為左右翼

省春岩

岩在七星山之右如簷覆前有石乳承溜又如枯槎倒掛長七

尺餘桂林四際溪山不留寸土惟此平田廣積一望豁然山勢
面東夕陽不入洞前甃以瑤臺圍以石檻右有小洞二三穿山
而過架以層樓更衣燕息此延賓善地也

灘山

山據灘江之濱橫障江流與伏波關鷄峙前為水月洞後為古
雲崖軒宋方信孺故居也羽士搆數椽祀方與范致能云水月
洞在灘山之麓其半枕江刻刻大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
其形正圓望之如大月輪江別派流貫洞中踞石弄水如坐捲
蓬大橋下大月輪之中又一小規穿山而南出暑月坐洞中風
颼颼起洞口真不減北窓羲皇也其下可以觀魚乘舟過之如
海內奇觀 卷十 七 夷白堂

隱山

出城西里許當夾山之南唐李渤關通石林磴道若天造然因
號隱山又云西湖中之浮山也湖今斥為桑田山峙于陸山北
高南下峰不露奇惟中藏六洞為佳從東入朝陽洞有佛宇山
轉處溢一清池躡級上之其半稍平石刻老子像又從左穿洞
心懸汲而出井口其洞為北牖圍標四楹正扼風隘又轉為白
雀洞穿石峽而下為夕陽洞為嘉蓮洞旋而南為南華洞自北
牖至南華大小隨憩石穹窿處列十席小則具跌跏水漫流可
厲弗可舟也

龍隱巖

岩踞江之東近七星山麓然不依附而自為洞天以枕江流洞
門高伴闕石上裂一龍形天矯如生鱗鬣皆具其長竟洞其下
水聲如三峽中盛夏入洞陰風淒清如坐冰壺宋諸公多遊此
刊石殆遍焉

伏波山

山迫城外屹立千丈趾没于江流之西洞乃東嚮維舟始入洞
前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伏波試劍石後漸潭水水落
時石齒齒足玩水漲溢無奇也

白龍洞

海內奇觀 卷十 夷白堂
探關鷄山口別有派曰南溪擊小舟而入四壁峭懸蒼翠落人
衣袂溯流南去高山麗空其半有洞躡衣而上洞口有物倒懸
如龍首故名白龍入度石磴石室硿礧洞前朱欄小閣倚闌平
疇綠遶碧流涓涓出藻行間注橋而下即李公所作新泉也山
有二洞九室白龍當巽維其西北曰玄岩岩之上曰丹室白龍
之右曰石室皆渤所名揔之俱讓白龍

虞山

山起城東北隔灘波左遶皇潭後承之亦名皇澤灣山下有韶
音洞洞前平原舜祠在焉古松數十虬枝若蓋

堯山

山在城東北二十里連岡磅礴數邑界桂山百里皆石惟此積土以成更益為奇山上有天子田佛宇五層舊白鹿禪師故庵地也天將陰雨先有白雲起山中登其巔則萬石疊于西南灘江來自東北良足快也堯祠乃在山下不知所自始

訾家州

在灘江中土人稱為浮州雖巨浸排山此州不沒亦借水月洞為勝今已鞠為茂草矣

海內奇觀

卷十

九

長口

七星岩圖說

粵東西蓋有兩七星岩云桂林七星洞行十餘里景在內端州七星洞行止百餘武然負山臨水所在成趣拔其尤者為勝有三一曰石室是山所得名也南關一門石徑逶迤而入流水澗澗潦或成池龍井在東秉燭可入西轉梯磴而上乃有石觀音云纓綉紳珮揚旆戍削似立而過海者蓋懸崖石乳所垂幻也風當礧研入吹人欲舞從石罅北出岩背過岩秀亭攀舟而下二曰蛟龍窟在流霞島東先從小洞穿岩而至渡海筏處一石嵯飛覆水上仰臥舟入空如堂皇洞口懸一石仰擊之作鐘聲三曰玉壺亭瀝湖數百頃澗澈可鑑奇峰四疊臨之從水底登

海內奇觀

卷一

十

長口





石而上架湖心一亭坐石分雲乘風泛月亦勝景也又如過虹橋之渚汎歷湖之棹登臨天之閣弄寶陀之月酌流霞之島走蓮壺之逕浮杯峰之玉搔仙掌之風拂寶光之岩騎青羊之石招閑風之闕凭栖霞之亭坐水月之宮尋芳藉草亦無非佳致矣



雞足山圖說

山峙賓川境內山面南卓之萬山之上前舒三距後伸一支若雞足然者佛弟子大迦葉奉金縷衣入定待彌勒處也四周多童岡荒阜獨是山松杉鬱盤雲霞所留且饒名山錦卉祇園寶刹都房靜室無不潔修良亦婆娑淨土云渡金沙江緣山百里繇東南支入始入為石鍾寺寺東數百步有黑龍潭水涓涓從葑田中流出寺僧調鼓吹逼則風雨之辨試之不然石鍾西為西竺庵庵後為龍華寺寺與庵咸有傑閣疊起龍華後為大覺長安僧無心所開山也過大覺則行穿萬松松陰可人又一里為寂光寺西百步為水月庵又聖峰寺繇聖峰上為迦葉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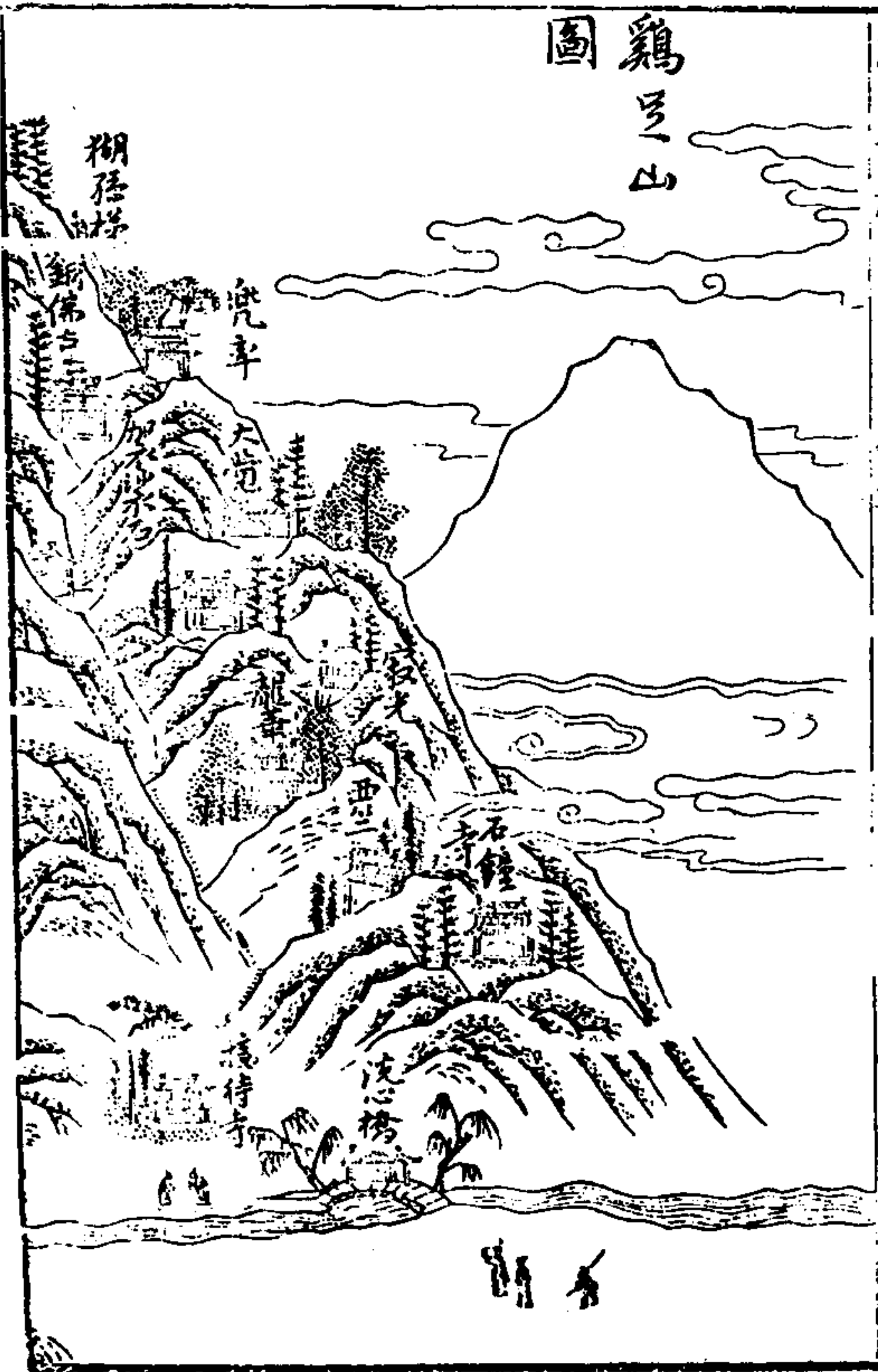
海內新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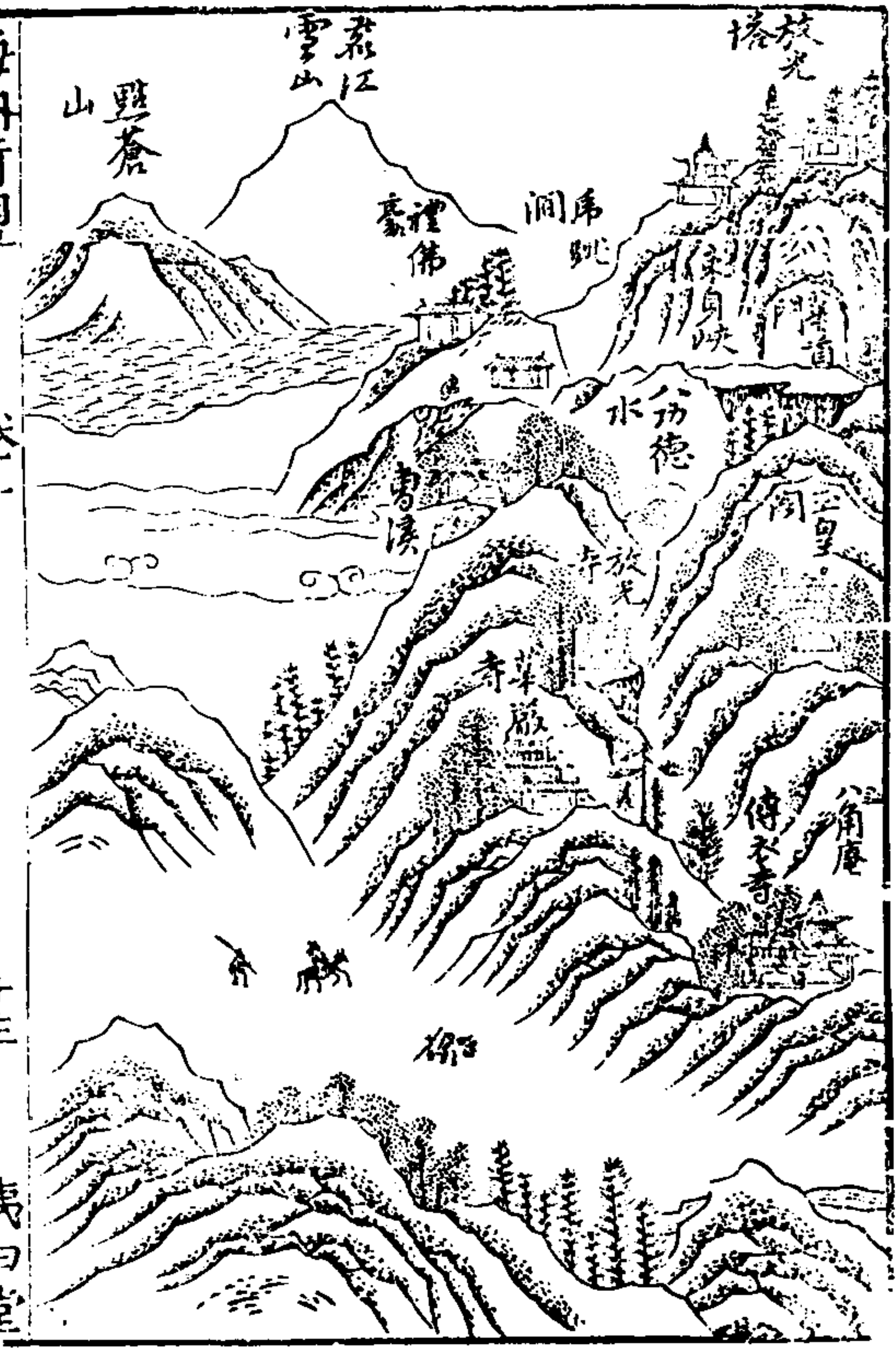
卷十

十一

見三

雞足山圖





海內奇觀 卷一 十三

自此純石疊綴人行磴道中步步喘息前後人膺趾遞相乘以
 上過兜率庵袞袞石而後至銅佛殿殿西出側逕可平達華首
 門東乃走險上猢猻梯梯無路僅僅崖石確垂俯深箚絕處架
 木枕長一丈接之猶非梯也梯乃石齒齶齶其芒上出廉利伴
 劍戟承足石芒內嚙其半牛踵懸外惟瞰深箚故可上而不可
 下上亦牽挽蟲縮而升里許方至土主廟則山之巔也入廟西
 北指則雲間見麗江雪山西指則點蒼十九峰雄據不肯為下
 洱海蕩滴其前東南巒麓參差如風中濤咸在杖底循後距則
 舍利塔倚廟背迅雷雨擊圮之北一里為文殊閣又二里經束
 身峽流石沒足過石基盤至伏虎澗又半里上禮佛臺東跨偏

又三里而度曹溪亦稱漕溪水紺碧一泓日供僧可三十餘眾
 又東二里為八功德水迦葉所卓錫處也又東二里為華首門
 門踞山半石規十丈如半月云迦葉入此安禪由銅佛殿而下
 十里轉西南支入華嚴寺五里下圓信庵復下接待寺度洗心
 橋抵賓川自華嚴下山松陰空翠掩雲日者又十餘里或云迦
 葉定鷄足山在西域此山似之故說者借以標勝云

雲南九鼎山圖說

雲南者漢時五色雲見于南中是邑所得名也邑有九鼎山出郭北二十里山起九峻若禹鑄九鼎而列然涉澗納麓升自岫頂有此一亭超然臺亭則萬瓦參差樹影中乍見乍沒臺則蓋官琳宇懸構懸前若蜂房鳥窠累累然重累而綴循臺度迤老松擎雲入千尺翠色滴滴可餐已而為凭雲橋椽杙岩阿虛閣度重棧以過軒然竿首臨乎鳥道過橋為古佛洞石竇嵌空琢五大士相附以危樓雕欄畫檻旌幢錯繡與朝日共麗洞傍有昆盧殿阿閣三重出西南竇跨偃仄搏羊角以上靈瑣映板山北有龍首塔深窈窕無底三教樓華嚴閣危梯百級螺旋始得

海內奇觀

卷十

十五

吳白堂



九鼎山圖



海內奇觀

卷十

十六

吳白堂

上四盼無所不矚側耳聽下方鐘鼓如身在鈞天之上山故有寺乃開山僧驟聞天樂得古佛于洞中而初建者也

點蒼山圖說

點蒼山在太和縣治西五里凡十九峰連脊屏列內抱如弛弓然峰各夾澗自山椒懸瀑注為十八溪山色翠黛殷潤歷秋冬不枯高六十里連接雲氣蒙氏竊據封為中嶽上有馮河週迴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山色也山本青石山腰多白石穴之膩如切肪白質黑童片琢為屏有山川雲物之狀唐李德裕平泉莊醒酒石即此產也其陽多山茶其陰多丹桂又有木蓮躑躅花樹並高數丈春日紅白錯雜被于谿谷中巖號雪山世傳為佛苦行之地草石皆作旃檀香氣叢林列剎諸峰相望蓋舊在天竺幅員之內為阿育王封故國有三千蘭若茲土得其半

海內奇觀

卷十

十七

夷白堂

點蒼山圖



海內奇觀

卷十

一八

現日堂

鳥今存者什一耳即林阻谷奧而無猛虎毒蛇冬夏氣候調適暑至于温寒至于涼而止故四時無日無花信福地也自龍虎關渡天生橋為珠海寺兩山千仞中虛一峽如排闥然由混混亭而升為覺真庵北折入谷口為寶林寺山茶特感寺左為圓海寺下北澗度石關為鶴頂寺松竹蔭軒洱波在席文陽暎之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湧金時有鴛鴦群浴此即點蒼十景之鴛浦夕陽也北循山坡有金相寺廢址有唐碑為高僧講經處盤山脚而西有松蘿崖石洞幽勝崖畔為感通寺有高皇帝詩十八章鐫碑山閣北行四里有昭文洞土人祀唐杜光庭于此西有一溪管寧承流水色瑩澈其中石子粼粼青碧

璀璨如玉名曰青碧溪緣山麓北行二里至天臺有諸葛武侯書卦石土人于石上建八塔以識侯之蹟云東行一里為弘聖寺有浮圖高數百尺或曰隋文帝勅建或曰阿育王北行二里至慈蒼神祠翠微有岩巽香酷烈廟後有問俗亭俯瞰城郭樓觀海波萬頃下山北行二里為三塔寺寺有七樓八殿有瀑布溪懸流百尺其承流處有石如盤盤中有一石為瀑流所激跳躍如馬聲如雷錮石壁上有朱字詩題刻千仞之上為濺沫所塗遠不可辨過此為帝釋寺世傳空中隕石上有帝釋像今所奉者是已舊聞茲地夜聆天樂故名其峰曰應樂北渡兩澗有無為寺寺有汝南王碑聲如玉聲清越可聽北岡有元世祖駐

海內奇觀

卷十

七

馬

蹕臺後人構屋其上軒窓洞越最堪游目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日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南上里許有寺曰救疫山泉甘冽飲之可以已疫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為鶴雲寺寺有仙女池又北六里為石雲寺沿溪而西過獨石橋為寶華寺其地多花卉紅紫輦輦自陽溪歷遺愛寺有舍利塔入溪三里有一石門如圓月曰羅刹洞世傳觀音大士閉羅刹于其中云又西行八九里至出佛洞又西六里為洞天山層巒疊嶂望之蔚然由上水關水月樓放舟過島嶼而南為金榜寺又南為青巔寺前有巨人跡南泛有崖飛出水曰鷄額山又南為鐵雨崖云是羅刹欲背監逝逝大士雨鐵

以止之是其迹也又南至赤文島云是大士買地券字如蠶豕不可辨識甘峰溪自南而北一曰斜陽峰南溪二曰馬耳峰草溟溪三曰佛頂峰莫殘溪四曰聖應峰青碧溪五曰馬龍峰龍溪六曰玉局峰綠玉溪七曰龍泉峰中溪八曰中峰桃溪九曰觀音峰梅溪十曰應樂峰隱仙溪十一曰雪人峰雙鴛溪十二曰蘭峰白石溪十三曰三陽峰靈泉溪十四曰鶴雪峰錦溪十五曰白雲峰芒湧溪十六曰蓮花峰陽溪十七曰五臺峰萬花溪十八曰蒼琅峰霞移溪十九曰雲弄峰至此則山海相接環海之外復有諸山曰青巔鷄品玉几羅筌曼葱龜蛇若拱揖西向點蒼其間石窟勝景不可殫數要之不若鎮山之奇麗云

海內奇觀

卷十

二十

夷白

十大洞天

第一王屋山廣一萬里高一百二十里名小有清虛洞天王褒杜冲為小有洞主是也 第二委羽山廣一萬里名大有空明洞天司馬季主所理 第三西城山廣二千里名太玄極真洞天王方平所理 第四西玄山廣三千里高二千七百丈裴真人所理 第五青城山廣二千里高三千六百八十丈名寶仙九臺洞天昔黃帝問道希夷真君授帝籙蟠處真人所理 第六天台山廣五百里名上清玉平洞天玄州仙伯治之所 第七羅浮山廣五百里名朱明耀真洞天青精先生治之所 第八句曲山廣一百五十里名金華陽洞天紫陽真人治之所

海內奇觀

卷一

十一

張印

三十六洞天

第一霍撞山高三千四百丈廣三十里名霍林之天 第二泰山高四千丈廣一千里名蓬玄太空之天 第三衡山高四千丈廣二千里名朱陵太虛之天 第四華山高七千丈廣二千里名太極總真之天 第五恒山高三千丈廣二千里名太乙總玄之天 第六嵩山高七千丈廣一千里名上帝司真之天 第七峨眉山廣三百里名虛靈太妙之天 第八廬山高三

千九百丈廣一千七百里名洞虛詠真之天 第九四明山有二百八十二峰廣八十里名赤水之天 第十陽明山一名會稽山廣三百五十里名極玄之天 第十一太白山廣五百里名德玄之天 第十二西山廣二百里名天寶極玄之天 第十三大為山廣三百里名好生玄上之天 第十四潛山高七千二百丈廣八百里名天柱司玄之天 第十五鬼谷山廣七十里名太玄司真之天 第十六武夷山廣一百二十里名昇真玄化之天 第十七玉笥山一名群玉峰高三千里廣二百八十里名太玄秀樂之天 第十八華蓋山廣四百里一云四百里名蓉城大王之天 第十九葢竹山廣一百八十里一云七十名長耀寶元之天 第二十都嶠山廣一百八十里一云百里名寶玄之天 第二十一白石山廣七百里一云七十里名瓊秀長真之天 第二十二勾漏山高二百丈廣三百里名玉闕寶圭之天 第二十三九嶷山廣三千里名湘真太虛之天 第二十四洞陽山廣一百五十里名洞陽隱觀之天 第二十五幕阜山廣一百八十里名洞真太玄之天 第二十六大酉山廣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 第二十七金庭山廣三百十里名金庭崇妙之天 第二十八麻姑山廣一百五十里名丹霞之天 第二十九仙都山廣三百里名玄都祈仙之天 第三十青田山廣五百里名青田大鶴之天 第三十一

海內奇觀

卷一

十二

張印

鐘山廣一百里名朱日太生之天 第三十二良常山廣三十里名良常方會之天 第三十三紫蓋山又名碧霞洞廣八十里名紫玄洞昭之天 第三十四天目山廣一百里名大滌玄蓋之天 第三十五桃源山廣七十里名白馬玄光之天 第三十六金華山廣五百里名金華洞元之天

七十二福地

第一地肺山在終南山 第二蓋竹山在黃岩縣 第三青嶼山在黃陽縣 第四白安山在交州 第五石磴山在天台縣 第六東仙源在台州一云在東海中 第七青鳴山在東海中 第八郁木洞在新淦縣 第九赤水山有白帝宮紫玉樓 在西梁國 第十丹霞洞在南城縣麻姑山頂 第十一君山在岳州洞庭湖 第十二焦源在建陽縣 第十三靈墟山在天台縣天台山頂 第十四沃州在越州上有峭峰三蒼翠插天 第十五天姥峯在越州 第十六若耶溪在越州 第十七金庭山在明州 第十八馬嶺山 第十九清遠山在廣州 第二十洞真墟在沙縣 第二十一清壇在岳頂 第二十二鵝羊山在潭州 第二十三陶公山在瓊州 第二十四洞真墟在長安 第二十五洞靈源在衛州 第二十六三皇井在溫州 第二十七爛柯山在衢州 第二十八芹溪在建陽 第二十九龍虎山在貴溪縣 第三十靈山在信州 第三

十一白源山在惠州 第三十二逍遙山在洪州 第三十三閩皂山在清江縣 第三十四始豐山在豐城縣 第三十五金精山在虔州 第三十六白源山在南昌縣 第三十七鉢池山在楚州 第三十八論山在潤州 第三十九毛公壇在安英縣 第四十鷄籠山在和州 第四十一桐栢山在忠州 第四十二平都山在忠州 第四十三靈應山在鼎州 第四十四彭觀山在漣陵縣 第四十五抱犢山在交州有岩滴

海內奇觀

硃砂 第四十六大面山在蜀州 第四十七虎溪山在德安縣 第四十八元辰山在都昌縣 第四十九馬跡山在丹徒縣 第五十張公洞在武陵縣 第五十一玉峰在河中 第五十二藍水在藍田縣 第五十三德山在武陵縣 第五十四天印山在和州 第五十五商谷山在商州 第五十六大隱在常州 第五十七漁湖在四明 第五十八中條山在河中 第五十九司馬晦山在天台 第六十綿竹山在錦江 第六十一甘山在黔州 第六十二瑰山在漢州 第六十三金城山在古限戍 第六十四雲山在武岡 第六十五北邱山在洛陽 第六十六武當山在均州 第六十七女几山在三峡口 第六十八少室山在鄧州 第六十九百鹿在江州 第七十西白在黃岩縣 第七十一南田山在東海 第七十二玉蟠山接蓬萊山

海中名山

蓬萊山一名蓬丘一名雲萊在東海中高一千里廣三千里上有金臺玉闕乃神仙之都上帝遊息之地海水正黑而為溟渤無風而波浪萬丈不可往來惟飛仙閣有到者 扶桑山在東海中去中國九十萬里山有木如桑長者數千里大者三百圍兩相扶倚同根而生故曰扶桑榘子甘香赤色千歲一實仙人採食體生金光飛翔太空有金鳳凰九色鳥其鳳一鳴天下鷄皆鳴日即出矣 方文山在海中高四萬七千丈上有太元之宮金漿玉髓飲之長生瑞禽奇木莫可名狀 滄浪山在海中高五百里廣三千五百里四面水皆蒼色乃仙浪也山上空石

海內奇觀

卷十

十五

海上十渚

瀛渚地方四千里去岸七千里正對會稽一名環渚上有青州

丘翠水二仙官地生玉酒飲之長生產是吾之鐵鍊為勿切玉

如泥神芝靈草人莫能迷上真神仙居之 玄渚在北海中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岸二萬六千里有風山聲響如雷正對天門

地生金莖紫芝 長渚在南海中地方萬五千里去岸二十五

萬里一名青丘 流渚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九十萬里

上有奇花異木瑞草靈芝 元渚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

千萬里上有紫虛五館甘醴如蜜 生渚在東海中地方三千

里去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萬眾 祖渚在東海中地方一

萬里去西岸七萬里地生瓊田芝草名養神芝其狀如瓜苗可

長數尺人歿三日以芝蓋面即活 炎渚在南海中地方一千

海內奇觀 卷十 十六

岸九百里四面烈焰巨天海水為之騰沸飛鳥亦不敢度上有

大鼠毛長數尺仙人採毛為布名火浣布又產風生獸青色如

狸積薪燒之雖歿其毛如故觸風即活漢時曾通中國 鳳麟

渚在北海中地方二千五百里四面有弱水毛羽不浮上多麒麟

鳳凰故名上有青華之宮丹林素府 聚窟渚在西海中地

方三千里去岸二十四萬里上有大仙形似人鳥因名人鳥仙

生返魂香樹大如桐栢花香聞數百里煉液為香 一曰驚精香

二曰震靈香三曰返生香四曰旃檀香五曰精鳳香六曰却心

香此六香實神仙異物人歿聞氣即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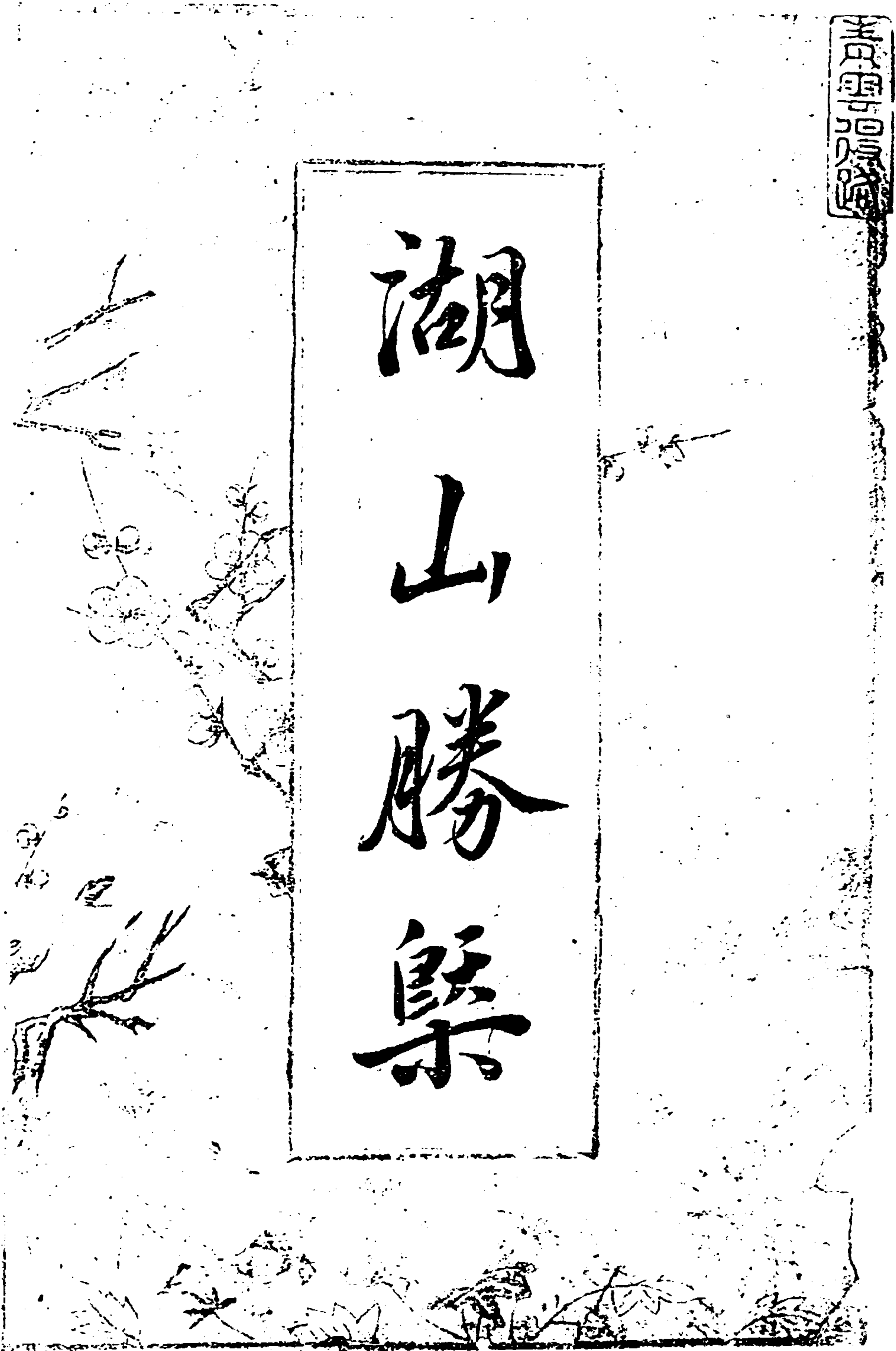


此冊曾假自西塘樓書館先擬仍鈔藏本
訪葉君日得前書隨檢之記不無遺憾之
至乃半博初舉事急以原存送京
聖運揮策萬卷惜無主者回德前門
且廣善堂之事已成所夢多事記
於後用誌悼念 咸亨一紙五年
十月廿六日行作



湖山勝概

湖山勝概



湖山勝概

湖山勝槩叙

余素尚踈拙望強年亟拂衣歸矣惟嗜
東越佳山水來往不一數十度身亦如
不繫之舟大都借西湖僧榻者十之六
七而吳山之雲居紫陽亦一小憩或應
諸大夫之招而西湖吳山之席相半乃



誌西湖有十景獨吳山之景未誌也遊越者以湖山並稱因披吳山勝跡令歷：可數何獨未之標著會茂材夢得談藝間語反之夢得遂出所為湖山十景圖以示余余曰湖山之勝以君傳矣余令長侄越客者可無詩紀之爰名為五言絕句綴圖之

左方夫湖山無古今今始繪之圖詠之詩
似有新故湖山無得失西湖故有圖有咏
而吳山自今日補之似有偏全此皆游情
中勾境耳游境中勾情耳千蘊之後好事
者其所為吳山藻繪吟咏安知不以今日
嚆矢哉余冉々老將至矣湖山尚能留客

客當自有新詩
夢得其載酒石泉松雪之
間以遲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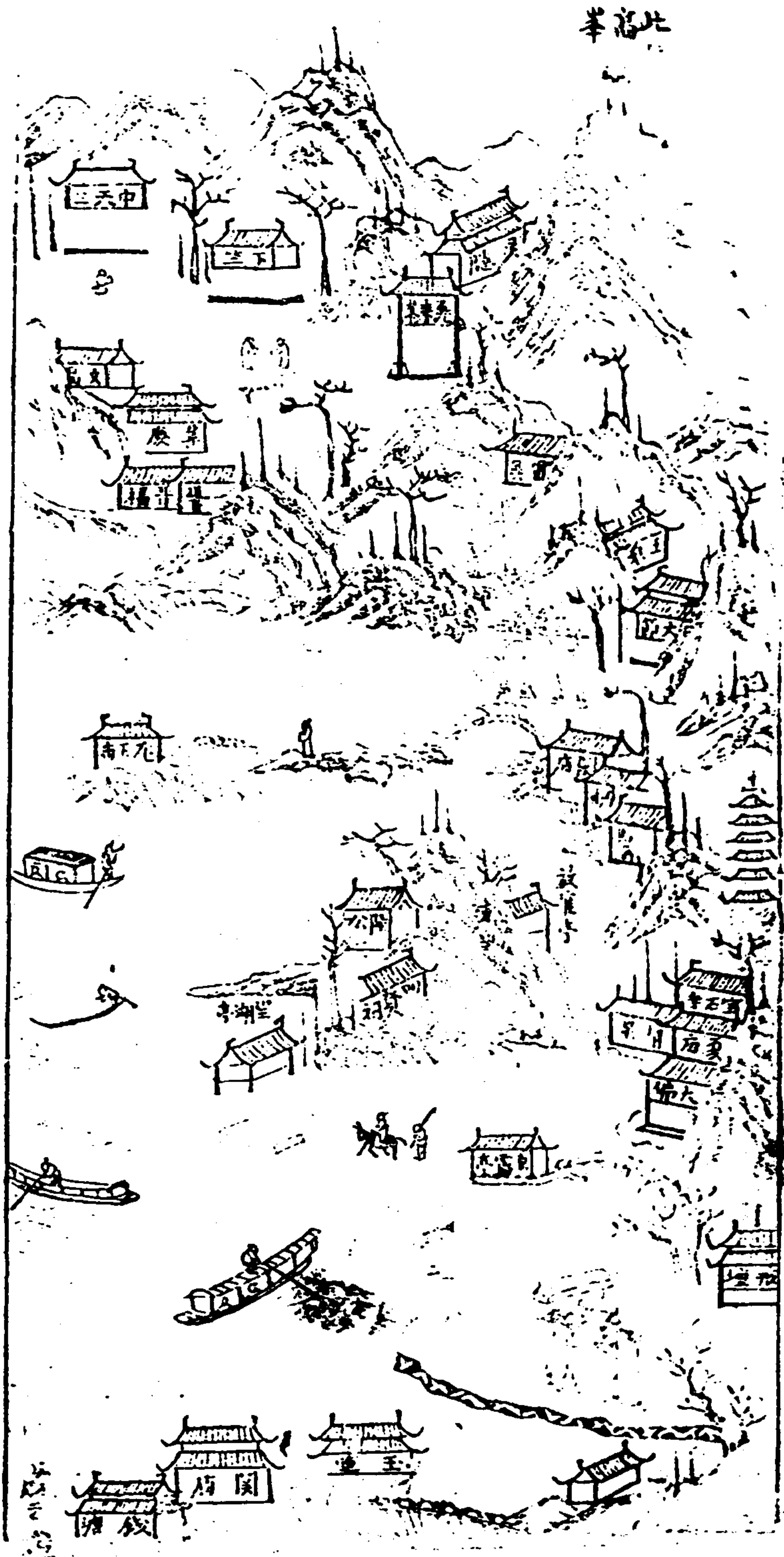
西江魯叟撰



西湖十景名目

西湖總圖
平湖秋月
斷橋殘雪
花港觀魚
兩峰插雲
南屏晚鐘

蘇堤春曉
麴院風荷
柳浪聞鶯
三潭印月
雷峯夕照





西湖咏
春蒲晴湖晓
鏡開綠陰紅
雨
靚妝甚
道螺忽
挽雲中
出
疑戴扁舟
西子來

兩湖雅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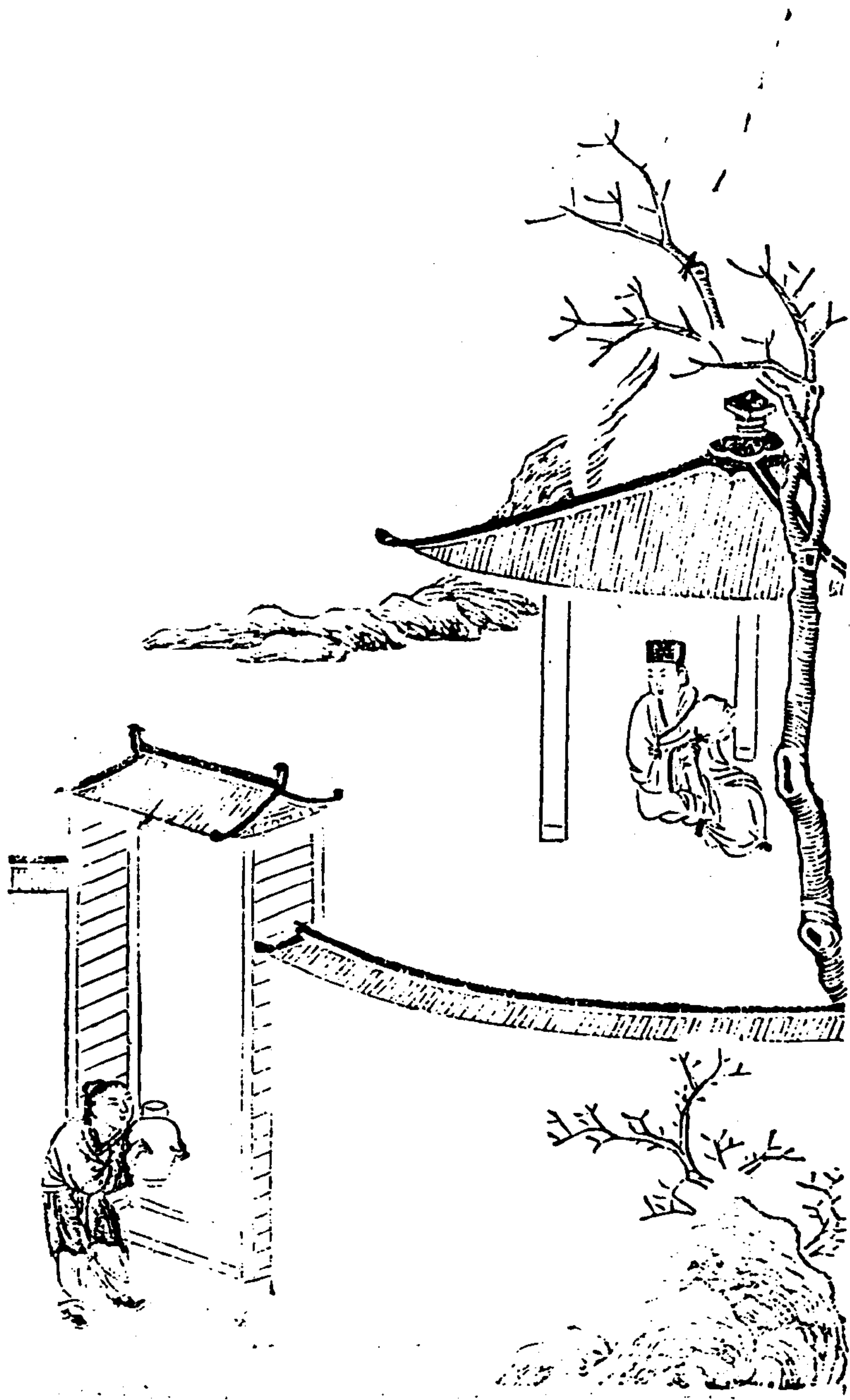


蘇堤春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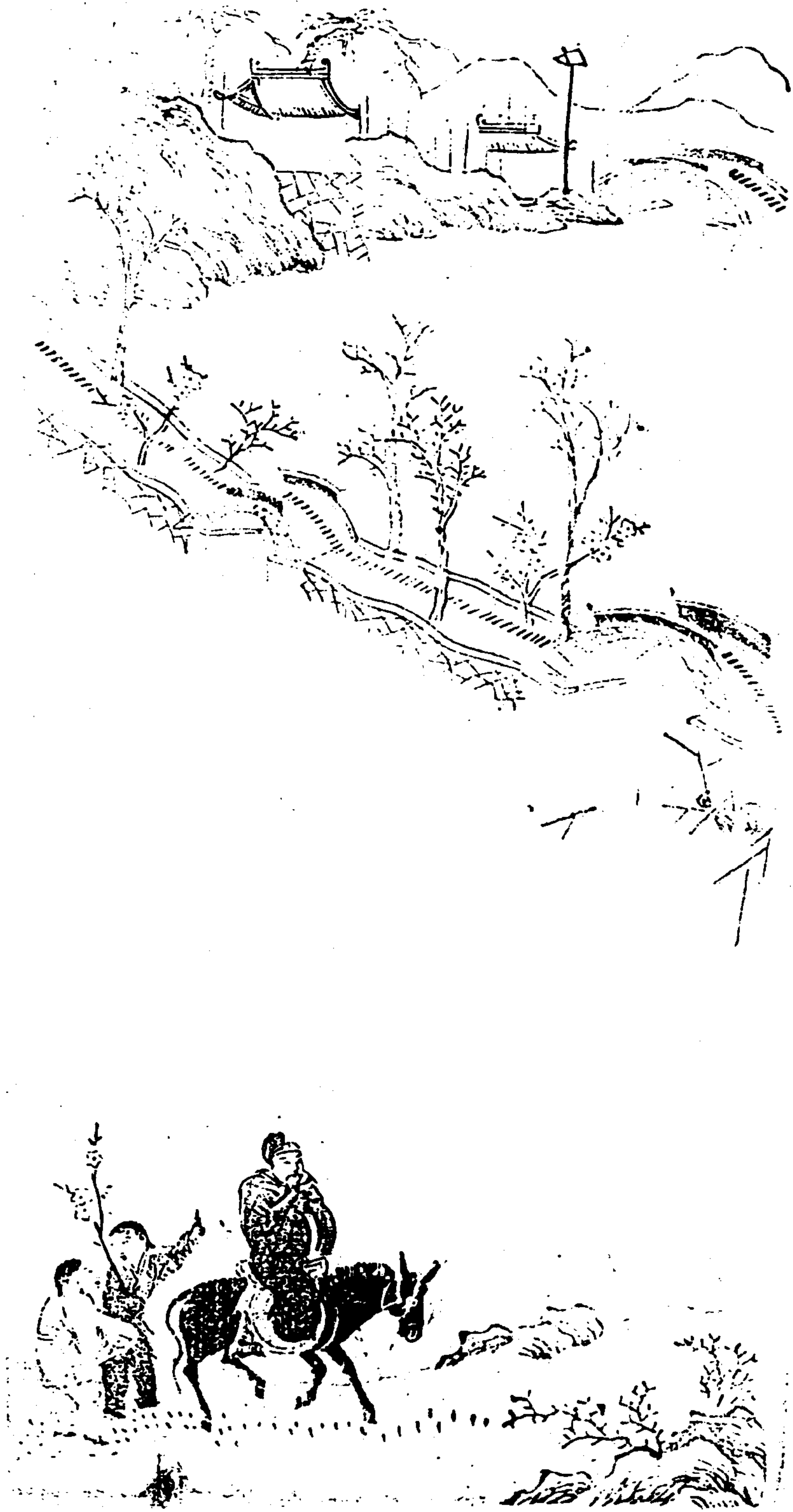
十里樓臺花霧遠
一川雨霽山色籠
春曉楊柳梢頭
殘月小海棠枝上
猶眠鳥蘭帳
玉人初睡覺
試問樓前
畫舫開多少
報道尋芳人起
早紫艸嘶過香塵道
病居士

平湖秋月

水湛冰壺秋色朗
寶鏡揚輝照澈
光明藏髻髻
僊姝凌碧浪
一塵不動
天香颺
多少遊人
耽翫賞
画舫望
款
款
夜出
平湖上
清景如
憐
容易曠
示
妨
遠
曙
敷
勸
望
天符道人



麴院風荷
荷華作麴蘖長醉
又長醒到今行過處
猶道酒家名
有碟子



斷橋殘雪
寶石山前雪欲晴
西冷西去絕人行
歲蕤竹栢丹梯路
隱映樓臺白玉京
北嶺乍聽寒瀑斷
南波猶見凍雲平
瀛洲嶼近香風滿
不待攀林酒易傾

白子書



15 201 4 4 2 2 2

柳浪聞鶯

麴塵楊柳暗藏鶯
况是湖南雨乍晴
疊浪歎粘天際水
因風如許路傍情
隻一低度津愁濕
嫩：清歌直妙
輕蝶喚馬蹄
搖曳櫓聲醒
猶聽隔林聲

尋梅道士





三潭印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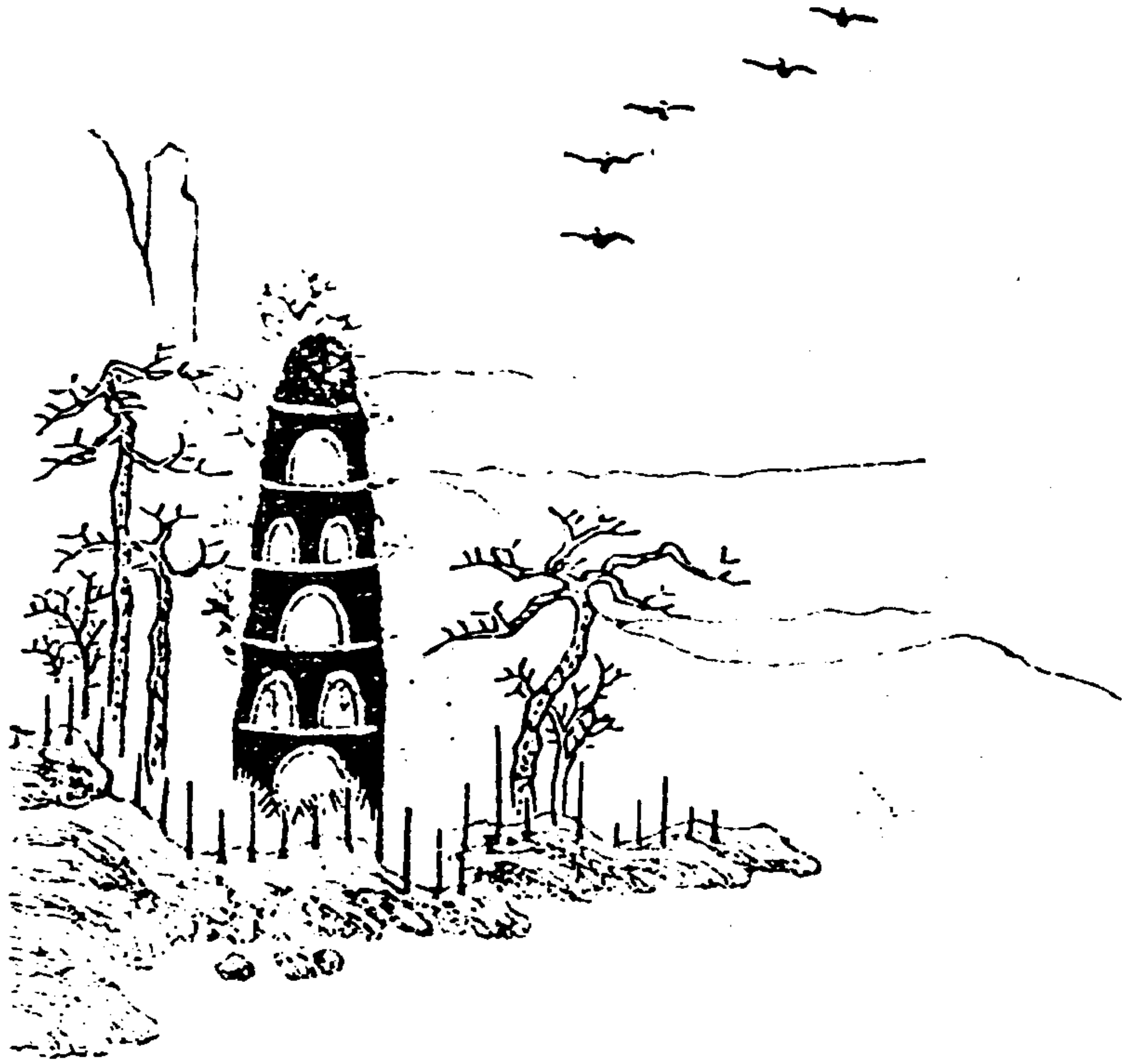
秋亂寒潭澄見底
玉色簾絳飛入清
冷水睡熟驪龍呼
不起領珠光照冰
壘水宴賞此時能
有幾遠憶同觀三
夜人子星試問龍
潭深几許騎鯨歎
共姬姪語虛身居
士



兩峰揮雲

一支分峙兩峯高
海坼江縈立巨
鰲聳處千軍鐘
玉氣登時百里見
秋毫波瀾足下
伍堪挹斗柄
巖前
近可操夜辭
有時管霍過
繞室鐘
麓雜仙墩

六一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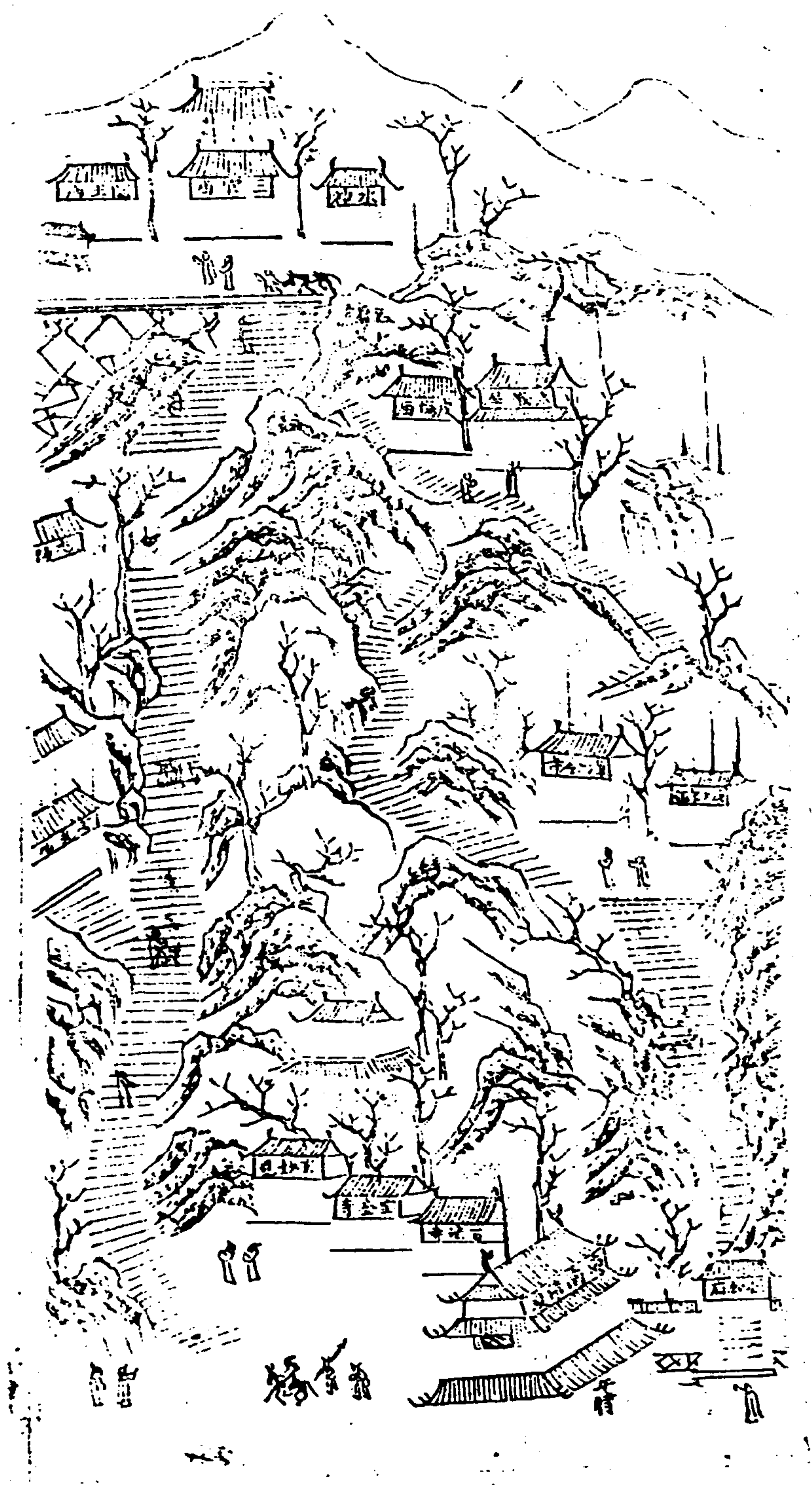
雷峰夕照

古塔斜陽紅欲與西嶠人家半在桑
榆景水印殘霞如濯錦烟籠佛
國非凡境十里畫船歸款盡漁唱
羨歌別是湖中景倚月玉人樓上尋
珠簾半捲蘭重凭
湖南更隱



南屏晚鐘

慧日峰高巨剎開
鐘聲隨出暮雲來
風生古岫蕪葭響
月上巖城鼓角哀
逆遞乍分燈火市
依微還倚說經臺
摩空歸盡松間宿
多少樓船未擬回
白雲樵子



吳山十景名目

吳山揔圖
雲居松雪
通玄避暑
青衣石泉
海會禱雨
伍廟聞鐘

紫陽洞天
三茅觀潮
寶奎海翹
太虛步月
薇宗覽勝

吳山祿

紫翠重，候有盡，守懸城。
郭半江湖，千秋蕉業，憑
誰問，留得山頭尚，辨吳
冰玉道人。



紫陽洞天

吳山自西來紫陽據其腹城昇貯晴
陰雲后蔭嘉木仄徑旣嵌歎危峰何
寥廓俯矚弦歌遊遠騁江海目眺聽
愜攀躋俛仰事幽獨寤寐山中人偃
蹇佇空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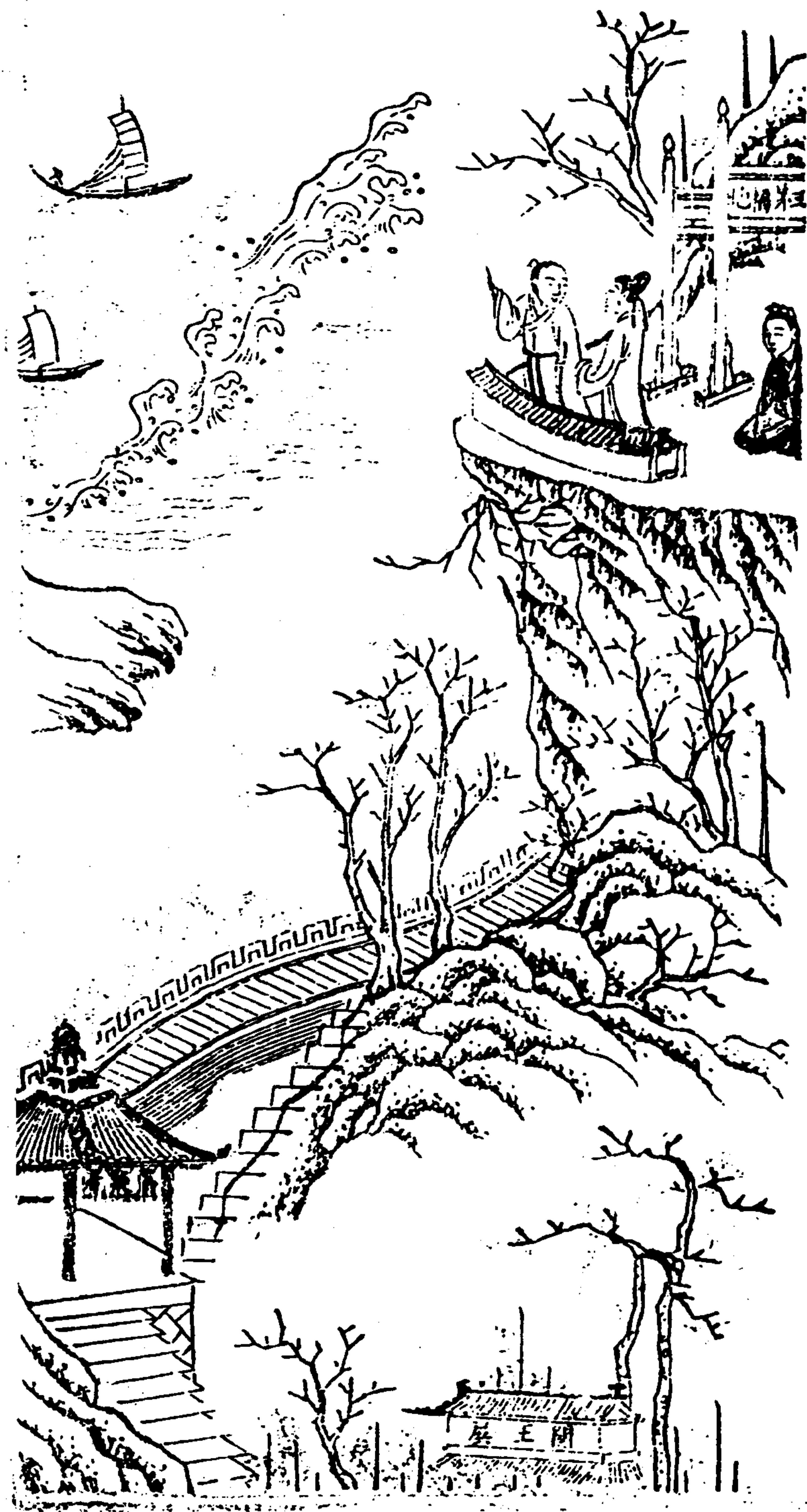
無為居士



雲居松雪

漢雲截勝地
粉蝶帶孤峯
門柳重湖水
松高積雪林
空香寂
萬象虛明發
清音寂歎尋
支道歸依洽
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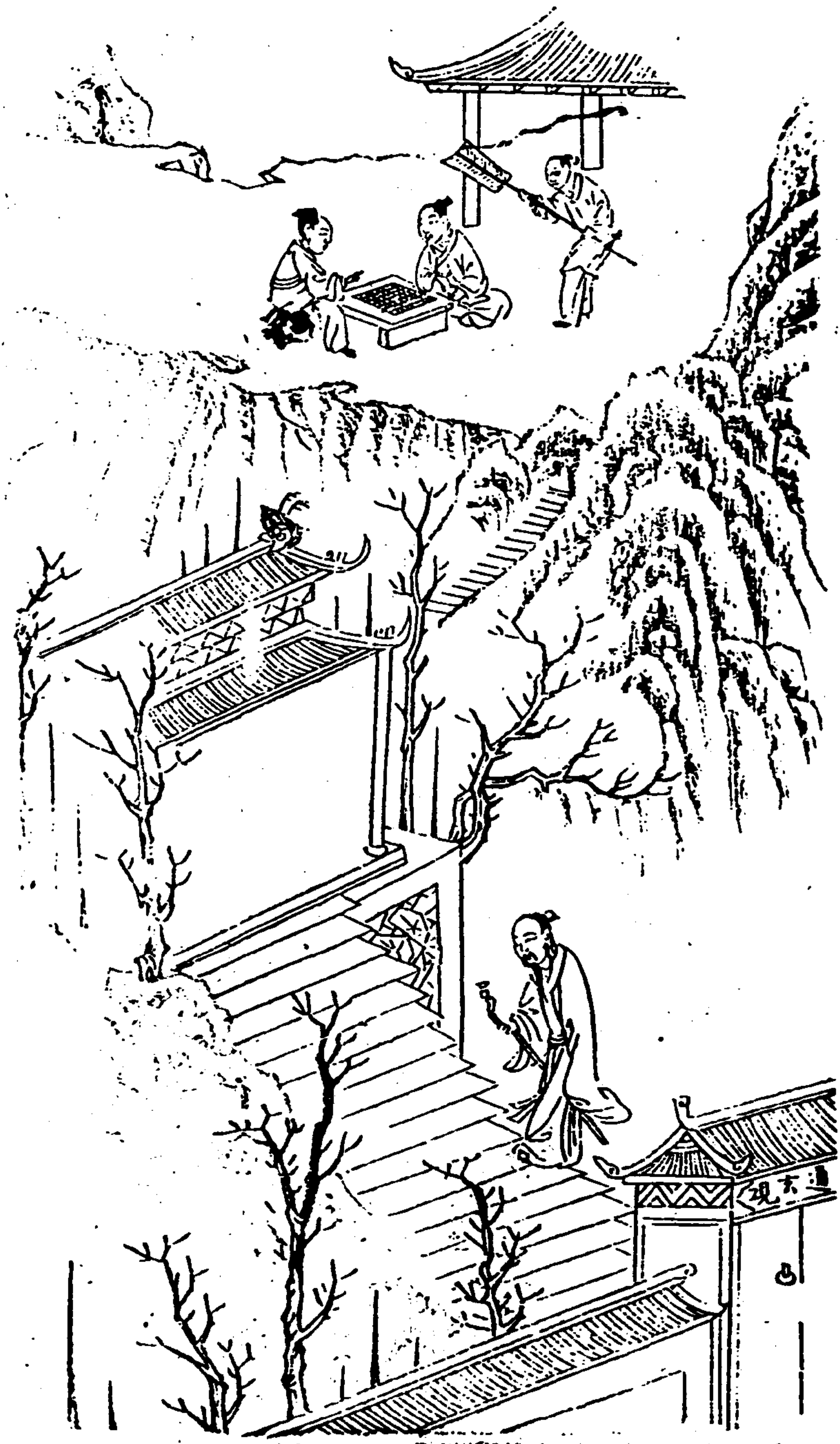
性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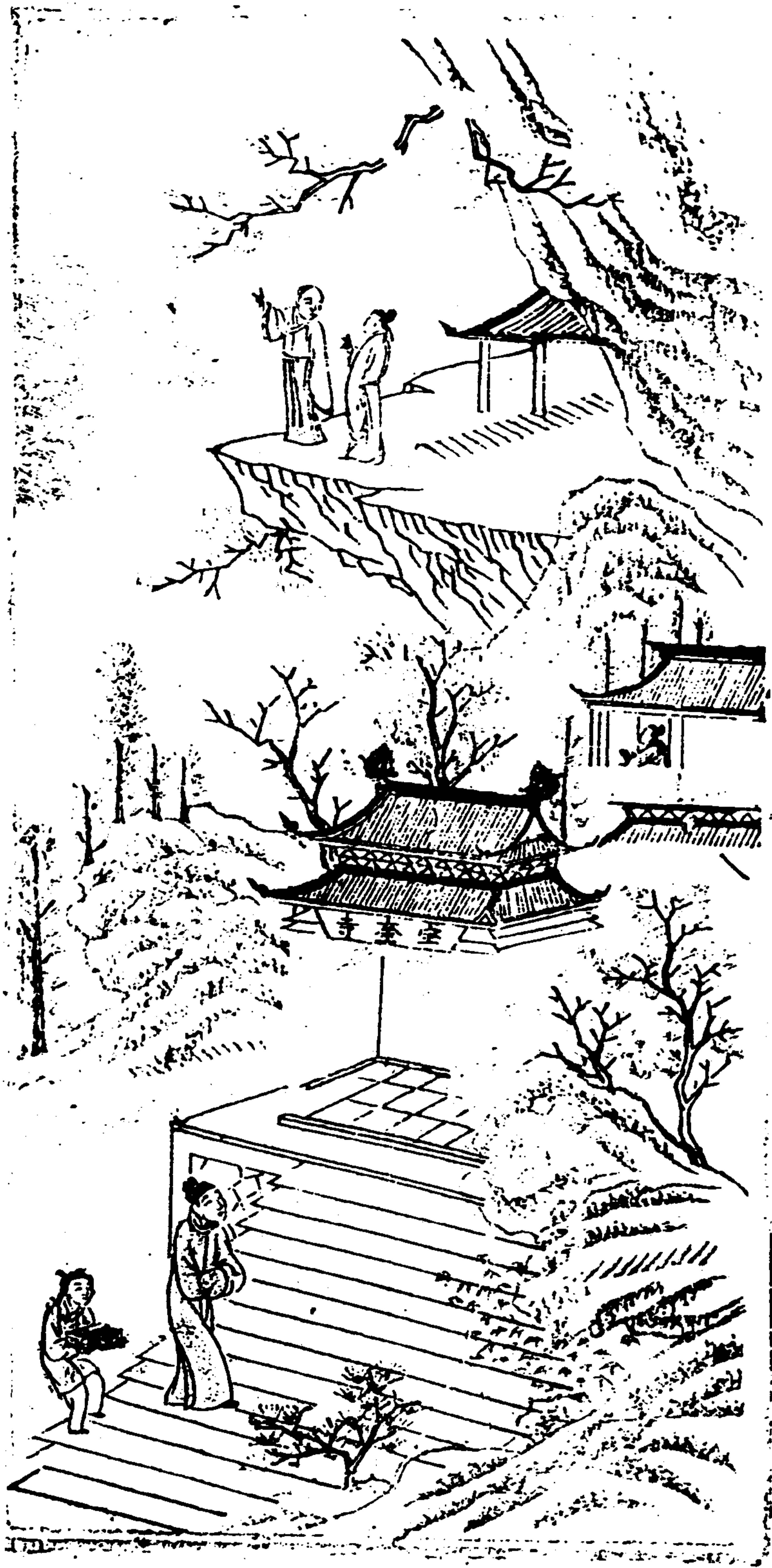
三茅觀潮

大江澎湃勢雄吼隔嶼長鯨噴
雪來鼙鼓陡聞風外吼瓊花瞥
見浪中闌弄吳豈為樓新憤
排越勇因扶目衰似此狂瀾思
砥柱不知誰具射潮材

音碟子



道一書題者
真境三天外
清携築壁石
峭寒生一袖
道人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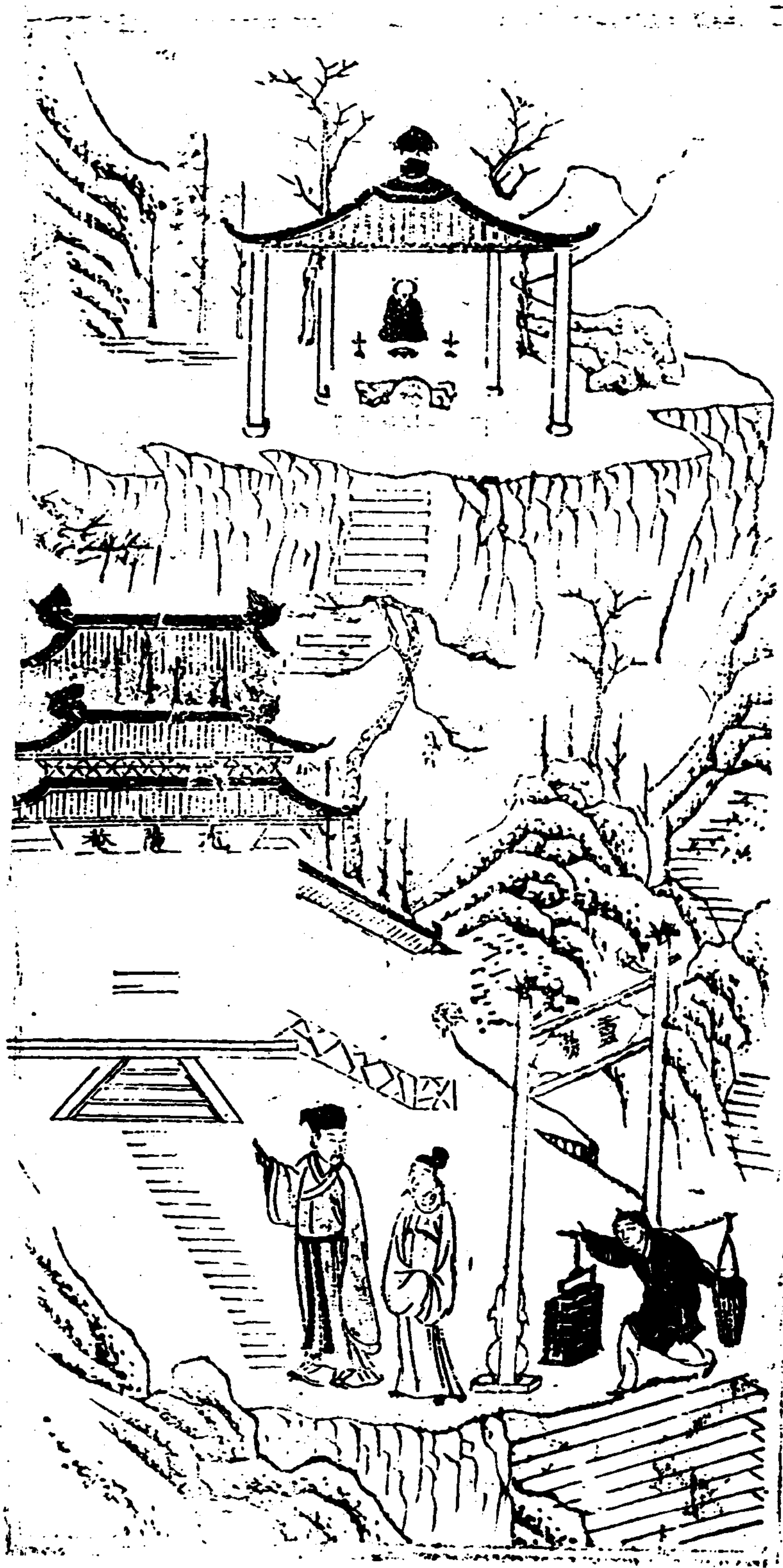


寶奎海旭

某日東升紅光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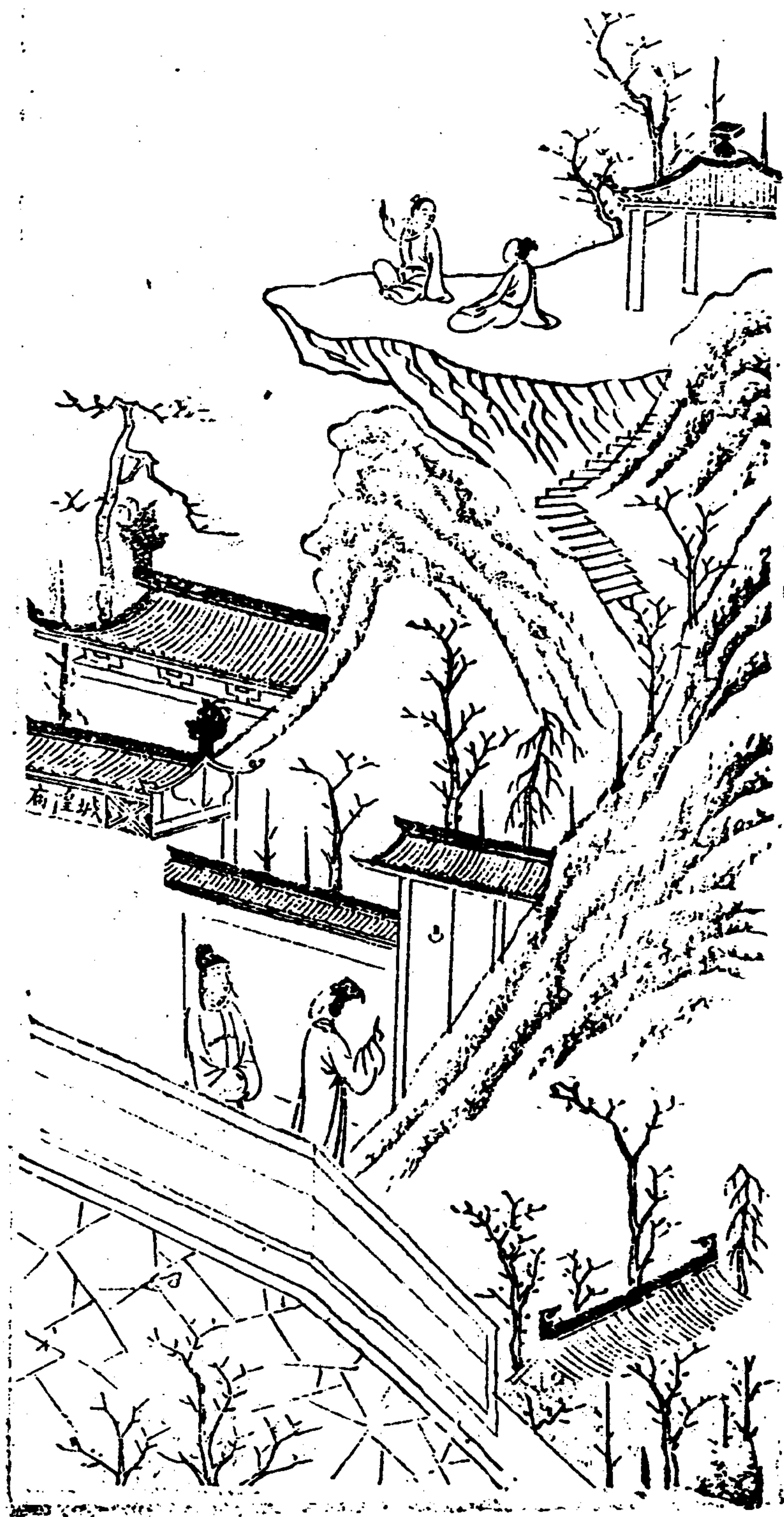
天曙霞霞五色射關

向奎章霞江南物史



青衣石泉
石澗潺湲玉液
從流分月
窟天潢泉
青衣童子
何左疑
是人間
夢寐
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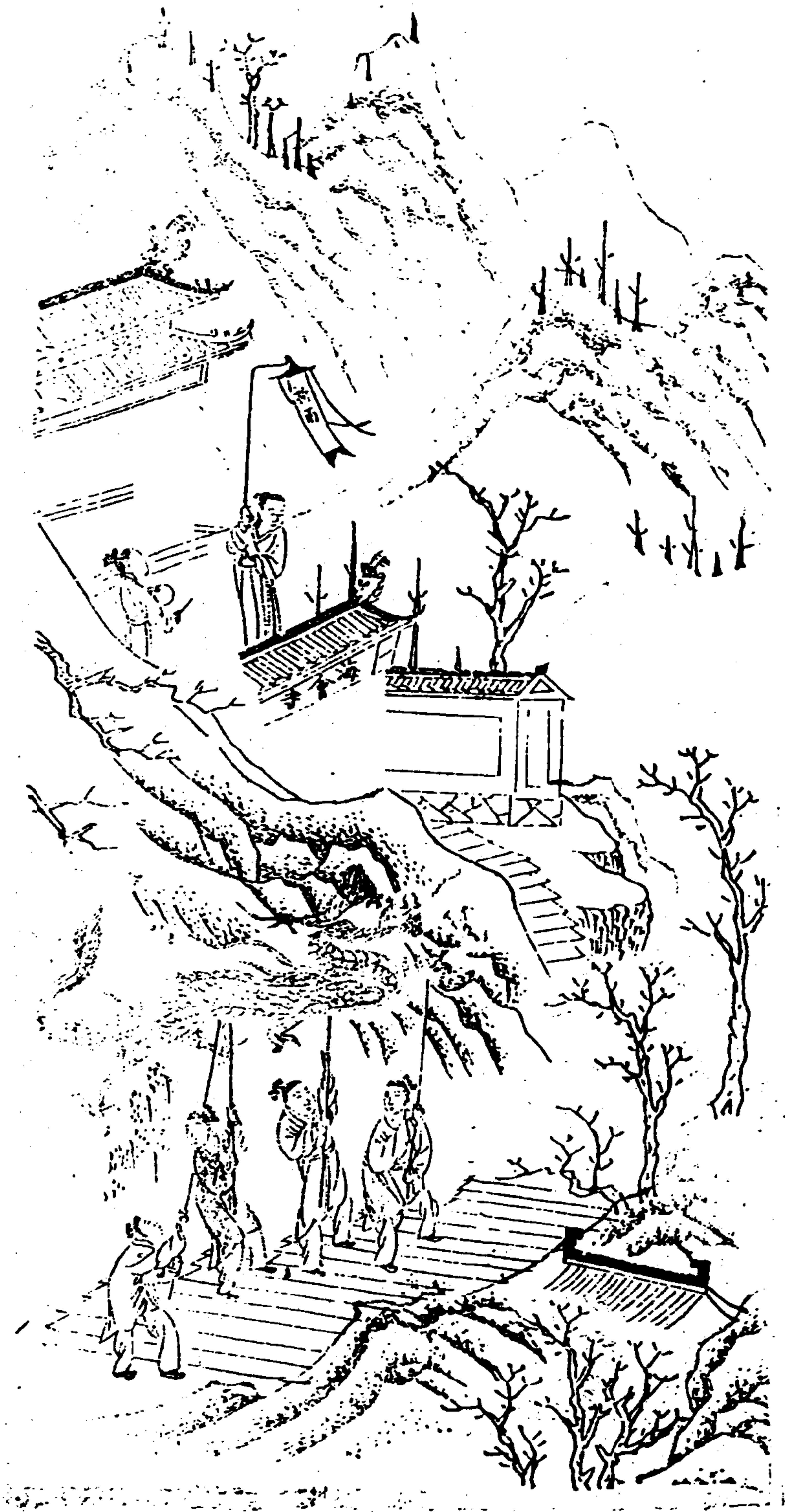
世外天民



太虛步月

百尺高樓接太空
冰輪斜挂影瞳眈
湖光萬漾銀河裡
山色飄搖玉鏡中
萬里關山同一照
千秋蟾窟窟窟
窟窟無窮輝心應
與清輝淨縹緲疑
登白兔宮

明經



海會禱雨

西來瑞色藹
青家金粟輝
騰海會雲地
枕江湖飄影
度天連斗
佛光慈玉
甘露霖一
灑宿口瓶
向玉露
方香蓮葉
芬鬱符吳
天山多勝
概何如
善應雨
華年雲
文雲間
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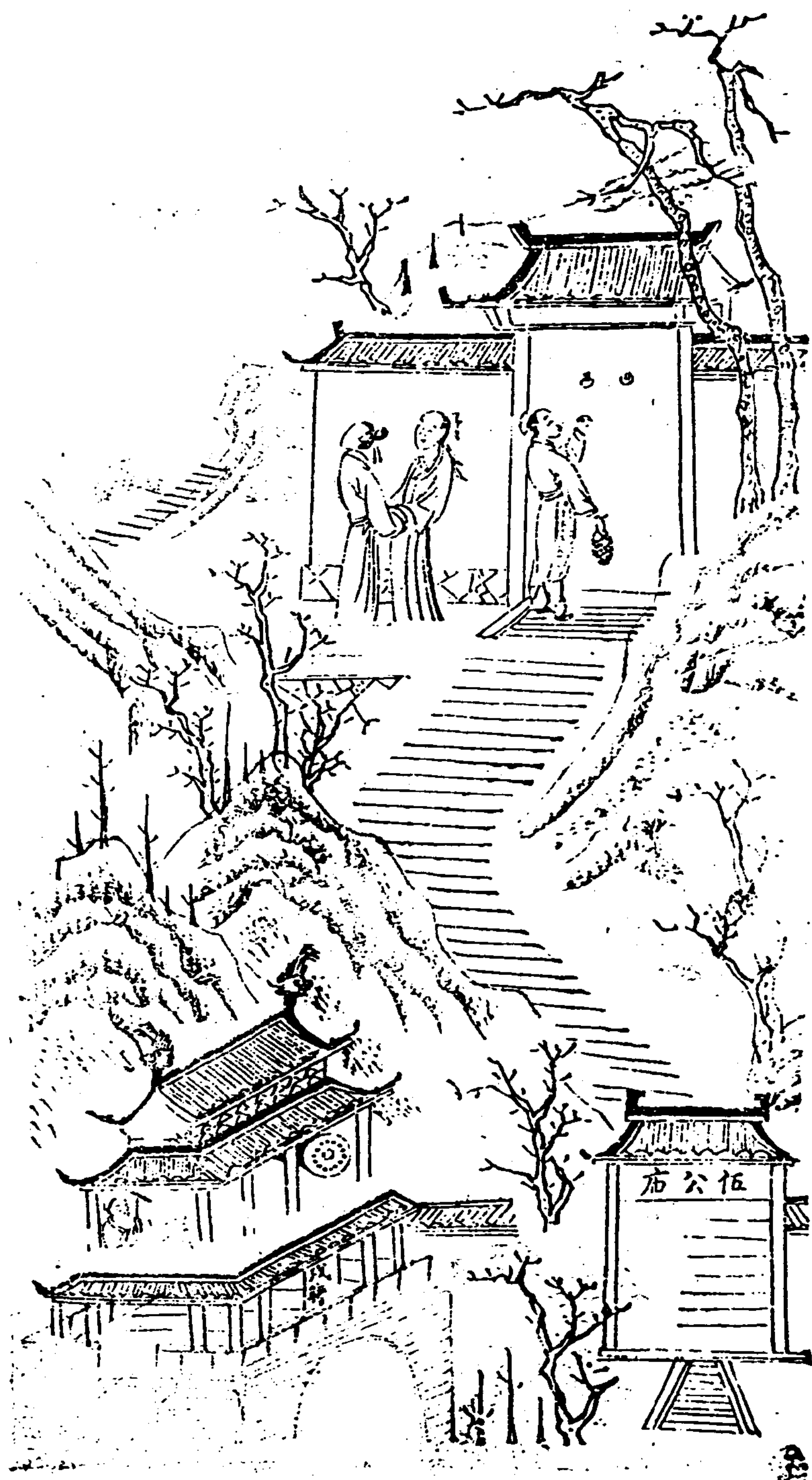
嶽宗曠曠曠

道家披露華
瓢杖盤

室出海
庭生天
風吹上

扶桑日

和符道人



德廟間鐘

相國祠前臺樹森鐘聲霜月夜
沉驚幾岳峯窮猿哭傍御室山
猿
霍吟縹緲清聲淒萬壑頽菊條
餘
鄉蒼疎林過虛不禁懷忠思
寂
莫寒江自古今

寓庸右中



昌平山水記卷上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京師九門其西北曰德勝門元之健德門也洪武元年九月大將軍徐達改今名

出門八里為土城元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也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為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於土城即此地也

又二十里為清河其水出玉泉山分流而北逕此又東會於沙河入於白河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關駐於清河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正

昌平山水記卷上

院使朴不花二人帝不得已執而昇之其兵乃退即此地也有石橋跨其上永樂中建宣德五年二月乙未上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上躬乘韉騎導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度橋上復乘騎郊甸之民夾道羅拜皆稱萬歲

又十二里有元福官宏治十七年建俗呼為回龍觀又十八里為沙河店店南有水出昌平州西南五十里龍泉寺合西山諸泉東流為南沙河有橋曰安濟店北有水出昌平州西南四家莊逕雙塔村東流為北沙河有橋曰朝宗二橋正統十三年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壽建二水至店東南寶家莊而合又東南至

通州界入白河漢警軍都有濕餘水東至潞南入沽即此水也店在二水之間今尚有居民百餘家

先是車駕北征及上陵多駐沙河有文皇帝行宮遺址正統時為水所壞嘉靖十六年三月丁未上駐蹕沙河禮部尚書嚴嵩言此為車駕謁陵之路南北道里適均且居庸白羊近在西北邊防尤切宜修復行宮築城環之設官戍守從之十七年五月始於沙河店之東建行宮十九年正月城之名曰鞏華南北徑二里東西徑二里門四南曰拱京制如午門北曰展思東曰鎮遼西曰威漠行宮在城之中先以勲臣若都督守之二十八年改副總兵後改守備有分守公

昌平山水記卷上

署真靖所及營房五百間今圯惟行宮存又二十里為昌平州故永安城也正統中調長獻景三陵衛於中東西三山口及東西二營地方駐劄以護陵寢及土木之難明年景泰元年於昌平縣之東八里築城徙衛於內名曰永安三年并昌平縣徙焉今之東西二門及城中大橋故南門遺蹟也其後續設陵衛益多仍於城南復築一城連之今之南門是也乃去舊城南面磚石而合為一周一十里二十四步州治在舊城內大街西先為順天府昌平縣正德元年南京吏部尚書林瀚言陵寢所在歲三大祭欽遣百官陪祀及帝后忌辰歲暮正旦竝遣駙馬詣

陵縣小民貧供億煩苦請改為州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隸之助其力役凡有科派差徭及養馬之類悉皆優免從之未幾復降為縣八年縣丞張懷復奏始定為州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屬焉仍隸順天府天壽山在州北一十八里永樂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禮部尚書趙班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及車駕臨視封其山為天壽山以七年五月己卯作長陵十一年正月成仁孝皇后梓宮自南京至二月丙寅葬二十二年七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自是列聖因之皆兆於長陵之左右而同為一域焉

昌平山水記卷上

三

自州西門而北六里至陵下有白石坊一座五架又北有石橋三空又二里至大紅門門三道東西二角門門外東西各有碑刻曰官員人等至此下馬入門一里有碑亭重簷四出陛中有穹碑高三丈餘龍頭龜趺題曰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仁宗皇帝御製文也亭外四隅有石柱四俱刻交龍環之其東有行宮今人又前可二里為櫺星門門三道俗名龍鳳門門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勳臣四文臣四武臣石獸二十四四馬四麒麟四象四橐駝四獅牙四獅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遠者蹲石柱二刻雲氣竝夾侍神路之旁迤邐而南以接乎碑亭碑文後書洪熙元年四月

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謹述蓋文成而碑未立宣德十年四月辛酉修長陵獻陵始置石人石馬等於御道東西十月己酉建長陵神功聖德碑是時仁孝皇后之葬二十有三年太宗文皇帝之葬亦十有一年矣然而始立者重民力也櫺星門北一里半為山坡西少南有舊行宮今存土垣一周坡北一里有石橋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橋七空大石橋東北一里許有新行宮宮有感思殿今人宮東南有工部廠及內監公署今竝大石橋正北二里有石橋五空又二里至長陵殿門神道自嘉靖十五年世宗謁陵始命以石甃今稍殘缺自大紅門以內蒼松翠栢無慮數十萬株今翦伐盡矣

昌平山水記卷上

四

長陵在天壽山中峰之下門三道東西二角門門內東神厨五間西神庫五間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內有碑龍頭龜趺無字重門三道榜曰稜恩門東西二小角門門內有神帛爐東西各一其上為享殿榜曰稜恩殿九間重簷中四柱飾以金蓮餘皆紫木階三道中一道為神路中平外城其平刻為龍形東西二道皆城有白石欄三層東西皆有級執事所上也兩廡各十五間殿後為門三道又進為白石坊一座又進為石臺其上爐一花瓶燭臺各二皆白石又前為寶城城下有甬道內為黃琉璃屏一座旁有級分東

西上折而南是為明樓重簷四出陞前俯享殿後接寶城上有榜曰長陵中有大碑一上書曰大明用篆下書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隸字大徑尺以金填之碑用朱漆欄畫雲氣碑頭交龍方趺寶城周圍二里城之內下有水溝自殿門左右疏以周垣屬之寶城舊有樹今亾

獻陵在天壽山西峰之下距長陵西少北一里自北五空橋北三十餘步分西為獻陵神路至殿門可二里有碑亭一座重簷四出陞內有碑龍頭龜跌無字亭南有小橋門三道榜曰校恩門無角門殿五間單簷柱皆朱漆直椽階三道其平刻為雲花石欄一層

昌平山水記卷上

五

東西有級兩廡各五間餘如長陵殿有後門為短簷屬之垣垣有門垣後有土山曰玉案山故開神路于殿西玉案山之石有小橋前數步又一小橋跨溝水溝水自陵東來過橋下會於北五空橋山後橋三道皆一空又進為門三道竝如長陵而高廣殺之甬道平寶城小冢半填榜曰獻陵碑曰大明仁宗昭皇帝之陵餘竝如長陵山之前門及殿山之後門乃寶城各為一周垣舊有樹今亾十二陵制獻陵最樸景陵次之洪熙元年五月辛巳上疾大漸遺詔有曰朕臨御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是日上崩皇太子即皇帝位及營仁宗皇帝山陵

上諭尚書蹇義夏原吉等曰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帝王皆從儉制孝子思保其親之體魄於久遠者亦不欲厚葬秦漢之事足為明鑒况皇考遺詔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為宜遵先志卿等之意如何義等對曰聖見高遠發於孝思誠萬世之利於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書黃福總其事其制度皆上所規畫也

景陵在天壽山東峰之下距長陵東少北一里半自北五空橋南數步分東為景陵神路至殿門三里碑亭門廡如獻陵殿五間重簷階三道其平刻為龍形殿有後門不屬垣殿後門三道竝如獻陵甬道平寶

昌平山水記卷上

六

城長而狹榜曰景陵碑曰大明宣宗章皇帝之陵周垣如長陵寶城前有樹十五株冢上一株裕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自獻陵碑亭前分西為裕陵神路路有小石橋碑亭北有橋三道皆一空平刻雲花殿無後門榜曰裕陵碑曰大明英宗睿皇帝之陵餘竝如景陵寶城如獻陵垣內及冢上樹一百六七十株茂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日裕陵碑亭前分西為茂陵神路路有石橋一空制如裕陵榜曰茂陵碑曰大明憲宗純皇帝之陵垣內外及冢上樹千餘株十二陵惟茂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奠虞

榜曰慶陵碑曰大明光宗貞皇帝之陵殿門前及垣內樹四五百株

德陵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自永陵碑亭前分北為德陵神路陵西南向碑亭前有橋三道皆一空制如景陵平刻龍鳳殿柱飾以金蓮殿無後門榜曰德陵碑曰大明熹宗愍皇帝之陵樹以凡殿樓門亭俱黃瓦

十一陵皆一帝一后合葬有繼立為后而祔葬者有追尊所生為后而祔葬者仁孝文皇后徐氏葬長陵誠孝昭皇后張氏葬獻陵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孝莊睿皇后錢氏葬裕陵孝貞純皇后王氏葬茂陵

昌平山水記卷上

九

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孝靜毅皇后夏氏葬康陵孝潔肅皇后陳氏葬永陵孝懿莊皇后李氏葬昭陵孝端顯皇后王氏葬定陵孝元貞皇后郭氏葬慶陵孝烈皇后方氏祔葬永陵孝安皇后陳氏祔葬昭陵繼后也孝肅皇后周氏祔葬裕陵憲宗母也孝穆皇后紀氏孝惠皇后邵氏祔葬茂陵孝宗母睿宗母也孝恪皇后杜氏祔葬永陵穆宗母也孝定皇后李氏祔葬昭陵神宗母也孝靖皇后王氏祔葬定陵光宗母也孝和皇后王氏孝純皇后劉氏祔葬慶陵熹宗母大行皇帝母也而熹廟懿安皇后張氏不知所終事莫得而詳焉

官人從葬之令至英宗始除故長陵有東西二井東

井在德陵東南饒頭山之南西向西井在定陵西北東向竝重門門三道殿三間兩廡各三間綠瓦周垣會典言長陵十六妃從葬位號不具其曰井者蓋不隧道而直下故謂之井爾或言越絕書有禹井井者法也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當日命名之意豈有取於此與自英宗既止官人從葬於是妃墓始名或在陵山之內或在他山其在陵山內者則自昭陵之左九龍池上南行二里許為蘇山有萬貴妃之墓憲宗妃也制如二井東向又南為銀錢山有鄭貴妃暨二李劉周四妃之墓神宗妃也制如二井南向今毀又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

南為襖兒峪有四妃二太子墓中間妃王妃左馬妃次左冲哀太子右楊妃次右莊敬太子世宗妃太子也又南為悼陵制如二井東南向孝潔皇后陳氏初謚悼靈葬此世宗崩遷永陵而其封兆尚存旁有沈文盧三妃之葬至今猶曰悼陵云有神宮監悼陵之東為鹿馬山有田貴妃之墓大行皇帝妃也大行皇帝御宇之日未卜山陵田妃薨葬此在悼陵之下南距西山口一里餘遣工部左侍郎陳必謙等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周氏梓宮至昌平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後田妃於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樽為帝樽斬

蓬藿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前後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無陛兩廡各三間有周垣而規制狹小曾不及東西井之闊漢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橫官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門外右為司禮監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耐焉

○恭讓章皇后胡氏別葬金山門三道二重殿五間兩廡周垣碑無字恭仁康定景皇帝貞惠安和景皇后江氏別葬金山門三道三重殿五間周垣門內有碑亭一座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世宗神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一

宗皆嘗謁焉其妃嬪太子諸王公主之葬西山者以百數自沙河而南三十里紅石口入山陵冢相望皆在京師西直門外三十餘里之內以其不隸於昌平故不載

其隸昌平者則東山口迤東有劉惠妃之墓英宗妃也又東八里綿山有斬獻王滕懷王之墓仁宗子也几陵及妃嬪太子諸王之葬及上所御殿其外垣皆塗以紅

十二陵各有宰牲亭在祿恩門之左西向廳五間廂各三間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黃瓦唯長陵止一亭無廳廂而長陵門右別有具服殿五間東向有周

垣垣南有白石槽五方而長名曰雀池貯水以飲雀十二陵各有祠祭署在宰牲亭左各有朝房在陵下或左或右

十二陵各有神官監在陵下或左或右有重門廳室內臣居之永昭定慶四陵多至三百餘間設內守備太監一人神官監掌印太監十二人

十二陵各有神馬房各有果園其十二榛廠則分置在他縣

十一陵各有衛衛各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主率領軍士防護陵寢其公署皆在州城中嘉靖二十九年以四千人立永安營三千人立鞏華營無事在州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二

教場操演有警赴各隘口把截

凡祭清明中元冬至以太牢國初遣太子親王其後遣大臣行禮文武衙門堂上官各一人屬官各一人分詣陪祭忌辰及聖節正旦孟冬亦遣官行禮止用香燭酒果無帛不陪祭嘉靖十五年改命春以清明秋以霜降遣官行禮各陪祭中元冬至遣官行禮不陪祭歲凡四大祭三小祭云仁宣英武世穆神七宗之朝車駕親謁山陵勳戚文武大臣百司扈從

環山凡十口自大紅門東三里曰中山口又東北六里曰東山口距州東門八里有樓南北二座三層有松園方廣數里皆松檜無一雜木嘉靖中俺答之犯

殺兵伏林中竟不得逞而去今盡矣又北而西十里曰老君堂口距景陵北二里上有老君堂三間又西十五里曰賢莊口距泰陵北五里又西三里曰灰嶺口守備一人守之又西南十二里曰錐石口距康陵東北二里三口竝有垣有水門崇禎九年昌平之陷自此入也又南十二里曰鴈子口距康陵西北三里又西南三里曰德勝口距九龍池四里有垣有水門又東南十里曰西山口距悼陵南二里有小紅門距州西門八里又東二里曰榨子口距大紅門三里凡口皆有垣陵後通黃花城自老君堂口至黃花城四十里嘉靖十六年三月壬辰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

昌平山水記卷上

三

花鎮路口

東山口內一里水中間有小山曰平臺山圓秀成祖嘗駐蹕焉嘉靖十五年上命作亭于上名曰聖蹟十七年四月壬子上幸平臺山祀成祖文皇帝於亭中亭形圓以白石爲欄盤旋數十級而上御題聖蹟二字今毀當口一小山曰影山東山口內北三四里有蟒山中山口北一里有仙人洞洞在山麓可容二百許人洞口向東從石梯而下石皆倒垂奇怪下爲平地洞內西北有一門皆石槎牙而成近門上有一大石鐘下懸長數尺門之內少入轉而南見有石罅如夾道

中溪黑不敢入

西山口西四里有虎峪山又三里有大虎峪山德勝口西三里有溝溝巖有上中下三巖土人呼爲石梯溪險可避兵

其水則一自老君堂來逕長陵前而西又東至七空橋一自灰嶺口一自賢莊口合而下泰陵橋一自錐石口下康陵橋至泰陵橋南數十步而合下定陵橋東至七空橋一自德勝口來逕昭陵橋東下七空橋總爲一流出東山口至鞏華城東北入沙河而九龍池在昭陵西南于山崖下鑿石爲龍頭泉出其吻瀦而爲池上有粹澤亭中一間旁各三間門二道東向

昌平山水記卷上

古

繚以周垣爲車駕謁陵事畢臨幸之所嘉靖十五年世宗所勅建也峭壁清流茂林幽館今存者惟垣壁而已

老君堂東北有長春亭三間東西廂各三間以備游憩

陵故爲康家莊長陵之東百餘步有土一邱康老葬焉康老者國初以前人也文皇帝卜斯地而作山陵也曰安死者人之同情也命勿去

而東山口內二里景陵果園之旁有古槐一株其大數十圍中空可容十人坐相傳爲燕山竇氏莊自陵木盡而槐亦伐矣此皆在陵山以內者也

陵西南數十里為京師西山嘉靖十一年三月勅金山王泉山七岡山紅石山堯山香峪山皆山陵龍脉所在毋得造墳建寺伐石燒灰

州城之內舊有總督兵部侍郎一人整飭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若僉事一人鎮守總兵官一人標下坐營左騎營右騎營左車營右車營遊擊各一人天壽山守備一人戶部郎中若員外若主事一人各有署六部六科翰林院光祿寺以陪祀至者各有館而翰林館在唐劉諫議祠之後諫議名黃字去華昌平人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指斥宦官遂不第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皆辟為從事待如師友授

昌平山水記卷上 五

秘書郎為宦官所嫉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昭宗時贈右諫議大夫元時以昌平驛官宮祺奏請始為之立祠元史泰定二年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祀唐劉蕡者此也祠本在舊縣縣徙祠亦徙焉在大成門之西程敏政詩云新祠門對潯池灣先年翰林諸公宿此者無不追往悼今寄情篇什今鞠為蔬圃矣有香帛亭在州治西每祭設黃幄奉安祝版御香于此太常寺館焉

州西八里為昌平舊縣縣名始見於漢齊悼惠王子卬以昌平侯立為膠西王光武時寇恂至昌平襲殺耶那使者奪其軍耿弇走昌平就其父况盧芳入朝

南及昌平魏文帝拜田豫為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至魏書云軍都縣有昌平城則已廢不為縣矣章懷太子注漢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其曰今縣者唐縣今所謂舊縣也東魏天平中復置此縣隋書云昌平縣有關官有長城唐書武德初徙突地稽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胡三省通鑑注城在軍都關南武后垂拱三年骨咄祿寇昌平即此地元史木華黎傳言師還獵於昌平也速傳言李羅帖木兒前鋒度居庸關至昌平亦在此景泰三年徙永安城今居民不滿百家而唐狄梁公祠香火特盛歲四月朔賽會二三百里內人至者肩摩踵接考之唐書突

昌平山水記卷上 六

厥陷趙定縱掠而歸公為行軍副元師獨以兵追之不及又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意其嘗至此也有碑一元大德四年集賢學士宋渤撰文

又西十里為龍虎臺地勢高平如臺廣二里袤三里元史擴廓帖木兒傳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李羅帖木兒戰是也元時車駕巡幸上都往來皆駐蹕其上成祖宣英二宗北征亦駐蹕于此永樂八年二月己酉車駕次龍虎臺遣行在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居庸山川二十年九月丁巳車駕次龍虎臺饗隨駕將校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巳車駕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金忠宴宣德五年

十月丁丑車駕次龍虎臺召英國公張輔等至帳中問郊外民事賜酒饌

又西六里爲居庸關南口有城南北二門魏書謂之丁口常景傳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北齊書謂之夏口文宣紀天保六年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是也元史謂之南口自南口以上兩山壁立中通一軌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嶺巖嶂蔽虧天日水經注所謂山岫層澁側道褊峽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竊官游子聆之者莫不傷思者也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而金史言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嶓函蜀之劔門山自太行山迤北至此數

昌平山水記卷上

七

百里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爲徑者八名之曰陘居庸其第八陘也設關于此不知始于何代而後漢書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元初五年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則自漢有之矣亦謂之西關三國志田疇乃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是也亦謂之軍都關魏書杜洛周反於燕州敕都督元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是也亦謂之納款關唐書幽州昌平縣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通典古居庸關在昌平縣西北齊改爲納款是也其南北口之戍則自元始北口千戶所屬上都路

龍慶州南口千戶所屬大都路昌平縣史言睿宗于居庸關立南北口屯軍徼巡盜賊各設千戶所至大四年樞密院奏居庸關古道四十有三軍吏防守之處僅十有三舊置千戶位輕責重於是改千戶所爲萬戶府分欽察唐兀貴赤西域左右阿速諸衛軍三十人并南北口大和嶺舊隘漢軍六百九十三人屯駐東西四十三處立十千戶所置隆鎮上萬戶府以統之皇慶元年始改爲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魯軍千戶所隸焉故此關自古稱爲絕險然遠之亾也天祚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壓死不戰而潰金之亾也冶鐵錮

昌平山水記卷上

六

重門布鹿角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太祖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今札八兒輕騎前導自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遂潰其後元有天

一人掌印指揮一人守之又設巡關御史一人往來居庸紫荆二關按視焉有水門宣德三年八月命行在工部侍郎許廓修居庸關城及水門者也城之中有過街塔臨路北大路累石為臺如譙樓而窺其下以通車馬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統十二年賜名下窾處刻佛像及經有漢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揮使兀都魯鐫西番咒語於居庸關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時筆而元葛邏祿廼賢詩序關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三塔跨於通衢車騎皆過其下者今止其二矣又八里為上關有小城南北二門又七里有彈琴峽

昌平山水記卷上 九

水流石罅聲若彈琴上有佛閣又七里為青龍橋道東有小堡又三里至八達嶺有城南北二門元人所謂北口者是也以守備一人守之

口外地稍平衍五里至岔道乃有二路一自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為西路一至延慶州永寧衛四海冶為北路宣德五年十月戊寅上巡邊駐蹕岔道已卯獵于岔道自南口至岔道皆延慶衛地也自洪武三年徙山後諸州之民於關內而於居庸關立守禦千戶所永樂二年立隆慶衛隆慶左衛十二年始於岔道北二十里立隆慶州州東三十里立永寧縣十三年於岔道西一百二十里立

保安州宣德元年徙隆慶左衛於永寧縣而關獨有隆慶衛隆慶元年改延慶衛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建瓴若闢井故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而岔道又八達嶺之藩籬元人於北口設兵其得地形之便者與此山古為軍都山從漢盧植隱居昌平軍都山中昭烈修弟子禮事之晉段匹磾欲擁其眾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拒未波魏道武伐燕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幽州即此山也漢立軍都縣於山之南胡騎經軍都耿舒襲破其眾斬匈奴王是也亦作渾都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屠渾都是也後徙今州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

東四十里有軍都村亦曰故縣址州境之山其名者曰銀山在州東北六十里石梯而上五里名中峰唐僧鄧隱峰之所居也山半有龕其色似鐵世稱銀山鐵壁云下有法華寺有隱峰十詩曰白銀峰曰佛頂峰曰古佛巖曰說法臺曰佛覺塔曰懿行塔曰雪堂曰雲堂曰茶亭曰濛泉金大定六年立石

曰駐蹕山在州西二十五里其山長而北袤凡二十里石皆辟立高可十餘丈其頂皆白山之南有棲雲彌臺高二丈許正北有石梯可上金章宗建亭於此舊傳山下有石牀石釜今止

曰白浮山在州東南一十里有二龍潭潭上有龍神祠

曰湯山在州東南三十里有溫泉可浴水經注濕水又東溫泉水注之疑即此也

其水則出自居庸關為濕餘河至舊縣之西而伏水經注云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潛伏十許里是也

又南復出亦謂之榆河今涸元史燕鐵木兒與王禪軍遇於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因據紅橋兩

軍阻水而陣今州西南十二里有紅橋橋亾而名尚存文宗為燕鐵木兒建生祠於橋南立碑紀功者也

州西南三十里為雙塔河東流過雙塔店入榆河出

昌平山水記卷上

三

州東神嶺山下為神山泉出白浮山為白浮泉元史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水利上自昌

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過雙塔榆河一畝王泉諸水經甕山泊至西水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

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

畚鍤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通惠河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

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以守敬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築堰起白浮村至青龍橋長

五十餘里以障諸水入於都城永樂初兩修之歲久

湮廢成化七年十月議開通惠河命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栢度言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

泉水往西逆流經過山陵恐於地理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洋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遂止不用

其雙塔榆河之水今皆入于沙河

芹城在州東三十里有橋橋下有水出芹城北南流入於沙河水經注芹城水出北山南運片城東南注

濕餘水以此知沙河之為古濕餘水也傳寫之訛或為溫水後漢書王霸為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運之勞事皆施行

榆河驛初設于榆河嘉靖中改附州城其未附也道

昌平山水記卷上

三

出州城之西南距州四十五里有唐家嶺店者亦車駕所駐也往者車駕北征徐行則次唐家嶺宣德九

年九月癸未上巡邊駐蹕唐家嶺正統十四年七月甲午上親征駐蹕唐家嶺皆以明日至龍虎臺永樂

十二年三月庚寅上親征次清河辛卯次沙河以三日至龍虎臺二十二年四月己酉上親征駐蹕唐家

嶺以四日至居庸關其疾行則一日而至榆林榆林在岔道西二十五里永樂二十年三月戊寅上親征

晚次榆林是也而英宗皇帝回營以景泰元年八月乙酉至居庸關丙戌自安定門入居南宮中朝迎候

之禮但遣禮部左侍郎傑懋至龍虎臺錦衣衛指揮

僉事宗鐸領騎馬至居庸關劉敬領丹陛駕至安定門內上自迎于東安門而已

州西四十里為白羊口城二門距居庸南口二十里有水伏流元史白羊口千戶所于昌平縣東口置司景泰元年調涿鹿中衛後千戶所官軍守禦後以守備一人守之其西南有小城曰白羊新城

白羊北四十里為長峪城二門其西有小城曰長峪新城

長峪北二十里為橫嶺城二門守備一人守之

長峪西北二十里為鎮邊城三門正德中建設守禦千戶所後以參將一人守之自鎮邊西南二十五里

昌平山水記卷上

至橫中山為紫荆關轄沿河口界

州北八十里為黃花鎮城三門元史黃花鎮千戶所於昌平縣東口置司者也以參將一人守備一人守

之景泰中又設內官守備嘉靖四十年革黃花鎮城直天壽山之後為長陵元武為京師北門當居庸古

北二關之中而北連四海治昔人所謂擁護山陵勢若肩背者也其水曰黃花鎮川河出塞外自二道關

入口逕渤海所懷柔至順義界入白河其流九曲俗謂之九渡河城北有碧霞元君廟其設石有二松相

去四五尺而上枝樛曲相穿遂合為一名曰之松其地多鼠色如鼯昌毛漆初冬撥松實貯穴中為岐洞

貯之多至二三十美好倍於人所收者土人每掘取之鼠失榛乃槁死樹上累累相望因并取而食之京師人以為美味國史言洪熙元年閏七月守居庸關都督僉事沈清獻黃鼠上曰清受命守關當練士卒利器械而獻鼠何邪其郤之城西有垣一重曰頭道關再重曰二道關關之西撞道口堡鷄子峪堡西水峪堡堡西為八達嶺

城東三十里為渤海守禦千戶所城門距州一百里城北而西有擦石口堡磨石口堡驢鞍嶺堡大榛峪堡南冶口堡大長峪堡小長峪堡有鑛洞嘉靖三十六年封閉

昌平山水記卷上

又東五里為慕田峪城三門守備一人守之其東北有慕田峪堡西有賈兒嶺堡田仙峪堡又東為亓連口石塘路轄自此以西皆重邊自此以東皆單邊

昌平山水記卷上終

昌平山水記卷下

州東南九十里爲順義縣隋開皇中粟末靺鞨與高麗戰不勝厥稽部長突地稽率八部勝兵數千人自扶餘城西北舉落內附置順州以處之唐武德初改燕州會昌中改歸順州唐末仍爲順州統縣一曰懷柔貞觀六年置治五柳城改順義縣開元四年置松漠府彈汗州天寶元年改歸化縣乾元元年復名懷柔遼爲順州歸化軍金明昌六年改縣名曰溫陽元廢縣但爲順州洪武元年改順義縣然則今之順義昔之懷柔也城周六里一百一十一步四尺四門唐貞觀四年以突厥突利爲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

昌平山水記卷下

以其部落置順州都督府拜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其衆治營州南之五柳戌後唐周德威攻劉守光拔其順州蓋此地也元王惲言有唐大曆五年試太子洗馬鄭宣力撰開元寺碑今亾又言金節使剛忠王公守此州距大元兵死節按金史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貞祐初中都戒嚴以戶部郎中募兵得萬餘人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遷翰林侍讀學士及順州受兵晦誓死不去將士縋城出降被執不屈以死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命有司立碑歲

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而碑已不存今亦無知之者矣營州左屯衛本屬大寧永樂元年移於此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與縣同城而居城內四遠之中有白石幢下方上銳每方廣二丈高三尺又上重之八角各高二尺餘刻獅象海馬之形又上爲十二欄干爲千葉蓮座又上漸狹漸圓中石心一圓刻佛像千算外石柱六各盤螭虎四距又上竹節小椀可三尺餘又上荷葉寶蓋二尺餘四門城樓僅與幢基址平遙望之層層如雲中塵幢也

昌平山水記卷下

縣北二十里爲牛欄山山上有洞俗言有金牛出焉至今洞前石壁爲小槽形名曰飲牛池也山北里許有一小山昔有仙人騎牛來游因名靈跡山宋王曾卜契丹事曰順州至檀州漸入山牛欄當其要路也山之東麓潮白二河合焉有龍王廟山之東南爲潮河管有城二門把總一人守之

東北二十五里爲狐奴山水經注水不流曰奴蓋以山前瀦澤名也其北麓烏道而上里許漸澗漸平有寺寺後有小石城山下有龍潭今涸山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址後漢王梁傳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張堪傳拜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鄧訓傳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

變即此縣也魏文帝黃初二年省

西北三十里有石槽三曰東石槽南石槽北石槽元
史上都兵入古北口其知樞密院事竹温台以兵掠
石槽燕鐵木兒遣撒敦為先驅以大軍繼其後至石
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大軍并進追擊四十
里至牛頭山餘兵奔竄夜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
牛頭山蓋即牛欄山也

西北三十五里為桃山有五峰如桃花瓣巨石錯落
橫亘數畝元上都兵進戰處也

几山陵大工所用白石駒壘皆取於順義西北諸山
白河則源出塞外自石塘嶺西北入經密雲城下歷

皇山水記卷下 三

懷柔順義界至靈跡山黃花鎮川河入之至牛欄山
龍王廟湖河會之狀如燕尾金幹離不入順州郭藥
師迎戰於白河敗績即此地也又南二十里過縣東
門下至通州為潞河東南至直沽入海嘉靖末總督
侍郎劉壽以密雲兵將歲用糧米十五萬石悉繇通
州陸運至牛欄山費多乃疏此河下達通州更駕小
舟轉粟直抵密雲省費什七上聞賜金幣其後河流
日盛用同知衛重鑑言自通州徑運至密雲
温榆河即昌平之榆河下流為沙河入順義西南界
下至通州入潞河順義謂之西河而金人名縣曰温
陽以此遼史作温渝河本水經之濕餘河以字相似

而訛也

大水峪河源出塞外歷懷柔順義界至孫家莊東北
合黃花鎮川河

縣境內泉源不一皆入于白河元至正十二年丞相
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
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
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凡官地及元
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
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
禎並為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
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教牒

皇山水記卷下 四

十二道募農夫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
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農夫人給鈔十
錠歲乃大稔此京東水田之利已行於元人者也
然近京之地參錯不一有京衛屯地有陵衛屯地有
外衛屯地有馬房地有良牧署地而縣西北板橋村
有鈔沒太監曹吉祥地一十頃一十三畝天順八年
十月奉旨撥為宮中莊田皇莊之設自此始先是洪
武中詔北平山東河南荒閒地土聽民開墾永不起
科久之則有無藉之徒指為空地投獻內官權要請
為莊業者小民失業無所控訴成化七年十二月彗
出天田言者以為天田畿內之田也宜罷莊田還之

百姓事寢不行

縣西南二十里有天柱村三十里有鞏溝村村東臨
温榆河渡渡南有長城遺蹟遼史順州南有齊長城
城東北有華林天柱二莊遼建涼殿春賞花夏納涼
者也齊長城天保中所築宋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
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
至中頓又踰孫侯河行二十里至順州其北平斥土
厚宜稼又東北行七十里至檀州即此遼史又言有
曹王山曹操駐軍之地今不得其處而縣西三十里
有燕王家或曰水經注所謂濕餘河在燕王陵南者
也有太子念頭而昌平東有燕丹村年祀縣迎罕能

昌平山水記卷下

五

究焉

後魏安樂郡故城在縣西北六里延和元年置交州
太平真君二年罷州置郡領縣二土垠安市比齊廢
土垠入安市後周廢安市入密雲縣隋開皇初郡廢
今爲安樂莊永樂間撥給良牧署按水經注言濕餘
水又東南流逕安樂故城西更始使謁者韓鴻北狗
拜吳漢爲安樂令即此城也晉書地道記曰魏封劉
禪爲安樂公國土垠縣有二一在縣北門外里許一
在密雲縣東一百里陳宮山下又有唐南河縣故城
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而軍都縣故城在縣西三十里
蓋軍都之別徙者也

州東八十里爲懷柔縣洪武十三年分密雲昌平二
縣地立焉城大民少宏治中乃截其東偏而築之故
縣治在西門也城周四里六十步三門嘉靖末嘗設
兵備僉事於此尋罷後以守備一人駐焉

縣東四十里爲黍谷山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
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鄒子名衍燕
昭王所師號談天衍者也亦謂之寒谷吳越春秋北
過寒谷是也山有風洞洞口風氣凜烈盛夏人不敢
入後人遂名之鄒子祭風臺昔有廟今毀

東南三十里爲了髻山二峰高聳上有碧霞元君祠
天啟七年巡按御史倪文煥請建太監魏忠賢生祠

昌平山水記卷下

六

于此賜名崇功祠未成而忠賢敗

北二十里爲紅螺山山下有潭相傳潭中有二紅螺
大如斗出則光燄燭林今不見也遼史檀州有螺山

金史順州有螺山

西三里爲石塘山有大工則採石焉有工部廠

縣東七里爲白河又東十五里爲潮河

州東北一百二十里爲密雲縣漢白檀縣也三國志
曹公歷白檀破烏丸於柙城後魏皇始二年置密雲
郡治提攜城領密雲要陽白檀三縣北齊廢密雲郡
反要陽白檀二縣入密雲縣隋開皇十八年以密雲
燕樂二縣置檀州唐天寶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元年

復為檀州遼為檀州武威軍領密雲行唐一縣金以密雲縣屬順州元復為檀州洪武初改密雲縣城周九里二百三十八步三門密雲中衛領左右中前四千戶所與縣同城而居有總督軍務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一人整飭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若僉事一人戶部郎中若員外若主事一人密雲左掖營密雲右掖營密雲中營密雲前營密雲後營振武營游擊各一人密雲城守備一人萬曆四年於城東復築一城周六里一百九十八步是曰新城兩端連之總督府居其中三門縣南至京師一百三十里而北以一垣為界外接旃裘引弓之民故稱重地白河

昌平山水記卷下

七

偏城下善決而軍民錯居為吏者難之昔唐顯慶中韋機為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為之贊述今則師儒雖設絃誦之音無聞焉爾

縣南一十五里為密雲山一名橫山郡所以名也石虎伐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而陰與慕容皝為約皝遣身于焮扶精騎七千於密雲山虎將麻秋率眾三萬迺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南二十里為白檀山縣所以名也南三十里為隗山唐書密雲有隗山東北八里為冶山上有塔有石洞淡邃水四時不竭

東有中洞昔人淘金址尚存北四十里為黑城川唐書檀州有鎮遠軍故黑城川也

昔蘇秦說燕文公以其北有襄粟之利謂之天府而今密雲多棗小而堅緻北人重之正統二年鎮守都指揮陳亨以占所部棗樹八百株被劾奪俸

自新城東北六十里為石匣城城周四里二百六十四步三尺四門城西平地有石如匣淡不可斷故以名其驛自會同館東北六十里為順義驛七十里為密雲驛六十里為石匣驛先置在今城南一里許宣德四年密雲中衛奏為河水所齧徙焉宏治十七年

昌平山水記卷下

八

築城隆慶三年設協守西路副總兵一人駐石匣六年設統領西路南兵游擊一人萬曆四年設石匣車營游擊一人

石匣之東南渡湖河十五里為石盆峪有龍潭潭上石如盆形水懸崖而下入於潭潭外為盆水從潭面歷盆抵峽而下數里入於潮河有龍宅焉其深無底潭中有石門水淺則見土人曰龍所從出入也上有廟距縣東北五十里

石匣西南十五里為金溝村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三十里至望京館五十里至順州七十里至檀州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

謂之金溝淀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計日約九十里至古北口今路不繇金溝而金溝距縣止四十里也

石匣西二十里有燕樂縣故城後魏置此縣治白檀古城唐長壽二年徙治新興城即此縣也在漢爲虎奚縣地距今縣北五十里唐末劉守光出奔至此被擒元天歷初上都兵破古北口雷重兵屯燕樂城以輕騎進抵桃山燕鐵木兒掩擊於白狼河追至桃山降其衆燕樂聞之自潰白狼河在今順義西北三十里也

其見於史者漢有要陽縣魏有安州方城縣唐有威

昌平山水記卷下

九

武軍有三义城橫山城米城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航七鎮有臨河黃崖二戍遼有行唐縣今廢得而詳焉

要水源出塞外自大小黃崖口入西流至密雲縣東入潮河俗謂之清水河縣曰要陽以此名

共城在縣東北五十里亦作龔城括地志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在檀州燕樂縣界

唐檀州土貢人獲麝香而元史言檀州大峪錐山出鐵鑛至元十三年立四冶二十五年罷檀州淘金戶先朝亦嘗開採後封閉焉

自石匣東北征十里爲腰亭鋪始入山又十里爲新

開嶺又十里爲老王店金史貞祐二年潮河溢漂古

北口鐵裹門關至老王谷者此也又十二里至古北口水淺則絕潮河水大則紆迴從山頂行故石匣至古北口計程爲六十里也宋沈括言自金溝館東北行乍原乍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灤水通三十餘里鈎折投山隙以度契丹時道出其西故云然其曰灤水即今之潮河也古北口城在山上周四里三百一十步三門洪武十一年立守禦千戶所三十年改密雲後衛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其後以參將一人守之古北口自唐始名唐書檀州燕樂縣有東軍北口二守捉北口長城口也又北

昌平山水記卷下

十

八百望有吐護真河奚王牙帳也金史古北口國言曰雷幹嶺元史古北口千戶所於檀州北面東口置司唐莊宗之取幽州也遣劉光濬克古北口遼太祖之取山南也先下古北口金之滅遼希尹大破遼兵於古北口其取燕京也蒲莧敗宋兵於古北口元文宗之立也唐其勢屯古北口撒敦追上都兵於古北口秃堅帖木兒之入也太子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之犯京師也入古北口出古北口故中居庸山海而制其阨塞者古北喜峰二口焉永樂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通一人一馬

城北門外有宋楊業祠業以雍熙中為雲州觀察使契丹陷寰州遇於鴈門北陳家谷口力戰不支被擒不食三日死忠矣然鴈門之北口非古北口也祠於斯者誤也

又三里為潮河川守禦千戶所有關元史中統二年十一月帝親將諸萬戶漢軍及武衛軍繇檀順州駐潮河川者也潮河自塞外興州發源入古北口西南經密雲懷柔至牛欄山與白河合其寬處可一二里昔人斫大樹倒著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巨木為柞其外縱橫布石以限戎馬此漢郎中侯應所謂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急大雨則諸崖之水奔

昌平山水記卷下

士

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也川之兩旁築垣立臺東臺下有鐵門關為出入道常扇鑰不開而臺上有樓總督大臣以撫賞滋焉關外為夾牆撫夷魚貫而前受賞於關下軍士列兩山上伐鼓吹角以震讐之下有小城曰北關營二門而川口東南有小城曰潮河川堡亦二門守備一人守之

臺之東西因山為城參差曲折千里不絕其衝處則建空心敵臺高或三四丈廣或十四五丈凡衝處或四五十步一臺緩處或二百步一臺每臺百總一人主殺敵臺頭副二人主輜重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

總皆以南兵克之每一二里鈴柝相聞為一墩每墩軍五人主瞭望每路傳烽官一人有警舉烽左右分傳數百里皆見應速而備豫故鮮失火大抵皆戚少保繼光之遺畫也

其塞外重山懸亘數百里皆中國故地有小興州大興州宜興縣鳳州蘇武洞野馬川三角城猪頭山神樹等地小興州直古北口外九十里大興州直曹家寨東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本漢女祁縣地遠為北安州興化軍興化縣金承安五年陞為興州寧朔軍節度領縣二曰興化宜興元州縣與金同而書化為安史家未之詳焉中統三年十二月割北京興州隸

昌平山水記卷下

士

開平府洪武二年六月命副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率軍自三河出鹿兒嶺過會州敗元將江文清千錦川次全寧敗元丞相也速進攻大興州也速夜遁設伏大敗之自新開嶺進下開平三年三月甲午以永平府所屬宜興龍二州及懷來縣隸北平府七月辛卯以古北口山外雲州興州隸北平府四年罷山後諸州徙其民於山南及營建大寧立興州左右中前後五衛實居其地後之記載闕焉故從邊人之稱曰大興州小興州也永樂元年三月徙興州五衛左於玉田右於遷安中於良鄉前於豐潤後於三河而故城遂廢古北口有驛自口北出五十六里曰青

松又五十里曰古城又六十里曰灰嶺又五十里曰灤河又五十里曰黃屋又六十里曰哈八又五十里曰沈河又四十里曰東涼亭又五十里曰開平洪武二十七年六月乙酉置驛北平至開平中路七百六十五里十有四驛此路是也西路六百三十里十有三驛榆河居庸是也昔元世祖以燕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歲四月迤北草青駕幸上都避暑八月草枯則駕還大都歲以爲常車駕多出西路居庸而使臣之往來則古北口亦竝繇之元史中統三年閏月庚寅順州至開平置六驛此路是也四年四月宣德至開平置驛西路也五月戊子陞開平府爲上都丙申

昌平山水記卷下

七

立上都馬步驛都驛也上都以避暑故多涼亭有東涼亭西涼亭北涼亭文宗紀言賜東西涼亭諸軍士糧鈔趙世延傳言帝獵北涼亭而永樂二十年五月辛未上次西涼亭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貽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哉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亾况一亭乎可以爲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獨所謂東涼亭者至今猶以驛名灰嶺灤河古城三驛竝屬興州右屯衛古城今移大喜峰口爲朶顏入貢道餘竝罷之

大寧者遼之中京大定府也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

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其後拓跋氏建牙於此當饒樂河水之南溫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衆內附爲置饒樂都督府契丹太祖建國奚人舉族臣屬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郭郭樓閣之狀因議建都統和二十四年五帳院進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大定府官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有七金山馬孟山雙山松山土河宋王會上契丹事曰自古北口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又

昌平山水記卷下

七

過黑一作斗嶺度雲嶺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又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闌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闕望闕次至大同館其門正北曰陽德閣闕城西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居人草菴板屋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時見畜

牧牛馬橐駝多青鹽黃豕金海陵貞元元年更為北
京元世祖至元七年改為大寧路自洪武初徙民山
南之後其地常為敵騎往來而元將納哈出尚據金
山二十年三月命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率師出松
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勝遂率兵趨金山
六月納哈出降九月癸未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大寧
中左右三衛及會州木榆新城等衛悉隸之二十一
年改大寧都指揮使司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置大
寧前後二衛二十二年正月壬午會寧侯張溫北平
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周興奏大寧城周三千六
十丈五門會州城周一千一百一十八丈四門富峪

皇山水記卷下

五

城周九百丈四門寬河城周八百一十二丈四門各
有濠其長濠各有丈尺創葺倉廩五百五十間營房
七千五百三十三間六月庚子朔置富峪寬河二守
禦千戶所二十四年四月辛未封皇子權為寧王二
十五年八月庚申置營州後屯衛二十六年二月壬
辰置營州中前左右四屯衛二十八年四月甲申改
大寧左右二衛為營州左右二護衛大寧距北平布
政司八百里自齊化門而東歷潞河夏店公樂漁陽
石門遵化六驛共三百一十里自遵化而北七十里
樂陽驛又五十里富民驛又六十里寬河城又六十
里柏山驛又六十里會州城又六十里季莊驛又六

十里富峪城又七十里大寧城而大寧東至廣寧西
至開平亦各有驛驛設馬五十匹其屯田子粒則二
十三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寧左等七衛及寬
河千戶所今年所收穀麥凡八十四萬五百七十餘
石而三十年四月乙酉敕諭燕王今年屯種自東勝
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於五月一報禾苗長養
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
一歲三報使朕得知邊計而屯軍亦不敢怠偷又每
衛並置儒學頒經書以廣文教聖祖之垂意邊方可
謂至矣建文元年九月燕王兵出劉家口襲破大寧
下富峪寬河會州等城以寧王及將士歸北平大寧

皇山水記卷下

六

初設未有人民但立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及大寧營
州興州會州等一十六衛自燕府拔之而南遂為空
城及轉戰三年始下南京而大寧已棄之後不能復
置因徙衛於山南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然實錄言永
樂元年十一月命武安侯鄭亨於千戶寨灰嶺慶州
神樹西馬山七渡河皆設煙墩候望警息新昌伯唐
雲領軍自小興州大興州東接牛嶺會州塔山龍山
諸處屯種北勿出會州西勿出千戶寨又言十九年
十一月命邊將置邏騎營於古北口之北神樹之地
而宣德三年八月丁未車駕東巡九月辛亥至石門
驛喜峰口守將奏兀良哈衆萬餘入寇將及寬河壬

子上駐蹕遵化選士三千人從乙卯車駕出喜峰口疾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擊敗兀良哈之衆丙辰次冷嶺丁巳至會州壬戌車駕發會州次鐵將軍店甲子詔班師是日駐蹕擺山站乙丑次偏嶺丙寅車駕入喜峰口是則成宣之世此地尚爲甌脫云近年採木者嘗至其處言城池舊蹟宛然在也

兀良哈者地在潢水之北大寧邊外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詔立泰寧福餘朵顏三衛敕元故遼王阿札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始古至今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

昌平山水記卷下

七

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柰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札失里等知天命有歸率衆來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民悉加優待况爾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以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自古昔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車爲室止則瓊爲廬順水草便騎射爲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

其安之永樂元年十一月辛卯敕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嘗遣使齎詔諭爾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可嘉今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舊嘗設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等前未授官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已而三衛諸夷益求內附畀以大寧故衛地使爲外藩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外爲朵顏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白雲山外爲泰寧自白雲山至開原外爲福餘歲許聖節正旦兩貢每貢百人繇喜峰口入或曰靖難兵之起三衛夷人從戰有功故畀之國史不書莫可考焉尋

昌平山水記卷下

六

叛附阿魯台二十年七月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兒河斬馘無算宣德三年九月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七月兀良哈入寇發兵二十萬分四道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逾灤江渡柵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于全寧又破泰寧朵顏于虎頭山鹵獲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自是三衛雖衰而怨中國益深因通也先爲鄉導入寇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爲寇鈔不絕正德十年朵顏入馬蘭峪殺參

洪武十五年九月丁卯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
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候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
服寇敵撫輯邊氓因上所轄關隘自一片石至金水
口凡二百處請以各衛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太祖實
錄凡三修其於大寧外邊事皆略而弗詳儒臣之淺
也於內邊則具書之矣薊鎮三協之名始自嘉靖未
年以四路爲一協石塘古北口曹家寨牆子嶺爲西
協馬蘭峪松棚喜峰口太平寨爲中協建昌營燕河
營石門子口山海關爲東協而各路將之廢置不常
今據崇禎二年文案錄之

昌平山水記卷下

九

昌平山水記卷下終

六岳登臨志序

志五岳者古有矣志六岳者以玄今之岳也

於古今五為六重

王制也古志岳者九岳之所有無不志為岳也今志岳者為遊也選嚴而簡薄便登臨也余少即有遊岳之願以貧不能遊甲寅年赴友人蒼梧之召僅得便一登衡幸於書肆先買岳志不致憧憧乃念遊岳者必先有志而後可以言遊一山一水如逢故人以胞中之流峙證眼底之高深雖未必盡窮

執履堂

章亥之步呼名喚姓長揖可別有如乘輿而往便道而登囊中無名勝片紙忽焉蠟屐以與人為雲笈以道士為掌故雖遊矣雲霧爾一泰岳也有已登而後見志者馮確菴至天門王辰玉至嶧陽纔披岱史有已登而竟未見者江東王大令三遊而不得石經峪次公嗣至而恨失黃華洞雖云勝遊難辭函菴其所遊者不過香火拜瞻之地祈年祝釐之場辱岳矣并辱遊矣余問以此語與鄂中向方伯紫房公譚為余廣求六岳諸書遂得采而志

六岳登臨志序

之以待山靈感召之緣不意賊氛入楚飄忽荆門移居城內丘墳散失此書亦失其三紫房公謝世再倩無從庚辰年

祖臺晉陵彙旃高先生督學三楚下徵求隱棲著述之檄州學博以余對又檄州遴選善書者二十餘人抄余未刻諸書六岳以殘缺未報深加惋惜辛巳秋九月余訪華亭于野章先生於沔又為余廣覓所失三志俱得為留滯沔上各抄一帙抵荆嘉平月廿一日矣即日掃案補訂逸編志其為除

執履堂

夕為元旦為雨雪霏霏也七則之中詩詳於古而畧於今記詳於今而畧於古以詩今不設古記古不設今也即于野章先生登岱記諸佳處不俱論如秦漢規制泯滅無聞一結絕不非葛藤語却又澹蕩有情無限淒其今此書成矣可以報高先生矣然余貧而且老不能遊矣惟以此帙貽之同調矣有力支節之客如新豐鷄犬門巷周悉無力卧遊之子亦不須四壁丹青愚公為爾移山几案矣獨余出世不能住一峰證僊佛靜寂飛昇

之業入世不能素一筆隨帝王巡狩封禪之後徒
向破紙殘文內想鬼斧神斤之奇騰蟠伏探飛之
續悵頑翠而神馳夢空青而淚落者四十餘年矣
曾賦一詩曰五岳繞遊一名山債未了烟霞清冷
骨誤向紅塵老山水緣慳至我極矣因想韓昌黎
既已袖拂天星痛哭何為豈三上宰相書上人無
死二華峰頭之骨此語世人多不肯押請以質之
六王於戲至於巖承石髓洞貯金津睡龍蟠據之
牀猗犬防園之戶與夫董雙成咲語傳聲之別館

執虛堂

王子登往來煉藥之離宮香案吏當另存傳譜有
非塵土下士所能參訂者也則茲編也亦猶夫道
士輿人而已矣其不辱岳也幾哉

昔

崇禎壬午春二月花朝日龔黃自序

六岳登臨志卷之一目錄

東岳

泰之疆域

泰之總叙

泰之勝地

泰之神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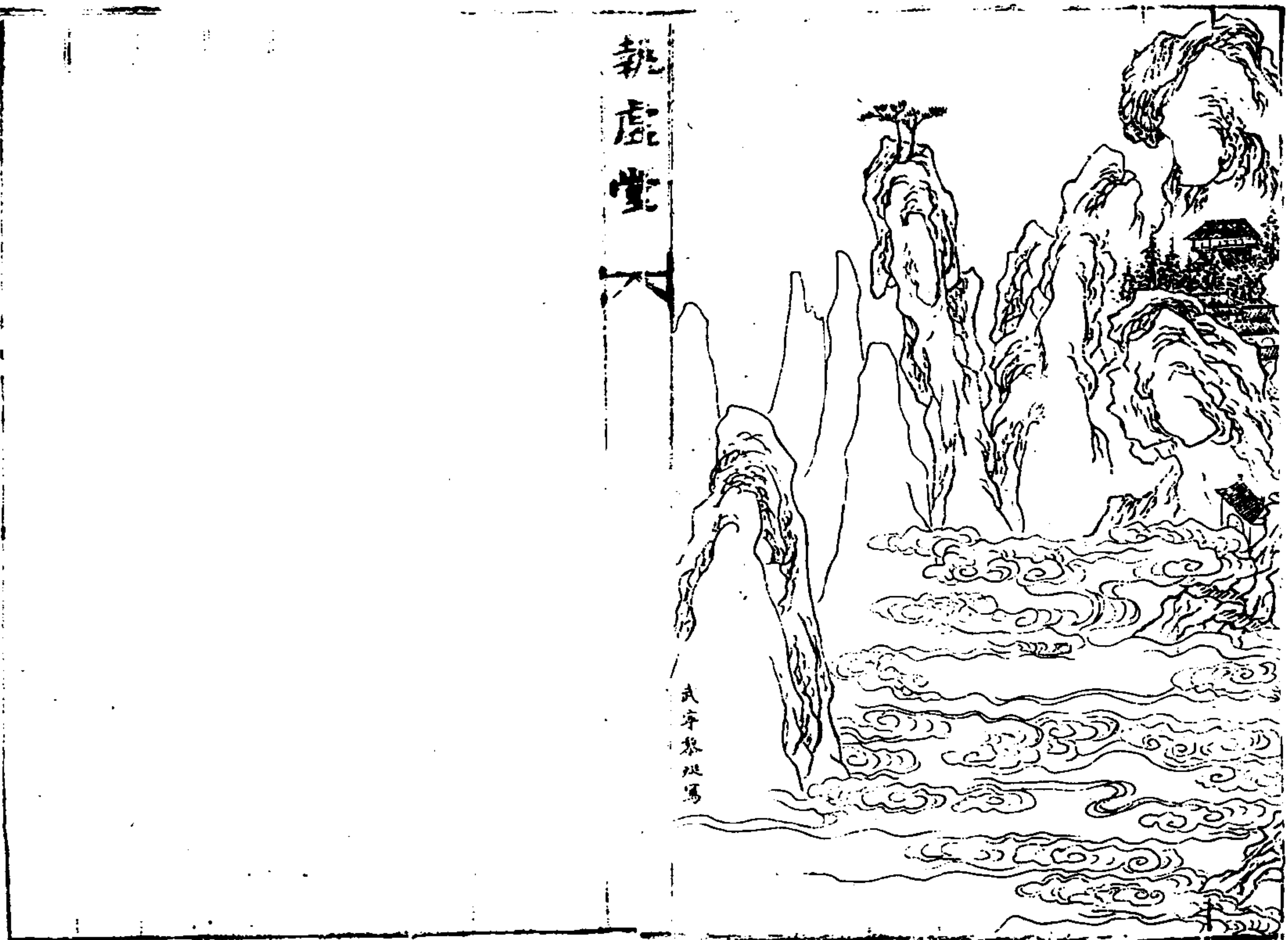
泰之方士

泰之藝文

泰之雜記

執虛堂





六岳登臨志卷之一



楚荆門龔黃文中父編輯

東岳泰山

泰之疆域

舜典曰岱宗

禹貢海岱惟青州 又海岱及淮惟徐州

魯頌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山海經泰山環水出焉東流注于海

爾雅河東岱 又泰山為東岳

執事掌

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其鎮曰岱山

尸子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郭璞書泰山在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

三百步

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

泰山耳

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

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

群岳之長

後漢書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道藏書泰山周迴一百六十里時五十步方面各四

千里

法苑珠林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体皆欲

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污慢

則泉縮焉蓋有神明以宰之也

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三十六小洞天第二洞東岳泰

山周迴一千里名蓬玄之天在兗州

道經五岳之神分掌世界人物各有攸屬岱泰山乃

執事掌

天帝之孫羣靈之府主世界人民官職生死貴賤

等事

茅君傳仙家凡三十六洞天泰山周迴三十餘里名

三宮空洞之天

岱宗記梁父長白二山為泰山輔岳

五岳記東岳泰山岳神天齊王頌仙官仙女九萬人

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

列仙傳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中金床玉几

博物志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之孫也主召人魂

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博聞錄泰山名蓬玄太空洞天岳帝所居其高四千

夫環一千里

魏莊渠書泰山之上白日觀峰者夜半可以眺而見

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

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

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巔曰

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為大海

泰山有日觀者觀日于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

執虛堂

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泰間諸山也越觀者南望

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峰亦有日觀月觀不

及泰山者當卯位也

曾鞏二堂記泰山之北水與齊之東南諸水西北匯

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屋

獲東坡送楊傑詩序無為子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雞

一鳴見日出

通志濟南諸山其北麓也兗州諸山其南麓也青齊

海上諸山其左翼也河東諸山其右翼也斯其為

泰山矣乎迺若山南則有漢武遺栢天門則有五

大夫松絕頂則有秦無字碑懸崖則有唐開元銘

斯則泰山古蹟之最優者

勝覽嘗臘月衝雪登岳至御帳雲烟模糊至十八盤

天宇開霽俯騶山腰猶有雲霧及下山大雪如故

冬春之交諸谷崖出烟霧寒甚初尚可指教頃則

皚皚蒙覆盡失山形少霽溪壑林木及樓閣簷牙

凝結冰花珠聯粉綴如畫嘗於春時晨觀山半雲

布平密絢爛一色宛然倒看天宇四月以後山多

執虛堂

蒸濕不可居五六月亦寒衣必綿卧必炕早暮如

深秋遇夏時暴雨山半風激雲湧雷聲電光皆出

其下隱約見麓地白波沆瀣如海頃忽雲升岳巔

則上下皆雨人飲諸崖水皆瀉惟瑤池白鶴水簾

五花玉女數泉并美元君祠東崖一竅泉滴如珠

晝夜出一斛許其味尤佳

畢瑜廟記云山東合齊魯封疆為藩屬郡有六而泰

山雄峙其間根盤三百餘里秀拔天下靈者四方

秦之總叙

復州陳文燭曰東岳南麓為泰安州州城門四東曰靜封西曰望封南曰軋封北岳登封城中有東岳廟廟前有遙參門自登封門北行三里為紅門飛雲閣更衣亭自紅門而進循谿轉澗陀陂磔柯巖谷鎗符遠迤行五里為高老橋廣濟橋旁有漢壽亭侯祠又前為水簾洞巖巖亭石經峪自水簾洞行四里為馬棚厓又前為回馬嶺有玉皇廟自回馬嶺上行五里為黃峴巖又三里為快活三自快活三西北行過雲

執虛堂

陽洞凡五里至小天門有五松亭朗然子洞護駕泉又五里為大小龍口龍泉觀過化樓自龍口行五里過十八盤為南天門旁有白雲洞天門東北為元君廟有玉女泉秦篆碑玉女祠東北為岳神廟廟前後有唐宋磨厓碑又北上至太平頂至玉帝廟廟後即泰山絕頂廟前為秦皇無字碑又東南行為日觀峯舍身厓仙人橋試心石自岳頂分別岳北有孤山襍山鶴山千佛山老鴉鴿二峯黃伯陽金縷二洞南拱北拱二臺臘脂方正二石又有溪里峪仙人寨懶

振石屋仙臺嶺岳西北有石馬山五女園石靈巖寺嶽西有秦觀周觀有二峯西神霄石後雕窩三尖黃山諸山桃花白鶴委敬諸洞西橫思卿二嶺又有大小懸石仙閣巖西溪黑水灣岳西南有大人傲來回鴈鷄籠懸刀芙蓉獅子飛鴉諸峯東北丈西百丈仙影諸厓鞍牛布金二山大峪仙趾峪水仙天勝二寨劍匣試劍二石又有兩峯巖青嵐嶺天紳泉白龍池岳南有吳觀凌漢獨秀蓮花諸峯社首蒿里祖徠諸山登仙讀書鳳凰舞鶴諸臺石壁鄴都鬼兒椒子諸

執虛堂

峪呂公遙觀魁仙諸洞龍文虎阜二石王母封家二池香井醴泉飛鸞白鶴滌塵諸泉又有蛻仙巖五花厓投書澗羊鬩坡虬在灣凌漢寨元君行宮岱岳朝元青帝會真諸觀鄒都萬里后土靈泚侯趙相公諸廟魯兩先生祠環翠亭封祀壇朝觀壇陰字碑岳東南有青山升仙嶺谷里石舟漢明堂望仙臺又有羊舍東柳西柳諸泉岳東有東神霄山竇山分水嶺博城嶽東北有玉女山谷山忠谷嶺亮觀臺周明堂石屋飛遠寨天井玉環泉

秦之勝地

山二十七

鳳凰

在岳頂西南白雲洞上

象

在鳳凰山下

石門

在州南漢武帝禪於此

介石

執虛堂

在州南五十里宋真宗禪於此

亭亭

在州南五十里黃帝禪於此

梁父

在州南一百里秦始皇禪於此

云云

在梁父山東古稱七十二君多禪於此

傲來

在岳頂西南作石兀矗至御帳坪俯視尤奇下有

竹林寺寺後有觀音洞

音

在岳東南麓漢明堂東北樹色蒼翠

黃

在岳頂西四十里以上色名與青山皆岳之左右

翼

鞞牛

以形名

布金

執虛堂

一名布山天倪子張志純隱煉于此

東神霄

在岳頂東十里

西神霄

在岳頂西十里

石後

在岳頂西十里多巨石

孤

在岳頂北十里平澗中崢嶸特起

玉女

在岳頂東北十里有玉女情真石屋

石馬

在岩頂西北十五里山形如馬

鵬窠

在岳頂西十五里厓多鵬窠

襪

在岳北十里如人負子狀

鶴

執虛堂

在岳頂北十里林木蔥鬱野鶴巢此

亭禪

一名高里一名嵩里一名社首三山聯屬俱在岳

南

三尖

在岳頂西十里山有三巖

徂徠

在岳南三十里一名玲瓏山岳之繁山上有紫源

池有天平東西二巖其下曰白河灣曰竹溪唐李

白孔巢父韓準裴政陶沔張叔明隱此號曰竹溪

六逸唐石介因故址築室著書學者稱徂徠先生

八寶

在岳頂東百里屬萊蕪一名黃山岳之支山也

蠟燭

在玉女山北其石獨立如燭

千佛

在山東會城南五里是為岳之北麓

峰二十

執虛堂

天柱

在岳頂西南仰止亭後

日觀

在岳頂東五鼓可見海上日出上有觀海亭

月觀

在岳頂西對日觀而言義取月照庚方耳訛曰越

觀

秦觀

在岳頂西可望長安

周觀

亦在岳頂西可望齊

吳觀

在岳頂東可望會稽

丈人

在岳頂西南特立如蒼顏丈人

鶴籠

在傲來峰前以其形似取名

懸石

執虛堂

在岳頂西南

回雁

在岳頂西南即雁飛嶺南翔多止于此

獨秀

在岳之陽屹然挺秀

獅子

在岳之陽以形似名

蓮花

在獨秀峯東奇蹟如蓮

懸刀

在岳西南西溪上

芙蓉

亦在西溪上

飛鶴

亦在西溪上與獅子峯相連古有翠芙蓉

龍泉

在斗母觀東北峯石峭拔

老鴉

執虛堂

在岳頂北多古木鴉巢

鴉巢

近老鴉峯峭壁懸窟鴉多巢于中

凌漢

在普照寺後

君子

在岳頂

巖

兩峯

在岳頂西兩峰對峙下有一穴如屋

仙閣

漢書武帝泰山紀岳頂西巖名為仙閣

蛟仙

在岳之陽州志翰林王從之踟躕坐化于此元好

問送張天倪詩云蛟仙巖上願遲留

古雲

在回馬巖

弄月 看月 插高 鎖雲 四巖無考

執虛堂

巖 十三

青嵐

在岳頂西南蒼木蒙密青嵐深厚

回馬

石磴漸峻乘馬至此不能上故曰馬回亭有古雲

巖聖水泉可濟遊人之渴應劭漢古儀上山至中

觀晉馬望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石壁窅窳如無

道徑

黃峴

王多黃色勢甚險峻過此一徑平易名曰快活三

鴈飛

即回鴈峰在岳頂西南鴻鴈南翔多止於此

西橫

在岳頂西削壁橫亘數十餘丈

思鄉

在岳頂西俗傳人死魂歸於此而思鄉

十峰

在玉皇廟右

執虛堂

分水

在岳頂東漢明堂後楊老園西

升仙

在岳頂東南漢明堂東北隅相傳有仙人冲舉于

此

長城

在岳之西北古長城鉅防之地

思谷

在谷山寺南

仙臺

在岳北六十里

招軍

在岳頂西南傲來山前

明月

在岳北群峯秀列若屏障然

峪十二

大龍 小龍

小龍口石硤深廣衆水所歸中有飛泉若龍噴漱

執虛堂

桃花

在岳西南二十里桃花洞南

仙趾

在竹林寺山後里許有仙人草履跡長尺餘馬蹄

長五寸許故又名馬蹄峪

石經

在水蘆洞東石平坦半畝許古刻金剛經楷書有

近八分書者字大尺許相傳王右軍筆

石壁

在岳之陽峭削如壁

大

在傲來山竹林寺下即中漢之蹟內有白龍池百

丈崖天紳泉諸景

鄆都

在岳之陽俗傳為冥司峪南有鄆都廟

鬼兒

在嵩里山陽俗傳人死魂歸於此出張華博物志

佛寺

執虛堂

在岳之北四十里即谷山寺有石佛

椒子

在岳之陽昔有異人種椒於此

漢里

在岳之陰巖穴深邃上有湧泉四時不竭名曰勝

泉寺有勝泉寺

崖九

孔子

在岳頂西南

捨身

在岳頂北聯屬曰觀峯下餘三面壁 陔削數百

丈上平廣中有石凸起丈許愚民往往捨身投崖

以徵輪迴之福

東百丈

在岳頂西南崖泉瀑布而下匯為天紳泉

西百丈

與東崖相去三百步其高十倍東崖而東崖西向

西崖則東向

執虛堂

仙影

在岳頂西南山石蒼翠惟仙影皎如指素

五花

在岳頂南出州城北仰望不見岳頂者此屋蔽之

耳

鷓鴣

在岳北峭壁之上多巢野鴿

馬棚

在岳之陽形如馬棚壁削數仞上有遺書三畫風

雨不磨世傳呂洞賓書故又稱三字崖

御帳

在御坪

石二十三

嶽巔

在五帝觀前

望海

在日觀峯東北五鼓日初出可見故曰望海

大懸 小懸

執虛堂

在岳頂西二石形有大小屹然相峙

仙橋

在捨身崖西懸崖相對相去五尺許三石撐柱如

梁

試心

在仙橋石西二石鈎連懸崖萬仞深不可測人登

踐之搖動恐怖故曰試心

飯匣

在大峪西溪之澗有方石如匣相傳中藏寶劍為

仙人取去

試劍

在大峪口相傳仙人取劍斷劈此石半仆於地二

石文理宛若中分

仙影

在試劍石旁其影有中有劍伸一足而坐石平如

磨厓影處如剝如勒而實非人為相傳取劍劈石

者即此仙也

龍文

執虛堂

在岳之陽石層如龍鱗皺起

虎阜

亦在岳之陽如虎蹲踞

龍口

兩石相附中噴清泉

牛心

形如牛卧

羊闌坡

相傳仙人牧地

方正

形不偏頗

胭脂

色如塗丹

紅門

石色紅絳望如朱門

五女園

在岳西北居人相傳有呼號助力之聲詣朝見

石累成園稱為五女不知所起

執虛堂

石屋

有二一在玉女山半一在山趾相傳碧霞元君煉

真之所

懶張石屋

在岳頂北麓懶張道人修煉於此

石舟

石二一在白龍池一在岳東南如舟形

河四

漆

源出岳頂西南諸谷匯為西溪由白龍池出大峪口南流入洋河會汶水以達于漕

梳洗

源出黃峴嶺諸谷之水匯為中溪過王母池池上有王母梳樓粧其水田州東南會洋河入汶

洋

源出岳頂西桃花峪諸水轉州治東南二十里入

汶

汶

執虛堂

其源有三一出岳東麓萊蕪縣原山一出萊蕪寨

子村皆經徂徠山之陽一出岳北仙臺諸谷之西

流經徂徠山陰會洋水南流三十里曰大汶口又

西南經汶上縣北以達漕河

泉

碧天

在岳頂廣生殿東

碾駝

在大人峯下岳頂人皆取給於此

天紳

在做來山百丈崖下懸流下瀉如垂紳之狀

白鶴

在岳陽麓朝元觀後清冽甘美以城中井水較之

輕重亦異

護駕

在黃峴嶺御帳之下以宋真宗登岳得名王奕詩

駕幸源頭猶且護如何護不到崖山

聖水

執虛堂

在回馬嶺

水簾

有二一在西百丈崖一在巖巖亭石

淋塵

在岳南麓后土廟內游人多掬水淋目又名眼光

泉

飛雲

在王母池右水甚清冽流注池中

醴

在州治西天書觀史稱王欽若奏泰山楷醴泉此其一也今雖不竭無異凡水法苑醴泉今失所在

羊舍

距州治九十里

東柳 西柳

距州治百里

池 四

王母

一名瑤池在岳南麓其水自黃現巖而下會石金

執虛堂

峪水薰洞諸源委匯至此瀦為池昔皇帝建觀於

奇遠七女人雲冠羽衣脩奉香火以迎西王母志

稱泰山三溪此即中溪也池東南有梳洗殘

玉女

在岳頂元君祠右其寒清冽四時不涸一名聖母

池又名雲水池

白龍

在傲來山址廣數尋深下可測

封家

在岳南麓封家壁中引白鶴泉下流滑澗瀝焉

洞 十 四

白雲

在鳳凰山下由蓬玄坊南行數武石磴陡絕而下

洞中數石有竅時出白雲如香烟縹緲灑史滄然

彌合山頂

水簾

在高老橋上源自天神巖出飛流垂練聽之泠泠

然如環佩聲下通于溪

執虛堂

迎陽

一名雲陽洞一名朝陽可容二十餘人旁有天仙

行宮

黃華

在岳北玉女修真處

呂公

在王母池側一名金母洞金母者王母也又州西

亦有呂公洞

遠觀

在岳之南一穴高深遊者憇此可覽鄒山

魁仙

在高里之陰窈然幽暗人不敢入

白鶴

在岳西四十里可容三十餘人

黃白陽

在岳西十五里戰國時黃白陽修隱於此

金線

在岳北九十里可容百餘人丘長春煉丹處

執虛堂

桃花

在岳頂四十里洞可容數十人其前為桃花峪

朗然子

在岳半御帳東里許洞可避兵容三十餘人

觀音

在竹林寺山後

婁敬

在岳頂西百里漢婁敬隱地旁一洞出硝石

澗 三人

投書

在凌漢峯下胡瑗海陵人與孫復石介講學泰山

攻昔茹淡終夜不寢十年石歸瑗浣家書問有平

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故以名之

鷹愁

在十八盤下

三汶

在岳北凡三交流而分進東西

溪 三

執虛堂

東

源出岳陽登仙臺下及青山諸水經漢明堂

中

源出黃岷嶺下會諸谷之水

西

源出岳頂以西諸水會百丈崖白龍池大峪

泰之神祠

廟九

東岳

在州城西北隅廟制規模宏侈儼如帝居殿前古松數十株蟠結偃蓋非他境所有漢栢唐槐亦皆特異銀杏大者圍三匝火空其中奇石玲瓏者九碑石林立其可為法者張侍制滌書宣和廟記廟前有亭曰遙泰亭前為御街宋東封警蹕之地而實為廟之第一門也有門曰草泰凡有事於岳者執虛堂先拜於亭而後入廟

東岳上

在岳頂磨崖碑前

玉皇

在岳之回馬嶺廟前晦許為崖磴高三丈餘磴盡處為仙昇閣

三官

有三其一在岳之中道曰快活三其一在治西關其一在治東關

鄧都

在岳之南麓升元觀東其神為鄧都大帝

趙相公

在社首之陽其神見搜神記及宋人元豐記石

三靈候

在南天門和周諫官唐宸葛周武按通志三人墓

在高苑縣

靈派候

在州治西南漆河東渙其神舊名曰漆河將軍後

執虛堂

曰通泉候宋真宗封靈派候

淵濟公

在岳頂白龍池上邑人植合白龍殿記王天挺靈

吳記

宮三

挾仙

在岳頂觀海亭之西有孔子小天下處五大字米

元章書

會真

在州城東南隅舊名奉高宮宋真宗駐蹕改今額
碧霞靈

在岳絕頂下舊名昭真觀

觀 三

青帝

凡二一在岳巔一在岳南麓帝即漢唐所祀五帝
之一按漢書及宋天文志青帝天神也而東岳屬
焉此廟祀之所由起也

升元

執虛堂

在岳之南麓距都廟西

天書

即乾元觀今榜曰碧霞元君行宮在州城西里許
史載天書降于泰山即其地也

書院 一

泰山

在岳南凌漢峰下舊為唐詩人周朴菴後為孫復
石介胡瑗講習之地

亭 一

環詠

在東岳廟其間有韓琦蔡襄范仲淹歐陽修石曼卿
柳誥子美林逋諸公題識種放會真宮詩而故刻
則埋沒下可見矣惟諸公題識姓名尚在歲久亭
廢諸石刻亦淪於荒穢中矣

臺 六

鳳凰

在岳之陽

登仙

執虛堂

在岳頂之陽相傳呂純陽登此

南拱

在岳之陰巉巖拱峙上凌平坦

北拱

亦在岳之陰

先觀

在岳頂東北十里玉女山頂有石平坦如臺相傳
堯封禪登此

讀書

在普照寺西北後山過投書澗山麓有石方四五丈許宋孫泰山石祖深胡安定讀書之所姑蘇李果八分書刻石

橋九

高老

在紅門上五里相傳有學黃老者姓高始開此道

住水流

在水簾洞下

聖化

執虛堂

在馬棚崖下

龍

在小龍峪

步天

在二天門

漱玉

在石經峪道中

王母

在王母池上橋之東則呂公洞橋之西則岳廟

潦河

在潦河上州城西南河津

金銀

即潦河橋之西南隅

古蹟十三

五松亭

秦始皇封松處今松存者二又名御帳以宋真宗

曾此駐蹕於此

石閣

執虛堂

漢書曰武帝封泰山禪石閣應劭曰石閣在泰山

下南方士言仙人間泰山記曰山頂西岩為仙人

石閣

登封臺

有二其一在岳頂相傳為古帝王登封所築今為

玉帝觀臺下小碣題曰古封禪壇其一在日觀峯

相傳為宋槩石函方丈許亦刻題曰古封禪壇

周明堂

在岳東北四十里遺址尚存旁有谷山寺

漢明堂

在岳址東南去州治十里武帝元封間用齊人公
玉幣所獻圖刻焉其上有元人題刻明堂故基四
字

長城鉅防

在泰山西緣河千餘里至琅和臺入海蘇代說燕
曰齊有長城鉅防而韓非子齊記指地志竹年記
年諸書所載皆同

無字碑

執虛堂

在岳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
石或言其下有金書玉簡當是石函古今人莫測
其意石黃白色頗光瑩無苔蘚非岳之所有史記
漢武帝置五車石於岳今莫知所在故撰卷詩云
已迷漢武五車石却嘆秦王無字碑

秦篆碑

在玉女池上李斯書始皇二世頌德文宋劉跋序
泰山秦篆譜時尚有二百二十有二字今湮泐僅
存二十九字中疑題石曰秦斬碑

唐崖碑

有二在岳頂東岳祠後一為唐玄宗八分書記秦
山銘字五寸許道勁可愛一在崖石刻唐蘇遵撰
東封朝覲頌字徑寸餘書法類晉

社首壇

在岳南二里許曰社首山隸屬蒿里前代多禱此
陰字碑

在州之乾封門外迤東三百餘武是為宋真宗答
謝天書述二聖功德序銘曰陰字以字鑄北面從

執虛堂

俗稱也或曰金字謂當時以金塗飾也或曰裡祀
以精意享祀言也

御帳坪

在岳之中道即秦封五松之地宋真宗東封駐蹕
于此金石上柱案帳殿之遺蹟也

謝過城

在岳東南趾漢明堂側即齊魯會夾谷歸龜陰汶
陽以謝過者也故曰龜陰田曰汶陽田

秦之名士

神仙傳 一人

泰山老父不知姓氏漢武帝東封見老父於山下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父曰臣年八十五時東老垂死遇有道士教臣絕穀但服木飲井水枕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以二十四當二十四氣以八當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帝受其方賜以玉帛老父後入山去每十年五辛還鄉里僅三百年不復還矣

執虛堂

列仙傳 四人

稷丘君泰山道士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及帝東封稷丘君擁琴迎拜止帝勿上上必傷足帝上及數里左足指折諱之還尋稷丘君竟不見遂為立祠
安期生琅琊人賣藥東海嘗以玉寫一量報秦始皇李少君泰山採藥病困遇安期生與神樓散一七而愈
馮明生臨淄人名和字君實少為賊傷殆死忽遇一女子乃太乙夫人也與藥一丸服訖即愈遂自稱馮

明生隨夫人入泰山石室試以鬼怪虎狼不懼挑以

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有安期生至夫人以明生付

之乃得安生期丹經神方後入華山修煉漢靈帝時

胡廣訪以國事俱驗後白日昇天

崔文子泰山人賣黃散赤丸於都市自言三百日後

民有大疫百期擁朱壇繫黃散濟人全活以百萬計

續列仙傳 一人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服氣食芝

符堅聞其賢徵至長安以野服見堅曰先生獨善之

執虛堂

美有餘濟世之功未足故遠居先生將任以齊尚父
忠曰昔劉表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尚父非敢擬
願還餘商歸岱宗堅以安車送之過華山數曰我東
岳道士沒於西岳命也已而化去謚曰安道先生
五岳真形圖 一人
成功與不知何許人仙道成於泰山
一 岱史 五人
丘虛機字通密居泰安長春觀因疏長春子元賜號
神仙無為演道大宗師後往嶧山仙化今觀中遺像

尚存

徐世隆別號復齋不知何許人元翰林學士夙與泰山天倪子遊元季喪亂變姓名上下泰山常居岳祠或戒隍廟三緝子從學一教習泗水起距一授漢書其一曰王圭授舉子業久之別去言三子貴賤短修其後授漢書者曰盲賴說書為衣食習泗者遇濟南灌城之厄以泗解圍以起距脫死致爵賞主登科膺爵齒三人所至悉如其言圭年八十許時世隆復來見天倪間又至泰山惟升元觀一老道士識之其容

執虛堂

貌如兒時所見後不知所終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人居會真宮道行起群初名志偉元主改今名授紫服重建岱岳升元二觀王奕贈詩云赤松宗世遠岳也作神仙註云有人百二十巖三見帝矣化日自頌曰陛下娘生皮袋此際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蓬玄洞府去來去來前世宿德醫僧今非道門小才王從之不知何許人初官翰林後隱泰山踟躕而化人稱其地曰蛟仙巖

呂巖字洞賓宋天聖戊寅三月二十一日書五言絕句於王母池署其後曰回翁題政和丙申六月十八日復書七言絕句署其後曰回公再書前後書法皆類顏魯公再書二字類遲賢亭刻人莫能識好事者摹其真蹟於會真宮觀其詩則知純陽子三至泰山矣

太平廣記 一人

張僊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與李正同至泰山學道久之李以宗室辭歸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亂攜家裹

執虛堂

陽尋奉使揚州途觀張子邀李同宿門庭壯麗僕從璀璨李視女妓中有持箏者酷似其妻及罷張呼持箏者以林擒繫裙帶上各歡去明日李復至門館荒穢無行人跡詢鄰人曰此劉道玄宅也十餘年無居者尋還襄陽索其妻裙帶來果符林擒聞其故云一夕夢見五六人追云張僊喚搗箏臨別以林擒繫裙上於是知張已得僊矣

唐書 一人

王希夷滕人以事嵩山黃願學養生四十年願卒乃

隱居徂徠與劇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
及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弱玄宗東封時年九十餘
令張說訪以政事又延入宮中與語大悅授國子博
士不拜乞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東帛酒肉未幾仙去
岱史 一人

海印泰安州人居鄒縣大明禪院如道悟常夢異僧
指示一旦呼弟子謂曰吾幻身非久住世親言偈畢
端坐而化三日慈容如生其院上紫霧光明貫於天
際邑令見之稱為真佛

執虛堂

泰之藝文

詩

飛龍篇

曹植

景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
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復道
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
永世難老

驅車篇

驅車揮萬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岳尊其名
執虛堂

隆高貫雲峴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一二亭
工有湧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
鬼神所繫屬逝者或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
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亨利貞
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殫霞歎沆瀣毛羽被身形
發舉蹈虛廓徑度升窈冥同壽東父羊曠代永長生
仙人篇

仙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隅湘城拊琴瑟秦女吹笙竽
玉樽盈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

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
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睚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
閭闔正差我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
驅風游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
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
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

泰山吟

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以遠層雲鬱冥冥
梁父亦有館萬里亦有亭幽岑延萬鬼神方集百靈

執虛堂

長吟泰山側慷慨激楚聲

泰山吟

泰山秀離岳崔嵬刺雲天岵嶸既嶮巖觸石輒遷綿
登封瘞崇壇降禱歲肅然石闕何騰萬明堂秘靈篇

泰山吟六章

李白

其一

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開六龍過萬壑壑谷隨紫煙
馬蹟遠碧峰于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壑水急松聲哀
北眺崑崙奇嶺崖向東推洞門閉石扇地底與雲雷

登高望遠瀛瀛想象金銀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
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
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其二

清曉時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
捫蘿欲語却掩青雲關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就
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聞感此三嘆息從師方未還

其三

平明登日觀攀首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

執虛堂

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望八極目盡長空閑
偶然直青童綠髮雙雲鬢嘆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
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

其四

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吟誦有所得衆神樹我形
雲行信長風颯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
海色動遠山天雞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
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

其五

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前天光搖空碧
千峰爭攢聚萬壑絕凌歷縹緲上仙去無雲中躋
長松入雲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
終當遇安期於此鍊玉液

其六

朝飲王母池暝投天門關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月
山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歌仙人遊碧峰處處笙歌聲
寂聽娛清暉玉真連翠微想象鸞鳳舞飄飄龍門衣
捫天摘匏瓜恍惚不憶歸拳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

執虛堂

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

送范山人歸泰山

魯客抱白鶴別余往泰山初行若片雲杳在青崖間
高高至天門日觀近可攀雲山望不及此去何時還

望岳

杜甫

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層雲決眇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平齊行 劉禹錫

泰山沉冠六十年旅旅不饗生愁煙今逢聖君欲封

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妖氛掃孟河水清日觀果
雲見開元皇帝東封時百神次職爭奔馳當今奪珠
承聖祖奇神望幸河宗舞青門大道屬車塵共侍歲
誕翠華舉

送魏郡守奉親登東岳

中天佚蕩敞天門上帝樓臺拱帝孫五馬並臨吳觀
重諸峯獨讓丈人尊秦松忽借蒼顏駐海日道樹紫
氣屯可道黃河看似帶須知西北是崑崙

送東岳張鍊師

執虛堂

東嶽真人張鍊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為烈女書青
簡又事元君住紫微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壇上著
霓衣雲裾不用吹簫伴祇擬乘鸞獨自歸

贈東岳張鍊師

王維

先生千載餘五岳徧曾居遙識秦俱胝新過王母廬
不能師孔墨何事問長沮玉管時來鳳銅盤即鈎魚
頻蒙露飯詔將降軟輪車山靜泉逾響松高枝轉疎
攜願問樵客世上復何如

謝兗州從事寄泰山石

李德裕

鷄鳴日觀望遠典扶桑對滄海似鎔金衆山如點黛
遙知碧峯首獨立煙雲內此石依五松蒼蒼幾千載

傳州遙叙封禪 李義府

天齊標巨鎮日觀啟崇祠岩羌臨渤澥隱嶼控河沂
建岳誠為長升功諒在茲帝歆符廣運玄言暢文思
飛聲總地絡載化撫乾維瑞策開珍鳳禮圖薦寶龜
東后方四觀西都尊六師天駕移星苑揚早馭風司
沸鼓喧平陸疑蹕靜通遼汶陽馳月羽蒙陰警電輜
巖花飄曙輦峰葉蕩春旗石門環藻衛金壇映黼帷

執虛堂

三始始遐既萬歲受重釐非質陶恩獎趨迹奉軒墀

觸網淪幽裔乘微限明時周南昔已嘆叩西今復悲

奉和展禮岱宗 蕭楚才

拂漢星旗轉分霄日羽明將追會阜蹟更勒岱宗銘
林戈咽濟岸歎鼓震河庭葉箭凌寒矯烏弓望曉驚
已降汾水作仍深迥渭情

奉和展禮岱宗 薛克構

龍圖冠香六鳳駕指云亭緋烟泛濟浦綠字啟河汀
畫棠晨應月文戟曙分星四田巡揖禮三駟道契經

行欣奉萬歲竊林偶千齡

登封大舖歌 盧照隣

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碧雪照龍衣繁絃綺席方終
夜妙舞清歌歎未歸

書王母池 呂巖

昔日曾遊此如今九十春紅塵多少客誰足識予人
再書王母池
昔年留字識曾來事滿華夷遍九^劫無賴蛟虵知我
字故留踪跡不沉埋

執虛堂

懷泰山 李攀龍

城內名山有岱宗側身東望一相從河流曉掛天門
樹海色秋高日觀峯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
秦封向來信宿藤蘿外杖底西風萬壑鍾

磨崖碑

磨崖高百尺功德此剏銘典誥文全古莓苔字半青
可能光日月應不畏雷霆一代中興頌悠悠付巨靈

玉女泉

玉女何年去名猶在水濱雲疑畫眉客月似洗粧人

風外聽鶯佩天邊鳳憶輪不逢仙子降空拂鏡中塵

過登封門

陳沂

一入登封踏乾坤自此分諸峯會元氣亂石散星文
仰面攀青磴回頭看白雲飛梁架窮壑鳴溜四上聞

登泰山

北上天門日未斜剛風吹我度餘鈔仙人洞古留丹
得玉女祠高護碧霞深澗千年猶凍雪陰厓四月始
桃花秦封漢禪俱牢落細讀穹碑感歲華

玉帝廟

執虛堂

玉皇祠畔一凭闌絕頂風高夏亦寒北去塵沙通漢
海西來天地是長安青雲迥隔三千界白日平臨十
八盤似有飛仙度幽壑鳳笙聲裏佩珊珊

文

應劭二段

是朝上山駢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下步下騎
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
視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
雲其峻也石壁窅窳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

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
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頂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
有泉水目輒為之明

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
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捍石捫天之難也初
上北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眉焦五六步一休蹠
蹠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

邵伯温一段

宿野人之廬前有藥龜地多鬼箭天麻玄參之類將

執虛堂

五鼓初各各仗策而東僅一二里至太平頂叢木中
有真宗東封壇遺址擁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
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
有山數峯如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
初意日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天暗中日輪湧出正
紅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却半有光全至明處却
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漸高漸變色度五鼓三四點
也經真廟帳宿之地石上方往窠甚多文經龍口泉
大石有罅如龍吟其口水自中出又經天門十八盤

峯尤秀聳北眺青齊諸山可指數信天下偉觀也

喬宇一段

是時天日光麗碧漢萬里豁然四望胸恢意廣見濟南城東北華不注山如小屋建于水上俯觀白雲英英渺渺自山腰而出冒于下方北望京師南瞰淮徐西顧燕趙東眺海上以至于空峒丹穴太平太蒙之際誠天下之奇觀也

高誨一段

延佇四望滄溟東圻河流天傾而汶水湯湯抵環一

執虛堂

樓西南萬山伏地殆如米撮惟徂徠尼父僅霧脊可指耳

王世貞一段

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晃漾者以為海耶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為大行恒崧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澠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若若培塿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衝几睨眺久之因與徐君語傳所稱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冢中起稍上大如席

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過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過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呼酒與徐君酌自以為生平之創目所謂野馬網緇信也

馮時可一段

將至天門守江湛然來迎因飲余岳廟傍取岱史急讀之知我江東王大令三至而不得石經峪次公嗣至而恨失黃華洞余遊雖幽萃能窮二王所未探亦差快矣

執虛堂

王樹一段

于嶧陽得泰山志急披讀之始知昨所遊者里中兒女子祝釐故事纔及堂皇已耳山之曲房深榭蓋十未得一而吾所見金色日亦殺以後光景其得之難鳴時者絕不然余于是而又矣然夫也雖然亦可以雄生平觀矣藉使假我半月陰翳且屏盡而山之上差有醴粥寢處以安老親則亦不草草至此又使我袖置泰山志而吾友諸社少年投杖趨距不避墟莽披圖而搜之其所見當多而今皆失之意吾其不良

于遊耶

王思任二段

月孀引數灣或明或動者潦耶泮耶汶水耶而掾躄
几下者又微來耶如鼠拱如龜伏者梁父長白諸山
耶七十二君之所封也孔顏之所語也曹謝李杜諸
老之所羨誅也此也

吾登月觀日落如車有日之觀吾登日觀月掛如船
有月之觀雖不兩得亦未兩失也秦觀入鳥吳觀無
馬則斷斷兮矣庶幾周觀之東乎

執虛堂

鍾惺一段

予登岱於山不敢言吳門周越也斷自徂徠諸峯乎
於水不敢言海也斷自汶泮泗濟乎於典禮不敢言
羲黃也斷自虞狩乎於石不敢言李斯也斷自摩崖
石經乎遠而疑勿寧近而信

章曠三段

石氣圍繞衆鳥已絕

登日觀峰高山明月嵐氣成碧靜無窾竅空曠倍日
啟明初起時上時下或南或北如物之繫而不定者

觀海亭僅存故址露立寒肅逾時東方發色皎皎激

上一氣如白久之他處皆明東方獨紅白羊又久之

如砂池有丹色水動於內光搖於外道士指為陽精

半面也上浮下起日光摩裂而出金輝奪目狀似浮

在砂池邊者倏起在天大海畢出海中諸島在水之

中如平橋一帶過此光芒射人不復見矣

秦漢規制泯滅無聞

執虛堂

此處為空欄，內容未見。

泰之雜記

山海經一段

泰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狍狍其名自計又剡山東二百里曰泰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

曾子萃竇一段

曾子敝衣力耕泰山下天雨雪凍甚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

執虛堂

列子一段

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輒竊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子何逃聲哉

韓非子一段

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風伯進掃雨師洒道

韓詩外傳一段

廣淵從孔子上泰山孔子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

淵以指之曰若見吳閭門乎淵曰見之有若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

通志一段

孟子生時母仇氏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疑視父之忽片雲墜而寤時問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

後漢書一段

章帝元和二年幸太山有黃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祠

執虛堂

壇上東北過於宮室翱翔升降

封禪儀記一段

漢光武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車駕上太山脯時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其狀如鐘天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揚名通又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余步得封所西北有石室壇南有玉盤中有玉龜

五行志二段

成帝河平元年太山棠谷有載焚其巢即人孫通等

開山中載聲往視之見巢難盡墮地中有三載殼燒
虎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餘不知何自來

成帝咸康八年太山石然八日而滅

風俗通一段

古封泰山禪梁甫說岱宗上有金籠玉策能知人年
壽修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到讀曰八十其後果
壽長八十

漢書郊祀志一段

漢武帝封太山時其夜若有光書有白雲出於封中

執虛堂

應劭後漢志注一段

武帝時有一石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為屋號五
車石

漢書一段

昭帝元鳳三年太山石起立高丈有五尺大四十八
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
是年僵柳復起生蟲食柳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隋書一段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令使者先至石像未

至數里野火歟起燒像碎為小塊

搜神記一段

胡毋班過太山側逢絳衣騎從呼去見太山府君府
君有女為河伯婦班為傳書河伯往來見太山府君
數次

前秦錄一段

處士張忠隱于泰山巖棲谷飲修尊養之法鑿石為
釜泰山人至今法之

唐新書一段

執虛堂

乾封初封禪岱宗太后率六宮升壇行禮幃席皆以
錦繡為之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尊彝按
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注云方諸陰燧火
蛤是也唐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足
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

拾遺記一段

泰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魏文帝之始稍覺相
近如渡關土石陰類魏土德之應也

後魏書一段

段暉字長祚姑臧人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乃泰山府君之子奉勅遊學今將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他日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而去騰空乞伏熾盤時暉歷御史大夫海西侯

百川學海一段

唐玄宗將登太山益州進白驪潔淨偉異上親乘之柔習便安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絳下

執虛堂

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驪無病而死上歎異之謚曰白驪將軍命有司具棺槨累石為墓在封禪壇北里許

北史一段

後齊天統初封禪壇玉壁自出

法苑珠林一段

泰山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背石欲者飲洗心跪而挹之則泉湧若污慢則泉縮

東岳志二段

岳嶺有雲如龜狀必雨白色三日雨黑色不崇朝雨土人占驗不爽

泰山鑼鼓濟在大峪西世傳七月中元日有聲如鑼鼓齊鳴

宋史一段

宋貞宗祥符元年王母池水變紅紫色又枯石河邊湧出二十五泉一泉出層阜之上經宿勢漸盛引數派雙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差水味甚甘

自警編一段

執虛堂

宋制沙門島罪人有定額溢額則取一人投之海馬默守登州疏請罪人溢額者移登州詔可即著為令未幾默坐堂上忽昏困如夢中見一人乘空來挾一男一女大呼曰我自東岳來上帝有命馬默本無嗣以活沙門島罪人上帝特賜男女各一人遂乘黃雲而去默驚起與左右卒隸猶見黃雲在天後果生男女

說郭一段

禁之將亡泰山巖泣三日

卷之一終

六岳登臨志卷之二目錄

南岳

衡之疆域

衡之總序

衡之勝地

衡之神祠

衡之方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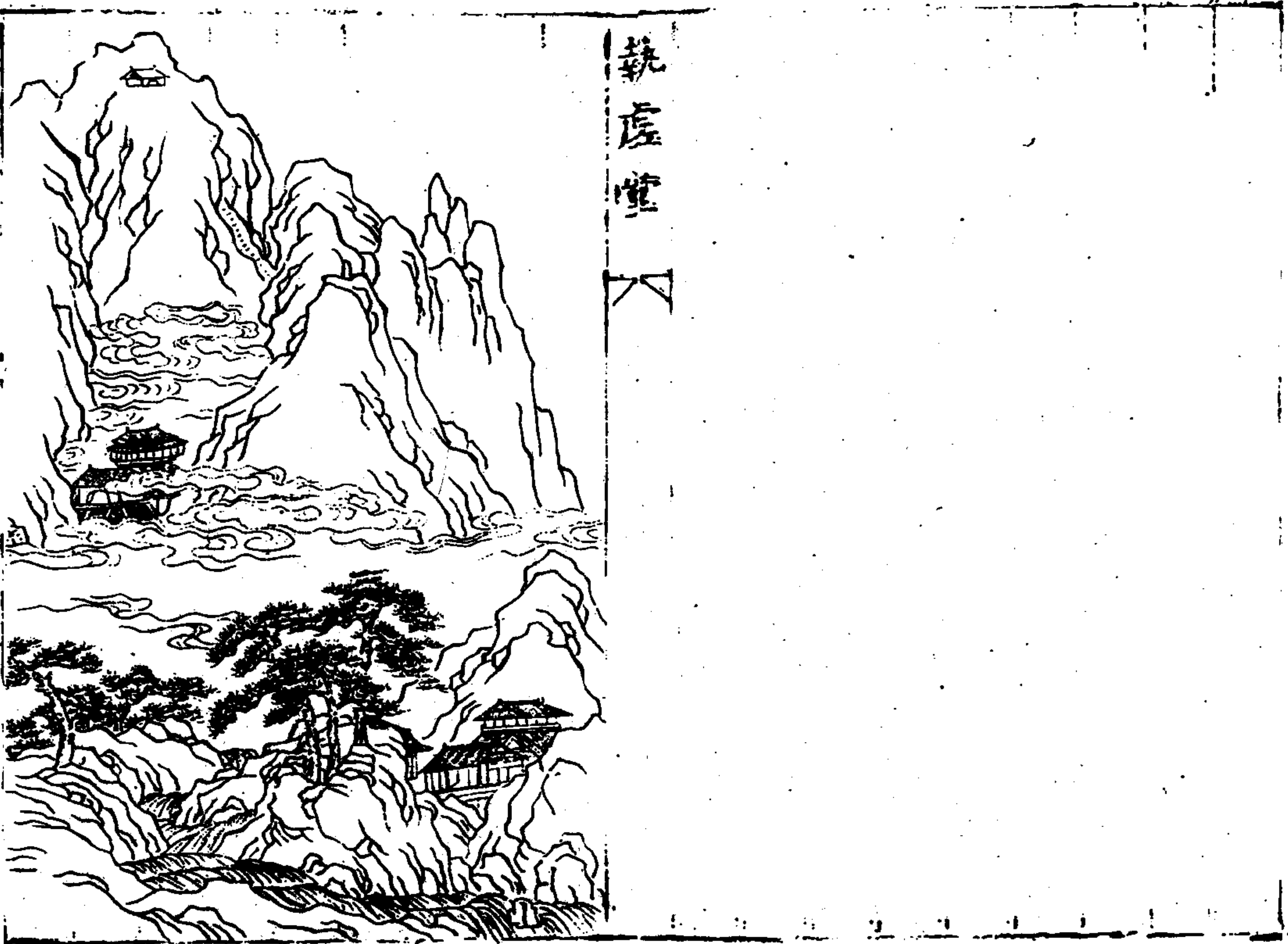
衡之藝文

衡之雜記

執虛堂



Table with 11 vertical columns, mostly empty, serving as a placeholder for the table of contents.





執虛堂

六岳登臨志卷之二

楚荆門龔黃文中父編輯

南岳衡山

衡之疆域

禹貢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

朝宗於海導水岷山之陽至於衡山

爾雅霍山為南岳

廣雅天柱謂之霍山

周禮荆州其山鎮曰衡山

執虛堂

三禮義宗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夏

之日護養萬物故以為稱

開山圖其山上侵神氣下固窮泉

盛弘之荆州記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大虛之寶洞

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

鄉故號南岳赤帝館其嶺祝融寄其陽威神堂堂

蔭映我我是以宅藪神靈室宇仙羅

羅含湘中記衡山有三峯其名一紫蓋天景明嶽有

一雙白鶴迴翔其上峰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

聞諷誦聲一峯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
練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又自湘川至長沙遙望
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史記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
羅浮括蒼華十山爲之佐命若羅浮爲南岳佐乃
第七洞天也

徐靈期南岳記衡山者五岳之南山也至於軒轅乃
以瀟霍之山爲副焉漢武南巡又以衡山曼遠道
隔江漢乃徙南岳之祭於廬江瀟山蓋承軒轅爲

執虛堂

副之義也

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三十六小洞天第三洞南岳衡
山迴迴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衡山縣七十
二福地第二十一青玉壇在衡山祝融峯西第二
十二洞靈源在南岳招仙觀西第二十三光天壇
在南岳上

韓文公送廖道士序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
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
宗其神必靈

范至能驟鸞記衡山縣西望岳山岩堯半空湘中山
既皆同年迤邐至岳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
其高寒者

朱文公地理論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
九江之西

蔡九峯江漢南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衡山
而盡於洞庭之西

歐陽文忠公序元氣之融結爲山川之秀麗稱衡湘
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

執虛堂

寮宇記宿當翼軫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錦石斐
然成文

楊慎丹鉛別錄衡山一名芝岡

孫德輿衡州圖經衡山東南結湘川自湘川至長沙
七四里皆衡山之麓

長沙志云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
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
九井而峯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
柱惟祝融爲最高

衡山記雲密峯有大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潭流水濺之最為勝境

舊志自迴鴈至仙頂七峯在衡陽縣界自祝融至天

柱五峰及金簡降真芙蓉等五十五峯俱在衡山

縣境其碧岫屏障曰華岳麓則在長沙府界共為

七十二峰紫蓋雲密天柱石廩四峰皆去衡山縣

西北三十里

李冲昭南岳小錄序分當翼軒光輔紫宸鈐三氣之

根鈞五靈之德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長育之功稱

批虛堂

物平施故謂之衡山

洞淵集衡山洞名朱陵太虛之天即神農為赤帝治

南岳者昔上帝降玉冊寶印賜注生真君永鎮靈

岳即吾皇比壽之山

福庭志朱陵之天周環七百里七十大峯有五小峯

有二壇曰霞光曰青玉

南岳記南岳周迴八百里迴鴈為首岳麓為足杜荀

鶴詩云猿到夜深啼岳麓鴈知春信別衡陽

衡之總叙

自衡山縣望岳門出西行五里喬松夾道又二十五

里為南岳廟有公署有光岳堂有岳市有勝寺福巖

寺有萬壽宮上清宮有玉清洞有岳廟右轉隨塢以

登衣麓有石一區為胡文定公書院又數里有飛泉

噴薄懸巖下匯為絡線潭過潭而上仰見車留獅子

二峰對寺烟靄間疑為絕頂至則前峯復起級石為

磴旁皆幽谷二十里至半山省心亭自半山亭至湘

南寺有貫道泉前轉小徑數十步為石船左為講經

批虛堂

臺下有小巖又前為獅子石又左行至觀音堂有圓

明洞環翠樓自觀音堂折而南可望高臺寺廢址又

陟數里為上封寺穹靈閣閣東為望日臺臺西為太

陽泉又上里許至祝融絕頂為峻極亭亭旁有雷池

下有風穴西有望月臺舍身臺會仙橋又西為乾坤

勝覽亭下有祖師把鉞夜光諸巖虎爬泉石龜石刻

衡岳諸峰之中五峰最高五峰之中祝融最高祝融

已列于前其次曰紫蓋曰芙蓉曰天柱曰石廩自祝

融寺五峰外又有名峰六十九曰靈芝曰赤帝曰軫

宿曰柿葉曰屏幃曰華蓋曰雲居曰石榴曰紫霄曰
彌勒曰瑞應曰朝日曰慧日曰靈應曰塊霄曰日蓋
曰女善曰靈藥曰側刀曰會仙曰降真曰永泰曰雲
龍曰明月曰會善曰潛聖曰天堂曰祥光曰彌陀曰
永和曰碧岫曰碧羅曰金簡曰仙巖曰碧雲曰棲貞
曰翠鷲曰青岑曰雲密曰石困曰烟霞曰雲隱曰香
爐曰集賢曰馬鞍曰白雲曰九女曰雙石曰耆闍曰
安上曰靈禽曰文殊曰擲鉢曰紫雲曰喜陽曰蓮華
曰白石曰鳳凰曰巾紫曰土霧曰白馬曰兜率曰曉

執虛堂

霞曰採霞曰岫嶠曰回鴈曰雲麓曰峽峙曰高竒總
計名峰七十四又長沙志以湘潭縣南琵琶峰為七
十二峰之一又有云并車留獅子二峯凡七十七峯
毛氏南岳志又以紫雲兜率二峰不在其數通志又
以巾紫岫嶠二峰不在其數俱與古稱七十二峯不
合

衡之勝地

峯七十一

祝融

在縣西北三十里高九千七百三十丈諸峯中之
最高者擁諸峯而直上位直離宮以配火德乃祝
融君遊息之所山巔有風穴有雷池

紫蓋

在岳廟東高四千五百丈九尺諸峰皆朝祝融如
拱揖狀獨此峯面南似與祝融爭高形同麾蓋因

執虛堂

以為名其下乃朱陵洞天之源頂上有鶴泉仙人
池翠麓岩及鶴鳴竇霞天竇等臺下有紫蓋院基
王氏藥堂

天柱

即雙柱峯在岳廟後兩山端聳百丈其形似柱因
以為名九域志云名山三百六十中有八柱此為
第六柱也西北有獅子岩吳時李洞岩叟曾居之
石廩

在紫蓋鄉形如倉廩南岳小錄云方潤十丈方與

記云有戶開闢湘中記云開則歲歛閉則歲豐上有承天寺玉清宮故址又有風穴雷泓鬼裁石誦經壇煉丹臺昔有胡浮先生常乘白豹遊之

芙蓉

在岳廟後上有飛泉瀑布昔赤精子授經於此有講經壇荆州記謂衡山三峯極秀曰芙蓉曰紫蓋曰石困而芙蓉竦傑特異

赤帝

在岳廟後古名煉玉峯上有惠車子尸解處東有

執虛堂

趙澗石基盤

朱明

在正殿後昔有鄭仙修真南岳朱明峯下一日偶復遊羅浮騎牛入朱明洞不復出云此南岳前洞

獅子

即柿蒂峰在岳廟後下有靈源但聞石澗冷冷然而不見水其下為福嚴寺明道山房

煙霞

在岳廟後南有小伏牛塔院爛柯巖東有李鄴侯

端居室及懶殘岩

柳鉢

在岳廟後上有定心石下有隱身岩虎踞卓錫二泉觀音馬祖二菴岳心亭堦率橋昔思大和尚柳鉢於此赴陳主召故名

彌陀

在山左東北有岩虛險而暗古木恠藤蔭蔽其間下有彌陀寺

香爐

執虛堂

在紫蓋鄉南有寶勝寺與朱陵洞最近

駕鶴

即紫霄峰在岳廟東下有銓德觀上有駕鶴亭東晉尹真人飛身於此

軫宿

在岳廟後上當軫宿漢天師第七代孫獲天書于此

瑞應

在岳廟西北昔有大木枝柯臃腫濞濞然而起恍

如龜龍之狀

紫雲

在南臺寺有胡文定書院并泉精舍

集賢

下有南岳書院唐李鄴侯泌宋文定父子及朱張皆講學於此又魏夫人昇仙處

華蓋

即靈芝峯多產靈芝南有華蓋廟乃華蓋君雙子辨修行處

執虛堂

天堂

在山右東有石室殿景童禮斗處岩中多生芝草兩莖相纏有垂頭如絲俗呼為羅漢絲

安上

在南臺之西下有攝受寺安樂寺即今止觀橋趙李西書齋墨池皆在有舜廟舜溪舜洞傳者謂舜南巡寓此休息峯下恠石多古題刻里人呼為靈嵒摩諸舊刻率不可辨其可識者曰筆壚曰琴臺曰蟾石而已又平田處峭壁突立題曰舜樟字大

如斗然莫知所謂或謂舜巡狩經行處當時尚有

古木存者亦秦松漢栢耳

永和

在山石上有永和臺

觀音

在山右遊方廣必經過其麓下有羅漢臺金竹坪具有異跡

雲居

在岳廟西南下有雲居寺舊有凝碧亭

執虛堂

紅花

即石榴峯在岳廟西南有夕陽溪夕陽岩

雲龍

在山右即小五臺後山也漢王谷神皮玄曜修真處唐董奉先亦居此有誦經石并真人石象尚存

明月

在山右有承天梵寧二寺明月菴當山之半踰之即衡陽界小嵩山在焉

雙石

在岳廟南下有雙峯寺能仁寺抱老送燈橋北有瀑布玉虹亭楚安寺捨身巖華林禪師捨穗巖二虎為侍者處

岫嶠

在岳廟西南衡陽縣界視諸峰特峻山海經以為衡山湘中記岫嶠山有玉牒禹案神禹碑先王殿雷洞妙喜洞道人亭湛甘泉有銘焉又云上承翼宿鈴得鈎物故曰岫下撓離宮攝統火師故名嶠潛聖

執虛堂

在山右昔高僧希遷遊南岳尋方廣寺訪惠海尊者忽見精舍號方廣遇尊者止宿送出反顧人宅俱無

妙高

在崇岳鄉方廣寺後相傳為梁海尊者誦經處時有五白衣長者聽經詢之乃龍王也願獻寺基一夕擁沙為平地故建方廣寺

天臺

在方廣寺西乃天台智者拜楞嚴處也天台故為

思太禪師高足弟子得法華三昧因竺僧言西方有楞嚴經與法華互相發明故集而求之積十六載今有拜經臺遺址

蓮花

在崇岳鄉下有方廣寺四水環繞山巒如蓮石壁下有流泉泉傍有補衣石寺後有娑羅樹蓋數百年物寺內有朱張嘉會堂有千僧鍋炊尚存

青岑

在山後高銳色青下有東林西林二寺

執虛堂

白馬

在縣治西山海經云昔大禹巡狩至此刑白馬祭天今名殺馬冲

永泰

在紅花峯後當小嵩山石龍塘之間昔殷姓者朝斗祭真處有石恪隱石存焉

僊頂

在永泰峰右

會善

即古毛女峰昔有一女垂髮至腰其毛綠色人見問之云善女也下有會善寺乃十八高僧相會處故更其名

白石

在崇岳鄉山多白石翹山人修煉於此

回雁

在衡郡城南圖經云岳麓為南岳之足此為南岳之首鴈每到此即止不過至春而回或謂山勢如鴈回翔上有鴈峯寺下有石鼓書院唐李寬讀書

執虛堂

處左有合江亭蒸湘二水合流于此亭內祀韓愈又有龍居士無生菴

朝日

在山左昔有姓設者負暄於此古史載赫胥氏墜處

惠日

有高僧初繼於此後隋帝詔赴惠日道場稱旨故以名山

現霄

在山左昔齊司空登祝融峯頂回息於此

碧蘿

即觀音巖王有育玉塔

雲藥

在山左有石室昔新野先生節育之與徐君周遊三相採藥衡山

會仙

在山右昔節郁之註經於此與子辨白雲先生讀書談道下有白雲堂上有會仙橋即試心石處

執虛堂

降真

在山右僊錄云昔炎帝之女致齋於此感玄君下降

金簡

在山後東有大禹巖仰天臺吳越春秋云禹處衡山夢玄夷蒼水使者授以金簡玉字之書治水之要又有聖燈巖上有黃帝巖

雲密

在岳山後昔大禹治水登此峯立碑紀其山高下

丈尺上有會仙壇及仙人石室夜晦有光俗呼仙燈又有大禹岩桃花源峯半有禹碑皆科斗書通志謂衡岳最高者有雲密無芙蓉

棲真

在山後下產雲母石昔武陽洞人遇一異人披髮草衣身毫長寸餘見之而走異人曰吾地仙非山鬼知汝至孝今日相遇亦有緣耳我棲此久常服蒼耳今二百餘歲吾教汝服之忽失所在後其人壽亦百餘歲因以名峯

執虛堂

僊巖

在山後下有石巖高丈許可容一二百人晉劉根煉神朝斗處南有大洞相傳為朱陵洞之東門

翠鸞

在山後唐末王先生修煉處

石園

在山後中有二石形圓如園在幽谷中六帖云衡山三峯最秀一曰紫蓋有雙白鶴迴翔其上二曰石園下有石室三曰芙蓉上有飛泉如練

崩劣

在山後東有石室世傳惠車子修行於此嘉靖中趙大洲公建藏經閣瑞光念佛其中四十餘年十方呼之為豆兒佛云

祥光

即古鶴鳴峯在山後北有靈田常有月光隱現如飛燭之狀

雷祖

在山後當祝融之麓下有雷池能興雲雨真機禪

執虛堂

僧修行於此

碧雲

在山後上有紫臺雲嵐如黛

白雲

在紫蓋嶺西有白雲寺下有白雲洞通朱陵洞天

九女

在紫蓋嶺下有九女廟西北有九子岩即九仙觀舊址也

靈禽

在紫蓋鄉上有朝斗巖唐薛幽棲於此祈真感格有鳥羣飛羽毛鮮異紅碧相間上下和鳴音如笙簧

雲隱

在紫蓋鄉其山多雲隱見不常有伏虎岩

耆闍

在紫蓋鄉山形似天竺耆闍

喜陽

執虛堂

在紫蓋鄉峯上先見日南有北帝院北有田真巖

靈應

在山左御郁之子元達修煉於此其峰正當湘潭

湘鄉之界

鳳凰

在永平鄉昔祝融君節南岳謁玄君感碧鷄鳳凰

集此記云上有峻坂而生梧桐朱鳥薦瑞故來儀

焉馬駢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兮在衡山之峻坂

採霞

在縣東南武陽鄉即古應相峯森諸白王隱此殮霞十餘年

曉霞

在縣東日出御山丹霞掩映下有紫金堂

中紫

在縣治後上有平臺名紫金臺徑三丈山無林木

花多杜鵑狀若紫巾一統志作巾子又禪僧姓和

駐錫峰上跪寫華嚴經三年

吐霧

執虛堂

在縣後與中紫峰相連有白雲洞霧氣升騰雖晴

亦雨霧開則晴邑人視以為陰晴

碧岫

在湘潭縣界下有碧岫寺九圓洞

屏嶂

即峽峙峯在湘潭縣界上有煉丹壇朝斗石

月華

在長沙府界

雲麓

在長沙古潭州之西圖經云是南岳之足有岳麓書院湘中記云中有抱黃洞下有洞真觀東晉鄒郁之修煉於此每秋白鳥常集於洞口左右有道林岳麓二寺張拭李東陽楊茂元各有記峯頂有樓刻禹碑揚沈湓有釋文行於世

巖十

大禹

在雲密峰禹治水致齊於此

聖燈

執虛堂

在金簡峰舊傳此山有珊瑚芝陰晦之夜有燈光搖動如人秉燭之狀俗呼聖燈

懶磬

在烟霞峰與李勤侯書室相近岩前有泉一掬

田真藥

在喜陽峰田真諱良逸元和中修行於此後得道

劉根先生藥

仙人劉根修行之所在九仙宮西北

白雲先生藥

在九真觀西司馬天師承禎號白雲先生當於此修行

爛柯

在烟霞峰下有大悲閣金蓮池高徒直指習靜其中十有餘年日禮大悲懺

拾穗

在雙石峰華林禪師拾餘穗令二虎負之入岩

淨瓶

在烟霞峰原知休居此今納川大威習靜岩中有

執虛堂

年

天聖

在衡陽西南四十里申真人得道處

石

定心

有二一在祝融峯即誠心橋一在柳鉢峯即講經

臺

試心

在會仙橋

金牛

上有金牛跡

冲退醉

在水簾洞石方平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刺冲退醉

石四大字

棋盤

在九仙觀相傳為趙潤石棋盤

舡

其狀如舡在擲鉢峯諸石相倚人經其下造講經

執虛堂

臺因呼為飛來舡

飛仙

在黃庭觀魏元君飛昇之所

洗衲

在方廣寺一石方平水流其上僅一二寸可以洗

濯相傳為梁海尊者洗衲石

坪三

隱真

在雲密峯之中坦然而平方澗五里許相傳為神

仙遊遊之所時人尋之罕有到者

黃華

乃黃華老人隱居之所即黃華觀

九龍

白齋建大禪林集十方衲子煉魔此中

谷二

蒼黃

在岳麓山下乃仙巢先生鐘尚書閑居遊觀之地

上有吹香亭宋理宗親書仙巢吹香亭五字有詩

執虛堂

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何人來看四時花

靜

在紫巾峯流杯池上

穴一

風

在祝融峯旁天將陰雨則有陰風怒號自其穴出

泉四

太陽

在望日臺西有石視引泉百餘丈給上封寺饋饈

虎爬

在祝融峯頂

娑羅

在方廣寺後上有一娑羅樹覆之

懶殘

在岩前

池二

化生

在祝融峯胎生化生邠生皆於此脫殼故名

執虛堂

老龍

在崩劣峰右每春月間各色蝦蟆相聚至六七日

而去

澗二

社老

鶉居在此藏六經結社其中有詩行世昔人書社

老澗三大字

靈

出天柱峯高低懸流而下以其通於仙源而多靈

藥故名

溪四

舜

在安上峯又名舜井

禹

在雲密峰

夕陽

在石榴峰

王版

執虛堂

在寶蓋山房

潭五

絡繹

在廟後受壽澗水匯而為澤

黃沙 黑沙 白沙

俱在蓮花峰相傳梁海尊者送五龍王各居其所故其沙各以色稱

抱老

在能仁寺抱老每夕送燈於龍潭一夕龍迎去不

樓迤

洞八

朱陵

在紫蓋峰下道家三十六洞天之一

水簾

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之狀俗名水簾洞九仙

云此洞與羅浮相通

舜

在安上峰舜南巡至此洞前石壁有靈岩二字

執虛堂

靈境

在黃庭觀右洞深遠可穿過舜祠

朱陵後

在石鼓山相傳有仙從此入南岳朝往暮歸

抱黃

在長沙岳麓峯

毘佛

在芙蓉峯後往往有佛光顯現望日亭可見

玉清

林谷幽邃景象清絕

源二

洞真

出朱陵洞

斷石

在隱真坪水源有石高數丈濶數丈而中斷上有

鐫字云玉沙之水如乳其香人得一啜地久天長

尋進者到此間唯聞石下有流水聲在左聽即落

右在右聽即落左罕有得者

執虛堂

溝二

上南

在崩芳峯下山西老法華無用居此水齊隱几相

與為友

下南

相去十餘里僧了休習靜此中

衡之神祠

廟一

南嶽

在岳之東麓廟制擬於帝居殿九間高七丈二尺

以象七十二峯殿中塑像服冕 國初改稱曰南

岳衡山之神

寺二

上封

在祝融上上舊有司天霍王廟本以南方屬火配

執虛堂

神曰祝融封為司天王以配夏後為光天觀隋陽

帝南巡至此易為寺

高臺

在祝融峯朱張遊時尚存

方廣

在蓮花峯寺中存有千僧鍋炊者仍或用之

觀九

真君

在銓德觀東即九天南上紫光慶華赤帝大虛之

館

降聖

在九貞觀一里舊號曰雲庵司馬子微修行處

光天

在廟北七十二福地之一

黃華

在邑西北五里許黃華老人道場

安寶

在廟西北登山三十里乃傳待仙以木鑽鑽石獲

執虛堂

天書處

普賢

在岫嶠峰南下齊永明中道士許嗣先張志曇闢

山至梁周靜真住持武帝師之雲水奔湊俱是海

上奇人講堂如市賜名普賢至唐陳法明先生居

之封悟真先生

太平

去廟西二十五里瀑布山下齊福伯玉誦太平經

兼行太平之道

西臺

在岫峯西北傳云周穆王所建陳改為太初觀

靈西

在廟西二里湘中記云昔女貞節練師冲舉之處

宮六

上清

去廟東北七里徐靈期修行之所

中

在廟東北七里王靈輿修行之所

執虛堂

元陽

在廟東北與上清中宮如昂峙與明修行之所

凌虛

在廟東華蓋峰薛季昌修行之所

洞靈

在廟東北茶蓋峰下東晉鄧郁之誦經於此亦是

福地

洞陽

在石廩峰西北施真人伏鬼會真之所

院五

紫蓋

去廟北十五里寶勝寺上唐傳待仙修行處譚陳

二士亦修煉於此又有鐵歌仙張白居之北入桃

源有野人居之上有醮斗壇竈北李生尸解處下

有唐太子繫馬椿在焉

華蓋

昔華蓋君修行處不顯名氏

田真

執虛堂

在元陽宮東南綠筠蒼松前後掩映三清並石像

殿北有小岩田先生常憩於此

北帝

在銓德觀後梁天監末女冠徐鍊師居之貞觀末

張惠明遇南岳石英夫人傳道行抱一三五混合

之法尸解去又有李思慕居之得道

王氏藥

咸通間有術士王生居之有茂松修行流水周遶

及多榷樹茶園基址尚存

閣一

紫虛

有魏夫人仙壇高一丈二尺上圓平約濶一丈亦名飛流壇

書院

石鼓

在迴鴈峯下石鼓山據蒸湘之會劉沅請賜額與睢陽岳麓百鹿並稱為四大書院

文定

執虛堂

祀宋胡安國以二子寅宏配享安國隱居衡山著書一十五年

藪侯

結廬煙霞峯頂名曰端居室

瀟溪

在石鼓西南舊名鳳凰山

亭

省心

俗稱半山亭半松杉桂皆古物見范至能記

峻極

唐符建在祝融絕頂有石刻南岳第一峯五字夜視星如炬火狀北平地迥殊蓋高與天近故爾世傳炎帝之世諸侯祝融君遊憇於此

乾坤勝覽

在祝融峯望月亭西祖師巖把鉞巖夜光巖俱相近又有虎爬泉俗傳泉以虎爬而出有石龜其形似龜俗呼飛來龜

臺十

執虛堂

望日

在祝融峯東五鼓鷄鳴時登臺而望萬山寂靜人間尚夜此處已光彩射映一望海門并無遮礙金輪擁出上下蕩漾高數丈始有精光蓋初望時日尚在海中漸漸而升未全離水分明天地間一大異物良久山下方曉

望月

在祝融峯西人間夜月已沉而此處清輝自若良久始沒

仰天

在金簡峯禹治水至此仰天而嘯故名

凌虛

昔有薛天師李昌同導師混汗相次居之得道

洞靈

相傳李天師明俊居之得道亦是福地

添香

昔有女貞居之得道臺基尚存

補衲

執虛堂

在方廣寺右梁海尊者補衲處

講經

在擲鉢峰其石方平

烟雨

在迴鴈峯南龐居士修真處

舍身

會仙橋在祝融峯南有黔石如截壁廣袤數十丈

下澗深谷莫測名為舍身臺中有橫線痕一條濶

僅寸許人有循此以過者東距數武為會仙橋一

名禹跡橋橋畔有怪石亦下澗深谷與橋不相屬
名為試心石即青玉壇也

壇

青玉

即會仙橋俗呼試心橋南岳奇勝記稱福地

白壁

即光天壇在祝融峰今改為上封寺記稱福地

尹真人

在岳觀北百餘步真人道全上昇處

執虛堂

禮斗

在黃庚觀魏元君禮斗上昇處

古蹟

祝融墓

孝經鈞命決曰祝融氏以火施化號為赤帝葬於

衡山故衡岳亦有赤帝峯

神龍墓

寰宇記在衡州鄧縣

舜洞舜溪

世紀曰有苗人叛舜南征崩於鳴條葬於蒼梧今南岳有舜洞舜溪遺蹟

禹碑

在岫嶽峯蚪蚪書岳麓石鼓二書院俱有

瑪瑙甕

拾遺記曰高辛時丹丘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舜舜遷甕於衡山之上故岳有竇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壇上

執虛堂

衡之方士

列仙傳 六八

章宸號玉宇南郡人嘗居衡山周幽王徵之不出宸有道術其術以務學為主而精於五行之義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為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為百千人能涉江海舍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至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弟子行合丸泥為馬與之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曰行千里又能

執虛堂

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石魚鱉之屬暴岸上令弟子舉目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學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白日昇天去

惠車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嶽

尹道全隱衡山脩洞真還神之道駕鶴仙去有駕鶴

亭

李鳳仙漢末人隱衡山自幼寡言人問之曰知白守

黑道貴昏默後仙去

王曼號太和先生父居衡山其父亦道成始亦得道
高於其父曼常言姑年七百歲矣有人識其姑嘗在
衡岳諸峰貌如童女其行比陳夏姬惟以房中術致
不死所在夫婿甚衆玄宗召曼至內道場與楊貴妃
朝夕禮拜林下相傳曼蓋數百歲人也天寶六年南
岳道士李遐周恐曼留戀不出乃宣言曰吾將為帝
師授以符錄七年冬遐周至謁曼曰子可以行矣曼
即請於嵩密牢山合鍊仙去

執虛堂

譚峭字景升幼而聰明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
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
冀其有益於父母耳後居南岳煉丹成服之入水不
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著譚子化書

續列仙傳 六人

張曼要在南岳招仙觀白日乘鶴冲天今有朝天壇
存

司馬承禎字子微號白雲先生能導引辟穀于南岳
九貞觀觀西有承貞藥室

唐若水魯邑人為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法中宗
時徵入內殿尋懇求還山詔許之

軒轅彌明衡山道士往來衡湘間九十餘年善捕逐
鬼魅因拘蛟龍虎豹人莫知其壽唐進士劉師服嘗
遇於湘南元和七年彌明自衡山遊太白過京師與
師服相值師服留止宿夜與校書即侯喜新及師服
三人指石鼎聯句韓愈有序

張白膠辟穀衡山雲隱峰日飲深醉歌曰山花頭上
挿酒向口中斟醉眼看醒漢怵怵盡喪真後不知所

執虛堂

往

汪子華字時美汝陽人開元中與顏真卿同學長生
術祿山亂棄家入南岳結庵祝融峯備道九年不出
年七十七仙去

南岳志 九人

劉根遊觀四方名山晚歸南岳祝融峰煉真服氣後
仙去

饒子辨號華蓋君住靈芝峯修煉
皮玄曜號太素先生與谷神同居

王谷神蜀青城山道士號太微先生遊至南岳與皮玄曜分卷於金母殿胎息還元數年道成

施存號胡浮先生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驅策虎豹之術居衡岳西峯洞門觀石室或跨白豹而出愛慕者罕得親近晉永康元年四月七日升舉

鄧郁隱居衡山三十餘載居洞靈臺誦經遇魏夫人忽乘雲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遂傳法行之而得道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鷄大鼓翼鳴舞移魯方去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乘之而去

執虛堂

廖仙名法正柳人也為景屋觀道士幼從方外得黃房劉根之術談經演法叱響神降

華幽棲自西蜀遊二十四年歷荆渚汴滿湘禮赤君於此修真晦其名氏於五峯之下石臺上注靈寶經臺上烟雲如香烟繚繞而起注經罷烟亦自無因名

天香臺後尸解

張惠明貞觀末再修遇南岳夫及夫人傳道行抱一三五混合之法而後尸解

俞靈嶺河間人于衡山九貞觀修道十餘年南岳赤君授以回風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如在掌中

南岳小錄 五人

薛女貞號幽棲居南岳尋真臺出入常有白豹隨行外示同塵內修玄道後仙去

胡浮居石廩峯常乘白豹出入

張姑珍隱南岳所居有石壇方潤丈餘梁天監三年有仙女八人迎姑珍於石壇同飛昇去咸通九年衡州刺史史觀素立九仙宮

執虛堂

御郁之字彥達荆州建平人號新野先生隱衡山洞靈臺立小板屋足不下山斷谷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屑嘗合金石為丹梁武帝為建五岳樓居之天監十四年青鳥降於隱所遂仙去武帝命周舍作傳

徐靈期在南岳上清宮白日冲舉

天師世譜 二人

張道陵登青玉光天二壇禮祝融君有遺蹟

張正禮漢末在峨皇峯服黃精顏色狀鹿常如四十

餘成後有人見乘白驪仙去

集賢記 一人

賣薑翁不知姓名賣薑衡岳市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嘗遇道人於茶肆謂翁曰吾有黃白術求有德者授之翁未應但就擔取薑一斤納口中少頃取出即成黃金道人相顧驚嘆自是皆不復見

廣異記 一人

衡山隱者不知姓名嘗賣藥往來岳寺有樂人將女詣寺欲嫁與人索錢五千隱者即持黃金二百兩取

執虛堂

其女語樂人曰我居去此四十餘里汝至山當知也女父母事畢憶女往來訪之見朱門崇麗隱者與女出迎一飯便不饑番連五六日將還隱者以五色箱盛黃金五錠贈送曰此間深處不復人居此後無煩更來也後再往不復見方知為神仙之窟

原化記 二人

潘老人父住南岳人莫識也元和中過嵩山夜至少林寺策杖扣門求宿時寺門已閉不復開矣寺僧隔門呼云寺門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室無牀几老人

入室至二更後寺僧因事起忽見寺門外火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居室內設茵褥帷幙華盛異常又見陳列饌饌老人飲食自若左右無一僕從衆僧驚呀久之又不敢進門伺至五更後老人眠起自盥漱訖懷中取一葫蘆大如拳將林幕器物悉納其內仍入懷中空室入舊寺僧謂問老人但辭謝而已問其姓曰姓潘氏昨從南岳來北遊太原過此自後嘗有人見者稱為南岳老人不知其名

張山人不知名伎術之士也曹王臯貶衡山時常出

執虛堂

獵因得羣鹿十餘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水持咒力禁之少頃于水中見一道士長綽及寸負囊拄杖蹶蹶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取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即告王曰此人易追止十數里遂令走馬向北逐之十餘里見一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無狀即死故哀之聽以

集隱亦不聽放今在山側耳王遺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日行數里忽見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見乃舊識焉其足亦平復

因話錄 四人

田良逸南岳道人與蔣會弘相友道業精絕遠近欽仰號為田君田母為善王寺尼每日負薪二束奉母若他故則命弟子代送寺尼晨起見一虎寺門外或以告田母田母曰是小兒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會弘衡山道士標格清峻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良

執虛堂

逸而修持趨向頗相類嘗事田為兄蔣初善符術臨迹論名人無知者後居久貞觀命弟子往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溪口見一猛獸當路以故還遲蔣曰我在此庇伊也多時何敢如是乃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猛獸死符下蔣聞之嘆曰我本以一符却之使勿再來豈憶其不能自脫也既以害物安用符為取符書焚之自後絕不為符術咒事歐陽平亦南岳道士行業高峻師事田良逸兄事蔣會弘平一夕夢三金籙從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告

人曰田蔣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當繼其後未幾田就去蔣次之平亦仙逝

周混沌居衡山蔣會弘之弟子也其桐栢山陳寡言徐靈甫馮雲翼三人皆田良逸弟子道家品第以陳徐比田蔣而馮在歐陳之間周則自幼入道法茶清最為南岳羽流首冠云

史纂道篇 三人

劉麟之入衡山採藥遇仙遂辟穀後不知所之魏夫人任成人晉司徒魏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博覽經傳志慕神仙久之太極景林諸真人同降授夫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神金虎文高仙羽

執虛堂

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尋又授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夫人知中原將亂自洛邑赴衡山望前峯妖氣驅之今仰天臺白雲潭乃其遺蹟晉成帝咸合九年託劍化形仙去緱仙姑長沙人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修煉於魏夫人之臺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項長尾飛來語仙姑曰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

苦命我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河南
緱氏乃王母修道故山也聞姑勤惰將有貞官降而
搜道矣未幾姑往九疑仙去

集事洲海一人

王十八不知何許人劉晏少好道嘗於長安藥舖遇
之劉後為嶺南刺史過衡山館食香茶問郵吏對曰
縣有官園王十八所種劉即往見王衣犢鼻褲濯畦
劉語縣令借王同往嶺南行數百里王病痢舟中穢
惡劉無厭色數日王死劉後葬於路隅逾年任滿還

執虛堂

至衡山縣令問曰使君所携園子尋即放還想不任
驅使劉大駭即至園中王已先一日去矣詢王至縣
之曰即途中病卒之辰遣人發其瘞所止存衣服耳
劉至京得重病將屬續聞者報曰有人稱王十八求
見舉家迎拜王取腰間葫蘆出藥三小丸用葦筒引
水灌而搖之少頃劉起若無疾者王曰此藥一丸可
延十載後劉拜相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日有疾
王復來曰君疾自愈且還吾藥以盪水令劉飲即吐
藥三丸王去數日劉遂卒

元史 二人

率子廉衡山農夫愚朴不遜聚糧率牛晚為道士居
南岳紫虛閣性嗜酒郡守王祐察其異招至郡居月
餘無所言送還山贈祐詩二絕書板懸閣上衆始驚
之一日忽謂衆曰吾將有所適衆往視則歿矣葬之
岳下未幾有僧守澄自京還附子廉與衆書驗之乃
歿之日所書發其塚惟杖屨而已

張康湘潭人通數術宋亡隱居衡山元世祖遣中丞
崔或祀南岳因訪隱逸得康以聞召見試其術大驗

執虛堂

傳燈錄 二人

雙僧梁武帝時自南岳來止黃庭觀一日浴沐輕舉
禪坐宛然留月帔於松杉間數百年不壞
希遷南岳石頭僧也姓陳氏師事曹溪青原南岳
神聽法皆與授戒唐貞元六年示寂德宗謚為無際
大師

南岳志 二人

惠海尊者居南岳方廣寺鬼神運糧金牛服衆
懶瓚衡岳寺執役寺僧李泌察其非凡人潛謁焉懶

殘撥牛糞火出芋啖以所啖芋之半投泌泌食之盡
謂泌曰汝慎勿言管取十年宰相後果驗又刺史祭
岳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大作有一峯頽下其緣山
磴道為巨石所攔阻乃以十餘牛縻絆牽挽復以數
百人鼓噪推之力已竭而石不動更無他途可以修
祀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遂履石而動忽盤轉
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眾僧驚異懶殘始懷去意
矣時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每日傷人懶殘曰授我葷
畫驅除之遂以荆挺與僧命躡足而逐之虎豹絕迹

執虛堂

湖廣通志 二 人

慧思南岳僧也李氏子周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
山教化眾僧曰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
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化示眾曰道源不遠性
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
曇藏禪師南岳西園蘭若也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
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燒浴次僧
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師卷一丈嘗夜經行時
其犬御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嘗於門側伏守忽一夜

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
張口呼吸毒烟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進乎彼
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
親一撥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過遠虛 三人

南岳懷讓禪師姓杜氏在衡岳般若寺有沙門道一
住傳法院嘗日坐禪師往問曰大德坐禪圓簡甚麼
一曰圓作佛師乃取一磚磨于庵前石上一曰磨磚
作甚師曰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既不

執虛堂

成鏡坐禪安能成佛耶天寶三年圓寂於衡岳
江西道一禪師姓馬氏容貌奇偉牛行虎視引舌過
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
習禪定於衡岳遇讓和尚傳法密心印講法於開元
精舍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何如
師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誰甚麼筋骨洪州廉使問
曰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
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凡一百三十九人各為
一方宗主傳化無窮

藥山惟儼禪師姓韓年十七依慧照禪師出家納戒
於衡岳希操律師湖州刺史李翱向師玄化乃躬入
山謁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云會麼翱云
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乃欣悟作禮呈一偈云
煉淨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話雲在青天水在瓶

執虛堂

衡之藝文

詩

巖下

衡山採藥人路迷糧亦絕過息岩下坐正見相對說
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哲

望岳

杜甫

南岳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瀕洞半炎方
邦國因祀典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則亡
泊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暹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

執虛堂

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矐相望
恭聞魏夫人群仙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
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
三嘆問府主何以贊我皇牲璧忍哀俗神其思降祥

岳麓山道林二寺

杜甫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
野殿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
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剎宮牆
杜麗敵香厨松道清涼俱蓮池交響共命鳥金傍雙

迴三足鳥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
且喜經行近春日薰蒙暄暖扶輶熱班白身奚適傍
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將
迹今幸樂園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脫富貴功名焉
足奮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顯免與孤一重一掩
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
留待老夫

遊衡湘訪已公

執虛堂

已山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天棘萼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
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懸百鳥在羅網黃雀
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鷓鴣泉相怒號

衡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嘆

送陳朗將歸衡

李白

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迴颺吹散五峯
雪往往飛花落洞庭氣清岳秀有如此朗將一家拖
金紫門前食客亂浮雲世人皆比孟嘗君江上送行
無白壁臨岐惆悵若為分

贈衡嶽僧方外

衡山有開士五峰秀真骨見君萬里心海水照秋月
大臣南溟去問道皆請謁洒以甘露言清涼潤肌髮
湖海落天鏡香閣凌銀闕登眺餐惠風新花期啟發

執虛堂

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岳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神
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尋仙向南岳應見魏夫人
方尊師歸南岳 王維

仙官欲往九龍潭旋節朱幡倚石龕山壓天中半天
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松杉常帶雨夕陽蒼翠忽
成嵐借問近來雙白鶴已曾衡岳送蘇耽

南岳

劉禹錫

東南倚蓋卑維岳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翻

青宴結精氣磅礴宜地脉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

祝融般若禪師

劉長卿

般若公般若公負鉢何時下祝融歸路却看飛鳥外
禪房空掩白雲中桂花寥寥開自落流水無心西復
東

晚泊衡湘

宋之問

五嶺栖遑客三湘鷓鴣顏况復秋雨霽表裏見衡山
路逐江南轉心依雁北還唯余望鄉淚更染竹成班

送衡岳知興上人

賈島

執虛堂

久住巴興寺如今始拂衣款臨秋水別不向故山歸
錫掛天涯樹房開岳頂扉下看萬里曉霜海日生微

岫嶠峯

岫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蕪葉
披鷲飄鳳泊舞蛟蟠事嚴跡秘是莫窺道人獨上偶
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漣十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
猿猴悲

祝融峰

祝融萬丈拔地起欲見不見輕烟裏山翁愛山不肯

歸愛山醉眠山根底山童尋着不敢驚沉吟為伯山

翁嘆夢回抖擻山下去一逕蘿月松風清

送友人歸嶽

杜荀鶴

家枕三湘岸門前即釣磯漁竿壯歲別鶴髮亂時歸
岳靜無猿叶江春有鷺飛平生書劍在莫便學忘機

尋真觀

寂寂白雲門尋真不遇真祇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
菜園花香異泉沙鹿跡新題詩留姓字他日此相親

道林寺

常璿

執虛堂

石門迴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
間長廊詰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跌
經馬暖日斜明蟬竦梁濕煙散窳鷲鴛瓦北方部落
檀香塑西國文書具葉寫壞欄進行醉好題窄路垂
藤困堪挹沈裴筆力闢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
居士來施齊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
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

送僧還南岳

周賀

辭僧下水欄因夢岳鍾聲遠路獨歸寺幾時重到城

風高寒水落兩絕夜堂清自說深居後鄰居亦不行

贈岳麓隱禪師

司空曙

擁榻安居南岳頭白雲高寺見衡州石窓湖水搖寒
月楓樹猿聲報夜秋講席舊逢沙鳥至梵經初向竺
僧求自知身老將傳法因下人間逐此遊

岳麓寺

蟾宮虎穴兩皆休來凭危欄送遠愁多事林鶯還護
語無情遠鴈不回頭春融只恐乾坤醉水濶深知世
界浮歎共高僧話心跡野花荒草奈相尤

執虛堂

送僧還南岳寺

項斯

心知衡岳路不怕去人稀船裏猶鳴磬溪頭自曝衣
有家從小別是寺却言歸料得逢寒住當時雪滿扉

道林寺

裴說

獨立凭危欄高底落照間寺分一派水僧鎖半房山
對面浮丘隔垂簾到老閑烟雲與塵土十步不相關

送殿直雷承昊奉命衡陽

仙人石恪

衡陽去此正三十一路程途甚坦然深遠門牆三楚
外清風池館五峰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岸汀洲簇

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訪神仙

祝融峯頂

黃廷堅

萬丈祝融挿紫霧路當窮處駕仙橋上觀碧落星辰
近下視紅塵世界遙螺簇山低青靄靄線拖水遠綠
迢迢當門老檜枝難長絕頂寒松葉不彫

祝融峯

釋佛印

秋風吹竹杖直到祝融巔目極三千界肩摩尺五天
扶桑暘谷畔青草洞庭邊雲氣無遮障分明在眼前

南岳廟

張勛

執虛堂

木杪聲寒響寺鐘九零何幸着塵封黃昏落日終歸
海今古擎天是此峯故園關心無過鴈清潭低語恐
驚龍登高低事舒情況不為煙光一萬重

送人遊南岳

王格

望裏風塵杳行邊道路長願君如候鴈不肯過衡陽

紫雲峯答文徵明

湛若水

紫雲洞口紫雲臺居士前身亦往回半夜長庚騎鶴
過五峯明月待公來三月二月春之半千山萬山花
正開獨立乾坤誰伴侶及時相賞共追陪

石廩峯

李義壯

紫俯虛藏石廩峯青精香飯幾時逢如何幻出官倉
好歲救湖南處處山

贈南岳馮處士二首

曹先賓

白石溪邊自結廬風泉蒲院稱幽居鳥啼深樹斷壘
藥花落閑窓看道書烟嵐晚過鹿裘濕水月夜明山
舍虛支頤冷笑綠名出終日王門強受福

寂寥深木開煙霞洞裏相知有幾家笑看潭魚吹水
沫醉噴溪鹿食蕉花穿厨歷歷泉声細繞屋悠悠樹

執虛堂

影斜夜靜着灰封釜竈自添文武養丹砂

船石

盧仲佃

黑風排浪捲天來誰放孤舟海上開吹落雲中難轉
去月明惆悵泛蓬萊

祝融絕頂

張治

祝融高傍青天開我來踏破山中首僧房鍾磬出禹
樹仙人樓閣凌三台東西日月尊前度吳楚江湖席
下來七十二峯看不盡夜深燈火宿南臺

船石

邊維垣

天邊織女支机石化佐真人蓮葉舟若是傳巖川上
棹祝融應不久稽留

文

應良四段

面望武岡寶慶以盡羅施北則長沙辰沅而洞庭猶
莽蒼可見東連江閩南撫八桂五嶺皆入掌圖中而
七十二峰之景則取諸至近雖未窮極躋攀固在目
中矣若衡山之所起則自岷嶽滇貴至廣右象郡之
北界桂林之西界經武岡寶慶自南自趨北湘江與

執虛堂

鎮遠靖州之江夾從而來至衡陽漸起岫嶺諸峰峙
為嶽頂此天地陰陽之交會神靈之萃聚也然後散
而為湖南諸郡國以止於洞庭九江之西蓋南條之
山一本萬殊之大槩如此
嘗聞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惟有郡之觀星臺
與衡頂可望見南極老人星
恒岱嵩華分統北直隸山東陝洛五省而衡嶽獨治
十省蓋與南畿楚蜀江閩漢貴二浙二廣皆古今楚
旧城地之廣大迥絕不同宜乎物最鉅而神最靈故

我 聖祖起自南服 皇上龍飛承天自古正統帝
王唐虞夏周漢唐皆專擅北條之勝殷商趙宋則擅
中條而南北中之勝唯我 皇明俱乘而並擅之兼
總條貫視古獨盛宜乎億萬斯年與天無極
唐一行謂山河兩戒則以大河之南北論然則衡之
廣大此亦可明矣

顧璘三段

夫登山者貴知其情不在勢也衡嶽之遊不至祝融
不足以知其高不至方大不足以知其遠

執虛堂

入山尋方廣之道峰迴澗折徑盡復通高下連嶂陰
晴異整有溪迢迢夾厓而出觸石淙泝聲自遠至中
多蒿蒲水草青被石上兩厓橋木挺生陰若洞房日
照弗入積雪縞地間有山茶雜生含萼未吐自午達
昏上下坡陀几二十許其狀如一入
自此入西南山益深水益清幾不可窮矣夫然後知
衡山之遠乃若此也

湛若水一段

至方廣寺則見寺坐蓮花峰如蓮心旁圍八峰如蓮

辨然曰函矣遠矣盤鬱矣然而名為方廣未見方廣
其蓮花卷乎

袁孝一段

轉望日臺俯視一氣溟濛了無所覩望中可辨者紫
蓋芙蓉天柱三高峰而已

張元忭二段

廟枕朱明峰其上為華庚峰而赤帝集賢諸峰悉環
衡如擁屏障元世祖嘗感異兆謂朱明峰有望氣命
斷其脉為深壑迨 高皇帝龍興氏與國號竟符朱

執虛堂

明之讖此可與宋檢點事並傳而志不載
謂祝融君祠祠北嚮諸峰羅列其下當燈籠中露頂
伸臂態狀益奇詭俯仰六合如混沌未分灑灑一氣
爾

張居正二段

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
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灑落水簾數疊
桂於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散雪紫灑衣襟

譚元春六段

飛來船石衆石支扶一石翔翔甫定樹尾卧其上人
從隙中過見石上樹如藤皮半存青青白有葉
繇寺後上祝融峰頂新菴旧祠仙客往來四顧止有
數人數人止各據一石晴漾其裏雲縫其外上如海
下如天幻冥一色心目無主堯萬丈之下漠漠送声
極意形狀之轉不似

須彌而上向背高低不一沙邊有石石隙有泉泉旁
有壑壑下復有奔響響上有樹樹間有花草青紅光
光中又有飛泚雜波泚急處有橋橋上下皆有陰陰

執虛堂

内外有幽鳥啼水可見則水響不見水則汨汨草樹
響萬松茂一山則山暗一山或未能叢則兩山映之
使暗崖石森沈多如幽蒂結構至於水蒲溪毛宛如
金秀步步懷新度三十餘里聲影光三絕惟至半道
緩行蔽翳間左右條葉隨目俱深表裏洞密有心斯
甫譚子視周子良久卒不能發一言
予自遊嶽歸身并於雲耳屬於泉日光於林手緝於
碑足鍊於坪鼻慧於空香而思慮冲於高深在麓山
寄書敬夫先生曰一下山來宛若被謫者此出自懷

仇昏熟中實歷之語

南嶽詩古今佳者不過十餘首獨子美望嶽詩為冠
記尤寥寥宋元人題名碑文皆不稱意嶽廟所書山
額二三筆意亦未遠李北海嶽麓碑字頗佳恨太似
聖教尤可厭者兩刻禹碑偽作蝌蚪形惟梁元帝九
真觀碑詞有蕭鼓騰空烟霞相接星辰奪彩燈燭非
用隱淪之車晨至西盈之鍾夜響等語清玄非文士
所及我 高皇帝祝文尤詬達光昭度越前人其言
曰神有歷代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放蓋

執虛堂

神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
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
不敢加號
予與孔伯下峰宿上封寺山僧雲居遊人雲輔日之
將夕見雲方往未定而僧遽闔户予不竟念閤然
其出入之難勸僧者久之有山雲出入艱難際莫便
關門此念深之句予在下界望雲如暮勝沅既得與
之同處安悉聽其扼於人也

衡之雜記

山海經一段

衡山多青腫西四十五里曰宣山其上有素大五十
大其技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柑名曰帝女
之素

吳越春秋一段

禹治水七年崇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九疑山東
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
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編以白銀琢其文禹登衡山

執虛堂

夢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曰欲得我山
神書者齋於黃帝岩穴之下禹退又齋三日庚子登
宛委山發石取書索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
岳乘四載以行始於霍山迴集五岳遂循行四清與
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
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一方之民俗殊國異域
土地里教使益敷而記之名曰山海經

漢武帝外傳一段

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共造朱陵山食靈瓜其味甚

美憶此有七千歲矣

羅含湘中記三段

衡山白槎古廟相傳昔有神槎皎然白色有事禱之
無不靈應晉孫盛臨即不信神鬼乃伐之斧下流血
其夜波湧神槎向上流逆行但聞鼓角之聲不知所
止隋開皇九年廟廢今白槎村尚存

衡山有舜廟每太守蒞即遣戶曹修祀則聞廟中如
絃歌聲

衡山有懸泉滴漉品間聲泠泠如絃有白鶴迴翔其

執虛堂

上如舞

晉書一段

劉麟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志遠見有一澗
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開一閉水深不可過欲還失道
遇伐薪人問途僅乃還家或說園中皆仙靈方藥麟
之欲再尋終不復知處

南史一段

陳宣帝大建五年衡有馬生角

酉陽雜俎三段

衡岳之麓有石魚山在湘鄉縣山石黑色紋理若鱗黃潤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鱗首尾若畫焉長數寸燒之有魚腥氣

南岳有僧名悟空其岳西原近朱陵洞洞甚險絕僧遊覽累日無恙不跡忽見前崖有道士坐繩床僧告飢困道士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斧斫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弁餘即着于釜承瀑設火煮飯勸僧食一口未畢道士咲曰君食止此可謂薄命我當畢之遂食飯盡道人忽不見僧尋路歸數日不復飢

執虛堂

渴

祝融峯下法華寺有石榴花春秋皆發

高僧傳一段

釋明瓚居南嶽一日刺史祭岳修道路徑嚴忽中夜風雷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欄乃多人牛推挽物力竭而石愈固瓚曰我能去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太守奉若神明

顏魯公碑一段

南嶽魏夫人峯存學道父之龜臺金母三元夫人馮

雙禮珠來降教以神訣王母擊節而歌馮雙禮珠彈雲散而吞歌

藝文類聚一段

衡山之洞有石室是古人住處有刀銘銅銚及瓦香壚

拾遺記一段

魏夫人壇是一巨石方丈餘其上潤員其下尖浮寄他石之工凡一人試手推即動或人多致力即屹然不動遊人至潔焚者以一指點之即微動或云冲寂

執虛堂

元君麻姑送夫人乘雲在此雲遂化為石也

述異記一段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曰如何令生爾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必應以百家練灰酒灌之即活顏如其言婦人果下障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真真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為人畫形君又見呼妾不奪君志今忽疑妾不可更任携其子上軟障嘔出前飲百家練灰酒

觀障上仍是故畫惟添一見皆是畫焉

括異錄一段

房建居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為建還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若親歷後建欲往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十年前客南海有寺官李候以簪遺我我以簪贈居建至南海開元觀有二真人像東為左玄真人貌與衡山所遇道士無異冠上無簪建告觀主觀主曰往歲寺官李候護兵於此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今已十年左玄之簪亡數年矣

執虛堂

建奇之因以玉簪歸觀主仍飾左玄之冠

采史一段

宋真宗咸平八年秋衡山瑞應寺峯一夕雷雨平地湧木若龜首足成具高二尺圍一丈

逸史一段

唐宣宗大中辛年有禪僧居南岳博通史籍忽見一物人行而來直至僧前綠毛覆體僧細視之面目如人僧問曰檀越為神耶野獸耶何事而至此其物合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晉宋乎至

今幾何年僧曰自晉至今殆四百年矣其物曰和尚知晉時有姚泓乎僧曰知之其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覽晉史姚泓為劉裕所執送斬建康帝爾何得為姚泓耶姚泓曰當時我國為裕所滅送我於建康我中途脫身逃匿裕求我不獲假一人貌類我者送斬之我自逃後肆意遊行既絕火食潛居南岳餐松栢之葉年久適身生毛遂得不死僧問爾今欲何食泓曰吾不念世味久矣惟飲茶一甌為僧言晉末事皆史氏未載者辭僧去不復再見

執虛堂

樹萱錄一段

南岳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巖枯木中其徒常數百人李萇見之問曰昔日徐敬業敗走入海李孝逸使別將追之不得乃斬類敬業者見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為洞悟物理今乃暗於事机如是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余本姓徐國初有大功逃難至此言訖而終乃敬業也沈道作碑不敢正言乃云敬業昆弟

孫叢宋書一段

宗炳尋名山而伐荆至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
尚平之志

劉敬叔異苑一段

湘東姚祖晉太元末為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數火
等並執筆作書祖謂是行侶休息乃在道過之未至
百許步以手相與飛騰遺一紙在生處前數句古時
字自後皆為篆

玉壺記一段

宋元和初衡山元胤初實相約往者從父於愛州縣

執虛堂

舟合浦岸夜半颶風發舟漂入大海抵孤島二生陔
焉因謁南溟夫人夫人命侍女送客乃贈玉去壺一
枚題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
人間扣玉壺驚鷺自解分明語俄度長橋侍女持一
琥珀盃謂二生曰吾昔有兒夫人命與南岳為兒曾
憑回鴈峯使者寄吾兒所弄玉環往而使若隱之望
二君子持此盃至回鴈峯訪使者廟投之當得玉環
為證吾見當亦有報二生受之回岸詢時已十二年
問道歸衡山中途因銜叩壺果有鷺鷥語以飲食處

二生食畢輒不思他味尋即抵家妻各謝世遂相訪
使者與廟以盃投之倏然霹靂一聲廟立辟空中御
下玉環二生取之送岳廟有黃衣以年各到二生家
授以起死藥二生遂活其妻後共尋雲水遇老叟蓋
南岳太極先生因禮為師以玉壺告之叟曰此吾貯
玉液者亡去數十甲子喜今再見二生隨叟至祝融
峯上仙去

拾遺記一段

南岳吻嶮峯有磐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辭

執虛堂

也

百斛明珠一段

百斛明珠云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棋岩老
輒就枕因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
坡曰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遠韶
斝手今被陳搏斝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全無一物
充谷間以一段

衡山方廣寺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始見維揚官
府樓樓居凡舍宇物物可數

衡岳記一段

祝融峯東有紫梨高三百餘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長生不死

湖廣通志一段

僧誓在衡山見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咎若若在何處遂迎咎至乃以灰圍其屍開曰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飯數升擲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項鉞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

執虛堂

腫漸消蛇縮而死村人乃活

衡州府志二段

南岳有神廟其神蓋唐勇士張杵有盜夜剖神腹擊刀未入神轉首怒目顧盜盜驚死吳欽堯全邑時夢神語以從廟吳從之初卷土即得劍戟二事

衡山安上峯舊有趙李西書齋其傍有墨池至今池水墨色不變

南嶽舊志二段

南嶽夫人還王屋山王子喬等並降時夫人與回真

人為寫主設三玄紫奈

景祐中故觀文殿學士孫沔為御史上封事忤旨貶永州參道士以田為託後徙潭州因祀嶽因以物色求所夢乃得王君之像于九仙宮遂撤無鉤括其宮田果為隣觀侵佃

衡嶽志十三段

唐大中元年衡州刺史韓曄為劉元靖建會真閣就巖闢其石室引泉環流伐木誅茅鑿其茶窰茶局醮壇築白盆床燈具供器自然生成會昌中招入內傳

執虛堂

受法錄封號廣成先生父之乞還山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靈鶴屢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空及遷神日惟扶履在

政和間建安張徽言起岳祠未至三四里觀道左松蘿翁蔚中有高門宏麗未書大榜曰朱陵宮門內接閣隱然時以日晏未暇遊觀次年自衡州回宿勝業寺語僧景襄曰未早為朱陵之遊襄曰此寺之東有招仙觀觀後有朱陵洞翌旦同詣招仙觀經歷向所見處了無所有惟空山而已此至朱陵洞回面石壁

瀑中中注亦無屋宇詢之道流云素無此宮亦無所聞其異如此

田良逸母曠衣于山北聞良逸遠通達往追之不及復回衣已化為石至今數百餘年衣色不改素潔如衫

九真觀銅鐘一口重四千斤上刻明皇御製銘音韻振遠徹于霄漢後乾元間伍兵火焚蕩鐵石鎔裂惟有此鐘時忽不見數日一日得之觀前塘中苔蘚所漬鐘頂上龍折其右足傳云與清草渡龍關今觀後

執虛堂

有龍竇巖

招仙觀有枝龍潭國家齋醮畢投金龍于此石罅微開聞天樂之聲者遊人誠心潔志瞻視而窺之微茫見金床玉几至道間有孕婦觸之石崖微合一無所睹

九真觀有白龜泉其泉自崖竇迸出清泚其列其色早晚而變維南山名泉無逮此者飲之無疾而壽中有白龜大如錢白如玉隱於石竇之間入罕得見遇之皆吉祥而延壽傳云龜出仙來龜隱仙去

義熙中山人潘覺至峯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軟可食覺不知其石髓竟不食棄云忽悟而還已不見巖上有仙雞報曉因喫仙草不死間有樵人見而不能捕

洞壘宮前有古楓一株瑞瑩數丈根脚隆起蟠結成一巨龜首尾足甲顯然如活觀者畏憚

尋真閣鐘重五百斤凡五更不敢扣擊恐驚地府陰神怒也瑞拱末忽聞五更初鐘鳴衆皆驚訝曉而視之鐘裂不旬日有一道人自云能補鐘但需數千斤

執虛堂

火于是銀鐘道人以掌心銘銅汁就其裂處摸之入漢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手摸迹

宋真宗咸平八年秋九月甲子衡山地涌木龜首足具高二尺圍一丈

宋光宗紹熙四年秋南岳祝融峯有山自摧

卷之二終

執虛堂



六岳登臨志卷之三

楚荆門龔黃文中父編輯

中岳嵩山

嵩之疆域

詩曰崧高為岳峻極于天

白虎通中央之岳獨稱高者居四方之中極高故曰

嵩高也

揚炯云遷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

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千仞削成四方北臨衡碣

執虛堂

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繞同履黃考於含神紐白玉

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仰經七星之野俯鎮

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

會為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為靈仙之窟宅

崔融云其山則古人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封土金

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

霧氛益於巖巖考之易林為神靈所伏求之遁甲

則威靈肅然

嵩高山記山高二千八百丈周迴七十五里東為太

室西為火室相去十有七里總謂之嵩山火室一名季室一名御寨與太室相次列稱為室者山下各有石窟如室也山在登封境自漢武帝登岳聞呼萬歲遂以三百戶封之折穎川之陽城縣置崇高縣以奉祀至靈帝時更崇高為嵩魏晉而後改隸河南郡更嵩高為武林為崇陽為陽城為告成等名至宋更名登封蓋取封祀之義也

張仲素云天作太室巍手蒼蒼立極正位含精降祥德詠於周詩瑞光於漢史

執虛堂

王著云蒸騰雲霧呈奇於三十六峰棲止聖賢垂化于百千萬劫

常行儉云嵩山為九州之險四岳之冠孕靈生賢作鎮地中

裴灌云正氣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會巖山北峙巨宛洛之天門潁水南流連荆河之雲澤信帝畿之靈境陽城之福地也

王曾云惟中嵩之絕巖直闕塞之與區京邑在其秀涇瀆流其域萬邦輻輳霜露之所均二室天開風

雲之所蓄容含殊類始終鷄火之虛環崑崙峯包舉軋元之紐

陳知微云巖巖維高作鎮中夏控制輶轅之域連延郊郛之區祥典紀平時巡周詩狀其峻極真仙攸託珍瑞沓臻石壇騰金壁之輝天井瀉蛟龍之穴鳳笙鶴馭喜子晉之嬉遊石髓玉漿見茂先之博識三臺峭拔翠華曾經二室穹窿赤霄可接宜乎配天而比峻鎮地而稱雄宅中園大斯維定鼎之郊生甫及申實乃降神之岳

執虛堂

黃父約云挺峻極之狀著高大之稱嵯峨爰業俯瞰河洛號衆山之英者惟嵩為然

李子樗云恒衡岱華皆據區域之偏執與嵩山宅四方之正中得土形之正位

駱文尉云嵩岳名高祀典位正中央南汝川而北洛川地封靈鎮左太室而少室天設神宮

劉曰村云嵩高當天地之中為四岳之長磅礪兩間氤氳二氣摩昊穹以植表上應三垣壓鴻龐以宅中下臨五嶠襟江淮而帶河洛虹流貫中國之樞

引恒霍而有岱華天柱作四方之極輔陰陽宣化
之令播乾坤生物之仁肇自虞封秩望久崇於遠
古咏傳周雅人文煥發於當時於赫厥靈邁九州
而獨盛有嚴禋祀聯四岳以君尊聆靈潛浮英靈
昭祐青童黃蓋飛石室之仙霞玉鏡丹砂吐瑤壇
之瑞霧風雲會而雷雨時行沛霖於函夏日星
明而霜雪時降消氛禳於寰區動植昭蘇飛潛咸
若呼聲動地慶萬歲之充年秀色參天誕多方之
吉士

執虛堂

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三十六小洞天第六洞中岳嵩
山周迴三千里名思真之天在洛州

嵩之總叙

復州陳文燭曰自登封城東拱極門出行五里為望
朝嶺又三里為中岳廟出廟東北行二里為盧巖下
寺又五里為盧巖瀑布泉有盧巖上寺盧諫議祠自
登封城西望洛門出郭外有峻極寺又西行二里為
封禪壇又八里為少姨廟自登封城北塔嵩門北行
五里至嵩陽書院東為崇福觀又東為啟母廟又東
北五里渡澗澗山徑詰曲循諸峯而西為法王寺又
西北五里為竹林寺自法王寺登山路甚陡峻行十

執虛堂

餘里經鳴琴泉又四里為白鶴觀過搖衣石迤邐入
天門至八仙壇有三醉石定心石又上封禪壇為嵩
岳絕頂有峻極廟自太室絕頂而下西行十七里可
達少室自趙城趨轅轅闔轉西行五里至少林寺寺
中講堂東為立雪亭寺西有甘露臺南有五品封槐
自寺西北循山厓行里許為達磨窟又深入三里許
為達磨面壁窟上有達磨洞寺西南為二祖菴寺南
為少室山自少林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百至
戒壇寺戒壇之旁為會善寺有龍泉有怪松會善之

左為嵩岳寺太室二十四峯曰黃蓋曰青童曰浮丘
 曰三鶴曰遇聖曰萬歲曰玉鏡曰獅子曰虎頭曰起
 雲曰鳳凰曰金臺曰華蓋曰玄龜曰臥龍曰會仙曰
 子晉曰老翁曰玉人曰玉女曰獨秀曰積翠曰太白
 曰玉柱少室三十六峯曰朝岳曰望洛曰太陽曰火
 陽曰石城曰石筍曰檀香曰丹砂曰鉢盂曰香爐曰
 連天曰紫霄曰羅漢曰七佛曰靈隱曰來仙曰清涼
 曰寶勝曰瑞應曰瓊壁曰紫蓋曰翠蓋曰紫微曰藥
 堂曰白道曰天德曰卓劍曰白雲曰金牛曰明月曰
 執虛堂

凝碧曰迎霞曰玉華曰寶柱曰繫馬曰白鹿二室之
 外又有如岳頂香山岳半顏曰洞東有嵩巖西有科
 斗巖西南有毛女洞金臺峯下有逍遙峪老君洞黃
 蓋峯西有赤脚巖釣魚臺山之巖巨嵩少者東有陽
 城山南有測景臺箕山太熊山小熊山東南有玉葉
 山巢父洞東北有三臺山北有五乳山西有耿山緱
 氏山天籟山考叔廟西南有石室山其水則潁水石
 涼水五度河水陽河石柱川九龍潭許由泉公路澗
 拜馬澗皆名勝也

嵩之勝地
 山十四
 太室 少室
 二山相去十七里太室在東少室在西謂之室者
 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六丈上方十
 里與太室相埒但差小耳漢武唐高曾登于上又
 名御寨山
 香
 在岳嶺之左四時花木香馥
 執虛堂
 陽城
 春秋時為卞子國漢以後置陽城郡縣河南通志
 云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即此
 箕
 在岳南三十里高大四絕許由隱處一名許由山
 上有許由墓下有廟其北有潁水王勳登箕山有
 祭巢許文
 太熊 小熊
 距箕山十里俗稱大熊小熊寨大熊山頂寬平四

圖陡峻昔人嘗避兵於此

玉案

與岳廟對其形方廣平正多白石

三臺

在東龍門之東距岳廟二十里漢武帝東巡過此

山見學仙女帝觀之遂以名焉

五乳

在少室山北一稱五乳峯

耿

執虛堂

在登封縣西四十五里潁水出焉其山多碧

巖穴

浮丘公接引王子晉往來於此子晉即子喬後人

立廟祀之上有石室飲鶴池

天籟

高聳壁立遠望如挂箔其西北崖下產鍾乳

石堂

一作石唐有紫雲洞

峯六十二

黃蓋

岳廟在峯下相傳漢武帝獲玉人時見峯上有黃

雲如蓋西有石樓洞

青童

相傳漢武帝見二青衣童女捧書來迎欲問忽失

之

浮丘

即王喬之師浮丘公隱處

三鶴

執虛堂

道士李八百修煉時有三鶴翔其上建有白鶴觀

過聖

相傳漢武帝過仙人於此

萬歲

漢武帝聞山呼萬歲者三

玉鏡

相傳峯上嘗見鏡光浮空中晶彩如玉

獅子

形如獅

虎頭

形如虎張口俗稱虎頭巖李筌得陰符於此起雲

天將雨則雲先出其上

鳳凰

唐高宗登嵩時有鳳凰飛集於其上俗稱鳳凰臺或云武后遊時見

金壺

仙傳云老子以金壺墨寫經峯下餘墨洒林皆成

執虛堂

黑色有修行流泉蒼苔怪石可憇

華蓋

勢最高俯視諸峯

玄龜

在嵩頂直北之陰其狀若龜峯下有真武廟

卧龍

在道遺谷西狀如卧龍

會仙

世傳漢武帝見八仙奕碁於此又云唐武后亦見

子晉

周靈王太子晉學道于浮丘公隱此

老翁

上有白石似人高五十丈

玉人

漢武帝於峯上獲玉人以爲廟主

玉女

有玉女石在峯北上刻大篆七字人莫能識

獨秀

執虛堂

一名金匱峯石色金紫林木獨茂於諸峯

積翠

上有碧綠石綠蘿堆翠異於諸峯

太白

以在岳西金方得名或云山多白石或云金星帝

在上

玉柱

白石狀如柱

朝岳

舊名豫章峯以東望嵩山若朝拱然遂更今名

望洛

其巔可望洛陽

太陽

山頂高明日光畢照

少陽

初旦紅日即照

石城

石堞如雉城

執虛堂

石笋

聳立狀如笋

檀香

產紫木其香異常

丹砂

石多紅色

鉢盂

形如鉢盂上有二祖卷

香爐

突兀上平如香爐

建天

形勢高峻雲氣常不散望之若與天接

紫霄

山霞常有紫光

羅漢

山頂圓平磊落如羅漢狀

七佛

羣峯踳路建結而列者七

執虛堂

靈隱

相傳為神仙棲隱之所

來仙

漢武帝見仙人過此

清涼

夏可避暑有清涼寺金真祐間建

寶勝

石多奇異如珍寶

瑞應

祥霧慶雲常聚於上

瓊壁

石多美麗溫潤如瓊壁然

紫蓋

山色多紫亭亭如蓋

翠蓋

亦以形色名又名翠華

紫微

一作紫薇謂山多紫薇樹

執虛堂

藥堂

多產靈草

白道

白樂天嘗隱此

天德

岳志未注其義或云古昔隱者名

卓劍

狀如立劍

白雲

山頂常出白雲

金牛

山形如牛其色黃

明月

相傳有人明月中遇仙於此或云白雲明月皆隱

者之號

凝碧

遠望蒼翠凝結

通靈

執虛堂

曉多霞氣

玉華

山有寶玉氣遠望彩雲轟轟

寶柱

形如一柱聳立

繫馬

漢武封禪繫馬於此

白鹿

羣仙往來之所人嘗見有白鹿

巖五

嵩

白敏中遇李白得素書於此

科斗

張芝獲科斗古文于巖中

赤脚

仙人張赤脚憩息處

東

在少室山東

執虛堂

虛

在岳廟東北嵩山之左唐盧諫議隱此有虛巖下

寺又北五里溪谷幽邃竹樹陰鬱虛讀書堂址尚

存舊有諫議祠西為虛巖上寺寺後有瀑布泉泉

出巖巖巖瀉石壁長數百尺剝的舊唐書盧名瀉

一字浩然新唐書遺一字祇名瀉開元初下詔屢

徵瀉一六年始至東都謁見不拜詔授諫議大夫

因辭還山賜隱居服并草堂瀉一至山中廣建學

廬聚徒五百人岳頂中天池及絕境處瀉一皆有

勒銘

巖二

望朝

在玉案山西北巖上有迎仙廟

輓轅

一名尊巖在登封縣西北三十里即左傳樂盈過

周周王使候于輓轅

峪一

道通

執虛堂

一名承天峪唐潘師正所居高宗幸東都召問所

欲對曰茂林清泉臣所願也詔即其居為崇唐觀

今為承天觀

石一

搖衣

在嵩山上巖徹光潔一名玉女搖帛石又有玉女

憲

水二

類

在火室賴谷之耿山去黃蓋峯西五十里東流經高州至襄城為渚河又東經臨賴西合沙河入于淮

石淙

發源岳頂下流合于賴武后遊嵩山即水旁為離宮侍臣應制賦詩故址殘碑尚存

川一

石柱

在黃蓋峯東北十二里源出龍潭南有二石夾水

執虛堂

而立屹然如柱

河一

五度

在登封東北十五里源出岳之東谷自山頂下流疏為二十八浦山下大澤中有石峭立平廣其水縈洄者五度九節菖蒲東南流入于賴

泉三

許由

在箕山下有洗耳泉碑

鳴琴

俗呼西流泉在嵩山前泉流激石如琴聲清越

天門

一名玉井泉在天門旁

澗二

公路

曹操與袁述嘗爭此地述字公路

拜馬

子晉登仙遺馬於此鄉人見之皆拜

執虛堂

潭一

九龍

在黃蓋峯東北十七里其潭有九連屬深廣相傳

有神龍主之歲嘗多驗旁有龍潭寺

洞十

顏回

在岳之半山洞門右刻顏回洞三大字不知所始

毛女

深不可測漢武帝見毛女於此

老君

一名鷄卵洞深丈餘

文殊

深約五丈石色光瑩

巢父

距岳麓四十里上有巢父塚

前乳 後乳

在小熊山北深廣亦可避兵

鬼谷

執虛堂

鬼谷先生學仙于此蘇秦張儀從之遊

石棧

在黃蓋峯西形如重屋

連座

在面壁臺上

紫雲

在石堂山

嵩之神祠

廟

中岳

在嵩山東南黃蓋峯下舊稱嵩岳中天王廟自漢武帝封祀即置廟以棲神歷代增飾有加廟門內古柏森鬱宋祥符六年碑稱殿宇亭樓八百五十間塑像畫壁四百七十所又行廊百餘間元初猶有舊殿若九子若四岳者十六區碑亭廚庫七百五十五間元末兵燹存者無幾 國朝成化嘉靖

執虛堂

陰慶屢修古碑刻惟王曾撰碑最豐其中一斷碑八分書字畫勁美似唐徐浩書法餘皆宋金元及國朝所立者也

火姨

在少室山麓火姨者世傳啓母塗山妹也

啓母

在嵩山南麓廟前有啓母石相傳塗山氏所化

考叔

在潁陽鎮考叔贈純孝伯

寺七

峻極

在登封西郭此為峻極下寺岳頂為峻極上寺

法王

在玉柱峯左漢永平中建曹魏明帝元魏孝文帝皆避暑於此隋更名舍利寺唐名功德寺又名御容寺五代後唐分為五院曰護國曰法華曰舍利曰功德曰御容宋後名大法王寺

竹林

執虛堂

在黃蓋峯西即三祖菴寺後羅漢洞路通山頂深遠約十五里內有五色石昔現五百羅漢之影

少林

在少室山北麓五乳峯下元魏孝文帝太和初為高僧跋陀建後周武帝建德中廢毀靜帝大象中復置隋文帝開皇中賜寺田百頃唐太宗為秦王時王世充借號據寺西五十里栢谷墅寺僧起兵擒世充姪以獻立功首僧十二人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水碾一具至今寺僧以

武藝稱高宋與武后幸此武后乃修規制宏麗寺左僧舍千餘間寺中古木鬱蒼碑刻林立

戒壇

在積翠峯下東距登封縣十里寺久傾圮內有受戒石壇唐宋間天下僧尼受戒於此大曆二年勅建戒壇寺碑尚存戒壇前石刻元李淳光所書棟僧茶榜字經四寸連條可卷

會善

距戒壇百步元魏孝文帝為避暑宮隔開皇中為

執虛堂

寺賜名會善佛殿之右有泉出自寺後一里流入寺中至山門入地信言此泉惟供寺僧汲用若通渠俾資灌溉則水伏不流僧又言唐高僧晏公在此講法華經龍變為人聽法晏知其龍也昔以寺乏水龍送此泉至寺云寺前有松偃曲異常狀如虬龍稱為怪松法堂中有後周嵩陽寺碑後刻云唐麟德元年移此殿前有宋王著修寺碑刻

嵩岳

在會善寺左積翠峯下

觀二

崇福

邑北五里在萬歲峯下漢武帝建萬歲觀觀後有
太乙泉唐更為太乙觀宋置提舉管勾等官以司
祝釐各賢如范仲淹程頤呂誨司馬光老子康
維李綱皆任斯職道士寇謙之創道合晉修煉於
此國初重修有夾蒼檮蒲泛觴井泉諸亭今惟
流觴曲水石渠尚存

白鶴

執虛堂

存三鶴峯古松猶存

卷三

達摩

在寺西北里許五乳峯下元歐陽玄記畧東土初
祖達摩正宗粵自乾竺遠來震旦時則與午偈清
虛之言幽沉至道蘭陵崇營繕之後凋困舍生師
發大慈躬拯斯弊凡梁武為祝塔廟指為人天小
果有漏之因蓋術法之全湯球世之藥石也自隋
之明弗售納履之去斯決至於宋雲遊返蔥嶺臨

達摩面壁

達摩面壁

距寺四里而壁石在蒼前達摩既面壁九年而影
見於石齋學魏校疑其偽命工鏡毀之今石影尚
存

二祖

在少林西南林孟峯下有鍊魔臺其石方圍二丈
餘渾然天成非假人力

壇三

執虛堂

封禪

封禪壇二一在嵩岳南麓武后築一在太室絕頂
唐武后碑猶存登壇四望羣峯羅列北眺黃河引
戈如線西望諸峯則為火室

八仙

在嵩頂會仙峯漢武帝見八仙圍棋於此因築為
壇壇上有三醉石其石似陶然醉翁之狀其傍有
天池壇

書院一

嵩陽

在邑北萬歲峯下唐天寶間為天封觀元至元間

更名嵩陽宮尋沒為民居有古栢三株大者圍三

丈相傳漢武帝封大將軍次者園二丈封次將軍

封栢之南有李林甫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

法亦佳有石柱刻韓愈題名歐陽修跋朱至道初

賜九經子史歲于中王曾奏置院長給田一項供

費其後嘉靖初邑令侯泰謂朱時天下四大書院

嵩陽居其一訪邑故址莫知其處乃即封栢之北

執虛堂

建嵩陽書院內祀二程先生

亭一

立雪

在寺中講堂左為二祖慧可建慧公侍遠屢雪深

至膝不去竟嗣其法

臺四

測景 觀屋

在黃蓋峯二十里有石一區方可仞餘聳立盈丈

上植石表八尺右方刻曰周公測景臺北二十餘

步為觀屋臺遺址尤廣峻

井露

在寺西趺陀譯經於此天降甘露

釣魚

在岳寺後

執虛堂

嵩之方士

神仙傳 六人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仕州為部從事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岳服氣斷穀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脩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遠嗜欲如我者亦可以學我所為

執虛堂

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闕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翁習成赤童在焉指末庭指而攜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魯女生長樂人初緝胡麻及木絕穀八十餘年日火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羣鹿後採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
叩跪成周時封史能行氣練形煮石飜服之謂之石

鍾乳至數百幸往來太室山中有石狀猶存焉

王子喬名晉周靈王太子生而神靈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仙去後復其山見桓良曰昔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緹氏山頭至日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王與陽城人常居宛谷中漢武帝元封二年登嵩山見一仙人耳出頭頂下至肩因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此山有石嵩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

執虛堂

來探之言訖忽失所在時與聞其言乃採服之不息後為浦江主簿素官隱長秋山得金液之丹白日飛升
劉根隱居嵩山下諸好事者多就根學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可驗則生否則死根曰無他他頗能役鬼耳祈曰速召之根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祖父及近親數十人皆面縛向根叩頭曰小兒輩無狀分當萬罪又顧祈叱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亡靈

耶旂惶懼哀懇根默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列仙傳 二人

郭玄宗居嵩陽觀一日謂其弟子曰太山命為太生
仙伯三日當去翌日見房中明朝內外通達若有專
引之儀者端坐瞑目而遊草莖蒿麓期年後弟子為
正莖發塚啓視異香馥郁顏色如生

李善字使孫南陽李元家奴家人疫死盡巨富惟有
一孫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分其財善乃
審負續祖避山中哺養乳乃自生汁至十餘歲皆縣

執虛堂

今鍾離意悉進諸奴殺之而立續祖善後隱少室得

仙

續引仙傳 六人

賀自貞為道士居嵩山人不知其甲子一日雲鶴滿
空琴樂清響遂飛昇去時處士陳陶見之作詩云子
晉鸞最古洛川金挑再熟賀即仙三清樂奏嵩丘下
五色雲騰玉苑前

揚洞微不知何許人有道術住嵩山崇福觀客因白
龜泉有石罅問曰罅橫行天性乎洞微以手指罅即

直行

王玄宗江都人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李荃號達觀居汝室山好仙於虎口巖得陰符經玉
匣中鈔讀數十遍入秦至驪山下逢老母為解授食
以麥飯遂絕粒開元中任節度使為李林甫所排竟
入名山不知所終

吳善經嵩山學道十餘年身歷異說遇道士憫其慕
道投書使還頃之已在洛下矣憲宗召入內殿披讀
函符賜金帛年九十餘貌若嬰童齒髮不衰後遊五

執虛堂

嶺不知所在

賀蘭棲真為道士居嵩山紫虛觀自言百歲善服氣
不憚寒暑間不食或時縱酒能啖肉至數斤後徙濟
源奉仙觀張齊賢言于真宗召赴闕賜齋朱玄大師
宋史 一人

王仔昔洪州人自言遇許遜得秘傳遊嵩山能道人
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方禱雨
遣使持帑求王仔昔至則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湯
沃而洗之使者懼不敢受強之持去蓋帝然祝為官

妃洗赤目者依其言一洗之愈封通妙先生

道遠堯 一人

淳丘伯姓李隱居嵩山服黃精二十季髮白返黑齒落更生久之道成白日飛升著有相鶴經王子喬傳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

李白集 一人

嵩山焦煉師不知何許女人也或云生於齊梁時其

執虛堂

年貌可稱五六十歲常胎息絕穀居無實處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亦不能測其性也李白有贈焦鍊師詩

傳燈錄 七人

田游巖三源人隱居箕山許由祠旁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高宗甚重之韓法祖宋之間為方外友

達磨禪師南天竺婆羅門種梁武帝嘗通初至廣州詔迎至金陵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

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

之因雖非實帝問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

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不省師折蘆一技過

江北趨魏境至洛邑止嵩山少林寺終身而壁而生

九年遊焉至熊耳山魏末雲奉使西域回遇于慈巖

見師手携隻履翩翩獨遊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曰

汝主已厭世雲至魏孝莊即位具奏其事令啓壇視

之惟空棺一草履存焉

慧可大師初名神光師事達磨於嵩山少林寺立雪

執虛堂

過膝求安心法遂與焉名慧可後因師各言所得師

禮拜依法而立達磨曰汝得吾髓授袈裟以為傳衣

表信

僧稠姓孫氏住嵩岳寺寺僧百人泉水僅足其用忽

一婦坐階上聽經衆不知為神也乃呵遣之婦怒以

足踏泉水云竭身亦不現衆懼告稠稠呼優婆塞者

三婦乃出稠曰衆僧在此神宜擁護婦復以足撥泉

水即上涌衆嘆異之

一行姓張氏鉅鹿人師事普庵禪師出家居嵩山後

受天台異人數開元末戒度於嵩山

破處墮和而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惟一龜祭無虛

日開元十三年和尚入廟以杖擊龜云此瓦泥合成

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龜乃傾破墮落須臾

一青衣告曰我本此龜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

得脫此生天特來禮謝再拜而去

元珪伊闕人居嵩岳寺神通廣大岳神嘗現形受珪

戒

通遠墟二人

執虛堂

嵩岳元珪禪師姓李氏幼歲出家習毘尼無懈後謁

安國禪師印以真宗頌悟玄旨遂下廬於岳之鹿場

一日有異人者戴冠袴褶而至從衛甚多師觀其形

貌非常乃問之曰仁者胡來答曰師寧識我耶師曰

吾觀佛如衆生等豈生分別耶曰我乃岳神也能生

死人師安能以一目視之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

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大

感悟乃曰今欲効我所能奉報慈德不知師果何欲

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更欲何事神曰佛亦使

神護法師寧陳佛耶師不得已而言曰北岫多樹然

非辱擁汝能移植東嶺乎神曰敬聞命矣即作禮騰

空而去入夜果暴風吼雷奔雲震電山岳搖動及旦

和霽則北巖松栢盡移植東嶺矣師謂衆曰吾汝後

無令外知使人謂我為妖以開元四年示戒若妄說

為

洞山良价禪師姓俞幼歲從師因念般若以無根塵

義問其師師駭異命往嵩山落髮受戒初恭儻山後

又訪道雲岩雲岩留止焉師問曰無情說法甚麼人

執虛堂

得聞若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若曰

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也師曰若怎麼良价不聞

和尚說法也若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

師猶涉疑似後因對水見身影而大悟前旨

嵩之藝文

詩

緱山引

鮑昭

王子吹笙去不還當時舊物惟緱山山深樹老藏遺廟秋月春風空自闌輟轍左界連商洛碧瓦朱欄露華薄經時掩戶庭草深永晝無人對花落徘徊未下日將西望望嵩陽煙景微鶴馭飄飄向何許林間空見白雲飛

懷王子喬

阮籍

執虛堂

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濁朱顏茂春華辦志懷清貞為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飄棄其身

贈嵩山焦鍊師

李白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誰莫染跡高想已遷時食金娥葉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迷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先隱嵩丘鍊魄接霞暈霓裳何處舞羽駕轉綿緜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結晉誓相學

題元丹丘山居

本家紫雲山道氣未淪落沉懷丹丘志冲賞歸寂寞自矜杯蒲好不羨市朝樂偶與真意并恒覺世情薄爾能折芳桂吾亦採蘭若提携訪神仙從此鍊金藥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水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峯長周旋

贈盧微君

陶令辭彭澤深瀉入會稽我尋高士傷君與古人齊

執虛堂

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揚伯起早晚向關西

送揚山人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能擬仙草當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歸嵩山

王維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雲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山下歸來且閉關

送方鍊師歸嵩山

仙官欲住九龍潭旌節朱幡倚石龕山壓天中半天

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蒼翠忽
成嵐借問通來雙白鶴已曾銜岳送蘇純

卷從登封途中

宋之問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
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卷遊良可賦終之拔天才

登封告成應制

後道開行殿鈞陳列禁兵和風吹鼓角佳氣動旌旗
後騎來天苑前山入御營萬方俱下拜相與樂昇平

岳山應制

執虛堂

暫幸珠筵地俱憐石瀨清迥流張翠幕拂洞挂紅旌
雅曲龍調管芳鐫蟻泛醜陪歡玉座晚復得聽金聲

石梁應制

離宮秘苑勝瀛洲別有仙人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
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向歌遙來度曲雲依帳殿結
鳥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遊

少林寺

緝雨橫天室迴鑿指帝休暝陰通日晝春氣抱巖流
空梁繁行漏香烟薄絲絳玉膏從此泛仙馭接浮丘

緝山

侵晨發洛城城中歌舞聲畢景至緝巖巖上煙霞生
草色純野意山川多古情太隱德所滿歸來可退耕

又題緝山廟

王子賓仙去飄飄崖鶴飛徒聞滄海變不見白雲歸
天路何其遠人間此會稀空歌日云暮霜天漸微微

送盧逸人

李頎

洛陽此為別攜手更何時不復人間見秋應海上期
清溪入雲木白首臥茅茨共惜盧敖去天邊望所思

執虛堂

寄盧徵君

孟浩然

行泛悲余駕依然見汝墳洛川方罷雪嵩嶂有殘雲
曳曳半空裏洛洛五色分聊題一詩與因寄盧徵君

石梁應制

金輿迴下綠雲衢彩殿晴臨碧澗隅漢水泠泠逐行
瀾山烟片片引香爐仙人六膳調神鼎玉女三漿捧
帝壺自昔汾陽紆道駕無如太室覽真圖

石梁應制

薛稷

洞口仙巖類削成泉香石冷盡含清龍旂畫跡中天

下風華披雲此地通樹作惟屏陽景翳芝如宮闕
凉生今朝出豫臨玄圃明日陪遊向赤城

少林寺

沈佺期

長歌遊寶地徒倚對珠林
屬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
緝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
歸路煙霞晚山蟬處處吟

嵩高隱居

鄭 谷

豈易訪仙蹤雲蘿千萬重
他年來卜隱此境願相容
亂木林中路深山雪後
瘦見君琴酒樂迎首與何慵

送盧處士

劉禹錫

執虛堂

世業嵩陽隱雲深無四鄰
藥爐燒姪女酒甕貯賢人
晚日華陰霧秋風函谷塵
送君從此去鈴閣少談賓

早春題少室東巖

白居易

三十六峰晴雪銷嵐翠
生月留三夜宿春引四山行
遠草初含色寒禽未變聲
東巖最高石惟有我題名

少林寺

野殿田衣六七賢
拳茅踏翠弄潺湲
九龍潭月落杯
酒三品松花飄管絃
強健且宜遊勝地
清涼不覺過
炎天須知駕鶴未
雲外別是逍遙玉洞仙

送盧處士

裴處耀

倚杖漢亭曙迴環勝畫圖
峯巒摩碧落雲水誤清都
潭冷知龍臥葉依惜鶴孤
石苔摘瑞錦松露綴珍珠

小隱前朝盛幽棲近日無
他年婚嫁畢絕頂老樵蘇

嵩山望寺

王 苞

峻極位何崇方知造化功
降靈逢聖主望幸表維嵩
隱映連青壁嵯峨向碧空
象車因叶瑞龍駕願升中
萬歲赫長在千巖氣轉雄
東都敬盛事西竺衍皇風

少室山

褚朝陽

執虛堂

飛閣青雲裏先秋獨早涼
天花映處近月桂拂蒼香
華岳三峯小黃河一帶長
空閣指歸路煙苑有垂楊

宿太乙廟

李 嶠

薇月空山榻春祠謁少君
落花壇上拂流水洞中聞
酒引芝重英香餘栢子焚
鶴飛將羽節遙向赤城分

嵩嶺

武元衡

漢家仙仗在咸陽
洛水東流出建章
野老至今猶望
幸離宮秋草獨蒼蒼

灤山

秋山寂寞秋水清寒如木葉飛無聲王子白雲仙去
又洛濱行跡夜吹笙

頴陽懷古

崔 暉

靈溪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
世人又疎曠萬物皆自閑白鷗寒更浴孤雲晴未還
昔時諫王者此地閉玄關無以躡高步淒涼林壑間

送揚山人歸嵩陽

高 適

不到嵩陽動十年嵩時心事已徒然一二故人不復
見三十六峯猶眼前夾門二月柳條色流鶯數聲啞

執虛堂

沾臆鑿井耕田不我招知君以此志帝力山人好去
嵩陽踏唯余春春長相憶

贈箕山僧

呂 溫

久住空林下長齋耳目清蒲團借客坐石磴梵人行
似鷓難知性因山強號名時聞衣袖裏閑拈念珠聲

題少室山常鍊師昇仙

皇甫冉

紅霞紫氣晝氤氳青童遁少君忽從林下昇天
去空使時人禮白雲

望箕山

歐陽脩

朝下黃塵坂夕望箕山雲總懷巢上客想彼巖中人
弱歲歲高節壯年嬰世紛漱流羨頴水振衣嗟洛塵
空祠亂鶯鳥山木舍餘曠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玉女忠

玉女振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遙相應
靈蹤杳何尋片石秋光墜

戲石唐隱者

石室山室紫雲深頴陽真人此箕心真人一去升寥
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昔曾為洛陽客偶向巖前坐

執虛堂

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跡絕
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考叔廟

蘇 軾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徹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貴搖撼
大夫言可柔暴主意自慘荒祠傍孤冢古隧有殘坎
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瞻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公孫潤

我來袁公溪斷岸猶殘疊僵柳遠臨灣新蒲初出水
行行古壘近西面鷺會起鷄犬何處聞人家深瑤象

拜馬澗

王子昔凌霓國人茲拜馬依稀月夜崖聲入寒泉瀉
空傳七日期飛鶴何時下

寄中岳顓頊先生

張喬

先生顓頊後得道言何人松柏早於青紀孫老却身
夜恣拳頭瑤寒澗洞中春志此道遙景雲間不可親

巢父洞

既知田間樂焉知田間苦惟是唐虞朝所以有巢父

少林寺

李夔陽

執虛堂

林深谷樸客子入鍾鳴葉落秋山空烟雲細表石澗
底巖岫亂積松恣中唐碑漢碣蘇子剝荒帝猿嘯巖
燈紅獨坐悠悠息塵想少室影下月出東

宿少林寺

嵩山微煖一鍾鳴古寺深秋倦客情僧本折蘆翻面
壁人非騎鶴故吹崖寒催亂木風交響白動虛巖月
自生漸愧勞不成寐了了臥聽早樵聲

文

精念一段

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

微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常

深僧榮金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對禪壇

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洛母石

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

愈題

朱弁一段

嵩山少室北南方山極雄壯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潤
之氣石皆堅頑不可錫鑿峻極上院嘗於其院東鑿

執虛堂

井經年纔深丈許每鑿一寸額傭錢至一千五百者不
至也法當積薪其中然之秉焚沃以醱醋然後施工
庚子其可也予嘗語其寺僧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

陳子昂一段

嵩山有二仙人自浮丘公王子晉上帝玉帝遺迹金

壇風蕭愔愔千載無響吾每以是歸霞永慨撫膺歎

息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置世走青雲登玉女

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大和規裳秋然冥

壑獨立真明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揚仙翁玄默洞天

賈士出樓北谷玉崖吟鳳瑤衣駐鶴方且迷軒轅
 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寔欲執青節
 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度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
 骨并鳥豈知瓊都命淺金栒道微攀側景而迷途顧
 中峰而失路塵縈俗累後泪吾和仙人真侶永出靈
 契醫青芝而延行邁會何期結丹桂而徘徊遠心空
 絕紫烟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襄廬而寡色憇
 恣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始
 知揚朱岐路墨程素線尚平解衣而不歸鮑焦抱水

執虛堂

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也

都務三段

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教有云王世克叨竊非據
 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捨彼亮
 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
 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金範蓋當時寺僧之立功
 者十有三人惟曇京授大將軍其餘不欲受官賜地
 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

佛殿東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僧之汲通之俾資

漢凝則伏而不流僧云相傳唐有高僧晏公於此誦
 法華經龍作人來聽晏知其龍也告以寺之水遂送
 此泉

三古柏柏之高皆不逾三丈大可以六人圍舊有石
 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亦可四人圍道士云此
 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不可圍繪夫漢武迄今千七
 百年柏在當時已受封殆殷周時物邪

薛正言一段

不登法王寺峰無以見嵩山之高廣不登少林寺峰

執虛堂

無以見嵩山之幽奇

袁宏道五段

以室奇秀迥殊不可見遠乃得之行備武進者望若
 古鐘仰出諸山上從汝來者唯見千葉芙蓉與天俱
 翠搖曳雲表而已

夏瀑如怒水瀑如喜此正虛君喜時也

野史載錢思公守西都歐謝同在暮下一日自嵩山
 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烟霧中車馬渡伊水則
 思公遺厨傳教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

門賞雪無邊歸也

古云華山如立高山如以二語勝畫非久歷煙雲者不解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我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飛龍而瘡者也

將至石涼半里許漸聞水聲及至一澗皆石如網林之筭四顧不得寸膚不知是石何時飛來轉盼之間向之土阜何處徒去也石錯之波中布置猿巧四而之山宜高則為峰為嶽為屏若約吾目使不外見其朴也中央之山宜平則為砥為嶼若以供吾布席置

執虛堂

酒之用也石之大者可坐十許人小者可分棚角飲飛簫走兕近可手攬遠可繩度也當澗之衝列三峰以拒水水激其根如甕如齒斜飛正射交注潭中激以觀其怒也遠石皆深潭幽冷如黛渚以觀其色也至澗之下流石忽自夾兩崖青壁削立長可十餘丈水至此如匹練所以蓄其浩瀾遠其奔放也石之麗在峽路中央者眩于款危不敢迫視則又為澗于岸之南人穿洞腹出至唇而拓水之深碧石之奇峭可以坐而收也澗上之山高者不過二十仞卑者數仞

水可以步計石可以笏計然其勝為其類之冠其去太室也二十里而過

文翔鳳一段

回首少室冠立而連折殆咫尺也嵩高則微現於少室之東若歛聚勢輸送歸客者

執虛堂

嵩之雜記

山海經二段

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園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揚其枝五節黃華黑實。服者不怒。其上多玉。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鱗魚。狀如鼈。雖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益。疾可以禦瘧。太室之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藜而赤。理其名曰栢。木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茶。白華墨實。澤如蓂莢。其名曰蒿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

執虛堂

郭璞山海經注一段

陽城而谷各季室。一曰少室山。巔有白玉膏。服之可以成仙。

漢武內傳一段

漢武帝夜夢與孝少君共上嵩高。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請少君夢覺語。廷臣曰：如朕夢少君將舍朕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惟衣冠存焉。

漢書二段

漢武帝東幸緱山。登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呼萬歲者。三問。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增備太室祠。以山下三百戶封為崇高邑。歲時奉祀之。

後漢書一段

曹操欲殺左慈。慈入壁。莫知所之。後又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追之。慈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群吏皆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羖。屈前膝。衆爭欲收之。其群羖亦皆屈膝。竟莫知所取。

南齊書一段

執虛堂

齊高祖受禪。曰：滎陽郡人尹子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墜在其中。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結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邊興。千奉。重以獻。

舊唐書一段

貞觀九年。道士王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姑以香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否。望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加衣冠。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

唐書五行志一段

唐高宗調露中欲封嵩山以突厥叛而止後又欲封以吐蕃入寇亦止時有童謠云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

華鴻十六國春秋一段

王猛至涼山見一老父據胡狀鬚鬢皓然猛見拜老父曰王公何因拜也達人送猛出山顧視乃嵩高山也

百陽雜俎三段

執虛堂

太和申二人遊嵩山失路見一人抱襖而眠二人言所自因開襖出而覆其玉屑飲授二人食曰食此雖不足長生可終身不病

任生隱嵩山讀書夜有女子來曰冥數合與君為姻凡三題詩其三云阮郎迷不悟何處伸情素明日海山春綠舟却歸去生竟不納後數月生病為黃衣吏所攝道遇女仙笑曰嵩山薄命郎教盡更與三年僧一行幻資得鄰王姥濟恩報之開元中王姥見絳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未許姥戰手大罵一行謝

之終不顧乃心計於潭天寺中室空徒一大窠於中

尋還常住奴二人搜以布囊全伺廢園中俟有物入

來其數七當盡擿之至而果有七豕悉獲置窠中覆

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

玄宗西召至便殿迎謂曰昨夜北斗不見何祥也一

行因勸帝大赦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

日而後

劉義慶世說一段

嵩山有大穴晉初有一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碁局

執虛堂

下有白酒一杯與墮者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

停此否墮者不賴停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

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機取井中物食之墮者

如言可半幸許乃出于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

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博異志一段

白敏中遊岳東之嵩巖遇李白授素書一軸曰讀此

可辦九天會語九地歡言後驗果然

逸史一段

鄭君中好道術常與張山人同遊人呼為小張山人不知其所能也開成三年君中往遊東洛嵩少携家僮三四與僧登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潔愛甚忘返會院僧外出張燭焚火持宿命僮取紙筆似欲為詩者操筆三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君仆地之聲喉中氣粗有光如鷄子透頂而出遙吹薪照之已不救矣紙上有四字云香火願畢後君山者及獵人時見君中如遊陔狀當是張山人潛言其終竟之日君中捨家以避耳

執虛堂

神僧傳一段

開元末河南尹裴寬師事普寂禪師一日寬詣寂寂云有事未暇款語寬乃屏賓從正於空室見寂滌潔正堂焚香端坐未久忽扣門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畢附耳密語寂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復禮後語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降階入南堂闔戶寂徐命弟子擊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如其言

僊經二段

嵩山東南大巖下石孔方圓一丈西北方入五六里有大室高三十餘丈周圍三百步自然明燭相見與日月無異中有十六仙人云月光童子常在天台時亦往來此中人非道不得望見嵩山大巖下浮圖奇妙有一大金像在中來語寺僧密公密公時在嵩寺聞之即與人披林求索時白霧昏迷密公失路一往者之即入山中唯見一麝香出入三四步側足雙跳步步回顧後去十步中有青炎出就視之有自然天地

執虛堂

道書一段

漢世有道士從外國歸得具多子來於嵩高而麓種之有四樹與衆木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劉根別傳一段劉根入嵩山石室中由東西下五十尺見其人冬夏不衣身毛皆長一二丈顏如童年時

孫遊文集一段

唐玄宗令中使薛履信監道士孫太冲於中岳嵩陽觀煉藥室中著水窰側置炭封之却回已經數月及

與縣官等同開門其炭並盡及乃別聚不動人力其藥遂成初發五色於乃日晡與羅際太冲以以開動右補闕李成式驗信宰相上表稱賀表文多不錄中有丹爐不盡金液自成之句

孫嚴采書一段

沙門釋法義於高高廟所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符彩潤結河南太守毛修之以靈岳降瑞送諸神府

清岳閣中記一段

執虛堂

嵩山石室十餘孔有石狀池水飲食之具道士多遊之可以避世

盧元明嵩高山記三段

嵩山一石室有自然經書飲食室前石柱似承露盤有石乳暗滴下食之一合與天地相畢

嵩山東北有自然五穀神之仙藥東麓有棗樹云是漢菜園後有小山多香樹

岳廟玉人高五寸五色甚光潤制作亦佳莫知早晚所造皆岳神之像山中人悉云屢常失之或經句乃

見

河南志二段

嵩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季其精變為青牛為菴茶食其實澤長生

歐陽永叔遊嵩山日暮於壁上見苔鮮成文云神清之洞四字明日復尋不見

中洲集一段

金嬰定庚辰年河南元好問題郡李獻能渾源雷淵同遊玉華谷將歷嵩前諸刹憇以姚廟好問周行廊

執虛堂

蘇詩古仙人詩于壁間云夢入靈山宮闕出鸞鷲同侶驚風流桂月竟夜光不淑世俗擾攘或置酒醉乘

星馭鞭金虬八仙浪跡追真遊龜玉荃蹄二十秋摩

松注聖漢人求覓經如或矢刻舟陽燧非無舟請傳元所以來虛崑丘東井徒勞冠帶備松餐竹飲凌蜃

棲嵩頂生笑垂直鈞秋應漸愧劉禹州知音莫惜踪跡留淵謂觀其體則松采事則終始二漢字盡在鍾

玉閣蓋仙山靈岳宜有真人往來予其問而人莫能識也

登封舊志一段

嘉靖間以空山栢開金蓮岱麓王汝孝詩云栢上金蓮蒲樹開百年兩見亦奇哉

袁中郎嵩遊記一段

劉伯壽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四則于峻極中院接筆記歲月登頂凡七十四次伯壽蓋洛陽九老之一也有妾名萱草芳草皆秀麗而善聲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章以勸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人以爲地仙

執虛堂

卷之三終

六岳登臨志卷之四目錄

西岳

華之疆域

華之總叙

華之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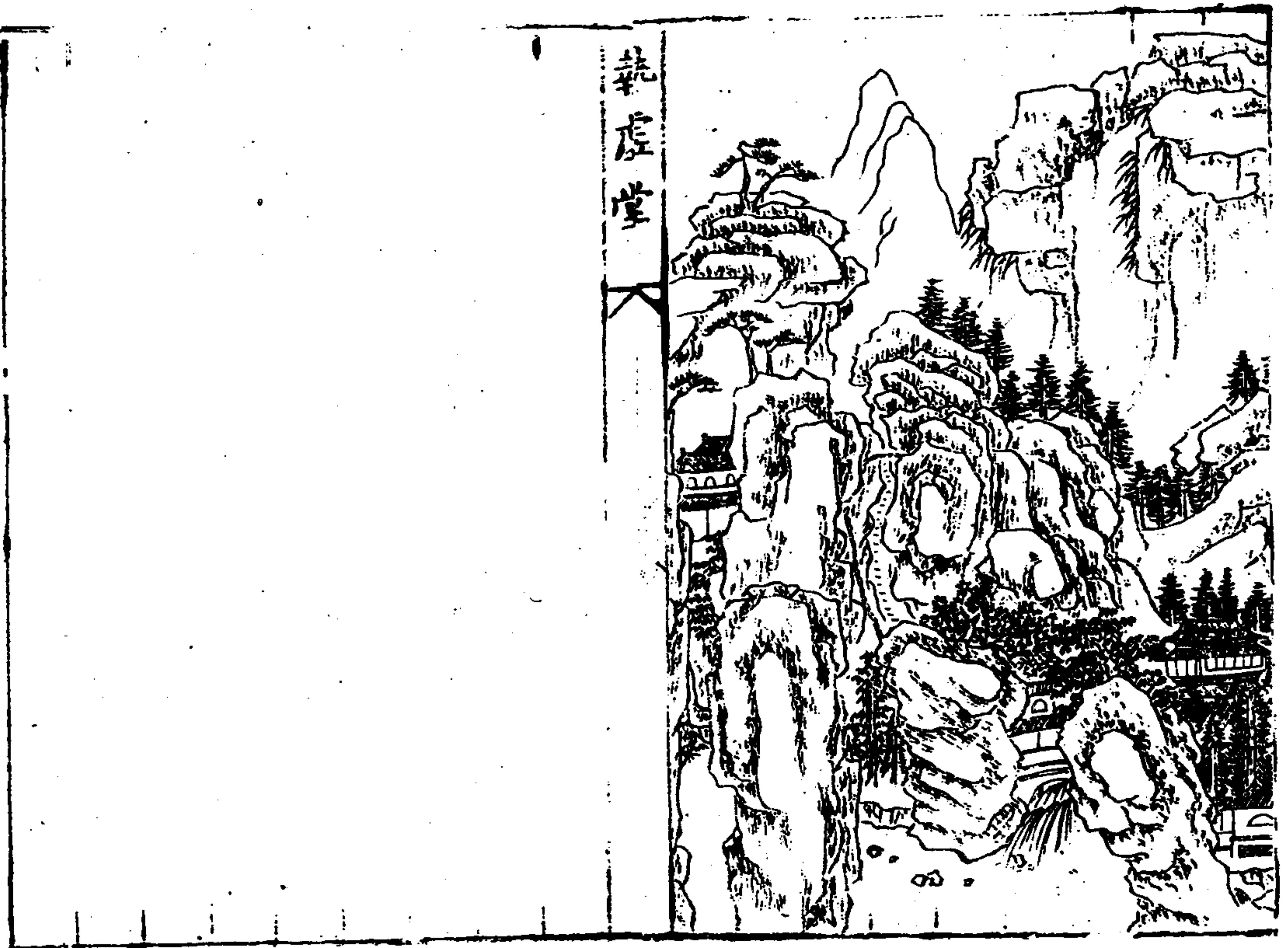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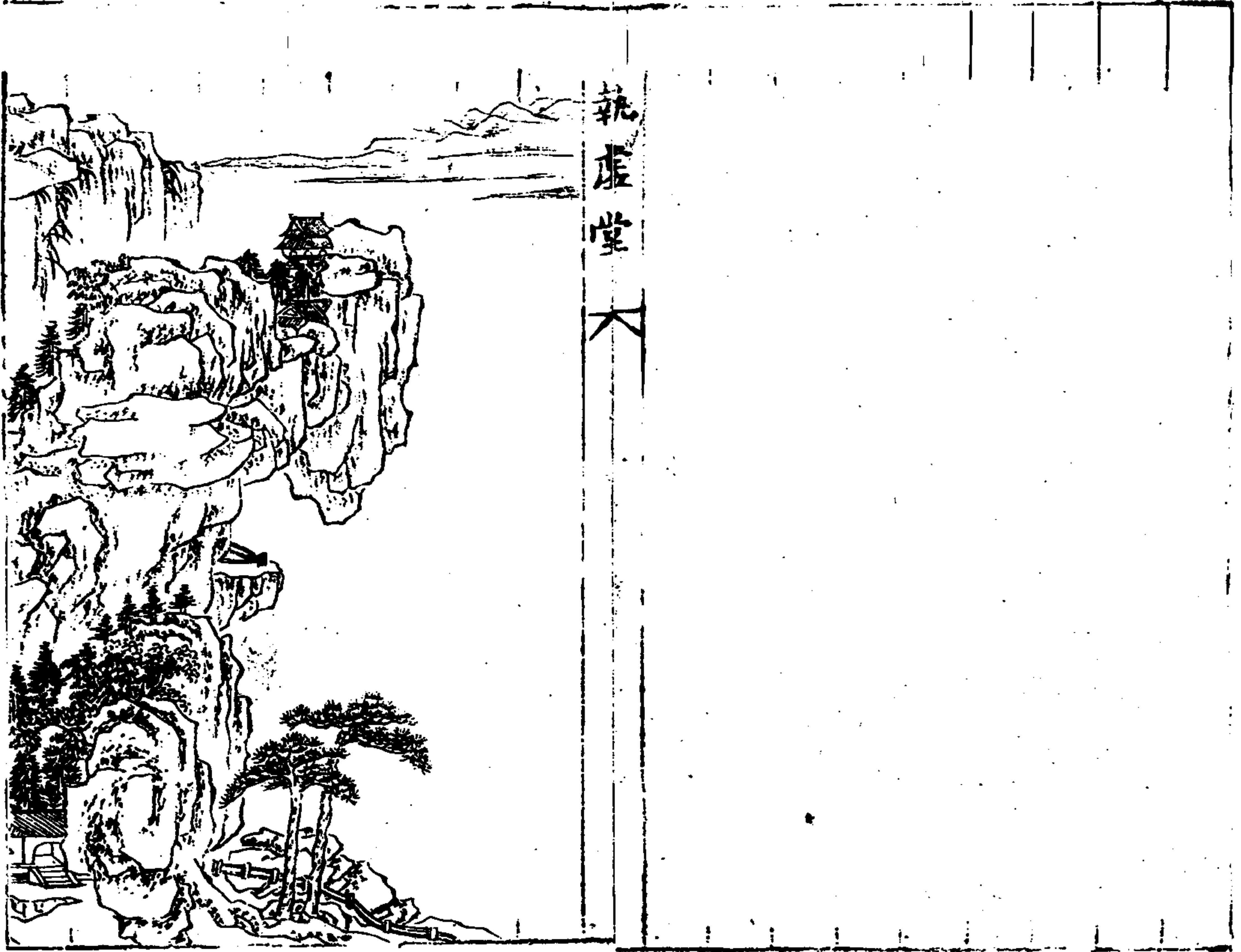
華之神祠

華之方士

華之藝文

華之雜記

執虛堂



六岳登臨志卷之四

楚荆門藝黃文中父編輯

西岳華山

華之疆域

尚書舜典八月西巡狩至于西華

周誥歸馬于華山之陽

周官豫州其鎮曰華山

山海經華山一曰太華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

千仞其廣十里

執虛堂

西京賦註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

古語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

手擘開其上以足陷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

今手跡在華岳上脚跡在首陽山下

水經註曰華山中踞名天井縱容人行迂迴獨曲而

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沾

人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窓

晏子春秋君子若華山然松栢既多矣望之盡日不

厭

九域圖華山四州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

梁西北曰雍以華山十字分之四隅乃四州也

賈誼通秦論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杜光庭洞天福地記十大洞天第四西玄洞周迴一

千里名三玄極真之天在華州三十六小洞天第

四洞西岳華山周迴三百里名總僊之天在華州

華山記蓮華峯一上四十里峯頂有池生千葉白蓮

華服之羽化因名華山

傳玄碑序太華之為鎮也五岳列位而存其首三條

執虛堂

分方而履其中參兩儀以比德協和氣之氤氳

唐玄宗碑序踞中土西偏當土官正位是稱西岳其

氣肅其威振其行配金其辰直西前列華陽之谷

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火

昊之下都尊收之別館也

李商隱序華岳為西方之宗鎮協金德以主生含素

靈而養物風雲之所官府物類之所歸藏是以神

明居其宅遊仙萃其宇

李靖上岳神書崑崙城擅德爾真疑歲術制百神名雄

四岳

間隨候賦西岳之為鎮也夫西方之為義也多其色
白白為五色之質其音商商為五音之記其味辛
辛為五味之和其行金金為五行之始帝則火皤
居神位則尊狀在祀歲時有擊飲之功環寶多金
石之美

揚昭儉廟記四象平與金德應收成之令八卦迭成
兌宮開潤澤之門大白明而兼海煙收涼風至而
乾坤氣爽三峰如畫群山若拱高掌遠躡出函谷

執虛堂

之東關火陰用事佑全秦之大野膏腴具而三川
綺錯潤澤流而入水星馳

劇大用華山集序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英岳秀太
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挹三公抗衡四岳終南太白
却立屏息首陽王屋不敢爭雄得太素之元精稟
金天之真氣作成萬物分主兌方上列十八洞天
別極貞為號下踞十八水府則車箱有潭若夫仙
掌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岳嵐氣川流翠撲客衣
經時不落已而斜陽映山蓮峰弄色如金如碧雁

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固且降五靈玄老隱
函谷真人為神仙一都會也

雲臺觀記華山盤峙西土翠黛插天雄麗莫狀為天
下名山最

周洪謨廟記五岳惟西岳地形最高山勢峭拔於天
文則為井鬼分野於地理則真雍梁疆域

馬明卿曰字內名山惟聞其高與大耳華岳三峰壁
立四方削成迥出雲霄之上而諸峰左拱右朝前
列後屏儼然有居中制外義以少陰用事名司寇

執虛堂

冠壘峰層巒名蓮花峰圖畫弗能狀文墨弗能悉
也經曰其高五千仞直下四十里登覽者不以此
兩言盡華山之奇斯得華山矣

華之總叙

復州陳文燭曰自華陰縣東行至五里鎮為西岳廟一名灑靈宮一名西岳行宮前有灑靈門樓旁有致齋公署自岳廟南行十里至雲臺觀有陳希夷塑像觀旁有甕肚峰出觀折而西有朝元洞下院東行里許為玉泉院有孫山亭出院東南行數十步為華山神門又二十餘步過都土地祠自此入南澗口路徑偏仄偃仰荆棘中行數十步入五龍神祠又五六里雙石峙立是為第一關又沿崖西登五里入張超谷

執虛堂

過卧山坪至方洞希夷峽又西折四十餘步大石中分如斧劈者是為第二關又行二里至菠蘿坪坪西有八仙洞過坪草棘蒙道又行三里崖腹挿木布以土行僅容足如棧道然又行里許至凉水泉其西崖有北斗坪紫微洞遊者多不能至又行四里至青柯坪入通仙觀出青柯坪直上至回心石又東南行皆斜削絕壁有鐵鎖下垂每尺鑿坎挿木找坎中左右手互攀鐵鎖而足互踏木杙以上凡攀進數百步為千尺峽又東北轉凡攀登百步為百尺峽又東北行

二百許仍面崖而手足如前攀鎖踏杙以漸東移橫行百步為仙人橋又東北行里許凡攀登六十餘步為胡孫愁又東北行二里許凡攀登十餘步為關王偏又攀登三十餘步為關王峽又行二里許凡攀登七八十步為老君犁溝又陡折行四里許至雲臺峰峰有玉女窻神土巖仙油碩長春石室諸勝自雲臺麓折而南行三里許為日月巖又轉西南行二里許為蒼龍嶺東北有老君煉丹爐自蒼龍嶺而上行里許遇鶴子翻身又西行至一石鎖是為西玄門過門

執虛堂

至細辛坪又歷五六險始至西峯絕頂有鎮岳宮中為岳帝殿宮南大岡如龜背色黑而粗礪岡南有巨壘足跡自西峰南岡穿松林迤邐南登松皆合抱森鬱蔽日行三四里至南峰石梁又下行至希夷避詔巖自巖底北旋繞兀中度小約又度架杖代約者三至真武祠從祠旁上磴扶石闌轉峰角皆石板布道闌外臨絕谷矣峰南面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也鐵壁成塔以疊石置闌面之中竅石版以入是為朝元洞洞外數步又巖石版垂鎖以下為賀老避靜處去

洞沿故道東行降八九折緣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
處如甌下視如井底真不見物有兩物倚石可下其
中有安真人肉身存焉躋石磴以上至南峰頂有龍
潭旁有龍神祠自神龍祠北降而東行取道松間歷
二里許至老君洞有老君祠是為東峰以老君嘗隱
此又名太上山北有太上泉旁有老君菴蒲池又北
有石鼓自老君祠西降行二里許又東折上并無磴
多倚木於石代之因枝痕為梯級凡二十餘處始至
玉女峯峰頂有石龜龜旁有石壘龜上有明星玉女

執虛堂

祠祠前有玉女洗頭盆折而西為玉井有玉井樓雞
初鳴可觀日出玉女峯一名中峯仙掌峰為太華首
峰自東峰北行松林忽斷乃東峰之西北壁而玉女
峰之東北巖也巖西撐出下則縮入距東峰不遠巖
撐出處有一小松生附巖側下不見根橫幹透露巖
外無鱗皮而光滑俗傳遊者抱樹轉數匝則獲福名
為捨身樹其巖適與仙掌峯相對峯壁溜痕淡黃微
白分為五歧宛如左掌豎五指焉岳頂東有藏馬谷
有黃神谷有白鹿龕有玉刁三洞有碧雲洞岳頂東

南有碁石峰有三公山石室有焦公巖岳頂西有羅
敷山有毛女峯有雙鳳山有太極總仙洞有車箱潭
岳頂西北有洞玄石室有壺公石室有石羊城有修
羊公石榻有肥蠶穴岳頂北有御道有拜岳壇華岳
之勝又有落鴈峯白雲峯大羅峯白羊峯松檜峯玉
秀峰虎頭峯玉柱峯朝來峯文仙谷牛心谷黑山林
神姑林種藥坪石仙水簾洞正陽洞謫仙石古栢行
無憂樹駕鶴軒仙人壇上中下三宮筆場蘆花池黃
龍潭靈應泉醴泉鎬泉

執虛堂

此處為空白欄位

華之勝地

山

太上

編蓮花峰四面削成高五千仞迴鑿四合三峰崢嶸上廣十里鳥獸不居

三公

在岳之東南三峰巖然森秀上象三台故號三公羅敷

唐大曆五年三官降現代宗建三官院咸平中更

執虛堂

鳥承天觀

雙鳳

在毛女峯西相傳昔有雙鳳棲此

峯十六

蓮花

蓮花峰上有三峰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蓄嵐風雷為大帝之別宮神仙之窟宅也又云一上四十里卓立五千仞上有明星玉女之別館金天王之正廟

雲臺

在岳東北其山兩峯崢嶸四面懸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巖然獨秀有若雲臺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東出方山行者云經黃河底上聞流水之聲焦道廣修煉于此

毛女

在岳之西毛女字玉萐秦始皇宮人見世亂隱此白雲

執虛堂

在岳之東北唐明皇妹金仙宮主修行之所舊有白雲宮八仙洞看岳棚上竹園下竹園棗林栗林花園藥畦磴確見在焉白雲宮側有焦真人石洞

白羊

在岳之西北五里嘗有聖燈現於巖前又有人隱此降莫知姓名常乘白羊往來塵世後與弟子介琰俱登仙以此號為白羊真人有禁山錄製虎豹狼熊符七十道行於世

甕肚

在雲臺觀前中方之上其上崛起如半甕之狀唐

玄宗欲於峰腹中鑿開元三年四字填以白石令
百里外見之扈臣力諫乃止事載開元記

玉女

一名中峯者以東峯在左西峰在右也

仙掌

在岳頂東北一名巨靈掌上有一半輪石月漢武帝

嘗於縣內立巨靈神祠

碁石

在玉女峰外列一孤峰遙望峰上有方石如碁局

執虛堂

漢武帝時衛叔卿與羣仙博戲於此

若厲

在東岳李白登之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

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大羅

一名中方峯相傳王母嘗現於此舊有太清宮

松檜

在岳之西上多松檜覆以異色雲氣

玉秀

在雲臺峰外

虎頭

在玉秀峰東

玉柱

在虎頭峰東南

朝東

在玉柱峰東南 以上五峯皆聳翠陡削人跡罕

至

西峯絕頂

執虛堂

東為鎮岳宮宮中有岳廟其峰頂有缺空丈許大

石覆蓋於上自缺口下望晦冥無際登頂四望惟

東西二峰相並而南峰則截然獨出西視秦川隱

約如綫北視黃河旋繞如帶南視秦嶺東視潼關

諸山悉如塚垤

巖

神土

在雲臺峰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居此

避詔

在華山西南險不可登焦道廣賀元希陳希夷俱
養靜於此故曰避詔巖希夷手書避詔岩三字迄
今墨跡尚鮮紙獨堅白

焦公

在岳東南真人姓焦字孝龍河東人常餐白石或
分與坐客其味如芋後遭野火燒其庵隣峰人往
視之見先生危坐火中庵燒盡先生乃徐徐而起
衣服并無焦灼後數載天忽大雪人覓不見忽於
雪中單衾而臥顏色赫然如盛夏之狀老稚人常

執虛堂

有遇之者

日月

上有紅白二圓形宛然天成旁有道人依崖構屋
以居

峽三

希夷

在方洞右陡巖高百尺有小洞方而峽即王處一
所謂試鑿穴也中有希夷蛻骨

千尺 百尺

皆攀鐵鎖以上一名千尺撞一名百尺撞取自下
突上之義

嶺一

蒼龍

乃嶺之脊兩旁皆萬仞絕壁脊廣三尺許中突旁
殺如背色正黑列鐵柱闌鐵鎖於左右度者坐于
脊上伸兩足於前兩手執鎖以警漸移而前脊有
兩折先度下折又及上折約長五百丈相傳度嶺
時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東有山神

執虛堂

祠欽度嶺多見禱神以祈息風云

谷五

張超

後漢張超結廬之地西岸有小洞洞口有平石可
坐超能為五里霧故又稱張超霧市

文仙

在蓮花峯下一名羽客菴呂真君隱居之所

牛心

昔揚震隱避居此

黃神

岳之東真人黃蘆子隱居之所

藏馬

在岳東漢武帝求仙於華山下有神馬自華山出帝令置內棧馬不久留令人尋之見在此山谷中石龕下故名藏馬谷其龕亦名藏馬龕東北澗中石上馬跡尚存武帝嘗建集靈宮存仙殿望仙門于谷中

石一

執虛堂

基石

在岳頂東南隅別一孤峰上遙望有石方如並榻若棋局

坪六

卧仙

張超谷內有一石室張超蛇骨之所為樵牧嬉戲於其間有飛石自空來塞其穴今稱臥仙坪

種藥

真人王暉種藥於此

淡蘿

在希夷峽西里許

北斗

距凉水泉里許懸崖陡峻人不能至

青柯

在平山中入山來皆崎嶇側塞九數百折至此別寬衍如平岡俯視渭流如縷遠近羣巒如小垓仰望三峰猶在天際坪旁舊有道院名通仙觀

細辛

執虛堂

在岳頂西南隅方圓三四畝盡是細辛古記所謂草似帛似布令人稱西岳布是也

石室六

洞玄

在頂之西北峰上裴真人修道五靈玄老降此

壺公

在岳之西北孤峰上石室可容十餘人有泉東北入霧市谷東谷中即後魏道士寇謙之築場西谷中即修羊公石塌穿隘之所

燕公

在三公山子微隱居于此

長春

在雲臺山側大唐貞觀中有道士杜懷謙居此

裴君

在頂之西北峯上即洞玄石室昔青虛真人裴君

入石室精思至道積二十三年降五龍玄老之所

三公

其山有三峯巖然生秀上象三台以副列岳故名

執虛堂

石室乃仙人燕濟隱居之所嘗有黃白雲覆其上

閻王匾

閻王峽即鬼門關之義

胡孫愁

在仙人橋東北猿猴難度甚言其險也

老君犁溝

距閻王峽二里許一作老君離姑言如仙凡相隔

也韓愈慟哭遺書處

泉六

太上

在老君洞北

醴

在雲臺下其水微有酒香屢招鳳飲傍有玉女神

祠

玉

在張超谷口其水色如漿因置玉泉院

凉水

距荻蘿坪七里泉出竇間青冽飲之味甚甘

執虛堂

靈應

在華陰縣東歲寒不冰久旱不涸溉田百餘頃

鎬

在靈應泉東其水或湧或止俗云河眼

溪一

碧雲

在碧雲洞後

池六

二十八宿 仰天 八卦 太乙

四池俱在岳頂蓮花峰上

菖蒲

在太上泉傍

蘆花

近岳西北峯後魏道士寇謙之棄其箒箒化為葭
荻故名蘆花池

潭一

車箱

在太極總仙洞下按水府記云天下一十八處水

執虛堂

府華山車箱潭乃第七水府也與東海南海溫江

同皆授金龍玉簡之處

洞八

正陽

在岳之南麓真人鍾離權修煉之所

玉刁三

在岳之東王遼刁自然錢哥三人俱于此昇仙洞
有三上洞人莫能到中洞有飛石遮洞門下洞隱
居者多在此中

碧雲

在岳之東乃鄭雲叟羅隱之翟士端鄭隱四仙隱
居之所洞前為碧雲溪

太極總仙

在岳西北毛女峯之西車箱谷內石鑄太極總仙
洞五字即小洞天之第四洞

石仙人

在南峯北面山腰雲臺峰之西登真隱訣云岳洞
深三百里中有瑤臺玉室泉則石髓金津遙望洞

執虛堂

門方圓丈餘為道絕通人跡不到時出異色雲氣
洞口上有丹石間青石如丹青畫出仙人之狀冠

帔衣服無不周備高下大小宛如人形號曰石仙
人上有瀑布飛流直下三千餘丈狀如垂簾故名

石仙洞一名水簾洞

方

在張超谷洞後懸瀑瀝為一池分流而下

八仙

在蒞蘿坪西面洞屋石壁立每尺許即鑿為小坎

容足有道士便捷者能登之
朝元

在石闌版道下深廣俱四丈高倍之純白如雲中
設三清神像供具悉備相傳下有潛龍賀師營此
四十年雖鑿石而不敢以碎石墜下墜則有聲雷
井一

玉

在蓮花峯傍中生千葉白蓮

執虛堂

華之神祠

廟一

西岳真君

宋崇寧中改為崇寧萬壽觀紹興中改為報恩廣
孝觀齊阜昌中改為迎祥觀昔司馬溫公奉天下
建置五岳真君給賜金牌永鎮洞天福地

雲臺

在華山谷口左望函谷右倚火華南對太華諸峰
黃河自北而南渭水自西而東舉目可覽蓋華山

執虛堂

第一觀也

華岳

漢武帝修建采祥符中因四高士而復興

鹿園

原在竹谷嶺西宋大觀中因道士仇潤之請額修
建于華山之下

太平興國

原在闌谷內紹興中因道士焦虛請額修建于華
山之下

仙宮

唐金仙公主居此乘鶴之後勅修為仙宮觀

宮二

素靈

按太平廣記馬周傳華山有素靈宮迺總天洞府十洲三島神仙之所也

下方雲臺

即雲臺觀三宮皆因羽人焦道廣建唐玄宗天寶中命右補集賢學士衛包脩三方記上中二宮今

執虛堂

廢

祠四

明星玉女

在頂之中峯龜背上有玉女石室玉女理像併玉女石馬頂上人常聞石馬夜嘶

五龍神

在南澗按道書謂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人未聽講易謂希夷曰吾輩池中日月龍也此地非君所棲令希夷閉目凌空御風及張目已在華山石上

又謂希夷之睡乃五龍墊法蓋龍所授也今大和

志亦有五龍神祠

真武

在避詔巖北有龜蛇在前構者靈驗

老君

中為太上殿在東峯盡處

院三

休糧

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召休糧道者赴闕賜經一藏

執虛堂

及還山寺賜號巖靜太師有休糧詩三百章傳于

世

朝元洞下

朝元洞在華岳南峯上此則鑿土為之不甚深廣故稱下院院有老君殿其前有娑羅樹數百年物

結實如栗道士云灰服之以酒可愈心疾

玉泉

有山蓀亭一名會景亭水流亭下淙淙然如琴瑟環珮可聽色白如漿久服可去沉痾故名玉泉院

後石室乃希夷所鑿以習靜處院東巨石如削刻
陳古靈留題

壇二

拜岳

有二其一漢武帝拜祀之所至唐太宗修為鎮岳
靈仙寺後名勝會院或名昭慶寺其一為宋真宗
拜岳之所在太華驛側賜名宣澤亭有御製碑

門一

西玄

執虛堂

在蒼龍嶺之西其峰乃唐玄宗妹金仙公主駕鶴
飛升之地其門則玄宗尋金仙鑿石以通者也

關二

第一

俗呼五里關內有古殿上屋刻第一關三大字下
有小洞石滑不可往

第二

在希夷峽西巨石中分如門

軒一

駕鶴

在中方半路乃唐金仙宮主乘鶴昇天之處

亭一

宣澤

即宋真宗拜岳壇在太華驛側

臺一

仙人

不知所在僅見唐李益詩

橋一

執虛堂

仙人

在百尺峽東北執鐵鎖橫行百步危甚

古蹟二十五

御道

在仙掌峰北乃昇岳路也漢武帝唐玄宗曾遊此
因名之今兩傍有石臼子乃當時栽欄杆用錦綉
遮護危險者也峰頂頂由御道跨蒼龍臨雲臺天
井下有百尺峽自頂至青柯坪二十里青柯坪出
谷口二十里

煉丹爐

在蒼龍嶺東北峯上老子見周之衰西邁流沙至
函谷關遇令尹喜著道德經後隱于此故華山有
老君洞

石榻

在岳之西北仙谷中石室有石榻修羊公常卧于
上石榻盡穿陷

博戲石

即衛叔卿碁石

執虛堂

巨靈掌

在岳頂東北峯上通甲開山圖云巨靈得玄元之
道與元氣一時而生混沌之師九元祖也漢武帝
立祠于縣內

巨靈足蹟

在鎮岳宮南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許旁鑿巨靈
足三字足小掌大古人有辯

石龜

在峯頂其石似龜東西八九步南北二十餘丈兩

頭壁立

石壘

王處一華山志作石礪在石龜前穴隙如折裂闊
可五寸深不可測以物投其中食頃猶聞下墜之
聲相傳唐玄宗地簡構雨處

石鼓

在蒼蒲池北嘗聞其鳴

石羊城

在張超谷西通黃初平初起弟兄二人相遇處名

執虛堂

仙谷

笑場

在岳頂即蘆花池寇讓之足天元五紀之地

仙油碩

在雲臺峰壁中焦道廣每設齋醮天降油于此後
弟子洪仙等見道廣乘一物如麟往而不返後此
油亦不復見矣

試鑿穴

在雲臺峰北可高百尺其深不測穴邊有一石大

小澗狹狀如鑿出乃希夷先生蛻骨之所

白鹿龕

在岳之東昇岳路之右乃魯女生置之有飛泉滴

流女生乃山中得道之仙在華山二百年莫知所

之後忽有人于岳廟前見女生乘白鹿從玉女十

餘人相別而去

肥鱗穴

在頂西北峰上肥鱗旱神

玉女洗頭盆

執虛堂

在玉女祠前有石臼五枝臼中俱有水號曰玉女

洗頭盆其水碧綠澄澈旱不竭雨不溢神霧經云

明星玉女持玉漿餌之令人得神

玉女總

在雲臺南峯上有石門入丈餘直上石窟如總聖

見南峯乃明星玉女之別館也

黑山林

在岳西南凡岳山上下樹木皆名爲神林人不敢

斬伐其黑山一林松檜侵天世傳岳神遊宴之處

神姑林

在黃神谷內谷東有獨坐姑姑廟松檜萬株禁人

樵採

賀老避靜處

穴石版以下有鐵鎖雙垂鎖盡處又有版道自穴

口至版道教十丈石找插壁以當其中絕鎖下至

石找火息復絕鎖至版道火息然後攀鎖西行數

十步始至避靜處有石室其版道則載于銅找之

上銅找插峻壁中石西有別巖上鐫全貞巖三字

執虛堂

填以赤色亦俯臨深壑

安貞人肉身

坐石龕不懷其衣履如生

陳希夷塑像

在雲臺觀中宋建隆二年希夷居此端拱三年從

居玉泉院皇祐二年羽化于張超谷雲臺觀中希

夷像塑於希夷存日最得其貞記所謂希夷睡像

黃衣束帶儼然如生

老君菡蒲地

在太上泉下蒼蒲葉細如劍脊其根每寸九節

古栢行

晉太康九年太守魏君實至西岳古廟道旁栽栢
不知幾千株以千字文為號謂之栢行

無憂樹

在雲臺觀陳希夷菴旁其義無解

執虛堂

華之名士

神仙傳 五人

伯山甫者雍州人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
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教人先世以來善
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
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老還火
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
答一老翁使首跪受扶使者詰問之女曰此翁乃妾
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

執虛堂

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扶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
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女也伯山甫見外甥
女年少多病授以神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
少色如嬰兒後亦入華山而隱
張楷字超一字公超後漢時結廬華山之下今稱張
超谷超能為五里霧學者如市又稱張超霧而超每
跨驢入長安晚即携壺荷插帶酒而歸
燕濟字子微漢明帝時人隱居華岳三公山石室服

蒼木黃精常有黃白雲覆其上後辭別交支乘雲仙去

黃初平丹溪人羊少時家牧羊久而不歸其兄初起尋求歷年不見後聞道士言太華山中有牧羊兒姓黃名初平初起隨道士入張超谷中語畢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初起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初平乃叱石曰羊起於是白石盡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拜弟為師俱成列仙今張超谷西石羊城是其遺蹟

列仙傳八人

執虛堂

李聃字伯陽生而皓首號曰老子一曰太上老君周衰時將西邁流沙至函谷關關令尹喜占紫氣知為真人請著道德五千言後隱華山昭文館紀云蓮華峯乃太上山東南峯有老君洞洞北有太上泉泉旁菖蒲池皆老子遺跡

毛女字玉姜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谷春操陽人漢成帝時仙去壺中莫知姓名常懸壺座上日入時跳入壺中費長

房從之學令居華山西北孤峯石室中有一方石廣丈餘壺公以茅繩繫懸空中令長房坐石下使諸蛇蟲繞來啣繩欲斷而長房坐臥自若壺中至曰子可教矣賜子為地上主者授以劊鬼魁之術令乘竹杖而歸長房至葛陂投杖陂中杖化龍而去
修羊公魏人在華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常不食或取黃精食之後見漢景帝帝問公何能公不答化為白石羊題其背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羊後去不知所在

執虛堂

衛叔卿隱華山漢武帝登岳時忽有人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降帝駕問為誰答曰山中衛叔卿也帝曰是山中人乃朕臣忽失叔卿所在帝使梁伯推求叔卿不見但得其子度世帝曰汝父何在度世曰臣父少好仙道入華山四十餘年矣帝使梁伯度世尋求華山絕頂望見其父與數仙博戲石上但見紫霧鬱鬱數重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拜之叔卿曰前為太上所遣誠帝窮躋事帝強梁自貴反欲臣我不足與語是以去耳梁伯度世拜辭而歸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姬令
急裝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子先持一與酒家姬因
各騎之乃龍也上華山者常於山上呼子先酒母在
此

白羊真人隱居華岳西北峯往來塵世常乘白羊因
名為白羊真人後與弟子介琰俱仙去有棊山錄及
制虎豹狼熊符七十二道行世

馮明生臨淄人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之方先隱
東岳後入華山仙去

執虛堂

逸史九人

鍾離權咸陽人字執柄後更名覺字寂通號和谷子
一號雲房先生初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再遇華
陽真人傳太乙刀圭火符內丹隱居華山正陽洞又
號正陽子呂洞賓事之所著和谷子十三篇
呂巖字洞賓舊名紹先長安酒肆遇鍾離先生得道
隱居華山蓮花峯下文仙谷結菴四十年更姓姬更
名洞明號抱玄子人無識者紹興丙子中秋前一日
謂弟子劉裕之曰張翁驪母升玄待吾父矣遂臥化

裕之藏遺骸石室後數歲洞窟在泗州塔題云華州
墨客羽化三峯

葛越楚人號黃蘆子居華山之東即今黃神谷又稱
為西岳公喜治病有千里來求者或寄姓名病無不
愈能禁虎狼飛禽不敢動受術於赤松子年過八十
方舉千斤行及奔馬時大早召出潭中黃龍使升天
降大雨一朝乘黃龍去

焦道廣居華山雲臺峯遊拉餐霞常有青鳥報未
然之事周武帝親詣山度臨軒問道因於谷口置雲

執虛堂

臺觀後弟子于洪仙等見道廣乘一物如麟往而不
返
王暉居華山有驅虎豹之術每獲黃精即駕虎豹以
耕今種桑坪是也常乘虎豹具鸞轡之屬策以竹杖
如人乘驟馬之狀著九字詩百餘言人莫詳其意後
冲舉不復見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後唐明宗聞先
生名召至長揖不拜賜號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
先生表謝畧云趙國名姬漢處叔女昔居天上今落

人間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茲送彼復歸
清禁贈宮女詩云雪為肌酥玉為顛多謝君王送到
來處士不生玉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付宮使
迺去武當九室巖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入室還丹詩
鈞臺集傳世後移居華山雲臺觀閉門臥累月不起
周世宗召至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還山
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即位大咲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宗召至甚重之仍拜諫議不受詔曰華山隱士陳
搏晦跡丘樊棲心巖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徃在周

執虛堂

朝物色幽遐嘗應鶴板之詔終遂鴻冥之心自爾以
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近高迹來儀朕庭不有嘉名曷
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并賜龜鶴鞍馬束帶還山
後遣使齎賜茶藥等物令守令安車迎先生其表謝
云丁寧温語書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
藥臣明時問客唐室書生克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
盛而善存四皓嘉遊之士何代無之况臣敗荷作服
脫箠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
願回天聽汚隱此山耻世優賢不添前古數行恩詔

徒煩再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番住端拱初化
形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後有中使至教眉山見先生
語華山事忽失所在

丁少微道士居華山善服氣引年與陳搏齊名然少
微志尚清潔搏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通未嘗往來宋
太宗召至少微以金丹巨勝玄芝等獻上留教月遣
還

王遠字白遼鄱陽人居華岳東能治病禁邪魅有竹
篋令弟子錢哥以九節竹杖擔之十餘年未開夜行

執虛堂

見有巨火前導後至巖穴中見友人刁自然蓬開竹
篋出五舌竹簧三枚三人同鼓之刁曰御不可久在
塵寰玉刁錢哥遂登仙今華山有玉刁上中下三洞
在焉

杜子華不知何許人信州李虞與揚拔同遊華山偶
至一小洞入不三四步路極平坦二人敬窮其盡處
行四五里擬回又不可更勉進二三里至洞口時已
晡矣川巖草樹不似人間道傍有耕者見二人甚驚
異曰即君何得至此又行二里餘有佛堂紫衣人出

延虞等至一府署自言曰我姓杜名子華避亂遇仙居此數百年矣君能住否二子有難色數燕累日各贈銀器道人導之臨別囑曰無漏於人間後虞等往尋其洞不復見

華山志 三人

鄭邀羅隱之翟士端鄭隱四仙同居華山碧雲洞邀字雲叟南燕人聞華山五鬣松凝脂千歲能延年未居華山唐天成中以拾遺召不起賜號道遠先生隱之新塗縣玉笥山玉梁觀道士未居華山晉天福中

執虛堂

賜號希夷先生士端字表正齊人宋祥符中召不起尸解而去隱字明處兗州奉符人左臂有黑子如北斗祥符中真宗祀后土召赴行在賜號真晦先生及御製歸山歌

帝節杜陵人後魏時素官謁趙法師入華山號陽子避穀餌黃精撰三洞儀序老子易論周武帝賜號精思法師

裴清虛真君居西岳洞玄石室精思至道積二十三
羊感五靈玄老降臨

道編 一人

王處一東牟人師事重陽真人得正法金世宗章宗屢召問道禮遇甚隆嘗居華山自號蓮峰逸士著華山志及雲光集行世元至元初贈正陽體玄真人

道遙墟 一人

鐵拐先生姓李實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巖穴時李老君與完丘先生嘗臨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不返若南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

執虛堂

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鐵葦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異聞錄 三人

成公與真人不知何許人後魏寇謀之在華山定天元五紀等壽有差真人假為貨客狎狂而來觸其美壽其教始合

焦孝龍河東人隱華岳東南今稱焦公巖常餐白石或分與坐客其味如芋後遭野火燒其菴隣峯人往視之見孝龍危坐火中菴燒盡孝龍徐而起衣不焦

灼後數載天忽大雪孝龍半衾卧雪中顏色赫然如
盛夏時其狀貌或老或火變態不常

常仙翁入華山得道唐玄宗大曆中夢人謂曰西岳

有皇帝壇訪而封之當受福即詔御史常君訪求至

山下食店中遇一老父姓常因問常君祖代官諱常

君曰我高祖諱業好道隋時入此山不返老父曰吾

即某也有二子爾即吾少子之曾孫也爾祖母與爾

二祖姑俱在山中明日引常君入山谷見其祖母及

二祖姑又引常君至蓮花中峰西南上指示古壇常

執虛堂

君回奏太宗後尋老父居處遂失所在

劇談錄 二人

杜懷謙唐真觀中居華山石室偃息累月不動斷穀

不食好吹長笛令人多買笛至室偶一吹之即投巖

下號長春先生

劇平天寶中居齊魯間善吐納能夜中視物不用燈

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于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

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壺執盃以為尊從平心異

之謂其必謂大僚及祿山朝覲與平俱祿山行至華

陰謁天師投龍於西岳平見二青衣童子乘虛而至
所衛祿山鬼魅皆棄壺投盃狼狽而走因知祿山為
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終及祿山歸范陽平逃入華
山而隱

執虛堂

華之藝文

詩

廬從

沈佺期

西岳何穹崇壯哉信靈造諸巖皆峻秀中峯特美好
旁見巨掌存勢如拓東倒頰聞首陽去折北黃河道
磅礪壓洪源巍哉壯清吳雲泉紛亂瀑天磴屹宏抱
子先呼其巖宮女世不老下有府君廟歷載傳洒掃
星明應天遊十月戒豐鎬微末忝閉從兼得事籟藻
宿心愛茲山意欲拾靈草陰壑已永閉雲竇絕探討

執虛堂

芳日期再來回策思方浩

望岳

祖詠

西入秦關口南瞻驛路連彩雲生關下松樹到祠邊
依鎮當官道為推據大川蓮峯遙上處彷彿有神仙

望岳

杜甫

西岳峻嶒竦屢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
杖柱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
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過華陰

王昌齡

雲起太華山雲山互明滅東峯始含暈了了見松雪
羈人感幽栖窗映轉奇絕忻然忘所疲永望吟不輟

望岳

衛光

太華五千尋重岩才杳起勢飛白雲外影倒黃河裏
上有千葉蓮服之久不死山高採難得歎息徒仰止

詠岳

劉禹錫

洪鐘作高山天氣鼓其素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
靈蹤露持衣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事來託
天資帝王宅以我為關鑰能令下國人一見換神骨

執虛堂

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為岳大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送丹丘子

李白

西岳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谷轉秦地雷榮光休氣分五彩千年一清聖
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三峯却立
如散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
花雲作臺開道窈窕真人不到中不死丹丘生明星
玉女備洒掃麻姑搔背指瓜輕我皇手把天地戶丹
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海蓬萊後西歸

玉裝倘惠故人飲身騎茅龍上天飛

雲臺峰

西岳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恍惚與之去駕鶴凌紫冥

過華陰

崔 影

蒼崑太華倚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
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
時平借問路旁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執虛堂

望岳

劉長卿

客路瞻太華三峯高際天冥雲亘百里合沓遙相連
好鳥飛半腹太陽在其巔翠微闕上近瀑布林間懸
變此衆容秀能令西望偏徘徊忘暝色泱泱成陰煙
曾是朝百靈亦聞會群仙瓊漿豈易挹毛女非空傳
彷彿仍佇想幽竒如眼前金天有清廟松栢隱蒼然

望岳贈友

陶 翰

作吏到西岳乃觀三峯壯削成元氣中傑出天漢上
如有飛動色不知清冥狀巨靈安在哉厥跡猶可望

方此願行旅未由歸仙裝朦朧記星壇明滅數雲嶂
良友垂真契宿心所徵尚敢投歸山吟霞徑一相訪

雲臺觀

孟 郊

華岳獨靈異草木衛新鮮山盡五色石水無一色泉
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聞明星館時韻女蘿絃
敬茲不能寐焚香吟道篇

雲臺觀

錢 起

秋日西山明勝趣引孤策桃源數曲盡洞口兩峯坳
還從周象求忽得仙靈宅霓裳誰之子霞酌能止客

執虛堂

殘陽在翠微携手更登歷林行拂煙雨溪望亂金碧
飛鳥下天恣哀松際雲壁猶尋玄蹤遠窅入寥天寂
願言葛仙翁終年煉玉液

玉井

韓 愈

太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缸冷比雪霜耳比
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
黃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老君犁溝贈張籍

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巖睨海眼引袖拂天星

日駕此迴轆金神所司刑泉紳拖修白石剝攬高青
磴蕤濕奉跼梯甍甍伶俜悔狂已作虛垂誠乃鑿銘

蓮峯歌

賈島

錦礫潺湲玉溪水曉來微雨藤花紫冉冉山鷄紅尾
長一聲燕谷鶯飛起松刺梳空石錯齒煙香風軟人
參藥陽厓一夢伴雲根仙茵靈芝夢魂裹

玉女洗頭盆

玉女洗頭盆孤高不可言瀑流連岳頂河注華山根
絕雀林藏鷓無人境有猿秋蟬繞過雨石上古松門

執虛堂

西峯絕頂

王維

西岳出浮雲積翠在太清連天凝黛色百里遙青真
白日為太寒森沉華陰城昔聞乾坤開變化生巨靈
右足踏方山左手推削成天地忽開折大河注東溟
迷為西岳峙雄鎮秦京大君包覆載至彼被群生
上帝重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幸久何獨禱云亭

岳廟

李益

陰山結古道廟閉空山碧落日春草中拳芳薦瑤席
明靈達精意彷彿如不隔微雨神降時回風入松栢

入華山經仙人壇

三考西岳下官曹少休沐久負青山諾今還獲所款
常聞玉清洞金簡受玄籙夙駕昇天行雲霞恣遊宿
平明矯輕策捫石入空曲真人古石壇苔遠青瑤局
陽挂凌煙紫陰蘿冒水綠隔山聞丹經懸泉注明玉
前驚羽人會白日天居爾聞我將致辭笑之自相目
竦身雲遂起仰見雙白鶴墜其一紙書文字類鳥足
視之了不識三反又三復歸來問方士舉世莫能讀
何必若蜂蟪然後為謁促鄙哉官遊子身志俱降辱

執虛堂

再往不及期勞歌扣山木

贈華頂道士

項斯

仙人掌中住生有上天期已廢燒丹處猶多種吉時
養龍於淺水寄鶴在高枝得道後無事相逢盡日碁
寄華山鄭隱者

張籍

獨坐三峯下年深學鍊丹一間松葉屋數片石花冠
酒待山中飲琴將洞內彈開門移遠竹翦草出幽園
荒壁通泉架晴厓曬藥壇寧知騎鶴客長向白雲看

西峯絕頂

鄭谷

峭仞聳巍巍晴嵐染近幾孤高不可狀圖寫盡應非
絕頂神仙會半空鸞鶴飛雲臺分遠霧樹谷隱斜輝
壁石連村響狂雷發廟威氣中寒渭關影外日樓微
雲封蓮花落泉橫露掌飛乳懸危磴滑熱徹上方絺
遊行生真趣逍遙息世機野花明澗路春蘚滋松圍
僻洞時聞磬群僧晝掩扉他年洗塵骨香火頭相依

送人祀岳

姚合

報功嚴祀典寵路下明度酒氣飄林嶺香煙入杏冥
樂清三奏備辭直百神聽衣拂雲霞濕詩通水石靈

執虛堂

何因逐騎騎暫得到巖高

白雲峰

張鉉

獨上上方上高立聊稱心氣衝雲易黑影落懸多陰
有雪草不死無風松自吟會當求大藥他日後追尋

送馬戴入華山

顧非熊

古木亂重重何人識去踪斜陽收萬壑圓月上三峯
雲裏泉聲石竇間鳥下松樞應抹藥客時向北相逢

贈華山隱者

方干

少微夜夜當仙掌更有何人在此居花月舊交看浴

鶴松蘿本自伴別書素琴醉去經宵枕衰髮寒來白
日抵故園多年歸未遂因逢此地憶吾廬

再赴召辭歸

陳搏

十年踪跡踏紅塵為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華及
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馭戟扶危主問聽笙歌聒
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贈華山隱者

袁捕

黑鬚祠官佩水蒼萬松深處響琳瑯黃掛有法能為
酒紫木無饑可代糧招鶴舞空山月冷撒龍吟雨海

執虛堂

風涼瑤池飲問長生訣碧洞研朱寫綠章

題華山太古雪贈人

盧亘

往時天大風能吹華山裂墜此一拳石成云太古雪
粵自開闢初雲氣所凝結已經六萬歲變化同截業
望之色正白表裏共澄徹塵土不能洗光彩耀日月
願君勿愛此特以獻金闕回中避暑時可用消毒熱

石仙人洞

王履

隱在南峯背如嫌世俗知偶從青蔭裏微見白先童
飛滅隨風遠琮琤上谷遲衆仙間出洞可有在釣時

西峯絕頂

楊慎

五星墜地為五岳金虎西南動芒角踐華為城類削
成云是巨靈之手斲三條鼎立當中央直與鴻濛莫
清濁太一終南培塿開洪河清渭統行扞日華先照
蓮花上雲氣常從仙掌赤高穿箭括通天路俯瞰明
星玉女臺冷然風馭不可駐降望大壑令心哀

宿玉井樓

李攀龍

不寐芙蓉冷幽樓薛荔驚靈胡秋蟲蠹毛女夜妖精
暗穴龍蛇走深林虎豹耕星連碁石布雨共洗盆傾

執虛堂

霜絕千尋鎖風遶五舌笙豈因臨帝座呼吸變陰精

瀨靈樓

許宗魯

晚風春寂寂古廟栢森森立馬千山夕登樓萬里心
厓寒留積雪風暖散輕陰欲訪長眠叟其如虎豹林

望岳

劉曰林

西極高臨太華峯金天削出翠芙蓉蒼龍倒挂千山
雨石馬長嘶萬壑風日射井蓮仙掌嚴雲垂瀑布玉
泉通衆鸞便欲凌煙霧絳節霏微白帝宮

文

鄺道元一段

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
踴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岳開山圖曰有巨
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最
靈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人故升華岳而觀厥
跡焉自下廟歷列栢南行十一里東迴三里至中祠
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至
此皆祈請焉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一祠謂之石養
父母石龕木主存焉入南出一里至天井井裁容人

執虛堂

穴空迂迴傾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
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涉更無別路
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窻也出井東南行二里
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升
降皆須扳絕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
稍進徑一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神名曰
胡趨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夫嶺廣載三尺
餘兩箱崖數萬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
也然後敢度猶須騎巖抽身漸以就進故世謂斯嶺

為搗巖矣度此二里復屆山頂上方七里重泉二所
一名浦池西流注於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上宮
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塞竇禱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
北出四百五十步有屈巖東南望巨靈手跡唯見洪
崖赤壁而已都魚山下上觀之分均矣河在關內南
流澗激關山因謂之澗關澗水注之水出松果之上
北流徑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
所謂澗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澗關
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荅坂傍絕澗涉此坂以

華虛堂

升澗關所謂泝黃荅以濟澗關矣歷北出東端通謂
之函谷關也遂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峻車不方
軌號曰天嶮

張說一段

西岳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路
中土西徧當七官正位是稱西岳披圖以察割成而
四方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石壁磔堅而雄竦衆山
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西前
對華陽之園後歷華陰之邸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蓋

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

樊毅二段

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
人則祀之

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賤穢為災必降秦違其典
壁遺鄒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
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誓掃頑凶
更率舊章敢用玄牲牲牲必克天惟醇祐萬國以康

李靖一段

華虛堂

興雲致雨天實有從轉孽為祥何有不賴

郭綠生二段

山下自華岳廟列柏南行十一里又東廻三里至中
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
又南一里至天井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窓出
井東南二里至峻坂斗上又東至青柯坪則僕馬皆
屏去無用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今有石
磴鐵索攀緣而上其石磴止容一人縉紳欲登必須
者右鞋窄袖短衣仍以帶索束縛躡磴攀索而上或

膽氣不足而心多懼者登或可勉下則驚心視冕實難故韓愈既登此山及下時視其險絕遂心悸目眩發狂痛哭投書與家人永訣華陰令乃百計取之然後能下蓋如井綆汲水束縛而下垂之也其難下可知

後漢張旭華岳碑序云山莫尊于岳岳有五而華處其一人主慶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壁秦胡絕緒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宗山川而

執虛堂

報功也

王履一段

生太華之方由太華之側古及今安知幾許然愛焉者亦每以艱險自畫而不之遂雖少陵地藉關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却說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幸不意中得此雖遺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踞矣

文翔鳳一段

明日至西岳灝靈樓望三峯尊嚴酷似尼父司寇冠子雲所謂太華為旒莊子所謂朱鉏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然則仙人掌其彈冠者也

都穆一段

昔之人謂鳥聲不上青柯坪非以其無食亦以高寒而然也

李攀龍一段

攀龍曰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手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

執虛堂

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袁宏道一段

千尺幢而上大奇則大嶮小奇則小嶮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弩至蒼龍巖千仞一脊仄仄如蛻龍之骨四而峰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

揚嗣昌一段

昔昌黎痛哭非為紕漏蓋山水奇窮筆所不能繪

所不能傳惟有痛哭足以發舒其勝耳不然嗣宗之
達猶不免哭况昌黎耶

尹仲二段

峰頂有二十八潭而經見者四俱澄鮮可鑿在南者
曰仰天池曰黑龍潭在東者曰玉女洗頭盆在西峰
下者曰玉井即生十丈蓮處遊者坐此如處堂與之
中四面并幹飛翼斷續攢映窺之不見扣之無聲一
區自為天地者也

大凡名山多為黃冠緇流所據而此輩亦借遊客以

執虛堂

厚其生華山不然寄寓洗心坪者獨道士李太和耳
駕道之難可知也余窮兩日之力僅得盡三峰大觀
若夫秘竈遠壑十未能二三也圖記侈矐峽之險甚
具遊人一見氣奪以予觀之此中即踏亦不死蓋鐫
處積土相叠勢必留滯懸布挽綆皆贅也同調者怯
昌黎而壯謫仙

王涯一段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岩北壑破岩而列自下遠
而望之偶為掌形旧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

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
左旋將東漢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壘於此力摩
而剖其中踞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自
此洩洋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壘之跡也余聞惑
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
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
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
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形可聞見非神之所為
則非人力之所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

執虛堂

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沉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
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恃一成而不
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
不為神矣且此壘之運為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
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闢之始也
宜當胚澤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
一河之壅抑而一壘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為而著悠
悠乎年代之駉沒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洪水之際
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
豈天地之大異若此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
有以通不當始遇其流滯挽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
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嶮岨相薄高深相
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巖
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
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
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駭聞精達常
以是或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皆

執虛堂

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為思
而有闕歟因辨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華之雜記

山海經二段

華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有獸焉
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羶羊其脂可以已暗
太華之山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螻六足四翼見
則天下大旱

雜子一段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前
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

執虛堂

棊作棊飛

史記一段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閩東夜過華陰半舒道有
人持壘遽使者曰為吾遺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
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棊去使者奉壘具以
聞始皇使御府視壘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壘也

崔鴻前燕錄一段

王猛隱華山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說當代
之事捫鼻而言傍若無人

白孔六帖一段

唐玄宗車駕次華陰山見岳神數里迎謁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云在路左朱鬢紫衣迎候陛下工顧笑上至廟又見神案鍵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召阿馬婆復問對門上見上加禮敬詔封西岳為金天王

逸史一段

玄宗親幸西岳禮畢東行出廟門巫者奏曰金天王帶甲持戈步行引駕詔揮駿馬壯士為御巫贊曰金

執虛堂

天王拜謝行數里馬汗不可進凡十場馬至闌而止

巫云金天王辭回

賈氏談錄一段

玄宗御製金天王廟碑廣嗣初其石忽自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決旬而後定明年黃巢犯關其廟為賊火所焚隳其門觀

雍大記一段

歐陽修華山題名跋云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泰清二年實二百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

十人錄為十奏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侄並侍或僚屬將佐或在或山人處士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當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藉田肆大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馬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

執虛堂

或盛或衰往者未者先者後者雖窮通壽夭參差不齊而五百人者卒臨於共盡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存或亡其存者有千仞山石爾故特錄題刻撫奏慨然何異臨長川而嘆逝也

名勝志一段

西事珥云華陰有鳳居山唐開元間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僧以石函其骨瘞之山崩累石為塔覆之我景泰間鄉民收斃石築城函遂露啓函鳳脛骨長三尺股骨長一尺五寸其色如

玉

岳志四段

華山之頂天真常現靈異先聞異香次觀瑞霧或千
乘萬騎或玉女金童或丫髻童子數百或羽服道士
踰千或珠幢金織或絳節霓旌或騎龍虎或乘鳳鸞
或金光滿地或火焰連天或紫霧騰空或祥雲覆頂
或在最高峯山或於仙掌峰頭又大羅峯上王母教
見或衣黃裳戴金冠乘寶輦駕五色班龍九頭上有
羽蓋左右仙官將吏莫窮其數後因建王母祠堂以

執虛堂

祀之

玉女石馬神靈異常夜聞嘶噉之聲頂上隱者常見
之

白羊峯每至三元八節及諸齋日即有神燈或三或
五見于巖壁

希夷避詔後少到人間一日遊華陰華陰令王睦問
曰先生居溪巖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希夷口占
一絕云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
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卷四終

六岳登臨志卷之五

北岳

恒之疆域

恒之總叙

恒之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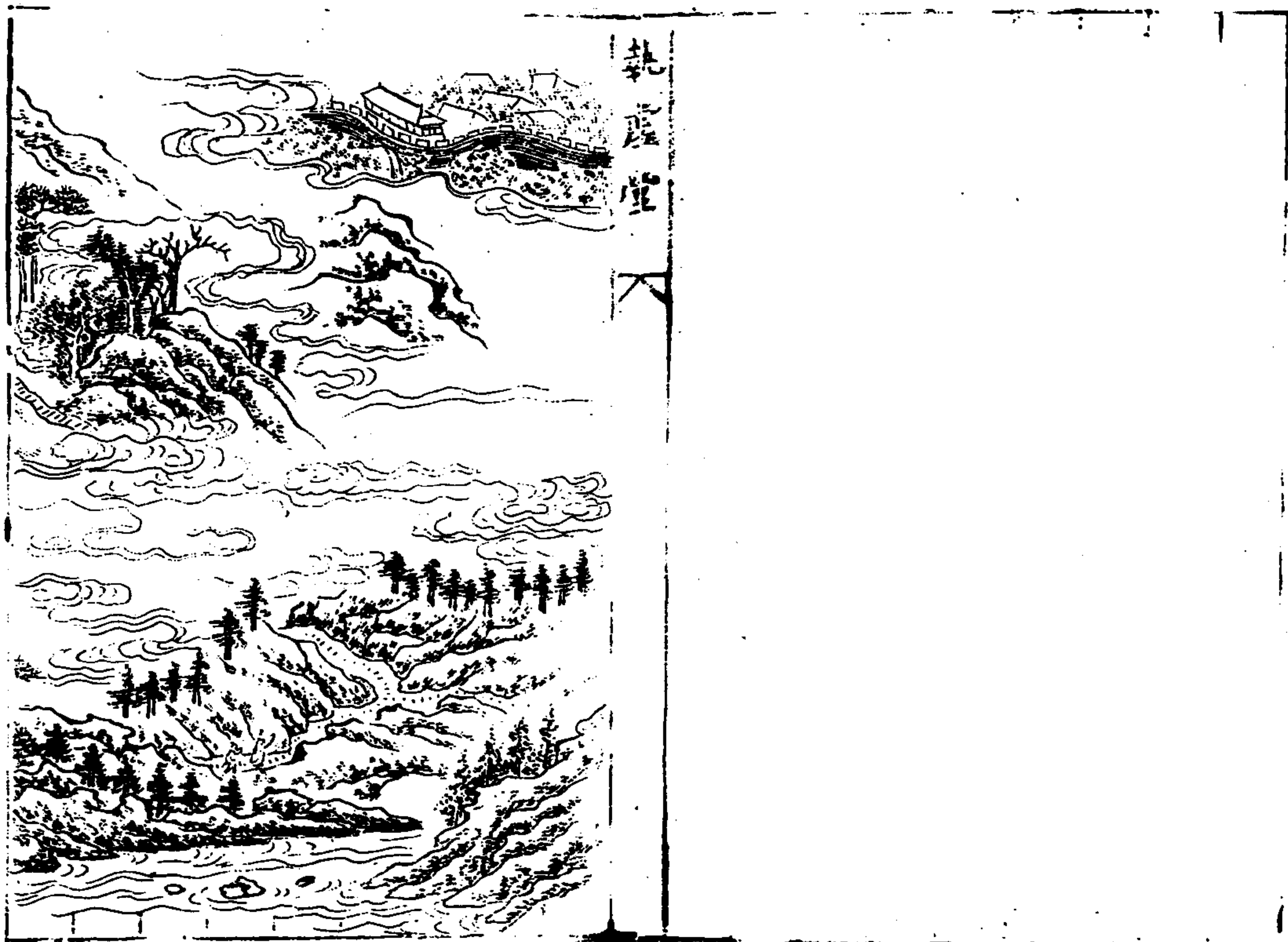
恒之神祠

恒之方士

恒之藝文

恒之雜記

執虛堂



六嶽登臨志卷之五

楚荆門龔黃文中父編輯

北岳恒山

恒之疆域

水經注玄嶽北方屬水其色玄也或謂山有太玄泉故名又北為陰方故稱陰嶽

白虎通北岳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常久也

風俗通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

五岳圖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

執虛堂

迴三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一十九種服之可度世

山河會要唐十道其四曰河北道名山曰常岳元和

間改常山即為鎮州故又稱鎮岳山中林木森蔚

人不敢伐故又稱大茂山

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

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獲焉

春秋元命苞畢星散冀州分為趙國立為常山常山

是畢昂之精也昂為旄頭主胡

史記避漢文諱稱恒山為常山

蘇秦說趙曰趙地方二千餘里西有常山

張儀說楚王秦地半天下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

元史地理志中上府曲陽縣注云北嶽恒山在焉

唐一行山河兩戒說北抵常山之右是謂北戒

星經北戒為胡門

王制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而近

韓琦記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山人目為茂山而嶽

執虛堂

名不著夫嶽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冰冽林馬而萬幹摧嶽之形也條霽修冥伏珍見祥喜焉

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

宋白憲記載稽地志細眺靈區挺喬嶽以奠方樹朔

王而作鎮

趙毋如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

地道記常山在上曲陽西北百四十里上曲陽故城

在今曲陽縣西五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常山坂

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

虞翻云冀州天下之上國唐虞以來聖賢之淵藪帝
王之寶地易水以南膏壤千里所謂神州也

宋元晦云冀都是天地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未
雲中即大同是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
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南面
黃河環繞而右畔華山至中州為嵩山是為前案
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
南諸山為第三重案

王禹偁記地屬陰方位居水德八卦在坎四時為冬

執虛堂

同陰返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蓄
茲帝克開唐國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
茲惟恒山却鴈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
野勢當昂畢之星彗象流形名叶雷風之兆下幹
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
祀時置侍祝者九十人歲簡子之實符產昌容之
實象足凍長城之窟影連大漠之墟

考之記北嶽恒山北方巨鎮學容峭峙地勢决軌
處太行而源碣石負寒谷而面水川限華夷之表

東壯宇宙之隘害

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三十六小洞天第五洞北岳鎮
山周圍一百三十里名總玄之天在鎮南

執虛堂

恒之總叙

復州陳文燭曰曲陽縣城西北隅有北嶽廟廟中有
 飛來石潭源州南十里為磁窯口有懸空寺又西行
 四里有坊曰北嶽又里許兩山夾道疊石為門者三
 是為天門又東南循石級而上行數里名為步雲路
 又陟峻坂名為望仙嶺嶺東半崖中為集仙洞東北
 為紫芝峪西南有石脂園自望仙東南上進數里為
 翠雪亭其南峯有真武廟自翠雪東過茶亭為遊人
 憩息之所又行數里為虎風口又上里許為三清廟

執虛堂

又東行有坊扁曰蓬萊真境又轉而西南上進為北
 嶽廟廟西有安王石又西為得一菴廟東兩崖壁立
 有飛石窟又東上百餘步為會仙府又東有琴棋臺
 是為北嶽絕頂下有玉皇祖師二廟又東北有凝翠
 亭白雲堂嶽廟東峯有夕陽巖巖下有通玄谷又東
 為碧峯嶂東南為古老嶺嶺下有白虎峯西為張果
 嶺嶺下有白龍洞嶽廟旁有龍泉觀是為上觀而龍
 泉下觀則在州城東自嶽頂周覽則北有鳳凰山栢
 山玉泉山龍角山西北有畫錦山馬鞍山西有封龍

山南有翠屏山東南有孫臏山東有五峯山東北有
 玉華山秀麗山嶽北有神溪西北有李峪水西北黑
 龍池乳泉水西南有潭源川有凌雲口水南有澗水
 東南有嘔夷水東北有崞川嶽山之麓為關口者六
 北有磁窯口西北有李峪口西有小凌雲口大凌雲
 口西南有大寨頭關東有亂嶺關

執虛堂

又東行有坊扁曰蓬萊真境又轉而西南上進為北
 嶽廟廟西有安王石又西為得一菴廟東兩崖壁立
 有飛石窟又東上百餘步為會仙府又東有琴棋臺
 是為北嶽絕頂下有玉皇祖師二廟又東北有凝翠
 亭白雲堂嶽廟東峯有夕陽巖巖下有通玄谷又東
 為碧峯嶂東南為古老嶺嶺下有白虎峯西為張果
 嶺嶺下有白龍洞嶽廟旁有龍泉觀是為上觀而龍
 泉下觀則在州城東自嶽頂周覽則北有鳳凰山栢
 山玉泉山龍角山西北有畫錦山馬鞍山西有封龍

恒之勝地

山十二

鳳凰

在州治西北七里其形若鳳翼軒翥神溪之水出

焉

栢

在州治南乃岳之北麓其山多栢潭源八景其六

曰栢巖秋色

玉泉

執虛堂

在州治東南封龍山東北五里山上泉水甘冽色

潔如玉山下有玉泉寺潭源八景其五曰玉泉寒

溜

龍南

在州治北二十五里山形蜿蜒上有兩峯如南

畫錦

在州治西北二十五里元孫公亮居此公亮由御

史仕至尚書歸故以名山

馬鞍

封龍

在州治西北形如馬鞍與畫錦相連

在州治西南十五里一名龍山每歲夏時雨過山

氣如虹金末李治元好問張德輝嘗遊此稱為龍

山三老山上有大雲寺林密樹石皆在几席寺西

巔上有文殊巖巖前長松數本挺立干霄有石磴

百級下瞰無底之壑南望五臺諸峯若與此山連

絡無間西北望別峯豁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

在數百里外一覽可盡寺北是為登華坡乃封龍

執虛堂

山絕頂山勢險峻攀蘿捫條始得登焉四望群木

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雪後山色更奇潭源八景

其四曰龍山霽雪

翠屏

一名高氏山在岳山南麓山形壁削遠望如翠屏

然泄水出焉舊有翠屏書院金劉勳蘇保衡講學

處

孫贖

在州治東南六十里上有孫贖寨南麓有千佛洞

鑿石而成像制精巧西山之麓有麗洞寨距孫臏山數里孫臏二人嘗聚兵於此以制敵

五峯

在州治東五峯如削旁有三洞

玉華

在州治南十里岳山左協也峯巒挺秀形如削玉

秀麗

山勢秀麗一名惠嶺在州治南栢山之西封龍山之東北恒之北麓也

執虛堂

恒山絕頂

即天峯嶺之巔

紫芝峪

在聖仙嶺東北常產紫芝

通玄谷

在夕陽巖下

碧峯嶂

在夕陽巖東

飛石崖

在岳廟東上有后土祠俗傳恐石再飛建后土祠以鎮之

步雲路

自天而上凡歷數里石磴紆曲路徑亦不甚險

峯一

白虎

在古老嶺下

嶺三

聖仙

執虛堂

在步雲路盡處山勢峻拔

古老

在岳廟東南

張果

在岳廟西張果嘗棲息於此唐開元中恒州刺史以狀聞玄宗以重書迎果至東都問道果怒辭還山削曰恒州張果先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果乃入恒山舊隱處詔賜衣服及雜絲等仍為立觀

石二

飛來

在德寧殿前飛石殿中

口五

磁窯

在恒山右協關口上有磁窯天險回大字其石硤

有張巨詳刻執扇風葫蘆人過此雖暑熱亦有風

生硤口漢水東西分引入關城渾源八景其一曰

磁硤煙雨

執虛堂

虎風

在岳廟前峽口松風聲如虎吼故名渾源八景其

二曰岳頂松風

李峪

在州治西八里

小凌雲 大凌雲

并在州治西南十里南通代州北接口

水五

李峪

在州治西南十五里

乳泉

在州治西二十里

凌雲口

在州治西南三十里

池

在岳南七十里發源翠屏山山海經云高氏之山

池水出焉水經又以為溫夷之水蓋古今異名也

西南合溫泉水入靈丘縣界過倒馬關注唐河至

執虛堂

河間為鏡河玉帶河其溫泉發源宣谷水熱若湯

一稱湯泉浴之可愈疾

嘔夷

發源捨峯嶺合石溝謀堂之水自西北流入東南

經靈丘廣昌倒馬關注州界注於魏河入海周禮

職方氏并州川曰嘔夷是也今名澹河

川二

渾源

發源川嘆土峪分流至州西北匯為大澤西流過

神溪律呂祠曲折西北流入桑乾河又東南流入蘆溝河

嶂

自州治東北二十里發源經州治西南十五里古石嶂縣麻家莊流至應州西安鎮折而北流入桑乾河

溪一

神

在州治北七里發源鳳凰山溪中有孤石方畝許

執虛堂

高丈餘上建律呂神祠石玠講學溪旁嘗建石溪書院神祠四周泉水瀟出旁有受水池雖隆冬不冰渾源八景其七曰神溪恒月池一

黑龍

在秀麗山下池中若有雲氣上升不三日而雨渾源八景其八曰池水晴雲

洞二

集仙

在聖仙巖東畔洞中深廣可容數十人有石牀石龜之類

白龍

在張果巖下

古蹟一

安王石

在岳廟右州志云帝舜十有一月巡狩北岳詣大茂山谷值大雪不能進而遂祀之忽廟右飛一石冉冉墜帝前今恒山廟右安王石是也又五載巡

執虛堂

狩復飛一石于曲陽因建廟以祀

統志貞定恒山注云唐貞觀間忽有飛石墜於曲陽縣西因建祠祀之

恒之神祠

廟三

北岳

在天峯巔下自舜北巡至恒山歷三代秦漢以迄于隋皆祀北岳于此後魏都雲中嘗建殿宇唐宋以後始改祀曲陽焉由後魏至金元岳廟廢與不一至國朝屢加賜建

三清

在岳廟北

執虛堂

貞武

在翠雪亭南峯上

寺一

懸空

一名靜居寺在磁窯口內石壁如削鑿竅挿梁結構於數十仞之上飛閣相通下臨無地

觀二

龍泉上

在岳廟旁唐武帝中道士高明素建以恒山之陰

有井若二泉飲之可愈疾旱雩輒應名為潛龍泉因以為觀名

龍泉下

在渾源州東門外唐開元二年建玄宗賜額龍泉觀

巷一

得一

在岳廟西羽流修煉者多居此

府一

執虛堂

會仙

相傳群仙嘗聚會于此

亭三

茶

在翠雪亭東俯深瞻高如凌虛魚又有碧雲九華二亭以供遊息

翠雪

以竹名

凝翠

在岳廟東峯日已西沉返照獨久潭源八景其三
曰夕陽晚照

臺一

琴棋

在天峯廟上昔有人在臺下聞彈琴奕棋聲今臺
上石棋枰尚存

門一

天

在北岳坊南樓上扁曰天下名山

執虛堂

恒之方士

仙女傳一人

昌峯恒山女道士自稱殷王女食蓬萊根往來山下
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餘歲人

北史三人

李皎後魏大武時人安東將軍先之少子也為冠謙
之弟子服氣絕粒數十年後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
如火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
稱其得尸解之法

執虛堂

恒岳仙人不知姓名由吾道榮瑯琊人以為道士遊
燕趙間晉陽有人明法術性孝之是人為人備力
無知者道榮訪見是人得傳道家符祝及歷數醫相
之術歲餘是人為道康曰我本恒岳仙人有以罪過
為天官所譴今限滿得歸知且送吾至汾水遇汾河
水漲橋壞是人臨水高步以符投水中流便絕是人
自沙石上渡去汾河如故是人忽不見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
授以關心符遵世跪受而水吞之遂明占卜事魏孝

武春文表占事多致中著易林辭占百餘卷

唐書 一人

張果往來汾晉間耆老云為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玄宗賜號通玄先生恒山有果老巖相傳張果嘗隱居巖下

白玉經 一人

北岳恒山是長桑君行道處

士源本傳 一人

宜城王士源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好遊名山年十八

執虛堂

至恒岳資求通玄夫人

龍門山記 一人

徐元英不知何許人支路元素因入龍門山遇老人與藥十粒曰服此則不穢吾姓徐字元英新受長桑君牒召為北岳長史言訖化為童子乘雲而去後人即其處建徐童觀

趙時中遊山記 一人

曹仙姑修道於北岳栽桃種蓮又龍門山獅子峯下多桐木花清香其實可染青碧色若移植他處則不

活仙姑乃孩桐於北岳更改

道還墟 一人

慧遠禪師本姓賈氏弱而好書尤喜莊老性度弘偉風鑿胡故年二十一聞沙門釋道安講法於太恒山遂往從之一日聽講般若經豁然有悟乃與弟慧持接簪落髮慨然以大法為己任晝夜行時一時宿儒老衲咸推服焉

執虛堂

恒之藝文

詩

送李道士歸恒山

崔洞

秋城臨古路。城上望君還。曠野入寒草。獨行隨遠山。
授人鴻寶內。將入白雲間。早晚燒丹罷。遙知冰雪寒。

雲中行

薛童

雲中小兒吹金管。向晚因風一川滿。塞北雲高心已

悲。城南木落腸堪斷。憶昔魏家都此方。涼風觀前朝

百王。千門曉映山川色。雙關遙連日月光。舉杯稱壽

執虛堂

永相保。日夕敬鍾徹。清昊將軍汗。馬百戰場。天子射

獸。五原草寂寞。金輿去不歸。陵上黃沙塵。路飛河邊

不語傷。流水川上含情數。落暉此時獨立無所見。日

暮寒風吹客衣

謁張果

李頌

先生谷神者。甲子馬能計。自說軒轅師。于今數十歲

寓。進城郭。裏浪跡。希夷際。應物雲無心。逢時舟不繫

霞餐。斷火粒。野服。蕪荷。製白雲。淨肌膚。青松養身世

誦。精殊豹隱。鍊質同蟬蛻。忽去不知誰。偶來寧有契

二儀齊壽考。六合隨休憇。彭丹猶嬰孫。松期且微細

常問。穆天子。更憶漢皇帝。親屈萬乘尊。窮遊四海商

車徒。徧草木。錦帛招談說。八駿空往還。三山轉虧蔽

吾君。感至德。玄老欣來詣。受籙金殿開。清春玉堂閉

笙歌。迎拜首。羽帳崇嚴衛。禁柳垂香鑪。宮花拂仙袂

彌慶。寶祚廣。致富蒼生惠。何必待龍湖。岳鼎成方取

濟

渡河北

王褒

秋風吹落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

執虛堂

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

渾源八景

董錫

磁硤煙雨

南山硤口勢。巖峩嵐氣冥。濛濛覆洞阿。春崩騰煙途徑

路。晚雲釀雨濕。藤蘿懸空寺。上晴偏少。磁硤城頭晦

亦多。土脉如酥。農力盡。年年風景更如何。

岳頂松風

岳祠半插碧霄岑。頂上松風響茂林。畫靜何殊仙樂

奏。月明無異老龍吟。乾坤影裏誰歌吹。呼吸聲中自

古今。那得登雲飛上去。好參造化踏塵襟。

夕陽晚照

西沉殘日竟茫茫。山有石樓載夕陽。數片晚霞鋪異色。幾重暮嶺弄餘光。僧歸野寺聞鐘急。鳥向疎林待月藏。可是岳靈多勝事。萬年延照豈尋常。

龍山霽雪

龍山突出數峯高。晚日朦朧雪未消。玉樹分明圍古寺。水壺恍惚掛青霄。光凝孫戶供清讀。寒擁袁門斷俗覓。天霽雪峯類縱目。豪吟不減灞陵橋。

執虛堂

玉泉寒溜

一道寒溜號玉泉。萬峯山下不知年。派分銀漢河中水。清徹冰壺洞裏天。汲甕烹茶香透骨。題詩瀆墨冷寒煙。試看治水源頭處。霽月光風共泐然。

栢巖秋色

巖頭古栢拂蒼穹。幹結根盤萬石中。肅氣橫空清更冽。翠光匝樹鬱還濃。他山秋葉紛紛下。暮景霜風冉冉紅。惟有此峯多秀異。容顏不變沃金風。

神溪夜月

律呂祠邊十畝溪。碧潭千頃漾玻璃。清光下燭波痕淨。寒氣高騰月影迷。徹夜清空涵麗景。映川霜鏡照幽棲。問天騷首鏡清興。愧乏卮言李白題。

池水晴雲

迢迢峪口散餘氛。雨過峯頭日又曛。千樹影隨千樹月。半溪晴逐半溪雲。前時飛散天光淨。此日歸來霽色分。寄語山靈好收拾。商林變化待東君。

岳廟

李夢陽

曉曉一丘飛未石。黑帝行宮起曲陽。北待明堂虞典

執虛堂

禮。西京穹石漢文章。功深雲雨龍蛇會。勢限華夷虎豹藏。今代朝廷開北極。恒山千古是金湯。

岳頂

北岳元來當北極。五臺長自五雲生。金銀氣湧青蓮嶺。宮闕星連黑帝京。一覽下疑燕代小。徐看真覺華嵩平。天門獨取千巖月。風度嘈嘈廣樂鳴。

又

天高西北還喬岳。下視東南盡大洋。玄武蒼蒼氣流黑。扶桑滾滾滄浮黃。回巖日射千松暗。絕頂風來六

月霜安得移持萬人石。頓令炎海生清涼。

謁廟

劉應節

大茂石飛向帝州。曲陽宮殿肅清幽。山含靈氣響多
雨。風入遼聲散早秋。冀野闕河盤地轉。玄天星緯抱
雲流。聖朝禮樂仍虞典。不用登封五岳頭。

謁廟

畢孝

差峨恒岳鎮雲中。望秩何幸有必宮。片石飛來明月
冷。六龍歸去碧山空。松杉曉挹浮嵐翠。殿閣晴推旭
日紅。敬謁辨香修歲事。蒲庭霜葉起秋風。

執虛堂

恒山行

王綸

渾源自古雄朔方。突兀巖峯尖似削。箇中高大惟恒
山。掃破雲霄無地著。碧潭春泛龍泉湧。瑤草香迷望
似巔。紫芝峪冷九天霜。琴棋臺聚三山景。步雲路轉
數百折。通玄谷高數百疊。夕陽巖畔色蒼茫。白虎峰
前光皎潔。四時噫氣林梢吼。翠靄蒼煙封洞口。我來
振衣千仞圖依稀。踏遍無何有。顧瞻雲外伊吾北。夷
夏分明兩地隔。虎豹深藏風自生。遠驚胡馬潛踪跡。
俯視羣山勢如騁。保障雲中千萬井。月明拍落胡笳

聲春老人鋤桑石影古來誰表名山鎮。經國分疆說
虞舜。來遊來祀祭民風。不比獫狁王誇八駿。當幸石飛
到曲陽。風隨石去吹天香。皇明土宇追陶唐。至今
玄岳祀奠方。兩地草木沾餘光。

岳頂

楊一清

歷歷遼城憶激揚。雨餘烏府發秋光。山高直聳三千
丈。羣小才分十四鄉。歲月有窮憐鬢髮。功名無用是
文章。苦吟生惱江東客。到處令人詠和忙。

登岳

胡倫

執虛堂

劉晨携我上恒山。恍惚馮墟駕紫鸞。天地無窮存廟
貌。雲煙飛盡見峯巒。龍涎吐雪泉源冷。螺髻堆青石
髮寒。擬學孫登舒一嘯。萬林聲響落楓丹。

恒岳

雷霖

危巒秀聳白雲齊。回首白雲偏覺低。峙立宛如富國
柱。登臨即是上天梯。松風浩蕩聲無盡。烟雨霏微望
欲迷。虞舜北巡傳聆響。至今飛石在塗泥。

登恒山

王雲鳳

北岳天峯孰與齊。橫沙聚米萬山低。三千世界此時

眼。十二瓊樓何處梯。風吼青松巖欲動。雲埋蒼磴路將迷。空嗟峻嶺登仙子。自笑形骸濁水泥。

碧雲亭

沈鍾

曲磴依青嶂。危亭鎖碧雲。日窮三岳外。身入八仙群。遠岫飄晴靄。長松掛夕暉。振衣上絕頂。直擬扣玄君。

天門

樊鵬

山徑隨樵入。丹梯下馬攀。山重雲不散。澗逼水相關。一洞青天外。孤峰落照間。仰高頻努力。應得到恒山。

望恒岳

蘇佑

執虛堂

峯帷渡渾河。矯首望恒山。巍巍一何高。雲霧隨躋攀。九折丹磴危。百轉迴峰巘。玄武揚光靈。莫茲幽朔間。萬里奄紫極。龍汝皓漫漫。伊昔阻北望。側身愁燕關。振衣覽今夕。綿遊開心顏。

州里通岱宗。川原阻登眺。茲辰玄朔進。躋恒覽微迴。風吹輕衣松。日暄照耀虎谷岫。歛吸龍罔。鬱奔峭。埭蕩紛濁。曠即登孤。喟向平。須婚。感莊生。悟出。妙緬。懷愜情。素異代。可同調。

稽古瞻重華。御天乘六龍。禮祀聖上帝。玉帛望群宗。

鳴鑿不蒲坂。翠華馳雲中。精誠先感祐。神功修以通。石飛曲陽野。燔柴禮告終。日馭朝萬國。四夷來咸同。秦漢良可馳。唾檢玉勞登封。

鬱鬱紫芝峪。杳杳黃雲塞。胡馬一何驕。彎弓為患害。朝圍白登城。暮絕青海外。周宣示薄代。漢皇侈封拜。李廣胡不候。魏尚已被逮。志士多扼腕。古今成歎慨。舍笑問彼蒼。是非竟安在。

文

張嘉貞二段

執虛堂

五精同朗辰。烏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為冬其音羽。大哉茲岳殊。于衆山嵩華。乃馮于近甸。衝岱不踰于。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昂宿。主胡則延衰。以限之中。即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冀魏。截幽燕。拒拱河。撐大海。瀕洞合。者半天下之襟帶。崕岷嶺。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喬宇二段。

北岳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為舜北巡狩。

之所謂恒山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為玄岳福地
記著其周圍一百三十里為總玄之天子家太行白
巖之傍距岳五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想者
二十餘年至正德改元奉 天子命分告于西蕃圖
陵鎮瀆道經渾源去北岳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
勢馮馮煜煜恣生于天縱盤于地其胃盪高雲其巔
經赤日

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上谷西則大同以南
奔峰來趨北畫渾源雲中之景南自五臺隱隱在三
執虛堂

百里外而翠屏五峰畫錦封龍諸山皆俛首伏脊于
其下因想有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愴然

吳寬一段

四岳之名起於舜舜以一歲而巡四岳使乘輿必至
其山勢能徧歷之乎雖所謂兵衛少而徵求寡無亦
不勝驅馳之勞乎蓋古之紀事者言其大約而已故
天子入其地特親諸侯於此若山川之遠者則望而
祭之故曰望秩于山川又何必曲取不經之說以為
證耶蓋五岳所峙有定位天子所居無定都秦漢不

必論如以遠周所居以求岳之所在必無能合者恒
山之神自古祭於曲陽若山西渾源州南有山高天
峭拔世以為恒山其下有廟蓋亦古矣或以曲陽之
山不大於渾源遂疑之不知山川相距雖千百里在
天壤間特咫尺近耳况其地皆在河北山于此而望
祭于彼又何較其區區彼此之疆界乎且世俗東岳
有廟徧天下又安可泥其迹而求之也

陳文燭二段

恒山自唐季藩鎮李寶臣王武俊等竊據冀鎮百有
執虛堂

四十餘年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後諸州賂契丹而恒
山遂不為中國所有自契丹稱遼歷金元而恒山淪
於夷又四百五十餘年以故前代文人登覽者少題
詠不得如它岳矣

恒山在今大同渾源州古冀州域而北岳廟在今定
州曲陽縣亦古冀州域說者謂宋人失山後十六州
以曲陽一片石為恒山飛來因而立廟以祀北岳如
三國志孫皓以陽羨山石裂為瑞立廟祀南岳也然
定州志又謂祀北岳飛來石始自虞舜至今未改漢

書郊祀志祀北岳常山於上曲陽宋九域志上曲陽
漢常山郡縣元和初改名曲陽唐六典亦云立冬之
日祭北岳恒山於定州夫虞舜漢唐非若宋之偏安
也皆祀北岳曲陽而不祀於渾源之恒山此何故焉
五岳定位古今不移而馬端臨通考引遷史云三代
皆居河洛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岳各如其方秦都咸
陽則五岳皆在東方意謂秦漢時四岳名位未協此
俗士之見也余嘗謂玄黃既判五岳即峙于五方自
上古三皇以來帝都無定在五岳豈因帝都轉易哉

執虛堂

金世宗時議郊祀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
等山列為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名太常寺僚
屬引嵩高疏周都鄴鎬以吳山為西岳可證太常卿
范拱以為非是乃上議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西舜
居蒲坂在恒山之北皆未嘗因都而改岳祀也金主
從之遂不改我 孝宗敬皇帝弘治初兵部尚書馬
文升疏稱五岳之名宜從京師今京師既定於燕則
恒山不當為北岳而醫無閭之為鎮亦不在北宜下
送臣會議改焉禮部尚書耿裕欲從會官之議侍郎

倪岳執不可遂止吳郡王世懋五岳真形圖序云五
岳為天下宗屹定五方之位歷萬禩而奠之敢易奔
走玉帛柴高群秩必蕪蕪蒿之日久豈無大神焉是
昭是馮以為之主惟聖人必通其故特秘而不以語
人爾此以岳神言也未及方位也余聞縉紳先生諸
論唐虞三代西北地廣而東南地縮秦漢之時東南
之地日開唐宋以後西北之地日淪於夷云蓋先舜
皆都冀州恒山近帝畿舜以其地廣折冀州北境為
并州在恒衛二水之間因石并禹貢恒衛既從是也

執虛堂

親職方以霍山為冀州鎮恒山為并州鎮則恒山以
北其地廣可知禹雖登恒山巡會稽而吳楚皆在荒
服閩粵黔滇又在荒服外未通中國自秦以來衡山
所鎮之地東南皆際於海視三代為廣而恒山所鎮
之地視三代為縮恒山在大同即古雲中九原定襄
代郡地秦漢制天下為三十六郡而此地居其四漢
武析置郡國而并州析為十郡則雲中定襄五原代
郡鴈門居其五今考其故域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
即廢豐州地也漢地理志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

與犢和武泉諸縣五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栢莫熙
河目諸縣定襄有成樂桐過武阜安陶襄陰復陸諸
縣代即有高柳鹵城班氏參合且如平邑諸縣今皆
非中國所有則夫大同府不過雲中之東境定襄之
南境代郡之北境五原之南鄰也而秦漢所置雲中
定襄之西北境與九原之地盡棄之塞外矣然自晉
時烏桓鮮卑已構訛於并州而契丹據山後諸州又
豈待石敬瑭之賂而後據為已有哉 國朝永樂初
既乘大寧地宣德時又棄開平地惟存東勝諸衛耳

執虛堂

正統末年天棄東勝諸衛地於是秦漢四郡不易復
而大同之勢益孤則恒山所鎮并州之域安得如唐
虞三代之廣乎若夫祀恒岳曲陽與渾源固不必論
已

恒之雜記

山海經二段

北岳之山多枳棘剛木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牛
目羸耳其名曰諸壞其音如鳴鴈是食人
西次槐江之山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之居各在一
搏

史記一段

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中往得者立為
後諸子皆競往無所得無叩曰常山臨代代可取也

執虛堂

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

孫子兵法一段

常山之蛇名曰率然一身而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
至擊其中則兩皆至

一統志一段

漢太初元年六月望弘州人張珪晚憇神谿孤石上
有神人自空而下言曰律呂律呂上天勅汝此月二
十日行硬雨語畢騰空而去珪至家遍語鄰村人使
速收麥未及收者至日為雨所傷盡空事聞朝廷遣

使祭為遂立律呂神祠於孤石山

後漢書一段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踐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觀天子登封遂騎牛上常山田父尋至山下惟有牛跡遺糞皆銀也明幸世祖果封禪

魏書本紀一段

太平真君四年二月車駕至恒山詔有司刊石勒銘

魏書禮志一段

執虛堂

後魏太宗幸代至鴈門關望祀恒岳後三年南巡恒岳祀以太牢

魏書靈徵志三段

天賜六年三月恒山崩

景明四年十一月恒山崩

正始元年十一月恒山崩

皇興三年六月尉元屯彭成遣將別至睢口邀敵將陳顛達與戰有兵士於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呼兵士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岳神助汝

二將言訖忽不見

定州志一段

賈榮畫曲陽岳廟鬼獐獍可駭詭云北岳廟鬼中山昆盧寺水皆極古今之妙蓋唐時舊物今之畫工莫能及

前燕錄一段

慕容壽光二年常山得壁七十一先色有異雋以為神岳之命以太牢祀之

唐年補錄一段

執虛堂

王廷湊生於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別墅生常有鳩數十集庭樹暮宿簷下廷湊善陰符鬼谷之書歷戎職得士卒心唐長慶初奉使河陽因酒醉寢於道有一人過而熟視之曰貴當列土廷湊寤從者竄載英以告廷湊馳追數里問之其人曰我濟源駱山人也見君鼻中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孫相維滿百年又云君家庭前合有大樹及於堂是北也廷湊歸是年七月遇田弘正之難軍中立廷湊為留後庭樹果接於堂廷湊嘗往祭壘西飛龍

山神廟相去百步見一人衣冠迺於道傍及入廟神像側生遂立向東建廟焉

酉陽雜俎一段

常山有草名神護致之門上每夜有叱聲

樹管錄一段

黃帝登恒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通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令寫為圖作呪邪之文以祝之

山西通志一段

執虛堂

金蘇右丞保衡未第時讀書翠屏山中月黑有物舒手入窓其大如其而索舖焉蘇拈筆押一字其上手不得去乃哀告久之蘇乃拭其字而後得去

卷之五終



六岳登臨志卷之六

玄岳

玄之疆域

玄之總叙

玄之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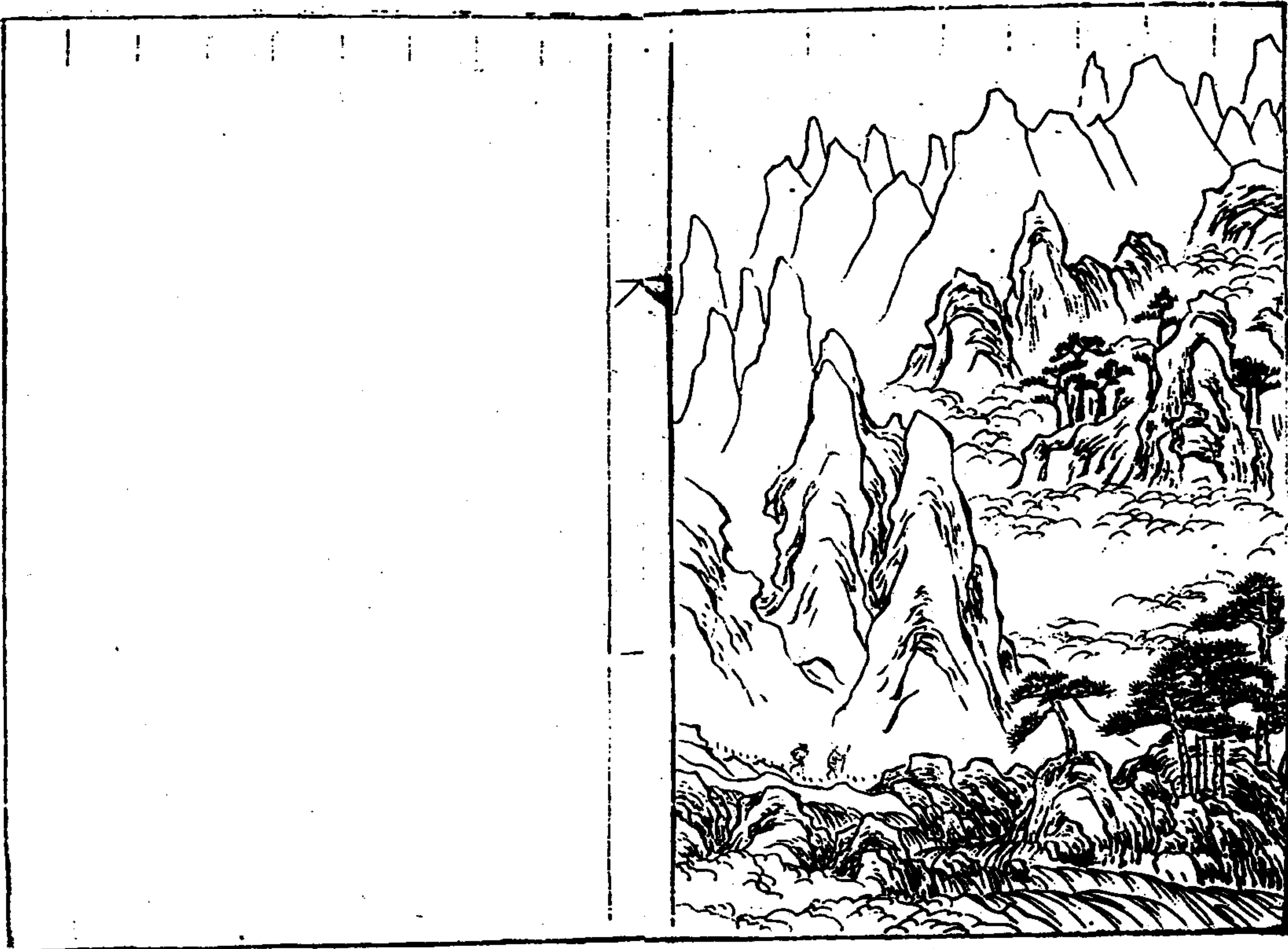
玄之神祠

玄之方士

玄之藝文

玄之雜記

執虛堂



六岳登臨志卷之六

楚荆門龔黃文中父編輯

玄岳武當山

玄之疆域

荊州圖副記武當山形特秀異于衆岳峰首狀類侍

山首燼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

陽謝允舍羅邑宰隱適茲山故亦曰謝羅山

鄴道元水經注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

曰泰上山山形特秀又曰僊室

執虛堂

圖經均古糜地也春秋文十一年楚子伐糜左氏敗

糜師于坊復伐糜至于錫穴錫穴在糜即今均州

玄帝降生之地

唐一行山河兩戒說武當荆山是謂南戒

星經南戒為越門

玄帝紀太和山乾兌起脉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上

應翼軫二宿

太宗皇帝道官之碑武當舊名太和謂非玄武不足

以當此故名武當蟠踞八百餘里高列七十二峯

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峯之最高曰

天柱境之最勝曰紫霄南巖上出游氣下臨絕壑

跨洞天之清虛凌福地之深宵與夫五龍真慶二

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

成化二十年勅諭太岳太和山乃玄帝顯靈之所形

勝蟠踞八百餘里東至冠子山西至鴉嘴寨南至

麥場四北至白廟見其中峯巖澗澗宮殿祠觀廟

宇河橋並峙橫跨出奇非一

太岳誌畧太岳一名太和一名仙室山當均房之交

執虛堂

週迴八百餘里由蜀而來者自房入由汴而來者

自鄆入由陝而來者自鄆入由江南諸郡而來者

自襄入

揭傒斯碑云翼軫之墟襄漢均房之間有山焉天

地接陽虛陰喻不可名狀

虞集嘉玄武嘉慶圖曰武當之為山也七十二峯皆

奇偉恠絕而所謂紫霄峯者又七十二峯之中峯

也然則其能出雲雨見靈恠也固宜矣又曰其帝

而神之者曰玄武武者在天為虛危之宿在地

托龜蛇之靈於五行為水於五色為玄而其數則一也夫一之為一也離數而言之則一固造化之所由分即數而言之則一固十百千萬之所由起也然則其寓夫地之中而行乎天之一非天下之所謂至神者歟

程鉅夫真慶萬壽碑文均房之間有山曰太和以玄武神居之名武當踞地八百里峯七十有二最高曰紫霄峯之最勝者曰南巖巖前有洞天二曰太安皇崖天顯定極風天上出浮雲下臨絕澗道家

執虛堂

言龍漢之年虛危之精降而為人修道此山道成乘龍天飛是為玄武之神

楊珣賦維太岳之為山兮形肇奠於鴻荒迺渾淪而磅礴兮鍾秀氣于玄黃顧發源於嶠冢兮擁翠浪于武當肆建周而接岫兮後積嶺而重周峙漢水之南陽兮跨均房之兩獲控翼軫之分野兮應列宿于上蒼卷迴旌于地軸兮扼天關于古塞行脈絡于荆山兮析支派于內方

王世貞玄岳太和賦昔在帝太始氏制陰陽剖澄凝

掌別五岳以授七十二聖昉岱首而亘金天焜煌輔蒂以躋九命乃眷西顧有亭亭類博山者出焉下盤陳而隴運廣銳直割于鈐界之閑嶇嵒橫揭魚泉嶠豁其西北引庸路絡終華而首欽乎中原為岳若八九者吞焉

程九萬楚岳賦注叙太和昉神農履六七

執虛堂

玄之總叙

藝源方弁曰太嶽為正宮者八為小宮者三為巖為洞為廟為祠為觀為殿者二十有五正宮據天柱峯絕頂為太和清微宮朝天宮黑虎廟隸為太和下二十里值山腹為南巖太玄觀烏鴉廟柳梅祠雷神洞滴水岩隸焉為紫霄福地殿復真觀龍泉觀威烈觀隸焉南岩北行三十里為五龍隸之者行宮仁威觀老姥祠自然庵隱仙岩靈應岩凌虛岩也紫霄東行四十里下平地為玉虛隸之者閔王廟太山岩玉虛

執虛堂

岩迴龍觀八仙觀也玉虛之東五里過真元和觀修真觀隸之又北十五里為迎恩北四十里為淨樂迎恩新創置無所隸淨樂入城中觀曰真武則遙領于樊城者也以山之高下言先太和次南岩以宮之大小言先玉虛次淨樂棟宇之盛曠古所未有也太和宮在天柱峯上舊有小銅殿一永樂十四年始撤小殿改治大殿塗以黃金殿外為臺臺外為檻檻外為城城關四門以象天關儼然上界五城十二樓也殿前諸峯不可盡名宮之制隨地之力不能相屬其

大頂為殿頂南北為更衣二小室地既窮右折而為朝聖殿為元始殿為聖父母殿為講經臺為真官堂為龍池龍廟為鐘鼓之樓厨庫之室地又窮又左折而為方丈為廊廡為寮室地又窮故自故道右折而度朝聖門繞出天柱峯後下三天門行者攀攔緣經仰息數四然後得望一二其旁有土而爭出者為嶮累石而欲墜者為崖山曲無復可規者地又益窮遂利若夷野以益之為道房為齋堂為靈官祠為祖師殿為會星橋南巖宮即天一真慶故址學崖之半

執虛堂

為大殿山突起小阜為圓光殿殿下則黑虎岩大殿東二十步過元君殿入南薰亭亭外有石枰相傳為洞窟故物復從元君殿過磚室一石室一磚室曰獨陽若石室曰紫霄岩對柳梅祠岩前刻有龍頭憑天燒香處又東過風月雙清亭亭外石枰一如南薰所見者復從故道抵大殿後西望捨身巖其上為飛昇臺玄帝改服于此其下為試心石又下為謝天地崖殿並山為楮室一為神厨一為碑亭二泉二曰井泉曰井露泉其味露言色也池二曰太一曰天一太一

水生氣天一水生數也殿之右為方丈其堂曰蓬萊之署從方丈左折行堂後其上分二道左出雙杉下為五師殿右亂穿道院中為圓堂為各堂為滄水庫池池上有問道從之可通鉢堂由鉢堂安翠微折行山之後則尋鄧真君所謂狀大岩者又轉而前平行山上北折而觀于崇福岩西下而樓于南天門南岩之游於是乎始窮矣 紫霄宮在展旗峯下故宮之側故宮今名香火殿負東小阜宮則別治于西大麓殿極三日池一宮前左月池一宮後左七星池一宮

執虛堂

前右真一泉一宮後右工善泉一東方丈堂北日可數千斗宮中皆屬厥焉從殿後右轉為太子岩也其左曰蓬萊第一峯道院左煉丹岩也道院右七星巖也又上為三清岩絕頂不可到其下為柳梅巖自柳梅園東下又轉而南下為福地殿殿兩塔下丹井二此為萬松亭東為勝劍臺山左右斷而後小起者大小寶珠峯也諸岩水合流于右勝者金水渠也其下為禹跡池橋一亭一並綠池設池上仰見三公五老竈門福地諸峯皆盡盡雲表矣 五龍宮在靈應峯

山宮門內為道九曲十八折玄帝啓聖二殿塔合九重真所謂上帝者居殿前天地池二龍泉五碑亭二廟陰日月池二日池碧色微綠月池深縹色殿左為玉像殿紫玉像一沉者像一蒼玉像一萊玉像一碧玉像一諸像皆貌玄帝而大小各不同似非一時所為者宮門左為柳梅臺臺上柳梅一株門外為真宮臺為雲臺自雲臺下小谷澗水出為所謂鹿針澗也澗上有老媪祠宮門右為啓聖臺折而南下平壁如臺陳希夷誦經處直下為凌虛巖樓從故道折而西

執虛堂

上為自然庵庵藏李素希故物故事皆 文皇時所賜其頂為靈巖外有長生巖近巖數丈絕壁百仞下臨大壑橫一木于樹上以通往來歲久木腐亦不可度 玉虛宮在展旗峯北遇真故址為真仙張三伴之庵殿之屬三曰大殿玄帝所棲也曰啓聖殿尊其所自出也左曰元君殿明授受也曰小觀殿初作之制未大也亭之屬三西塢西山下曰仙衣亭真仙昔蒙授衣者也亭後碑室一曰張仙洞神所游也室外銅碑一間之遺也棲之屬一曰望仙堂之屬五曰齋

堂曰浴堂曰鉢堂曰雲堂曰圓堂院之屬二由東道院習者居之曰西道院仁者居之揚之屬六曰遇真曰仙源曰游山曰東萊曰仙都曰登仙而石渠之所建不與為門之屬三曰東天曰西天曰北天而殿中之所闢不與為石渠一石澗一九渡之所經也石鼓西靈祠二天地壇一太山廟一八仙臺一仙桃觀一華陽亭一蓮花池一宮外可游覽者曰方丈曰寮室曰書房曰賓所曰倉曰厨曰庫宮室之事不一皆非苟完者也 遇真宮在仙閣外其先為會仙館真仙

執虛堂

張三伴所築也 迎恩宮在石板灘蓋即襄官道也宮中為殿十六楹以祀上帝殿之左為堂十二楹六以祀啓聖六以祀真官殿之右為廟十楹以祀關羽外又為方丈為書房為寮室為倉庫之舍為庖湯之所百五十楹以居道衆初曰觀後改為宮又遷七宮道士以實之 淨樂宮在均州城北宮分城中之半宮為玄帝塔聖殿者也宮左紫雲亭其制八稜圓頂狀類雲蓋江行者皆見之累 朝所賜諸器物金鐘玉磬之屬皆藏焉又折而右為三方丈為齋堂為浴

堂為賓客之所為道子之室為紫牘之房為蔬藥之園宮前亭二以度御碑祠一以祀真官出大東門望江東岸有巨石立于山麓上有亭曰滄浪之亭亭下江岸百餘武後上觀音閣閣後有小石洞下閣後撐舟順流行六七里抵龍山山橫絕水口屹然有一夫當關之勢地理家所謂華表捍門者也山上為王廟一玉皇閣一卧雲亭一山下三義廟一皆附于宮可游者也

執虛堂

玄之勝地

峯 七十二

天柱

一名參嶺高出平地萬丈居七十二峯之中上應三天當翼軫之次俯眺豫雍之野山川之遠無不在日晨夕見日月升降頂東西九丈南北二丈四維皆石脊如金銀色地產異草細葉延蔓四時弗凋其味頗辛惟松數株盤桓如龍蛇之狀高不滿丈許南峭壁下有池如井名曰天池北下石門三

執虛堂

所曰三天門皆挿空萬仞昔玄帝冲舉于此

題定

在大頂之北一名副頂上處題定極風天翠巖倚空人跡不及

獅子

在大頂之北第一天門上狀如獅子即尹喜所棲之地

皇崖

在大頂之北上應太安皇崖天下一巖曰皇白巖

昔聖母善勝太后尋真憩息於此故名

小峯

在大頂東孤岑卓立如筆

露石

在大頂西北上有石土地踏虎而坐地多山怪往往未苦之

貪狼 巨門 祿存 文曲 廉貞 武曲 破軍

右七峯在大頂之北若北斗拱極之象傳曰天真執善之所南有常春巖向明高敞常如陽春西有

執虛堂

硃砂巖石為日華所煉其色如之北有北斗巖夜漏清寂惟聞鳥猿嘯月之聲

中笏

在大頂之北石如圭璫鞠恭類進趨之勢

千丈

在大頂之西群山之下超然獨出其右即神仙房陵朱仲所居仲有綠李世所希有名曰仙李

萬丈

在大頂東北

大蓮 小蓮

右二峯在大頂西相望並秀亭亭然如芙蓉初發
隱映清波春夏之時明媚尤絕

大筆 小筆

右二峯相峙於蓮峯之間狀如卓筆

落帽

在中筆峯北昔神仙戴孟於此飛昇落帽于上下
有石橋

白雲

執虛堂

在大頂西紫蓋皇崖東西互拱下有巖曰白雲傍
一石穴如星曰星牖陳希夷避召三遷於此

仙人 隱士

右二峯在大頂南下即隱士巖神仙出沒人多見
之或掛衣披髮或奇形異狀手足爪甲各長五七
寸或坐磐石或濯澗瀆真氣逼人莫可近及恍惚
之間俱失所在

大明

在大頂西山有菴曰王母宮相傳聖母善勝太后

嘗尋訪玄帝於此

中巖 聚雲 手扒 竹條 搯牙

右五峯在大頂東南一嶺南飛五峯分布有徑曰
主簿崕當均房往來之道石芒峭發行若側足聚
雲峯下一巖曰集雲

龜門

在大頂東南嵐煙瘴霧清晨如炊

九卿

在大頂南天真校福之所下有巖亦以是名昔有

執虛堂

道流宿巖畔夜聞金鐘玉磬之聲

伏魔

在大頂南下即大小鬼峪澗常見靈龜巨蛇遊走
上下傳曰玄帝收魔俟命之地

玉筍

在大頂南群峯裂地而出有新薑未播之象以其
類人又呼曰石人山其北名雞冠嶺南澗之外即
房縣界有碧峯巖

柱笏 大夷

右二峯在大頂西南一峯如播笏一峯坦然如掌皆猛獸所棲之域

把針

在大頂之西岑小而高傳云玄帝頓悟之後元君

飛鐵杆於此

丹龜

在大頂之西其山類偃月狀昏曉之交間有清烟紫霧如丹龜足跡不可及

天馬

執虛堂

在大頂之西百里一名馬嘶山一名西望峯即武

當來山按圖記山自乾兌發源歷開龐均房之地

盤桓萬里當均房官道中有龍泉深不可測西澗

發源於西下一巖名曰天馬巖行旅多宿於內俗

呼崖屋

雞鳴 雞籠

右二峯在大頂之西天馬峯之北當均房官道曰

大雞鳴小雞鳴下即金雞澗會西澗之水夏秋水

漲商旅經月不可渡語曰上得馬嘶山四十九渡

不自乾

疊字

在五龍頂南三山疊如字西有巖曰雷巖

金鼎

在疊字峯西形類鼎時噴雲烟下有巖曰藏雲

健人

在大頂東北如天丁拱立狀下有巖曰道者巖

紫霄

在大頂東北石作金銀之色竹木交翠巨虬異蛇

執虛堂

盤穴其間

香爐

在大頂東北仙閣之南浮嵐曉霧千態萬狀下即

紫霄澗

九渡

一名仙閣在大頂東石徑彎環白雲未去游人到

此萬慮豁然

展旗

在大頂東紫霄宮前為十仞如削宛然皂森之形

上有三清七星煉丹太子諸巖

太師 太傅 太保

右三峯在大頂東又曰三公山下巖曰三公巖

始老 真老 皇老 玄老 元老

右五峯在大頂東南一名五色峯五峯列居宛然

華架昔玄帝上昇五老奉詔啓途駐輦於此下即

昇真巖白雲洞其水補崖巖激由九漣淵而出

紫蓋

在五龍宮南二十里夜間見仙燈往來相傳神丹

執虛堂

瘞此隱者劉道人居其下事見仙釋內

松蘿

在紫蓋峯西玄帝修真之時常以松蘿為服此

峯最盛北有巖曰卧龍巖

桃源

在紫蓋峯北西曰桃源洞東即誦經臺

伏龍

在龍頂峯西下有龍湫

五龍

一名五龍頂上應龍變荒度天五峯分列中有靈

池石廟一區曰真源之殿即五炁龍君神寓之所

靈應

在五龍宮後松杉接翠上凌星斗昔神仙房長孺

手植是木親遇玄帝

隱仙

在龍頂北其下隱仙巖前曰竹閣即宮之第二門

也

陽鶴

執虛堂

在龍頂西北巨杉數株常有鶴巢其上

眉棧

在五龍頂西房陵登山之路

樓朝

即外朝山也當房陵官道七十二峯俱拱天柱獨

此一山飄然外去

金鎖

在展旗北牛漕閣即其西也傳云玄帝收攝妖魔

悉鎖於下

青羊

在金鑄峯北傳云太上常駕青牛遊於此其下曰

青羊洞

七星

在隱仙巖北行閣之下一逕七里百步九折下即

五龍接待庵

繫馬

在接待庵西北登山正路一峯特起即天馬臺傳

云昔玄帝乘白天馬立於其上下有殿曰黑虎白

執虛堂

神之祠

會仙

在仙木鋪地宋端平中曹觀妙迎三茅真君於此

遇而不識

茅阜

在五龍行宮工下有茅阜石

巖 三十五

風

在大頂之下萬虎洞瀆石穴噫氣震響林壑人莫

能近

皇后

在皇后峯下

白雲

在白雲峯下

三公

在三公山下

天馬

在天馬峯下

執虛堂

常春 北斗

俱在七里峯下

集雲

在聚雲峯下

昇真

在五老峯下

碧峯

在玉筍峯下

九卿

在九卿峯下

滴水

去南巖宮西北五里巖內鑿石作小池泉常滴為

仙侶

去南巖宮西北六里玄帝道成蓬萊仙未賀

紫霄

一名南巖在大頂北

獨陽

在紫霄巖右

執虛堂

崇福

在南巖南天門裏

黑虎

在黑虎澗上大林巨石中黑虎所伏之地

謝天地

在南巖西飛昇臺下

太子

在紫霄宮後上倚展旗峯下瞰禹跡橋昔玄帝為

太子時修真于此舊有鐵範聖像基址尚存

黑龍 白龍

右二巖一在仙閣九凌峯南龍潭之上一在飛昇

臺下龍潭之南二巖俱近龍室不可居

隱仙

去五龍宮北十里竹閣之上一名尹仙一名北巖

神仙尹喜尹執田蓁衣俱隱於此巖右石棋局一

橫鋪石上傳云尹執拜彈之所夜藉澄寂常聞步

虛玉磬之聲

靈應

執虛堂

去五龍宮北二百步五龍頂上

凌虛

去五龍宮西南二三里唐孫思邈宋陳希夷俱修

煉于此路側有希夷誦經臺

卧龍

在松蘿峯東北

尹喜

一名仙巖在展旗峯北昔有文始真人隱此

沈仙

在飛昇臺西昔有沈仙成道於此

碑破

在七星峯下

藏雲

在金陽峯下

隱士

在隱士峯下

雲母 揚仙

右二巖俱在五龍宮東二百步昔有花揚先生者

執虛堂

居此年百餘歲人訪之即走避曰腥氣觸我不容
生爾後不知所在

仙龜

在金陽峯下石如神龜含烟吐霧人莫能近

太上

即太上觀去玉虛宮西二十三里巖東刻天尊玄

帝聖父母聖師北極三聖三茅九仙真仙神將巖

西刻鸞羅蕭臺三清四帝雷尊南北二斗三官五

師嶽鎮海清仙靈東西有靈石二泉

玉虛

一名命公巖去玉虛宮西南三十二里九渡澗之
上昔有隱者命惠哲誦經於此一老人常往聽之
忽一日曰我東溟之子詢居於是限滿當得還所
居願奉仁者一夕雷雨為整其石

石五

試劍

在大頂二天門內一石中分玄帝試劍處

金星 銀星

執虛堂

在大頂可碎為末心神不寧服此即安

試心

在南巖西飛昇臺下謝天地巖上

仙棋

見隱仙巖下

泉七

參斗

在大頂西露石峯南石巖下有二井上應參星

百花

在仙侶巖神仙陶幼安得道於此

其

在南巖宮又名一泓泉

真一

在紫霄宮右

益人

在迴龍觀上

東靈石 西靈石

右二泉在太上巖巖高峻無水宣德三年于此纂

執虛堂

修太和山志巖東隴石穴下泉忽然出已而巖西

路傍石根下亦復出泉于是用工鑿砌成池清冽

可食

洞二十四

武嘗

在大頂之東會皇崖諸峯之水北入于紫霄洞

西

發源焉嘶山龍井北出於洞

金雞

會大小雞鳴峯之水入于西洞

鬼谷

在大頂之南源會山南諸峯之水東入雙溪洞

雙溪

會東南諸水入鬼谷洞過浪河西北入于漢

紫霄

三公山水自宮南迤北會諸洞入于九渡洞

黑龍

香爐諸峯之水會前紫霄洞自龍潭東入九渡洞

執虛堂

白雲

自五老峯出合九渡洞

九渡

會諸洞之水入梅溪洞

磨針

在五龍宮北一里有石橫洞濱若磨痕傳云玄帝

修鍊久有怠意因步洞下見神女以鐵杵磨之即

紫元君神化也因問曰欲何為應之曰失姑繡針

磨以償之曰詎非容易答曰工夫未到耳玄帝大

悟
青羊
在青羊峯下
萬虎
在大頂北風雷震怒如萬虎咆哮會于青羊澗
牛槽
自月喜巖西入青羊澗
桃源
自紫蓋峯發源東入于青羊澗
執虛堂
黑虎
起自龍頂會于白龍潭
陽鶴
自陽鶴峯穿林麓東入于青羊澗
金鎖
雲飛瀑布
右三澗起于金鎖青羊二峯之左右俱入青羊澗
會仙
在五龍頂北會諸峯之水北出嵩口入于嵩谷澗
雷

五龍
自疊字峯雷澗之水南會于五龍澗
由雷澗出西澗會于青羊澗
嵩谷
自梅溪之東諸山之水西入于青羊澗會于嵩河
梅溪
出為嵩河
池
天
執虛堂
即白龍池在大頂南削壁下
天一 太一 滄水庫
右三池俱在南巖宮內
禹跡
在禹跡橋南
上善
在紫霄宮東方丈
五龍
在五龍頂

煉丹

見自然庵下

日月

右二池在五龍宮天寶壇南廡後二池相並端平
 間曹侍德建寶藏于池之南夢神語之曰此處上
 應三天下即洞府群仙神龍居焉若法輪運轉神
 靈弗安君將若何覺而語諸同僚夢悉符合于是
 設藏殿而不運池滿榜之曰洞天在近通往仙
 正統庚申宣尉孫嗣舉衆內附兵士詣池洗劍神
 執虛堂
 龍擁脊而出天地昏暗雷雨大震

玄之神祠

宮十一

太和

在天柱峯之上

朝天

去太和宮東六里一天門下

清微

去太和宮七里即清微妙化巖也張守清張三伴
 修煉之所永樂十年建為宮於西偏別築妙化巖

執虛堂

南巖

即天一真慶故址

紫霄

在展旗峯下

五龍

在靈應峯

五龍行

去五龍宮北三十里茅阜峯下殿後有茅阜石

玉虛

在展旗峯北遇真故址

遇真

在仙閣外

迎恩

在石板灘

淨樂

在均州城北

觀十

太玄

執虛堂

去南巖宮東北二十里古老君巖山門庵也內設

太上像

復真

去紫霄宮北一十五里一名太子坡殿塔下有聖

母滴淚池

龍泉

去紫霄宮北一十里九渡澗天津橋之上玉虛巖

之北

威烈

去紫霄宮北二百步中祀威烈王威烈王者唐太

守姚簡也

仁威

去五龍宮東北二十里香爐峯下

迎龍

去玉虛宮西南五里其山巒蜿蜒有回顧之狀上

有井冬夏不竭

八仙

去玉虛宮南二十六里舊傳有八仙過此

執虛堂

元和

去遇真宮南二里仙閣之裏昔玄帝有元和遷校

府之名其南則入山初路

修真

去遇真宮東二里黃土城外

真武

去淨樂宮百二十里襄陽府城北

廟五

黑虎

去太和宮三十里九渡澗之工傳記云昔玄帝修道之時常有黑虎巡山乃北方天一之所化護國鎮山之神也廟設黑虎神像

烏鴉

去南巖宮東北二里南天門下傳云玄帝修道之時有烏鴉報曉玄帝道成烏亦為靈

關王

去玉虛宮西十五里崇寧祠故址東有井泉前有飲馬池一泓泉

執虛堂

禹王

在龍山工

三義

在龍山下

祠二

柳梅

去南巖宮南一里玄帝嘗折梅枝寄柳樹誓之曰道成當結實竟如其言

老姥

去五龍宮北百餘步磨針澗上

殿一

福地

去紫霄宮南八十五步天下七十二福地此第一也上近三公山下瞰禹跡池前擁寶珠峯後倚欽火巖巒以松檜雜盛夏無暑氣

庵一

自然

去五龍宮西五十步東有煉丹池水中巨石下一

執虛堂

穴有龍居焉人嘗見之按圖記焉明生陳希夷相繼居此希夷感五炁龍君授以睡法明生所煉神丹爐灰尚存

臺七

瓊

在大頂東南其峯壁立亞于天柱玄帝受冊于此

飛昇

即更衣臺去南巖宮西百步玄帝易服處

禮斗

在紫霄巖下	起聖	在五龍宮東南按圖玄帝奉天詔于此五龍掖之上昇	望仙	在五龍宮東北	誦經	在凌虛巖下	朝聖	執虛堂	在飛昇臺西	橋 <small>四十一</small>	摘星	又名會仙一天門上橋當兩缺處瞰天柱諸峯下臨絕谷谷中仰見人行如在天工	白雲	在白雲巖下	梯雲	在柳梅祠下
-------	----	-----------------------	----	--------	----	-------	----	-----	-------	----------------------	----	----------------------------------	----	-------	----	-------

雲	在飛昇臺	天一	在南巖北天門外	禹跡	在紫霄宮前	通會	在紫霄宮北威烈觀南	黑虎	執虛堂	在紫霄宮北黑虎廟南	黑龍	在紫極壇北	天津	在九渡澗	復真	在太子坡北	青羊	在五龍宮山下
---	------	----	---------	----	-------	----	-----------	----	-----	-----------	----	-------	----	------	----	-------	----	--------

聚仙	在黑虎澗
隱仙	在仁威觀上
普福	在仁威觀前
蒿口	在五龍行宮前
豐和	
執虛堂	在蒿口石牌東
玉真	在東天門裏源出九渡澗玉虛宮前
仙都	在玉虛宮北天門裏
遊仙	在玉虛宮左
仙源	在西天門裏

西天門	在玉虛宮西上有華陽亭下有蓮花池
西山	在西天門外
北山	在北天門外
東山	在東天門外
登仙	
執虛堂	在玉虛宮東天門外南
東萊	在東山橋東
集仙	元和西 元和中 元和東
會仙	右四橋俱在元和觀前
在遇真宮前	
迎恩	在迎恩宮北券門下

尋真

在石板灘西南

紋口

在石板灘南一里許

中

在石板灘南五里許

冲和西

冲和中

冲和東

春和

四橋俱在烟塔峪

蓮花

執虛堂

在州土門外蓮花池水出于此

七里

在黃沙河

玄之方士

神仙傳 四八

尹喜號文始關令尹周大夫也占紫氣西邁當有道者過之出為函谷關令未幾而太上度關喜迎拜授道德二經約後會蜀之青羊肆後入蜀歸棲于武當三天門下今名曰尹喜巖澗曰牛溲青羊昏太上神化訪喜之地

尹執字公度太原人文始真人弟子服黃精羊百餘歲入太和山領杜陽宮太和真人今為紫虛陽光道

執虛堂

德蘇真師

馮明生字君賢號明生得太陽神丹之秘丹成服半劑周游人間架屋徙徙與俗無異不過三年夫婦軌易其處今五龍觀自然庵即其地也

魏長生漢光武殷皇后之族御人馮明生之弟子也得師太陽神丹之訣同隱武當丹成馭氣飛行周游六合後至忠州仙都白日上昇

過遙墟 二

陳希夷名搏字圖南亳州人火入武當隱居誦易於

五龍觀側感五炁龍君授之禮法尋迂誦經臺研究
書前之教又迂於白雲巖五代之末四方鼎沸移居
華頂五龍飛空送之

張全弋字玄玄號三羊相傳留候之裔不知何許人
羊姿魁偉處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中作一
髻手中執方尺身披一袖自無寒暑人皆異之以為
神仙中人洪武初遍歷諸山搜奇覽勝嘗與耆舊語
云吾山異日與今日大有不同命丘玄清住五龍虛
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揚善澄住紫霄又結庵展旗峯

執虛堂

北曰遇真宮黃土城內曰會仙館語弟子周真德爾
可善守香火洪武二十三年拂袖長往永樂初累遣
使臣請之不獲十年勅大臣創建宮觀自高真昇仙
之後未有盛於今日者師之所言信不虛矣

夷堅志 一人

均州武當山王道士行五雷法効驗彰著其師劉先
生道裝頗高一日昏暮間雲霧擁門幢幡旌節相望
踵至一仙童持上天詔召劉上昇劉大喜王道士向
言常聞昇天者多在白晝今已曛黑正恐陰魔作奇

崇切且審諦劉不聽叱之使去曰吾平生積功累行
時節因緣至此而集無多言乃沐浴更衣跣足盤石
上與衆別訣將即騰太空王密反室劫呼雷部神將
忽霹靂一聲震起山童與幡節俱不見俄頃再震有
黑氣一道長數十百丈直下岩谷中道衆遂散明旦
出視一路血跡斑斑窮其所之有巨蟒死岩下

湖廣總志 六人

戴孟名之生漢將軍武帝遣入北山採藥棄官學道
號孟成子受法于精靈裝真人得玉佩金錯之書石

執虛堂

精金光之符周游名山日行七百里後白日上昇落
帽于武當山峯之上迄今呼曰落帽峯陳希夷有詩
云我愛武當好將軍曾得道昇舉入雲霄高峯名落
帽

葉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好道術居武當寢息
無度或因積石倚大木維歷四時衣服不變居常散
髮亦或練巾飛步雲烟人莫之迹

劉允常字道通歷陽人歷仕羅邑宰晉太康中表辭
官詔西上武當見孟盛子生于石上授以鍊神冲虛

之道石室不數年得冲寂之妙能飛行繞壁自號曰謝羅山蓋謝羅寧之官也後仙去莫知所之

房長鬚不知其名宋南渡後隱居武當日以栽杉為事今五龍宮後杉皆房手植一日忽遇玄帝化形道相問以栽杉之困慰諭之日神則清美惜手無鬚以手領之亦以為常經宿但覺有物如絲縈於胸臆視之鬚已長尺餘矣甲午三月一日清日雲中隱隱見跨鶴之形視故居惟扶屨在焉

執虛堂

田蓑衣不知其名入武當隱仙巖石室冬夏止一蓑時人以蓑衣稱之隆冬則真氣如蒸盛夏則溫氣如玉人有疾厄叩之者摘衣草吹氣與人服者即愈鍊大丹端平間失所在今丹室爐竈存焉

謝天地不知其姓名絕粒不食步履如飛居而巖更衣臺下石室中石壁萬仞下臨深澗雜猿鶴莫能往來公飛行自若人有啓問但應之曰謝天地餘無他語人以是名之仙去不知所在

岳志 七人

姚太守名簡字易人隋人也佐唐太宗出為武當節

度貞觀中天下旱蝗勅禱名山俱未應姚被命詣武當有儒士風貌殊異語簡曰予五龍君也帝命守護此山為子故來已奏允頃失所在已而大雨而遍布天下後學家隱居武當宋初却蝗救旱靈顯昭著進封忠智威烈王勅建祠於今紫霄宮之東

孫寂然名元政號寂然子嗣葉茅山清真觀得上清五香諸法之訣遍禮福庭時沛湖龍去江漢罹金兵之厄武當殿宇為之一空紹興辛酉首登武當興復五龍開闢基緒以符水禳禱為民除疾眾皆歸之數

執虛堂

年之間殿宇悉備高宗詔赴闕以符水稱者勅度道士十人後還山仙去冠劍藏于桃源之東

鄧真君名安道孫寂然之弟子也自幼隨師開復武當盡得其師上清五雷諸法之訣駕風鞭霆應答如響遠通疾患皆奔趨之勅住五龍始作正殿頑石壁立鑿甚苦然施神用一夕雷雨為破其石嘉泰中預告徒衆掩卧而逝大風拔木移時方散人謂乘風而往劍瘞宮北

曹觀效名侍德岷山人幼入道居武當嗣五龍之派

天性蕭悟自作一家書體飄逸有神仙之態後移領
三茅崇禧之任及歸一夕夢山神語曰三茅真君未
日降此君宜遠逐旦即領衆迎于會仙峯久之無一
人至者日將暮真君化為田夫荷藁而至衆莫之識
令挈物而歸抵觀拜于堂下尋欲旁之不得但聞異
香襲人履滿庭戶悔無及矣後誠徒衆曰此間仙凡
混居之地自今已往世世不受道俗禮拜今武當道
士不受俗拜始此尋立聚聖之殿以奉之嘗謂門弟
曰吾因受三茅真君禮不免金解端平三年果罹兵

執虛堂

難白膏凝膚畧無腥血刃者致拜釋劍而去

唐風仙名守澄隨州人幼入武當姿貌古雅鶴體松
形杖上常掛葫蘆數十往來均房之間壬子復均州
郡守程進令開闢武當預道人吉山多奇中常叱辱
人被叱者即蒙福慶人以風仙稱之或立積雪或卧
道路常有虎豹守衛時貴禮敬之開慶己未不知所

在

劉道明號洞陽荆門人與葉雲萊同師雷因黃真人
授以清微上道居武當五龍宮搜索群籍詢諸耆舊

繼為一書曰武當集

李素希字禹叢號明始齋光大師洛陽人生於元季
幼棄家隱於五當之五龍頂永樂三年忽見柳梅樹
獻之朝庭四年柳梅仍實復進獻賜賚甚渥請朝謝
恩賜生便殿諭以理國治身之道師以道德奏對工
悅禮待甚厚賜還本山永樂十年朝廷遣大臣率軍
士二十餘萬建宮觀三十餘處經營之始詢訪古跡
舊規師一一陳之常以手加額願皇圖萬歲天下太
平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五日端坐瞑目壽九十三翌

執虛堂

日焚化骨壺皆青人皆驚訝知其為仙矣冠劍藏於
黑虎洞上

玄之藝文

詩

述懷

鄧青陽

道人不作槐根夢。一片虛頑太古心。無雪可催蒼檜老。有家原住白雲深。山頭月落虎長嘯。海底風生龍自吟。世上幾人明此理。野花啼鳥却知音。

贈盧秋雲

無名氏

武當道士來訪我。一雙禿髮花三朵。問之只有鶴相隨。條爾東西無不可。

執虛堂

賦丘上卿山水圖

無名氏

昔聞安期生飄飄入秦京。上書三月空報罷。拂袖去作蓬萊行。却咲叔孫通俯仰咸陽城。長生竟何補。世上留空名。何似長安少年客。天柱峯頭莫白后。朝辭猿鶴下雲中。暮逐夔龍侍君側。繡衣青駝馬蹀躞。臺城下。愛道心。不忘焚香坐清夜。太平天子親齋祭。新擢祠官捧圭幣。紫壇燿火曉如星。獨侍衮衣朝上帝。還思舊隱地。石室生青苔。來時壁上蒼精劍。七星剝落空塵埃。丹砂不復化蘿衣。誰更裁人生窮達。會有

命何須千歲如嬰孩。草衣木食苦復苦。王喬僅佗安在哉。寄語空山舊泉石。不須為我生悲哀。功成倘遂乞身願。萬里青天騎鳳來。

遊武當

李仲訓

嗜酒高陽十七年。一身輕似散神仙。夜來拾得南巖月。掛向松梢炤客眠。

雪滿頭。顏霜滿眉。殘年正是學仙時。金精石與銀精石。煮作香糜也當饑。

大頂峩峩望且登。丹霞踏碎幾千層。三天門下無炎

執虛堂

暑。六月松陰尺五冰。

武當山上覓生涯。坐對閑雲日未斜。七十二峯都是翠。生鋤一片種梅花。

寄玉虛方丈

余士吉

蓬萊海上任公子。武當宮中太乙師。學得釣鼈雙手捷。鍊成騎鶴一身輕。能詩自倚仙風逸。見帖人知道骨清。我亦舊隣徐市宅。君寧無念葛洪情。

天柱峯謁帝

袁宏道

除却善法堂人間無此麗。堯題鑄黃金玉版。花紋地

羲和曳長輪。銑碧返龍轡。霞裡台仙官。飛斷青溪翅。
茫茫諸夏人。綃綺被山翠。號呼夾笙鏞。醒却天娥睡。
燔珠薪水沉。千里薰燎氣。長髯老真人。曉暢天家事。
逸典絕云亭。功高七十二。鞭山駕龜鼈。一咲秦皇帝。

虎耳巖逢不二和尚

幽巖幻出支公面。瘦辟玲瓏點蔥蒨。百年一室鎖青
烟。洞石霜松幾回變。師言少日住西山。南內風光眼
曾見。武皇七年四月時。搭衣曾上戒壇殿。白頭等死
入名山。四十二年若流電。柳梅掃得大十圍。又見曹

執虛堂

孫頭似震夜深屈。指數朝賢青山闕。人如睡傳元美
伯玉。今在無可惜。聰明死編撰。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只將空榻伴嶙峋。踏遍桃花洞底春。一口也擲為長
物。諸緣皆可作飛塵。施來白絮都飼鶴。種得黃精每
寄人。晉却石爐烟少許。深山遙夜禮高真。

遊玉虛巖

一辟繡煙霞石老。嶽嶽露蛻骨留空巖。青山也仙去
或纖削而清。或高古而怒。瘦過必成妍。喜極多由怖。

咽者為奔泉。古者為杉樹。種種出天成。幽奇互遭遇。
翹首告仙真。此地好沉寓。未必三神山。有此奇絕處。
登天柱峯十首 馬人龍

是太岳絕頂東向朝暎金殿跨馬

曾聞太乙有丹臺。為掃霞峯問鼎來。一柱補天常五
色。千盤轉斗即三台。鳥前海嶽差池出。檻下星河次
第開。回首人間奇未有。半生魂夢枉褒褒。

頂北三公南九卿。前香爐。燭炬諸峯登之。戊夜

小雷風作雨。忽復乘雪

執虛堂

天門三上即鴻濛。柱倚天根復帝宮。山作公卿皆拱
極。峯連爐炬欲然空。叩闕呼吸成春雪。伐鼓風雷走
玉樞。日出群方聊可辨。始知身在太玄中。

蒼龍嶺即絕頂也玉筍峯在頂北

青雲踏盡見瓊都。振袂雄風播海隅。鐵柱岩堯千嶂
失。金天縹緲一莖孤。蒼龍嶺聽銀河瀉。玉筍班連黑
帝趨。今古至尊長立極。蓬萊山盡六鰲扶。

太岳七十二峯峻。不可至。皆遠天柱。金殿嶺馬

無邊峰色擁明堂。上帝端居是武當。星壓秦華高倚

劍。雲生江漢遠。畫裳玉珂萬。整控春籟。金屋諧天散。夜光。大地朝宗皆水德。玄圭七十二成行。

文皇以數藩財力治武當。十有年成為建中使。諸道官領以藩臣領。屢朝勅誥。賚予充牣八宮。

天柱尤隆

梯航萬海山。疲結構群宮。迭嶽垂金。以大三千界布。封於七十二家遺。國立祀典尊周禮。方岳祠官領漢儀。恭誦王言思獻賦。小臣才愧揆天奇。

樓鎮城四隅。棟宇畫石雙筆。峯倚頂東偏。

執虛堂

石樓春峙四城嚴。殿壓中峯斗可拈。星繞瓊闌垂鐵鎖。日扶海氣上金簷。群方畫勝從誰選。疊嶂爭奇各自尖。倩註丹經雙筆秀。天青玉案翠相兼。

頂望有南巖。世傳西北玄帝化昇處。

塵纓却喜桂高蘿。興極悲生一放歌。婚嫁未成青鬃老。長安不見白雲多。罡風捲地魚腸冷。色界迷天鳥道過。莫指南岩奇羽化。高觀身世總無何。

帝辭淨樂王學道。玄嶽香火殷盛。以重譯至。

金殿當頭尺五天。下臨不測是輕烟。人瓶魚海爭朝

帝。花簇鸞簫或見仙。萬口潮生嵩祝日。八宮霞護國初年。休言淨樂何如此。為識山靈意向玄。

嶽色於人遠。鬢濃棲遲訪古更扶筇。三巴雲氣愁司馬。一綫襄江弔卧龍。日月黃塵消薄宦。神仙青眼失孤踪。丹丘片片春空是。採藥他年何處峰。

金殿繞欄治銅為之。予以春暮將自襄陽歸武

昌矣

銅欄休倚出瑤京。繞徑天花去住輕。丹訣未傳辭帝早。青霞滿袖帶愁生。看雲二月還三月。立馬襄城到

執虛堂

鄂城。柱下譚天成右史。他時紫氣夢來迎。

太和絕頂

雷思霈

萬峯參嶺白雲屯。昭代登封玄帝尊。若比崑崙真伯仲。只疑衡霍是兒孫。參差宮闕懸金色。隱見松杉倒石根。便欲臨風生羽翼。想因呼吸徹天門。

又

金觀峯頭禮上去。香爐三磴散晴烟。雲生下界俄浮海。兩洗層巖半挿天。北枕常山紫似帶。南窺大別小如錢。仙才靈氣今應在。不比燕昭漢武年。

七十二峯圖

楚塞秋空白練賦。丹青畫出峯峯翠。我欲南登南嶽山。其峯亦是七十二。瀑布飛泉或讓之。群峭摩空真絕異。他時為寫兩山圖。有峯一百四十四。

遊太岳山

宋海翁

初入山 宿烏鴉廟道士齋居

勝絕驚福地。渾忘磴路遙。古杉風易響。老檜雨常飄。伴鳥棲山館。隨雲度石橋。時聞有羽客。巖外結松巢。

下山 小憩南宮言作

執虛堂

鐵鎖下松開。琳宮俯石閑。采芝曾出谷。設館記前山。霞外青牛去。雲中白鹿還。重來鍊金骨。不必憶人間。

宿紫霄宮詢 蠟燭洞道者

閣道通霄漢。千山紫翠重。磬笙棲鳥外。杖履夕霞中。欲問茹芝客。先尋採藥童。林深孤月上。歷歷數前峰。

宿紫霄宮月下 望 蠟燭諸峯

千尺峰頭明月輝。松磬石磴紫烟飛。半天笙磬不知處。採藥山中道士歸。

郊行望岳

龔之伊

露瀼星還白。聽鶯度石泉。天清栽柳路。烟裏種花田。岳重夫容古。雲輕畫軸鮮。春衣桂芳杜。處處欲留仙。

過仙關

山迴溪路怪。奇鼠畫相過。華館扶慈筍。紅橋卧薜蘿。天從榆底漏。石向栢中叱。幾處來笙篴。悠然發浩歌。

過九渡澗

梯接間風似。鞭紅瀉海疑。泉聲譜石險。雲影画山奇。洞冷春藏霽。林深午嘯飈。捫參螺髻外。足欲二分垂。

過南巖西嶺

執虛堂

梁津黃竹外。閣道白榆邊。松頂摩行脚。蘿根押羽仙。低雲時架屋。歌石欲迴鸞。俯視濛濛地。琅瑤似有泉。

南巖

石脚安無地。雲根聽有鶯。松花平曲徑。栢子落虛枰。烟壑蓮浮小。空天劍倚崢。鷓開紅滴滴。只照羨門生。

半部樂

宿世曾厠乾闥婆。霓裳舊曲未全謫。西飛青雀頗來往。不及林間一放歌。

蓬萊清淺幾經過。人世難逢開口歌。寄語山南古帝

子。擊聲啼血欲何如。

自然菴與弟恭甫著希素仙人 賜衲

一笑披衣學紫陽。衿裾不及袖郎當。非閑鶴背仙人
矮。自是金門隱吏長。

天柱峯四眺

一咲青天失九閩。上方春色玉隆顏。千尋影落銅仙
掌。萬道煙浮玉筍班。湖底雲生顏五嶽。峯腰花雨濺
三山。集靈臺上聞天語。海鶴翩自往還。

文

執虛堂

汪道昆四段

正位東向高出七十二峯如群弟子侍先師莫不齋
立近則金童玉女峰二當膝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
七星揖五老仙人隱士噴風而翔白雲出沒衆壑間
如觀六海諸峰或如碣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鰲幻如
結履細如過鳥脩如北冥之鯨雜出如珊瑚枝浮如
萍實纍纍乎如鞭馳汜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
之方城一相漢水一鉅掩楚蜀畧周秦即嵩華衡霍
匡廬峨嵋悉辟易無何有之鄉矣

辟之宮室遇真為垣屋玉虛為迂淨樂為沛宮紫霄
為廣內太和則帝坐也南巖五龍清微之屬皆為維
宮朝天為掖門元和為象魏迎龍復真仁威行宮皆
行在耳語規制則前玉虛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巖
次紫霄次五龍至若群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
更僕不可悉數

夫右灩澦左滄浪江漢交流振以鄂渚二別則玄武
之象外戶在焉日觀孤高下臨湯浴古者海岳為匹
亦通山澤之義與彼規規而闕一隅是以趾臣目者

執虛堂

也

十年三游始與貴游者俱局趣不自得再至則余為
政然亦不失為俠少游乃今吊詭得朋視昔游為猶
賢矣要以游方之外時而汗漫時而逍遙其斯為永
真之游余未能也

王世貞一段

夫物顯晦則有時哉彼夫禪主給繹者七十二紫望
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茲山固泯泯也一旦遇真
主以疑似惟重之跡而膺特拜遂超五嶽而帝之宮

殿大者擬連章小者凌祈年望仙道流非耕鑿而衣食者以萬計奔走四海之士女爭先而恐失號泣鼓舞望之若慕即之若素彼何所取繇來哉謬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觀所謂崑崙崙哉夫近有一武當而不能舉彼將以為無之也無之惡在其無崑崙也

楊鶴一段

蓋千巖萬壑難於一一向背有情且多童山無草木蒼鬱之致獨此山一氣融結綿亘八百里皆如勾陳之護紫微遠近邑同點黛所以勝也

執虛堂

袁中道二段

游侶問玄帝所自出予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居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後御百神召致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峯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記之尚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理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癘冲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

雲歸於帝鄉似別有家學昧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腐骨望神山以淫胎飲浩露宜乎踈天親地究歸玄壤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飲於育說悠悠無知者予故備為拈出

與游侶評山予曰吾胸中已有粉本大約太和山一美丈夫也從遇真至平臺為趾竹蔭泉界其徑路最妍從平臺至紫霄為腹過雲入漢其杉檜最古從紫霄至天門為臆砂翠班爛以觀山骨為最親從天門至天柱為顛雲奔霧駛以窮山勢為最遠此其軀幹

執虛堂

也左降而得南崖敲烟駁霞以巧幻勝又降而得五龍分天隔日以幽邃勝又降而得玉虛宮近村遠林以寬曠勝皆隸於山之左臂又降而得瓊臺依山傍澗以澹潤勝又降而過蠟燭澗轉石奔雷以滂湃勝又降而得玉虛巖虛籟空以蒼古勝皆隸於山之右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髮一甲襟佩奢帶類也

雷思霽二段

目力所及近者及高足力所到前者自下

昔之學道者心有隘替百獸逐之今學道何人昔之採藥不返者往往仙去今靈藥何在昔之丹室今為酒亭昔之巢居今為錢孔條忽渾沌不無損於山林然其巨麗觀方以內無兩語苔峻則穆天子之所不得游而秦皇漢武之所不得褰裳而至者也語火齊則軒轅氏之所不能治而夏后氏之所不能敷鞬者也語規制則五時三觀之所為積蘇而祈年集靈之所為十舍避者也語林莽則領於中滑而嚴於禁籞五松三花莫為之秀而大椿豫章莫為之年者也

執虛堂

尹伸三段

欲怒欲標者東峯也流而得之欲陣欲複欲莊欲態者南北峯也巧而得之若有若無勞於察淵者峰在下也此山善叢惟西峰宸柱而不甚相比餘都合成一花相以環天柱而天柱俱堙之吾安知澗之屋上雲端其東峯彷彿耶其或天柱淵中物耶諸峯非松不生而松形簡怪突兀與峯爭勢蓋至是而吾目中之峯遂將百千萬億不復言七十二矣大都群壘得其族南崖得其排均之具體而做五龍

紫霄得其廉隅復真道士得其隱約森華吾安知遠之不足而近之有餘乎道院之內如市如店求一明窓淨几不可得黃冠強者駟騶弱者乞傭絕不可近春秋之際市井充斥登臨客了無安頓處遊者擇時而往可耳

執虛堂

玄之雜記

玄帝紀一段

玄帝靜樂國王子年十五辭親出家潛虛玄一默
會萬真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眼紺髮芙蓉顏
如水清披松蘿之服棄簪履之飾凝真養性四十二
年成無上道

胡漢碑陰文一段

洪熙元年二月望日臣漢代祀太和登山之日忽有
鶴一十五雙盤旋於金殿之上良久乃去

執虛堂

洞天福地一段

福地第六十五武當山在均州

趙孟頫啓聖實錄序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夫一者數之始也水者萬物成
形之始也生數奇成數偶於位為北方北者背也北
方象人背故北極出天最高又北之為文從人相背
陽至冬至而止又自冬至而復生於卦為坎水之為
文象形為坎卦東西南分於乾坤之四德為貞貞者
正固也二義在天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列於北方

成形為玄武玄武者龜蛇也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

而玄武獨二物不謂之龜蛇而謂之玄武者玄之為

色赤而黑龜蛇則然有鱗甲武之象也玄武之神始

降宋真宗時為祠遍天下皇元之興實始於北方北

方之氣將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為之兆天既告之

矣玄當山在西南方巍然高且大玄武神依焉黑衣

披髮伏劍踐龜蛇人往往見之至今常然

胡漢柳梅碑陰文一段

李素希年九十三歲無疾端坐而終羽化之後齒骨

執虛堂

俱青人皆驚異 皇上再三嗟悼曰觀其骨青死必

為神矣

廣輿記一段

石階山在太和中山中一名華岳地肺產救窮草冬夏
不枯日食三寸可辟穀

岳志二段

永樂十年督運木植過武昌見一大木立於黃鶴樓
前江中奔流衝激屹然不動遂載至玉虛宮今正殿
梁是也

212270

S
Z121.5
150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永樂十二年湘潭縣人劉中等舟至光化羊皮灘忽
黑風驟至雷雨交作舟不得進頃更風止見一大鐘
湧出水上遂載以行置於玉虛宮

玉虛宮



ZW 21101000694066

七七四